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九一・史部・正史類

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三上)

〔清〕彭元瑞

劉鳳誥撰

.....

2287/01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廬陵歐陽修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

豐沛間畱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

祖得懷英大喜五代史康懷英兗州人也本名懷貞避

列校唐乾寧四年春太祖既平鄆命葛從周乘勝急攻

兗州時朱瑾在豐沛間搜索糧餉懷英守其城及從

周軍至懷英聞鄆失守乃出降太祖後從氏叔琮攻趙

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

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

名馬賜之五代史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

敗燕軍于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于

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

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為前鋒領眾先登一鼓而大

破之擄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翌日太祖方至顯

左右日邑名武功今首盪逆黨真武功也是時李周彞

乃召懷英大加獎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

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

還五代史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于號縣之漢

遺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

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夜門戰

酣發伏兵以擊之岐軍大敗秋八月周彞拔軍而遁追

于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彞拔軍而遁追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梁臣傳

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宅軍獨以三千人出戰

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創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

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五代史俄而岐軍屯奉天太

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

驚動諸軍獨以二千餘人抗數萬之眾自乙夜至四鼓

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

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是歲

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

人遁去即以懷英為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到

知俊破郟鳳之眾五萬于美原收五十餘寨乘勝引軍

攻下鄆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

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

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

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

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

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

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

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

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

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

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

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梁臣傳

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與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

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五代史開平元年夏命

太祖謂懷英曰卿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鋒

動無遺悔至于高爵重祿我亦無負于卿夫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韓信所謂漢王載我衣我食我衣我食我

食食人之祿死人之憂我每思韓信此言真忠烈丈夫

耳如丁會受我待遇之恩不謂不懷黃拖紫裂土分

茅設明神安能容此大凡孤恩負理忠良不為我今掃

天內委卿當勉思竭盡況晉人新得上黨眾心未叶

和以十萬之師一舉可克子當置酒高會望卿歌舞

旋懷英惶恐而退六月懷英領大軍至潞率眾晝夜

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懼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

築壘環城澹池塹然而屢為晉將周德威騎軍所燒

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為行營都虞

候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

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為侍

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為陝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

使招討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

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

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

大敗五代史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圖靈武太祖

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長城嶺為知俊邀擊懷英

歸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

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五代史四

州節度史乾化二年秋命為河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

長史記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三

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

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于郊外命鄆斬之坐上因

使鄆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鄆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

五代史鄆密州安邱縣人也祖殺密州戶掾累贈左

散騎常侍父融安邱令累贈工部尚書鄆幼有大志好

兵畧涉獵史傳唐中宗事鄆為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

校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為節度使師範遣都指

揮使盧宏攻棣州宏反與蟾通偽旋軍以襲師範師範

知之設伏兵以迎宏既而享之先誅鄆曰宏至即斬之

鄆如約斬宏于座上同亂者皆誅之師範以鄆為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光化初師範表鄆為登州刺史歲餘移刺

州署行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

諸州縣乞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鄆素好兵書有機

畧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

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

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

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

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

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

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于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

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

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幸若分衣食堅守以待外

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

劉鄆密州安邱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

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中卒于鎮

長史記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四

陣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
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
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温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
屈從周以禍福諭鄆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
範敗降梁鄆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
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
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鄆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充
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
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五

鄆皆用軍禮鄆居自如太祖益奇之五代史天復元年
率四鎮之師奉迎于岐下李茂貞與內官韓全誨矯詔
徵天下兵入援師範覽詔慷慨泣下遣腹心乘虛襲取
大祖管內州郡所在同日竊發其事多泄唯鄆以偏師
陷兗州遂據其郡初鄆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覘兗城內
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眾而入遂
誌之鄆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引眾而入一
夕從周為節度使然市民無擾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悉
城中鄆善撫其家移就外州城為鄆所據家屬悉在
母及從周善撫其家移就外州城為鄆所據家屬悉在
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劉周將
爾各為其主兩其察之從周獻欬而退鄆料簡城中老
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悉出于外與將士
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賊兵禁暴居人泰然從周
圍既久鄆無外援人情稍從之而逸鄆之一日節度副
王彥温踰城而奔守彥温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
者可鄆即遣人從容告彥温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
者請勿帶行又揚言于眾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

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
果疑彥温有姦即戮之于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王師
州本使歸鄆從周以城聽命太祖鄆領兵入兗州請
降且言鄆先差行軍司馬劉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
以告鄆鄆即出城聽命太祖鄆領兵入兗州請降且言
之風鄆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嘉其節歸鄆大梁鄆
梁王將不許見太祖令賜冠帶非敢聞命即歸鄆大
及將謂鄆見太祖令賜冠帶非敢聞命即歸鄆大梁鄆
太祖曰不許見太祖令賜冠帶非敢聞命即歸鄆大梁
諸將皆四鎮舊人鄆何大耶旋授鄆都押衙太祖
及與諸將相見鄆用階庭之禮太祖居眾人之右
瑣言王師範相見鄆用階庭之禮太祖居眾人之右
將葛從周師範相見鄆用階庭之禮太祖居眾人之右
苞苴錢甲周師範相見鄆用階庭之禮太祖居眾人之右
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禮待其妻
合鄆以板與請妻從周不登城論從周曰將軍待舍
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曰將軍待舍及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六

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吏諭鄆曰臣知王公修
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侯州城一旦
其勢窮擯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侯王公之命
首未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
次官承至方鎮密為梁祖之名將金華子劉鄩取
氏既承至方鎮密為梁祖之名將金華子劉鄩取
鄆乃詐為同圖軍將于兗州置邸乃遣鄩夫數百潛
遣卒偽白衣逐晨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
雷意既而迎曉突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
張統帥伐河朔既入州據其甲仗庫時兗州節度
手莫敢御嚴拒加州將素無恩信于眾鄩諭以將
舉武御嚴拒加州將素無恩信于眾鄩諭以將
誘帥武御嚴拒加州將素無恩信于眾鄩諭以將
見者畏而敬之俄而張帥問晨昏之敬以容止重厚
其子而語之曰吾今雖在城內與汝絕而劉司空厚
夕端而語之曰吾今雖在城內與汝絕而劉司空厚
于他由是張頓起兵緩其州聽命于梁鄩解鄆乃歸
梁太祖得鄆大喜累用征伐皆獲殊勳平魏府後遂為

梁氏元帥威名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郭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
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郭節度使五代史未幾表為鄜州
雷後是時郭岐之眾屢
寇其境郭禦捍備至太祖以其地遠慮失郭即令棄郡
引軍屯于同州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郭為元帥府都軍
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郭為元帥府都軍
牙執金吾如故開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將軍充諸軍
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
二月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夏
左劉知俊反引岐人入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
命郭西討即奮取潼關擒知俊弟知流以獻遂引兵收
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郭為節度使同州軍
使雷後尋改佑國軍為永平軍以郭為節度使密校司
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校司
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酉章事

五代史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七

瑋命起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五代史
復視事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末帝即
位九深倚重明年夏詔郭歸闕授開封尹遙領鎮南軍
節度使旋屬晉人寇河朔郭奉詔與魏博節度使楊師
厚禦之而退九月徐州節度使蔣殷據城叛時朝廷以
福王友璋鎮徐州殷不受代末帝遣郭與郭帥牛存節
率兵攻之殷求援于淮夷偽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眾
赴援郭逆擊破之貞明年春城陷殷舉族自燔于火
中得尸梟首以獻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
兵亂遣郭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
宗入魏郭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
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
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
追北夢瑣言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郭先屯洹
水寂若無人因令規之云城上有旂幟往來晉王曰

劉郭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搏獲為人縛旗於上
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贏者曰
太原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郭至樂平遇雨不克進
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郭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郭曰閭外
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
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郭報曰晉兵甚銳未可
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郭必勝之策郭曰臣無奇計請
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郭曰將軍蓄
米將療飢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郭召諸將
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

五代史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八

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郭乃悉召諸將坐
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郭曰
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
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郭營郭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
郭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郭學六韜喜以機變用
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
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郭果報末帝
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
自貝州返趨擊之郭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
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郭為圓

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

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五代史三月魏揚師厚卒朝

德倫送欵于太原六月晉王入魏州鄆以精兵萬人自

王至大諫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眾晉王僅以身免是

芻為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所追乃

臨清積粟之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即整眾而旋魏

北兵至鄆乃取貝州與晉軍遇于堂邑鄆擊却之追

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思難日滋退保河

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擄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

國同休當思良畫如開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

翦撲則子之負荷無累先人鄆奏曰臣受國深恩忝茲

其歸路敢不枕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

竭軍士札瘥每切慮蒼黃乖于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

凡次舍經行每張椅角又欲絕其餉道且據臨清綏

于莘縣深溝高壘享上訓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

謀臣若苟得機宜焉敢坐滋患難臣體國天鑒未可輕

末帝又遣使問鄆決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

將解盡則破敵未帝大怒讓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飢耶

宮禁未曉乃遣中使督戰鄆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

命有所不曉乃遣中使督戰鄆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

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將

坐軍門人具河一器因命飲之眾未測其旨或飲或

居數日鄆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鄆軍奄至上下騰

亂殺獲甚眾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鄆自莘引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九

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帝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明年河

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

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

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

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

惡鄆乃譖之以為鄆與友謙親家故其遲留以養賊已

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洛陽醜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

令五代史及鄆歸關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

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屬淮南人寇蔡頰毫三郡

鄆奉命渡淮至霍邱大賊賊黨五年兗州節度使張萬

進反北結晉人為援末帝遣鄆攻之鄆為兗州安撫制

置使是冬萬進危感小將刑師遇潛應王師遂拔其城

泉萬進首以獻十一月制授秦軍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雷

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鄆討之其年九月晉將李嗣昭

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敗兵走河南橋梁陷弱

死者甚眾鄆以餘眾退保華州羅文寨先是鄆與河中

友謙論為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鄆遣使賞檄與

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鄆遂構其罪言鄆逗畱養寇俾侯

援兵末帝以為然及兵敗詔歸洛河南尹張宗奭承朝

詔贈中書令子遂疑遂雍別有傳子遂疑遂雍事唐

皆為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

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冊府元

疑為隰州刺史長興四年遂疑至京帝問所陳密事奏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右其言何如范延光奏曰緩銀戶民耕延常加撫育緣與部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蘆關蕃會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七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牙隊一二百人制彼狹處適足為虜啗也况國家之患正在夏州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送疑之說非也遂疑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乃次子也長子彛殷為夏州雷後彛超徵詔赴關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遂疑持內助之恩恐并阻其謀別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疑之謀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疑請立彛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疑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遂疑輕行乃止

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雷守王恩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郭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五代史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郭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事梁為保鑣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逾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迹除遂清為易州刺史俾過其冠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與中歷典淄興登三郡咸有善政高祖即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

長史記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十一

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新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大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軍衛上將軍仍賜賜賜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大將軍開運二年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迴至上蔡終于郵舍時三年四月也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畱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郭顏段每一放出以一出身率為常制且延賞垂裕為國美談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滅之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于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洵洵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五代史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

雄勇自負唐乾符末鄉人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洵洵當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于太祖

張旺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五代史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冠之門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獲孳畜甚眾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岡酸東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諸將于濮州南李罕之圍劉橋范縣大破鄆眾自此深為太祖獎遇

張全義于河陽全義乞兵于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五代史文德元年圍張宗爽于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餽餽不至村民有儲乾樵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大敗賊于河走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罕之引眾北走

長史記卷第三十二 梁臣傳

十二

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牆過後指揮使五代史又
預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
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眾大破其陣疆小
蔽野太祖深所歎謂有神兵之助大順元年改滑州
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
改遷後都指揮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
四月下徐州臬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二年授
檢校工部尚書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
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
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
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五代史三年夏太祖
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
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十二月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
獨率伏軍負梯破其西甕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

梁臣傳

十三

年四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
降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 溁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亭宿二州刺史朱瑾
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先攻宿然宿
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
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
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
是諸將益服其能五代史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
溁河無復隊伍存節過其後諸將釋步關諸軍稍得
濟收合所部並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
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五年除毫
州刺史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
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趨彭門遷潞州都
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軍服其智識

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
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
左都押衙五代史光化二年罷歸復為左衛都將兼馬
道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于
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
及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門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
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資金帛
鞍馬加檢校司徒冬罷軍 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
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
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
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
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
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
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
不得入晉人解去五代史四年太祖受禪除右千牛衛
馬步軍都排陣使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
轉右龍武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于上黨晉人乘
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南雷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
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
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眾而前銜救夜至
澤州適遇守陣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衛城
不知所為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
面攻門不能進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于地
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

梁臣傳

十四

日晉軍死傷者甚眾焚營而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
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雷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
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
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
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
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
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
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五代史五月遷左龍武統軍
絳州刺史三年四月除鄜州雷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
叛尋授同州雷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
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存節嚴戒軍旅常若敵
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井人岐人來迫州

五代史紀事卷三十三 梁臣傳

十五

城咸以為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視擇地
鑿十餘井其味皆甘淡由是人馬汲灌有餘眾以為至
誠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
尋加同平章事詔赴闕未帝召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
淮南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
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
淮南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
殷據徐州逆命存節討使控扼淮濱邊境安之其冬蔣
上聞遠奉詔與劉鄩同討之頓于埭上淮賊朱瑾以兵
救殷距宿之兩舍間存節兵大至即梁晉相距于河上
委糧棄甲而遁竟平徐州詔加太尉梁晉相距于河上
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
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
也不及其佗贈太師五代史夏中病渴且痛屬河北用
軍末帝令率軍屯陽雷以張劉鄩
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厲病
革詔歸汶陽翌日而卒將終戒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
孝言不及他冊贈太師存節武鷲慷慨有大節野戰壁
守皆其所長威名聞于境外深為末帝所重而木強忠

厚有賈復之風焉 玉堂開詔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
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板築穿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
節命殺之載於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
有人云此蛇藪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
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弟兄乃降梁五
史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進言陽穀令父實亦有宦
緒少儻好兵術唐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
人棄家投黃巢頗以勇畧聞巢陷長安遂署為左番功
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邱時太祖在汴奉詔南討巢黨
日奢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謙 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
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劇賊
有功張旺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
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邱望見甚壯
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

五代史紀事卷三十三 梁臣傳

十六

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睢柵旺出兵追太祖歸霸發
伏殺旺兵千人奪馬數十匹五代史光啓二年與蔡將
與蔡將盧瑋戰于雙邱復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皆敗而
獲之翌日宗權遣將張旺來寇列寨于赤岡一日出騎
將較勝歸霸為飛戈所中即拔馬却逸控弦一發賊洞
頭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邱下瞰備見其狀面
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
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過其寨蔡人果
以銳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
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
太祖攻蔡州
蔡將蕭顯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
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五代史其後從太祖
伐鄆副李唐賓渡淮
咸著奇績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顯來研寨歸霸
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
人敗及太祖整眾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
昔耿弇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身之功爾

其二 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

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

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

仁恭于內黃功出諸將右五代史大順中郭紹賓拔曹

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于金鄉瑾大敗

擒賊將宗江等七十餘人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

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晉軍戰于洹水獲克用愛

子落落復與燕人戰于內黃殺仁恭兵三萬餘眾戎績

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

官至檢校左僕射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

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顧其城遂移軍攻洹

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洹

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眾捷至賞錫殊等旋

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衛

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開平元年拜右龍

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五代

史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驍衛上將軍充河陽

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

保尋加同平章事二年秋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

七月卒于位詔贈太傅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五代史梁末帝

霸女也末帝嗣位以歸霸子漢鼎漢傑并為近職漢鼎

早亡漢傑貞明中為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于陳州

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

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

能以少擊眾五代史張歸厚于德坤少驍勇有機畧尤

相率來降太祖署為軍校時西兵力壯張旌屯赤

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眾往無不捷

岡歸厚與旌獨戰陣前旌憊而却諸將乘之旌遂大敗

太祖大悅以為騎長五代史光啓三年春與秦宗賢戰

數萬眾屯于赤欄歸厚常與旌單騎于陣旌不能支

而奔師旌乘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為騎軍長仍以鞍

馬器幣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

錫之

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

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五代史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

途甚為諸將歎伏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

復伐徐歸厚以偏師徑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

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瞋目大罵單馬

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眾莫敢追

之大順元年奏加檢校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

兵部尚書又命統親軍

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

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

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

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

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五代史

王遷寨未知所往忽逢兗鄆賊寇甚眾太祖亟登道左

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直突之出沒二十

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
喪戎馬何足計乎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資恩旨甚厚
尋遷中軍 遷右神武統軍歷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
指揮使

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

卿五代史景福初從太祖伐帝軍不利太祖為寇所

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殊績尤著詔加

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洺州咸以功間太祖錄其

勳命權知洺州事是郡嘗兩為晉人所陷并邑蕭條歸

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觀其緝理

之政大喜賞之天復元年冬重拜洺州刺史仍兼檢校左

僕射尋授絳州刺史三年秋改晉州刺史仍兼檢校左

空唐帝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

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時晉軍五萬來攻郡中羽林

甚寡歸厚極力拒守并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空

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鄩等

討平之秋軍還授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詔

度使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詔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子漢融梁亡皆族誅五代史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兄歸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十九

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寢疾卒于滑州之私第子漢融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

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

指揮使五代史王重師潁州長社人也材力兼人沈嘿

和未蔡寇陷許昌重師脫身而來太祖異其狀重師苦

戰齊魯間威振鄰敵遷潁州刺史五代史文德中令董

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為指揮使奏授檢校

右僕射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于齊魯間凡經百餘戰

由是威震敵人尋授檢校 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

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彊之

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

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創

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

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五代史乾寧中太祖攻濮

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

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毯沃水

中擲于火上重師為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

濮州乃陷重師為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

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甚曰雖得濮壘而王師範降

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 王師範降

表重師青州畱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五代史尋知平盧軍畱後加檢

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搆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二十

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五代史開平中為劉捍所構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發其事無何擅遣裨將張君練從兵深入邠鳳君練敗北太祖聞之怒其事擅因追而斬之通鑑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為禮捍謂之帝曰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于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五代史徐懷玉本名琮亳州雋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兵唐中和末從至大梁

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五代史光啓初蔡冠屯金隄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又破宗權于板橋赤岡拔其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

入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五代史又從破蔡賊于板橋收秦宗權入秦表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從破徐宿乾寧中奏加檢校刑部尚書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于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三

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五代史破朱瑾于金鄉南榆宗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乾寧四年龐師古失利于清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畱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五代史從大軍迎駕于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畱後一州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為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五代史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己乘其墮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擁殺下城晉軍既退出家財以賞戰士歲中晉軍又至懷玉領兵敗之于洪洞三年制授鄆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之加檢校太傅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鄆州執懷玉殺之五代史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懷玉無備尋為河中所擄囚於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懷玉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盧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

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

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

刺史五代史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為李罕之部將以

猛決開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

鐸何細等來降太祖署為忠武軍牙將繼梁攻王師範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師厚戰臨胸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

刺史五代史唐天復三年從太祖迎昭宗于岐下李茂

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准賊王景仁以眾二萬來

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數百級授齊州

胸而聲言欲東援密州雷輻重于臨胸師厚率步騎屯于

擊師厚設伏于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眾擒都將

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

是師範不敢復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

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

諸軍行營使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遣師厚為先鋒

步都指揮使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遣師厚為先鋒

考異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

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

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

平章事五代史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于襄陽命師
西童子山刊材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
妻南討荆州雷後趙匡明亦棄軍上峽不淡旬併下兩
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與板
築周十餘里郭郭完壯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傅劉知俊反攻陷
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檢校太傅劉知俊反攻陷
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奔南山
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
俊師厚敗之于蒙院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
五代史三年三月入朝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無何
劉知俊據同州叛師厚與劉鄩率軍西討至潼關擒知
俊弟知浣以獻知俊聞師厚至即西走鳳翔師厚進攻
至長安時知俊已引岐寇據其城師厚以奇兵奔南山
加師厚檢校太尉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
以大眾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率兵援之軍至絳州
晉軍扼蒙院之險師厚整眾而前晉人乃微圍而遁
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本紀莊宗天祐六年劉知俊自梁
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
蒙院此一事在梁臣傳則稱敗晉軍在唐紀則稱敗梁
軍二將者不同未可知孰是通鑑考異實錄云殺戮生擒
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殺戮生擒
也小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殺戮生擒
軍各言勝捷然既殺蕭萬通師厚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
便收軍蓋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安肯是時梁兵攻
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
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
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為之擊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

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

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為之擊

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

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

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為之擊

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

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

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為之擊

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

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

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東疆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蓼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五代史四年二月移授陝州節度使五年正月王景仁敗于栢鄉晉人乘勝圍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陽師厚受詔以兵屯衛州晉軍攻魏州不克而退師厚追襲過漳河解邢州之圍改授滑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征令師厚以大軍攻秦彊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車駕明年太祖遇弒五代史纂誤今按梁還師厚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太祖本紀乾化二年三月丙戌屠秦彊是年壬申即唐莊宗天祐九年也六月鄧王友珪反太祖崩同是一年之事此傳言明年誤也案薛史無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滅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三

度使五代史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口為亂師厚以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于府門友珪即以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幾鎮人晉人侵魏之北鄙師厚率軍至唐店破之斬首五千級擒其都將三十餘人通鑑考異梁功臣列傳楊師厚傳云太祖初棄天下郡府乘間為亂甚眾魏之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延範趙訓將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七月除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

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五代史是時師厚握河朔兵威望震主友珪患之詔師厚赴闕師厚乃率精甲萬人至洛陽嚴兵于都外自以十餘人入謁友珪懼厚禮而遣之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于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鄆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梁臣傳 四

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五代史及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于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五代史友珪既誅末帝即位于東京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于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先是鎮州城下林盡開舍移軍掠擾邊境師厚總大軍直抵鎮州城下林盡開舍移軍掠藁城東鹿至深州而歸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鎮廢朝三日贈太師師厚純謹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

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功持衆驍萌不軌之意于是
專割財賦置銀槍效節軍凡數千人承前河朔之俗上元
崇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
比屋一城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銀竿千紅萬炬
河照酒一城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銀竿千紅萬炬
驅之數百以拽之黎陽探巨石將紀德政以毀壞百姓
望之皆曰碑來及碑石纜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
之應未帝聞其卒也于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鎮
既而所樹軍果爲叛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
社覆滅由師厚之也清異錄槍材難得十全魏州
石屋林多有之楊師厚時銀槍效節都皆采于此國典
所用多是絕品金龍箭餘軍不過四五等托地仙長腰
奴范陽嬌金梢梟兒是也更有風火枝聖誕頗曲弱軍
取不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事楊行密起淮南
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五

行密壯之五代史王景仁廬州合淝人材質魁偉性暴
都指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于
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
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
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
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
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五代史纂誤今按家人
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
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
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

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
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
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于山下以
待之畱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
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景
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九國志朱虔裕潁川人少多力
召居帳下常率衆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爲軍鋒歸
則殿後我軍背嶮虔裕促茂章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
亦畱解鞍而寢虔裕促茂章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
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
不能及梁人執虔裕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裕
請死不得瞑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
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日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
自存當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六

君忠烈如是歿豈無神遂棄我耶 梁兵以故不能及而
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
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
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
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
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五代
行密僞署宣州節度使行密死子渥自立忌其勇悍且
有私憾欲害之景仁棄宛陵以腹心百人歸吳越王錢
鏐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
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鏐以淮寇終爲巨患欲
速平之命景仁奉表至關面陳水陸之計請合禁旅太
祖異禮待之頒賜殊厚願曰待我平代北寇當盡以王

師付汝南討于是雷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
京師每預丞相行列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
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
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于魏以待景仁已過刑
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于栢鄉乾化元年正月
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
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栢鄉五代史纂
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
栢鄉敗績又司天考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
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考
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
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
未知何者為是再其間丙戌庚寅相距五日而皆日食

五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七

此為甚 景仁歸訴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
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
悉復其官爵五代史劉知俊之叛也從駕至陝始佐楊
雍華降王建張君練願預戰有功太祖嘉之時鎮定作
逆朋附沙陀遂擢為上將付步騎十萬為北面行營都
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與晉軍戰于栢鄉王師敗
績太祖怒甚拘之私第然以兩浙元勳所薦且欲收其
後效止落平章事罷兵柄而己數月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
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
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五代史纂誤今按楊隆演世家
也 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
疽卒贈太尉五代史末帝即位復用為南面行營招討
應接使以兵萬餘人伐壽州至霍邱接戰

擒賊將袁萊王彥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軍
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冠不敵逼乃引
兵還及濟淮復為殿軍故不甚勦瑾亦不敢北渡及歸
病疽而卒詔贈太尉九國志朱景壽陽霍邱人少豪
猾驍壯有膽略為邑中防限開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
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開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
委之且何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技者百
餘人撫禦之畫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伎疆力無
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圍取景且論梁祖
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于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
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後為景所困王茂章來
冠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于深潭水中立表
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
京觀後破李進金何斬步騎數千尋
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五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八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五代
瓌字光遠濮州人也曾祖延以瓌貴贈左監門上將軍
祖華贈左散騎常侍父仲元贈刑部尚書瓌少儻負
雄勇之志遇世亂入軍朱宣為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
軍都指揮使拔為小將唐光啓初鄆州三軍推宣為雷
後以瓌為馬步軍都指揮 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
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 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
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
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
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原注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
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
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
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
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
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

環及懷寶等至充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環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五代史及

搆環受宣命數領軍于境上乾寧二年十月太祖親征充鄆十一月宣遣環與太原將何懷寶率兵萬餘人以援朱瑾師次待賓館斷我糧運太祖偵知之自中都引軍夜馳百餘里遲明至鉅野東與環等接戰充人大敗環幸勿湯也太祖聞之馳騎至塚前遂擒之并獲何懷寶及將吏數十人徇于充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環一人釋縛寘之麾下尋署為教練使授檢校左僕射環感太祖全宥之恩從太祖平青州以為曹州刺史太祖私誓以身報國

卽位累遷相州刺史五代史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平荆襄授荆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為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左衛上將軍充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右龍虎

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刑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尋加檢校太傅

度使貞明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

楊劉末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于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環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九

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刑州團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尋加檢校太傅

山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

中有子光圖原注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叛為李繼所據環以本官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眾三萬下寧行

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環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尋授北面行營招討

謝彥章領大軍營于濮州之八里月環與許州節度使王以輕騎挑戰環與彥章發伏兵奮擊晉王僅以身免先是環與彥章不協是歲冬十二月復為諸軍都虞候

朱珪所構環乃伏甲士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于軍以謀叛聞是月環與晉人大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臨陣斬晉將周陽五既而環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柵四月環率大軍攻其南柵以環艦戰艦阨其中流晉人斷我艦濟軍以援南柵環退軍于行臺尋以疾卒時年六十二詔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梁臣傳 十

長子光圖仕後唐為供奉官 玉堂閒話梁朝與河北相持之時有偏將侯溫者軍中號為驍勇賀環為統率專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後環寢疾彌留之際左右只聞公呼侯九者數日頗有所請之詞深自刻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環於地侍者驚呼左右俱至環已死矣昔漢寶嬰灌夫為武安侯田蚡所構而死及蚡疾巫者視鬼見寶灌夾而答之蚡竟卒事相類耳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五代史王

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書洞曉韜

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為小將 尙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五代史

將楊彥洪破巢將尙讓李讓于尉氏門外檀在戰中催鋒陷陣遂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于斤溝肥

河八角遷踏 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五代史光啓

白都副將

擊淮西之眾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
 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敢遁走胡真至
 陝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秦
 宗賢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
 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梁與蔡兵戰板
 戎于孫師破獲其將孫用和束詡以獻梁與蔡兵戰板
 橋李重裔馬踏為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
 五代史從擊蔡賊于板橋偏將李重允追賊從太祖破
 馬蹟為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于劉橋檀
 魏內黃遷衝山都虞候五代史太祖破朱瑾于劉橋檀
 羅宏信敗魏人于內黃檀獲其將復從朱珍攻徐州檀
 周儒邵神劍以歸補衝山都虞候
 獲其將一人五代史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
 副將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
 五代史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
 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
 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
 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功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
 師範于青州檀以偏師收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
 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夫脩築校右僕射守密州刺
 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太祖即位遷保義
 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于柏鄉晉兵
 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
 戰卒全邢州冊府元龜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八年正月
 王檀為邢帥乃約矢飛書諭以禍福曰天維助順神亦
 害盈有道即興無道即滅昔漢朝中否俄成王莽之妖
 晉祚中微復起桓元之禍莫不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
 天地可以心欺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雪霜之後寒
 松驗貞翠之姿喪亂之期義士見忠勤之節是故南陽
 宗室京口英雄皆懷仗順之謀悉建平勳之策逆溫崔
 蒲餘孽敵敵微民因黃巢將敗之秋于白水喪師之後
 自知勢蹙遂乃向明聖朝以方切招懷顯行恩渥使從

五代史記卷三三 梁臣傳

賊將委以齋壇錫全忠之嘉名居夷門之重地爾後連
 而乃結連姦逆攻逼河岐謀害近臣劫遷鑾輿終成
 逆遂弒昭皇殺戮宗枝逼辱妃后萬民相顧而泣百
 辟飲恨以吞聲天地慘傷復自僭逆以來猜狂愈甚
 手人祇痛憤憤已盡貪財貨則溪壑難盈氏叔琮朱友恭
 勤舊則殺傷已盡貪財貨則溪壑難盈氏叔琮朱友恭
 之徒蔣元暉張廷範之輩罪無毫髮皆被誅夷王重師
 覆族于前劉知俊脫身于後如斯統馭何以扶持稍成
 嗣山河代分旌鉞各以生靈是念封壤求安既拜表以
 稱臣又竭財而入貢而逆溫不察忠瘁潛肆窺圖詐稱
 應援之師盜取深冀兩郡見利忘義一至于斯欲令天
 下歸心乃至舟中敵國昨鎮定大王特差人數徑告弊
 入萬眾屯據柏鄉日令步騎圍其城終不出關遂令
 引退即使前來既落毅中須施毒手東西掩擊勢若山
 摧擒戰將二百餘員奪鐵騎五千餘匹橫屍滿野皆龍
 驥神捷之徒奔甲如山悉長劍銀鎗之類程思權樓元
 表本張濤亦備述事機然董卓之臍何煩再舉斬桓元
 之首正在此時近又岐下淮南皆通間使咸期春首同
 起義師計柏鄉之勝捷遠聞在兩地之戈鋌轉急天時
 人事昭然可知伏以公嶽嶺名家聖唐勳族因逢國難
 偶在賊庭當華夷無事之時滿朝朱紫倘社稷中興之
 後足顯勳名子曾高自憲宗朝赴闕以來世荷恩寵敢
 因此際誓復聖唐必不與陽山田夫同戴天而履地子
 幕賓王緘僕射九月月中鳳翔使迴劉知俊令公因遺書
 示兼傳密意具述足下相與之分最異他人兼憑附達
 緝子將聞得逆溫于公君臣之分已有猜嫌曾于故魏
 博人密欲窺算皆言紀綱不少謀害稍難頗得事機極
 着人密欲窺算皆言紀綱不少謀害稍難頗得事機極
 不虛謬且公彭門侍中之後鴻勳茂業播在史書豈忍
 屈節賊庭點汗盛族轉禍為福去就奚安箕子去殷項
 伯歸漢棄骨肉猶稱先智全富貴固是良圖今三鎮嚴
 師已及城下敢假丹袍仰達英聰倘蒙賜忠言見機
 知變叶同討逆興復聖唐則身與金石齊堅名與天地
 同固蓋以久欽重德是敢先貢直言如明鑒未迴丹誠
 尚阻則長濠巨壑築室返耕使飛走以無門固展覲而
 有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邪郡王五代史
 日

五代史記卷三三 梁臣傳

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
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
仁與晉人戰于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與眾
敵騎所追檀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眾
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地穴書夜攻擊太祖憂
之檀密上表請駕勿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
以功就加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
諭賜絹千匹銀千兩友珪立徙鎮宣化五代史庶人友
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是時莊宗取
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是時莊宗取
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十三

原不克而還五代史貞明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晉
詔與開封尹劉鄩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
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開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
西趨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
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
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徒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
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忠毅五代
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
使先是檀招誘羣盜選其勁悍者置於帳下以為爪牙
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為備遂為所害時年
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
然尋冊贈太師諡曰忠毅葬于開封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
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
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于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
勳無所歸乃畱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五代

嗣勳濠州鍾離縣人世為軍吏嗣勳有口辯習武藝初
為州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壽州刺史江儒反
下蔡鎮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張遂俾嗣勳持州印
籍戶口以歸于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復攻濠州
張遂遣嗣勳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嗣勳無
所歸即署為元從押牙副典客頗稱任使太祖西攻
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五代史
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又
從李彥威復黃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復使先州
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
戰敗而走之又遣使于蜀及歸得其助軍資實甚多天
復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軍至華之西天祐二年羅紹
閩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謁
威將誅牙軍乞兵于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
以長直千人為絲輿入魏致兵器于輿中聲言助葬嗣
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十四

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
為備殺其八千餘人暹明皆盡嗣勳中重創卒太祖即
位贈太保五代史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
嗣勳率長直官千人實仗于臺中肩昇以入于魏聲
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
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殲之
嗣勳重傷旬日而卒開平中累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
少從諸葛爽起青棧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
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
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五代
虔裕瑯琊臨沂人也家于楚邱少有膽勇多力善射以
弋獵為事唐乾符中諸葛爽聚徒于青棧間攻剽郡縣

虞裕依其眾及爽歸順乃以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

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虞

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

躡之戰于萬勝成巢敗而東虞裕功為多乃表虞裕義

州刺史五代史太祖鎮汴四郊多事始議選將征討首

州虞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孽既遁虞裕躡其迹追

至萬勝成賊眾飢乏短兵纒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

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

戰虞裕常有功五代史蔡人日縱侵掠陳鄭許毫之郊

戰紀極不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虞裕拒賢于尉氏戰

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虞裕于軍中五代史秦宗賢寇

裕逆擊于尉氏不利而還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

太祖遣虞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

立梁旗幟于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五代史孟遷請

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遣使來乞師太祖先遣虞裕選

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

旗幟晉人不測乃退五代史纂誤今按孟遷傳云梁

太祖遣虞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孰是

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虞裕降于晉見殺五代史數月復

大軍方討宛鄆未及救援邢人因而攜貳遷乃繫虞裕

送于太原尋為所害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

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五

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

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刑

洛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温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十五

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命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

史虞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宛鄆未及救援邢人困

而攜貳遷乃繫虞裕送於太原尋為所殺按是

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宛鄆也王虔裕傳誤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

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

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

將五代史謝彥章許州人幼事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

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于大盤中布其行陣偏伍

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

彥章與孟審澄侯温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温裕所將不

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辨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

使五代史末帝嗣位用為兩京馬軍都軍使累與晉軍

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

預葬事時人義之彥章後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

為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

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率之威

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

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五代史貞明四年冬滑

州節度使賀瓌為北面

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同領大軍駐于行臺彥章與晉人

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

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瓌心忌之彥章與瓌

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

五代史記卷第三 梁臣傳

十六

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雷後唐昭宗之鳳翔太
祖迎奉未出劾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諸丞相府以議其
事武初在高陵為盜所害又李重允宋州下邑人狀貌
雄武初在黃巢黨中推為剛鷲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
讓李譙等率眾至繁臺與太祖之軍相拒及巢寇漸衰
乃率眾來降太祖素識之拔用不次署為先鋒步軍都
頭與胡真援河陽逼懷州重允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
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譙率騎軍至陝應接郭言迴次灑
池破賊帥黃花子之眾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
重允以步兵攻下三寨擄獲甚眾太祖大舉伐宗權俾
重允以滑兵為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蕭二邑轉右廂
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從彬王友裕收澤州與晉
軍戰于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
譙重允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幸任使于是與李譙并
河于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 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臣傳第十二

劉鳳誥排次

徐無黨原津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
對以幹材見稱五代史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也
父宏正崇韜初為李克修帳下親信克
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
武皇用為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 莊宗為晉
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
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
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

為中門使甚見親信五代史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
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
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
出典幽州雷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
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為外任妻瑯華公主泣請于貞
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
崇韜乃署知祥為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晉兵圍張文
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
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
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
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五代史十八
年從征張文
禮于鎮州契丹引軍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
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祗為王都所誘本
利貨財非敦鄰好荷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
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

命莊宗從之 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
王師果捷 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
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
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
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
因曰彥章圍我于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
據河下流築壘于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
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
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
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

五代史卷之四十四 唐臣傳 二

伐木渡河築壘于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
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
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五代史明年李存審
收鎮州遣崇韜閱其
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
位於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
時衛州陷于梁瀘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
給羣情洶洶以為霸業終不能成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
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
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所出崇韜啟曰段
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
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
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
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牙戟之端有光
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及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
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
視之乃地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
壘低庳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眾

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眾四面拒戰有急即應
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
楊劉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以臥內盡得
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
兵日掠瀘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梁
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
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
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
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
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

五代史卷之四十四 唐臣傳 三

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
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
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
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
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
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
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
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
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
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

屬于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五代史未

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

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因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

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無

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

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十

五年起義圖霸為雪家讎國恥甲冑生蟻豈黎人困輓

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纔得汝陽尺寸之

地不能保守况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

設若劃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

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雖雄必決聞汴

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

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我軍臨我南鄙又憑恃

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汝陽此汴人之謀也臣

謂段凝保據河朔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揚

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

自潰若使偽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

定如不決此計傍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

登軍糧纒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

五代史記注 卷二四 唐臣傳

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

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則為

王失則為虜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

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

日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

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揚劉濟河是歲擒王

彥章誅梁氏降段凝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

皆崇韜贊成其謀也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監

德軍節度使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監

趙等州觀察處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監

置等使真定尹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

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

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

事特不便也五代史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

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

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願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
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
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
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
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
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
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五代史初崇
同為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難
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為宣徽使
紹宏大失所望泣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
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
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局紹宏在莊宗皇帝龍潛日為中
門使及即位命潞州監軍張居翰與郭崇韜為樞密使
以紹宏為宣徽使心常不足崇韜知之乃置內局之名

五代史記注 卷二四 唐臣傳

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決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

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

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

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

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有寵

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

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

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五代

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為人

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為羣邪排

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為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
八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為樓蟻所制尤
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臣
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
辭避之名塞其讒惡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
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閣其如余
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崇韜素廉
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為皇后崇韜素廉
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
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
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
藏以佐賞給五代史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
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為梁舊
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
祛之人也一旦草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

五史卷第十四 唐臣傳

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
清異錄一時之某品類幾何惟假蜂蕨川糖白鹽藥物
煎釀曝粉各隨所宜郭崇韜家最莊宗已郊遂立劉氏
善乎此知味者稱為九天材料
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于內臣
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
計破梁陛下撫背而約日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
俊賢並進臣億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
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冊府元龜後
唐郭崇韜為
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陳情曰臣聞底力
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反者有國之常刑其或任
重才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未貽覆餗之譏倘官業
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較牙小校樛朽凡姿在公雖
歷於年深臨事莫聞于日益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
陽德初潛爰將整于規繩乃俾司于機務此際臣亦內

五史卷第十四 唐臣傳

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下天眷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
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味經綸強
勤拙至于戡夷巨孽績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究立
心非微臣之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密鈇貂冕于
朝端抑懸龍庭於闕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
嫌率抑懸龍庭於闕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即鹿之
盡列於明廷名器宜推于碩德况臣才謨寡寡齒齒漸
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
天聰與勞逸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
規制宜選內官掌臨一則使親班實為要執即復本朝
耗輒茲傾瀝非敢闕欺于犯冕旒伏增隕越詔報曰卿
名高鈞謂才大築嚴夙符卦兆于周王早契夢魂於殷
主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翊贊沖人鑽承
不祚頃歲以梁賊構逆唐室罹災羣兇競起于荏苒九
廟皆生於禾黍忍恥而徒思嘗膽平居而未見沃心爾
能竭迺沉謀資于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於景巢文軌混
同梯航盡入延景運于綴旒之後建殊庸于誓帶之前
今况纓告類于郊壇方卜年于雉宅始欲與卿平章理
道講貫化源常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諫雖遷廊廟
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領金篆求佐瑤
圖今則忽觀表章遠辭繁摠進退徒聞于知足始終寧
稱于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既叶雲從之義更
甲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為主而難持謙柄
覽卿陳奏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即斷來表崇韜又表曰
臣以機務繁智俱困輒有聞天之請願辭密地之
權豈謂聖旨俄宜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滿腹端修而
芒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材受恩踰等強展神扶之力每
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思
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為當陛下河料敵之時對察交
鋒之日臣若顧將丹素堅有讓陳不惟招避事之機如
亦顯不忠之罪况今元凶已殄不構彌隆圓工陳報本
之儀宴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縉惟不逮
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處持權捫心益
懼于滿盈持德每虞于忝據伏望陛下特迴睿照迺悉
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則表大國有進賢之
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干冒宸嚴無任迫切詔答
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謙和
而統貫羣英鬱有勳庸刊於簡冊昨以翦平元惡開拓

不基權謀雖出於朕懷叶贊全資于爾力是乃委司鈞
軸任德兵符樞機兼掌于金藏盟約備頌於鐵券實諸
倚注雅稱褒隆豈其忽覽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
德內外推仁可保于千載一時何軫於前思後慮况朕
綏寧寰海纒及半年告類圓工未踰一月耆德便歸退
靜羣情莫測其緣方賴嘉謨永禪關政卿宜勉持幹恪
永倦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道其年八月崇
甫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下決于宸斷無
臣背日此去必濫寇讐可期清泰事了之後與卿一鎮
臣仰奉成算固絕他疑果賴神謀尊平偽孽今乾坤交
泰弓矢載棄徽章已正于母儀嘉禮獲申於元子預傾
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望鈞衡之柄宜
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伏緣鎮州在北
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為控扼亦希付于上將所貴毀
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照臨仁深覆載念臣久司繁重
憫臣方在衰羸退放居閒俾從遵養臣無任祈天滙懇
之至帝召崇韜面諭之曰吾在朝城許卿重鎮不許崇
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復乃位餘勿復言 崇
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

長安錄卷二十四 唐臣傳 八

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
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
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 五代史復奏時務利
害二十五條皆便於
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
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册府元
龜後唐郭崇韜為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日
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節制與李紹斌為聲
援庶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便於此者因曰臣內筦機務
外預平章日侍天顏手持國柄名位亦已極矣恩寵亦
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遙領藩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
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
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
縱畫策仰贊睿謀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
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慙懇披陳聖
旨未迴臨照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勳賢獲臣初心不
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
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

除命親賢勲德不可輕授于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
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乞不以
臣為慮別備聖懷取臣芻議為便帝曰卿言忠盡子忍
奪卿土宇乎翼曰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
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表
懇瀝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慮重難或遲疑未決
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
不基登茲大寶朕與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
必須復請納家旗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汝陽與師入不
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
意迫中都嘯聚羣黨窺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
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何須冒及始
顯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心惟
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
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辭退始納常陽請歸上
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
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
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

長安錄卷二十四 唐臣傳 九

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與慶宮樓閣
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
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
眉頭不伸嘗為租庸借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
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
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
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
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
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

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五代史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沈吟有斬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已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遠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初今宮室大半空閒鬼神尚幽亦無所怪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嘗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與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千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汗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和寒暑不介聖懷今寇既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

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河日內中營造日有糜費屬當災饑且乞權停不聽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

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五代史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郎為河南令貫為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先是梁時張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察佐皆出其門下事全義如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一

厥僕及貫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為府司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于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道路泥淖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答促令伏款翌日傳詔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闔殿門不得入即冤痛之聲聞于遠邇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

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

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

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五代史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

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為諸道兵馬總管當

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

犯邊北須籍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與聖宮使

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

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即日小兒幼

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諭于卿

者乃以繼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

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

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

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

望以蜀帥授之如宰相閣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為人謹

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

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

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

長安紀事二十四 唐臣傳

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
王曰朝廷與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
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
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
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
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
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
崇韜繼岌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
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
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
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
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
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

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

官至于駙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

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

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

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

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一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

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

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于此

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

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

長安紀事二十四 唐臣傳

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
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
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五代史莊宗
安李從襲呂知柔為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
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
由是大為詬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欵行路先招討府
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
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
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
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余不
敢議此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
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實詔
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
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
昨令蜀人請已為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
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
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

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
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
及莊宗復閱蜀簿日人言蜀中金玉珠銀不知其數何
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聞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
如之門言崇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行愛
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延誨自稱是魏王府玉
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
人賂道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欲留蜀心已不
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
珪馳入蜀視崇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
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
里外復稟聖旨皇后再言崇與繼岌未嘗知事之實
詎可便令果決皇太后乃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時
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令任張筠分道
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
馬彥珪至軍決取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
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
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異端安得為此負心事公輩勿
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中途事
泄為患轉深繼岌日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中途事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四

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問之繼岌既無英斷俛
從之詰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計事繼岌登樓俛
之崇入左右搃殺之崇有子五人廷訓廷誨廷選
死于蜀廷誨于洛陽廷誨于魏州廷誨于太原
家產籍沒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
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妻周氏携養于
大當崇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等皆傾附之崇
原父諱宏草等即因佗事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五代
後唐同光三年七月宏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宏文
館為崇文館時樞密院郭崇文並置今請改稱頰
協舊典從之時樞密院郭崇文並置今請改稱頰
盧革希意奏改之故有宏文並置之言以其姓郭因
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
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

綏來之可謂有志矣五代文宗崇韜服勤盡節佐王家
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莫不哀之然議者以崇韜功
事權大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大山之
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
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為己任孟浪
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語奉漸別流品同
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
在雁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
去汾陽王四世祖德歟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
徒委之日公雖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
謂之日公雖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
驟進者慮名流咄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與平拜尚父
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待千
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
宿將戰手痛心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
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日
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為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
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五

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
而身危貝錦於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
為此也其知強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
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士當鑒于斯蘇轍郭崇韜論
災敵有變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
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
于外齊潛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
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相攻以攻人其禍若此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
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
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酒聲色之娛宦官
伶人交亂其政府之積弊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
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
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
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可見許中外使兼人知其不可力
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
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己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崇韜
知蜀之易成都降王行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

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護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
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
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
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
以伐人蹈齊潘之亂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何去非郭崇韜論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
挾世讐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
矣然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韜
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
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于
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
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
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護
嫉日急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
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護
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疆而不知崇韜之死已
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而趨洛陽
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疆臣窺伺
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
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

表忠節第十四 唐臣傳 十六

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
之士擁繼炭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
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
祖之畧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
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于操權而速禍之權
莫重於制兵崇韜謀追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
薪救火者何異也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
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五代史安重誨其先本北
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突厥而沒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
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
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卽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
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尙書

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五代史重誨自
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
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自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
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
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
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
于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
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
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
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
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園判三司以其職事與
重誨爭不能得園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
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殷
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
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
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
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
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
之明日白日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

表忠節第十四 唐臣傳 十七

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五代史重誨自
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
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自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
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
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
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
于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
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
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
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
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
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園判三司以其職事與
重誨爭不能得園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
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殷
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
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
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
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
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
之明日白日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

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自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子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

五代史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八

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重誨既以天下為己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乃得不死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繫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于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

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于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于是錢氏遂絕于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盦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

五代史卷二十四 唐臣傳

十九

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日重誨乃自諭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 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

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兒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

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册府元龜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朝累遷禪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為衛將善遇之

至是彥溫承安重誨乘未帝閱馬於黃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溫報

日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惠養之恩指竿持槌敵彥溫之徒

者甚眾竟以堅甲利兵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與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請出師

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率兵攻之五日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

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戢備

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為安重誨方

弄權柄從榮等諸王敬事不暇獨已忘末帝威名夙著已素在其下每于帝前屢言其短帝既鍾慈愛不聽重誨

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既誅末帝在清化宅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公等安得

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謂宰臣曰吾兒為好黨所傾未明早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留帝在人間也趙鳳堅

長壽齋二十四 唐臣傳

三

諷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

日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既而遣李

只消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

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

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成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

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

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筠得

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

為信筠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

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五代史明宗幸汴州

淮南明宗難之其後李筠得淮南謀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公一言為信筠即引謀者見重

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初不以其事聞其後

長壽齋二十四 唐臣傳

三

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筠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

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

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

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

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

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于是君臣相顧泣下

五代史重誨為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縮大任否臧自若環衛

首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為

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

虔徽弟揚言于眾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

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

上表乞收家屬時樞密使安重

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宗謂重誨曰
問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
奏曰與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結構臣願陛下窮
詰所言者翼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
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于社稷其若之
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奸人結構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
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 彥溫
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
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
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
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
職如故 五代史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
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

表記卷二十四 唐臣傳 三

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
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公
解樞務為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
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衷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
兼命范延光為樞密使重誨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
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
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
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
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
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 五代史時以東川帥董
璋時險難制乃以武度
裕為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度裕以叛及石敬
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
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
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踣于山路者不

可勝紀百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使其
姓苦之 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宏昭言昨被讒搆幾
不自全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宏
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
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
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
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
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
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
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

表記卷二十四 唐臣傳 三

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
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
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
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
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
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
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
遽勞朝廷與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
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搥擊其首重誨
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

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
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
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五代史重誨至鳳翔
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九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
護構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
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
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已
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
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
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
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
非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
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
相怒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遠矣重誨曰吾一死未
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遠勞朝廷與師增聖上
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
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

五
唐臣傳

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大傳過禮免首方拜從
璋以搥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
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踏
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
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
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
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
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顛覆五代史
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五代史
文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
過擊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
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按明宗實錄
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
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恨矣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退朝錄凡公家文書
之藁中書謂之草樞
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即
貞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又樞密院問

降宣故事具典故中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載朱梁
貞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命宣旨者
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
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
事貞明年是李振為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日宣
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勅並行雖無
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
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
此所以為底聞今尚仍舊名熙寧七年十月十三日
漢筆談子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于
按唐故事書舍人職堂語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
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
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錄之於籍謂之
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
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
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者謂
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院
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
押字在上次相及參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
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

五
唐臣傳

之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
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
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原注記事若今學士院諮
往來謂之簡帖俚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
俗猶謂之記事也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宣
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
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
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
其職也文獻通考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
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

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
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
元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
季述乃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
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權授亂政自今並依大
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
謂樞密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
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爲
崇政院以敬翔爲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
海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
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
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爲
疣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

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
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五代史周

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
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諸熟
邊事望烟塵之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
警懸知兵勢

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
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日能生得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

一

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

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

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

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

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

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

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

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五代史乾寧中爲
鐵林軍使從武皇

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
三月沐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越勇知名
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
請賞以部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

我聞陳夜又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
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又
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追梁攻燕
之德威背揮鐵錘擊墜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梁攻燕
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
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五代史天復中我師不利于
通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
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魏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
三年與李嗣昭合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
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為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
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
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合遊騎邀其芻
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
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壘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
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
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于外踰年嗣

長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
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
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
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
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
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
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五代史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
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
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
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至二十四日從
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礮距潞四十
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翌日直趨

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
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
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致有
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
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五代史天祐
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 天祐七年秋 誤今按天
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紀唐莊宗紀王景
仁王鎔傳校之皆是開平四年冬十一月獨此傳以爲
秋誤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
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
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
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
等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
望之色動德威勉其眾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

長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
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
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
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眾寡則吾
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
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于河
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
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
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
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

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遠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郟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于郟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

長史記卷第五 唐臣傳 四

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郟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五代史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入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審知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破繪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

長史記卷第五 唐臣傳 五

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氣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紛三鎮烏合之眾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卿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原廣野易為施功今壓賊營令我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畧復渡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郟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曰保郟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眾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郟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飢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日未至申陣勢稍却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塘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于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于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于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

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史八月劉守光借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

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陳嚴等軍進討

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

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

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

搥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

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

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

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

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

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嘗思臨難忘身

莊宗與劉鄩相

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

千騎入士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

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

五代史十二月

自涿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

馳入士門間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

軍初劉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

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

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

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

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

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

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

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

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

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

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

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

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五代史十四年

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敵眾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

威撫循士眾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庶口

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

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

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

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

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

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

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

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

重先吾為公殿遠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

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

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

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

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

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

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五代史十四年

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敵眾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

威撫循士眾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庶口

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

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

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

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

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

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

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

長史記卷第五 唐臣傳 六

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沒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
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勳哭謂諸將曰
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
陣稟稟然有肅殺之風中與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沒也
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威中詔與李嗣昭符存
審配豐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
州節度使德威又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著漢馬步總管
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威人志德威以牙軍委
州刺史從取決馬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
州刺史從取決馬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
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為右監門
衛大將軍長與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
高祖即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年三十五贈太
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終于官雖享
年不為諸衛將軍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善乾二州刺
史入為諸衛將軍光遠繼為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
軍司馬及揚光遠叛滅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下
家配享莊宗廟長興二年四月勅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臣傳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
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
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
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
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
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後罕之歸晉
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五代史符存審
字德詳陳州宛邱人
邱人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
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
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未罕
之為蔡冠所逼棄郡投諸葛真存審從至河陽為小校
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真卒罕之為其部將所逼出保懷
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

軍賜姓名存審性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
謹厚詭遇日隆 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
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
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蓓縣
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圍練使魏
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
魏縣與劉鄩相距于莘西從莊宗敗鄩于故元城閻寶
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
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自是武皇
四征存審常從所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臣傳

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
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
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
固存審奮力拔之師旋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
瑋于邠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
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
周德威破賊于夾城加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
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趙州九年
人于柏鄉番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總管趙州九
梁祖攻齊存審與史建瑋李嗣昭磁團練使十二年魏
人驚亂燒營而逃以功遷領邢州磁團練使十二年魏
博歸欵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
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戰八月率師攻張源
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
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眾來襲我魏州存審
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
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洛衛磁等州
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
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契丹圍幽州是時晉
步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

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五代史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

州敗契丹從戰胡柳陂晉兵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

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五代史

將安彦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審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塞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月二日戰于胡柳陂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勁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還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彦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

長安記卷第五 唐臣傳 十一

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子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贊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殲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于速戰則將來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鬥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壘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

擊于渭河又大敗之五代史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

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眾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方黑氣如門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于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獸窮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眾退去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冊府元龜

長安記卷第五 唐臣傳 十一

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主雷務時友謙親順友貞請同州節度友貞怒其侵己不許與之遂絕友謙請麾節于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師寇同州塹其城友謙力不能救請師于我帝遣蕃漢馬步總管子存審劉鄩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大集于河中心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蒲人素輕蒲兵有乞師軍無猜審至于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及此李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降劉鄩善將何其昧哉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迫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間直壓賊壘賊出千人結陣而追之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芻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浹旬人皆思戰李存審欲徐圖勝負不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為賊不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跌則吾屬無類且蒲人羸弱不可驅以爭鋒惟悉我師又眾寡不敵持久則資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揣謀令人鬚白公方畧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興兵與

人解門倘無成績則失屬亡師今日良圖無踰急戰存
審曰子所料度非不至此但同州南距渭河又數十里
連接華州若通動賊軍夾河結壘持久而不戰以逸待勞
俟我饋運不充蒲人離貳事生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
弱按兵多其門志觀其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
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門
雞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
非天贊我數名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誠示所向遲
明進軍距于賊壘賊聲壘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
軍既接蒲人小退賊呼曰冀王走矣為賊所躡嗣昭以
精騎抗之大軍繼進賊遂奔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郭
以餘眾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
所料者懼劉郭據渭結營持久待我今精兵亡敗退走
無門獸窮搏人勿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然後追奔因
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郭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
河奔鐵投仗相蹈藉所收輜重不可勝數劉郭尹皓單
騎獲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
輒戰死最後遺存審破之五代史十八年王師討張文

表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臣傳 十一

次戰歿十九年遺存審帥師進攻叛帥于城下文禮之
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
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存
二十年正月師旋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存
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
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
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
強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
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
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
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子國有功而與公
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

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
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鈎斬祛之人皆得親
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于此豈非命哉崇韜度
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
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
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
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五代史無何
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
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臥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
靡敢為辭但病恙纏綿未堪祇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
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啟運
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預收

表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臣傳 十三

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
時崇韜自負一時性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
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己上每
有章奏求觀即陰沮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
夫于國粗効馳驅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
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慚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
觀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嘆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
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形穉射
鈎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子壅隔豈非命哉漸增
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
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
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叙不得
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
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
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
子曰子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
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幾及人萬死而無一生身方
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著侈為戒
存審徵時嘗為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
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

哀之為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捨之豈非命也五代會要故陝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長興二年四月勅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嬰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為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偽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弓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服役之人問有夫否云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莫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此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為兗州節度使符彥卿妻之青瑣高議大丞相李公防嘗言當日目外鎮廳官符彥卿知汴州有詩云全軍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隄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環坐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塵官到底是男兒公之詩意蓋有感之詞爾彥

五史記卷三十五 唐臣傳 十四

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雷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雷後遷北京雷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五代史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以彥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雷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

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間洛陽禍變彥超告諭三軍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雷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為我往河東撫育者舊即授北京雷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所養中甚多彥超止于河諱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雷間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扣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聽事佛雷等殺之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端召州兵攻佛雷等殺之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溫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為金吾上 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

五史記卷三十五 唐臣傳 十五

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于南衙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徒彥饒義成軍節度使五代史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同光中以功

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之帥迫彥饒為之彥饒給許其請明日殺為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畧長與中為金州防禦使為政甚有民譽其後累遷節鎮天福初為滑州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開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罅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五代史二年七月范延光

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置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開奉進被害即率其部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裨將方太拘送闕下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又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清塞軍人也父曰達于世居朔野以七獵為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觀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從伐蜀擢為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與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

五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十六

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欽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為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屯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為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奉進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街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于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置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開奉進遇害率其部眾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于京師戮于班荆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嘆惜久之詔贈太傅

史建瑯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為先鋒五代史史建瑯字國寶父敬思鴈門人為九府都督從入關定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京師及鎮太原為裨將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五代史史建瑯今按本紀李還時時即中和四年甲辰歲也至光啟二年丙午歲朱全忠始封沛郡王天復元年辛酉歲始封梁王當中和四年克用追黃巢還過梁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

總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五代史中援陳許為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充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

五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十七

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為汴人所攻
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鬥矢不虛發汴
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快圍而
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死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建瑋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于潞州

建瑋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瑋所殺相戒當避史

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

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

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

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五代史建瑋以父蔭少

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

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為前鋒與總管

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引精

兵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于計敵人不敵多牧汴將

王景仁營于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

日已晡晚汴軍有歸志建瑋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

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

加檢校左僕射師還雷成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

南鄙建瑋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疆菑縣是時晉精兵皆北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

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

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

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

畱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

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十九

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
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菑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

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

者二人之力也五代史九年梁祖親攻菑縣時王師併

將符存審謂建瑋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

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

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

疆賀德倫圍菑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

事此面南鄙之賊若不下菑縣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

何以為謀老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

騎軍偵視賊勢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

建瑋與李嗣昭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

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

橋翌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緩數十

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瑋

嗣昭為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

殺守門者縱火大譟存審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

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冊府元龜符

存審為菑縣漢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光

于幽州梁太祖因此北伐至于東疆存審以騎軍二千

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

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公倘以五十萬來義軍少我

作何禦之行實曰誠如是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賊

可從容盡策不旬日楊師厚攻棗疆賀德倫寇菑縣攻
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曰西道無兵菑縣危急我等
之何事付我安老賊既下菑縣必西寇深冀不預為
則滋蔓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騎八
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瑋李都督分道
擒生建瑋分麾下五百騎為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
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
賊芻蕘者數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翌日諸軍所至皆獲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十九

門於夷陵焚或入于南斗負職雖曰一家
 橫戈而猛士守方未安四郡將寧邊徼特委警巡以九
 府都督充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
 都指揮使恩遠降時議為輕遙領百城仍兼九府轉檢校
 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
 史如故明年遷侍衛都督大定萬國來朝將寶憲于騎軍
 已平敵國牧冠恂于河內俾惠一方授檢校司空懷州
 刺史政成轉控鶴都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驍
 馬都尉虎賁三百
 清禁圃田待理漢殿檢材功臣旌佐國之名出牧奉專
 城之寄渤海守布解繩之政化洽下車淮陰侯有授鉞
 之才宜膺推轂謀于良帥屬在舊勳
 揚之勢軼前熊伏宰淹豹變之期齋壇峻而金鼓嚴
 案宣而油幢出漢壘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
 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當四
 禦俄迫內艱居喪哀疾於塊苦有司不避于兵革大君
 有命難違燾上之恩開國承家遂奉墨綬之制授起復

冠軍節度使列旌旂于衛幕再分泣風雨於梁山難勝
 永慕海運方遠峯摧若何遺封章而不忘戴君對符節
 而猶思擇帥三陽莫辨與才之嘆仲尼與有命之言名
 處問迴生之草管輅慊與才之嘆仲尼與有命之言名
 不遂而功不成生何足貴令其終而善其始歿且奚冤
 以天福七年三月十六日寢疾薨于鎮享年四十四
 時情於相杵有詔贈太保喪葬之儀並從加等越明年
 太歲在癸卯孟夏四月二十三日庚午歸葬于北京
 太原方為吉地不待也銘旌前導鹵簿分行何須陶氏
 眠方為吉地不待也銘旌前導鹵簿分行何須陶氏
 歸及莫京之嗣尚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實殷帝之
 俄開於晝哭風飄寶匣翻成別鶴之悲塵暗粧臺永結
 離鸞之恨嗣子四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湊州刺史次曰
 彥澄彥琪並西頭供奉官幼
 公之陰陽門合容車以鄧氏之舊親家宜藏策寵既隆
 于奕世榮豈讓于重侯近朝以來莫之比也嘻以公之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求福罔向見義有勇乘

表史記卷二十五 唐臣傳

惟思招延無間於後生不積財而但務藏書不憂家而
 擊九萬里直聳一千尋而無陽報無徵天賦有限極品上
 伯子男以謂歿而不朽將傳來裔期播徽音合從魯國之褒方
 盡延陵之美臣才非地職在仰
 揚歛事而多慙漏德虔遵睿旨強綴斯文屬辭而徒罄
 魂輒效楚詞之意銘曰
 信而誠藏策書于周府征穀于漢營年既謝兮時正
 來河方誓兮山告類誣陰陽而已矣歎陽報而哀哉
 步千里之宏崗龜告吉兮著言滅年惟利兮日其良榮
 蔓草于原上揭豐碑于路旁
 來翔傳于秋兮萬代播蘭杜之芬芳天福八年歲次癸
 卯六月丁未朔十四日建五代史史懿字繼美
 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父建瑋事唐莊宗
 為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建瑋為流矢
 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于王事召拜
 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

為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尋歷毫
 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魯國長公主故尤所
 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使觀察開運初歷瀘州
 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
 征鎮為戎王所召者靡不慮至唯懿堅壁拒命仍送款
 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
 名號廣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邠國公顯德元
 年春以抱病歸朝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二贈中書
 令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
 揮使五代史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
 下驍勇者百人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
 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
 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
 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

表史記卷二十五 唐臣傳

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五代

史柏鄉之役汴將韓勣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勣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

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謀禦汴軍却之于橋下從

戰莘野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

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

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

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

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

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

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以高而擊下不

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

呼其眾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

梁陣梁兵大敗五代史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

郭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

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

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

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

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先

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遛際晚汴軍登土山

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

日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

槍効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由是王師復

破梁戰艦者至于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

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食

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

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環圍解去五代

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竿維之

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

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

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暑刻

時棹船滿河流矢兩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

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

梁之戰艦須與烟燄騰城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

城賀瓌解軍去册府元龜王建及為衙軍都校天祐

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吾營建及設伏待之扼

其歸路盡殪之汴將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

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

赴之擊敗汴軍進奔至其壘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

道齊攻又以蒙衝戰艦斷其津渡莊宗積錢帛于軍門募能破

賊船者于延賞矢石將盡莊宗積錢帛于軍門募能破

水破艦或言能禁咒兵及悉命試之卒無成効城中危

急所爭暑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形于憂色

建及援甲而進曰賊帥傾巢一衣帶而縱敵憂君今日勝

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

持斧被鎧鼓柝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

牛革縣板如睥睨之制我船將近流矢兩集建及率持

斧者入蒙衝間斬其竹纜破賊懸楫以稍刺之因于上

流取囊數百以木夾口竹竿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

薪于其上灌脂沃膏火發巨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

烟鼓譟賊斷繼而下沉溺者大半我軍由是得渡帝曰

周喻得黃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

無之

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効節軍建及為將喜

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章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

五 唐臣傳

五 唐臣傳

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

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五代史其年十二月與汴將

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節

帳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

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劣者忌讒之時宦

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

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

既忠蓋雖知護構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

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

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後有功見疑

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

行欽以兵攻仁恭于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

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

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

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

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

數立功五代史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

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因賊令行欽于山北募

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為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

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請為

假子因從征討恩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

軍中至廣邊軍元行欽帥騎拒戰行欽呼謂行欽曰與公

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借稱雷後誰之過也今

戰將不假言論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

飲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

為假子臨敵擒生必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間行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聞軍中 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

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

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

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

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五

史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

得已而遣之時有散指揮都頭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

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

行欽必橫身解門翼衛之莊宗之營于德勝也與汴軍

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

野為汴軍數百騎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機急

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

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

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于內殿酒酣樂

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

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勅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

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五代史常因

相預會行欽官為保傅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叙

平生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

勅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微會不憚翌日

而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官人生皇子者劉皇

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

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宮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為婦莊宗難違所請微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退肩輿已出莊宗心不懌作不趙在禮反于魏莊宗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

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勅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復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

五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三六

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然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

五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三六

號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于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五代史及具州軍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泊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為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中拜起之際誤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退之方止既而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為亂軍所迫唯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帥已入賊軍終不為國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

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陽復令繼景渡河召明宗行欽
即殺之仍勸班師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
渥從者數騎而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
散從者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即位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
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于斷髮
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于被繫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
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

表史記卷三十五 唐臣傳 三

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
原五代史安金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
皇時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
有戰功累為刺史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
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
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
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
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
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
檀于羊馬城中檀軍驚潰五代史石君立趙州昭慶人
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
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
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入年與汴軍戰

于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暉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
立為前鋒敵人以登陣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
全驅市人召登陣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
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
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黨朝發暮至王
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
全等分出諸門擊殺于外遲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
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皆莊宗親率騎
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拒楊村皆莊宗親率騎
曲播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
于要路逆戰偽敗王師乘之賊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
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劍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
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
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効命能信我乎人皆
有君吾何忍反為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尚借君立不
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
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

表史記卷三十五 唐臣傳 三

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
年召還京師以疾卒五代史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
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
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
匠登陣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遠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
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
旦為敵所全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備寇承業
即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諸將得數
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却
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
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
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為政非所長詔赴
關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
必為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為安五道蓋
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指揮使同光初為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
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為前鋒天成初授單州

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
北征從房知溫營于蘆臺會龍旺部下兵亂審通脫身
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又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陝
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又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陝
部人也祖山盛朔州人又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陝
護振武軍節度使果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
騎射幼以軍節度使子事莊宗為義直軍使遷本軍指
天及初唐末帝由路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為牙兵都
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為
聖指使從張敬順軍節度使其年鎮邢州兼北平營
排陣使亦預焉晉祖踐阼及楊光遠舉晉安兼北平營
平福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
七年移鎮河中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
使契丹入寇以審琦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步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

彙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三

馬為流矢所中勢已危誠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
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
急救則為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
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
將何面目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
移領許州未幾移鎮海州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
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州審琦度兼
而道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
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
太尉三年拜章請優優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一紀嚴
萬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
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
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為其
下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
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
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
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沉醉寢于帳中其妾乃竊審
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進猶惶駭不敢動及遽召其黨安

萬合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
滅其迹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為子守忠繼而殺之
宗聞之震悼輟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守忠
仕皇朝累為郡守又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
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
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初改山
州防禦副使鳳翔徐州節度使副使河東行軍司馬
高祖龍飛以霸鳳翔州內授蔚州刺史天初改山
使不踰月移鎮鄆州節度使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
安州叛詔馬全節為都部署領兵討之審暉為副
陸平移鎮鄆州節度使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
舉漢南之眾北攻南陽素無城壁守衛襄州賊進
城下審暉登陴少帝嗣位以讓之從進不克而襄州
統軍成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
何日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即
召于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歎重將以祿起之審暉以
暮齒願就頤養顧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
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
詔贈侍中謚曰靜子守麟仕皇朝為贊善大夫五代

彙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三

史補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計輕重
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
上廳事審琦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
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
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
敬重稍稍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
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侯從擊
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
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
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
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

戰胡柳指揮使孟遷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
 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
 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
 卒贈太尉五代史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
 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
 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
 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衛指揮
 使建豐為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卒轉都教練使權
 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為魏府都巡檢
 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洛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
 于臨洛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獲將領七十餘人俄
 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預戰于胡柳破建豐領相州軍
 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
 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染風痺于任
 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
 問隆厚加檢校太尉遙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

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
 莊宗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
 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
 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
 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
 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
 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
 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

袁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孟

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
 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乃使以兵為先
 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
 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
 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
 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
 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
 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
 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
 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

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五代史西方鄴定州
 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
 用復歸莊宗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
 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
 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
 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
 之鄴因責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
 納總管循不答鄴欲先殺之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
 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
 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
 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使以兵為先鋒莊宗
 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
 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
 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
 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
 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
 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
 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

袁史記卷第五十五 唐臣傳

孟

達為崇
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

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

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五代史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

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晉軍德勝張文

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

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

王死欲以劍自刎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

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

馬雷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

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

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

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

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

盧五代史鎔為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

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凶寇自聞變故徒懷

冤憤欲以自刎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

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

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既懷舊君之愛

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

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但

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即令闕寶史建瑋助習討
文禮乃以習為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
服斬不敵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
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
霸府不宜遠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
天平軍節度東南而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
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為
人同光初以習為邢州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節度明年移鎮青州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平習乃從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
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
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
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
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
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
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五代
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習素
拒命復授天平軍節度使四年移汴州節度使
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通鑑習
自侍宿

將讓論多抗安重誨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
重誨求其過奏之 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
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
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
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
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
晉官至禮部侍郎五代史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
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
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飛揚
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
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五代史烏
震冀州信
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為鎮州隊長以
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
弒王鎔志復主讐雨泣請行兵及恒陽文禮執其母妻
泊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
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
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
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
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

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温成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五代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為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温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旺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蹟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唐臣傳 四

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尙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畱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于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與唐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唐臣傳 五

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五代史孔謙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復濟及帝即位于鄴城謙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為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謙經自魏州馳之非張憲不可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憲為都副畱守乃命宰相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為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卻委張憲為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為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

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諫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

五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八

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五代史末帝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切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鑑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

人必取富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寒俸門則可之風舉而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俟甘暇受玷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為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摺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默首是黷皇風況諸道無所徵賦租雖多申逃係欠乃至軍備官俸常及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軍額倉庫多益師徒非空遠近生民或問餒餓伏見朝廷尚添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外之區分轉大竊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偏黨無施又問治民尚清為政務易則煩苛並去清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治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味理無功者勿領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閉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勞朕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五代史延朗有太原朝廷猜忌不欲命有積聚係官財貨畱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未帝親征然亦採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眾議請未帝北行識者諱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

五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九

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五代史延朗有太原朝廷猜忌不欲命有積聚係官財貨畱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未帝親征然亦採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眾議請未帝北行識者諱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

追悔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

史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

五代史同光中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纜過汝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然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衆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纜過汝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纜過汝水縛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漸稱臣惟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甫安宇宙便息于戈未盡梟克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地踟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

荆湖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

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媼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

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

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五代史時蜀偽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即位于鄴宮當月下鄴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偽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荆楚附順越國異貨珍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款附晚光嗣曰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嫺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強盛孰若偽梁日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一郡之兵一枝之衆則懸首梟街盡為奴隸但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內未嘗欲窮兵黷武也光嗣問初對蜀王衍使人冊府元龜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同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行沖弱無識軍國之事外則仗王宗弼內委宋光嗣景濤及嚴至光嗣等曲宴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即位艱宮之歲夏取汝陽冬誅汴孽朱氏兵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渤海南踰閩嶺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主有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

遺子入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 無虛月諒由以德懷來以威款伏... 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 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嫻好... 專欲踞人于儲炭大國不足信也... 曰比梁為劣嚴日吾皇之視北虜... 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 校之力則懸首棄街盡為奴虜但... 大患不欲窮兵躡武故也光嗣聞... 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 具言可取之狀通鑑考異實錄七... 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 李嚴來聘五月戊辰申遣嚴歸本... 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 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記云豈...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 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 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 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而十國... 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 八月以後遣王宗彥等戊利州以... 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 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 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 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 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 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 伐蜀幸蜀記莊宗遣李稠來通好... 王繼岌西伐五代史纂誤今按王... 王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 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主繼岌...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一

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 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 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 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 討蜀之謀始于嚴行以甘言將誘... 開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于... 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 倨彊于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 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 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 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 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三

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 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 同光三年乙酉歲即王衍咸康元... 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 蜀是冬魏王西以嚴為三川招撫... 伐顯誤一年矣以嚴為三川招撫... 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 嚴來即降眾皆以伐蜀之謀自嚴... 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五代... 改為蜀郡自後遂升為府亦嘗建... 不復為益州之稱唐末王建既得... 以建破檢校司徒成王其後遂以... 行既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西來... 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成都自唐... 之益州况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 今遂呼為益行見嚴以妻母為託... 州恐未可也益行見嚴以妻母為... 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 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 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 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 討蜀之謀始于嚴行以甘言將誘... 開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行見嚴于... 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 倨彊于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 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 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 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 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

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五代史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果如其言通鑑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詢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行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過也遂揖下斬之續錦里耆舊傳天成二年二月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時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四

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時圖謀之意添鄰部網羅于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唇齒之約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五代史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即位錄其趨走之勞擢居內職復為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于傳舍與娼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鞞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

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五代史天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北夢瑣言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欲害之仁矩懼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五

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五代史長興初璋誨奏以仁矩為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為不可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之逆節由仁矩也咸又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五代史長興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充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

以守之儻旬浹之聞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
懦安能當我精甲師驅之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
元陷仁矩被擒舉族為璋所害曰昨者兩川以朝延自
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問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
間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規窺侯之離德始則
猶便邪而控臨之地妄與謀畫置師欲結禍階自為成
首所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濫兵師欲結禍階自為成
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更三點九日酉時得連興絕虎自
書云二州城五日之夜三點九日酉時得連興絕虎自
攻打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費
暉到兼餘城下見機來投並不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
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並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
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克斬首同惡就
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
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
侯克敵之捷便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六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
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
晉以功為貝州刺史五代史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
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博思
遠勢蹙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願貝州遼州刺史
王堂開話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
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
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問者愕然驚異毛亦
神之乃持劍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
則已毛復從未熟劍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
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璋為人有膽
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州璋為人有膽
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
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
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五代
史璋

性克恃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
使王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
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州至渭南部下散亡
其川貨既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騎借自大動多不法
招致部下總理兵仗朝廷移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
奉詔判官下總理兵仗朝廷移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
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蔚幼孤篤
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
軍府事出千軍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唐莊宗之伐
齊詔于關右盡誅蔚官沖性深刻而華人有為蔚官所
累者冲欲盡誅蔚官沖性深刻而華人有為蔚官所
邠寧奏論以逆判時璋為理救護免者甚眾毛璋之
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
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監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
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禮二部侍
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
毫民感之歲餘入為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唐臣傳

十七

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
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玘珣俱仕皇
朝為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貨既
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為王
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
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迫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
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
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
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
獄延祚多搆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

出而責賂于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
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
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
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
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
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五代史洎至
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為王衍在蜀之戲事
聞于朝徵為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
言毛璋男延祚齊父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延祚及
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延祚乃璋之假姪
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
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
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
史臺訊鞠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臣傳 十六

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依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
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會許延祚賂
未與又云會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臣傳第十五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朱宏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
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
以宏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大懼
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
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
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五代史
朱宏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 一

太原人也祖文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宏昭事明宗在
藩方為典客天成年為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
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
親祀南郊宏昭為大內雷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
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
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宏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
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宏昭厚已酒酣具言蒙
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宏昭即奏言重誨
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
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
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宏昭為人
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五代史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署妻子羅拜捧卮為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為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襄州節度使為

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人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如進說故皆得罷

五代史四年秦王從榮為元帥屢言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人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如進說故皆得免乃以宏

五代史卷二十七 唐臣傳

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宏昭入見辭曰臣厮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宏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閹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冊府元龜長興元年十月北京留守馮贇

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贇父在太原潛龍第為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頗厚贇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贇母辭于宮中帝謂贇曰吾輩老矣贇昨來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頃在太原為偏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懷望將帥今贇為守節度使耳姓更宜內訓撫我鄉里生民是日錫以金綰及至任每因慰問之

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如

用事宏昭及贇並掌機務于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五代史未幾趙延壽出鎮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宏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五代史陳又勤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使魏王繼岌伐蜀署為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歸闕薦之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又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為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為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

五代史卷二十七 唐臣傳

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與中書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誅其高岸人或獻可于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日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為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即位尚書部

是時宏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五代史及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

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
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宏昭入見甚急宏昭
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
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
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宏昭尚書
令贊中書令五代史路王至陝開帝懼欲奔馳手詔召
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
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
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
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安從進
既殺馮贊斷宏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尚
書令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四

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五代史李專美字
翊商京兆萬年人
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
又以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為覆試所落不許再
入專美以專美名族之後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
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
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
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
曾召肅談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
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刺御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
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卽除尚書庫
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
許諸軍厚賞泊至洛陽閣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
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極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
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
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當才術何施也專
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驚劣屬當興運陛下猥
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
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溢賞已竭繼以鄂

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裕
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滿國之存亡
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於上取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
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
罪徒因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
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未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
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數揚也尋
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
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
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
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
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祖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
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
也男女婚嫁不以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
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
曰姓崔盧李鄭了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
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
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
殿學士與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
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
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
使復與崧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
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
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曷五
代史房曷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相崔公家臣後因
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曷于路左迎謁
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
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
徒居中用事曷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
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曷與端明學士等
環坐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聽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
位以曷濡足開朝不專于奪故特恩厚之命爲左驍衛
大將軍曷西京開運而延朗爲孔目官 五代史劉延朗
元年春卒于洛陽 而延朗爲孔目官 宋州虞城人也
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都虞候 初愍帝卽位徙廢
帝爲北京畱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五

帝疑惑召昭允等計議昭允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于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是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宏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嵩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嵩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允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允嵩為樞密使延朗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六

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允嵩及延朗掌機密五代史未帝將圖起義為帝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未帝赴洛皆無所關焉未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至檢校太傅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愍帝及宏昭傳其高祖人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遂從范延光自成德順元年中孟漢瓊往成德而徙路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遂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受命移鎮後入朝避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雷之衛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即位而雷駐耳非而心為廢帝既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允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與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允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七

高祖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
白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
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
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
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
而司天趙延義五代史纂誤今按雜傳乃是趙延義也亦言天象失度宜
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
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
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
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
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
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
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允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五代史纂誤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允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則敬瑭反後允孫尙爲學士草詔三說參攷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延朗等請
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
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
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顛遠欲
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
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
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
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
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崧並掌
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
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
人人皆怨崧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五代史時房崧爲樞密使但高枕閒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
未帝不能察之
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
兵所殺晉高祖聞崧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
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
帝以昭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
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五代史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賈聚于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五代史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為爪牙著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於上黨敗梁人于柏鄉及平薊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進改軍師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十

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監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

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

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

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

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

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于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

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

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

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

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

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五代史清

刑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為右

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開十

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

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初以應州所生之地授

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未帝以其年高徵

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

軍赴團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命思立統駕下騎

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入立

贈太子少傅五代史晉高祖即位追其宿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五代史康義誠字信臣代

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

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

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

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

溺于酒樂今從眾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

是委之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

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

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

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

宅廣院後唐亦曾小有答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姓氏

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

泣問者莫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

不驚異

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遺其子
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宏昭馮
贊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
津橋宏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
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宏實以兵擊從榮從榮
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贊言從榮必敗之狀義
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貨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
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宏實有
隙愍帝即位宏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十一

五代史秦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燿灼大臣皆懼求
為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
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為助義誠曲
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贊等懼禍謀于義誠但
云僕為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明
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
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宏昭
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
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
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宏昭等
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
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愍

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錢五千是
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
更請一分朱宏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
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
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
宏實反矣宏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
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宏實以義誠為
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
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五代史未幾鳳

五代史記卷第七 唐臣傳

十三

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
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
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
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
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
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
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
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
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
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
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
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

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
 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
 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
 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宏肇為都指揮使與宰
 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宏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
 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
 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平太
治跡統類上願謂近臣曰晉漢以來 今方鎮名存而實
衛士不下數百萬然可用者極寬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十四

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
 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
 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
 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
 司矣石林燕語指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
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
使而自將之蓋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私兵至後唐
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
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為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
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願望不出兵而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擊敗之其後遂廢殿前軍起
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
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
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
歐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
云不知其所始蓋攷之未詳也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
 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
 州節度使五代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
州節度使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
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 安重誨矯詔
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
 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
 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
 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
 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
 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十五

東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
 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
 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
 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
 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
 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五代史屬河中指揮使楊彥
指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迴
鶻人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
賊盡獲迴鶻所貢駒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
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蕃士庶千餘人
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路王從珂反彥稠為招
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

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原注彥稠與思同俱已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于節未虧異于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于死事五代史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為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為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二十七 唐臣傳

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五代史豆盧革父瓚舒州刺史革少值亂離避地鄭延轉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杜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柔柘為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調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敏版出迎乃為嬖人所軍職矣宣和書畫譜豆盧革史失其世系遭五代離亂避地鄭延客中山王處直辟為判官同賦壯丹革以柔柘對處直雅器重遷節度判官唐莊宗講求賢相或以革名家子舉之遂召拜左丞相作書雖有隱者態度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其點畫同為一律非若楊凝式之書在季世翰墨中如景星鳳凰之傑出宜革輩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皆不以書得名也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五代史天祐末莊宗將即位講求輔相虛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麻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例莊宗已滅梁置屢為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北夢瑣言後唐相公革公說仕梁為中書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

一

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
主以河北關西悉為勅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
牽荷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
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
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廡之拜也
又杜荀鶴會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筍筍時
章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州或謂於章公曰我道
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
之矣或有述李頰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
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
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諂而
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
以為姦利至有私鬻告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
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
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于必行說革
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
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致皆坐死尚書左
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請閤門待罪由是一以
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
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
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
軍士妻子皆採摺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
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
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二

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
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
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
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
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
為宏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
山陵使莊宗已耐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
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
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
欺邪五代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諸事體與
已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于革
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員外
郎革請說之子濤為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為集
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議者醜之革自相之
不以進賢勳能為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
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威初將葬莊宗以革為山陵使
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荒城數日無耗為親友促
命入朝安重誨對眾辱之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新
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思有所中
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入說坐與鄰人爭井遂
俱罷革貶辰州刺史晉齊法書贊豆盧革田園帖云
大德欲要一居處幾旬問舊無田
園鄭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益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
大王書請卻給還人戶益不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
輩妄有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
畏強藩避罪咎蓋慄慄淵淵然共後卒以故縱田客貶
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時據鄭乃高
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
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顯面正朝者不能致礙說
擊之誅而反竊貢乘旄之佞唐之不競有自來矣說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三

一四〇〇〇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〇 版文句

澱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珽任園三上章請母

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律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

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

五代史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嘗沮之遂上疏論革

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以復其從田客殺入冒元亨

上等遂取為辰州刺史仍命乃在馳驛發遣後鄭珽任

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

禮舉世宰相則暫委初權便私體則文武百辟皆從

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初權便私體則文武百辟皆從

素大綱敘食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錄之

身名醜行疊彰羣情共怒雖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

授費州司戶參軍說可吏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

員並所在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

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

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

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

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

州以爲先帝所許朝 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

以其事歸罪二人天 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

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

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五代史尋貶陵州長流百

二年夏詔令遂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子

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 又章說福建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四

開昌崇輻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

告敕偽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

之外議者亦以爲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

含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遺物

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得罪

慎儀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

非獎善之道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嫻故事塞仕進之門

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即位說以其名犯

每求庇于任國常保護之說居有井昔與鄰家共之

嫌鄙雜策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甫疏論以爲家共之

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在反招虛妄初與

刺史尋責授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

知及人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

宗許之明宗亦承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

之功泊明宗承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

革說方在中書亦承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既定季興無尺

合州明宗擢居重任欺公害物贖貨賣官靜惟肇亂之端

在先朝擢居重任欺公害物贖貨賣官靜惟肇亂之端

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

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借求之勢罔子視聽率意割移

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川之兵賦禦捍經年致

朕莫遂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鄰難復要害高季興

尚固策巢增吾肝食之憂職爾朋姦之計而又自居貶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五

賜自盡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

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遊諸侯間 五代

程唐朝右族祖懿父繼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

崔魏公領鹽鐵署爲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

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 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

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

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第

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書程辭不能五代史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

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惟務特門第口多

是非篤厚君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子尤薄之

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于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五代史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柳之役緘歿于軍莊宗歸寧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于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卮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

道以所舉非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卿也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人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

先由是文翰之選不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

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虞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

文染翰以濟霸國嘗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莊以爲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

宗已卽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

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五代史莊宗將卽位求四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唐臣傳 六

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導從喧沸莊宗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

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

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姊壻也詣程訴

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髦據几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園不對而

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子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

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五代史頃之遣程使晉陽官冊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

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與前少

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

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

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廣武事及于曾給云

員外郎孔明龜善和宰相之令緒宜聖之系孫得非盛

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不吾知也親黨有假驢夫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唐臣傳 七

于程者程帖于府給之府吏從姊壻也憑其寵戚因詰程方

衣鶴髦華陽巾憑几決事見園怒詈曰是何蟲豸侍婦

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識舊體園不言而退是夜

馳至博州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

癡物敢辱子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怒事幾不測賴盧

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北夢瑣言盧程擢進士

第爲莊宗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業唯以公是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唐臣傳 七

爲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莊宗人

洛程于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五代史莊宗旣定

河南程隨百官從

爲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莊宗人

洛程于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五代史莊宗旣定

河南程隨百官從

爲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莊宗人

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
風而卒贈禮部尚書

任園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

及聞其議論縱橫益皆悚動五代史任園京兆三原人

地太原秦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園曰回曰國曰周曰采俱

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園歷代憲二郡刺史北夢瑣

言任園昆弟五人曰園曰回曰國曰周曰采俱

園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威初

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

誨忌之嘗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

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

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冤痛清泰

中贈右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園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

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

問園去就之計園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

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園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

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園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

嗣昭卒免于禍園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

兵園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

其壯也五代史李嗣昭與兵于晉陽與園遊處甚洽及

有口辯嗣昭為人問擣于莊宗方有微隙園奉使往來

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園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

制起復潞州觀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

戰歿園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

堅守不可下園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園嘗擁兵

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園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八

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園告之

日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

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

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

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

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

家族者甚眾五代史常山之役嗣昭為帥卒于軍園代

加獎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

將孫文進死之賊逼我軍園麾騎士擊之頗有殺獲嘗

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

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園所庇護焉其後以

鎮州為北京拜園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

留守事為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為

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

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

及崇韜領鎮彭為園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

故趙王時官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

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

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

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五代史莊宗改鎮州為北京

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

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九

尚書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圓攻已于後乃辟圓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圓黔南節度使圓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圓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圓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于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圓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五代史崇韜伐蜀秦令從征西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岌聞之夜半命使李廷安召圓圍方寢廷安登其牀以告之圓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負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圓為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顯等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圓代總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圓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

五代史記卷第八十八 唐臣傳 十

天下便之五代會要天成二年三月五日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判三司任圖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恩命改轉或計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為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羣方俱為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以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值莫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兼欲於諸處孳生馬畜准舊制分置是秋章說豆盧革監牧仍委三司使別具制置奏聞罷相圓與安重誨鄭珪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圓意屬李琪而珪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圓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于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圓二則任圖圖乃何人圖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

五代史記卷第八十八 唐臣傳 十一

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圓與重誨交惡自協始北夢瑣言明宗入纂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章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圖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弄蘇合之丸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議者惜之又明宗問宰相馮道道實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飽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膚淺不覺晒之奏請自內出圖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于帝前圖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

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官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
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
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
色重誨欲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遠求罷職
乃罷為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五代
史園棟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為孔謙減折園以
近臣為國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替月之內府
庫充聽朝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
故為安重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
求之不得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
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為所沮
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園
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

五代史記卷第八十八 唐臣傳

十一

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園太傅五代史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
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園早推勳舊會委重難既
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
緘題周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
由若務舍容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
于私第賜自盡園受命之日聚族酣飲神情不撓
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趙鳳
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
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
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
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
鑾學士莊宗即位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
年四月己巳皇帝即位閏月壬寅李

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五代
得鄆州而後即位誤也史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
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避
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
博州刺史鳳表鳳為判官又為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
鳳名得之甚喜以為護鑾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
後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尹張全義家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
學士作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
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
又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于法
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
用事鳳言皆不見納冊府元龜後唐趙鳳同光中為翰
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

五代史記卷第八十八 唐臣傳

十三

為養父后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為
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睿慈獲親密勿在
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常規闕草創程式
先謀於國輔封章方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
月九日中官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
玷君臨之道既行文翰難決否臧奉行則罔叶國經違
令則恐虧臣節遂修職庶取則宰臣貴動合于楷模期
永垂為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
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
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惟陛下恢張九五統馭元黃外設
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張弛而幽顯承張
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承陛下曲旨受
皇道重儀致齋齋章不防與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
不恭陳帝疏罄露血誠庶禱益于神聽免墮弛於王度
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謬動畏簡書時開睿敏之懷永
揚日月之光載理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思儻
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嘉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明宗武君不通

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誦之重誦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誦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

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五代會要後唐

天成元年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

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

非舊制也上初登位每四方書奏多命樞密使安重誦

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制

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青箱雜記後唐明

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誦讀之而重

誦亦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

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為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

鳳始也石燕語梁改樞密院為崇政殿因置直崇

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

安重誦為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誦又武人故孔

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為

之班翰林學士上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

樞密院職事官也五代史記卷第八 唐臣傳 十四

自圓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

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圓升學士

于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五代會要天成二年正

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祇於翰林學士內選

任初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

轉侍郎遣人諷任圓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石燕

語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

父乎如此蓋刑何以安國重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

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

揮使重誦欲試元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

于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

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

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

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五代

元豹者本燕人世為從事元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

鑒從游十年餘若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

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

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禍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

元豹謂鄉人張殷家日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

唯彼道士作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

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而元豹指

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

明宗于未綬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成伏其異或問

明宗之福壽惟云未後為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為內衙

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侍巾櫛偶忤旨

大為明宗憤怒元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

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馬揆

謂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

日後因酒酣為衣領扼之而卒花宗署元豹北京巡官

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

諷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術士周元豹以相法言人

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

揮使重誦欲試元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

于下坐召元豹相之元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

言明宗即位思元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

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

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五代

元豹者本燕人世為從事元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

鑒從游十年餘若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

授之大畧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

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禍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

元豹謂鄉人張殷家日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

唯彼道士作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

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而元豹指

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

明宗于未綬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成伏其異或問

明宗之福壽惟云未後為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為內衙

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侍巾櫛偶忤旨

大為明宗憤怒元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

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馬揆

謂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

日後因酒酣為衣領扼之而卒花宗署元豹北京巡官

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

後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服
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
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衛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未
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中備有時忤旨大犯夏楚
元豹曰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
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
曰周元豹昔會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趙
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
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
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
不符驗果 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五代史纂
異乎哉 宗紀天成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己丑自殺乙未殺太子
少保致仕任國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圖與守
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又詔
乃先述殺圖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 又詔
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
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

五代史記卷第八 唐臣傳 十六

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
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
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
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
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
因鳳碎之乃止 五代史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
佛牙大如拳禡漬裂進于明宗風揚
言曰曾聞佛牙雖毀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
施已逾數千緡間毀乃止 北夢瑣言天成中有僧於
西國取經迴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進其牙大
如拳禡漬裂趙鳳言于執政曰曾聞佛牙雖毀不壞
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逾數千緡間毀乃止
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天成四
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及車駕
還洛留知汴州

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冊府元龜天成年十一月
月史館奏先奉敕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光聖神
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等富顯功績祿祿成職司
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于綸旨國家神符運祚代出忠
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
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中翊
武東平淮蔡西開河隴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
構破昆夷而還貴主誅滌孽而徐方仗鉞分憂振雄
名于闕服維城作固溶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既
勤王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適五霸之英威經綸
叶於上元眷祐乃延於武莊宗神閔皇帝三載特立
睿哲遐宣訓卒練兵櫛風沐雨繼崇鳳閣歷帝三載
世功平盪梟巢刷四十年之仇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
其間天地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
編訪于見聞庶備詳于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
遠博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
等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甘英
志測於河源神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斲增慙又
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敘懿祖
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並題曰紀年錄

五代史記卷第八 唐臣傳 十七

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九年謹修
成實錄三十卷誠多緘繆仰瀆休明願鉛素以驚心塵
冕旒而治背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
修國史趙鳳雜絲五十正蓋椀一副李愚為門下侍郎
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愍帝應順
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請閏門進新
錄將何挺論劉昫事不載昫既相遂引鳳為莊宗實祕書
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許
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
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
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安重誨所怒鳳
卽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
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

鳳嶠溺于客次且詬鳳凰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與殿相奏事與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閒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十八

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五代史長興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肯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為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出為邢州節度使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五代史清泰初召足不能朝謂疾篤自為著筮卦成投筮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已五十又為將相豈有遐壽者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

吉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五代史李襲吉自言左相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權為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為府掾出宰榆次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襲吉能文召試稱指即署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五代史襲吉博學多通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聘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觀為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嘆洎襲吉入奏面詔論之優賜特異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為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

五代史記卷第八 唐臣傳 十九

時竿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陞河得大承足浴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北夢瑣言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水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陷橋李習吉從馬跌墜河習吉抱水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後應舉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記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又習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

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

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全忠回

書云前年涇水曾獲賢郎去歲

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復五代史天

十有餘年矣失意懷盤爭鋒

之歡雁逝魚沉久絕八行之

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樓

交相于賢未省疎闊豈謂運

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

君家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

務死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

又何必終年壯懷忠力猶勝

倦弊抱日得其小敵意相窺

枕威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

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

地守境不量木末誤致窺覲

又何必終年壯懷忠力猶勝

君家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

務死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

又何必終年壯懷忠力猶勝

倦弊抱日得其小敵意相窺

枕威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

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

地守境不量木末誤致窺覲

又何必終年壯懷忠力猶勝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二十

增窮被公衮天子命我為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
勉透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
負前童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甲雲屯谷量
色兒童皆為銳將驚峰宮闕成作京師年猶少于
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規便誤英聽僕臨戎握
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
公後患四海羣長驅疾捲反首提戈但慮隳突原
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難願存前好矧復
部海徵五部之親回紇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
元海徵五部之親回紇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
募勇輩寶貨以誘義戎微其密親晤以美利控弦
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天朝惻心疲瘵釋我慮
不聽如擎盤以傷霸業夫易惟幸滿道貴持盈
喪師如擎盤以傷霸業夫易惟幸滿道貴持盈
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為刻幸賜迴翔僕願
蘭之分倘思衷未詭論誓不為刻幸賜迴翔僕願
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侯清今者執簡吐誠願承
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德亦

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焚誇幸獨其載筆窮

尚口樂貴和心願沈沈之嫌以復頃篋之好今者

于曩分不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

使在其間若非仰戀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

血情臨紙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

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

算得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

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

宙可謂廣明大亂之後為報書詞李太原殘喘餘

重自謂廣明大亂之後為報書詞李太原殘喘餘

准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巨川荆南

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襲吉為人恬

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五代史襲吉在武皇幕府

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已能格物參

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焉

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尚書

通鑑克用以使引咎幕府日不貯軍食何以聚眾

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捍禦利害之間

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畧曰國富不在倉儲兵

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歛寧有盜臣苛政

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齊庫既焚晏嬰

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韓建蕃助

無弱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

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文吏錢穀有司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

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三十一

汝弼工書畫也宣和書畫譜盧汝弼字之甫不知何許人
節度使汝弼好力學不喜為世胄篤意翰作正書取法
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復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
有歸當五季士風凋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
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

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五代史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於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偽行墨制武皇耻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泊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願俟中興帝亦以幸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唐臣傳 三

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五代史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為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尚武取于學業志橫經不捨晝夜太精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袖行所業調判官李襲吉一見歎其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聞見日博莊宗為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齎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絨燕中名士盡與之遊監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戰將不濟至晚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水而將及岸水陷朗泣以馬筆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偃伏引筆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絨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計張文禮鎮州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唐臣傳 三

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即位詔還魏都授尚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尚書與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憲精于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于東都以鞠場為即位壇于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鄠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五代史憲學識優深九精吏道剖析聽斷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鞠場吉因築壇于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閭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即位壇憲私謂郭崇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為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

以一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

允中遊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

人之代尸祝所為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

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

北京留守何錡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

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勢巧中傷之又曰

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

光祿大夫檢校使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

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

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

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

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

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

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

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

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

殺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屬在魏關

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既而明宗為兵衆所劫諸軍離散

地遠不知事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若急總管又

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

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思所斷事未可知愚

聞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

而己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

詔唯云天子授以隻箭傳之為信衆心惑之時事莫測

且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負人宜早為之所但戮呂鄭二宦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三十四

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

出他門此畫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一身殉義翼日符

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忻州

既而佛院幼子疑隨父走亦為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

赦有司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五千

文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琴不飲酒宿位尚書郎

通鑑初莊宗命呂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尚書郎

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及鄴都一變又命汾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三五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死子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也子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子亦以為不然子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歐陽修與王深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二十六

甫論五代張憲帖辱教甚詳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于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若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又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間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又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

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五代史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五代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二十七

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莊宗欲以希甫知制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齊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五代史莊宗滅梁室遣希甫宣慰齊齊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

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

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妻希甫進士及第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

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革韋說明宗即

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

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

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

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

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于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

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

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眾初明宗欲以希甫為

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

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

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唐臣傳 二十八

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五代史天成初欲召

阻之明宗卒以希甫為諫議大夫復為匭函使其後革

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

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拜左散騎常侍希甫

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

告本軍謀反詰且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

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

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

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

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眾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五代

史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躡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叩

內門通變書云修隄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為叛安重

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既而詔曰

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

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輩上陳誣讞之詞逼近郊禮扇搖

軍眾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謫遷可貶嵐州司戶參

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

貶所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

每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

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

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五代史劉贊魏州人也幼有

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玘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

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肉食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

祿不可分也繼是贊及冠有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

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

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五代

史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

鄒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為巡官累遷至戶部員外郎職

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為鹽鐵判

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

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為位而哭

其家無嫡長善與視喪事郵其嫡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

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是時秦王從

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

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

祕書監為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冊府元龜秦王為

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忖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薦贊焉通鑑贊自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除吏用王傳為左遷以職事有開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同以開官言蓋以從榮輕佻故求脫耳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于坐中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贊自以師傅耻與羣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

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五代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傳贊節繁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常接見賓僚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贊為師傳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容贊至勿通令每月一度至衙贊既官係王府不敢開關暗鳴而已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唐臣傳 三十一

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五代史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邢歷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幾拜左補闕史館脩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

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知貢舉自起詡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詡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詡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詡因炷香與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富以金象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泊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宏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贊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于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五代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乘在門矣問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救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于氏塗中卒贊比瘞瘳惻哭殆絕因之亦病行至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六 唐臣傳 三十一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

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于吏事外若疎簡而內頗周
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
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于內
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
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
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于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
賜子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
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
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
飲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 三十三

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
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
術邊鄙常聳天威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又劉彥
琮宇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
王瓚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
郊彥琮奔絳瓚以爲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會瓚
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刀瓚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
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
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授節旄天威三
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
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又李懷忠字光孝太原
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先質魁壯初事唐莊宗
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
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威中歷陝府許
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
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
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
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
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師
傳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 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

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

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

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

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

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以進士及第五代史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

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

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唐同光中登進

擢進士第又陳保極聞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

怒保極不告出遊幸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為定州推

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禮部倉部員外郎

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

曰近知今二歲有三箇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

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

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

退跡既而襄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

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鞠之

賤而幸保極寺仍奪金紫尋復倉部員外郎竟以衛

局未嘗奉身極無時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吝所利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

一

桑魏公父琪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

侯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

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

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王不問莫管他終以客禮見

王之一見奇之禮遇厚是年王力言於當時儒臣且推

薦之由是擢上第至晉高祖有天下桑魏公在位奏曰

洛陽齊王生祠未有額乞賜號忠肅可之廟敕已下會

朝未仕溫衣也謂其繼縷穿結類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

黃損連州人有志居於盧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

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

遇磐石小憩頃之有叟長嘯而坐指維翰齊邱曰公等

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

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

休戚之數定矣吾先

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

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

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

因使維翰為書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

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

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通鑑趙

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

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

一

帝以信義教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
 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卒以滅唐而
 鈞使者曰我已許石耶此石爛可改矣

與晉維翰之力也 五代史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
 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
 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
 約乃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
 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與柔維翰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祐父微同光
 門別裁柔維翰拜相故人韓通公默不語魚曰
 又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
 桑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語及袍笏
 之類公置酒開懷日朱炳秀才安在平最相愛為吾召
 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日秀才安在平最相愛為吾召
 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吏數人

執帖云差帖謀反罪當處斬大日公坐小軒見帖
 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
 來日相公報生殺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
 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
 僧誦佛書可乎帖曰果死君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
 之命而己公不久果死

州節度使 五代史及高祖建號授翰林學士禮部侍
 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光據鄴叛張
 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關人心恟恟時有侯于維翰
 者維翰從容談論怡然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揚光遠
 平鄴朝廷虛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眾移光遠鎮
 洛陽光遠由是快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
 復營已因授于兩都之先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
 不獲已因授于兩都之先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
 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
 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舉無一方之
 以合四海之通規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
 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晉臣傳

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
 定罪不得沒納家貨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劫盜
 之家皆免籍沒 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
 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
 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
 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
 方撓吾胷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
 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五代
 餘移鎮兖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眾內
 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
 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或使往返出于真定者皆潛
 害之密與吐渾深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
 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
 據重鎮侍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

決維翰知重榮已蓄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
 曰竊以臣未萌之禍亂立不叛之基肩上帝聖謀動無
 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
 功報國省已愧區區之心不能安危理國苟猶進奏
 實狀報君親是區區之心不能安危理國苟猶進奏
 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
 下項在并汾初雅屯難師少擢置朝闕未測端倪竊思
 因同懸磬契丹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陰山徑絕
 漢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陰山徑絕
 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甲重
 榮表契丹之罪方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
 假手以報怨之罪方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
 者有河東之功焉契丹非遠慮有或聖聽方承契丹之強
 救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盡入封疆中
 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
 氣雄南軍因敗已來心沮膽怯况今秋夏雖雖未精
 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晉臣傳

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
家恩義非輕信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
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
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
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
機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
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若渴任勞役
不也契丹皆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
五也契丹皆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
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如砥步騎之便較然
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
之眾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
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勢必須疲于
命鎮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
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盡有所爭者六也議者以
夷武畧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五

者徵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藏此則歲
微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
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為屈辱又
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下思社稷之計
訓撫士卒善謀勿聽察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
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可以觀
彼之功待彼之上者也惟陛下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
成此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帶
山河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不臣竊思慢藏
盜下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深慮免起奸謀欲
陛漸防微實資于容畧幸雖旆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
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以疏詞繁備伏惟懼于僭
補或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無憂之事煩
人于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
高祖駕在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

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
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
不可乃出延廣于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
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初李
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
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于中書舍人
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
學士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九月勅廢翰林學士院其
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
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殿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
置翰林學士院至三年正月賜翰林學士院詔書金印
一面 錦繡萬花谷後集晉開運中賜學士院詔書金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六

印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
萬金飾 又桑維翰服蟬翼紗大人帽庶表四方名為化
日寵仙 內容省使李彥韜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為阜
寶卒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
韜為腹心歷容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
帝領節州授節度使刺史入為內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
近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
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
遺人急召彥韜將契丹犯關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
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遣彥韜從行
泊至蕃國中隸于國母帳下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
為前鋒國母發兵拒之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
王後卒于幽州 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其讒之帝欲

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五代史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脩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為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構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度寢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成疾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問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為樞密使以分維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七

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儀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曰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玉堂問話魏公桑維翰曰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坐忽大驚悸如有所見向空厲聲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甚惡之不數日及難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于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

不血食矣五代史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于維翰而終敗于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困學紀聞唐後主晉父事契丹而與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不肯和親而亡石亡也桑維翰之與晉即所以亡晉也邪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八

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耶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

澤所掠五代史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遣使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署甚好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晉臣傳 九

民弊二十餘事在究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頃

矣册府元龜廣順二年二月勅鳳翔少尹桑維翰授鄧州長史能放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其有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晉臣傳 十

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疆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

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

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天平五代史高祖即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

大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

移鎮陝府六年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七年

轉侍衛親軍都指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

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

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

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

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

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

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

以備遺忘延廣教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

歸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

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具以延廣語

告契丹契丹益怒五代史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

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

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已功尋加同平

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

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喬

榮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隣

要戰則早來他日不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

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揚光

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天

朝廷遣使汎海構禦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天

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

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十匹

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

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

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

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

尚如此五代史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明年春契

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

鋒石公霸遇虜于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

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

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

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

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

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

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

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

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畱守西京五代史九年正月

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為上將

凡六師進退皆出智臆少帝亦不能制眾咸憚而忌之

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日景延廣與我來相役何不

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眾寡不敵急

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

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日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九 晉臣傳 十二

今契丹至若是氣何德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瀋
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拉戎事會無成容下里
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遇與
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
其事判官盧德累勸解不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
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寬之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
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
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
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
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
五代史俄與幸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
兵權出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
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
為意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

五代史卷第九 晉臣傳 三

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
行時以為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
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
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
廣顧慮其家東都事畧晉居潤嘗為樞密院小吏景延
廣爾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
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
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
事閻丕馳騎見德光于封邱并不見鎖延廣曰丕臣從
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
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
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
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

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
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五
史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
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
當追而致之延廣曰臣之從事也職相隨何罪而亦為
乃與從事關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契
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職相隨何罪而亦為
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給延廣云某恐忽
忘所達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
榮亦憐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
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
以質之延廣頓首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
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縲
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
播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引手扼其吭尋卒焉
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漢高祖登極詔贈
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拖折眾

五代史卷第九 晉臣傳 十四

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
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又劉繼勳衛州人也
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為客將高祖愛其端謹
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即位繼勳為門使出為瀋
州刺史遷瀘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院使拜華
州刺史歲餘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絕好繼勳亦預其
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
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為首相與景延廣謀
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不至甲未嘗指言今請問道細
知之契丹主曰此歡復對繼勳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
命繼勳有風痺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
于家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
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
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

能使契丹空國與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
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
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其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
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
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
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

五代史記卷九 晉臣傳 五

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
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五代史吳巒字寶川
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為沙彥珣從事累遷
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
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虜
時巒在城中謂其眾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
即與雲州將吏圍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
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
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為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
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
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
素驕很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慘乃陰使人亡入

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
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
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

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愛之五代史
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
其郡為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溫之為帥也有軍校邵珂
者性兇率悖慢令溫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則居城
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為州吏所居城
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
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溫入
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
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
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明之其推心撫士如此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
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

五代史記卷九 晉臣傳 六

門契丹圍城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
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
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
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
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原注王令溫既
子矣巒亦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
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五代史
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即聽而任之巒素為書生旁無爪
牙珂慷慨自陳願效死左右皆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
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謀環其城明日陳
進攻巒於四壩三日契丹主躬率部奚及激海夷等四面
盡是日敵復合圍城中丁壯皆登城守陣俄而珂自南
門引敵騎同入巒守東門未幾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
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

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 又王令溫字順少以
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
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明宗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為之稍
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戰飛矢連發敵兵為之稍
却及明宗即位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潞州刺史
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潞州
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
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
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于契丹晉少
帝問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
有天下復為永清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
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歸闕顯
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又李承
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棧之役後為
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
出為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
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
業與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
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晉臣傳

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歎賻
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漢臣傳第十八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
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
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
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
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
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五代史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而悅鯨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激醪終日
忙人供膳皆不稱旨侯逢吉庖炙方肯下筋悅初仕蜀
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
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
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狹犬之微愿令事
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
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
事稀得謁見惟逢吉置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
右不敢輒通逢吉置其懷袖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
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
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日獄
靜矣五代史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
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
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已任然素不

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
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
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諂者
謹謹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五代史高祖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
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已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
雖有當否而事無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
言及霸府二相而事無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
左僕射監脩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
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宏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
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
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
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
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五

五代史紀事本末 漢臣傳

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
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
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
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
敏始遷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
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
而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承吉故秦王從職子
家世王侯五代史纂誤今按李茂貞雖載其嘗封秦王
王爵蓋嘗襲封而本傳闕書也且又本傳止叙至從職
之卒而不及承吉以至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
當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王帶承
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承吉
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
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以其橐裝之半

獻之而皆不得州五代史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
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
而已邠每憇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
胥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晉相李崧從
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
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
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
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
弟與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
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
五代史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為契丹所俘竝
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洛陽有別
業亦為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歸朝崧弟嶼以
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

五代史紀事本末 漢臣傳

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
史宏肇合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命監
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與款招云與兄崧
弟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
為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
人字為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
逢吉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
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日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
鄰保乎逢吉恡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于是鄆
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
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
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
為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

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
人滋濫五代史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
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為盜
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
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鄂州捕賊使臣張逢吉已貴益為
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
 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
 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
 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
 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于高祖杖殺之五代
史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部而不食私庖
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
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
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稿素失禮違
度一至于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
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
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
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
 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
 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
 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
 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
 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
 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
 于是卒如宏肇議宏肇怒逢吉異已已而會飲王章第
 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
 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蓋粉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五
 不至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
 是矣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
 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
 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
 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于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
 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五代史數夕宿于金祥
誦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相接
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
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
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
等全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
寃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五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

漢高祖典禁軍宏肇為軍校五代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

宏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未每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

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雷為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親從及踐作用為控鶴小校

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于太原代州王

暉拒命宏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雷耿崇美攻王守恩于潞州

高祖遣宏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

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

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五代史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

五代史紀事第三十

漢臣傳

六

以宏肇為都將選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宏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

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馱崇美率眾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宏肇

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宏肇遂率眾南下與行德合故高

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宏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宏肇前鋒之功也

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宏肇

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

殺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無犯部下

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宏肇立搃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高祖疾大

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

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

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

大小皆死冊府元龜邊歸謹至隱帝時為刑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

及言風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擾既非責實多

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潰化源之無益遂使貪吏狡吏

蓄私憾以仇人讒夫佞夫須顯有披論具陳名姓即據

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顯有披論具陳名姓即據

理詳按無縱舞文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並望止絕不

得施行俾無縱舞文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並望止絕不

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羅織成風歸讒嫉之故有是奏

五代史紀事第三十

漢臣傳

七

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

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宏肇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

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

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以為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

家姑息僮奴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冊府元龜周

史紀綱之僕也景思初仕漢為汧州刺史以廉潔大

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

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宏肇即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

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

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

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

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證景思言受淮南賂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十緝貯積亦受淮南賂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是私貯積亦受淮南賂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

之景思曰使者搜索其家惟我衣一箇軍籍糧簿而已乃

思被誣乃見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

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誣何伸陳某服事三十年

願公迫追劫景思免至冤橫宏肇怒之令在獄日與酒

食景思既桎梏在路頽毫之人隨至京師眾其保證之
宏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
東都事畧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土殘
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由死
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逮州侍
吏鞠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侍
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
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
僮隱其錢福進答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
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
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宏肇
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頴州麴場官麴
溫與軍將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訴之宏

五代史記卷第三

漢臣傳

八

肇以謂頴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
數十人五代史高祖命隱帝密使楊邠周太祖兼侍中
居無何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
徵發羣情憂備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宏
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
望風匿跡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
軍吏因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皇太后見軍
士則誣者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
虛日故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筋折足者僅無
自是化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筋折足者僅無
失勢之後為廝養輩之所劾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
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
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
燕人何福進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遺
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
般貨財數十萬福般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

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等繫之解暉
陰遣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
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
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宏肇不喜賓客嘗言文
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宏肇所領暉陽
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食戾兇橫負勢生
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周太
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宏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周太
祖平李守貞推功羣臣宏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
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
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
職宏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
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徧賜爾曹何功
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宏肇議帶

五代史記卷第三

漢臣傳

九

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宏肇恨之明日會飲
實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為異
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
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醕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
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太平治跡統類韓琦云唐置府兵最為
募長征之兵故困毛錐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
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
次宏肇屢救之五代史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
信用乾祐中歷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
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賊平為內容省

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宜微使闕晉卿以職大事望合
常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
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宏肇將告其事宏肇不見
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
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 蘇逢吉戲曰
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

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

宏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

置天子何地乎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

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五代史周太祖

師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呢近小人有故人太子親
族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後呢近小人有故人太子親
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坊使玉帶諸伶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十

官錦袍往謝宏肇讓之曰健兒為國戍邊忍寒冒暑
其兒能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宏肇欲其兼領機
之任蘇逢吉與此議宏肇周太祖曰實貞固飲酒貴
臣悉集宏肇色舉蘇周太祖曰實貞固飲酒貴
事也何足介飲此舉蘇周太祖曰實貞固飲酒貴
亂也須長槍大劍至于毛錐子焉足哉三司使王
日雖有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弟張何而
肇然與少相權密使及內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
宏肇與少相權密使及內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
為手勢令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何憂罰爵宏肇妻
蘇逢吉戲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何憂罰爵宏肇妻
氏本酒妓也宏肇謂逢吉是宰相公而宏肇遠起
吉不校逢吉欲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何憂罰爵宏肇妻
意欲細送之邠流下宏肇索是宰相公而宏肇遠起
地公細送之邠流下宏肇索是宰相公而宏肇遠起
連公而進送之邠流下宏肇索是宰相公而宏肇遠起
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
亭以和之竟不能解

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
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
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
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宏肇

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

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五代史纂誤今按漢

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
王章皆滅族同太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

然則史宏肇傳以為十一月也 宏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

羣臣告以宏肇等謀反羣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于
萬歲殿帝曰宏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吾得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十一

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宏肇鄭王以禮歸
葬五代史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
業專權震主終必為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坊鍛甲
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
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太后曰此事豈可輕
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閻晉卿知其事焉知
私第將欲告之宏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
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與閻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
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宏
肇等于間夷其族先是宏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
墮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
前以禮葬官為立碑宏肇子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
錄一學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

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瑄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宏擊深以為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瑄之為人焉宏擊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開府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五代史記卷第卅 漢臣傳 十一
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宏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為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濤而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務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

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搆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以獻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搢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于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宏農王五代史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眾及邠居相掛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邠加右僕射邠既專國政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

五代史記卷第卅 漢臣傳 十一

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宏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宏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為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亦以為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後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乘間進言者隱帝益怒之邠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邠粗寧亦其功也宣和書譜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官至樞密使隱帝即位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邠長于吏事執政以來帑藏實兵甲完國用不乏邠靜皆其功也末年置意搢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傳寫至于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可觀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

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
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都孔
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五代史
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
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聖都虞候
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番後章以本職為
令昭使使未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為
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
託及周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中至洛下匿
于敬周之私第及未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
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
從征杜重威于鄴下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大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
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

五代史記卷第十 漢臣傳 十四

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碩輸二升為雀
鼠耗章乃增一碩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
為陌章滅其出者陌三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百姓輸
責而亦使百姓償之歛稅重矣然稱之曰雀鼠之耗尚
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償十萬有定數矣以八十
收其三省非定數然出入皆然尚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
陌不己於是耗不一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
貪敵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不取於一時信號為能臣
言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殺者乃自於此故
也可不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
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耶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

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
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
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五代
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
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
章與周太祖宏肇楊州等盡心工室知無不為罷供
急之務借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
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秋積然以專于權利
刻別下過當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賦民稅一
斛別輸二為省耗百姓苦之及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
斗目之為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
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
有苗額以所增賦會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邢不喜
儒士羣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閒雜
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意
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干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礬

五代史記卷第十 漢臣傳 十五

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邢同郡尤相親愛其弊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
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幾知顛倒何益于事
後因私第開宴席名賓客史宏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
罷第數有怪忽不樂潛求外江州與宏肇深沮其意而
州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
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肅疾前年扶病就戮鶴林玉
露五代史漢王章每出錢陌必減其利至下緡錢出入
錢者自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
七為陌謂之省陌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
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五代史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為舊乃銖為人慘酷
表為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
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丞

與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五代史銖性慘毒好殺委遇之國初授承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六

杖之遺幾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歛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率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通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人揚息莫敢干命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隆平集郭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為言去就禍福銖嘗切齒于史宏肇楊邠等已而宏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儂兒矣五代史朝延懼銖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離鎮之日有私監數屋雜以糞

之每潛執手于史宏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宏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僕儂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居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樂善錄王處訥獨臻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七

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關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訥曰其得數自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歎然嘆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錡二人第待旦擊斃聞處訥此語通命寬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錡而已餘不戮一人通鑑考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歷未盡但以即位後讎殺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未盡但以即位後讎殺人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錡之第候旦而族之問其言命釋之與李業等梟首于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五代史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京師執之下獄親族及王峻家並為銖所害周太祖入妻日與公常同事漢室率無故人之情太祖屬屠滅公難奉日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情家屬屠滅公難奉但稱死罪遂啟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初降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

親族及王峻家並為劉銖所害帝入京城銖夫婦裸露
以帝自蔽平旦執之下獄帝遣人讓銖曰與公同事先
帝寧無故人之分吾家屬公遠借否銖但稱死罪時
一何忍哉今亦有妻兒家屬公墜馬傷甚昨夜又軍
羣臣方集帝言曰前青州刺史原其家屬何如羣臣
士逼凌殆有微生據法屠人家罪不容誅然竟報往
還不息今欲奏太后止罪其身原其家屬何如羣臣
善及奏從之廣順初太祖念嘗同奉漢室乃詔賜銖妻
兵陝州莊宅一區通鑑考異五代史關文周祖自鄴起
帝遇害周祖以漢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
對日銖為漢家戮族耳不知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
日周世宗朝史官脩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王禹偁
謀不受代賴郭瓊論之始入朝私怨楊史快其就戮隱
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于殘
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耶王禹偁
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漢臣傳 十六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高祖為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
校選領防禦使史宏肇等被誅以洪建為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成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
死不從遂殺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
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
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
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久問禳除之法
延久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
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魃也皇太后
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
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

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廢語相謂戲放紙鷂于宮中太后
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五代史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
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侍太后之親稍至
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
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時宜徵使闕業欲得之太
顯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
后亦遣人微諷大臣楊邠史宏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
是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
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府
元龜袁光輔同光中為復州刺史天初上言叔
父幼年遇亂離家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義從之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
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漢臣傳 十九

庫以資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
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
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
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
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為人所殺五代
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
楊邠史宏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
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即其
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
至絳州境為盜所殺盡奪而去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
高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

軍樞密院承旨五代史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

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周太祖為樞

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

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

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

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

籍指麾殺戮以為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

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

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

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

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五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二十

史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宏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眾指揮取舍以為己任內外各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構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為軍士所追梟其首

後贊兗州瑕邱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

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

龍使五代史後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

其所生及為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隱帝尤

愛幸之楊邠等執贊久不得遷乃其謀殺邠等邠等

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已短

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市五代史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執權

北邠兵變贊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鞠贊

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

五代史郭允明者小名竇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

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為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

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即隱帝尤狎愛之

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荆南高保融

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

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

融厚賂以遣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

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

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于朝堂西廡王章壻張貽肅

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邱門不得入帝走趙

村允明從後追之弒帝于民舍乃自殺五代史隱帝每

時寵驕縱畧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

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曆上犯禁

為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始息之嘗奉使

荆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至州縣郵驛奔馳畏懼

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

庫池隍之廣隘以動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三十

未幾與李業輩構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
西廡下王章女婿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血逆注聞者
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追帝就民舍手行弑逆亦自
役通鑑考異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
詰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
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
踣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
崩允明自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之因允明自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
誰敢止
云亂兵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

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
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
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
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宏肇
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五代史王朴字
文伯東平人也
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
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
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
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
其禍而朴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
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
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
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
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
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
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
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
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周臣傳 二

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弁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五代史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

世宗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此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野文士宗嗣位授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遠者當失之於外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於內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則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不肖以清其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其心賞其功罰其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眾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周臣傳 三

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弁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五代史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

於草中雖番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籍其口者
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
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脩
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東都事畧陶穀字秀實
鄆州新平人也北齊尚
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
而更爲陶遂不復其舊父儉仕至夷州刺史爲邠帥楊
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才起家爲校
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爲集賢校理未
幾遂知制誥在周爲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
策爲臣不易論皆以脩德來遠爲意唯穀與王朴竄儀
楊昭儉以世宗嘉之寶儀東都事畧儀字可象荊州
用師取之世宗嘉之寶儀東都事畧儀字可象荊州
議大夫五子曰儀儉侃偁儀皆爲侍衛軍帥以儀爲記室
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爲侍衛軍帥以儀爲記室
延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需不節辦世宗將欲深罪
之范質力爲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爲西京留守累官至
兵部侍郎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
整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
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
遂再娶孔氏列五榻自孔夫人下五房始與孔夫人傾
卽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下五房始與孔夫人傾
書對焉其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于門外而
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問之
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
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
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
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
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五代史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
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

日職值累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
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動峻性剛決有斷
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是急於登用尋拜左散騎
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
征度凡通衢委巷廣表之問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
征以朴爲通衢委巷廣表之問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
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兼東京副留守京邑庶務悉
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副留守京邑庶務悉
以便宜制之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開談錄朴植性
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
巷隘狹例從展拆怒廟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
人忿然嗟云宜補廂虞候豈得便從從微聞之命左
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
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世宗
之時外事征伐而內脩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
當世之務至于陰陽律歷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
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
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
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太平治跡類景祐元
年十月李照建言王朴
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鍾則爲大
呂擊夾鍾則爲夷則冬與夏合春召秋氣蓋五代之
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丁度言王
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
皆失之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長二分一釐比
田疇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
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五代會要周顯
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禮以檢形樂以和心禮樂者聖
人之大教也形體順于外心器于一內而不治者未之
有也故治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于上萬國
化之于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

以音之所起自人心夔曠不能常存人事不能長泰
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深知禮樂之準法練梁
武之通音考鄭譯實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
累黍以審其度聽音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
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播于鐘虞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
九日於太常寺又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教習以
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廟大禮合用十
三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世樂曲廣順中太常卿
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請下太常寺檢
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曲法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
詳校試若或乘外請本寺依新法韻別撰樂章舞曲
令歌者教習從之玉海初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
密使王朴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
為黃鐘之管橫三律三寸九分以七聲為均均有七調
得十二律管乃作律三寸九分以七聲為均均有七調
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張昭等議朴京房之法推之
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實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
變積黍以審其度聽音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
凌越楓窗小牘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周臣傳 八

為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
之弦十二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樂乃和至
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御筆
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於
其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為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
古成器絃寫音柱分律位俾授司謹傳來世有龍獻
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鈞奮芒河龍獻
勢樂府增榮乾華編府資用協成韶永和天地歸田錄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銅鑄瀉務得古
徒皆以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鑄瀉務得古
編鐘一枚工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鑄瀉務得古
作其銘曰粵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子孫何代所
用叩其聲與王朴夷祖實鍾聲合而無形不圓而側垂
與朴鍾同然後知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
雜志李照議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
者始知照之妄王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為當
有餘王朴是也朴性剛果又見信于世宗凡其所為當
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

新城通道路壯偉宏濶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
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
至言諸國與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其後宋與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
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
仆于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
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五代史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
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
以肩昇歸第一夕而卒時年五十四有疾而問之數
即時幸其第及極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
購之類幸有加之等優詔贈侍中朴性敏銳然傷于太
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周臣傳 九

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
行于世以五代史補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
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日朕當得幾
年對曰陛下用朴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
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
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未幾而養百姓十年
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三十未幾而養百姓十年
止及五代史關文顯月五六月乃三魏乘馬誤衛太
太祖自詣密地其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衛太
太祖自詣密地其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衛太
事主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乘馬誤衛太
之錄行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乘馬誤衛太
實錄宗在位每稱朴為殿前都檢校有殿直乘馬誤衛太
近相王朴曰皇每稱朴為殿前都檢校有殿直乘馬誤衛太
每相王朴曰皇每稱朴為殿前都檢校有殿直乘馬誤衛太
五代史自朱梁得王朴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

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況朴之得君哉所以
世宗纔四年間取准南三閩所成且倉皇以不敵言
多宿禁中一日因問之曰臣觀元象大異所以不敢
不宗云如宗何事在宗社見下不能免而臣以先當
今夕請陛下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徹行自
門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
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車輪矣見一燈熒熒然如
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
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
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
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又王
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厯脩刑統百
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謂朴在則周宗纔四年使
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宗纔四年
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
衝節者訴于密院太祖曰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
主且大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大臣如李穀鄭仁誨
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

表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
對太祖望見朴立於上御袍襟領折躬與朴象
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
以手指御袍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才無一可道
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唐世得士不過明經進
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
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
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
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鬱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
定淮甸無不克業者君臣皆早死爾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為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
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
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

鄉里事母以孝聞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
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于仁誨左右無
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畧無懼色紹光因擲劍于地
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
與郡仁誨累為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為樂漢高
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
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
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
內容省使太祖破李守貞于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
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
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
年拜樞密使第五代史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

表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
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
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省使兼大內都
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
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
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
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茆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為
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
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
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五代史世宗之北征也以仁
億無闕駕迴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
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欲獻久之及卒世宗親
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
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茆之事時以為得禮仁

誨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
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
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
穀撰神道碑文官為建立表特恩也子動累歷內職早
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關太祖遣仁誨赴鄴都
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
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五代會要忠正贈中書令鄭仁誨諡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
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
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
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
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十二

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五代史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
初隨計于禮部交價爲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
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
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
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
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
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
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
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五代
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亥皆
才無命時論惜之劉亥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錄

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玉露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
碧鮮賦題壁問周世宗命小黃門錄之稱善王朴
尤重之薦爲宰相李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
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
中若朴者真當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
宰相之言也

重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
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南唐近事陶穀學士奉使持
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解衣持
帚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音
少待得鸞膠結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
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大沮即日北歸玉壺清話
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規之李相
密遣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宜善待之
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敢齒熙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十三

謂所親曰我輩歷久矣豈願至是耶觀秀實公非端
介正人其守可際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侯寫六朝書畢
館海半竹年熙載造歌人秦弱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
之弊衣竹釵巨暮擁帶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
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托身父母
卽守驛翁姬是也情既實失慎獨之戒將行翌日又以
一闕贈之後數日醜於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
酌之穀笑捧腹簪珥幾委不致出蘭于席歌前闕以侑之
穀慚笑茵尚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道數
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道數
小吏攜壺漿薄餽于郊迨歸京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
竟不大大用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
膠續斷弦是何年墨客揮毫相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
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規之丞相李穀以書抵韓熙載曰
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
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際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
驛舍候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敝
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愆獨之戒作長短句贈
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弱蘭

歌績斷絃之曲侑昭儼數與議論其文粲然而穀徒能

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

于廣京城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其

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

不為穀之諛也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民家生紫芝數莖以進至三年穎州進

白兔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册府元龜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癸卯翰林學

士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册府元龜周世宗顯德四年五月癸卯翰林學

之元振旅兵渡孟津汜水獻紫芝三莖擘擘分花惹度關

之氣越三載歲在丙辰親征淮夷破十萬之眾宣武功

也戎輅旋軫途次商唐穎州獻白兔一頭皎皎效質疑

行傳曰國君德及昆蟲則白兔馴上冥息之暇有時臨

觀觀禎祥而脩德善馴擾之遂性三者昭萬物肇生之

五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十四

數白者叶太素返朴之義芝為瑞也左盤右屈而自然

成形兔之異也或白或蒼亦不常其色豈可使曠代嘉

瑞來者無聞今聖君儉德罷露臺至仁視疎羅重衡林

不時之禁則草木茂矣崇宗廟酌祭之禮則禽魚樂矣

郊藪下臣不佞再拜作頌頌曰美哉靈草逸矣明視慶

上帝之所臨昭王者之嘉瑞考其祥稽其事芝為草也

豈奪朱而效靈兔乃獸焉取守黑而為異徵其薦瑞之

日俱在迺鑿之次酌物情

順天意吾君當垂衣而治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

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

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

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

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脩制度議刑法定律厯講求

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

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

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

賢知於近五代史纂誤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而置愚

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

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

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

五史記卷第三十一 周臣傳 十五

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死節傳第二十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齊東野語舊傳焦千之學

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

默然劉笑曰如是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

賢院王暉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

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

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暉乃王沂公曾

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為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

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為首蓋祖子融之意也野客

叢書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于

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

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撰甲誓師出抗而死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五代史王彥

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

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五代史補王彥章之

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眾皆怒曰彥

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

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

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

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其汝輩

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象初以為戲既而

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事梁太祖為開封府

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

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

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

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五代史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

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鎗衝堅陷陣梁晉爭天下為勅敵獨彥章心

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

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

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

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

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

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

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

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

節度使五代史開平二年十一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

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

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

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澶州刺史進封國伯五年

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

騎五百屯鄴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

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全口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

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晉王源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

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

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

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

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

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

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授許州匡

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

死節傳

御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
節度使五代史開平二年十一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
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
又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
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
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為澶州刺史進封國伯五年
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
騎五百屯鄴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
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全口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
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晉王源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
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
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
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
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
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
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授許州匡
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

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
七年正月移領滑州 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
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彦章雖為招
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
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
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
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

死節傳

三

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
具韞炭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
千公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
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
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為招討使驚曰
彦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彦章兵少利于
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
報者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
柵下楊劉與彦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
戰一日數十接彦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

東岸彦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
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彦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
等所為嘗謂人曰侯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
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各為捷
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彦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
其事已而使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
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于
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
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
司劾彦章不恭勒還第

死節傳

四

思遠為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
村皆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
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彦章以舟師沿流而
下晉人盡撤北城拆屋木編柵置步軍于其上與彦章
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門流矢雨集或舟
械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
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彦章
之軍重壕復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
以應鄆州彦章聞之馳軍而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
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
劉使先是不利遂罷彦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為招
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攬亂朝政彦章深惡之性復剛直
不能屈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
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
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為彦章所殺因協力以傾
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彦章不協潛害
其功陰行逗撓遂致王師不利竟退彦章唐兵攻兗州末
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

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
 以張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
 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
 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
 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
 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
 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彦
 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其于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
 諭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
 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
 彦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佞
 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彦
 章太師五代史是歲秋九月朔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
 出師未帝急遣彦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
 守捉且以鄆州為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為監
 軍一日彦章渡汝以畧鄆境至遞坊鎮為晉人所襲
 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彦章以衆拒戰
 兵敗為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彦章素善
 及彦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鎗也揮稍刺之彦章重
 傷馬踣遂就擒晉王見彦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
 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戰何不守兗州此邑素
 無城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晉王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
 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彦章曰此是匹夫本朝權居

死節傳 五

方而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
 帝縱垂矜存何面目見人豈有為臣為將朝事梁而暮
 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
 庶可全活時彦章以重傷不能與嗣源至臥內以見之
 謂嗣源曰汝非逸佞乎逸佞不能與嗣源至臥內以見之
 素輕嗣源故以小事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
 城彦章所傷痛楚堅乞遲遣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
 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
 關雞小兒何足顧畏初晉王聞彦章已為所拔晉王嘗
 急赴河上以備衝鋒至則德勝南城已為所拔晉王嘗
 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德勝南城已為所拔晉王嘗
 隔河未幾赴後彦章後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
 裴止之不可晉王聞彦章後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
 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彦章之忠欵詔贈太師度使以死國葬
 錄用鄭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死國葬
 明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度使以死國葬
 於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
 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
 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
 急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
 奮然自必不少屈解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
 亦亡矣夫五代之終始雖不更十有三君五易
 國而八姓夫五代之終始雖不更十有三君五易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
 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于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
 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于以節度
 判官來此求於潛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
 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
 自經于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
 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
 諷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
 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
 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非也公之攻德勝也
 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
 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
 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
 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
 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

死節傳 六

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子說者或笑以為狂
 或忽若不問雖子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
 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
 為計者不能出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
 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
 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遇俗所謂鐵槍
 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命工
 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
 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
 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
 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矣完之復可
 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
 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
 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于所
 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通與彦章同時有裴約
 鑑注今汶上縣有王彦章墓及祠

裴約傳 七

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
 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
 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
 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
 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眾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
 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于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
 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叛喜曰吾于繼韜何薄于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
 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
 兵已破澤州約見殺五代史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
 李嗣昭為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
 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
 分財享士志在平讐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即背

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眾皆感泣既而梁
 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眾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
 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約何厚
 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
 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為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
 丸之地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
 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 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
 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裴約傳 八

仁瞻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
 貞見周兵之卻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為不可彥貞不
 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于正陽世宗攻壽州圍
 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
 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皆
 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
 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
 皆颺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
 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圍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

一第 冊 黃 參 四 庫 全 書 第 三 卷 三 十 三 頁

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皆壞其夾道景
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
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
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
賦以効誠欵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
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
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南唐近事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
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迴復使馳

死節傳 九

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愛育情若不及
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
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
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三月
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
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
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
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
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
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
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

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五代史劉李
俾節親軍還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
州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墜陷壁畫夜不絕如車駕還京
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墜陷壁畫夜不絕如車駕還京
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
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境自是國之愈急
城中飢死者甚眾然數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若不能
支世宗患之遂復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
紫金山之眾擒其應援使陳承昭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
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歎而已會世宗納紫金山之捷
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因齏然納紫金山之捷
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
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
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為懷
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國之中其子崇諫
降而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眾連年拒守建其未

死節傳 十

累為郡守幼子崇諫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為
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軍駐蹕城下嘗中夜有虹貫
淝水起巨數丈貫城而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年殍殍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蕪廢皇馬令南唐書劉仁贍守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
吳武法嚴肅頗通兵事以驍勇知名彭城人也父金事
重士法嚴肅頗通兵事以驍勇知名彭城人也父金事
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為左監門衛將軍黃
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
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
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閑暇部分守禦有若
周師猥至郡人皆悉罷之仁贍閑暇部分守禦有若
常羣情乃安彥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仁贍軍令
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眾仁贍按兵城守
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
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決
其水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
歲大暑雷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

諒為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
 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准
 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祀典且名其廟曰忠
 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文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
 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
 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
 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
 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
 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實錄皆合若歐陽
 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脩周世宗實錄代名臣幾人可
 比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
 氏予之南伐得汝為多蓋節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
 屬又頗有潤色也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後
 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江南野史劉
 仁贍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將性
 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
 良將之才出典郡符朝野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
 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
 沙之役師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
 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秦罷冬

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
 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暴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
 不知所措仁贍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將仁贍固止之
 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贍固止之
 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固止之
 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去所謂縱
 敵恥也不追則貽患於後日果為所敗自是羣下服
 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之命周世宗率衆四面攻
 擊仁贍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
 斬獲數千級北人懼大儒又表遷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
 戰冀定得喪嗣主畏儒唯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
 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廷構哭而救之亦令
 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於城下大呼仁贍曰汝可
 固守城墮効死立忠無為降虜使城下大呼仁贍曰汝可
 卒聞之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且世宗
 親臨城下坐握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城上射之矢去
 御座數尺輒墮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命之左右進
 箭射殺一矢復至天也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
 於墜箭之上矢復至天也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
 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

死節傳 十三

兄弟們列榮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胎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君背城血
 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
 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昇
 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
 時日陰暝天雨黃沙卒問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
 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焉自到者數十人初
 仁贍為壽春縣君子日以周世宗為壽州刺史仁贍死乃以
 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日以周世宗為壽州刺史仁贍死乃以
 而不懼子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
 躬總元戎而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
 上兵起甚得士卒之心樂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
 之臨漢隱居詩話王航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
 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仙理生無愧鼓下鑿
 奴死合羞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象袁陟
 詩也馬令南唐書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
 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重
 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綜領兵拜壽州節度使增脩
 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日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

過為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
 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約
 磯立談高審思守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約
 躬率士卒繕完城壘樓櫓渠峇色色整飭或謂之日以
 懦大不可示敵也據史聞而恥之士卒莫不效命亦安
 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
 用曉昏攻攻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答曰君以老兵
 為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不懼過而防之策之上者
 君但治曹事看老多變不可不懼過而防之策之上者
 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礮于角至城下
 進又為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禁
 之立盡又為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禁
 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
 數里而審思先為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遠出北兵之前
 曳薪揚塵壘壘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皆以為
 是終審思之審思又發懸門出眾夾而攻之北兵藏焉由
 史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矣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

死節傳 十四

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馬令南唐書申屠令堅山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

死則為健卒因市酒為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成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奪擊前無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 十五

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仁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於京師堅論順命陸游南唐書申屠令堅劉茂忠無未發而令堅卒破城南大岩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賴勇敢過人晉漢間嘗為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岩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人臣州安福人本名微或謂之曰劉微乃漢武帝也非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滌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盜無遺者惟盧陵鶴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盜無遺者惟盧二卒使伴為得罪奔先有謀且據險不可捕茂忠先其黨皆潰積功為吉州刺史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為州刺史茂忠積功為吉州刺史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門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不能自奮遂降將人悉播州縣軍興科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參至京師

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茂忠還朝病卒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 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寧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一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于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原注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遵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五代史蔡

誤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懼魏軍州為兩鎮乃貞明元年此傳以為三年者誤也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五代史纂誤今按賀德倫

傳云六萬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未知孰是

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壅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通鑑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授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眾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殫通鑑考異

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
翻然之志詢謀于眾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
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矜甲持兵
而見已即解之如何報曰無便于此者賊眾三千矜甲
出降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
之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眾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
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眾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
實錄通鑑注余謂若如通鑑之去取則
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于死事傳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

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

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五代史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為軍

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于幽州守

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

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五代史從周德威攻幽州

稱驍勇魯奇與之門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晉已下魏博梁將

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

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

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

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

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

老請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五代

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

蘆中莊宗不滿于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

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

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擣劍獨衛莊宗手殺數

百人為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徧體自是莊宗尤憐之

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議之

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

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

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州孟州之民萬眾遮

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勿死

年四十九原注吳繼兵指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

為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

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

開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

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

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

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

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嚮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

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怒然獲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

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五代史姚洪

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

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

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頃

為健兒由吾獎拔至此吾書誘論投之于爾何相負耶

洪大罵曰老賊爾為天子領帥何苦反耶爾既享恩

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四

嚮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駑
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
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
人持刀割其膚然鏤于前自取昭食洪至死大罵不
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北虜
瑣言問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
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曰老賊孤
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
得一鬮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
本奴才即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
刀割其膚然鏤於前自取昭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
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
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為忠烈也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

事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

奔晉以為飛騰指揮使五代史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思慮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

死事傳 五

五

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為帳下軍校

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

年十六武皇命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

為飛騰指揮使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

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

有戰功五代史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

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典聖宮頗用

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

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為詩句皆此

類也每從征必在與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

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

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

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于是始

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畱守五代史

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

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

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與吐蕃接壤蕃部多違

法度宗問邊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

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

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

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

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

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畱

守五代史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

思同特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

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護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

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則朝廷難制密詔思

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畱守應順元年二月

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

秦王而立幼嗣使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已所以與兵討

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

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

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

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

署五代史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

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

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

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

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
 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歎諷動又
 軍校宋審溫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即獨圍之又令推
 官郝昭府吏朱延父以書檄起兵會副都署藥彥稠至
 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
 赴關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
 署起鳳翔行營都部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
 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眾從珂登城呼外兵
 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
 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
 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
 皆悲憐之與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
 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
 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
 指揮使尹暉麾其眾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
 士卒解甲奔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
 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
 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
 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
 先帝于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卽位贈侍中
 原注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
 死五代史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
 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
 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陣位
 論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且西南用軍與都監
 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誦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七

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知之
 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
 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
 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
 日思同與藥彥稠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
 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
 謂左右曰思同計乘于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願
 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迂之于路達予撫慰
 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
 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
 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
 受先朝爵命乘旋仗鉞累應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
 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
 目之改容徐謂之日且悲歎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
 耻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
 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
 思同與劉延朗詎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
 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
 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卽位詔贈侍中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
 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
 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五代
 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畜素有勇事武皇爲
 列校應廳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
 莊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
 書明宗卽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
 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
 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
 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
 以遇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通鑑注歐史
 張敬達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
 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受
 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考
 之未詳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
 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八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死事傳 九

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于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鞋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

二心無救故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節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原注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節五代史清泰中自彰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馬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死事傳 十

崩墜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奔為所圍晉高祖及蕃眾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趾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節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彈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我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死也愴然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嘗事數帝而立軍功及領藩郡不聞其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通鑑晉安寨被圍數月高祖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眾寡不敵皆無功糧俱竭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

遠安審琦勸敬達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
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
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自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
高行周知人曰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
知其故謂人曰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
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
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
惡漢不用命斃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輩
人臣當效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輩
馬死援兵不至唐將楊光遠安審琦勸招討使張敬達
降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當為元帥而敗軍其
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且暮首帥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
諸君將我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
首帥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
其下及晉諸將出降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晉祖諱嘗為是邑令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十一

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講肆會唐末齊魯交
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謂焉長白山講肆會唐末齊魯交
牙校衛之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州
病說其後改常守俾送欵于莊宗以漢筠為功尋移洛州
都校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
使俄以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
與中將曹泰末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知軍州事
大將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
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
節承度副使田承肇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
延承度副使田承肇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
欲承度副使田承肇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
生繫子公節度使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
吾累朝宿德之承肇目左右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
戲耳遂與連騎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
觀尋遷左驍衛將軍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疾
難疾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
復以清白自負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

漢筠曰非多納楚廷則刻制鬪鬪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
年歲以已俸百千代納通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
為開封少尹卒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
進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
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
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
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
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
為東頭供奉官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十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
指揮使後事唐 五代史沈贊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
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
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
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
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邠州刺史 五代史同光三
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贊為一行馬步都虞侯領兵
從任國襲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策勳會明宗
威行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
為邠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邠州斌以謂契丹
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
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

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

膾忍以犬羊之衆殘敗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

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云代

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恒州以精騎刻其門邀之州兵

下贊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刻其門邀之州兵

陷賊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贊曰沈

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贊登

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疆土之衆殘害

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爲國家死必不

效汝所爲也翌日城陷贊自到而卒家屬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五

史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

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

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後事晉爲奉國都虞侯安

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

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

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

之五代史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

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

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

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侯六年襄州安從進叛

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

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

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

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

亦退走清曰吾獨死于此矣因力戰而死通鑑清謂其

兵坐觀吾輩因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

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

之清及衆士盡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五代

由是諸軍皆奪氣

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

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于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

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

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

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

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

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雷騎之精者以禦我

分其弱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

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賊

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

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

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

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

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

三契丹尋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其下歿焉時年五十

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

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

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

使戍于晉州五代史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

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

都指揮使何徵戍晉州

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

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制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彥超與何徽協力固守累遣敵鋒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為援敵兵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

表史紀第三十三 死事傳

十五

遠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眾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五代史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難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為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于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

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海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五代史觀本名鳳性陰賊好姦謀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宮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為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投秘書省著作郎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述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偽官授之江南餘載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髻衣齧齋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指不對授館累日忽謂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善其文辭遂與禪代秘計是時李昇方筭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

表史紀第三十三 死事傳

十六

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昇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五代史晟亦微有詞翰李昇為楊溥為讓皇之册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偽任財貨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極也如是南唐近事孫晟為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瓏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汝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

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畱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畱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畱李重進張永德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

表史記卷第三 死事傳 七

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南唐近事世宗即位遣孫思恭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思恭江南虛實思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欺也思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邱乃王猛謝安之徒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鈞磯立談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畫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

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五代史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為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

表史記卷第三 死事傳 六

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疑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現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為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韓通反問之言世宗怒晟前者百餘人皆誅之翌日宰臣上調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陸游南唐書孫思恭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思少舉進士始濟陽為進士者例脩邊幅尚名檢思豪舉跌宕不能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問唐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思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宗天成中與高鞏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思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晚之思不顧坐淮岸

荆弊衣蓄發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 荆弊衣蓄發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 荆弊衣蓄發追者乃捨去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是遣王崇質歸而雷恩會暑兩班師恩亦從至大梁... 是遣王崇質歸而雷恩會暑兩班師恩亦從至大梁... 是遣王崇質歸而雷恩會暑兩班師恩亦從至大梁...

人類者鳥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人類者鳥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人類者鳥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

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穀中爾延已恨復不識大... 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穀中爾延已恨復不識大... 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穀中爾延已恨復不識大...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才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

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

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

其字遨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

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

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

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五代史鄭雲叟本名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薄游諸郡獲數百緡以贖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峰三十六章以導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與李振故善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絕累如此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五代史後周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

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
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
叟恒目觀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
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計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
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茶筌之戲遇同侶則以書
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
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 唐詩
鄭雲叟傳宗時應百篇舉不利遂隱華山 天福四年
卒年七十四遊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于榮利至棄妻
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遊好
飲酒奕碁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
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

五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三

逾彭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 五代史唐天成中召拜
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
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
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避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
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
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曰酒酣聯句
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賁
書致禮徵為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
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等賜號逍遙先生以表陳謝高
夫致仕者書于縑細以爲贈脫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
丙好名者書于縑細以爲贈脫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
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
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三月遣中書使趙處珙以版詔
徵少華山隱士鄭雲叟王筍山道士羅隱之爲拾遺四
月不至以雲叟爲右諫議大夫隱之爲拾遺四
叟稱疾不起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祿 清異
錄鄭遊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目對曰不注目於婆娑
兒即側耳於鼓吹長 與遊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
謂玩鷗而聽蛙也

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
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
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
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日陛下
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
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
賜號通元先生 冊府元龜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
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 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
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
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
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
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雷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
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
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
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
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
不喜佛說父死昂于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
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
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

五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四

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
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
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

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五代史程福贊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

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洛州團練使檢開運中契丹入

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

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

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五

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

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

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五代史九年

澶淵福贊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

縱火福贊等傾腹心之士撲滅之福贊亦有所傷福贊

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秘而不奏同列李殷居福贊

下無名欲危福贊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贊若不為

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贊為商州刺史等

下獄鞠之福贊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

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

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

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

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閱一丈二尺烏頭二

柱端昌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

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

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焉巧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

之可以悛而易行焉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閏七月尚

旌表門閭當司元無令式祇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六

一丈二尺一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漆黑號烏頭築

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

成列今舉此為例又不載令文惟王仲昭正廳烏頭門

等事既非故實恐紊章宜從令式祇表門閭於李自

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安綽楔門外左右各

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巧以白泥四

隅築赤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同籍課役一准令文五

代史尹王羽京兆長安人唐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

稱會其有杜門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履葦不變倚廬

制閱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為保大

軍節度判官歷雍州刺史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

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

高祖入維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

不荀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
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樓古詩云景
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一會者同是到頭誰論非酒
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
善欲授以官職固不受賜粟帛遺還舊隱卒年七十
陸游南唐書陳況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
乏絕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
以綬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綉縑衣三十
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拔冊長安聲詩
元象無不精究常以臺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昇
士論自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為
會宋齊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為之薦
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而齊邱亦不為之
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
任晚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逸莫教于古
日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星李陶歎
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遂性猶嗜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七

鮮元宗南遷至陶門陶果出昭鮮喜甚責者曰官舟抵落
使人賣鮮至陶門陶果出昭鮮喜甚責者曰官舟抵落
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
不遠之說果驗陶成來印綉疎疎又云長愛真人王
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綉疎疎又云長愛真人王
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
題徐道二年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先生
崖成道二年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先生
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雙角髮被褐與
老嫗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
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藍採禾藍採禾藍採禾藍採禾
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陸游南
唐書陳陶嶺南少學長安昇元中陶無鱗鳳國求見
自度不台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鱗鳳國求見
之耳保大末有星宗南遷豫章至落星島將訪以天
七平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島將訪以天
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鮮乃使人偽言賣鮮至門
果出昭鮮喜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
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斷而餌之不知所終嗣寶
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斷而餌之不知所終嗣寶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八

傳經酒半升炳間之小晒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
酒即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候坐爐炭主人出
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曰張谷張谷不
誰對曰張谷也炳曰汝可速去無撓子由是兩者固
掖為復阿之曰汝可速去無撓子由是兩者固殊安用
真全于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于南臺山迨數
卒有詩集傳于世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
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即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
掖起之炳曰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齊壁曰先生不在此
子睡後徒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齊壁曰先生不在此
戴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焉
禿姓高氏驂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
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
元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
道中歌曰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
江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詔少孤兄弟數人承繼

母以孝聞雅辭翰序少長每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
 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每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
 業每延賓侶對門下者常十數亦晨暮延揖飲饌燕笑
 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亦為之冠帶盡禮就
 所居第依泉石絕塵囂四散則亦為之冠帶盡禮就
 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四散則亦為之冠帶盡禮就
 之云圃林蕭爽久欲訪因循二十日嘗以詩吟
 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中丞開禧
 戲孫伯純各為詩序以述其幽隱謝開子弟有與賓客
 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
 令尹下詔評其喜愠初季父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
 陸游南唐書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
 於辭去由是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多
 乃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戶戶雨
 家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閱之者曙必自外來凡
 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
 曙徙居善壇觀道土也謂為百歲所終亦不知其數步
 日數百里郡人有安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
 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
 枉見香於後庭仰天拜祝退而櫛髮而居上兵革人
 獨焚香於後庭仰天拜祝退而櫛髮而居上兵革人
 為預知也後過江居永興數日廢觀結廬獨居常有
 豹隨之亦不見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過發汗焉
 遂遊長沙會武穆方春人能歌詩格高逸應進士第
 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碎之在幕府以
 其有疾止聞其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
 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為縣宰辭不就遂
 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且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鍾
 四片影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擊也汝宜
 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
 未及丈餘又得石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地
 度大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沈彬之槨其地
 彬者笏陽高安人少好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離
 亂隨計不捷南遊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處

五代史記卷三四 一行傳 九

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
 山洞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梁
 閣卓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
 老命郡縣起之彬赴命知其欲取楊氏因獻書山
 水圖詩須知手筆安排定不其欲取楊氏因獻書山
 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
 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八十將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
 昌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天子之將至世不與因山
 妻語曰臣老矣不覺懼忘老耳嗣主甚哀憫問其子
 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
 以畢殘齡臣不覺懼忘老耳嗣主甚哀憫問其子
 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
 未見功効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卒前
 指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鏡臺有漆一
 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鏡臺有漆一
 廣頭從未燕雷待沈彬來由是填之其子廷瑞亦為道
 漆鏡從未燕雷待沈彬來由是填之其子廷瑞亦為道
 士性嗜酒醉于詩雅常避守宰之門者數矣會道
 者然坦率不由制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矣會道
 治訟繁劇延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
 成時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
 府清都乃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知云
 云宰乃不謝常衣褐單敝而後其體雖至窮冬疑風
 雪寒不加纒帛而後其體雖至窮冬疑風
 轉乘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馬令南唐
 見沈彬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馬令南唐
 書沈彬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馬令南唐
 乃歷名山治方術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
 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象分
 險阻致仕郎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象分
 曹郎致仕郎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象分
 帛陽山好游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未幾乞罷以尚
 郎與元宗游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未幾乞罷以尚
 都與元宗游仙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未幾乞罷以尚
 君命人厚賜粟帛以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
 策命人厚賜粟帛以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
 策命人厚賜粟帛以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

五代史記卷三四 一行傳 十

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柳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
上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度大子廷
數百里林棲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
知所終宜陽人即谷神里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
中袁州為枯身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
開之下至七尺間得大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
與高之乃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
與三枝皆覆之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
碗三枝皆覆之前有青石蓮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
世靈座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填云妙絕於
之二年蜀檣不葬埋漆燈油未點雷待沈彬來乃就葬
以孝聞有盜發漢州西縣合苑死其子文通居喪
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文通慮於墓側虎見之
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
常云我雖貧養得一年參及父亡絕祭哀號幾至滅性
布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富焉又偽蜀拔山軍卒

夷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誓雙目夢旗在岐
陽度所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
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破
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決旬間父母
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
早建旄節無疾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無病耳後年
喻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墳上賜帛三
十段唐末之亂也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
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孫居道壯而捨南不問
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而捨南不問
以備使至則微服居道避節帥趙德鈞壯而捨南不問
檢使至則微服居道避節帥趙德鈞壯而捨南不問
小於地蓄其罪服號泣以鞭之謝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
道于前數其罪服號泣以鞭之謝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
肝以祭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
孝子玉堂開博陵有學士朱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
公遠纓允許而博陵有學士朱第時求婚于白州崔相

之前崔氏在內託疾勅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
莊益之感又杖經暮周莫不合禮士林榜下脫白投秘
校兼內翰與邱門同勅不數載而卒東軒筆錄余日為
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
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
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
處則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毳窩導我戲劇歲久矣而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考前縣令也身死家破
我迷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遂呼牙僧問之復質
於老吏更得其實是時許令子鍾離君遂呼牙僧問之復質
抵於合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
悲之也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
許君答書曰子然後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
令之女配許氏子然後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
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

夷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厚德錄寶禹鈞范陽人為左
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
贈禹鈞詩曰燕山寶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
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儼
日倍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儼左補
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儼起居郎初禹鈞家無
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家緣汝無
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
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
云承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
之即焚券以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
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
是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於
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於
候失物者須與一人果涕泣而禹鈞問之對曰父罪
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親
置酒皆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
舊物還之加以錢葬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
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

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窮困必擇其子弟
 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
 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
 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
 飾室無衣帛之妾于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
 禮文行之無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不須者公
 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
 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求拜公之
 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
 心喪三年以報德者且促嘗告汝復夢亡父告之日汝三
 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復夢亡父告之日汝三
 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日陰陽之理
 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
 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再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
 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寶十郎云
 樂善錢寶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日汝年過
 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
 千錢懼事發遂道寫券繫女臂日賣此女以償欠公憫
 而嫁之僕感泣歸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

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
 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日為
 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
 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
 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
 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
 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
 接武公愿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
 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
 偁參知政事偃起居郎北夢瑣言唐楊晟始事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
 妾周氏怒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也後為駕
 前五十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
 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
 甚懷之以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
 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奸合之請宏農告誓天
 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且未視事前必仲問安之禮雖
 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遠為王蜀先
 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
 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主不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日某受楊司徒提
 拔不敢惜死先主歎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耳目
 志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
 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梳于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
 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
 之靡不欣喜唯璉憫然日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
 賣主而還之彼日某自不識珍奇焉于街肆郎中厚加
 酬直非強買也謝之璉終不納遂施于僧寺用飾佛
 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
 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 玉溪編事舊蜀嘉王召一經
 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諱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
 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
 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中得一雙金火爐送學院庭預
 見王王日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日見為
 製衣庭預日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日見為
 別有長勉強而見庭預遠出金火筋陳其本末王日吾
 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
 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禮待居
 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 五代史薛仁謙字守訓代居

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為汝
 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
 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于魏授通事
 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
 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與中轉客省使鴻臚少
 卿出為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
 朝為衛尉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
 乾祐中封侯爵顯德三年冬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
 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
 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舊第為梁朝六宅使李
 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
 厚藏金帛在其次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
 入焉論者美之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石林
 燕語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
 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
 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
 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日吾敢盜人之所有
 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
 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云 王堂閒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話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
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
人年少端麗被服觀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
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
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色遂囑其乳媪別處掃
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
遂升榻就之其婦人一身體如冰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
銀人兩頭可重千百筋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與
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羣從子弟婦女共
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無比
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

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
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
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
範乃梁客將不可唐會要天祐元年四月和王傳張廷
朱全忠以延範舊將吏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延範非樂卿之才不允所薦梁王由此大怒曰
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

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
於大臣于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
辰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
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
之一空通鑑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持朱全忠之勢恣
應之梁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
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
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
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
然矣西貶獨孤損為棗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
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辰為濮州司戶工部
尚書王溥為濶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
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濶州司戶自餘或門胥高

位至秘書監 清異錄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
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視各一寶相枝斑竹筆
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視形象之歛
產也 北夢瑣言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憂憲濟美仁
龜皆有名第至宰相內 子忘其名少年間壁美仁
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 五代史
按唐書楊收傳并宰相世系表收父遺直生四子名發
假收嚴蓋取四時為義四人所生子其亦亦然故發子
名皆從木收子名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子傳中表
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
非父子今書為涉祖誤矣 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江
州人祖為本軍都押衙父遺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
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
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
以畏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鑄鑑為名嚴以
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
脩行 楊家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 六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
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
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
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
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
詞善筆札 蔡寬夫詩話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
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遺跡題華
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
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
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榻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
亦生來有書癖一四入寺一四看西 歷事梁唐晉漢周
臺書亦自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五代史楊凝
式華陰人也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
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
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
平中為殿中侍御史充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
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
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
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
館事明宗即位拜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復以心疾罷長興
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疑式在扈從之列
頗以心恙誼諱于軍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
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伊
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威以俊才者
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
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
祖總政疑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
特為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
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卒于洛陽
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善于筆札洛
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 七

子之號焉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
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
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
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
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
措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
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
伴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少師楊凝式書畫
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垣壁少師見則浩歎曰
無奈許多債主直尺二寬家也少時怪闔立木戒子弟
勿習丹青年長以來始覺以能為累 洛陽指神舊間
記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摠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
健自成一體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竹松竹清涼幽勝
狂以自穢遙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
之地必道遙暢適吟咏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
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
粉飾其壁視其若狂若引筆揮酒且吟且書筆與神會
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酒且吟且書筆與神會
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遊客觀之無不歎賞故
馮瀛王次子少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真跡滿僧居祇

恐鍾王也不如為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
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宜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
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
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
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宿中牟縣時申未間飛
蟬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
并一絕飛蝗亦至榮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
合消院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
云南院司徒鎮洛京未及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
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贈遺甚厚楊之居在
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籃輿在前牽馬在後少師策
杖冠履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之此伴狂
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挾纊少師安然而不測之問一
舊自西迴行李甚偉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
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匹絹百匹書送於
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師得紬與絹細盡送僧尼宅中
造襪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兩院請飯僧宅中
骨月已有寒色老女使問施僧寺嗟呀有泣者少師笑
而不言數日居守知之召女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

五史記卷第五 唐虞傳

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
中曰吾固知留守公送衣來爾此亦不測其心伴狂之
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前驅者請所訪與一老
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
壁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
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
伴狂之事也與談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辯慧有
才思當時與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
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也少師敏於應對若
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
祀祝之詞隨其姓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
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
對坐歌者在側忽有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
師於僧前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
嘲戲五匹辭更不待思慮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
取絹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送之歌者嘲蜘蛛
云辨得壯墨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抵待殺衆生
雲辨師名圓鑿後為左街司錄久之遷羅網抵待殺衆生
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絕少其寺觀所書

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推壞
十無一存可為惜之所為惜之齊東野語楊疑式居
洛日將出遊僕請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
西遊石壁寺疑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
日姑遊石壁寺者章深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解深妙所
謂端師子者意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
順跡所向即從之意則同也翰墨志楊疑式在五代最號
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
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聲名其知與字法亦
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置法亦
右以爲清玩游宦紀聞黃秘書長磨父之子詔記其
尊人建交庚戌在平江圍城中失長磨父之子詔記其
其先人書楊傳以無別本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得
饒之德興大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子偶得
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
四年癸巳疑式是年朱全忠篡唐疑式諫其父唐相
辭押寶使涉懼事洩疑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
史補言是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

五史記卷第五 唐虞傳

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
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疑式即居
洛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
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
出居馮翊至藏器徒陽居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
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
從木假之收乃藏器之子從嚴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
生疑式而收乃藏器之子從嚴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
臣傳乃以收爲相涉之祖嚴之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
越公素之收爲相涉之祖嚴之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
昭宗時第進士爲相涉之祖嚴之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
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秘書郎直史館開
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史禮部員外郎遷秘書郎直史館開
改考功員外郎唐相趙史禮部員外郎遷秘書郎直史館開
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散騎常侍工禮部郎中宗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
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
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太子賓客尋除
分司漢乾祐中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太子賓客尋除
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賓客尋除

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初疑式父祖世顯於唐至
命汝朱全忠篡唐世道方極吾室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
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殺與日雖保富貴
奈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陰
訪羣情疑曰汝赤吾族矣疑者甚衆涉常不自保聞疑式
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疑者甚衆涉常不自保聞疑式
持終免梁禍疑式雖族矣疑者甚衆涉常不自保聞疑式
以風子其筆迹遊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
逸既久其筆迹遊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
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壁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
之其號或以姓或稱名或稱字或稱號或稱號或稱號
居士或稱其書自西老農其所題後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
論者謂其書自西老農其所題後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
卜第於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
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拔纜會舍故人過洛
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疑式悉留之脩行尼舍俾造不
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餓而疑式不
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疑式笑謂家

長史記卷第五 唐書傳

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卿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
曰宜東遊廣愛寺僕又以此石壁為請疑式乃姑遊石壁
姑遊廣愛寺僕又以此石壁為請疑式乃姑遊石壁
撫掌疑式詩什亦多雜以詠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
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會為瓦子堆不
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他日若會為瓦子堆不
從恩尹洛疑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疑式先
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
恩弗惟也然疑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
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
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疑式或傲然
不以爲禮而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疑式本名家
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立襟量宏廓竟免五
大夫亦率多類其書帖者皆藏以爲清玩世以疑式行書
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
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
幾故大臣奉璽駁駁奔於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
父以千載史筆爲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

足知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
徒知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
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彙次筆迹而
爲之宣和書畫譜楊疑式華陰人也形貌魁梧然精神
嬰然腹大於身善書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
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
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少師保自晉迄周十年凡琳
宮佛祠塔壁題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
任者之目塔壁題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年凡琳
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人厚恭謹與家人
相泣謂其子疑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
年全忠篡逆涉爲傳國寶使疑式持天子璽綬與宰相而
富貴奈千載不可謂之無過況乎持天子璽綬與宰相而
不卒者數日此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
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方且相則對其子有不
不相伴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傳

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疑式病其父失節託其心疾愿
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疑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
人爲唐宰相而國璽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乎持天子
璽綬與宰相而國璽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乎持天子
吾族神色爲之不卒者數日夫疑式出此言亦可謂賢
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爲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
忠誠少見於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畧不爲一言何
哉若謂無此事耶今資治通鑑載之爲甚詳此余之所
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疑式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
疾致仕居於洛陽謂疑式有心疾亦非也疑式當亂離
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
子太傅而五代史之命乎東觀餘論以疑式終太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
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
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

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

長安慈恩寺五代史張策字少逸燉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畧使策少聰警好學尤樂章句

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父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為延康其

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

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

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

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唐僖傳

十一

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

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

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

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五代史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

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數一無干進意若者十

餘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秘書郎王行瑜帥邠州辟為

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

李克用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婢肩輿其親

南出外境屬邊寨積雪為行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奏

為鄭滑支使尋以內憂去職除國子博士遷膳部

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為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為

掌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

子且至矣即奏為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表其才拜職

知制誥依前脩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唐會要天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兼史館脩撰張策今脩撰職名稱卑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不稱內廷密重宜充兼脩國史

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五代史

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

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

于福善里脩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

卒所著典議三卷制詞歌詩二十卷牋表三十卷存于

其家唐摭言張策同文子也自小便學浮圖法號藏

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辭崇禎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揚

為謀府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

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

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

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節塵外

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

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

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又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

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廣亦

輕易道教因脫袈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

之須臾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

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

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

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唐僖傳

十一

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
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罷二年八月丁酉
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四年四月罷 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
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

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允皆以文
學德行知名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為玉
界尺信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應官臺省內
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
光逢不從莊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
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督者馬道殷出
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眾光逢持
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
光化中王道審袁南北司為黨光逢素慎靜慮禍及
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年門人柳璨登庸除
吏部侍郎太常卿入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
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僖傳

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同光初
弟光允為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
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
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
士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
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于初邛園百行五常不欺閭
室指紳咸仰以為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
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 唐撫言光化二年趙光逢始
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居重地十
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
餘歲上表乞骸骨守司空致仕二年復膺大用居重地十
瑣言太傅致仕趙光逢司空致仕二年復膺大用居重地十
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五代史趙光允光逢之弟也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
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
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為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
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為晉
王時嘗因為册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

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
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
光允與韜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
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
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為已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
浮譁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
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嘗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
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
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
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
例逆顯當國法本朝未嘗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
者因具奏問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
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為張濬
所構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
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
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泊諸昆仲監護軍
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為其所折
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僖傳

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又趙熙字績巨唐宰相
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
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
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脩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
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
偽旨遣使于晉州率配家民錢幣以實行彙始授命之
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
法乃窮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
百姓相率持仗害熙
于館舍議者傷之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
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
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于梁太祖太
祖言之于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五代史薛貽矩
喜人祖存父廷望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聳其與遊者
皆一時英妙籍甚于文場問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

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
 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
 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于行在罷之旋除
 中書舍人再踐內署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
 宗自鳳翔還京大翦閣寺貽矩向為韓全誨等作畫讚
 悉記于內寺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
 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
 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 天祐三年太祖自長
 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
 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
 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
 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五代史
 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議禪代之事貽矩至盛稱太
 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至受
 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
 進拜門下侍郎兼脩國史判度支又遷宏文館大學士
 亦無顯赫事述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癘旬日卒于東
 京詔贈侍中 蓋戒錄梁太祖篡位之初宰相薛貽矩
 自御史大夫百 日拜相性懷忠正臨事端明公事之
 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問怪之曰卿為天子郎官何得
 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因相知每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
 知臣至先與院相知等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
 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
 云今日實不知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
 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
 來徵僧倉忙驚起披掛出迎待果是簿公臨門相
 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公
 事一其取錢五百緡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
 其錢便可復不然而者無計矣僧因報薛戒送省其
 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
 在宰相夾袋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

五代史卷第三十五 唐僖宗 十六

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眷知通 悅其所奏賜金百兩
 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焚或三犯上
 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北夢瑣言梁相
 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
 珣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剪髮闖宦貽矩嘗與韓全
 海等作寫真讚悉寄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
 齊唐帝命禪於梁至宰相 宣和書畫譜薛貽矩字
 熙用河東聞喜人也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
 翰林學士晚事梁太祖受其才禮加優異累官自僕射
 至守司空貽矩風儀秀聳所與遊者咸一時之英傑自
 此聲名籍甚喜弄翰墨正書得古人用筆意且唐末榜
 潤可觀一書者筆跡疑皆掃地矣觀其貽晉光草書序秀
 者亦鮮儷焉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
 事唐為禮部尚書 通鑑考異實錄貽矩刑部尚書張禕趙
 奏貽矩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
 焉
 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溍河太祖躁忿急于禪代欲邀
 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
 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 五代史
 唐以天祐四年丁卯歲四月禪位於梁今此傳云明年
 梁太祖即位則考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
 丙寅歲也通考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
 且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得于溍河之
 兵之其事即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
 敗其初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孫儒於淮南大敗而
 還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孫儒於淮南大敗而
 州攻壽州不克而旋其次以天祐二年九月又出光州
 攻壽州不克而旋其次以天祐二年九月又出光州
 溍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溍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

五代史卷第三十五 唐僖宗 十七

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卽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蔡謨今按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傳 三

贈右僕射五代史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寧中邢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已賜死于臨皇驛曉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沉跡自廢者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允判鹽鐵奏為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宏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為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穉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眾必有所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傳 三

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
 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
 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
 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
 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歐陽脩朋黨論臣
 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與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
 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
 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
 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
 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
 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
 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
 之于天下大治及舜為天子而臯稷稷契等二十二
 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
 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
 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
 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
 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
 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
 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于宗時盡殺朝之名
 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
 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
 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二
 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
 小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
 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
 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
 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僖宗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僖宗	五
-----------	-----	---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虢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

義兒傳

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

次日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

傳原注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

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

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

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

初喜嗜酒五代史纂誤今按喜即嗜也疑贗喜字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

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五代史

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

不知族姓所出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

有膽畧沈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陝州王珙與

其兄珂爭立于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于猗氏獲其將

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

化三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

嗣昭與會戰舍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

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醜殺

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

攻之遣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

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五代史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

救于武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于猗氏獲賊將

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泚軍于胡壁堡

擒泚將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

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後事李

罕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州泚將丁會戰于

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為蕃漢馬步

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遺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

泚將澤州刺史劉岵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為刺史梁

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小平當

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召葛從周為敵及聞昭軍韓店

梁祖曰進通扼入議路此賊決于我關公等臨事制機

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賊歸日厚棄城遁去我復

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我復

取潞州三年泚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那

洛以應之嗣昭遇泚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

至臨洛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自率軍三

退從周伏兵發為其所敗偏將王郤昭楊師悅等被擒

十月泚人寇鎮定王郤昭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師

下太行擊懷孟泚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

將閻寶救軍至乃退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八月

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五代史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為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瑋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瑋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承天軍氏叔琮管洞馮驛大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倂右斬或燔或擊汴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降其刺史唐禮張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 三

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于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

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五代史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陽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于平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翌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而退汴軍因乘之將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而退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為汴軍所擊汴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相收合餘眾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為梁有孤城無援州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 四

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丞爭不可猶環塹未決賴劉太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眾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奪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善友亦為都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人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為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視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為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為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地乃駐舍而入理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為帥乃自媪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復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眾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含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覺飲如故以安眾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

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鄆里蕭條嗣昭援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于法枝梧邊鄙不聳

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思歸吾若

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

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

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

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于山西晉軍

從上急擊大敗之于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

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

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五代史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沒師無行死

義兒傳

五

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于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曠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捕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決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陳方畧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山南北為犄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十

攻張文禮于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

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

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箠中矢盡拔

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五代史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

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

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出沒者數

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

之兵出至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

餘三人匿于牆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為賊矢中腦嗣

昭箠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殞之嗣昭日暮

義兒傳

六

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以

為昭義軍留後五代史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緒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

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

繼緒小字雷得少驕惰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

喪歸太原治續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潞

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近

而獲免繼緒兄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

武方在苦廬繼緒令三軍劫已為雷後因繼儔于別室

以事奏聞莊宗不得已繼緒委其政于魏琢申蒙琢等

命為安義軍兵馬雷後繼緒委其政于魏琢申蒙琢等

常教繼緒反繼緒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

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緒事繼

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緒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

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諸

續麻引數百騎坐于鞍門呼曰為我反乎即令人斬繼
傳首投于鞍門之內副使李繼珂問其亂也募市人干
餘攻于城門繼得百餘騎出城將奔契丹行不十里
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城將奔契丹行不十里
麾下奔潰自到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為相州刺史母楊
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為相州刺史母楊
責金銀數因答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為亂繼能繼襲
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盡繼能繼襲繼能繼襲
保其首領嗣昭又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
兼中書令嗣昭之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
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
都軍指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
馬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
馬入為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
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
州刺史繼忠舊若風痺皆辭以地遠乃授軍州刺史仍
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
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為右監門
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
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九

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
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複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物素
甚廣至于巾履項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
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
之力也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
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
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
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
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
莊宗擊劉鄩于故元城下召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
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五代史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

嗣本少事武皇為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
中從征李匡儔為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為義
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
遠軍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為前鋒師
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
司空汴州將軍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
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關前後獻俘于計遷代州刺史
六年從攻晉絳為蕃漢副使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
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中防禦使劉守光嗣本
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
北諸軍生熟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
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盧文進威
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
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鄩鄩于故元城收洛磁衛三
郡六月遷鎮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堅傾塞犯邊其眾三
十萬攻振武城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為大車地道
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
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
謀然治郡民頗傷苛
急人以此少之也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十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
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
懷英于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
謙于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
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
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
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
關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
追贈太尉五代史李嗣恩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
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
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

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
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及退
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
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
劉鄩之北越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
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
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
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
念舊勳詔贈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
嘗有時輩臂飢鷹於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符
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
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

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
史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
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點多數

義兒傳 十一

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
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
校冊府元龜李存信本姓張爲河東蕃漢存信與存
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名姓睦同親嫡 存信與存
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
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
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五代史與李存孝擊張肅軍
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
潞州存孝以功領節度使既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
大剽潞民燒邑屋言發涕流疑存信擯已故也明年存
孝得邢洛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
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
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
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信代存信乃謀叛既謀以
存信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
檢校右僕射從入關討王行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
喻加檢校司空領州刺史

屯于莘縣爲羅宏信所擊存信兵敗亡太祖子落落後
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
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
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

年四十一五代史乾寧三年充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
患之遣使謀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
貴道堪憂而存信賊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

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
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洛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
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軍于洹水泚

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
泚人于洹水南泚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

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
明年聞充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
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

義兒傳 十二

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
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
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一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
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五代史李存
敬思少于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
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遂黃
寇及遇難上源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
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
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
言戰于温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
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

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年潞州

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五代

史李讜河中臨晉人少時遊秦雍間為人勇悍多力甚

有氣誼唐廣明初黃巢陷長安讜遂得仕于其間巢以

讜為內樞密使蓋讜會委質于宦者出入于宮禁問巢

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既敗讜乃束身歸于太祖署為左

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充郵

以所部士伍伴獲甚眾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

將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于盟津乃令讜

遣兵越太行授以壽謀讜頗遠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

讜之于河橋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

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

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

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

可令肥者出關梁驍將鄧季筠五代史鄧季筠宋州下

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為牙將主騎軍伐鄆之

役生擒排陣將劉矯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

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既不

利季筠為晉人所擒克用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

典戎事季筠在并門凡四稔景福二年晉軍攻邢臺季

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于郊兩軍酣戰之際

季筠出陣飛馬來歸太祖大加獎賞甚厚時初置

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稱理登州舊無羅城

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

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命張全義攻澤州李

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

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

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

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

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侯爾肉僕軍可令肥者出關汴將

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眾

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

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

退攻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為

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

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

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

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

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濬退保晉州

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

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

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

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

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

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

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入

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

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入

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

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入

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後五代史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

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入

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

西崖間揆衣大蓋擁衆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

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

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為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管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謀知設伏以擊之盡殲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于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譜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

義兒傳

去年遠絕隣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鏃自九月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人使促令某南至進軍面趙州牽李其即土門路入直屈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眾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今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闕敵但圍小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雷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家王恩位至將相五代史纂誤今按本傳存孝止是為

義兒傳

邢州雷後又未嘗為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意謂傳載其所歷之官必有脫漏者矣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于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五代史時幽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搆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師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定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武皇蒐于樂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為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耳料諸將執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况咫尺之洫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恩轉附仇讐之黨兒雖福狹失計實存信構陷至此若得生見王而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信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中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乘弓坐請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槌挺身

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康君立素與

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

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

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

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

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五代史康君立蔚

象乾符中為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

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飢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

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成兵谷怨君立與薛鐵山

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儒人難與共事方

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

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眾然以雄勳聞于時者莫若沙

陀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

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

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

飢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

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

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

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

生曷俟千里答稟眾因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眾且萬

人師營闖難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

武皇為大將軍防禦武皇後眾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

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攻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

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

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
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
諸將無解者初存孝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
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
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
而殞時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
通鑑考異唐末見開錄八月三十日相公于左街宅夜
飲劍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
月一日放出尋已身薨文苑英華授康君立等諸州
刺史制勅康君立等夫文吏以儒術自進而牧人養物
固其所也而論者猶或嘉之而爾等各以軍功達于郡
政可謂難矣然武有七德而安人和眾在焉得非皆達
其義耶深惟勸能之方遂
允為真之請可依前件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
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府
元龜李存進振武人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祖破黃巢
祖入關平黃寇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莊宗戰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十七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十六

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五代史

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重進初仕嵐

州刺史湯暉為部校獻祖誅暉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

太原署街職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

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南光化三

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雁門以北都知兵馬

使天福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

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

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于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

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

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箬

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于鎮

州久不克而史建瑋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

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
 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
 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
 于陣追贈太尉五代史莊宗初嗣位入為步軍右都檢
 破汴軍于柏鄉論功授汾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
 南面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檢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効
 節都強傑難制專謀驍動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梟首
 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
 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
 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濟軍據楊村渡在流沙濟人運
 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
 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竿大船兩岸石倉鐵
 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
 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竿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
 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

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
 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圍德勝十九
 年汴將王瓚率眾逼北城為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
 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
 張文禮于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
 代嗣昭為招討使進營東垣渡夾洹池為壘沙土散惡垣
 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
 王處球盡率其眾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
 下數人出關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
 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之得部
 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
 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李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
 節度麟勝朔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單于安
 北都護行營蕃漢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圍德勝十九
 夫檢校尚書吏兼御史中丞幽州節度判官朝散大夫
 夫古先哲必有良輔時清則論至道以經邦和陰陽
 而均造化柱石王室使不顛不危世
 廓煙塵而掃通穢蕪
 帛勒金石皆紀其功德及于社稷生靈者也故有書竹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十九

字光嗣本姓孫氏樂安人也武子之後歷世守職邊上
 因以家焉曾祖嚴振武節度使兼節度使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大夫守勝州刺史檢校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公業紹祿大夫上柱國
 皇考倕振武節度使兼節度使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公業紹祿大夫上柱國
 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公業紹祿大夫上柱國
 馬祖文皇帝而振龍潛朔野豹隱雲中常以慶虜為心平戎
 是務以公早精龍劍術素熟兵機而玉塞風清戰罷而
 或祖雙戟皇帝屬兩隄開而致力中原屬以天步多難
 王室如燬枕戈求敵奮劍不構征平大寇而復九重戮叛
 臣而清三輔以公生知武畧早立戰功委以重鈐頗著
 勤第一都副使兵馬使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僕寺卿
 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大順元年遷殿中侍御史景福二年
 年五月錫武皇帝以公性稟淳和言殿中侍御史景福二年
 磐石之安錫終賴維城之固尋補右廂兼義兒第一門院
 使除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乾

授右廂行營馬步都檢校左散騎常侍光化二年二月除
 知兵馬使兼永安軍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
 知州事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兼守禦使
 心風夜在公風雨如晦至天復元年四月除授金紫立為
 除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除授金紫立為
 八月轉左廂衙隊都知兵馬使兼檢校尚書左僕射
 歸西南為患委之郡志在安邊公乃和以養兵仁而
 撫俗輕其徭役勸以耕農俾安少懷五穀有年是遂生
 之復業遠來近悅勸以耕農俾安少懷五穀有年是遂生
 以爲邵父復出杜母再生泊今昭文睿武光孝皇帝初
 承顧命之年以公舊臣元老委以腹心送往事居慎終
 如始命之家警未雪國患元老委以腹心送往事居慎終
 尚稽於平定知公材堪出將相有封侯必切於經營中土
 能立盡忠之節五年正月授檢校右都御史大夫上柱國
 諸軍守石州刺史七年十月授漢馬步都虞候尋以僞
 使八年十二月轉授漢馬步都虞候尋以僞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二十

梁大舉兇鋒以公久深冀告制之急并汾同救順
之十萬兇徒一陳席卷九年正月奉命再知汾州軍
營四月制加光祿大夫檢校司下十二月授西南行
事復業三農以時制授州刺史民歌其化如石
焉漢馬步使時以魏人久厭偽庭威恩正授諸道
星使交馳迎我鑾以親征常令預備將委權署得
其部未肅公夙著廉勤素威望九月命益恭守操
巡檢使以公夙著廉勤素威望九月命益恭守操
嚴以理劇儉以蕃漢馬步使仍舊公稟命益恭守
之凜然偽將劉以蕃漢馬步使仍舊公稟命益恭守
謀於南門多排弓弩以待之其夜果有對壘經年
攻都東寨于南門多排弓弩以待之其夜果有對壘
上於東寨于南門多排弓弩以待之其夜果有對壘
功也守都公之長算也十四年正月轉左廂步軍都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指揮使二月奉命權蕃漢馬步軍副總管聖上初收陽
雷鎮以爲將取中原先通古渡防邊固圍非公不才尋
雷公在鎮守禦公以岸濶舟遲城孤兵少強敵在近
衝是虞乃浚彼壕墮增其樓櫓力役未罷果有大寇
城內備既堅羣盜尋退十五年冬隨駕至胡柳陂大
汴寇迴十六年三月制授單于安北都護御史大夫
振武節度麟勝朔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
駕在德勝寨上以日寇未平黃河是阻貌狝往復舟
爲勞一出義師數日濟公乃理大木於兩岸貫輕舟
於中河建作浮橋以過銳旅力排巨浪勢截洪流扼
明喉壯我襟帶遂使六軍萬馬朝出暮還動若疾雷履
如平地十七年二月主上賞公之功就加特進檢校
保仍賜御衣靴馬金銀器物綾羅錦綵等三十九年
軍馬步都指揮使行營蕃漢馬步使仍舊公稟命益
主上契丹犯境變駕親征以公計出萬全謀深九拒
雷公河口以禦奸兇果偽將段疑領兵攻打德勝寨
乃夜警晨嚴出關內備三軍戮力萬人一心洎主上
旋寇孽夜遁二月以公之功加特進檢校太傅西郡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當年鎮州有令之臣張文禮殺
其主而據其位潛通梁密構契丹背我聖恩恣彼兇

德主上以札門發廟算頻旋未孚慎爲患於腹心先
其巢穴王師繼發廟算頻旋未孚慎爲患於腹心先
營都招討使公奉命討之求乃仗鉞而行水門
而天戈之氣直壓甲騎雲飛振地之威聲勁於
必下危城無何伏犀增其巖營對彼孤壘料於
成公乃獨領親軍迎鋒力戰王師大捷惟公乘勝
爲流矢所中身終陣享年六十八於戲功已垂成
不待陳安旣旌長陣壯士之名不迴永盡忠臣
之節扶傾柱折濟險舟沈天子聞之輟朝百姓聞
市夫生受國恩歎於一月八日葬於太原縣大夏
十月贈太尉則以十一月八日葬於太原縣大夏
渤海金氏素稟全儀生知懿範柔順符坤道賢和
共使兼右廂五院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
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久讀兵書頗精師律謙恭接
廉謹立身戰勝而口不言功任重而心益爲懼仁孝
聞於鄉里忠勤復表於旂常茲全才以固都邑次日

五代史記卷三十六 義兒傳

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堂演術金樞符印破敵之功深得將兵之妙
欠曰漢殷前振武節度使常侍青祿大夫檢校左散
青袍雄節節度使以文武之道兼御史大夫檢校左
早河東節度使以文武之道兼御史大夫檢校左散
郇河東節度使以文武之道兼御史大夫檢校左散
常侍兼御史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青祿大夫檢校左
相符次日漢筠前振武節度使常侍青祿大夫檢校左
度縱橫識畧孤遠耽書味道處約持安北都護府司
後成人之智次日歡兒神采疎通骨氣清秀對日之
未始摩天之勢已高可謂荀氏八龍賈生三虎併生
德門者公也夢奇舊忝故總管令公墓下十五餘年
征行與公同處營寨辱公之知眷見公之事
不以虛薄請染柔毫敢竭荒蕪實敘銘勒庶比夫燕
立碣嶼首豐碑復旌上將之勳再隨行人之淚其銘
五嶽降靈四瀆騰精雄材英傑爲時而生舟以濟險
以扶傾靈四瀆騰精雄材英傑爲時而生舟以濟險
懋九嶽降靈四瀆騰精雄材英傑爲時而生舟以濟險

獻捷其量深遠才高氣孤張皇義勇備儻雄圖臂上
 繁弱菁間輓轡聲馳絕塞勢攝羣胡其經以斯文緯一
 我武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各高差瘡力大如虎鐵石一
 心魚水三主不離石作牧西南之威五稔五稔化行四
 布直者必舉枉者必措俗戴二天人歌之難經巡務重
 郡思被百姓吏守公獄無冤橫水壺之瑩水鏡之行
 善人爲邦室家相慶得魏爲奸邪氣懾豪右心寒其
 制斷事繁威而不猛嚴而不殘奸邪氣懾豪右心寒其
 陽雷初下渡口是防備險天子恩深將軍戰苦如金
 沒如湯摧敵制寇拓土開疆以扼窮虜畫錦而行不獨
 節操麾分茅列土作鎮單于白浪崩騰洪流混濛造舟
 前古棋九曲連天隔彼行利有攸往其
 爲紀作孽一方構禍千里煙塵未滅之耻力戰
 恩殺而後已其十桓桓上將弼我元后焉坐大樹周
 細柳忠不負各勇不期壽夭長地久勲書不朽其
 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
 翔反漢韶與張虔劍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
 漢韶與虔劍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
 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五代史漢韶字享天幼有器
 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
 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太原軍府
 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爲蔡州刺史天咸初復姓
 孫氏尋授彰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爲洋州
 節度使末帝于岐山之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
 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之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
 蜀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劍各舉其城送欵于
 軍節度使孟昶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僞命承平
 至中書令封樂安郡王年七十餘卒於蜀九國志孫
 漢韶太原人祖昶唐鳳州刺史父存進振武節度使漢
 韶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存進愛之起家安武節度使知
 宗知其可用遂委以戎律大破虜寇擒獲甚衆以功授
 檢校右僕射蔡州刺史明宗即位遷彰國軍節度使觀
 察雷後累遷昭武武定等軍節度使開帝嗣位加特進

五代史卷三十六 義兒傳 三

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右僕射制曰改會稽
 之字抑有前聞換環寶之文非無故事及潞王入洛遂
 與張虔劍等奉表歸附及謁見與知祥敘汾上舊事及
 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於此何樂
 如之於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授承平軍
 節度使昶襲位加同平章事明年入爲匡聖馬步
 軍都指揮使廣政十年奉額堅守不通過我使何重
 階成三州歸附鳳州石奉額堅守不通過我使何重
 入城宣慰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駐數日乃還加檢校太
 師雄武軍節度使後以疾乞解兵柄封樂安郡王賜肩
 昇入謁卒年七十二漢韶忠勇有父風而重厚過之居
 藩閫皆有治迹始以去危卽安委質於我頗竭股肱之
 力終保富貴識者多其淳慤五代史孫漢英太原人
 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各存進唐書有
 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
 清泰初與元節度使張虔劍失律于岐下遂以其地西
 欵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韶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
 西征蒲雍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
 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
 都于
 存璋字德瑱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
 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
 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五代史
 字德瑱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
 等爲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州刺史
 等軍從討李匡僞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
 入爲牢城使從李匡僞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
 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
 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軍都虞候
 兼領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
 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五代
 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鄙市肆其豪奪法司不
 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

五代史卷三十六 義兒傳 三

謀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從攻夾城戰栢

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于魏博梁遣王檀

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

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五代史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栢鄉之役為三

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

兵馬使契丹通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鑄為

斬其使契丹通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鑄為

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將軍節度使

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

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

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

馬使五代史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啟

忠父暉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

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

為副兵馬使因賜姓名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

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日徙

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

自拒守卒不能近五代史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

于川南五十年據險立柵為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

至郡乃移復舊郡刻關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

嘉之轉檢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

其城存賢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

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

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疑謀者因謂存

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

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五代史十一年授武州刺

刺慈州七月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汴軍攻

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

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

欲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

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

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五代史纂議今按梁

末帝紀貞明六年夏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

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秦軍節度使劉鄩討之又

唐莊宗紀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

謙李存審敗梁軍於同州姚崇本梁紀與唐紀皆云十

七而存賢傳以為十八年者誤也又按朱友謙符存審

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

即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况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

姓名而存賢獨有其功乎蓋存賢當時止是別將一兵

助守河中是以有謀者勸其亟去之事而存賢能與存

審協力同破鄩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于其傳言之

如其自能破敵然其實擊走梁兵者莊宗即位拜右武

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亦自

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

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官中歎曰吾創

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

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

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

五贈太傅五代史十一月人觀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

日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後衰疾北

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

檢校大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強盛
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
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
詔贈大傅存賢少材力善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
私與王郁角觝勝兩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
曰與爾一博如勝負兩一郡即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
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祖欽唐隰州
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因賜姓李氏祖欽唐隰州
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陣授盧龍軍節
度使奉度幼有才畧不循小節年十四為幽州衙內都
指揮使居父喪骨立數歲及知祥鎮蜀奉度懇請從行
補廳直左押衙明宗即位充貢奉使諸將進攻迷率王
師掩至劍門不守知祥命趙庭隱督兵往拒之署奉度
為兵馬監押時眾寡不敵人心動搖奉度與庭隱率勵
士卒竟敗王師以功授檢校右僕射昶襲位領嘉州刺
史文思使還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
多雨嘉陵江溢出城奉度置堰開濬二餘處洩其
蓄水築隄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
自監護擁節旄自奉度始人皆榮之
人為左右街功德使卒年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 二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
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
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
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 一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

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

可謂壯哉五代史記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

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

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

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廷及討

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

負之以為前驅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及仇讐已滅天下

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

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選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

被成賜名六合被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

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

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

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五代史補初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

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纓轉則衆齊作故凡所門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詞統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自度曲云會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殘月落花烟重或曰莊宗脩內苑掘得斷碑有此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 伶官傳

字東坡志林如夢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

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

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碧雞漫志喝馭子調徵老云

屯田員外郎馮景德三年為開封府界宿吏日落忽

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童王

侃就之延坐飲酒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二女

制聽十四姨者曰何各也侃對曰喝馭子十四姨曰非

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娘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

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娘獻之梁祖令

李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葛大娘及戰得勝

日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詭曰喝馭子莊

皇入洛有歌此曲者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

七聲耳李琦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謂之喝馭子其小

不載何宮調今世羽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其小

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

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

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清異錄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尙方進御巾裏各品

日新今伶人所頂尙有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

傳其遺製者曰聖道遙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

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

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

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于胡

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于

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

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

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

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

五代史記卷第七 伶官傳

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

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

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

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

州刺史事文類聚翰府名談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先

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

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能樂之

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

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

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人主提天下莊宗好

生靈賞罰之柄若言如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吹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

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五代史補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踈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躪使比屋為墟然動溝壑之處為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違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伴為誦責曰汝為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畱間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爾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然其怒少霽頃之怨縣令罪 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于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無縱兒女囓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伶官傳 四

其佗過惡五代史補鏡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借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眾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與訴於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有言朕而泣下者莊宗未嘗為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曰陛下安矣此輩淚便用枯棒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股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之也莊宗起似欲肆新磨意莊宗使之遠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一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欣然諷浪押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清異錄老伶官黃世明嘗言逮事莊宗大雪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內宴鏡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彥瓊郭門高二人為最清異錄莊宗時伶官朱國賓天姿乖狠衆皆畏恨以其閹人號 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美女千人以從道路相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伶官傳 五

屬男女無別

清異錄同光年上因暇日晚書登與平閣見霞彩可人命樂院作霞樣紗作十褶裙

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競為衫裙號拂拂嬌又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蜒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元賣花者取衆為之售於遊女

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于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于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伶官傳

六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畱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

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

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啟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伶官傳

七

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于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于宣仁門步軍陣于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

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南宮靖一唐莊宗論莊宗之與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于爵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取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于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述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伶官傳 八

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讓慢備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悅姦諛之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恣游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戮臣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羣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於反相結托以希覲恩賞者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批頰而不耻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弑於門高焚以樂器蓋其自取也昭昭矣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事類聚別集朱子語錄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閻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宦者傳 一

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為河東監軍

五代史張承業字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為假子光啟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為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雷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為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為岐人倚角其後崔允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

五代史崔魏公皇偽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于斛律寺昭宗遇弑乃復請為監軍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

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

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

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五代史夾城之役遣

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斷奔賊無舟不得

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寤

津吏報曰河冰合矣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

皇病篤敢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

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平內難策畧居

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潞破賊夾城莊宗深感

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

宗初行墨制凡除拜承業皆成于盧汝弼之手汝弼既

為戶部侍郎乃請于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

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

府揆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

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

我嘗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

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為霸府從事焉柏

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過舍莊

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請監軍請

白承業遠至牙門寨帳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寢時

而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莊宗然

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

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

而積聚庾帑收兵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

者承業之忠烈也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

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于承業

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莊

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

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

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

五代史記卷三八 宦者傳

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

怒曰臣老勅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

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

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

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

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

陪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

反詔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

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

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

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

過承業第慰勞之五代史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

賜宮省太后須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酣

飲命與聖宮使李繼岌為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幣

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

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和哥過勞承業自出

已俸錢此錢是王庫物準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

為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

為子孫之謀惜錢為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

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

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為本朝

誅赤賊為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于先王今日

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詭寶曰黨朱溫逆賊未

嘗有一言効忠而敢依諂附揮拳路之太后問莊宗酒

酒之問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為吾痛飲兩卮分

五代史記卷三八 宦者傳

誘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勞之自是私調幾絕

多見悔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

此獲免五代史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為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登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

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

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宣者傳 四

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五代史關文莊宗將即位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拮据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遠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按莊宗實錄敘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通鑑考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趨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日陛下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遠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為一未可也殿下方既化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五代史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人怒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宣者傳 五

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警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難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讐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賦已殫而遽先大號每見國家勅命大禮儀仗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為國新立廟朝不可乘于制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為國新立廟朝不可乘于制事不可信于游譚也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為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代會要正憲贈左武衛上將軍張承業諡曰貞憲承業諫曰大王何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年讓一年即一年年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愈矣老夫是閣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託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

宗有功甚見委遇璣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璣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為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賈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誠璣等曰汝車被村百姓割開道下賊憤作非為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璣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為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

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

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

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

翰為昭義監軍五代史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廷令張從政養之為子以廢入仕中和三年

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為學士院判官遷樞密丞旨內府

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

五代史卷三十八 宦者傳

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雷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給

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

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

同攻潞州武皇因雷之不道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

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為部下使將李思安築夾城

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

每出征令居翰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

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然苟

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

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

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為殺降

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

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五代史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為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

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而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先時宦官干政每于宣授不敢有所非承顏免過而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非承顏免過而族干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中官向延嗣馳騎齊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措去其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儒儒林公議時屬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偽蜀王衍一行密使張居翰與日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殺乃改一行為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冤之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

七十一五代史明宗入洛居翰請見于至德宮待罪雪

貴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

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而靜諸悉舊事在潞州累年

每春課人有蔬種樹敦

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

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

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

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

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

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五代史卷三十八 宦者傳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宦者傳 八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允圖之允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

北夢瑣言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自是四方效之

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日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十餘驅之面市驟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語喧噪如先所聞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贖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宦者傳 九

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即位之初郭崇韜並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微路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為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以已合當樞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嫌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既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為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為是妖言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啟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

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五代史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五代史漢瓊性通點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及康義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宦者傳 十

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即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既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閔帝嗣位尤恃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後愍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五代史西軍既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行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別欲手刃之衆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于河中勒歸于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于潞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于已有恩至是乃單騎至潞地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即自尋戮于路左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

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干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有所取焉陳隨隱優錄唐莊宗詔魏王殺蜀王衍一行人為家於是隨衍千餘人皆獲免漢高祖以李崧第賜宰相蘇逢吉併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誘人告崧與家僮二十人謀反改二為五遂族其家周太祖臬達吉適富崧被刑之所一字活千人族一家宜六一公取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北夢瑣言使嚴道美閩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乘簡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道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

五代史記卷三十八 宦者傳 十一

日軍容改易也大曰何用管俄而無定且異猶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元為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也北司治亂記入卷備載閩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為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涪官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于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達元達子
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五代
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
度使王武俊為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為假子號王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

哥其後子孫以王為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為
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宏正為成德軍節度使
既而鎮人殺宏正推廷湊為節度使宏正不能制因以旄
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達向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達卒子
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並前史
有傳耳目記長慶之代鄭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
許人善陰陽紀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使田宏正御下
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怨咨時王庭湊為部
將遣使於鄭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愈因詣五
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為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
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為坤坤土也地
也大夫將來乘旌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
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遠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
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謂曰
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即辭魏帥而歸比
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宏正為亂兵所害士大夫
將校其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眾不聽擁而之元帥
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討以裴度為元帥
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
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

宜一切赦而有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達人侍因
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
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達繼立官至太尉一十六年薨
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眾皆廢而殺之立其弟紹
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
山王卒子鎔立即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為下所殺立四
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
之立也遣人詣鄭取五明置於府為營館舍號五明先
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為推
之道人曰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高氣
常以清儉為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
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入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
幸事已多素無勳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為壽
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
無雷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為趙王也北夢瑣言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
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
簷下有異人駱德播與之及長駱臨善陰符鬼谷之書
忽軍職得士心會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
忽一人荷策而過熱視之曰貴當列士非常人也僕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

痛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
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
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
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節度使歸別墅
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野兩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
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
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于
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
張文禮 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
滅之 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
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
起而交爭鎔介于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
畜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
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鎔以聞五代

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 山郡王羅宏信長沙郡王劉仁恭彭城郡王制門下五... 國之獻天共振橫霄之力四溟紀地成施潤下之功所以... 海濱江河輯六瑞而踰五等居牧伯之位秉桓信之圭... 苟非茂績昭宣殊勳薦治豈可膺茲並命用叶僉諧我... 有三臣實全七德爰舉疇庸之典式符進善之經具官... 王鎔夙紹弓箕丕承堂構襲重侯之積慶允武允文奉... 先王之成規不踰矩矱官羅宏信將星瑞彩卿月... 言必力有章動不踰矩矱官羅宏信將星瑞彩卿月... 常竭力於公門每推心于王室保大有九三之盛任... 而不危守中孚六四之貞致遠而不泥既為良帥復... 吏師無官劉仁恭氣薄雲天義形霜雪秘元符于腹... 機術無倫運黃畧于意筌弛張有度以括養智用壯... 謀三軍敬之若神明百姓仰之如膏雨居然侯度屹若... 國植而皆道邁殷賢名齊漢傑洞達總戎之要剪起扶... 輪精通育物之源興黃拜手大牙而理人心以寧屏蔽... 一隅綽長城于瀚海藩垣中夏布橫落于天田疇咨協... 恭奮揚熙載或尊茲冀土成阜安于大名或宅彼幽都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其綏懷于有北駢關勳緒照灼簡書數進律之殊恩獎... 殿邦之美化真相正三台之位掌武居一品之尊增實... 封乃錫圭田升虛邑而光寶節酬功報德惟恐不多勉... 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 界上為元戎王中令銘所延在衙署供養將任友... 義慮是隣道謀人或致不測懇要結而逐之元戎始疑... 惠具以尋塔為對遠差於府城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 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 現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其數前... 定刻斯塔者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 何其神異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于李匡威...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會... 為棣州司馬忽有盧一棧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 心以爲異告于別駕張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 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子孫昌盛蘆葦... 也合生陂澤間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後必有分茅之... 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

戎校諸將遂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盛... 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爲三軍所逐匡威少好勇不拘小... 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 節以飲博爲事會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 之側自以酒醉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匡威來救晉軍... 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 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 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 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 出陘鎔又求救于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儻... 之婦美而淫之匡儻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 文苑英華授李儻盧龍節度使制門下召爽舊邦燕昭... 故國其地廣而要其俗勁而雄儻非英偉之才孰控臨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戎之任詢于執政爰有良臣具官李儻制鍾利器構厦... 宏材負願收之威名種關張之節槩夙明軍志妙構厦... 情訓戎兼務于詩書養士必加于鰥豆日者咸推友悌... 實倅元戎屢參必勝之謀常贊在和之義洎專度務益... 洽羣情維維仰愛日之恩疆場賴仁風之固是用寵其... 龍節榮彼鶴原俾登韓信之壇仍進王祥之秩爾其... 我王度振乃家聲惟信義以睦隣封謹法令以威蕃落... 武有備而不用士使樂而不驕四者律修... 我明訓厥惟欽哉可檢校大保幽州大匡威內慙不敢... 都督府長史盧龍軍節度使餘並如故... 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 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海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 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 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乃... 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

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
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
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嚮詣府將代
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
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
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五代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五

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
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歸府舍鎔軍拒之
竟殺匡威鎔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
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鎔就之
遠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翌日鎔但覺項痛偏蓋因鎔
有刀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鎔蓋因鎔
鼓人說李匡威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強淫之
熱人說李匡威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強淫之
匡威之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
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
鎔之事匡威移謀王鎔往復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
國惡也耳目記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
授之曰與爾為子他日必大得位生之肩日稜岸肌
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見之悅而問曰此
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崑崙
因以阜衣賜之是時常山縣李匡威率師五萬掠趙
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王鎔鎔遣使與晉師戰
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鎔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

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威燕王之德惟牛醜酒大犒于
橐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為其弟
自以失國又見趙王其方幼乃圖之遂營東園以居
至即使漁于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
隣寇侵漁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
實資恩力願惟幼穉風有早誠望不慮燕王以然遂願
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然遂願
趙王並轡而進俄有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然遂願
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外內有勇夫袒臂旁來俄而大雨
介士即拔其難記但言曰視兼王退走于東園而殺
君和恐其難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
既見主免難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
之明日趙王素服哭于庭兼王退走于東園而殺
主匡威忿其兄之見殺于庭兼王退走于東園而殺
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
畧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
載趙王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王上第
世四區良田萬畝仍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黑醜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六

者多云無陞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北夢瑣言景
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書報弟付之軍亂推
其弟匡威充雷後鎮州趙王鎔乃以書報弟付之軍亂推
欲赴關泊於陸澤鎮州趙王鎔乃以書報弟付之軍亂推
稅駕于常山府塾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因請
威相親于王鎔既造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
東門內有鎔親造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
中有一人識是王鎔親造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
移時與真抱俱死鎔年十六七歲上肩之而去匡威格
鎔之時雷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鎔大驚問曰
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也訪之則
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冥扶信然鎔自脫此匡
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五代史馬郁其先范
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為府少警悟有俊
匡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威為府少警悟有俊
之條亂本末幕容為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室即起嘗

王銘于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都聚
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
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
給首優異之郁以滑稽侮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
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
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
寓公設異饌勿餘食案其俊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奇
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食案其俊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奇
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日自卿去國以來在范陽乞骸
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但卿不得死爾
既無歸路哀懷嗚吧竟卒于太原卿但卿不得死爾
州人少警悟有俊才多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
未為州府刀筆小吏時節帥李威為王銘所殺銘書
報其弟儔云威謀危軍府衷甲竊發與三軍接戰而
儔遣使于銘問謀亂本末幕客為書多不如旨郁時
記室即起草為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
此知名因得署幕職後在莊宗幕府自李襲吉卒後每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有四方會盟書檄多命郁為之答吳蜀書與王檀檄皆
郁文也耳目記趙王銘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
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
眷也每當酒席馬頰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于趙衰
伯符輟小喬于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
勝賢者顧囑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即命筆援毫文不
停綴作轉轉之賦其一詠故得奉之或即命筆援毫文不
幕花容而傾國步移縹緲歸銘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
縱羅襪以生塵或載以歸銘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
山劫銘以盟銘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
州乃為書招銘使絕晉而歸梁銘依違不決晉將李嗣
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
輜重得銘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
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

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
關銘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
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
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銘不來今吾至此
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銘附之吾知李嗣昭
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銘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
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于天下也且霸者
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隣所以息
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
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
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
與銘和銘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五代史銘
既失燕軍
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真定銘遣使謝罪出緝二十萬
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銘修好如初泊梁祖兼有山
東虎視天下銘卑辭厚禮以通和好光化三年秋梁祖
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銘謂賓佐
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梁
祖盛怒逆謂式曰王公朋附并汾遠盟爽信賊業
已及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
成霸業反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引式袂
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銘
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
祖以女妻昭祚北夢瑣言梁祖陷邢州允軍攻王銘曰
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銘曰
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為行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

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修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滅誠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歲耳銘即送牛酒幣貨數萬倘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太祖即位封銘趙王銘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銘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于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冊府元龜天祐七年十一月梁魏將夏誣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使楊審謀乞師于帝為名既而皆殺郡兵鎮州王銘遣使楊審謀乞師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州首贊偽梁推崇僧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異端必無離貳賊將前

五在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九

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苟姦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縶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溫雖及于前朝王不殊于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况劉守光坐握勝安公主既懼逆溫窺盜則思反仄偷安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得昨告我乞盟必如此算逆溫知吾好合人情固不待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關我若運迴不救則落彼奸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破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軍赴援屯于趙州梁祖既令杜廷隱等襲深冀以軍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勅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前鋒會軍于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日太陰虧不利出師因命退軍魏博銘常以兵從銘德晉甚五代史及梁祖稱帝銘不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銘深冀二郡以鎮守為名又遣大將王

五在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十

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于柏鄉銘遣使告急于莊宗莊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銘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銘未嘗親軍明年會莊宗于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銘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銘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銘子昭誨銘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俱弊于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裘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鎮陽池苑之盛冠于諸鎮乃王銘時海子園也銘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有畫境錄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蹕真定潭園有兩朝行宮歲繕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批排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崎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犯之所也銘尤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清異錄成銘求長生不死日延異人方士坐遠宇映水精與道士金脈屏風焚香謂飛昇可致吏民莫不竊笑王若訥畱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于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銘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銘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宏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銘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宏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于帳前

日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宏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銘不答宏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銘前銘懼遠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宏規漢衝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銘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銘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五代史八年七月銘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歌銘亦報之謂莊宗為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幼聰悟然仁而不武銘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銘自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閣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為皆離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

為盛銘宴安既久惑于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縉黃合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授符錄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銘增置館宇雕飾土木道士若勞弊王母觀石臨水訪求仙迹每出一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而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銘自西山迴宿于鶴營莊將歸府第希蒙勸之他月所宜者李宏規謂銘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希蒙勸之他月所宜者李宏規謂銘曰方今晉王親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銘懼促歸希蒙怒使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銘由是復無歸志宏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多蓄猜防銘由是復無歸志宏規聞之怒使日軍人在外已久而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上度又結構陰邪將為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前銘大恐遂歸是日命軍士聚張文禮希蒙首抵于前銘及行軍司馬李葛宅並族誅之誣誤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葛宅並族誅之誣誤親者比數十家又殺蘇漢衝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

五代史紀事三十九 雜傳

日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眾皆掩泣相謂曰王又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夜親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踰垣而入銘方焚香授籙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燄亘天兵士大亂銘至張文禮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為畱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銘于昭宗朝賜號敦睦王梁祖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昭宗書令趙王梁祖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昭宗書攻下鎮州銘之舊人于所焚府第又賈復故鎮州節莊宗命慕容致祭葬于王氏故塋又刊校張文禮度使王銘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王銘時莊宗未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下樓運郵舍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于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為事獲初累為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銘少子昭誨年十歲與物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銘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銘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于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銘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于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五代史銘長子昭祚亂之翌日張文禮禍之夕昭誨為軍人攜出府第置之穴中昭誨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籠中既至湖湘乃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而還時銘故將符習為鎮州節度使使昭誨來投即表其事曰故趙王王崇隱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為人所匿免今日尚為僧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諸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中軍使檢校太傅諸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卿周顯德中遷少府監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銘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銘已死文禮

五代史紀事三十九 雜傳

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于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殁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五代史張文禮燕人也初為劉仁恭裨將性兇險多謀辭氣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為亂及敗奔于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未街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已若也鎔賞其言給遺甚厚因錄為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柏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畧唯于儒兵之中羨非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十三

以此軍人推為良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都師厚先率步騎數千人設伏兵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東兵夜凱歌至唐店師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日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慙在鎮州既久見其政荒人僻常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王鎔畧無猜間漸為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為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宏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偏未識人問情偽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于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宏規將動文禮用事樹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宏規見文禮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規董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曰公命我盡坑爾曹之文禮因令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為國我若不即殺爾則得罪于公我若不即殺爾則得罪于公昭祚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于梁子舉族灰滅唯留王普祚妻朱氏通梁人尋間道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源誠視事以無恙文禮兼要節旄尋亦奉燒勸進莊宗姑

示合容乃可其請文禮比厥役小人驟居人上步履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目常慮我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宗遣閻寶史建瑋及趙建瑋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與文禮處病疽腹及開史建瑋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禮未發時舉家咸見鬼物昏瞋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四月嗣昭為流矢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歿乃以符存審為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于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于市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十四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宏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宏信從眾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宏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其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宏信節度使五代史羅紹人父宏信本名宗弁初為牧馬監事節度使樂彥貞光啟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橫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謀攻之從訓出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于龍興寺逼令為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建為留後先是宏信自言于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日爾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既而文建不洽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為節度使者宏信即應曰白鬚翁早以命我朝可以君長兩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宏信為留後朝廷聞之即

正授節旄北夢瑣言中和年魏博帥羅宏信初為本
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會宿于魏州觀音院門外其
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于宏信怒曰欲危我耶
來復以此言來宏信因令密之不善歲果有軍變推宏
信為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名未振衆已服
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文苑英華封魏博節度使羅
宏信妻越國夫人某氏進封燕國夫人代州刺史傳瑤
等據地封吳興縣君等制勅具官某妻越國夫人某氏
牧守之任者理軍為政皆執善經而褒寵之謨亦多內
助女師稟訓夫族稱賢不違柔順之規且習閑和之性
或功庸克備風法有承或環珮之音周旋可聽是宜增
大名之國開初命之封亦所以榮外臣而勉內助也可
依前 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宏信宏信不與由是有隙
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
五敗宏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五

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間遣使語宏信曰晉
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宏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
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
魏宏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宏信有二心乃以兄
事宏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
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
之宏信大喜以為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
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 五代史乾寧中太祖急攻兗鄆
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縣存信御軍
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宏信
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宏信懼乃歸欵
于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

攻魏營于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
于恒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
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兗鄆慮宏信必對魏使北而
必卑辭厚禮宏信每有答貶太祖必對魏使北而
受之曰宏信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
遇之故宏信以為厚已其後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
王 宏信死 唐會要莊肅贈太師 紹威立紹威好學工
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唐乾符
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
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俊初
自蒲坂歷于并帥鄭從謙鎮汾晉傲謁之不見禮後
又之鄴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于道觀中與
中數相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于道觀中與
敬傲相得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
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
爽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廷醉夜供奉至
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極用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六

心世上幾人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霑餘句未成山甫
亦自黜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
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盃俄而
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
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授自由德
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者何曲
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于洛陽東市而
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
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
于世矣遂成四韻載于詩集今山甫集中之標李處士
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為王中散也王生
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
多士以廣名儒才學之士咸自莫不於文華館待詔
張道古並英儒名儒才學之士咸自莫不於文華館待詔
之琴瑟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四集於文華館待詔
弦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
每戴危冠著高履優遊曠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
無綿纈日醺酣于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
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人成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
飛滿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即復於故所也

常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飲其道藝會
 著王逸人傳為此也道古名曉博學善古文讀萬卷書
 而不好為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大雨眾賓皆喜
 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兩自雲
 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宏信在唐以其先長
 重其文學之名而晒其詩之拙也
 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五代史光化元
 紹威襲父位為雷後朝廷因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
 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
 邑紹威獨營太廟制加守侍中進封郡王紹威形貌魁
 偉有英傑氣二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
 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
 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
 軍幕有詩名于天下紹威遣使路遺牧南巷之敬隱乃
 聚其所為詩投寄之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為曰
 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燕詩云
 簾前澹泊雲頭日座上蕭條雨脚風雖深于詩者亦所
 羨服前文苑英華授魏博節度副使守左司馬知府事
 長沙縣開國子羅紹威檢校司徒進封開國侯制勅王

制之重列爵惟先開國之名徹侯斯貴具官某自河而
 北地澗兵賦之大實在於中而侯以雄傑之材統臨有
 政爾以忠孝全道副貳其權嚴訓所資美譚甚遠不
 威而人自畏能處眾而事必行理戎每贊于公家秉禮
 無遠於私室更廣疏封之寵以分勸善之章勿怠象賢
 是為守貴可依前件羅紹威傳梁鄴王羅紹威世為
 武人有膽決喜尚文雅好儒生于禮每旦視事之暇則
 招延四方遊士置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
 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于學舍之側建置書樓
 縱儒士隨意觀覽已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
 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
 自壁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
 又僻于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
 星壁江南有羅隱者為兩浙錢鏐幕客有文辭紹威特
 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
 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曰偷江東集今鄴中士
 有諷誦者嘗自為大廳記亦微有可觀五代史補羅
 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羅
 驢置鞍于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
 者為廂司所擒紹威更不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七

甚寬何故駕車碾鞍輻論者許之唐詩紀事羅紹威
 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節度使喜為詩江東羅隱有詩
 唐末襲父宏信為魏博節度使喜為詩江東羅隱有詩
 名紹威厚禮之與通屬籍目已所為詩號偷江東集如
 樓前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無愧隱矣紹威形
 貌魁偉有英傑氣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
 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
 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懷不致馬羅隱贈紹威詩云寒
 猶美愈頭風踉蹌歲月心猶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
 吾人有知己好將筆力當英雄侍兒小名錄素娥行
 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
 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齊二百疋及生餼
 而露意焉詢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飾獻之素
 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
 閉閣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
 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
 嘆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
 何不平事詢美具語之欸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鄰一
 皮囊入門乃財素娥而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
 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即遁迹他所

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
 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
 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
 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
 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
 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
 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
 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
 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
 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十八

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
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
軍千人雜與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
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
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厯亭聞之皆
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
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
悔五代史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
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
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
賈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
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如史意誠何
全韓君雄樂彥貞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

五史記卷第九

雜傳

九

族被誅紹威怒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紹威
嗣世之明年正月魏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
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于大魏太祖遣李思安援
之屯于洹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州燕將劉守文
單可及與王師戰于內黃大敗之乘勝追魏從周亦
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
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
景附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太祖慮兵強天下知必
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
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佐謀
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為外援太
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
堯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伏兵
仗于巨索中肩昇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
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
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勳同攻
之族州城為之一空翌日太祖自內黃馳至鄴時魏軍
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
遇保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為勃激太祖遣諸將分討之

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偏然尋有自弱之悔五
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
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將
田承嗣以魏州降自後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將
百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
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
人云長安天子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
威不揚言有子帥滅因與牙軍主使頻遣斥逐由此益驕紹
器甲揚言有子帥滅因與牙軍主使頻遣斥逐由此益驕紹
引弦共甲禱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於庫內斷
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漸
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
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
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
錯不其國矣紹威通鑑考異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欽傾
大去其國矣紹威通鑑考異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欽傾
府藏以奉溫小通鑑考異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欽傾
厚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蓋
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

五史記卷第九

雜傳

九

人皆承愛未半歲溫卻召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
回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牙樞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
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
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
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
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兵破梁潞州太
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
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
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
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
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

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
 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
 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
 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
 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
 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通鑑考異梁功臣列傳朝延
 紹威有謀慮亦持簡獻替或中途相遇意互紹威自以
 合者十得五六太祖歎曰竭忠力一人而已紹威自以
 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
 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
 凝督其役五代史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紹威飛輓饋
 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疊跡重軌不絕于路

五代史記卷第九 雜傳

三

又于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侯供牲牢酒備軍幕
 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
 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
 以輿復唐室為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
 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
 號扶天啟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
 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條架于地沂流西立于
 舊址之上張設絳綺皆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
 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鑰備灑掃皆有闔人紹威曰
 此類皆宮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囚搜獲三十餘
 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
 萬戶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
 軍民多而食益寡願于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
 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
 祖深之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
 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
 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疆飯如有不諱

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
 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
 曰貞壯五代史會紹威遺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
 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仍命其子周翰
 監總軍府及計至穀朝三日冊贈尚書令紹威在鎮凡
 十七年年三十四薨五代會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
 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
 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
 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為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
 唐莊宗時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
 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

五代史記卷第九 雜傳

三

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
 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五代史紹
 長曰廷規位至司農卿尚太祖女安陽公主又尚金華
 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繼為魏博節度使亦早卒季曰周
 敬為滑州節度使別有傳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
 家為尼居于宋州元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
 婦節也又羅周敬字尚素鄭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
 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為詩往往傳于人口
 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
 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為兩使開後尋正授
 旌鉞時年十歲未幾授祕書監檢校節度使繼加檢校尚
 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祕書監檢校節度使繼加檢校尚
 書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即位遷左金吾大將軍
 初唐天祐中紹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
 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
 稍遠乃召周敬議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即位趨內
 宅中見一人儀形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周敬見則明廷

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
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
為左監門衛上將軍通鑑考異莊宗實錄子三人長廷
年三十二贈太傅通鑑考異莊宗實錄子三人長廷
規司農卿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卒次周翰起
復雲麾將軍充天雄節度使薛史亦同實錄已亥以司門
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敬薛史亦同實錄已亥以司門
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
鄴王紹威病日甚慮
以後事故奏請焉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
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
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
閑廢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
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五

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
年處存卒于鎮五代會要忠肅贈太師王處存諡
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地券以梓木
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觀元遺山續夷堅志
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
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
九文此唐哀宗之時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
然則此事由來久矣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
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
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
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
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

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
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
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
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
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
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
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
焉初應之于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而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
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五

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
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
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
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
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
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
處直終為都所殺五代史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
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
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
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
遺于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直之子其
後應之聞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于博陵坊而開
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欲

先事為難會燕師假道伏甲于外城以備不虞昧且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于亂兵咸云不見其屍眾不解甲乃通牙帳請殺都處直堅斬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于卧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佗事卒戮迨二十年都為人狡伎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別簿之記畧無子遺

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為唇齒恐鎮定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

五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三

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為己物也不然則為晉王所有矣太祖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畱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搯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

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

五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三

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宏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宏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宏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宏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秃餒得數騎遜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闢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于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

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
 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其詭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
 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秃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
 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
 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五代史都既成巧
 幼生而不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
 祐乃以都為節度副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
 正月乘勝追殺過定州都親征鎮州契丹于沙河明年
 宴自有愛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第
 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第
 都來朝觀畱宴旬日錫資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
 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機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
 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明宗易二州刺史都
 奏部下將校為之不忍戶口租賦自贖本軍天成初仍

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
 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
 間和昭訓為都籌畫日主上新有四海節度使王建立
 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
 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王晏球帥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
 攻城契丹將托諾率騎萬人來援契丹為援洎王師
 于嘉山為王師所敗唯托諾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
 之守城呼為諾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訪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
 謀故將金帛收市以好聚圖書不責貴賤書至三萬
 人廣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
 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
 晏球拔定州時都皆校馬讓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
 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掄托
 諾并其男四弟一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掄托
 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天初安
 重誨知其本末付段佗養之為兒佗知其不稱許其就

五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及都叛遂
 僭其服裝時俾乘城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偽詭厚之
 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關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五
 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二月定州行營招討使王晏球
 來獻逆賊王都首級并俘賊上御威安樓立仗百官就
 列尚書兵部宣露布於樓前宜訖尚書刑部侍郎張文
 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蕭希甫受之
 以出獻于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將秃餒等命磔于開封
 橋百官 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允與
 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
 宗時歷具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
 廷允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
 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
 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
 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
 祖聞之遽徒廷允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
 海而卒五代史王廷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
 內表也性勇剽捷鷹隼視暗鳴賦匪則挺劍而不
 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休息嘉樹之陰
 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
 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折密澶隰
 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廷允累朝
 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鄴州防禦使城降實勞
 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為
 子威為定州節度使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
 高祖云欲使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
 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

五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拒使人復報日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廷允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元

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畱其親信燕畱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五代史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園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為府揀出為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為帳中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為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三

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為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舉兵屢不克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二月破燕軍于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即以仁恭為幽州節度使畱腹心燕畱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為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北夢瑣言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庵于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其後晉攻羅宏信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求兵于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詢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畱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于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鄭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

骸而鬻或九瑾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晉

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年羅宏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

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問亮卿俱

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

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媿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

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眾矣

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河

大為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

問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

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既絕于晉恒懼討

伐募兵練眾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

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為留

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不與之會中使至范

陽仁恭私之日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

捷以為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

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

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為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

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

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

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擄紹威守文與單可及

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

之左袁象先設伏于內黃清水之上思安逆戰于繁陽

城偽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

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三

事主錄是燕薊人士例多黠淫或伏竄而免仁恭聞眾

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

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饑人相篡啖析骸而鬻九土

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

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

李博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

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北

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

陵城下有鶴鷄數頭飛下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

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

馬而遁于時軍敗于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于唐河

他日命使汴汴帥開宴併優戲醫病人以讓之且問病

狀內黃以何藥可痊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

賓主大笑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于富貴築宮大安

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

不死合燕人用瑾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

泉志

續通典曰劉仁恭造泥錢號為山庫陶岳貨泉錄曰劉

仁恭下境內以泥為錢以膠泥固濟而鍛之大抵類堯

樣度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

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

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

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

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

兵討守光至于蘆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

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堊土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

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

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門志意盈滿師道

士王若訥新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

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

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講求法要又以泥作錢令

部內行使盡飲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

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嶺山中草葉為茶

以邀厚利改山名為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

色其子守光承之承事洩仁恭怒答守光請而不齒四年

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

大安山城自無備守光自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

既退守光乃自為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喜元行欽

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乃攜仁恭

歸幽州四于別室仁恭左右迫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

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子警父者吾家生此梟

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

為守文所敗既而守光驍將元行欽議之被擒滄兵失帥

曰勿殺守文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議之被擒滄兵失帥

州賓佐孫鶴呂充已推守文子延祚為帥守光橋守文

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

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堊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尾士

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守光素庸愚由此

益驕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

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

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于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于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人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疆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于

五代史卷三十九 雜傳

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

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

考異莊宗實錄三月己丑鎮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

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告之推為尚父

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

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

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

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義定節

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

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使尚書令晉

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

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閣門使王曠拜守光

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

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

一萬一千二百...

也尙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尙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

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通鑑考異莊宗

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溫命僞閤門使王曠供奉官史彥章等使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汴使至守光

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冊又編遺錄云三月壬辰差閤門使王曠受旨史彥章齎國禮賜

幽州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鎮定旣與河東結權兼同差使請當道卻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

曠史彥章上下一行置斧鎖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並禁數日後放出

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鎖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

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泉志董道曰幽州劉守光錢而文曰應天

元寶背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尙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

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五代史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

失勢謂天所助淫虐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爲鐵刷剔人面書衣赭黃袍顧謂將吏曰當

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畧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

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

暇縱能御敵未免生憂王但拊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

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

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

五代史記卷三九 雜傳 五

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瑋同遣使奉冊推守光爲尙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已仍以諸

鎮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不獲又

難之叛不足平珍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門使

王曠俱奉官史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

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所司

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

改元之事梁使曰尙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于地

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

揚謂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

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

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

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燕之將吏竊議

公等促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

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鎖于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

難重遠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

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

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鎖令軍士

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

命室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

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訕笑八月十三

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梁使王曠判官

齊涉爲宰相史彥璋爲御史大夫僞冊之日契丹陷平

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瀆請遣使省

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命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

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又李承勳者與廣同爲

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至太原少尹劉守光

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承勳至州見

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

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

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

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

師討守光承勳竟歿于燕 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

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

皆迎降 冊府元龜漢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唐

末平州刺史劉守奇引爲帳中親信守奇以兄

五代史記卷三九 雜傳 五

守光奪父政亡入虜中又自虜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令守光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河東小劉那領軍來為父除兇爾何把守守光免胄勞之行敏遂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光心不可保翻然作變則無如之何莊宗以書召守光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密說守光曰公不施寸兵下採郡周公以得非已力必有如黃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朝素有君臣之分今往依之介福萬全矣乃馬首而南守光被圍梁以守奇為滄州雷後以去非為河陽行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末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道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三七

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

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三

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五代史十二月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侯晉王至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軍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祖上肉耳莊宗愍之折弓為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佗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繼珣繼祚等來獻初守光破後攜其妻子將走關內依劉守奇於路寒瘡足腫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十一月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

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家如是守光俯首
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為劉
黑子畧無媿色莊宗以仁恭守光劉延卿及其二妻皆
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喜鄭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
伏誅李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爲愛將
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誤計小
喜榮惑故也若罪人不死守光必訴于地曰臣之誤計小
喜至令證辨小喜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宗急召小
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勸哭曰王將
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日皇帝事
勢及此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既誅
命判官司馬揆備轎檣送仁恭于城西哀訴不已既誅
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于城西哀訴不已既誅
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五代史記卷三十九 雜傳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
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
長遷軍校五代史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
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爲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
犯關博野軍畱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
以本軍敗尙讓之衆於龍尾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
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
等敗行瑜于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
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
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
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
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五代史朱玫之
與元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
臣光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
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
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冊
府元龜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爲洋蓬壁等州節
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
宗親爲製字曰正臣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

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

州錄異記鳳

羽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佐最為相善有客

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察屬成與之相識而獨親于王居

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

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置於度外音問杳絕

任亦時來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畢

矣業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

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

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

免遂以出院例錢匹緞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實

又遣綵緞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于

郊外宴饒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俄

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

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

中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存矣文苑英華

授左衛上將軍滿存特進檢校司徒仍復長城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制勅昔孟明視荀林父之為將也獲罪

於二君或敗以見囚或歸而請死彼秦穆晉景之為君

卒能宥而復用朕惟涼德寧味於諸侯之霸者哉具官

滿存頃列將壇頗懷臣節且聞禁暴斯有功能未嘗敢

驕欲保勳績而爾之前事人亦公言幸無爭敵之盟但

逼自焚之勢迫乎連坐得惟輕懼罪而不懈于道心

過而願陳其力是用徵為環尹兼復疏封載加論道之

名俾重棄瑕之典庶平有復恭父子見殺光憲曾行次

位知我念功可依前件復恭父子見殺光憲曾行次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
因聚草焚燎路隔慮其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
軍府事朕以恭已視朝詳理與化對山河之美必念功
臣聽擊鼓於三川列郡豈惟於千里爰授勳略往膺撫綏
斷自朕懷允符命屬某官深沈曠度果敢知名秉義向
公服於吏事披堅執銳振彼軍功奉國勵心以身率下

皆自便卓然威稱治乃風聲今以梁漢之間撫理是切

允思安父諫屬智能既習俗以不遷曉寵章而下車之

爾伯父鎮於其舊受尚流承家益美想彼下境後

必開在政之方爾其蘇泰蒸黎務勤耕織謚寧封境謹

奉詔條致我巨藩成其樂土不改三公之貴用光十乘

之權厥惟欽哉勉承嘉命可權知河陽節度使觀察留

後特進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隨郡開國子食

五百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

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諭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

何之五代史大順二年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

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密為留後

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

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

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

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

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

黨朝政於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

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

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

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

乃責讓能治兵而以羣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

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

投瓦石擊宰相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

宗意益堅羣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

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羣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羣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

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舉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

五代史昭宗性英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發軍旅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願兵不解勢將指關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北茂貞願兵不解勢將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恃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以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稍屏屏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

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攙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斬樞密使李周潼以詢乃既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晷錯之辜謬及于臣今若歸罪于臣可乎行國難帝不日晷錯之辜謬及于臣今若歸罪使害於驛內通議者以讓能職難無苟免亦得其二後追贈大尉通議者以讓能職難無苟免亦得其二後

讓能孔緯值上京坊嬰離亂運錄日大順二年相國杜

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為太子本姓宋洋州

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伯王茂貞

位後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為岐王茂貞

先中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為岐王茂貞

蓋廷珪禮儀使延州朱溫先朝冊封王至岐上道薛

廷珪禮儀使延州朱溫先朝冊封王至岐上道薛

司人禮儀使延州朱溫先朝冊封王至岐上道薛

未敢入中書問杜讓能等請累表章臣今駐旆成陽

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

大怒卻令歸中書省過幾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

五代史記卷四十 雜傳 四

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知政事不得已除孔緯荆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度三日後貶於嶺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入住咸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

陽及貶二相乃退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

按本紀此茂貞犯京師殺杜讓能乃景福二年癸丑事

年王重盈卒則乾寧元年甲寅今既述景福二年事

用紀云乾寧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而

又唐昭宗本紀亦云乾寧二年乙卯正月王申護國軍

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珙爭立而

則茂貞傳所謂明年者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

誤也當為乾寧二年

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

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

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瑋

五代史及韋昭

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阻其軍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

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以藩臣圖

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

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

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觀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

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瑋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

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李瑋即闕珙也

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瑋韓建入觀決謀廢立帝

既觀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

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洽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

素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計西川失謀李瑋下為劉崇

魯所哭陛下不違衆用之乃令官詔害昭度為已下

三帥乃還鎮內外不違衆用之乃令官詔害昭度為已下

合昭度力止之內太宗初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尚

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

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而害焉後追贈太子

師李瑋字民望拜相是為行瑜所憾而害焉後追贈太子

少傅乃上表望拜相是為行瑜所憾而害焉後追贈太子

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瑋素不相協王

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瑋素不相協王

五代史記卷四十 雜傳 五

繼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勳君侯亦遇禍其子流有高才亦同日害之... 昭皇切齒下詔捕崔... 留其養子繼

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

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

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

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

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

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上表請討三鎮以李嗣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

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晨迫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大

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畧制之繼鵬與景宣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六

尉駱全權因潘燒東市中夜大謀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 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 建遣子允請幸華州又唐昭宗本紀云乾寧三年六月

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不禦之丙寅及茂貞戰... 于其館敗績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次華

而其敗在言館則茂貞犯京師而唐使拒之者延王

拒之而潰于三橋者誤也考唐書茂貞凡以兵犯京師

來朝及與王師戰前後共五至其初景福二年則嗣

王嗣周為招討使戰於與平敗績茂貞遂犯京師一也

即歐陽所謂戰于整屋屯于三橋者是也乾寧元年正

月以兵來朝二也乾寧二年與王行瑜韓建同犯京師

昭宗為之幸華州四也乾寧四年以茂貞為西川節度

使嗣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

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五也此唐本紀茂貞載甚明而歐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七

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 於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 華州茂貞之眾因犯京師焚燒官闕大掠坊市而去... 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

煥于旗常嘉頌早傳于金石一昨妖興肘腋驚起宮闈
而能憤激衷腸密施籌畫致禁軍之貌武戮當路之豺
既安宗社于綴旒復乘輿如反掌人祇共慶華夏同歡
常動叶生知克符中道披肝露膽皆本于至誠言發涕
零必期于盡瘁感通天地激動人臣得不嘉乃奇功申
茲異渥表爾優崇南省統率六宗尊大西郊封超五等
在常時而難舉非盛烈而莫當傑立羣倫光流萬代勉
應朝獎敬答天休可守節度使李茂貞妻秦國夫人劉氏
勳並如故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妻秦國夫人劉氏
進封岐國夫人制勳封邑之制當列國甚貴矣其或舉
茲重典進受大名俾增封邑之制當列國甚貴矣其或舉
在我宜者則行其官李茂貞妻秦國夫人劉氏能修懿
範潛助元勳福雖盛而心益恭封既大而勤不匱內言
必正同獎自岐以是加恩用彰有禮必使事君之節茂貞
勉力守土在岐以是加恩用彰有禮必使事君之節茂貞
勉言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昭宗御北殿
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允密奏曰此姦人也
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于壽春殿茂貞肩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八

輿被禍入金鑿門易服赴宴成以爲前代跋扈未之有
也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
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
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關放火燒京闕居
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善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
貞慙惕俛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聞之因請
告往岐下謁茂貞曰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
常求乞耳安曰且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
斯胡不來乞安曰且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
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江隣幾難炭便足一生何人
事季茂貞一日忤意將戮之遂逃遁經年復來茂貞云
無容身處還卻來耶時茂貞嬖長安絕還都之望答云
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地耶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
炭足過一生豈無容身地耶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
反正宰相崔允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
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
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

復元年允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
筠劫昭宗幸鳳翔爲饑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
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座皆憤
其無禮江隣幾難炭便足一生何人
制度殊福小自據使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藉袍龍鳳
扇民獻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
收田有二年蕩費盡今可于市 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
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
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
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
得而食之人肉筋直錢百狗肉筋直錢五百父甘食其
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
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
中人相與邀避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
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
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 金鑿密記汴人列十餘棚
大窘燒人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
曰在內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日竭矣
願速與 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
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
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 五代史天復元年十月梁
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
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裔召梁祖引四
鎮之兵屯岐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
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九

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裔召梁祖引四
鎮之兵屯岐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
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

孤城內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於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疆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玉堂閒話岐王李茂貞霸秦遷僻稟自天性飛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乘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韓房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淫帥統衆于天水與蜀人相拒于青泥嶺岐衆追于鞏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懼蜀人之掩襲徑帥臨行擊鞍忽記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草菴下藏身日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捉上鞍輻其馬而逐之向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容此蓋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江隣幾雜志岐府便齋前百葉開府置官屬容齋三筆李茂桃毅兩十日後實大如拳貞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以妻為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為司空太保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十一

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原注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滑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五代史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借藉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宜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門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梳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

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厨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玉堂閒話天水之地邇于邊陲土寒不產芭蕉茂貞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于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裏花謝來裏而節氣變而不寒冬遠近士女來看者填咽街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自離之西竟為蜀人所有暑濕之候一如巴邛者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五代史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為季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勳來朝莊宗入洛懼不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十一

禮書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準制使封冊之命宜準故襄州節度使趙匡胤封楚國公節度使秦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轎車一乘并本品南簿鼓吹如儀從之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朝請大夫守尚書禮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薛昌序撰夫大聖示其不滅證以無生燃慧炬以燭幽茫慈航以拯溺在三界分八萬門誘捨愛河勸離苦海香山月殿長侍醉容驚龍宮時聞半偈與消塵劫令出昏衢按後魏志阿育王役使鬼神於閻浮提造八萬四千塔華夏之中有五秦國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州三寶感通條華夏有塔一十所岐陽聖跡復載其中朝觀光相夕觀聖燈究異草之西來驗靈蹤之所止供盈香積又文皇遷寢殿而修花塔冀拔羣迷天后關明而俟真身庶康萬彙編于史冊傳以古今粵自有周洎乎大漢至于晉魏爰及齊梁隋文則善志焚脩我唐則累朝冠向莫不歸依聖教恭敬真宗募善行于阿育王結慈緣于金龍子嘉徵迭變靈應無窮或元鶴飛翔不離于紺宇或卿雲搖曳靡捨于金繩分舍利于五十三州增福

光以隆敦敘俾煥承家之美貴崇簡子之規宜於職視
禮畢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職入觀
帝起於岐州下盡取從職家財器仗以助軍節度使及唐未
離岐城吏民叩馬乞以從職為帥未帝許之清泰初即
封岐王秦王累爵至一萬五千戶卒于鎮年四十五百
從職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
因入覲獻寶裝針珥于皇后宮時以爲依但進退閑雅
慕士大夫之風所爲請者無不肖皆盡其敬饋於
岐山前後二紀每有花月朗色左右或有賞之容有困
于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賞之容有困
洗人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賞之容有困
致岐人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賞之容有困
行軍中書令馬老再陳借寇之言岐王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
至中書令馬老再陳借寇之言岐王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
使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
車一姓且醜何不相朝以爲樂事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十四

日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
大王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
公大收蜀充饋運使于蜀皆笑北夢瑣言唐鳳翔李職令
入居州宮王帛子蜀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寬無以遣
適候州陳昭符仕蜀累削竹符早見矣中令寂寬無以遣
寵愛也胡王賜姓連彥字後蕭氏胡氏其蜀先主之
明胡乃岐王賜姓連彥字後蕭氏胡氏其蜀先主之
窗隙中窺之其歎其妙乃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
中令止之曰王歎其妙乃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
而忍欲復禮誠不遠令約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
史從復禮誠不遠令約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
同光朝茂貞疾從節制年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
至檢校太保尋加節制年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
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中將入爲右龍武統軍未幾出
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未幾出

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
無不通之然性喜笑接賓客以文翰爲務而音律圖畫
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黎通五天竺語爲
士人所歸從視凡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大
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
將表爲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唐末爲鳳翔都將
茂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勳潛率勁兵襲
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
行軍司馬開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
強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
竊發以木檐擊茂勳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
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瓊將兵于景店璣令分屯西寨莊
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勳天成初以疾卒於洛陽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十五

晏宏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于蜀所過
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宏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五代史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
蔡州招合亡命建隸爲軍士累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
武監軍楊復光起兵于蔡宗權遣其將鹿晏宏赴之建
與里人王建俱隸晏宏軍入援京師賊平復光暴卒時
僖宗在蜀晏宏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南山因攻剽郡邑
據有興元晏宏自爲節度使以厚利建爲蜀郡刺史唐
田令致密遣人誘建昭以厚利建爲蜀郡刺史唐軍容使
率所部歸行在令致密遣人誘建昭以厚利建爲蜀郡刺史
吾將軍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
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
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

楊為其名日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五代

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開荒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問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俄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使張瑣謀害之遂棄本節度使於歸州軍皮江陵為節度使至瑣乃日荷有所負死生惟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移鎮諸宮尋受節旄撫綏凋殘屬精為理初年居民惟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延號北韓南郭王壺清話大元中祥符五年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十六

之內相五代史關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賤奏成納鎮荆南辟為推官納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畧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野望雖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舍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琪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琪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

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五代史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昭宗請以王琪為河中帥害大臣於都下河中王河召晉軍以為援及晉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于富平泣曰

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五代史三年四月昭宗遣貞為茂貞所敗車駕幸渭橋翌日次富平將幸河中建奉表迎駕俄自渭北懇乞東幸許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通鑑考異李巨川勤王錄十月十日勅命公權知京兆尹并充把截使文苑英華韓建華州節度使制門下越自去秋狩于大華萬乘所至兆人是歸而大無不周細無不具其閒舉重典振條綱封畿肅清宮闕斷度罔有廢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十七

其何故哉吾有誠臣社稷之福今馮翊近藩襟帶河渭撫馭不謹煙塵不驚將侯廓清爰考前績官占蔽志吾何疑焉具官某星緯炳靈山河間氣理先正本謀必應機知義安居士皆盡力厚生利用人得保家間則成仰吏師軍旅則共推良將范宣子尤先興讓成安君止用作謀以標式大朝準繩列嶺一受命則表章十上以得請為期一推心則忠孝兩全以奉公為本總是全德實吾兼統制之權允許撫綏之惠爾宜俾兼統制之權允許撫綏之惠爾聞奇錄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計以為贓奏下三司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禪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非公之民若爾節度華州我民也李云華民乃天子之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之罪謫潁陽尉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

諸王將之通鑑考異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在商量請置殿後都建已得昭宗幸

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

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

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

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

和之五代史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宮掖每花朝月夕遊宴西殿與羣臣屬詩賦流涕建每從容奏

乃以建兼領修營大內結信諸侯一二年間必與建

大明宮夢溪筆談新五代史書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云云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

草瑣瑣年過陝會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北

皆以詩賜大臣昭宗好為詩以賜州戴叔倫文宗宣宗

楊柳枝詞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

者得不其義焉中朝故事乾亨三年鳳翔李茂貞

與朝臣有隙將欲構難犯干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

行止謂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不樂時登城西

齊殿樓望明年秋製苦薩蠻詞自曰登樓遙望秦

宮殿樹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流山與萬邸遠煙

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斷憶仙宮殿

不知上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

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

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

兵數千圍行宮誅李筠昭宗大懼遠詔斬筠悉散殿

後及三都衛兵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

王戒不使于晉以詠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通鑑

考異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勅

宜從九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備君奉冢祀

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鬚之士不入于禁門文成五利之

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

肆公之力也文苑英華授韓建昌黎郡王制門下記

曰諸侯有功德于人者加以進律書云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其有功宣于宗祀誠其天地貞節伏鬼神頒行不

展安祖建儲之力也誠其天地貞節伏鬼神頒行不

之恩用報非常之德俾諸僉議爰舉寵章具官某維嶽

降明處順不以邪而以忠正其動也直其靜也專孫武

理兵合惟蓋一文翁訓俗教必在三臨大事則備保武

夫在平居則謙謙君子生知無對默識絕倫自鎮關防

已周星律化號勇之士盡閱詩書流愷悌之風大行鄉

里去秋迎鑾郊次駐蹕州城語時事之艱危言淚俱下

奉行朝之供億勤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旬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精周既而更事嚴履勳竭無渝而又請謁元龜載營復廟纒

五代史卷第四十 雜傳 十九

百載之洪規邦本以貞丕基永固實自良畫成此誌圖

去不令之人以清朝列德左道之輩用肅羣倫謀無不

滅動有成憲肇我中興之業因其活國之誠永念殊庸

膺無與二是乃錫功臣之號封異姓之尊用答元勳勉

膺異渥噫嘻富屯室之時雖危无咎者鮮乘泰亨之際

在上不驕者難全卿始終罔怠操執贊輔以德永孚於

休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

王通鑑考異舊紀是日通軍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

宅諸王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

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建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

歸宮散御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軍吏諫遂請諸王

王允按舊紀韓建奏陸王勗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

往見李克用又有羣王勗周則延王戒不嗣丹王允

沂按昭宗子溈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

据通鑑注石隄谷在華州西歐陽修集古錄云殺阮

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成樹谷五樓先
生東臺御史王廟將軍莫曉其意其碑云石隄樹谷南
通商維又云前出通利吏民與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
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
則石隄者石隄谷之神五部神之一也唐韓建殺乃營
諸王於石隄谷蓋此谷也殺隨神祠在華州鄭縣乃營
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
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
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
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
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五代史四年二月有諸建告睦
王已下八月王謀殺建建囚八王
於別宅建欲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捧日都頭李筠自
是天子益微宿衛之士盡矣八月建以兵圍十六宅通
王以下十一王並遇害于石隄谷以謀逆聞又害太子
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敬義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三十

者也通鑑考異實錄建以行宮卑庫無曉覽之所表
獻城南別墅建初修廟莊起樓觀疏池沼欲為南內行
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建曰汝陳許間一民
乘時危亂位至方鎮不能感君父之惠而欲以同華兩
州百里之地行廢立覆族在且莫矣吾不如先自裁免
為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
急營葺長安率諸道助役而後又親程功焉光化元年昭
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穎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
王會乃封建許國公五代史建尋兼同州節度使光化
元年陞華州為興德府以建為尹
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冊拜太傅進封許國公并賜鐵券
文苑英華賜許國韓建鐵券文苑英華光化元年歲次
鎮國匡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修葺宮闕同州長
春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德尹使
持節同州諸軍事兼同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四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建朕以前代功臣實重信賞至
有刻於鼎彝紀在旗常垂帶賜之言保金石之誓勳賢

所付宜茂明恩况卿秉謙蹈和持重守正屬朕前歲巡
狩而乃躬親奉迎季孫之道在事君無遺事可謂忠社
稷光映簡書旋以歸復京師雖送增崇數而未竭青山
規程曉是殊庸實用嘉勳之典矧夫黃河不竭青山
申此賞延錫于苗裔使卿永荷祿位長受寵榮對銘
以同堅煥聲徽而苗裔使卿永荷祿位長受寵榮對銘
刑所司不可加責禮命甚重惟公欽承宜付史館頌示
貞觀政要伏觀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以爲將致治
平必政先仁義在得賢而作乃錫祿而永延古治足
格初張德刑具舉文衰則削服威肅則難齊者故然政
危將亂也其政必暴始厚於俗固資天力實帝運不顯
靈蓄不測之威正朔被蒸其潤仰徽明于八表日煥其
耿光輔外藩而允諧上福下肅而延勳太平之祚可固
矣乾寧元年上御便殿遂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彥所奏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三十一

前後將吏軍人百姓僧道等懇請爲其帥置生祠紀德
能推心及物第因牢讓久蓋嘉庸宜微據實之詞用著
刊示無窮謹案華州節度使太尉穎川郡王許昌人也
氣運鍾英材卓犖鎮爲峯巖用而位壯壯國以連榮也
誓惟堅子效節累在詳觀秘策俄領偏師雄壯志不急于
振顯而旋歸行在詳觀秘策俄領偏師雄壯志不急于
實顯而旋歸行在詳觀秘策俄領偏師雄壯志不急于
眷撫絕益至疲瘵漸蘇初王之至任所也公署僅存人
宇史士相勉而孤程傲視風驚而鷄犬暮間王寢僅存
繼逾月自復旅次皆安汗菜沿路而時稍寬草箱漸附亦
關亦無阻旅次皆安汗菜沿路而時稍寬草箱漸附亦
項亦無阻旅次皆安汗菜沿路而時稍寬草箱漸附亦
都節制之師必伸威足但三縣兵荒之附衆雖私田懷
安人動則經戎靜則濟理食和自化別爲君之營何
順無前亦有諸侯之劍其始王之入守京室也商州程

景思乘虛掩襲欲攻公馳自青門戰于赤水其蔡
軍臨陣通陝郊虜係而王並解甲縱之明年春宗權復遣
賊將密表請狀部伍據關捍敵會未淡旬遽聞失守蔡
先將張琛盡卷深入不崇朝而收復州城自此方改觀矣
又交鋒之暇恤物尤勤遺饋及天師北征招討使以緊
免復驚奔斯乃穩其度富章累陳竟慮上軫主憂久
請行指臨危不憚赴救遠征及餉道阻艱物情沮
稽朝旨臨危不憚赴救遠征及餉道阻艱物情沮
嬰孤寡常保萬全而後獨當八十五陣擒賊五干餘
并收奪堡寨七所而後獨當八十五陣擒賊五干餘
無取濟至不犯一毫竟能造舟為梁率旗旅俾威著節
經千百里不犯一毫竟能造舟為梁率旗旅俾威著節
密之德狂謀逆狀之心又屬楊復恭楊守亮之佐在關
俊迎鋒立潰朝廷乃詢故實益委制臨嚴險悉平農商
胥悅及郊岐合勢梁漢胥隙寇纒奔克威向熾乃命
都將選精銳兵五百赴商州南鄠俾其捍禦授以機
以少擊多排山壓卵渠折首支黨束手凡梟擒之外

五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其所歸降并家屬尚數萬眾資神算大振國威爵賞
既行中外同慶遂冊太尉本郡王食邑若干戶王嘗謂
滿能招損貴必期驕幹宰造之權無容入巧彈問離之
隙莫若推誠在永能形于崇讓故自加相印太保及
今拜封凡瀝懇誠四上言無不至人以為煩朝旨莫迴
絲綸累降隣藩方睦勉諭萬端至于恭命之時猶切履
冰之懼噫為臣子安國安家固侯交修乃能勉訓履
其錫類足以及人忠貞則其道適同和且非黨愛社
稷則其心不隱意亦何尤內絕私嫌外周泛愛此又持
政之難也致政僕射雖著義方罕干嚴訓王恭勤備至
流濯必親臨敵惟恐射難居常未嘗掛慮怡顏侍膳
影負難此又力行之難也敦名教每用通儒之術時
慮開卷忘疲雅好咨詢之難也敦名教每用通儒之術
必照循直皆容心辨勸之難也敦名教每用通儒之術
修難也勝殘之本往哲所先無遺算用即成功此又鑒
治軍也勝殘之本往哲所先無遺算用即成功此又鑒
陳具獄縲囚等三數輩已甘抵刑王察其深冤果驗真
款所司考校奏陟殊尤不示威強惟修輯睦匪關

服可行蠻貊又常滋種德非止恤刑危者不擠窮者必
極善果報符于冥感嘉祥屢表于有年亦真宗度能
柔物慮荷仍賜陟福必將強斂于唯中孝思自致精舍
有詔褒慰仍賜陟福必將強斂于唯中孝思自致精舍
徒籍墨賦食修營皆役為名而後又勸製都門崇巖廟
干尺增構營舍若干均架又添主容軍額若干人至乃
上勤時貢下濟朝班每于均架又添主容軍額若干人
規茂績輝燦古今昔命周人之錫形弓漢氏之刑馬
昭信誓實賴匡扶故命歷之延更逾于定鼎山河之誓
共慶于賄孫煦作春臺恢為壽域其間偶纏災數暫翳
妖氛方搖發殺之機已屈爭衡之力糾躓土兵車之會
行葦澤及漏稽防風玉帛之期終嬰大戮况我國家仁敷
贊賢為時生金石俱宜更標于刻石今據都押衙錄事
修良既允屬于當仁宜更標于刻石今據都押衙錄事
參軍等狀具言乞置生祠已合罷請其制碑事王雖遵
恩詔不避仇非徒命賓僚致書申論且道由屈已允則
于防微慮禍莫先于輕敵靡忘慎恪方保初終以此持

五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危自鍾全社旁徵明哲載考聲猷久副宏慈果唐異獎
臣僑居郡境備聽人謠雖乏潤色之功風慕陽秋之旨
今則度承綸煥俾振龍光將致不刊之銘人知注意竊
捧天之跡力可扶危崇謂川朝海之淵人知注意竊
尊戴一人克盡褒揚庶用永乎斯為朝海之淵人知注
祐一萬人克盡褒揚庶用永乎斯為朝海之淵人知注
已固萬國益親有君惟此韓外肅載庸不勤以輔
牧惟此屏藩益親有君惟此韓外肅載庸不勤以輔
上而林下之吏屬化王惟此韓外肅載庸不勤以輔
之而林下之吏屬化王惟此韓外肅載庸不勤以輔
朋化主德義惟窮是恤惟此韓外肅載庸不勤以輔
人如郭氏舊鄉始欽濟之橋善是富王惟此韓外肅
惟鄭郭氏舊鄉始欽濟之橋善是富王惟此韓外肅
而明宜發祥與國無疆碑于道周于陽惟此韓外肅
出居本幸郎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仰供億之勞其在
王錄而殺害郎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仰供億之勞其在

臣駁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防
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
大定功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行有無繼之纒舍茂貞而
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致王行瑜繼之不祐乎竟為
有韓建所蜀先主開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朱溫宰相也孫光武曰華州韓建荆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作相直也孫光武曰華州韓建荆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
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邱之會是也成
韓位不能劾洪于唐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其
建等不助無功洪于唐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其
張聲勢而乃助無功洪于唐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其
華陰失守既無功洪于唐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其
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認也向使成命陸漢南諸侯
結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認也向使成命陸漢南諸侯
無所取借哉固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
判官司馬鄴以城降溫五代史司馬鄴字表仁其先河內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誣左武衛大將軍鄴資陰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
天復初韓建用為同州節度使後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
祖引兵入關前鋒至左馬坊鄴持印綸迎謁道左太祖
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
下道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說其帥馮行
襲俾堅事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右
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驛者迂迴
萬里陸行則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達
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於登萊而揚州諸步
多賊艇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
故多損敗鄴在海逾年漂至耽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
羅閣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
殺巨川以建從行五代史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
闡之自河東引軍而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
城降遂移軍迫華州建懼乞降太祖責以脅君之罪建
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即誅巨川太祖與建
素有軍中昆弟之契及見其怒驟息尋表建為許州節

度使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卻歸赤水營旬日
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
城登臺全忠武節度使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
錦城三十里迎之只于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韓建聞此
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為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
於韓建所擄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
內韓建所擄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
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韓建奏請韓建奏請韓建奏請
雪岐州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
充黃州節度使判官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
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因草一篇與巨川對壘氣
臨關而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一篇與巨川對壘氣
日霧開萬里克諸披觀之心掌一峯兼助捧持之力
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
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北夢瑣言李
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山華州亮為
韓建性辱極罵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送
至京斬于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人
黑本姓嘗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韓建
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入多感激也巨川為韓建副
使朱令公軍次于華用張濬計先收韓建其幕客張策
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韓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
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韓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
皆為所實時人竟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為翰林學
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將印而後唐為翰林學
梁相朱公既得韓濬以兄呼之尋奏移許田梁鳳歷初
亦遇害也通鑑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
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韓建重
事韓建喪母卜葬地有術者云此處有一穴可置大錢而
不九百散若華州境內莫加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有
錢暴好殺而重復三年為朱梁所破齊東野語韓建
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私好惡子奪脩者使
為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子奪脩者使

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辨牒云
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
者雖笑然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
亦適中理

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

舉薦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

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

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五代史昭宗東遷以建為佑

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宮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

建躡足太祖遠起曰臣醉不任僞若無仆即去建私謂

太祖曰上與宮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仗太祖即位拜

聲恐圖王爾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太祖即位拜

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

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

月旦十五日入閣稱賀即命赴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

朝參餘時勿用入見示優禮也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

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代

史及受禪後為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開平

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宮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為大禮

迎不暇待上幸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為性剛嚴羣下將

四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

不議除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

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昭宗

為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拜屯田員外郎昭宗

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併命乾化三年命從訓告國哀于

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勅許昌鎮太保韓建朕用之

不計年月勿議替移通鑑考異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

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文

英華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門下十國為連萬

大是長兼文武之寄居方嶽之重握我兵符跨谷人傑

而東壤節制之重簡求惟難允叶僉諧爰膺並命具官

之上壤源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鍾刻伐帶礪誓封

李思敬源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鍾刻伐帶礪誓封

叔豹季源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鍾刻伐帶礪誓封

英才究六韜三畧而牛頭入夢具官馬殷風彰奇節

必勝而攻必取安人和眾近者悅而遠者來既而

知方善勝或必取安人和眾近者悅而遠者來既而

俱崇七德或必取安人和眾近者悅而遠者來既而

禪動用安重使俾戎車之政令寬緩不苛或列雄

彰嘉績有以難兄告老憑懇以問俾諸其威為我

試守之命有以難兄告老憑懇以問俾諸其威為我

皆為帥姑徇人欲愛假武符或會未半葑或始逾星

協比其隣底貢率循于舊章賦事固愆于葵制不有

真之命易明勸賞之文是用授以旌旄錫之鈇鉞或

其馭貴啟以邑封泊夫端揆之崇並壯方隅之寄各

誠節以奉明思撫字蒸黎尊獎王室無窮九貢靜布

條威思不溢之言以謹有終之戒服我謨訓往惟

洋源奧區鄜時重鎮近境深聯於甸服長川古號於

門念斯節制之雄略乃察廉之寄必資才傑用副

乃者雕陰實維戎事壁壘且勞於九拒干戈僅振

封姑務安人爰從易地具官李思敬練達於選求

望保風雨不逾之操得寬猛相濟之機奉上誠專

其弟思諫為節度使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本紀黃巢以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和三年癸卯四月復京師四年甲辰七月巢伏誅光啓
二年丙午正月朱致敏乾寧二年乙卯李克用討王行
瑜時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為北人招討使定難軍節
度使李思諫為東北招討使二人姓名至此方見于
紀其大第如是今此傳所敘如朱致敏黃巢之類先武
亂年時交五殆不可考且又按王建世家天祐中有武
信軍節度使洋州拓拔思敬以地降于建遂有山南
道豈亦思恭之族耶而唐書昭宗紀則亦書為思恭此
又何耶豈本是一人而所從書之異耶通鑑考異歐
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
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
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夏節度使保大
保大節度使又從武定軍新唐書克項傳白思恭為定
難節度使李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是
為弟思敬為保大雷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
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自唐末天下大亂史
故更姓氏修合以為一人誤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與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
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
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
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
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
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
彝昌為雷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五代史李仁福世為
夏州牙將本拓拔氏
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
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
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姓思恭卒弟思
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
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為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
雷後尋起復正授旄鉞

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於外軍中乃迎仁福
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
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五代史三
年春牙將
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
軍吏迎立仁福為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
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
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雷後五
史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
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
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
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
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
追封號王子彝超嗣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
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
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
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
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
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
以西民運斗粟東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
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五
代
史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牙防遏使仁福
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
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為延州雷後
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雷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

度使藥彥稠官苑使安從益等率師獲送從進赴鎮仍
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蕃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
薨朕以仁福自及先皇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
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與復之初爰及躬躬益全大
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頹何速忽窺所奏
深愴予懷不刊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
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畧厥子年纔弱冠未歷
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茲邪之便其李彥超已除延
州節度觀察留後使勒赴任但夏銀綬宥等州最居邊
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于
移易宜普示於渥恩夏銀綬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
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
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
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
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暉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
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職
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
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檢朔方
或則結構焚丹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檢朔方
稟除移唯謀旅拒纒與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

五代史記卷第十 雜傳 三十一

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
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職可作
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問幸
彼幼沖恣其榮惑遂成駭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
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
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
赦云其年夏四月彥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
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敢赴任明宗遣問門使蘇繼
彥齋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彥超不受代從
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彥超不受代從
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
天子乞容改圖時有四面寇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
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
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眾明宗聞之乃命
班師彥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彥超檢校司徒充定其弟
彥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五代
彥興襲其位北夢瑣言李彥興即彥超也李氏世為
定難軍節度使彥興後唐清泰中襲兄彥超之位周顯

德中封西平王冊府元龜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
等曰朕昨昇府州為節鎮就拜德辰為帥而夏州李
彝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己並為藩鎮乃敢扼塞道路
阻絕使臣卿等以為如何幸臣奏曰夏州地處邊徼朝
廷向來常與優惜府州甚為福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
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庶合大體上曰折德辰三數
年來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
雖產羊馬馬易資貨悉在中土儻與阻絕何能為之乃
命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其悖慢論其後事具國史
以安危後彝興果恐懼俯伏聽命焉 其後事具國史
五代史彝興本名彝殷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
彝超既卒時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
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綬州
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為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
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
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
搆之彝興為之出師駐於延州之北境既而守貞被
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

五代史記卷第十 雜傳 三十二

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
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祿繼其位
其後事具
皇朝日歷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
鹽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
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
楊崇本邠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
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
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
祠五代史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
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
福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圍之地知俊乃帥

那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邈於靈州邈竭力以拒之久之
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穎川郡
王遜亦善于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梁祖許之
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

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

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

子澄為朔方軍留後五代史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

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

將軍尚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

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

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洙開府儀

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其將李

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帥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

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

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五代史是歲有列

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

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成德警涼等州觀察處置

度支溫池榷稅等使仍遣福領兵

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文苑

授李繼徽秦州節度使制門下邪土雄藩西郊故壘封

境克連於旬壤城池近接于昆夷爰膺節制之榮兼奉

察廉之寄向非雄傑孰稱選求况仍歲于戈未蘇惇獨

鎮靜允先於良將拊循尤藉於通賢得不因彼土心茂

茲朝委我有休命人其聽諸具官某生知武畧夙號將

材得黃石之沈機總青萍之利用貞心貫日壯氣凌雲

臨豐財和眾之名遵抱義戴仁之事自四郊多壘一劍

自奮遇敵雅號于無前親仗忠信以為甲冑處眾每觀其

儔今則再寵綠綬是光黑稍增其好爵廣彼爰用分
宵吁之憂式徇疲羸之請爾其將我惠澤施於一方簡
以臨人寬而整眾可推養理之志用宏輯睦之親無怠
親隣勉思稼穡奉於公者必舉涉於私者勿為副此虛
懷更圖 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
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
其家於河中以為質五代史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為

白鳳翔移軍北伐使節度使仍令復其崇本妻有美色太祖

祖復置為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崇本妻有美色太祖

本姓名焉及師還遷其族於河中

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謂崇本

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

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

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

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邠王友裕擊之

友裕至承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

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五代史其

統戎往來由於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于別館

其婦素剛烈私懷愧耻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旌仗

鉞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

於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舍怒及昭宗自鳳翔回

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恥其妻見辱因茲復貳於

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為國家

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於此時畢命與復事苟不濟死

為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於太原時西川王建亦

令大將軍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

太祖遣邠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于行次乃班師

天祐二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秦隴之師會延

州胡敬璋之眾合五六萬屯於美原列柵十五其勢甚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三

盛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 乾化四年
拒之崇本大敗復歸於邠州自是垂翅久之
年為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五代史乾化元年冬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稱
雷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為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
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彥威
為邠帥由是邠寧復為末帝所有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
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
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
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
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
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

五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
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
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
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
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 五代史高萬
君佐鄭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
有武幹効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為李
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為節度使萬興為敬璋
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
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既弒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
之師會於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輔梁祖遣將王重
崇本以其愛將劉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
心又崇本為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殺敬璋將佐皆
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曾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歎於汴

梁祖以萬興為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
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為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為帥
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 通鑑考異實錄開平四年
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偽刺史李繼直以
下六十二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党項
大牙相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池之利戎羌意
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壩而去由是銀夏
靈延泊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
士不啻四萬分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
乃命副元帥潭城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
虜塵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纒動偏師
遂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痍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
字開平三年所收似屬鳳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
前後必一誤或者開 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
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
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

五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五

未嘗立戰功然以成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
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 五代史及萬金卒梁祖以
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
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
于位以其子允 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
韜成清泰中卒 五代史高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
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
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後萬興卒允韜自
理所奔喪天城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
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為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
使清泰二年八月卒於 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虜施令
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
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雷後聞漢

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高允權... 延州人祖懷還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日萬與次日... 萬金梁唐之問為延州節度使卒於鎮允權即萬與子... 也雖出於將門不開武藝起家為義川主簿歷廣施縣... 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為延帥延有東... 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犯關一日州兵亂攻密... 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為帥者或曰取高家... 西宅邸君遂居於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 知雷後事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 陳光德而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授周密... 乘東城入汴允權屢備貢奉帝即位加檢校太傅仍授... 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 叛密構彝興為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 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 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景巖舊... 事高氏為牙校亦嘗為延帥甚得民于州之別墅景巖... 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恒忌其強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 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太師位加兼侍中廣... 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 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 惡其異議乃殺彬給奏云彬結構內外謀殺都指揮使... 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仍令都送汝州安置... 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 後朝兩日又周密字德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 唐武皇為軍職莊宗授鎮州平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 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平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 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 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 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 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 出鎮密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州軍亂立高祖建義... 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 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乘其城奔于太原致仕顯德元... 沐久居於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 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銳仕皇朝... 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注 卷四〇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 前拜逾數百魁釋之韜每念之以爲耻後事李茂貞爲... 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 爲刺史梁太祖圖茂貞于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 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 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 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即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 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 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 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 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 度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 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 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 使累遷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善趙巖每依附之莊... 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 傳送莊宗滅梁... 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構屋洪做號金... 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因號大唐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 金龜堂者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 是歸我也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 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

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還遣

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

于德州賜死五代史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

帳都校次延袁鄧州指使成聚居許下晉天復初開

帳從賓作亂于河陽威德初至從賓慮其難制悉斬

事與段凝同收下獄尋釋之德州流人溫韜生為黔首

竄于綠林依憑中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溫韜生為黔首

起自綠林依憑中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溫韜生為黔首

疑豺狼類性梟獍為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常懷

逆節望盧州司戶陶玘會司藩翰姿驥財貨自處竄流

與怨望門發文字扇搖戒帥比居賓佐合務參揮當守

開據親賢不守條章強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

聞喪妻未及于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踰于千里不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三

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
朕意雖欲舍宏于物論固難容舍向全大體只罪一身
並命本處賜死五代史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
詠于珽之再主禮閣也與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學吟
俾俱成名明宗登時為起居舍人與早依郭崇韜門庭致
身朱紫名登兩使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與為河東節判
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與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
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溫韜等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
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
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
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
史鄭元素京兆人也鶴鳴峯下萃古書千卷探薇蕨而
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

何也元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溫
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清水旺冬以其氣冷
獨水然也人以為明理後益人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
年初元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蹟如新人莫知
所從得有與厚者問之乃知元素為溫韜甥韜常發昭
唐書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
於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弦歌自若構
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始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
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延道下見官室制度闕不與入
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不與
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
之為多嗚呼業不素脩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
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
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於隱士劉洞史
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
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子何答
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如陳陶蘇五代之君往往不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 三

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鑑韜之禍其將終
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
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清異錄顯德元年周
祖創造供薦之物世
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靈前看果雕香
為之承以黃金起突疊格禁中謂之奪真盤釘又使葬
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
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
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廬公堂堂真君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

之日不從令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九國志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眾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真君等主也眾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稠初據虔韶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稠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

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

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

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

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

心益賢之九國志遂破王潮之眾入據虔州推光稠為

人共伐番馬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

昌守韶州其弟尤牧果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

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稠圍潮州番馬救之乃引

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眾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

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

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

於劉巖嚴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

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陰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

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

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

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

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

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

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

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

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

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

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

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

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

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
 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
 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襲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
 虔州遂入于吳九國志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
 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求侯共出獵閉壁門而
 殺延昌於城外求以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
 老閉關不出後求方欲蒞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求中
 丸而死衛將李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稱疾篤杜門李
 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規其動靜全播應規為狀終
 不肯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
 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
 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
 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填其城壕全
 播令人潛為地道運其土壕深如故信以為神莫測
 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說之令歛服全播請從溫聞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三

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
 回兵攻克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
 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
 曰盧破黎頭出李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
 既而光稠有南康至子延昌而破黎求繼求死李圖繼
 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
 地何真數
 之若是乎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
 南飢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
 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
 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
 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
 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

度使五代史雷滿武陵洞蠻也始為朗州小校唐廣明
 使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時朝廷以高駢為節度使
 駢遣使知名中初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州江
 焚蕩驟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即以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邦
 累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即命末年每事駢初
 南成內會為僧盜據渚官尊即命末年每事駢初
 以澧朗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
 若在書不為處置由是街之及彥若出鎮番馬路由
 清宮泐雖加接延而常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辭鋒起
 徐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于成報焉而屈徐文雅高瞻
 聽之置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
 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黃茅瘴患者髮落而
 死成和尚蓋譏成公會為僧也終席慙恥之是時澧
 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
 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四

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
 敗溺死于君山五代史杜洪者江夏人鍾傳者豫章
 江淮郡將不能城守洪傳各為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
 使自稱留後朝廷因命之及為楊行密所攻洪傳首
 尾相應皆遣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洪復乞師
 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舟師以赴之未至夏
 口汭敗溺死淮人遂陷鄂州洪為其所擒被害于廣陵
 于其鎮復二年也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請為洪立廟
 江西其子繼之尋為楊行密所敗其地亦入于淮夷成
 汭淮西人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為其家所捕因落髮為
 僧冒姓郭氏入匿久之及貴方復本姓唐僖宗朝為蔡
 州軍校領本郡兵戍荆南帥以其凶暴欲害之遂棄本
 軍奔于秭歸一夕巨蛇繞其身幾至于殞乃視日荷有
 所負死生唯命夕巡蛇亦解去後據歸州招輯流囚練
 士伍得兵千餘人治流巨盜之後居民縷一十七家汭
 旄統授之是時荆州經巨盜之後居民縷一十七家汭

撫輯凋殘勵精為理通商訓農勤於惠養比及末年僅
及萬戶內性豪暴事皆意斷又好自矜伐聘凌人深
為識者所鄙初禮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為土豪雷
滿所據內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內由是
街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內雖加延接而猶快
快嘗因對語及其事彥若曰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
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
內報然而屈累官至檢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楊行密以
兵圍鄂州內出師以援鄂惟寇乘之以火焚其艦內投
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內投于王事上表于唐帝
請為內立廟于荆門優詔可之五代史補鄭準不知
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章長于箋奏成內鎮荆南辟為
推官內嘗讎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荆南節
度使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接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
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肝膽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
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孤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霸越
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鼠竄名非霸越
為本姓郭乃冒稱本志避犯禁之幸敢歸司寇別族受封
廷所重後因內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五

既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為不可謂內曰夫初學記蓋
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為取得非相輕之甚
耶直書責讓內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
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遠請解職內怒其去潛
使人于途中殺之冊府元龜梁成內唐末為荆南節
度使時鄂州杜洪為淮南楊行密所襲內出師援之造
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
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
東下未及鄂渚而齊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
兵士咸顧其家皆無門志而准寇乘之縱火掠盡內之
巧皆停載而死又禮朗之軍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于梁王梁
王與荆方睦乃調成合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
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
州載艦上列廳事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
海之名其于華壯即可知也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
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
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蜀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
內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

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技巧僧道伶官並歸長
少改內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又內有孔目官賀
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凡有闕政賴其
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聘辨陵人又多矜伐
為識者所鄙物故率由胸襟加以聘辨陵人又多矜伐
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幕僚結舌終致鄂
清之敗惜哉文苑英華授成內上谷郡王制門下朕
聞賞有功則勞者勸考其績則政事彰能否既分朕
斯在其有勳已銘于簡冊化復被于謳謠表公侯澄
清土宇靜夢澤于千里盡開汚萊曜軫宿于九霄光生
苾角行爵繼祿顯忠遂良式副僉諧爰登寵奇具官成
內氣合冬日志烈秋霜蘊雄特之標中能抑畏抱介際
之操外富通明自節制衡巫統臨荆楚承匪人之貪虐
屬生聚之流離比衛文之革車兼無三百同魏相之版
戶畧不盈千會未踰時俄成樂國井闢富庶人物殷繁
鄰而四境風行蕩寇而三峽浪息况蔓聯湖嶺輻輳梯
航既水陸之靡難致賦輸之固滯積茲功緒實謂忠勞
苟無舉善之文是廢疇庸之典今則移紫微之尊秩疏
異姓之殊封位冠三台爵踰五等用獎分憂之績乃申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六

進律之恩勉力在公傾心報國服我休命無忘恪恭
南都新書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
成內詩云不是上台 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
姓字五花賓館改從容 而去滿嘗鑿深池于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
曰蛇龍水怪皆窟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
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
自若 五代史滿貪穢恣毒蓋非人類又嘗於府署澹一
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蛇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
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禱其衣裸
露其文身連躍入水底徧取所擲寶器戲弄 滿居朗州
于水而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誕如此 滿居朗州
引沅水壅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
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

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慳為阻逾年不能破
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

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禮朗遂入于楚五代史及

繼之蠻蠻狡獪深有父風墟墟落榜舟楫上下于南

武昌之問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太祖詔

湖南節度使馬殷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

將倪可福統之下澧州與潭兵合先是滿整沅江以周

其壘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彥恭

食盡兵敗間使求救于淮夷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

于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昭明州彥恭單棹遁去

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關皆斬于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耳日記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

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遊湖湘又客于

聞于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鹿野獸遇之者無不

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

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遠有虎黑文

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

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

力方盛膽氣彌曩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即踰

即直搏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

勇無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

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

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

門虎之名為衆所服推為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

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

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

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

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七

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

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

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

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

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

女妻傳子匡時九國志危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

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未

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為討捕

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

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

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

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為撫州刺史郡署及郭郭焚蕩

掠盡乃悉心為理招懷凶散與緝圯壞不數年完復如

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為帥諸

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

不遜遂為勅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傳其城

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

逼人之危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

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脩支郡之

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人以匡時為嗣後全諷

日聽鍾郎三年為節度吾當為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

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

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

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

眾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眾可

當下將爾蓋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眾屯象牙潭自

稱江西留後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眾屯象牙潭自

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

破之擒全諷于陣諸郡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於是

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

之攻趙鎧造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

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八

第于邦清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敘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傳居江西三十餘年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畫有一星隕于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與外戎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第以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五代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自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館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于啟事以投之十啟事每字皆以千錢酬之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字皆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戒十萬重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稽神錄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遺道士沈太虛精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廡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為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為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一他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此與一昌一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此至五昌一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此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為去父母之國而死于道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為汝等死兩軍為一無構難矣遂自刎于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於靈告人乎南唐近事鍾傳鎮江西日

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歷日包一橋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大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洪州有一物常帶洞庭香江淮異人錄李夢符者常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偏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于獄中賦詩十餘首其畧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惟唱漁歌不礙時鐘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遺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夢符者放宕豪飲爾不知所遺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夢符符者放宕豪飲爾不知所遺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夢符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真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疎萬草新深謝名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岩雪鋪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岩雪鋪談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常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踏漁父引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雜傳

錦繡翻又曰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柳榆約子木癩盃粥煮鱸魚滿案唯察取狀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把水入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亦不知所在玉堂閒話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即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在玉堂閒話常住有莊田頗為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下其墟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有一香爐自天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鼎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握頭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懼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畝于田王所放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畝于之却主舊見道俗目之為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奭南遷路經此觀雷題末句云為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奭下醮壇前此觀雷題末句云為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奭下會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

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雷後請命于唐全

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代史補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為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猶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師引兵奄至洪州陷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宜從約入內賜齋百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畧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為從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搜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傳載畧江西鍾氏既滅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雜傳

十一

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一客獻鍾常寶之又獻玉孟常覆五雀雛于孟下燧炭久燒火退看雀雛飛矣武肅王曰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擊楫而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上止岸大為驚賞 稽神錄江南大理評事鍾道南平王傳之孫也歷任貪濁水部員外郎孫岳素知其事密縱干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道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關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賦狀明白遂棄市臨刑或與之酒道不飲日吾當訟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岳方與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棟間岳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

趙匡疑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

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功多代史趙匡疑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權為列校當宗權逼暴時表為襄州雷後唐光啟四年夏六月德諲審宗權兼誓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德諲為副仍領襄州節度使 德諲卒子匡疑自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 德諲卒子匡疑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疑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疑荆襄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趙疑檢校能報其主則功高其有鎮腹心以報主能任其材則國理之效每遵紀律之條斷自予懷將頒殊渥具官趙疑舊封克承先訓與略奮垂天之羽翰發地之巖巖頃纂發鄉間阜殷卒乘斬睦顯峴首漢陽之地實四會五達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雜傳

十一

之莊扼威鎬之咽喉通好朕以姦兒構患都邑梗梯航若流不有威聲孰能通好朕以姦兒構患都邑梗梯航若艱虞出居巖險而能徑馳專使來達忱誠乃陳底貢之儀備驗輸忠之節况爾先父實余舊臣前勳尚煥于鼎班益重拊封之寄仍遷峻級式示隆恩爾其保祿位以榮家竭忠勞而許國勉欽明訓無忝厥官可開府儀三司檢校太尉平章事充忠義軍節度使餘如故襄州制節隨夫之爵匡疑妻陳氏可進封燕國夫人制制隨夫之爵匡疑妻陳氏可進封燕國夫人榮于閨室具官趙匡疑妻陳氏可進封燕國夫人不違爰自和鳴趙匡疑妻陳氏可進封燕國夫人勞致我良賢表于諸夏春言淑德疏封未稱于宜家越被舊章用典俾光于開國勉婦式無忽人倫可依前件殊績又趙疑進封南康王制門下叩黃鐘者大則依前者而獲甘實勤勤者必蓄羨糧安有豐功而無樹桃李况我襄峴與壤荆吳要津資上將之撫寧與庶人之歌詠訓水馬服術茂龍韜韞調儻之宏才負縱橫之遠略性

惟忠厚連管懷敢死之心德尚寬和比屋佩來蘇之經
加以戴君義切許國誠股集列岳之梯航贊大朝之經
濟憂時奉法會不捨于朝昏問俗撫封固尋彰于遠邇
使鳳閣罷柝夏水澄源歡康以布于百城政令克齊于
五屬是用特申異數用顯休勳封崇既盛于一時寵貴
仍遜于右座爾其彌勤後效益暢前脩為垣翰之準繩
遂鄉問之帖泰永刊鐘釜以匡明為荆南畱後是時
奉簡書厥維丕承勿忝休命以匡明為荆南畱後是時
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疑兄弟貢賦不絕匡疑為
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
為政有威惠五代史匡疑以父功為唐州刺史兼七州
馬步軍都校及德誼卒匡疑自為襄州雷
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匡疑氣貌甚偉好自脩飾每整衣冠
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
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有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
其頓楚其方嚴也如是 扎夢瑣言唐襄州趙康疑令
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脩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

十三

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
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日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
無謂也聞名心懼但有輦感豈可答責及人耶俄而近
侍以紅拂于于鳥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倍
察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
杜洪念公郊還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者
此類也竟罹禍 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
于淮南宜乎 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
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
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疑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
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
康懷英等攻匡疑叔琮取必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疑
懼請盟乃止五代史光化初匡疑以太祖有清口之敗
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
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壩來降隨州刺史趙匡臨臨陣
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疑懼遣使乞盟太祖許

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鄧州匡疑表其弟匡
明為荆南畱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唯
匡疑昆仲雖強據江山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
然畫忠帝室貢賦不絕 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
疑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疑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
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殷漢
北匡疑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
奔于蜀匡疑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
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疑曰僕世為唐臣歲時
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
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
食青梅匡疑顧渥日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

十四

遷匡疑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五代史太祖
將期受禪以
匡疑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匡疑對使者流
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矣有佗志使者復命太祖
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
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削匡疑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
疑以兵數萬逆戰大為師厚所敗匡疑乃燬其舟單舸
急棹泅漢而遁于金陵後卒于淮南初匡疑好聚書及
敗楊師厚獲數千卷于第悉以獻匡疑弟匡明字贊
堯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為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
繡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疑表為荆南畱後未
至鎮而朝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明領兵逐之遂鎮于
潛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
荆門匡明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
帝用為大理卿工部
尚書久之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為盜父抵法死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

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

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

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

節度使五代史朱宣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

因入王敬武軍為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

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宣隸焉以戰

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

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自為留後宣

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啟初魏博韓允

中敗朝廷以宣為其所害宣據城自若三軍推為留後允

同平章事通鑑考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為

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宣為青州王敬武牙

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

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宣已為軍校會青州警急敬

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

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

青州云云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晟久為節度去歲死
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
新傳瑄作宣歐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梁太祖
宣弟瑄于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
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
破蔡兵走宗權五代史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
太祖以宣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於宣光啟未宗
權急攻大梁宣與弟瑾率兗鄆之師來援大敗蔡賊解
圍而遁太祖感其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
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以
東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以破
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卒以東乃發兵
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以東乃發兵收卒因攻之遂
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
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
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原注今流
兄於名加王者非也五代史先是宣瑾駐於大梁親
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於界上以誘
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眾太祖移牒以讓之宣來
詞不遜由是始構隙焉及秦宗權敗太祖移兵攻時溥
於徐州時宣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為蛇
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
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
疆吏之論法可以理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
思之太祖方怒時溥通於孫儒不從其言及罷師古
攻徐州宣出師來接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
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
人耕屬城悉為我有宣乃遣人求救於太原李克用遣
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為羅宏信所扼援路既絕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

宜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麗師古攻陷鄆州通至中都
北匿於民家為其所筮并妻榮氏擒之來獻俱斬於汴

下橋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大志充

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

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充兵發遂虜克讓自稱

雷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五代史朱瑾宣從父弟

恐光政中瑾與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郡盛飾車

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

稱雷後及蔡賊鴟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瑾與宣已破

秦宗權于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

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

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

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

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

將胡規五代史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為中軍都校充

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為河中府都虞候從周伐鎮定從

中太祖迎駕在岐下以規權知洛州昭宗還長安詔授

皇城使及東遷以為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

祐三年佐李周彛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

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為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

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流獻之

乃以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

隄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圍林大甚河南尹張宗奭奏

之規得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

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三

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

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

祖度不可下乃雷兵圍之而去五代史既得士心有兼

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為間謀及太祖攻鄆瑾

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

友恭攻瑾振柵以環之朱宣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

寶赴援為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

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以拘於城下語曰卿兄已

敗早宜效順瑾偽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

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

得兄瓊來押領所貨骨月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

將劉捍取符印瓊單馬立於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

來余有密款即令瓊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

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

祖乃班師北夢瑣言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其從

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

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

吏既而敢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

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取瓊

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箭瓊單馬曰兄獨來密

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

刃殺瓊勾拽突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於陣

我軍失色梁祖哀勸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為齊

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于鄆州乃

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四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五代史及鄆州陷麗師

嗣方出兵求芻粟於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箱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為師古所逼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 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疆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遠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其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五代史記卷第廿二 雜傳 五

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于是果然卒年五十二五代史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為東南之患及行密卒子潛繼立以徐溫子知訓為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溥僭號知訓為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為同平章事仍督親軍時徐溫父子侍寵專政慮瑾不附已貞明四年六月出瑾為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錢瑾事之逾遜翌日詣知訓第謝雷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日吾不奈朝饑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日晚當過瑾瑾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愛妓桃氏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卮酒為壽初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日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知願此盡歡瑾即延知訓於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斬知訓首示其部下因以其眾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闕門矣唯瑾得獨入與衙兵戰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暴其屍於市城夏無蠅蛆徐溫令投之于江部人竊收葬之溫疾亟夢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溫乃為之禮葬立祠以祭之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人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日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破也行往視之槽馬生一駒見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嗣位溫與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日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九國志朱瑾宋州下邑人也雄

五代史記卷第廿二 雜傳 六

一第... 子... 5 反... 小

武周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最遇害
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宣為首後瑾之季仲俱為列
校明年充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假稱聘禮改服
甲士詐為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充州軍校王稠
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
梁祖幾至不守會宣援至合梁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
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
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
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
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
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博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
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宜瑾合兵迎戰敗之
于東阿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瑾因遣使乞師太
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宜瑾勢蹙因遣使乞師太
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
兗州甄圍之瑾單騎未關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
齊僞遣使告梁祖使瓊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
日充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
掌謁劉捍與瓊借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七

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
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
李承嗣史儼求軍食于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
懷貞率瓊子私以充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
保沂州乃為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奔海復
追之瑾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遣財帛鉅萬表瑾領武
立解所服玉帶為贈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奄從大寇清口
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奄從大寇清口
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
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
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河軍葛
從周敗走光化三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
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
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
發武庫兵為亂陳于門橋北外眾屢却會瑾自浙西至
惟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
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滑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
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先是瑾因朔望

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
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庭瑾中宵先起詰旦入室
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
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于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
釋其羈繼馬果蹄啣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
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
府中訴於謂云今日為大王除患謂曰此事吾不敢知
因命瑾疾去瑾念今日為大王除患謂曰此事吾不敢知
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
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八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
年無棣人洪霸郎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
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
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
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
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
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
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
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遠還不為
備師範伏兵於道路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
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
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
宗乃拜師範節度使五代史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
洪霸郎合羣盜於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
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為

雷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大尉平
章事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為帥棣州刺
史張蟾叛命張蟾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遣將盧宏將
兵攻蟾宏復叛與蟾通謀偽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
遣重路迎宏謂之日吾以先人之故為軍府所推年方
尚幼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之墳墓亦唯命
如以為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之墳墓亦唯命
宏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為不為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
而享之預謂紀綱劉鄩曰翌日盧宏至爾即斬之酬爾
以軍校鄩如言斬宏于坐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
衆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張蟾斬之
安潛遁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于金華
還長安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殺美人
師範為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
之呼之為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豐其父確然曰
骨月至冤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即國法予安
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悲之然亦不敢少責至今青州
猶印賣公判焉 又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

五代史卷四十二 雜傳 九

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
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于廳上命執事通
日百姓節度使王其恭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恐步隨
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
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
孫不忘于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偉短于寬恕殺戮過差
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
仇勢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
立殊勳于世而十萬之眾會不假息誠統之非才亦時
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
迫痛宰輔誅戮于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
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眾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
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壞縱殺戮 梁太祖圍昭
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
青州師範泣日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
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

乞兵于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
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
夫伏兵與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
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與視
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
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軍皆起兵攻梁其後梁
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
師厚攻之屯于臨胸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
出間遣人陽言日梁兵少方乞兵于鳳翔今糧且絕當
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

五代史卷四十二 雜傳 十

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
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
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
陽節度使 五代史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
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
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
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日吾輩為
天子藩籬君父有難誓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
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
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兗州別將襲齊時太
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與夫二言有獻於
太祖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與視之
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允在華
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
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既而友寧為
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於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

郡歸項城收合餘眾依河陽諸葛爽署為懷州刺史
光啟初僖宗以爽為東南而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
之為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冠兇談日熾兵鋒不敵中
源之難歛軍西歸路由洛陽軍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
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軍之有眾三千以聖善寺為府
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
焚燒宮闈剽劫居民既退去鞠為灰燼寂無雞犬之
音罕之復引其眾築壘于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
劉經推爽子仲方為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
罕之部曲有李彥郭珍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
誅彥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罕之乘勝追至澠池
軍亂保乾蒙經急攻之為罕之所敗罕之激勵其眾
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殿罕之激勵其眾
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眾奔竄追斬殆盡
罕之進逼河陽營於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
遣將張言率師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
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脩好經知其謀言懼引眾渡
河歸罕之因合其勢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
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為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
之與言收合餘眾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
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為節度同平章
事又表言為河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
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眾無法性苛暴頗失
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
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
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
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
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
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畱其子頊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

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
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
罕之為扞敵五代史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為盟
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眾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
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
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為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
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於
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於橋樑軍儲不乏言
輸粟於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答言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
能應罕之則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文德
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眾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攻河陽
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為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
克用表為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
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祖遺葛從周皆
竭張言遣其率師入質且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葛從周
存節赴之逆戰於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於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
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間里無居民河內
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樵汲即為俘虜雖奇峯絕磴梯危
架險亦為罕之部眾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
邑人立柵於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
因號罕之為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
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唐大詔令集討李罕之勅朕
聞君天下者先賞而後罰立教化者貴德而賤刑其或
謀雖軍旅屢與有懸區宇而于戈勿用何去頑嚚邢磁
沼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邢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王
食邑三千戶李罕之問閣下品為穴微生憑厲氣以感
砥道先皇帝捨于紀剽劫郡縣懷善蒸黎水絕安流陸
存人之稱而帝又擅離河內竊據東郊盜窟野之誅還
而不潤烏焉利嘴啗以成空旋逃原野之誅還聚
三城之重地仍加相印復羣情未安宥十死之恩永戢
無厭之暴而乃復招通逸輒畱貢輸始則結王友遇而

寇攘終則投李克用而侵軼且山北以刑治為要害爾
則引戎馬以屠攻洛京以懷孟為咽喉爾則肆爪牙而
搏噬謂其當路終可欺天不知祖宗垂休祐予繼繼中
外陳懇成我蕩平專攻之令纔行同德之捷已獻度其
鼎金無一安存降以絲綸用彰攻伐其李罕之在身官
爵並宜削奪注毀委招討使宰臣張濬駱全雍悉加存
恤嗚呼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爾為將相而不能全身爾
授旌旗而翻行起亂罪在冊府朕安敢私凡百同盟共
懲始禍布告中 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
外咸使聞之

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
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
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
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
歸老幸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

五

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
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
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啟晉王曰
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
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
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
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潞北天子以克用為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
之為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陽守來依巨廩歲月滋久功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
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望吾王仁慈太傅哀憐

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歸老菟裘幸也寓為
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
蓋寓懼其佗圖亟為論之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
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則雄矣鷹鳥之性飽
則戾去實懼覆毒余也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潞師薛
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眾徑入潞州自稱副
以狀聞於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為佗盜所
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將李嗣昭討之罕之
執其守將馬漑伊鐔何萬友沁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
顯拘送于太祖以末援焉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
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
至懷州卒于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頎以舟載柩歸葬
春詔贈中書令 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

六

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
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
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書有傳唐光啟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
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雷
頎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頎遊處甚相昵俟光啟
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欵於梁武皇以頎父叛將
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頎遂奔河南梁祖以其
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
長安晉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頎總之友珪立授頎檢校尚
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末帝誅友珪頎預其謀等
歷隨州刺史復為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人汴召頎
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檢校太尉右神武統軍高祖
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尉右神武統軍高祖
進封開國伯五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神武統軍高祖

十制贈太師順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眾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頗走歸梁朝武皇怒下登室加熏腐之刑後籍於內侍省卒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

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

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

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

節度使五代史孟方立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

高潯相繼為昭義節度使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

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兵徑入潞州自

稱潯後以邢為府以審海知潞州通鑑考異實錄澤

潞州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

廣殺之自稱潯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

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潯後用法嚴

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昭義節度使高

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

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

關戍將云云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

於石橋敗績牙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已巳昭義

軍成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潯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

成都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

度使高潯及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

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潯

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潯急于軍政致

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

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

自稱潯後見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七

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北夢瑣言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

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

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於關後廣為潞人所

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

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

姪遷嗣為潞帥降太原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

潞二州歸于晉晉遣將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通鑑考

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

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

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

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

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方立以

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

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

山東三州之人倖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

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究不能救

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通鑑考異太祖

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

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

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

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

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

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十八

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

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溢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為

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

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

表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十九

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雷後事及新紀實錄薛史方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軍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亦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徽檢校尚書左僕射不能加表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州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聚招其外則潞人晉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于既焚計奈何于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暉知兵馬雷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路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暉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使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治不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二十

刑將益疑謂今刑部已成廢隙已至彼欲加惠于刑則
 路人怨其罷職加惠于路則刑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
 昌圖在路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則昭義軍乃安也
 自稱雷後徒軍額於刑州以昭義軍去方立則昭義軍
 故新傳徒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于是
 人怨而召沙陀當撤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
 也吳全易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澤
 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
 軍太相紀年錄云方立為府以審誨知澤潞事互說不
 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刑州為府以審誨知澤潞事互
 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
 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雷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
 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諸書
 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
 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伯初為潞州
 牙門將先啟中軍校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
 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
 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三

度使令討方自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按諸
 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事况先啟中澤潞已為李克修
 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琛
 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
 叔琛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
 于唐拜河中節度使北夢瑣言河中節度王重榮始為
 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日凡人受恩
 只可私報不可以公狗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
 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遂命斬其
 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重榮至行在朝
 廷又以前京兆尹尹寶濤開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
 之滴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壘及至翌日
 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衛安可輕
 議斥逐令北門出平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三

言之滿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不對重榮乃
 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滿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滿
 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滿不取仰視
 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
 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都將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簡子珂為後重榮卒弟重盈立司空表聖文集太尉瑯
 伏念天人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於中興莫
 不肇維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徵幽契亦申叶佐之能
 內星樞誕聖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
 皇星樞誕聖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
 元方猶動又至若錫戈祥土賜履危時當止圖九合之威
 亦類五臣之佐況項者運屬履危時當止圖九合之威
 於決北蠅蚊方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劍
 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
 家之御歷也厚故周德寬富般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
 奄八荒而開壽域庀材構厦常扶不拔之基嶺俗傾
 風盡仰昇平之化皇帝明融睿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
 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罷征掃氛於靈

當逐突之勤大寇既逃鄰封共慶遠求罷任本切歸卒堅
 擇境之功益彰法操是乃化已行道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
 往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門為上勿輕士卒方率
 於危地爭先御用八門乃以生門為上勿輕士卒方率
 德傳家慶本廷於慎獄公明為照意在勝殘深防巧詆
 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任妄自掛網羅罪皆止於一
 身恩必加於約已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順嫌聲自消公
 宰治也夫約已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順嫌聲自消公
 實寬宏且無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譏佞之言廷納
 弱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之愛皆周非賢不
 見賓筵備禮者英盡綴於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
 武庫况當衝要時稿師徒使車旁午於軍中將迎益至
 羽戟交馳于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
 詔命若觀天顏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
 報龍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
 頌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繁類是乃化
 已行於藩閭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修與驕期莫能
 勝弊俗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日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

四方面之志家無一不勤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
 均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瞻
 軍需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挾纊農商競勸役不奪
 時關市薄征滯貨利均風亭月觀不增遊玩之華而城雉
 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玩之華而城雉
 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
 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者施於一方舊
 為和氣累致嘉祥故得痼疾不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
 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無恥格征徭漸省俗
 賴權康貨殖三河之富盛開咽喉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
 乘之威稜冠此蓋福元正月上自將佐下逮縉黃
 行罕聞吠犬此蓋福元正月上自將佐下逮縉黃
 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日自將佐下逮縉黃
 五郡聯屬四封者艾共欣宏庇請建生祠牢讓累陳至
 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讓軍使特進思猷
 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徵臣伏以祀典闕
 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眾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盛蹟執繼美談豈
 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
 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美利並荷豐功願伸報德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之誠別置標度之所且公岳衡右族著藉本州顯沂水
 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暉映關東前脩則家
 際流芳後嗣則卿材森列公先君勳華早振政績頻彰
 已結知於鄉閭仍種恩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况
 元昆項鎮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
 弟植性謙沖宣勞宿衛次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
 濟仁聲長子璣故在平陽季子瑤今為慈牧並遵誥訓
 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鐘彘等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
 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
 奉越人燠穴蓋虐用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既抗言而
 誓眾方攬涕而登車里巷相傳風雲動色宸衷既注龍
 詔遠臨致闕境之永治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光烈治
 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
 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陝區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日
 壯日月猶新心督連營雷震於碧落股肱重鎮寄柱
 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台席異渥宜其恢宏陳宇瞻奉威
 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
 美矣哉臣竊本寓居心非味利久懷贊激竊聽詔奉
 春獎於絲綸素慙鴻筆圖嘉庸於簡冊先琢貞珉方備
 編脩敢辭紀述銘曰貞符奉我誕命惟唐跨躡三古年

龍萬方雲蒸日煦黃輦琛航基仁德厚祚德遇昌數有
 此移時嬰否隔海嶽搖蕩人祇憤激軒俟垂衣舜勤舞
 戚皆安龍利誰恤社稷殷憂將變興運有開福濡動植
 揮斥雲雷地岌重正天旋更恢曠庸乃眷共致康哉寶
 鼎傳銘雄圖作固儀刑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功宰
 國步滿人熙熙是禱是祠孰歌且舞童頂麗眉何以祝
 之祝公之福險夷不逾保此寵祿何以祝公之壽
 左山右河惟公克守何以祝之祝公之壽
 酒斯旨何以祝之祝公之安公安可久附眾推竟公之
 報國人亦報公提嬰撫之安公安可久附眾推竟公之
 之拂災禦暴不流不嬰撫之安公安可久附眾推竟公之
 煦物溫容蔚然喜氣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是賴帝
 慈允屬天鑒不味條 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
 峰顏顏城在碑在

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琪五代史琪少有俊氣才兼文武
 重霸為陝州節度使琪五代史琪少有俊氣才兼文武
 以生命為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
 則五毒將施鞭笞列斷無日無之者縱聚斂民不堪命
 由是左右揚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為部將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李璠所殺璠自稱雷後因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璠瑤
 是陝州不復為王氏所有 瑤亦求援于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璠瑤
 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
 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
 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
 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璣等而去璠瑤連兵攻珂
 河中珂求援于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
 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
 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璠陝州五代史王珂河
 中人祖縱鹽州
 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瑒瑒郡王
 珂本重榮兒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啟三年重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雜傳

五

榮為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為蒲帥以珂為
 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為副後時重盈子瑛為
 陝州節度使瑤為絳州刺史由是爭為蒲帥瑛瑤連上
 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
 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父有與復之功又
 遣使求救於太原李茂貞韓建為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既而
 瑛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為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
 詔諭之日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命其奏矣
 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
 璠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璠
 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于渭北昭宗
 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
 太原謝婚成禮克用命李嗣昭為人慘刻北夢瑣言唐
 昭將兵助珂攻璠於陝州焉 璠為人慘刻王祝給事名
 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前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又素
 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
 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
 王璠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眾聞以夕拜將來必居
 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鄰其武人殊不降接璠乃於內廳
 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

璠立乃敬容向夕拜日某雖武夫叨忝鹿鉞今日多幸
 獲遇軒蓋益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
 拜不允堅抗再三璠勃然作色日給事王程有限不致
 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鞋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
 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
 行設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
 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
 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
 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
 其略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夢溪筆談王璠據陝州
 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
 皆殺之同為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
 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
 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
 次其餘亦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
 將李璠因璠戰敗殺璠自稱雷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允陰召梁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雜傳

五

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
 以一大繩與之日為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
 破晉絳二州遣何緡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
 告急于晉晉以緡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
 日賊勢如此朝夕乞食于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
 王報之日梁兵為阻眾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亾不若
 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日天子初返正
 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諸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
 止於做邑若做邑朝亾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
 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

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陣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歎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于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七

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于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于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五代史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封爾為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綱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為俘囚乞食於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眾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亾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援於李茂貞茂貞不答珂勢窮感即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滿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及珂出迎於路握手嘘唏聯轡而入乃以居敬守河

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而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邠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過封邱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五代史王瓚故河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六

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眾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瓚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瓚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眾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澆梁王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尹梁主開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為備伯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

宗御元德殿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
梁主屍備借橫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
段疑上疏奏梁朝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
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
融張漢倫張希逸趙毅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贖人
諸族當法憂悼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緝遣人
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檢校太傅如故
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璣雖為治嚴肅而
慘酷有家世風自應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
及尹政京邑委政於愛婿牙將辛廷尉曲法納賄因緣
為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璣請率汴之富戶
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
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尉之奸乃勒歸
田里然璣能優禮指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
焉

趙準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準幼與羣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五代史記卷第二 雜傳 三

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五代史趙準其先天水人代為忠武牙將曾
祖賓祖英奇父叔文皆歷故職準幼有奇智
韶黻之時與隣里小兒戲於道左恒分布行列為部伍
戰陣之狀自為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羣兒皆稟而
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
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弱冠有壯
節好功名妙於弓劍氣義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
東都準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
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準
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
準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

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
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
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
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
勢甚盛乃悉其眾圍準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
人大恐準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
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
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僊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
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
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

五代史記卷第二 雜傳 三

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準食將盡乃乞兵
于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
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
太祖入陳州準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準陰識太祖必
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為太祖
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
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
最近準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
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準節度使準已病乃以位與
其弟昶後數月卒五代史唐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北
征守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漢月

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眾本道錄其
 勳陟為馬步都虞候乾符中王僊芝起於曹濮大縱其
 徒長安天子幸蜀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
 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擊知軍州事其帥即狀聞
 於是天子下詔以擊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
 賊巢之虐偏於四方苟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
 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人為仇警我土疆勢必然而也乃
 遣增垣壙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
 內民有資糧者悉令入郡中籍甲兵利劍稍弓弩矢
 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為防遏
 都指揮使以季弟珣為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釐為防
 人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為王師四百扼束食
 朝引兵擊之賊眾大潰斬獲器書盡生擒孟楷中和三
 加司空進顧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為陳所擒大驚憤乃
 悉眾東來先據般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邱
 陳人懼焉擊恐眾心離乃於眾中揚言曰忠武素稱
 義勇惟陽亦為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羣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祿已久矣今賊
 眾圍逼眾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懼也且今賊
 於為國不猶愈於生而為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
 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眾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
 接戰皆捷賊眾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
 闕之狀又脩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無
 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戰雖兵食將盡然人
 心益固巢因令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擊
 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
 圍遂解賊於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賊眾大潰重
 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年八月除屠膾為蔡州節度使
 郡唯陳去蔡百餘里益熾六年八月除屠膾為蔡州節度使
 德元年蔡州平朝延議勳以擊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
 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苑邱兼領二鎮龍紀元
 年三月又以平巢功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
 仍以陳州為理所由是中原唐帝復歸長安陳許
 流以之民為理所由是中原唐帝復歸長安陳許
 人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
 合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三

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於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
 苑邱縣之先域累贈太尉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
 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
 五代史昶字大東擊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
 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擊為陳州刺史昶為
 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擁眾萬餘據項城陳
 與兄擊領兵擊破之擒巢將孟楷不數月巢黨悉眾
 以報孟楷之役又蔡寇合從圍醜百餘里陳昶
 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於闔閭恍惚間如有陰助
 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陰
 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凶氣沮其
 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暇一門之中疊加爵
 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疊加爵
 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
 者皆以擊昶為首焉及擊遣領奉寧軍節度使以昶
 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擊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
 詔授兵馬雷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軍州盡付於
 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
 銳深人蔡境蔡賊雖眾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
 賞勳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於政事
 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者老錄其
 功詣關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
 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圍解之後恒日梁王之恩
 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輓供億
 無有不至乾寧二年寢疾薨於鎮年五十三追贈太尉
 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
 華徙昶為同州雷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
 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五代史昶字有節
 殺器宇深沉冠好書籍及壯工騎擊季弟也幼而剛
 為陳州刺史以昶為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
 鄧與蔡賊會眾至百餘萬掘壕五里道攻陳陳人
 懼昶為二兄堅心誓眾激勵將校約以死節昶以祖先
 松楸去郭數里慮為羣盜穿發乃夜縱心膂之士遷柩
 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

五代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三

用即創制度自調弦管之維樂間矢激五百餘
步凡中人馬皆謂達胸膈賦畏之不取逼近自仲秋
至於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大
祖率大軍解其圍羽兄弟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
檢校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華蓋知忠武軍節度使
羽遷為行軍司馬檢校司空和亮知忠武軍節度使
公幹之才補於遠邇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闕其
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
加慰焉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
壤卑疎每歲墾墾推圮工役不暇羽遂營度力用俾以
贊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
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羽博通前古以
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考古制崇飾
廟貌為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決翟王河以溉
稻梁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羽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威
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天復元年冬韓建為
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羽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時太
祖統軍岐下羽輪輓調發旁午道途嚴而昭宗還長安
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羽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
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

表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遂歸惟陽未幾薨於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為
之罷市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
入汴與從兄 攀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
巖皆族誅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
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
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
以至於亾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
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
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
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
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

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剝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
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宜和畫譜梁駙馬都尉趙嵩本名霖後改名
喜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工所故時魏州
及有漢書西域傳彈基診脉等圖傳於世 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
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
判官邵贊議曰魏為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
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歸厚復為陛
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
之寧知後人不為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
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瀆衛為昭德軍牙兵亂

表史記卷四十二 雜傳

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
宗相拒瀆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
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
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
翔以為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
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
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
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
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
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

兵億矣敬翔以為然嚴與漢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
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
不知所為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
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
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嚴曰勢已如
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
許州溫韜尤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
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
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五代
史筆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
託跡為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為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雜傳 三

太祖立生祠於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所
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長子贊位至列卿次子
霖改名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行尉卿駙馬
都尉二年九月權知沼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
月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內皇牆使三年
七月出為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連
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未帝即位用為租庸使守
戶部尚書巖以勲戚自負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
門又以身尚公主問唐朝駙馬都尉杜悰位極將相以
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巖耻其不及由是豐共飲膳
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傲斂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
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巖踰垣而逸素與徐州溫韜
相善巖往依之既至
韜斬巖首送京師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
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
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
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
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
襲均州刺史呂焜焜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
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
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
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雜傳 三

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
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五代史馮行襲
字正臣武當人
也歷職為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
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焜惶駭無策畧行襲伏
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眾心歸
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
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
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眾
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

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
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
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五代史州西有長山當
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

邀切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李茂

行軍司馬請將兵嶺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

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

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五代史李茂貞

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

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為節

鎮以戎昭軍為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文苑英華授

金州刺史馮行襲檢校太子少保仍封長樂縣開國子

加食邑制勅漢制郡國有政者皆不易其居就增其秩

欲使人安於教化且激勵精神本自凋凋皆成富庶具官

馮行襲始用忠謀勇力披立功每推求敵之心必能

禁暴為武思齊良將開合善經而負山面江金石名部

燎于兵火毒我編氓爾則保之如家視之如子盡寬井

賦恐奪農時耕無惰夫廩有豐食地產進脩職之貢市

租給備患之師相里所而同欲乃遷與役徒而施勞何

怨炳然之績觀而可論保民既重於三公開國仍昭於

五等如能知勸當更陟明可依前件又馮行襲昭信軍

節度使制門下分節制之任所以嚴我翰垣膺廉問之

五代史卷第四十二

雜傳

三

權所以宣吾風化矧夫界連梁楚襟束咸秦據廣漢之
上游振終南之巖險昔為禦侮之地用因神州爰升連
帥之雄以疇不績言從人欲乃降朝恩昭信軍防禦使
特進檢校太子太保使持節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樂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馮行
襲決雲利及逐日奇蹤禍重一鷄之名關羽益萬人
之敵御眾布投醪之德禮賢懷吐飯之恭知畧出羣忠
果成性造次不違于尊獎周旋備視於公勤自委以頒
條命之剖竹茲事繼懸魚之美臨人宣建隼之威疲
既成其息肩豪右屢聞於破膽獻奉無闕賦租罔憊况
項者荆襄路途兵戈驟起而能遠開問道俾達上京盡
通江嶺之貢輸來助朝廷之經費等彰積効合有甄酬
而一境緇黃數邑者艾成陳章疏請降節旄膺吾入保
之榮茂彼登壇之寵往服休命無忘敬恭可某官主者
行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郊
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
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

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

而所至輒天幸境且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

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

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五代史及太祖義旗西征

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

韓全誨遣中官郊文晏等二十餘人分命矯詔欲徵江

淮兵屯於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

詔勅送於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

刑襲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于均房預收復功遷匡

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稱頌

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

禮行襲請入觀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

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無拜司空開平

中卒報朝一日贈太傅諡曰忠敬行襲性嚴烈為政深

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內嘗大蝗尋有羣鳥啄食不為民

害民或艱食必有穉穀出於壠畝雖威福在己而恆竭

五代史卷第四十二

雜傳

三

力以奉於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
誌當時目為馮青面長子勗歷新沁二州刺史次子德
晏仕至金吾將軍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五月封許
州節度使馮行襲為長樂郡王又忠敬贈太傅馮行
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

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

究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又

之遷曹州刺史五代史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為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為伍長叔琮

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

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為後院馬軍都將時

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

焉累遷為指揮使尋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

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為陽翟鎮遏使尋

又捍禦晉軍於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

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媿乃遣

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

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

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

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

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

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

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

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

殺之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微為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

于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

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

化二年詔許歸葬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

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五代史朱友恭壽

州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改之歷汝穎二州

刺史五代史時初建左長劍都克讓後改之歷汝穎二州

刺史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

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諸武

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

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

陷其壁獲賊將瞿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

殿而還至石會畱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五代史天復

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

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

軍恃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

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間蕃寇

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伺隙各擒一人而來

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

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

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遂攻焉因夜出潛師截其

歸路遇晉軍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大

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

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

侵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為昭宗遷洛

鄜州畱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

殺之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微為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

于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

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

化二年詔許歸葬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

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五代史朱友恭壽

州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改之歷汝穎二州

刺史五代史時初建左長劍都克讓後改之歷汝穎二州

刺史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

武瑜盡收其眾以功為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為武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

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

正以為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

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省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允曰德

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允奏之

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允欲賣

臣爾昭宗遷洛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

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元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

之北夢瑣言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以下諸王子孫并密為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廢昭宗冊為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省目疎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啟云太子曾

竊竇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口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囁其中指血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

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

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

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

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

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

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

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

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

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耶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

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

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五代史天祐初昭宗東

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於洛陽宮既太祖自河中至責以慢于軍政貶崖州司戶仍復其本姓名與氏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

叔琮同日賜死 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

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阬瘞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三 雜傳 三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三 雜傳 四

漢王一人為首一品禮葬仍委河南府監護其事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將

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

太祖太祖畱之五代史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畱于太祖太祖奇之辟為從事太祖

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

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

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

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

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

此不祥也五代史纂誤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王室之災變得以逞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妄質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勢及凶險之素為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公亦從而誤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

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允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五

卿謀得之矣五代史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使副使湖南馬殷為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光啟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舍於州邸邸吏程嚴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嚴乃先啟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嚴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願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嚴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為太上皇振至陝已賀矣護軍韓懿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懿範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洛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動詐賣上皇詔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重也今閹宦幽辱天子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滂寓于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

正道則大動可立太祖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救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縶偽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亨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

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五代史天祐二年春正月太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為我驅馳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于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諭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六

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讐為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翌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為青州雷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後未幾徵還 視之若無人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

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宗政院使五代史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非次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唐朝人目為鳴臬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謂殺大臣裴樞陸展等七人於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泊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尚書庶人友珪篡位代敬翔為宗政院使

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五代史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為所間謀猷猷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未開居私第將替矣晉主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瑑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畱迪以調兵賦太祖乃勝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誦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其事迪不暇啟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人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冊府元龜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于石門震奉表由魏畧間道奔達于行在雍州萬年人也初名帝大悅賜名震太祖特為製字

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為都統判官申叢執奏宗權欲送于太祖又復自獻于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為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為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魏畧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於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為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強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畱後昭宗遷洛震入為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聞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為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為宣徽使循為副使循與蔣元暉張廷範等
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元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元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九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元暉廷範等以循
為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冊府元龜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
婦為義母媼夫趙氏循冒其姓名
殷衡同光初
歸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
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于北門迎莊宗于西
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口先至者入之明宗
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為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

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
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為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
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
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為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
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
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為人出循為忠武
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十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
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
州將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畱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畱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為保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五代史孫德
昭鹽州五原
縣人世為州校父惟最有功於唐朝遙領荆南節度分
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蔭累職為右神策軍都指揮
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允謀返
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
實應允允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
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

黨皆盡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
 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
 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
 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
 比五代史光化元年唐昭宗為閹宦所廢矯立德王時
 中外以權在禁閹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
 者丞相崔允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
 忠義有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憤乃與本軍孫承誨董
 從實三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
 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監左軍容劉季述早入
 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
 捕右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內開外喧太

五代史記卷之三 雜傳 十一

恐德昭馳至扣門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
 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
 而承誨從實俱以馘獻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
 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
 討姦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遂致德昭等
 擒戮妖逆再清禁關即日議功以德昭為檢校太保靜
 海軍節度使承誨李承誨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并同
 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
 俱留京師錫資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比
 唐大詔令集改元天復赦文門下三階李承誨移宸極
 之尊兩耀暗昏始表忠貞之效朕臨御寡德妖孽殊極
 蒙塵于便殿之中受制于逆臣之手奪璽撥指備肆
 凌挾刃砥胸幾罹酷毒閉關行偽則公卿不在其謀懸
 勝見証則黎庶不堪其詐害我骨肉殺我嬪嬙悖惡滔
 天古今未有側陋嘗膽幽害下官皇穹降禍之靈將
 相竭同心之德鳳翔節度使尚書令岐王茂貞鎮于右
 輔骨鯁剛腸有食失七箸之驚有車及蒲胥之怒關
 之沈幾賈日剛納衛兵夷門之忠憤凌雲顯徽邸吏三
 藩唱義四海協詞咸以良時高廟付其英斷月正元日新
 三傑誕生上元假以良時高廟付其英斷月正元日新

正吉辰質明而逆首梟懸中且而凶渠剖裂其申匡復
 皆著功庸肅下詔書遞行賞典而茂貞既平國難來觀
 天庭驅武旅而簞食爭迎駐皇都而秋毫不可推殊功
 以薦同志雷愛姪而董雄師繼筠能稟規程肅清輦轂
 人神洽慶華裔偕來亦既十旬暨於初夏朕以脫于幽
 辱復正宸嚴重守寶圖不改舊物上媿于列聖下慙于
 躬可大赦天下改光化四年為天復元年靜海軍節度
 使檢校太保平章事李繼昭嶺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司
 徒平章事李繼誨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李
 彥勣并早參禁衛累著勳勤生知忠孝之源洞悉君臣
 之義齊心懃血果成復國之功左袒一呼遂定安劉之
 業叔姪繼先臣之烈彥勣稟大父之規據其大勳曠古
 難比宜加美稱以播無窮繼昭繼誨彥勣宜賜號扶傾
 加實封一百戶 是時崔允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
 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
 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

五代史記卷之三 雜傳 十一

梁乃率兵衛允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
 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關雜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
 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雷後將行京師民
 復請雷遂雷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
 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五
 史其年十一月閹宦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
 誨從實並變節為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寮將圖出令
 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妻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
 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于街東免為所劫太祖遣從事
 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門雜紗委令制輟於是百官次
 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
 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
 同州節度雷後將赴任復徇民請雷充兩街制置使賜
 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 昭宗東遷
 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卷 正史類

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位以烏銀帶袍笏名

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

將軍以卒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于別墅太祖受禪以左衛衛上將軍

徵赴關開平四年拜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卽位俾將命于兩浙對見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軍

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於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

見殺五代史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為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

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為李茂貞所養後闡宦之敗俱戮于京師唯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逐代之卽拜刺史文苑英華授潁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敬蕘加檢校太子太保制勅

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國家化條施于天下者

五代史記卷之三 雜傳

十三

牧伯謹而舉之政不紊矣具官王敬蕘始學司馬法克

礪諸侯劍奮之以果敢之氣濟之以練達之謀自握郡

符頗圖成績潁水則清年數且深理濟彌遠耕桑滿地

不奪農時卒伍在軍未忘武備遂得見稱元帥是當善

舉化條保民之崇增秩甚貴吾用漢家之典爾敬蕘為

登循吏之名更務克終斯為守貴可依前件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鎗重三十斤潁州與

淮西為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蕘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五代史王敬蕘潁州唐乾符初敬蕘為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

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蕘遂代之監郡俄真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

衆寨于州南敬蕘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衆以萬衆來逼敬蕘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

竟全郡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梁兵甚遠近歸附

厚太祖大喜表敬蕘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

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

積薪為燧為作糜粥舖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蕘武寧軍雷後遂拜節度使五代史及淮人不恭太祖

蕘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為沿淮上下都指出于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煉薪相屬於

道郡中設糜餼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雷後遂以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

寧軍節度徐宿觀察雷後遂以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雷後遂以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

文苑英華授王敬蕘武寧軍節度使雷後遂以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雷後遂以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

况沛澤雄藩涇川巨鎮委用咸彰于試可節制宜膺其正名爰舉徽章式分戎閫具官王敬蕘夙號將才早探

五代史記卷之三 雜傳

十四

物蘊變通之茂用懷經濟之遠圖具官張珂閭閻名門

韜鈴秘畧孝友克宣其遺美忠勤幼聞於令名劍氣于

霄鳳音合律撫士則能均甘苦推誠而可贊神明頃者

頌我詔條各成政化惠愛極沾于疲瘵威聲蓋布于鄉

閭爰自主雷彌觀奉上旣播襄惟之美勉承建節之榮

仍俾疏封用光裂鎮噫芒錫壓境種種落連營握兵符而

皆是通侯敬蕘可某官珂可某官主者施行

服恩榮敬蕘可某官珂可某官主者施行

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卽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史天復二年入為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于其第敬蕘魁傑沈

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

合兵以輔與王之運有足稱者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五代史蔣殷

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
畜為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既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
遷於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唐遷洛
皆錄用焉殷由是繼歷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唐遷洛

陽殷為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

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元

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

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

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元暉等

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天子母殷乃誣元暉嘗私侍太

后太祖斬元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于積善

宮哀帝下詔慙媿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十五

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

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

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

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五代

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為徐州節度使乾化四

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州殷自以為友珪之黨懼

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

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未帝乃

下詔削殷官爵仍令還本姓命牛存節討之

等帥軍討之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眾來

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

殷舉族自燔而死於火中得屍梟首以獻之

問話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

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視之則

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於州南之東門局鍵無阻比
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
敗合境悉
縱其禍

五代史記卷四十三

雜傳

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也

五代史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有奇志始事徐帥時溥為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畧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即署為軍校知俊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軍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為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

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

五代史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也初冠長七尺超然有乘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閱戎旅視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稍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衛者多命取之必鷹揚其卷擒敵于萬眾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為踏白將時巢蔡合從太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掩奪眾莫敢當尋領軍襲蔡寇於鄭都將李唐賓馬躡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與蔡人鬪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實其後渡長淮下天長

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迫濠州皆有奇績累遷為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邊境肅然思安為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勝必大敗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于桑乾河獲甚眾燕人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右曰李思安當敵果收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吾將用之則敗聞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為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旌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為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祀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州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于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五代史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攻澤州開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幕谷俘斬千計字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不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執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于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告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

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攻澤州開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幕谷俘斬千計字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不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為執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于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告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耶知俊

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負德但畏死爾太

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

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

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

茂貞五代史時知俊威望蓋隆太祖猜日甚會佑國

同州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

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

知俊叛遣近臣論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邪知俊報

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

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為此昨重師得罪蓋劉

捍言陰結邪鳳終不為國家用我今雖知枉濫悔不可

追致卿如斯我心恨蓋劉捍誤予事也捍一死固未

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

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為親衛指揮使聞知俊

叛自洛奔至潼關為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

乃舉族奔于鳳翔 鑑戒錄梁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

日因築營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

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雷源

曰此冤氣所結也古來固國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

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冤死囚人精

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十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

請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

俊命具酒饌祝酌之瘞之尋有叛城背主奔秦之事乃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三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四

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帥師救之師次
邠州長城嶺為知俊邀擊懷英敗歸茂貞悅署為涇州
節度使復命率眾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
既而為茂貞左右石簡禹等間之免其軍寓于岐下掩
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觀言知俊途窮
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禹等以安其心繼
崇又請命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
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
朝廷未帝遣霍彥威率眾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
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成
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人蜀王建以為武
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五代史纂
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儔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
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由此
言之則是王建先已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建雖待
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

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

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其嫉之知

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

乃于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園樓繩斷建益惡之遂

見殺五代史王建待之甚至即授偽武信軍節度使尋

以歸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宏志

人多違節度不成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

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為之所又嫉其名者於里

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園樓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樓

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為名故以此構之偽蜀天漢

元年冬十二月遣人捕知俊斬於成都府之炭市及

王衍嗣偽位以其子嗣禪尚偽崇於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俊征唐同光末隨遷于洛卒 又知俊族于嗣彬幼從

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

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收圍之地靈武節

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五代史李茂貞

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

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

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

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

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為劉二
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
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於中都軍敗為
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
惶恐請死遂誅北夢瑣言有石欽若者為劉知俊判
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資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
閱其德題表章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又遂字
有馮德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穎川陳絢為
武信軍雷後而劉令公知俊交語掩其舊事疊有奏論
馮生謂穎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
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
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
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眾謂之日閣下為官多不克
終蓋曾殺一女人為崇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
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慚懼言誠
于馮生許為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
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五

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五代史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
產恒隨哀挽者學佛誦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為
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為部曲梁祖殲汴會
歷都先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
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
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
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
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
戰于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宏信于內黃梁軍攻時
溥于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

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
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
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雷後
五代史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宣走朱瑾會恒以
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雷後河
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陽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
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通鑑考異
編遺錄六
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命抽昭宗遇弒
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緩懷上党上乃東歸昭宗遇弒
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
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六

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與追贈太師五代史梁祖季年猜
忌故將功大者多遭
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
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
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
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歸于武皇引見會泣曰臣
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
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
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
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
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即位
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流
為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
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五代史賀德
倫其先河
西
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為小校德倫少為滑之牙
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雷

後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曰朝廷以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七

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司空頰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

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其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五代史曹廷隱魏州人也為本州典謁虞候賀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懼為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為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廩空乏以取貨又私貸官鹽延隱案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劫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莊宗入魏德倫以亦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時人冤之彥逼已遣人陰訴于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五代史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于別館盡殺其部眾為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頰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八

至太原監軍張承業雷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五代史德倫即以符印上晉東監軍張承業雷之不遺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為變遂誅德倫并其部曲盡之殺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于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于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守于充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洛隨宿鄆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為邢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洛節度使檢校太傅

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溫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五代史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洺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倉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五代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九

史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遛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眾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人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于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五代史明年張文禮殺王鎰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漳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眾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眾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

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為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五代史康延孝塞北部落人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頃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眾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為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空守博州刺史

五代史記卷四十四 雜傳 十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眾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

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郾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五代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李紹琛冊府元龜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賜姓名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栢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一

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五代史明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栢江浮橋以絕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橋而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修繕津橋便畱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句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偽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為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為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閏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邀相從反首鼠于待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為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陰衛之乃署董璋為東川節度使落璋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材幹甚洽眾心請表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畫出于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二

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
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
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
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眾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
度使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眾至五萬繼
及遣任園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
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
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
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
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 十三

且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
耳任園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五代史未
幾崇韜為繼及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
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及令
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為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
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命繼及殺其子
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遇
延孝不謂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王推強敵即吾也若以背
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
僞歸國倚角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
公皆以無罪而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兩申延孝次
劍州時延孝部下皆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兩申延孝次
被禍兼誅令德號哭軍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
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
到泥溪延孝報繼及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為亂丁酉延
孝至劍州遂擁眾迴自稱西川節度使三州制置等使以
檄詔諭人三日間眾至五萬已亥繼及至利州是夜守
吉栢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栢浮梁繼

及懼乃令梁漢蜀以兵控吉栢津延孝已擁眾急趨西
川繼及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廷安召任園
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圓率兵七千將何建崇擊劍門下
馬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
之甲寅圓以延孝大軍至漢州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
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
兵二萬與圓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三月已
丑圓陣于延孝危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
亘空于延孝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車
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園命載以檻車
時孟知祥與任園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車至
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後授爵冊動巨
陝郊近領前鋒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動巨
官誰與為競奈何驟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為鄧艾
深可痛惜誰肯慰之知祥因手注孟以飲之延孝曰
自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命元勳輔成大
業不勤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
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及一旦何
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圓班師行次
鳳翔中使向延嗣賞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于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雜傳 十四

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九國志李
延厚洛州平恩人父及唐邢州別駕延厚少有膽略善
騎射從父拱辰為洛州節度使率眾歸于梁祖延厚亦從
焉梁補左拱辰為洛州節度使率眾歸于梁祖延厚亦從
從魏王入蜀改馬軍右驍銳第一指揮使康延孝入漢
州知祥遣延厚率精兵二千會李仁罕往討之將行延
乃集將卒于營口誓之曰今出師征討不三旬必破賊
立東廂衰疾怯懦厭為征行者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
行者七百八人逐延厚常侍西廂斬首百餘級竟拔其
奏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西廂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以功
州刺史源州押衙文景琛叛延厚討平之岐軍逼文州
延厚率眾赴援即日解其圍延厚位遷雅州刺史永平
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昭武軍廣政九年卒年六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深祖改為宗爽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為田農全義為縣書夫嘗為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入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為澤州刺史光啟初爽卒其子仲方為雷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於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於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於河陽為經所敗收合餘眾與罕之據懷州乞師於武皇武皇遣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為河南尹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亦云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全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差二人先以澤州路克用非七月也又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雷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冊府元龜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即位改名宗爽同光初復名全義洛陽指紳舊聞記齊王諱全義五代史有傳今之所書蓋史傳之外見聞遺事爾王濮州人嘗在巢軍中知

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觀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贈且多臨辭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歿漸貴追思時昔見知之思未嘗報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每晨朝于影前捻香訖方出視事未嘗小怠至於終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稽神錄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床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迫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寢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膾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太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于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為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冠鈔為知所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五代史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乏食每取給於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復遣兵助攻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為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是

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

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賦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

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五代史初蔡城孫儒諸

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唯與部下

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於撫納課部人

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

之如子每農暇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

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

萬乃築壘於故市建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指紳舊

間記在澤未久移授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

荒廢悉為榛莽白骨蔽野外絕人居洛城之中悉遭焚

毀初巢蔡繼亂乃築三小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盜及

罕之等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初至洛率麾下百餘人與

州中所存者僅百戶共保中州一城洛陽至今尚存南

州中州之號王招懷完葺五七年間漸復都城之壯觀

正居守之位焉王本傳云洛城之中戶不滿百又唐鶴

撰王行狀云於瓦礫邱墟之內化出都城是也今正史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二

云京城內有南州北州蓋光啟中張全義築至明宗天
成中詔許人請射填築言光啟中築乃王再葺而已非
始築也其城濠今尚遺跡焉余少時親聞耆老所說云
巢蔡亂羅之後洛陽苑牆中松柏甚多至秦王修築都
城及裏外橋多聚側近御苑廢宮之松柏用之聖朝歲
洛陽大水諸城門悉摧壞余親見厚載長夏等門堆積
材木視之多相木及洛中枿毀行修寺木橋以土實之
橋即故南州西濠上之橋也得其木皆柏木即舊老之
言可驗矣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選可使者一十八
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
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
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
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
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
中每屯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
為起出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
次者四千下之三千共得丁夫閉弓矢槍劍者二萬
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關市人賦殆於無籍刑寬事
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
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

多丁亦眾餘時則教習之時李罕之在河陽罕之姦賊
也嘗破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為李摩雲亦嘗置寨於
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
市是時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嘗直言
於眾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莫如也每飛尺書于王
求軍食及緣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得不奉之左右
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
之曉罕之謂王畏已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復澤王乃
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願無歸路遂逃
道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時以正西京雷守之
任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登麥善去都城一舍之
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
綳為之取其新麥新繭觀之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
言者曰大王好聲妓等聞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
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好田田中無草者必于田邊
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
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眾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
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眾助之鄰伴皆伏罪即赦之自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四

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
然田夫田婦相勸以力耕桑為務是以家家有蓄積水
旱無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
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
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爽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
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
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椿縣道
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畱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
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
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
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

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廩土拮据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五

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義為守太尉河南尹宋毫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於汴以全義為洛京留守兼領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為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啟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其家財貢奉泊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錢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於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相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廩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遂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五代會要開平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洛陽指紳舊聞記王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守太尉中書令封魏王徙封齊王

昭宗遷洛郊廟行事差官攝太尉時朝中有識者揚言曰太尉重官歷朝多闕所以差攝今齊王官守太尉何差攝之有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祠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晴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即依言而開塔拜訖王祝曰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尙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雨故當時僅謔云王禱雨買雨具無畏之神耶齊王之潔誠耶齊王在巢軍先歸唐授澤州刺史梁祖後歸唐授同州刺史自後與梁祖五為中書令尙書令及梁祖兼四鎮也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多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及北喪師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王忠直無貳有勳名于天下不能傾動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為親以故雖盡力于梁祖而武齒于齊王矣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六

人通問于太原及梁亾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己卯減梁十二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午朔至白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由此觀之則

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即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蓋傳內賡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明年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鑿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五代史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 七

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溪道士謂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深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為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為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番守洛陽有終焉之志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惟石為園池之玩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於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伯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請石於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甚哀內侍能迴道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為詭已大怒曰吾今為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笞斃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為司勳員外郎柳潔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淳

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嚴張去明庭而非遙處別墅而無懼問思報效姑務便安為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尚為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瑑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雷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礎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幸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其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冊府元龜後唐李敬義德裕之孫居于平泉昭宗之都雜也徵為司勳郎中特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遺頗厚俄而朱溫篡位誓心不事偽室及溫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 八

頗以為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于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五代史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觀泥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弟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視於圓正時王師攻下揚劉地曹濮梁末帝懼急歸於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為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禮畢以全義為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宋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

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洛河南尹授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
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間謀端居私第全義以
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
初冊贈太師諡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
令封王邑萬三千戶比領方鎮洛陽宋三莅河陽
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
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
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
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
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
以為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
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為我世讐宜錄
播極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從莊宗幸
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為義父許之
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
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既非所
願君子不以為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朴滯凡百姓
有詞訟以先訴者為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為時所非
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請於莊宗俾貫非罪而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九

死露屍於府門冤枉之聲聞於遠近斯亦良王之微瑕
也 五代會要忠肅贈太師張全義 洛陽搢紳舊
聞記及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
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情焉與論當
世之務皆出莊宗功臣表表得齊王之晚其識略德
望動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叙述屢為朱梁窺圖脫
虎口逼為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
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玼未蒙昭雪鳩辭也復下昭雪之
令劉皇后入齊王居第省之劉后堅求拜齊王與夫人
備氏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內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
拜齊王并儲氏為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
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草定皇后與齊王
儲氏為義父母相見及往來牋書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儀注焉此乃從古所無之事也 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于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
以其父琪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
其妻子而已 五代史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
河南府衙門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

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
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閱
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雷守事從賓
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
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繼祚城為巡兵所獲奏之高祖
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琪早事齊王奏欲雪之
高祖不允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 五代史闕文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
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爽私第數日宰臣視事於
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屬署世傳梁祖全
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刺及於
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
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
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糴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
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
人臣之家雷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巢賊敗依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

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
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
托迹朱梁斬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敏民附賊以固恩
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弑首進
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
等族誅又通賂於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
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
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
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
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
奪父權或亂家事繼孫烏獸之行畜泉鏡之心其御家無
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
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
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洛陽監
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
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
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
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
因補闕文粗論事述云 洛陽搢紳舊聞記太子少師
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雷守齊王貴盛兼鎮河

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
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
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
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
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情容夫貴封清
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
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僭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
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
畜女童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綺因捧觴祝壽并服玩
物同獻之或醉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者歸已院
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
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
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
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于前李公嘗
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成卒竊發爲亂
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
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
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
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與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
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一

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
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
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
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
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
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
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
柩送歸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于外廳獨坐
久之夫人誅夫如是命待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
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弟
位啜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
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
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
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
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
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
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
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血稱是復
命不敢畱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資甚厚夫人之力也先
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

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羅三白渠使雍羅莊宅使
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
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爲免其過既來謝又何
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
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
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
怨自後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
前與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
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
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
慘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
怡世叩馬而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
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
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
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歸粉黛弄眉首
盡或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
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
殊尤者紀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
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二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
亡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
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
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
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
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
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
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
錄以爲子 五代史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嚴
龐池鎮將栢夔爲部隸嘗爲盜於石濠三鄉之間剽劫
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璠性嚴急御

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瑛深所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
璠陰街之光化元年瑛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于
日尋瑛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珂歸附于
梁祖表璠為陝州節度使璠亦奇慘軍情不叶簡復
璠璠及護免逃歸於汴三年梁祖表簡為陝州節度
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
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簡容於陝朝
士經亂管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結百官朝容稍備
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於梁祖
僕位崇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
微生灰粉為効乞以姓名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
名之為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於已子友謙亦盡心
贊功烈居多冊府元龜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
情于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勳勞皆元帥令公
帥今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効節使
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
諸子同光初莊宗 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
冀王 五代史纂誤今按友珪傳云既即位以河中朱友
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即無加侍中之事友謙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三

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為中 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
書令矣二說不同未孰是 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
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
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
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
解去友謙會晉王于倚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
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 冊府元龜後
王梁冀王朱友謙為友珪所伐乞師于帝帝親總軍赴
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于倚氏友謙
盛陳感慨願效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射于帳中帝
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未
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 五代史梁祖建號
移授河中節度使

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弒逆友謙意
不擇雖勉奉僞命懷快友珪微之友謙辭以北面
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
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托之恩
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
存節康懷英韓勅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倚氏
去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倚氏
謙盛陳感慨願效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射於帳
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
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
其正朔 北夢瑣言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嚴之姪
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為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
凌傲主公容之友謙背梁乞師于晉陽并使初至禮遇
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于黃河
以紆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講幕次遂有請易
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
其人耶 太平廣記路德延僑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
能為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標靈異天然體
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僑
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古

詩價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
朝五字更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
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
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鎮鎮辟掌
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
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
聞而大怒有以撥禍乃因醉沈之黃河詩實 貞明六年
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 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
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
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
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 五代
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節帥請節於
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旄賜
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
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於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

至蒲中倉儲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於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款於梁侯劉鄩兵退後與晉王脩好友謙曰晉王親赴子急夜半乘燭戰賊面為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謂卸那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 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加守太尉西平王

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

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五代史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觀於洛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既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為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五

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為刺史者六人將校副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

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

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

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

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

存父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為

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

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

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

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

德于遂州王思同殺令錫于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

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

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

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

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

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五代史莊宗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於繼麟雖僂僂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上薄民貧厚賦難辦由是羣小咸怨遂加誣構郭崇韜討巴蜀徵師於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六

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為討已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為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盛遂

構或謂繼麟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

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

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於我倘為人構陷吾若得

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

觀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

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父構逆當斷不旋踵羣

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

滑州節度使是夜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命

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命

夏魯奇誅其族於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

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

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

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閣者夜見

婦人數十祇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

聞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扇鎖如故

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道遙樓間哭聲四合

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及明宗即位始下詔

昭雪焉五代史纂誤今按伶官史彥瑒傳則友諒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太府卿駙馬都尉尙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

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

州刺史五代史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

尹榮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

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

於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

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尙書充元從馬軍指

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

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七

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

州圖練橋鎮遇都知兵馬使會准寇大至圍迫州城

象先彈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憇

其樓堞之上慨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

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可為我立廟助公陰兵象先

納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

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能進即時

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為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

不穀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

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荷其

實可食貧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

民賴焉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

指揮使五代史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

男四年權知宋州雷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雷後

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郵蒙賴者甚眾

弒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
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
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
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
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
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珪詔書
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
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
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
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
死五代史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末帝即位拜象先
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
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
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
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五代史
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
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
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
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璧駿奔
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寢成風俗藩侯牧守
下道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指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
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鉅萬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六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五代史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觀輦珍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為宋毫羅輝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等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為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日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於治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十九

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為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五代史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州刺史次曰義至周顯德中終於濠州節度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五代史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為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為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鴈事文類聚後集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鐵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人甚異之由是號為朱落鴈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二十

朱瑾募驍勇數百人號雙鴈於其額號為鴈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為落鴈都署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鴈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復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為磁州刺史滑宋二州雷後毫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五代史纂誤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瑾傳攻之則此節盡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鄆斬朱宣又克兗州朱瑾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楊行密用朱瑾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先已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元禮是朱瑾弟是朱宣今則云鄆州朱瑾又甚誤矣玉堂閒話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惶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莊宗滅梁罷漢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

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懼甚雷
 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五代史莊宗至洛陽
 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
 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初
 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
 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
 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
 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
 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
 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
 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三

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五代
 史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
 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
 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於皇
 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
 朝三發單函侯問略無報復忽於卑位不亦甚乎元行
 欽恐其紛然為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
 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
 漢賓為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
 令結託得為婚家天成末為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
 誨既誅漢賓復為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
 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
 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
 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師去郡諸軍咸以利見
 誘請自為雷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
 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早親齋禱龍
 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為善政之所致也及致
 仕東還毫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瑩兆未辦則給以
 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

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
 屋連甍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
 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
 傅諡曰貞惠有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五代會要正惠贈太子少傅朱漢賓諡大常博士林弼
 議曰漢賓散已俸代通欠俸俾國家贖富庶所莅之地紳
 有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
 諡曰正
 惠從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三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
 事梁太祖以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
 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檢巧善窺迎
 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五代史段凝開封人也
 數初為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
 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
 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為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
 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
 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
 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五代史天復四年五月授懷州刺
 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復北征迎奉進貢有
 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征迎奉進貢有
 加於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進貢惟公兩度
 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
 祇奉行變數程宿食太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
 竭於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使監兵于河
 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
 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
 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
 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

嚴張漢傑等用事疑依附嚴等為姦彦章為招討使三
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彦章各自上其功嚴
等從中匿彦章功狀悉歸其功於疑疑因納金嚴等求
代彦章末帝惑嚴等言卒以疑為招討使軍于王村五代
史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
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彦章代之受任其翌日
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疑疑倚
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
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是時唐已下鄆州疑乃自酸
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
汴兵悉已屬疑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驛召疑于河
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疑率精兵五萬

五代史記卷第卅五 雜傳

三

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姦人趙嚴張
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
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冊府元
仕梁為滑州兵馬雷後同
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
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
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
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
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以詔事紹宏
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
度使五代史疑以衆五萬營於高陵津神將康延孝叛
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

未幾莊宗入汴疑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邱
解甲聽命翌日疑率大軍乞降於汴郊莊宗釋之復以
疑為滑州兵馬雷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旄改充
州節度使疑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疑天
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
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疑與董璋戍瓦橋關疑
巧事紹宏嘗乘間奏疑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
柄委之郭崇韜曰段疑亡國敗軍之將姦詔難狀不可
信也疑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趙在禮反
中貲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鄆州節度使趙在禮反
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畧疑所請偏裨皆
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
遼州賜死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鄆城紹宏請用
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
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
竄於遼州竟與
溫韜同制賜死

五代史記卷第卅五 雜傳

三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
五代史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玘少負
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
有功遷為牙將歷滑
徐襄三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
軍推玘為雷後玘偽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
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
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五代史開平中襄帥王班為帳
從之翌日受賀衛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
功歷復毫二州刺史徵為侍衛都將出為安州刺史未
帝時為晉州觀察雷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
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

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

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五代史貞明中為晉州雷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關於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辛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為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

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五代

史纂誤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威與知裕俱奔于梁五代史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為雷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

冲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雷後署知裕為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於梁

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為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於雞蘇守光

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雷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

而末帝遣揚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交州仍賜名守進萬

欵於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賊小將邢師遇梁太祖

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

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

史五代史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於河上摧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

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

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

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雷後五代史同光初莊宗入汴

明宗時為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遂相謂曰周歸化今為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無憐尤異而諸校心妬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魏于繼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岌伐蜀為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勸課皆

有政聲朝廷喜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

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五代史淮上之風惡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

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

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五代史陸思鐸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於麾下及即位長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宸軍使積前

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宸

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思州刺史

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

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

揮使五代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思鐸以善射

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

莊宗平梁思鐸隨衆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

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

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

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

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

進諸軍咸壯之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

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

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

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邛使我棲魂於所

治之地及卒乃葬

於陳從其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雜傳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

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

禮乃奔于晉五代史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

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

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守

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

爲步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

與滄州留後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

毛璋歸太原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

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

遂反五代史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於貝州會軍士

所害攜最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在禮自貝州還

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

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

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

吾初不知此卽索馬將去廢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雜傳

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

五代史 王正言 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倫令歸俗署郡職倫鎮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

五代史卷第六 雜傳

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典唐尹留守鄆都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侯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 五代史 在禮 後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

五代史卷第六 雜傳

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

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

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

惶惑解衣帶就馬樞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

中書令五代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關時契丹首領奚

領等倍受其禮加之凌辱遊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

至鄭州泊於逆旅間同州劉繼勳為契丹所鎖大驚

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樞自絞而卒年六

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

早卒孫延勳仕皇朝

歷岳蜀二州刺史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

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

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

將軍五代史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

得之於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為

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

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

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

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

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

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

-5 105 35 475" data-label="Text">

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

五代史記卷十六 雜傳 四

州留後五代史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

帝授洛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

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為邠州節度使

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

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合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

於河上師徒屢敗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

降授陝州留後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

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

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

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

五代史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

宗於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

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勅敵也一

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勅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

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

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

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

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子邢

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

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

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

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

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

在剿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

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

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

-5 515 35 885" data-label="Text">

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侘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

五代史記卷十六 雜傳 五

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

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冊府元龜郭彥威為青州孔口吏以為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邸使蘇仁裕陳狀以為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伏以凡是人名皆由父命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為後者稱以奉蒸嘗犯廟諱須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迴避無聞以春秋論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六

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易各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彥威長在青州霍彥威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宜如故工部郎中于郭彥威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即不至尤違其郭彥威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在告勅內即須仍舊誠為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宋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

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為法五代史淳于晏以明經登第自當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仗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為從賓有若家宰爾後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為幕由晏之力也 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諡曰忠武五代史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為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於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於鄴下大軍久亂明宗為其所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彥威首率卿相勸進於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於彥威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將實於法安重誨曰溫段罪惡負於梁室眾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艱冀安萬國豈為公報仇耶至天威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觀於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於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計掩泣歸宮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冊贈太師晉國公諡曰忠武子承訓弟彥威配饗廟庭 五代會要忠武贈太師晉國公霍彥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爰遵定識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七

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

刺史戍瓦橋關五代史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
少勇力籍名於本軍為赤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
好博每求辨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
熟於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兖州梁祖命存節將兵
討之知温久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駒
復入城郭乃擢為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
為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
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
各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
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應曹貝二州明宗
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

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
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
知温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
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

銀鎗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
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
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
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
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
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
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
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
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
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温戍而

五代史記卷十六 雜傳 八

知温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
知温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温即乘馬而
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温知温給曰騎兵皆在西寨
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温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
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
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
色魏之騎兵于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温起釋而不問
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五代史明宗自鄴
入洛知温與王晏
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温滑州兩使留後天成
元年授兖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於盧
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實招討之功也
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温歸鎮知温怒震遽至有

忽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
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温懼不齊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
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温下詔於鄴盡殺軍士
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潭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之
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
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
麾將軍墨鏡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二
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人食實封三百戶

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
温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温甚謹後因杯酒失意
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覷之意謂
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
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
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

五代史記卷十六 雜傳 九

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
 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册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册其
 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
 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册
 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
 畢還有司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書門下奏據太
 車輅道行禮皇帝臨軒册拜王公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册
 赴本道行禮趙德鈞册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温册封東平王皆
 制命册命其合用輅車法物在兵部太僕寺請載往木
 州行禮後送之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
 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十

贈太尉知温卒後其子彦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
 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
 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五代史天復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
 於鎮贈太尉歸葬於瑕邱詔立神道碑知温性靈獷動
 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
 賓寮他日知温亦無愧色始與未嘗失意於杯盤間
 以白刃相恐及未帝即位知温憂甚未嘗乃封王爵以
 寧之也知温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未帝開懷
 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欲不已積貲數百萬治第
 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
 有幕容顏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
 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
 行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
 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而
 武夫無足為恃深為大王之所憂也知温遂馳表稱賀
 青人乃安未幾以沈酒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
 例為富室街又勸其子彦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十一

廷除彦儒為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術之力也
 五代史補房知温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
 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釐忽暴卒但心頭
 微暖家人未即驗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迫行未幾
 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
 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釐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
 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
 時復用鐵杵搗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
 如鼈之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骨肉然後烹之解大抵
 于分啖其于君始怨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此
 近數乎答曰府君不始怨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此
 再犯乎答曰府君不始怨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此
 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將汝物與房知温不取
 宜休矣澤領而真于懷遂覺知温物與房知温不取
 封物付温而問之澤曰知温物與房知温不取
 瘡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
 顛慄不知何所措謂澤曰是乎遠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
 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温稍稍近理玉堂問話故青帥
 房公知温少年與外弟徐為盜於兗鄆之境畫則匿於
 古豕一久遇雨未出問之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
 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
 曰然房曰吾與汝未幾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獨
 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
 以三公呼之為不謬矣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
 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
 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
 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五代
 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為蔡賊所掠汴人杜
 氏畜之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斷儻不羣
 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廳
 子都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

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友珪立龍驤

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

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

龍驤第一指揮使五代史朱友珪之篡位也懷州龍驤

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末帝即位遷龍驤

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

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揚劉霸

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

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

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

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

以功拜澶州刺史五代史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為龍驤

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十九

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

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於鞠

場俄而亂兵以竿豎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

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

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

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爾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

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

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

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

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

救都五代史纂誤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

球傳不同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

球傳不同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

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

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

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

餘人連矢射之都眾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

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

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

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

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

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

惕隱其餘眾奔潰投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梃所在

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

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

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

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五代史鄴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十一

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
 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
 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
 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塔納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
 州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
 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奮劍揮搥應手首
 落賊軍大敗於嘉山之下追襲至於城門俄而契丹首
 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
 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
 千騎而還特哩袞以餘眾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
 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
 袞已下酋長七百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
 餘人契丹遂弱 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
 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
 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
 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
 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
 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
 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
 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
 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贈太尉五代史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
 彼自當魚潰豈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
 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
 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久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
 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平軍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十四

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
 卒於鎮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徽位至懷州刺史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五代史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諂多智算
 在梁復以重霸為人狡諂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
 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
 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
 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
 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
 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
 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
 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
 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
 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五代史蜀以蕃人善騎射
 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
 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
 齒重霸詔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獨取
 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於軍中選山東
 驍果得數千人號武龍都承休為軍帥重霸副焉俱
 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
 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眾數萬由劍閣將出與鳳成之
 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很狃而旋承休遽聞東
 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於重霸對曰開府何患蜀中
 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
 豈能入劔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於奔
 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關承休
 素信以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羌買由文山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十五

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
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
前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為國守藩承休既去重
霸在秦州開明宗起河州即遣使以秦唐軍已破蜀
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為閬州團練使
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閬州團練使罷
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
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五代史
還為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搆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
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
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
今若遣授重霸方鎮恐為人所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
同州節度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
雍之鎮長安亦為之故秦人目重霸為構蒜老其年冬
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為俊北夢瑣言蜀簡

五代史卷四十六 雜傳 十六

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北夢瑣言蜀簡
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為俊北夢瑣言蜀簡
州刺史安重霸驥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基
其力粗贍重霸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
而立于西北偏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
而巳鄧生倦立且饑始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
曰此侯好賂本不為基何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
獻以金十錠獲免五代史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
試將隨重霸為龍武小將成道又殺奔歸洛陽重
碑之子曰懷蒲晉天福中為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
以臨陣忤為景延廣所誅玉堂閒話有安道進者
即故雲州節度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
為小校常佩劍立于翔衛忽一日拔而觀之謂人曰此
劍也利可以刺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銜傍有一人曰此
是何利器妄此誇譎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
進曰真能引頸乎此譎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
而斷傍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遂一揮
壯之俾隸准之鎮鐵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
札為能吾之銛鐵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

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平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
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殛之利鏃運過植于牆上安畜一
犬一婢遂擊而西南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
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多處為利方光少處為不利
既伏無所損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携犬而
浮渡殊無所損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携犬而
霸事蜀亦為列校間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
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為主將後領兵戍于天水營長
道縣重霸為招討馬步使駐于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
于安命之曰聽子道進適往戶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
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于井其家號訴於霸傳送
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開外戶防之蜀破道進東
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
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
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五代

五代史卷四十六 雜傳 十七

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
少鷲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為虞候將莊宗鎮晉
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建立
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為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
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
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
益愛之五代史明宗遷藩鎮皆署為牙門都校累奏
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明宗即位以為成
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
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
立函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

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

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本紀

節度使王建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

一月甲午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

云歲餘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

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

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

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汝邪賜

以茶藥而遣之五代史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

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

兄之好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

建立尋徵赴闕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

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為青州節度

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起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

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與中嘗欲求見中旨

不許皆重誨蔽之也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

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

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

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

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

令五代史清泰初未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

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為政嚴烈閭里有

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

人目之為王堞豐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開末帝失

勢殺副使李彥贊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

祖即位再為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

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

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觀高祖曰三紀

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

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

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

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在

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

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

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

檜蕭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子守恩以蔭補

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

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

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

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

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

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

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

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

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

隱帝殺史宏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

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

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五代史王守恩字保信太

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

長史記卷第六 雜傳 六

長史記卷第六 雜傳 九

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
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未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
告歸於時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恩守恩請權為巡檢
使從恩既去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
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
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守恩與節度使趙思綰已
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培
歛為務雖病廢殘瘵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
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俗人數輩夜造自為
賀客因獲百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
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一會為守恩非理割
朝請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償之及赴關止奉
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
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
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卒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二十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
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
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
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
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
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于喜
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
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
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
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壯
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
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五代史康福蔚州人世為本州軍校祖
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
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
我本蕃人以羊馬為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
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
為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
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

五代史記卷四十六 雜傳 二十一

為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
輒為番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
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
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師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
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
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為福更
佗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
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
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
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

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眾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五代史明宗即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為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

五代史卷第六 雜傳 三十一

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韓博以人情不協慮為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等使福之是拜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榷稅今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不得已謂福曰重誨欲何求非朕意已成命難於改移明宗遣兵援助勿過憂也重誨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帳在焉寇不之覺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幕而改賜福始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欵附歲賜福大稔倉儲盈美有千寶貨必負朝廷重誨奏曰累歲大稔倉儲盈美有千寶貨必負朝廷重誨奏曰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二豈願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使乞入覲不允及再上願於聖人必諷人之言也

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觀改賜輪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於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五代史福無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為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醜不能飲腹與士大夫交言情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謂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為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譙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

五代史卷第六 雜傳 三十一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五代史郭延魯字德與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為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勇善用槩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為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使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神武都指揮使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般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

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
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
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
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五代史清
秦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貨庶事就理一郡
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
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
踰月以疾卒於理所時年四十七詔贈太傅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
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
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雜傳 三

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
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
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
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三十五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
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
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
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
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
乃匿于家五代史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
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尙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雜傳

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
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
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
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
琪非常人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
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
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
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五代史經歲
餘會梁將朱
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
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
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
尙書出屯鄆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
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溫琪
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

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五代史

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為其所訴罷入為金吾大將軍時梁未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子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愧色朱友謙以安黎庶為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

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

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

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

鎮雄武五代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

營排陣使尋為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觀詔改耀州為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光末西蜀既平命溫琪為秦州節度使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

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

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

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

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

傅五代史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

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

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

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為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

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

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致仕以已

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

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太保

莫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仕晉為軍校力敵

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

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

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

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

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

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

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

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

累遷蔡州防禦使五代史莫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

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

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邱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

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

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

幟以歸萬眾鼓譟莊宗壯之錫資甚厚又嘗中箭而鏃

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搗

動從簡嘆曰謂日何不沈鑿泊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

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

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謁誠

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

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未及赴鎮而止

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峻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五代史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延蘊為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五代史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四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五代史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屬江淮假授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為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為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為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容省末帝分相使宣徽使出為復商二州刺史復為宣徽使未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五代史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命筠為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為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於大內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於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歛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五代史同光中從郭崇韜為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五

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兵閉門不納筠東朝於洛 筠弟籤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詔遣歸第

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五代史籤字慕彭少嗜酒無節大梁四鎮客將籤自海州省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為裨校籤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衛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

西伐蜀留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籤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籤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子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斂民賴以安而籤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于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籤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五代史筠前為京兆尹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六

第宅宏敞花竹深遠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家贈太子太師弟籤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籤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籤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通衍之行裝復為籤有因為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籤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四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為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籤有舊奏朝廷請命籤為使允之籤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為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籤上言請貸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籤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畫臥見二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七

鷲相聞各街一錢落於籤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恡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正月前禮元節度使張筠薨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鴉銜一青錢墮於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於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即飛鳥墮錢將富之祥也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莫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

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

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

將五代史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

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

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

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泊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

俾掌賓客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

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

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

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

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

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

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

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五代史唐莊宗入魏

從平大梁升為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

內職明宗時為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

史末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

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為北京

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

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八

使一人我自保是時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

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

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

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

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

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為鄧州節

度使歲餘入為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

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

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

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

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

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七

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

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眾開

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

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

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

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五代史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

度使抱真之後會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

十六為內邱捕賊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

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

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九

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五代史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接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接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一賊夜于林麓問侯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去岳全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五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

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五代史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

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不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緣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眾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暇既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公等為梁人所擄矣 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五代史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春出為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五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一

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為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遘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歎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為秦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五代史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為

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道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未即應之
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不得請死亦
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請死亦
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
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天成中遷引進
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天成中遷引進
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
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
歷宣徽南院使五代史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
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
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遷處讓為官告國信使
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
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為左驍衛大將
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
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
於太原處讓從之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反
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
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
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
警以禍福延光乃出降五代史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
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
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
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欵尚或遲留處讓首入
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五代
史纂誤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
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齎表自歸高祖不
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
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
入說而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唐制樞
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

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
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
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
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
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
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
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
廢其職五代史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
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
達時光遠恃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
嫌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
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時處
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
議罷樞密使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五代史纂
誤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延
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為魏府都招討使容
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
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
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即位以維
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
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即位
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
年十一月皇帝即位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延光反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赦
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

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為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放范延光與處讓所處讓為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即與處讓傳所處讓為樞密使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為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後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罷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處讓居喪暮年起復為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

贈太師五代史處讓居喪暮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求理取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羣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訊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四

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

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

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

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五代史李承約字

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少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因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

史為治平直移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授潁州團練使

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

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

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

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

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

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天成中以邠州節度

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甲蠻蠻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跡詰問其政化又聽留周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五

歲徵為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為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

師太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州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

司馬五代史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州人也父行簡假

祐中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

自放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

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

州案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

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明宗時盧文進

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

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眾皆曰善乃先為奔置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奔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五代史天成初偽平州節度使盧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十七

鎮邠寧五代史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靈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難俗類表請觀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闕議內地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處之改邠州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五代史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為所取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廕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希崇素樸厚尤嗜書治事之餘手不釋卷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十七

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胃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日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眾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論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眾少為病眾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奔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

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

部曲主塲務漁蠶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五代史相里

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

五院兵全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

與梁帥戰於栢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

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

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

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

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

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

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唐末帝起兵于

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未帝深晉高祖起

德之及即位擢為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晉高祖起

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

徙鎮建雄罷為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五代史清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為太原四面

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為

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

國公勳登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

卒於任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五代

史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

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為伍長唐天

福中奔太原武皇收於帳下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

柏鄉攻蘄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

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

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汝陽加是時莊宗在

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五代史時皇后劉氏在郭每縱

焉梁平承詔入觀改帳前都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

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

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

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

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

明宗心頗嫌之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

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李繼韜以潞州叛

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

附于梁四月皇帝即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潞州十

月如鄆州以襲梁已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

相拒於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

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

不意攻其鄆州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

矣苟非出奇則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

涉濟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

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

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

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

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

將走契丹會救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皇后為

言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此則繼韜之叛始末甚

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

也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繼韜傳使張繼

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頴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

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五代史會李繼韜故將楊立

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十九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十九

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曉矣憩軍方
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
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
下明宗甚嫌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
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未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
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賜忠建
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
保繼授穎州團練使公准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
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
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
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
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
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
于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于安重誨重誨屢言之
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五代史廷蘊所識不過數
字而性重文士下汝陽日
首獲鄂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
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
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
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
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已故恒蓄宿忿
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
餘積年老耄期終于屬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恩通事
舍人冊府元龜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爲帳前步軍都
虞候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汝陽日首獲鄂帥戴
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
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
令送赴行臺除鳳翰林學士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卽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五代史馬全
節字大雅魏

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
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
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
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鄆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
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
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廢帝時蜀
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
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五代史清泰初爲金州
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
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二
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
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
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
謂全節曰絳州關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
是衆口喧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
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全叛附于
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
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
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
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
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
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
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
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五代史高祖卽位加檢校
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
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
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

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
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
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使定和等州觀察處置北平
軍等使八年秋丁 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
母憂尋起復焉

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瀘
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
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
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
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
于衛村全節為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
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三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史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
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
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
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襪謁縣庭謁
拜縣令沈遵送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
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
赴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
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為恒州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
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
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廉察安忍效尤百
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
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
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
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陳懷三州刺史卒 五代
會要忠武故成德節度使馬全節諡 玉堂閒話魏帥
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

重病忽見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
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為爾造像書
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
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五代史皇甫遇常山人
進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
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遂
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為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
秦中累惡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
誅斂為務其幕客 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
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
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三

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
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
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
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
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
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
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
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
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
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

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性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

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五代史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間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威以檢人執事政事隳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灌溉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眾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眾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門二十里至鄆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眾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眾遇所乘馬中鎗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為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

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三年冬以杜重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五代史四年契丹復至從村重威營泚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國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上言請度為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號貞範太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五代史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明宗入立皇子

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

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五代史明宗入立皇子

捧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

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

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

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

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

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

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

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五代史及高祖入立拜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有犯法皆寬貸

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以家財佐軍後

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為舅彥威

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為國戚當時益

重其人焉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九月敕留守之任

委寄非輕凡降綵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

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洛陽摺紳舊聞記安中令

諱彥威山後五代史有傳元隨都押衙劉失其名讀

數經書畧通大義涉獵史傳俊辨有識端謹事令未

久自中令貴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殺之際未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三

嘗私必委之佐察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宏大度不妄喜

怒事無大小既與賓寮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

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苛擾之稱者蓋劉某常內助之

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

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有語及之者中令意

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况

某為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豈有前後奏章皆不可行者况

所擁關爾賓席遙巡未對問劉某于中令後屬耳偶語

劉某謂賓客曰公腹微痛且起賓客謂之誠然俱退

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劉某曰某伏事歲久受恩亦多

某亦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

聞至堂前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

忽見近日作為某憂懼及禍不忍遠辭訣某今日乞令

公與罪名殺之以答從來受恩言訖兩手捧巾擲之

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

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測

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輩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

且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

且令公勳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

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

事劉某曰若令公性情凶險此地表裏山河朝廷務姑

息即事無大小悉行之不爾則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

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賢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

公爾朝廷既不疑令公又何必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

乎某家祇數口令公百餘口幸令公慎于言樞對訖取

唾尚求必死之地以謝罪况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

名斬之以謝無禮于上中令遠曰爾憂主人如此却出

恁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搖亂得

喚小大取斲羅將籠照來中令自就地取幘頭用公服

袖指拭令女使與裏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

幘頭與裏令女使與裏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

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

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即甘言美語以

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諂辭飾貌以

奉之矣觀劉某始即執羈勒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主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五代史記卷四十七 雜傳 三

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諍之况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脊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赤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真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感中令之遇戀戀然不忍去老死于門下惜哉人之賢不肖不繫高下到某職雖卑所為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誠之日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救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既歿諸子弟如其教衣食財物無虛日至于終身賢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仕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為裹櫛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觀夫片言之失納諫自悔已若不足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以還侯王之賢撫其弟妹慈愛弟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于天性奉之由是賓客學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六

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肉守忠在洛下畜馬數十匹有時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對曰早來被一隊措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後度如此即契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即報其隊措大後度如此即契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即報其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焉故守亮篤學善書札敏辭賦開封首薦一舉狀元及第釋褐為司法參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舉之授太常丞後終于尚書外郎直史館內明外晦孝友誠信惜哉太宗皇帝漸知其才器未大用而徂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總徒築隄擁汾水勞悴歿于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門多賓客耻與之混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登庸之初余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會馬上揖容輝欲款仙蹤與願違味此即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其門已為他人所有感今懷昔恨然者久之慮史氏之闕書之以示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晉賜晉昌軍節度使安彦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具存

五代史記注 卷四七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五代史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為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為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明宗兵變于魏而南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五

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侯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五代史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直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邱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即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出帝時為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

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
 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五代史少帝嗣位入為殿前
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
 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
 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
 改沼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
 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沼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
 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一
 遇羣盜攻郡與方大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遊豪俊事高萬
 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
 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為留後晉高祖即位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
 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害之
 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
 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
 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
 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
 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已
 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
 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
 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
 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十

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允富彊
 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
 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
 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
 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
 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

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

文進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飲啖過人望之偉如也少事

劉守光為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遂授壽州刺

史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

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

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

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

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八軍以

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鬻牛十頭易馬一匹

人心怨咨時存矩圍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

行至祁溝關軍士聚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孥為他

血戰千里送死固不能也衆曰擁虛將軍卻還新州據

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趨傳舍存矩于榻下文

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環尸而泣曰此輩既害耶君

我何面目見王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又攻武

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僞命爲幽

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

寇新州自是戎師歲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紉工作

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疆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同

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鳥擊獸搏

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棘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

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糧車然猶爲寇所鈔奔命

不暇皆文進導之也

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正

畫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粲然衆皆懼捕得蕃人問之

乃所謂箕也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

猶午也又云常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

七尺云

丹嘗獵于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

問之曰此謂之箕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

日方午也又常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

云

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甚

喜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

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

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

團練使李存矩提衡羣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

豺狼聚賦歛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即

拋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馬塞徒向日以傾心一

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于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

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

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天幸有路朝宗便野歸心

州押七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

泊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

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與中復出

鎮潞州擒奸恤隱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

使人玉堂問話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州因出城賓從借至

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

林之中被橫枝骨挂巾冠露禿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

墜矣舊患肺癆鼻上瘰癧而黑臥于道周幕客無不笑

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

賦之賦頌云當其庭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韻而

東僊仙于桑林之畔藍攬鼻孔真同生錢之推觀旬

骷髏宛是熟銅之鏹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殺其將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為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為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救之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召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教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雜傳

三

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為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五代史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嘗背契丹居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眾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重偽命為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馬令南唐書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歸至是不自安且木燕人尙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雜傳

四

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斬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契丹國志盧文進字大用幽州范陽人也文進身長七尺儀儀容守光與晉王構怨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文進以騎先降拜蔚州刺史是時李存矩統山後入軍為蔚州團練使晉王時在河上與劉鄩血戰會新州兵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驍勇難制又課民出馬以十牛易一馬怨之入骨山後兵又憚遠行至祁溝聚謀作亂文進有女少而豔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不敢違而心常內愧因與亂軍殺存矩攻新州不克遂帥其眾奔于契丹後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奔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眾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在幽州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剽奪無有寧歲幽瀛涿莫間常被其患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南兵屯涿州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界堠常苦鈔奪為邊患者十餘年皆文進所為也後奔南唐初文進之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負反復南北來南北無挫衄焉論曰皇運將傾則大盜移國狂謀未敗則桀猾不亡求之五代盧文進其人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敗亂南北之間見其不敗者謂之智者其成敗則謂之天饋運可掠也惠彼戎車之膏燕地可取也痛哉肝腦之血此感今懷古之士觀之未有不為之慨然者

李金全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

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徒鎮橫海

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五代史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

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連典

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培欵為務長

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

而謂之日卿忠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日卿在涇

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事否金全慙謝而退四年

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

久留于京師北夢瑣言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

在培欵非時進馬上問其為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為事

雖龜勉受之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

聖旨不擇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

暉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

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

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

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

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

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

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

軍節度使五代史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

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高

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

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

金全畱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

球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

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

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

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

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

醜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復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

全日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

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

遂叛太平御覽晉史曰安金全之將叛也郡樓有介蟲

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惡

之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

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汭川引頸北望涕泣

而去昇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

乞兵于昇金全為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

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五代史金全有親吏
 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
 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疾惶怖金全乃列狀稱
 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鳩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
 馬全節為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
 復聞仁沼之子將誅其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給謂金全
 曰郎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
 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
 函表送款于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
 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為承裕所奪與其
 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泌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
 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後卒于江南 馬令南唐書李
 金全保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
 食候言潤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潤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歸為功大矣其後不
 復用卒於鎮 陸游南唐書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
 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
 州節度使任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

五代史卷第八 雜傳

七

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
 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安州漢榮
 懼給告曰郎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
 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率兵三千人逆金全陳于城外
 俟金全出殿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
 奔而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晉
 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于陣承裕帥餘兵
 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
 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
 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
 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
 沂州金全日諸軍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
 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中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
 兵數百並潤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
 過潤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里
 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
 吾全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
 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

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
 贈中書令諡曰順金全卒後閩楚大役興用事者皆少
 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棄我罷弊攻取淮南
 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
 宗滅梁以為夾馬都指揮使五代史楊思權邠州新平
 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 明宗
 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
 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
 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
 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
 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
 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

五代史卷第八 雜傳

八

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
 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
 亦不之責也五代史天成中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
 副留守以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
 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
 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
 好善親禮端土有老成之風相公處常更宜自勵勿致
 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
 從厚共非短我我將廢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
 有變但思權在處有兵甲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
 曲調弓彌矢陰為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
 相公終日言弟賢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
 為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
 師以秦王之故 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
 亦弗之罪也 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

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
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
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
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
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
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
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
以為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
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
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五代史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
揮使遣成興元閔帝嗣位奉詔

五代史記卷之八 雜傳 九

從張虔釗討鳳翔泊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
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
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
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
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又功臣
靜難軍節度邠寧慶符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
清泰三年入為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
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
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為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為
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
乃以為應州節度使五代史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
魏擢為小校從征河上每於馬前步闕有功莊宗即位
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
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
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遇暉

干通衛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
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
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晉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范延
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為人殺于道有子勳代
史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
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
思竄欲泚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
王畿為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
軍頭見為鄆州防禦使

王宏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
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
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
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駟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
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
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宏贄宿將也且多知
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宏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
也何以圖全宏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
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宏贄歎曰所
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
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
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于驛舍高祖具以宏贄語白愍
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宏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

五代史記卷之八 雜傳 十

子公愛壻也公于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
 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
 榮與暉戰死宏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
 于驛而去宏贊奉帝居于州解宏贊有子巒為殿直廢
 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宏贊初帝在衛州宏贊令市中
 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遂殞于地久而蘇宏贊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
 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宏贊後
 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為

五史記卷第八 雜傳 十一

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
 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
 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
 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
 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
 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于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
 五代史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
 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
 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偽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
 原莊宗知之用為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
 廷以內官馬紹宏為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為判官王都
 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討以審交為轉運供軍使
 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為北面供軍轉運使
 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

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
 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為供饋使 是時晉
 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
 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
 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
 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
 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
 還 五代史鄭中平命審交為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
 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為
 防禦州復用審交為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
 之後審交矜恤 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
 撫理凋弊復蘇

五史記卷第八 雜傳 十二

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
 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
 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
 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
 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
 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 五
 史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翰
 歸藩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
 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
 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提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
 武臣察曰予子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為蕭翰所逼致
 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為事或曰收拾
 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
 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眾議

籍籍猶以把城為詞審交日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
合為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
力空匱餘眾幸存若更謀之不滅閉門拒守一月之內
無復遺類諸君勿言宜從太妃處分錄是從益遣使往
太原貢奉高祖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
至汴罷使歸班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
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五代史隱帝嗣位
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
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
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
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
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
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日
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
也刺違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
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
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十三

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扑
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
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
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
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杆軸空而
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庫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
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為邦本政
為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
於令名哉道仍為著哀詞
六章鑄於墓碑之陰焉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
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于
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于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
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
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

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壤覆民租車
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五代史
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
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
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
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
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
詔褒美後歷鄜州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
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 杜重威降契丹契丹
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
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
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
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五代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十四

史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
曰受國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
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周不獲已及見契
丹主授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
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一日
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
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之過也乃
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
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
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
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
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
義思繼等聞晉兵為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

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
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
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
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
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五代史高行周
字尚質幽州人
也生于幽州懷戎軍之鵬巢里曾祖順厲世成懷戎父
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
幽州也表劉仁恭為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為先
鋒都將媽州刺史思繼為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思繼弟
為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
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
州府為燕患者必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
此族也宜善籌之

五史記卷第八 雜傳

十五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
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五代史久之太原成
軍恣橫思繼兄弟制
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詔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
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為牙將諸子並列帳
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仁恭被囚守光
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
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
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
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
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
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尚何

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
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
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
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
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通鑑考異張昭周太祖實
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
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
益乃請行欽為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
曰我為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
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行
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留後其汝父子同行先定軍
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
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
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為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
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為父老惜
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宰帖行珪

五史記卷第八 雜傳

十六

為治有恩眾泣日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
弟行周于晉邑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
金全救武州比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
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
鄙所為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
不聽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
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
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
卒于鎮贈太尉五代史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
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為騎將驍果出
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命周德威征之
守光大懼以行珪為武州刺史令張特角之勢時明宗
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
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

變即率部下軍與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
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
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為朔州刺史歷忻嵐
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
行珪性貪鄙短于為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
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為賓職及住行珪鄙其貪
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關下
事有三條一請不從過淮豬羊而禁絲綿匹帛以實中
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
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
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當
俱戮于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
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趙德鈞識
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
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
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十七

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
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五代史莊宗
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
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
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鬪嘗一日兩
軍成列元行欽謂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
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
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
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
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
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
梁軍自汴入楊林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眾寡
不敵反為所乘時稍叢勢甚危賊行周聞之出騎
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為前鋒會
夜分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
端州刺史同光 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
末出守絳州

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為西京
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
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五代史明宗
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塔納皆有功賊
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為鎮武節
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
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
彥卿為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
騎拒之尋為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崇累月救軍
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
不復敢然敬達遂為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歸藩
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為西京留守未幾移鄆
都晉祖幸鄆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
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十六

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為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為侍衛都
虞候可否在已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
門宇儵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
以李守貞代掌兵 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
柄許行周歸藩 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
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五代
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
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及契丹
主死於樂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
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况兒
戲乎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
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五代會
尚書令秦王 有子懷德五代史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
高行周諡 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為天平節

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為招討使總兵討之
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觀
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度使封齊王太祖踐
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者
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
祖親征奉迎與駕傾家載贊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
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贈
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
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談錄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
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早阜轉令人驚
于市高已知之或有告于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
在市高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
莫亂執他人其阜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
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姬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
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回耐審
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
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姦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姦賊
自以手擒捉身體撲于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
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
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為鑒誠矣

五代史紀事本末

十九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
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
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五代史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
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犯居未幾李筠
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帳至真定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
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
推為留後再榮出于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
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
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
逐麻答者乃眾人所為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

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
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
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五代史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
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
疑久之為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
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貪昧無決
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住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
貳奉國府主王饒懼為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
衛偽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又俱與之善乃
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移家在彼
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疑以求賞給崧疑各出家財與
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
公與諸將為契丹所擄凌辱萬端且夕憂死今日眾力
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
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倘有所問何以為辭再
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
又警解之乃止其漢人會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

五代史紀事本末

二十

財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
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
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
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五代史高祖以再榮為鎮州留後為政貪虐難狀鎮人
呼為白滿勒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其斂誅求民不
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
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
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即奮刃擊之挈其首
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又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
父神劔果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
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
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為捧聖軍
校出為慈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
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
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圍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

丹陷中原契丹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令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次鎮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尙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僑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開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又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鄆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閭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尅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僑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祖嘉之授鄆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邱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京東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安叔千字允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維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五代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判涿

易二龍清泰初契丹寇雁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恩那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鄴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五代史開運初朝廷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寮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

五代史記卷四十八 雜傳

叔千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媿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儻有膽氣

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

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

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

五代史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儻有膽

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

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歿眾潰光鄴

時年十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表忠

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

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晉高祖時

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

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

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五代史晉

棟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

叛滅青州平除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敝

故命光鄴理之先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

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基

月之間流 葬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

亡載輜 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

漢祖至汴改左領軍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

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

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

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鄴為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

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

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

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急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五代史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

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

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纒給

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貫酒延之談

說終日暑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為

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

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此停留

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

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為之上請

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賜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

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又有袁許之術

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馮暉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

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

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也五代史馮暉魏州人

始為効節軍士奉

長唐莊宗入魏以

暉以稿給稍薄因

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

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

東川暉從晉高祖

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從佗道出其左擊

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五代史從明宗征又從魏王繼岌代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荆州高季興以乾渠為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眾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道出暉為澶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為馬步都將孫銳為監軍自大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為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為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靈武自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

表史記卷第九 雜傳

三

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為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于城中賜子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暮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于是始覺晉有患己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五代史蔡誤今

按五代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為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况方敘馮暉仕晉因得復鎮靈武時世之事則當為出帝其隱帝字誤也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為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警諭之獨所殺

表史記卷第九 雜傳

四

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談苑馮暉為靈武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子也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五代史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冠鈔無復畏懼朝廷以暉疆備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殺豐備鞞吏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為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歸心朝議患之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共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維翰名何以達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馳五百頭在陝

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王令溫為
靈武節度使馮玉李彥韜用事善奉命未幾復以
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
年夏帝嗣位加兼侍中初授王中書令封陳留王
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為同州節度使方
畧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
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父暉朔方節度使
使牙內都虞候繼業敏惠有度量父暉朔方節度使
開寶二年拜靖
難軍節度使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
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九國志趙進定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五

隸天雄軍籍時河北宿兵進累戰有功泊莊宗入洛猶
在行間屯于清虞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
者犯七同光末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趙在禮相率
兵數萬在禮署進衙內都虞候志進等因陷其城未幾
行欽以其言問因詔明宗馳往招諭及入城宗未幾
遂有洛中之變天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衛內指使戴
明年移典寧州屬慶州叛遣討平之遷衛州刺史知
祥入蜀進來觀屬州知州進討平之遷衛州刺史知
趙季良諫曰莊宗知祥以進始謀叛獨具魏一境公
之懿親所宜責以于紀加其罪進自魏一境公
我所欲親撫納以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
討進戎服謂見而責其後效知祥納之董璋之亂我
報功請前左街左命破賊乃署為前鋒監使先登
立功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舉成辛有疾
刺史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所至軍政舉成辛有疾
苦者必撫問周悉當盛暑派兵戍漢中遂月以疾
為之用廣政十七年督部兵戍漢中遂月以疾
卒于道年
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

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
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
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
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
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
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
詣禪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
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
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六

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
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
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
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
能郵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
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
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欽州刺史奉化
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
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

一第... 丹黃... 反正內

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

左屯衛將軍馬令南唐書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

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捷

將往爭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徒正陽橋于下蔡暉與

林走且戰且行欲退保州時鏖鏖一麾而下蔡暉與

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

入中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棧州刺史王俱來奔元

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

淮赴水不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欽州

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

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

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

下周兵出山後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

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還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

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能如飛而大朝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

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

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馬令南唐書皇

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

州刺史性謹厚勤于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軍都虞候

數年南唐老將亡歿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賞產

優贍而錫資頗優于營第宅修車服畜妓樂備珍美

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翠環列擬于王室及王師來

伐繼勳保惜富無効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

五代史記卷之九 雜傳

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

始出門而眾軍之士雲集繼勳頃刻而盡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

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

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五代史唐景思秦州人

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

乃授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

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

思亳州防禦使五代史為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

于帳下署為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

為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

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隣

郡得援兵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司馬後為泅淮巡檢漢法酷而

史宏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

意即馳見宏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宏肇

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

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

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

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

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

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宏

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宏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

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宏
 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五代史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
 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關中命景思為沿淮
 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宏肇淫刑贖貨多織羅南北富
 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
 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
 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為內應宏肇即令親吏
 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
 也見便殺之不然而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
 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寬哉景思何罪設有
 罪死亦非晚以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
 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
 家人並在此若有一事亦是私貯積蓄亦受賂言我貯甲仗除
 官賜外而己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
 籍糧簿而已網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
 景思別有紀綱赤心為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
 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愿公追劾景思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九

免至冤橫宏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極恫就
 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眾保證之宏肇乃令鞠告事者
 具伏誣陷即斬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
 之遂奏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
 數千為効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
 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
 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五代史顯德初河東劉崇帥
 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躍數四且曰愿賜
 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勇因以高
 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戍
 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通
 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眾攻圍濠州
 四年冬因力戰為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
 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

鄉里患之苻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
 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
 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
 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
 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
 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
 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五代史王進幽
 魄不事生業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為盜封境患
 之苻彥超為河朔郡守以賂誘寘于左右長與初彥超
 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構亂軍州令進齎變狀聞于朝
 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膠口
 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勇擢
 為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十

于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
 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
 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
 相州節度使為政之道頓減于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
 秋以疾卒于任
 贈檢校太師
 嗚呼于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
 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
 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于
 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
 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
 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
 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

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是歟豈其又有甚于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

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五代史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人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從戎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為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鄆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為務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穀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刻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也如是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

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啟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然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五代史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遺其妻入觀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為叔母其思願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節度使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四十九 雜傳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

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五代史孫清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覆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眾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若主一犯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廟諱廣順初改焉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于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冊府元龜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狹鄉間自蕃戎駭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疆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捷其郎山為易州之中路滿縣之隣封通

此往來最為要害乞賜院額者敕以秀福之院為名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

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

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晉開運初定帥表為邊界遊奕使求請

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于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

諫為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

節度使方諫悲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

丹墜定州城壘燒蕪盧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為之一

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眾避保定州上表周太祖時徙

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

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

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

贈太師五代史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

為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

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并門方諫自華觀于行在從大

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

今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

贈太師其弟行友繼為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妖

妄惑眾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

以行友為諸衛大將軍自是秋徒遂息焉續通鑑長

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

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

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

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

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邊直入定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 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三十八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

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

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

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

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一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五代史王峻

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善歌梁貞明初

張筠鎮相州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

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於其第筠召峻聲

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

峻流落無依寄食於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

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

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

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

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宏肇等又遣

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

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

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隱公贊于徐州

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贊而殺信五代史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於襄陵為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瓘作亂於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關繆帷幄贊成大軍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五代史纂誤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從王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晏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

五代史記卷第辛 雜傳

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晏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五代史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

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晏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晏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晏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五代史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侍

五代史記卷第辛 雜傳

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為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太祖雖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從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於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州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遣驛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終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翼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唯矣峻亦深耻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

信漢室之密威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
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
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於京兆洪信懼遂
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於兗州
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
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
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
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眾先登頗有得色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
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
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
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
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
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

五代史記卷第廿 雜傳 四

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
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
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
事極其華侈清異錄周初樞密王峻會朝臣子亦預吏
引坐覽驥亭深不喻其名呼吏問之曰太
尉暇日悉閑廐馬邀太祖臨幸賜子甚厚後太祖於內
闈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
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為樞密使
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
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
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合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

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
太祖曰俟假開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五代
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密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
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
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
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
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句泱之內諸道馳驛進納
峻書問者驚駭其書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
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
復令視事峻又於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
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
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於此太祖曰樞
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與造何也峻慙而退時趙以
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
巖以詔使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
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於陳郡峻為求官田宅
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觀峻素樸世宗之聰明英

五代史記卷第廿 雜傳 五

果聞其赴關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遂求兼領青州太
祖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希昂上言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
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
不士不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
於外少頃竟令未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
飲酌而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
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爭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
人過門下峻當其假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
公其擬官選人落者三十餘人明日御便殿召百官
皆入即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
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

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五代史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妻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關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於殿前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於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月其旌有聲甚異聞者駭之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壁忽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六

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邠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五代史王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為偏將唐同光末為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昌矢石率殷事母以孝聞先登城以功授邠州刺史尋改原州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

除出帝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五代史殷性謙謹好人結交遠從皆先稟於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放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毋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母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為未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遠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七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五代史漢祖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宏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五代史會契丹寇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州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有戎兵處成稟殷節制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蓄豈少耶汝為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

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五代史又於民間多方聚斂

朕離新時帝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同體隨要取給何

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充還般迎調于路宴賜而去及

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

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親太祖雖允

其請且慮般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

般之大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

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般來朝般握兵柄職當警

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

疑般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般入起居即命執之削

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五代

史是年冬以郊禮有日般自鎮入觀太祖令依舊內外

巡警般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

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

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

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通郊禮般有震主之勢頗憂

制流竄及出都城遠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郭城寺

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般之入觀也郭人

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

太祖尋令瀘帥鄭仁誨赴郭般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

候調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

-2 102 35 469" data-label="Text">

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為効節軍使遷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八

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

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

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五代史纂

從實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為丁酉楊光遠

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為癸卯去丁酉七年

矣馬全節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為庚子杜重

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為壬寅安從進

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為辛丑至出帝天福七

年八月死是年為壬寅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

其差誤徙房州歲餘為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

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

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

史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縣是得入典禁軍晉初

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郭都累遷奉國第一軍

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眾晉祖嘉之

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

京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

徒泌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

襄陽平還本州國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

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

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

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

-2 512 35 886" data-label="Text">

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

五代史記卷第五 雜傳

九

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

河陽三城五代史及漢有天下復為奉國右廂都校遷

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平郭加檢校太保乾

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

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

營皆怖懼不知所為唯詞神氣自若今於軍中日此小

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世宗戰高平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

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五代史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遇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都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謚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伯領藩鎮能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謚以忠惠議者疑之子延欽仕皇朝爲控鶴廂使

五代會要忠惠贈中書令劉詞謚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景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警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景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皆潰初景遣其秦州節度

使高處儔以兵援環

五代史纂謀今按本史世家止有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于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五代史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初孟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備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一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

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

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

史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

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為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

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

以代北諸部屢為邊患起從阮為河東牙將領府州副

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

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

契丹有接立之恩路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

北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資遼東人心大接

從阮因保 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

險拒之 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五代史

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今出師明年春從

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

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 漢高祖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漢高祖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二

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

於太原遣使高祖入洛諭之曰為臣步都侯高祖於義

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都指使高祖於義

橋道使明宗朝興光三年從魏史清泰初於義

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清泰初於義

軍曹州開武州十餘年從魏史清泰初於義

敬憚父楚贈工部尚書補宣武軍內都指揮使

鎮人父楚贈工部尚書補宣武軍內都指揮使

於精舍之下至其車東轅凡數月之問郡民數萬無

喪其妻素衣而移就第豈不庭圭命既至而後發

符印記室李昇素誠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

三月萬進疾篤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登州天福四年

其軍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補一婦言是乃有持杯飲與張光載而納之者既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三

數載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
大傳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又李德珣校
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珣少善騎射事
唐武皇為偏校尚書左僕射宗元戰潞州和鄉德勝
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宗元戰潞州和鄉德勝
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武節度秦成階觀察處
置等使加檢校司馬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
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
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鎮廣晉高祖幸
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瑋幼與加俱事
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謂之李七哥與明宗俱
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積蓄亦武將之廉者
又孫彥輔字德光州人少以勇力應募從軍
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輔於河上彥輔知梁運將季
宗與莊宗對壘於河上彥輔知梁運將季乃問及行
平梁出為晉州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
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加檢校兵部尚書天初
加檢校太保賜賜長興清泰中歷密州刺史復授密州
檢校太保賜賜長興清泰中歷密州刺史復授密州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刺史尋卒於任年六十四彥輔出於軍旅植性和厚
綿州日甚著緩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漢陽屬清
末羣寇入郡人守廉養正以終令譽長與中罷密州
皆感之但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庶亞
公之菑甚厚起甲第於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庶亞
又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
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
年加檢校司馬改授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馬
領閬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七年遷檢校司
檢校大保鄭州防禦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七年遷
清軍兵馬留鄭州防禦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七年
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馬軍都排陣使遣收
淤口關契丹騎五千相與於浮陽之北界苦戰日
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於陣即歲十一月也時
四十九漢璋熟於戎馬累有軍功及為藩郡所領
欽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
偏師驟逢敵故有是劔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
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瑋亦
善用槊有名於時天成中為魏府節度使漢瑋亦

都漢瑋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驍王都及漢瑋托諾
馬數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究之漢瑋不諾漢
中兵趙郡因事奏而殺之時人究之漢瑋不諾漢
人為禁軍禪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葬事唐武宗
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為奉國軍都
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刺史高祖幸鄴授
州刺史漢球以目疾辭郡未嘗復以目疾請代而
有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
年戒民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
守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之日家無餘財有管
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衣冠無疾
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又李
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遷
官至檢校司馬於涇州為郡守性沈厚所蒞無苛
少帝禦契丹於涇州為郡守性沈厚所蒞無苛
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啟少帝曰臣
此行破敵必矣眾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畧無聞敵
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共將嘉哩遣殷與契丹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領楊安同拒我師於洛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馳馬
安朝既北走殷匿於邱墓獲免馳乃命殷為貝州節
起朝既北走殷匿於邱墓獲免馳乃命殷為貝州節
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於鎮之師乃命殷為貝州節
邱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為
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
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為前鋒蜀平歷
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
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
未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
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拜左衛上將軍世
復朝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拜左衛上將軍世宗
視朝萬日詔贈侍中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
遠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與主母
以驥之固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淫
常衣斬綰號勳於其像前共依佛也如是家侍婢
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為當時所誦又
貨殖能圖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又白延遇字
洛之問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又白延遇字

以越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晉之公官年十三從晉祖伐蜀
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眾數萬請闕而
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
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
之斬級數十戰既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
之即命軍中使以寶劍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
徒充馬軍左都校後出為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
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充海州防
禦使先鋒都校二年為政有間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
禦使在充二年為政有間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
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為
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為先鋒都校三年春屯於
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營甚振尋命以別部屯於
盛唐前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自壽春制以
延遇為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
疾卒於濠州城下詔贈太尉又李彥穎字德循太原
人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鄴之左右及即位歷綏
錦副使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
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六

貨為意窺圖朕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
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穎閉壁自守求援於隣道賴
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
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
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穎到任處置乖方大為物情所
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下驍軍校領
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
度使檢校太傅太師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節贈中書令
暉之儀貌不及於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衰許之
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請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也又趙鳳民皆請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多力以殺鳳民皆請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常山招聚
天福中趙延壽為契丹鄉導歲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
主素聞其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

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陽從
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
行軍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
鳳里問兵不敢犯於伏莽尤知其膽勇廣順初用為
三州巡檢使鳳出於伏莽尤知其膽勇廣順初用為
於麾下厚待之每梓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為能然平
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
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問其幹事用為
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
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為名率斂部民財貨
為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
賜死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雜傳

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所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五代史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所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攻每構人之短長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中於莊宗漸以心腹受委

長安記卷第一 雜傳

駑才果誤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五代史河

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因徹北寨往圍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

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五代史同

光二年為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恩主恩殺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崇謙作亂犯與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

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

入洛五代史及郭從謙犯與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軍不至莊宗既崩守殷擁眾方在北邙慈於茂林之下追問因問乃入內選嬪御及珍寶以歸慈軍士劫掠京師翌日方定率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諸校迎明宗于東郊

長安記卷第一 雜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

侯有倔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五代史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為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

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絕城甚嶽守
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
黨盡誅之詔鞭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七日傳送洛
陽 儒林公議後唐明宗親討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
宿將同光末趙在禮鄴中亂從明宗討叛伐及人情變
革遂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
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
人莞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
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帥師討之
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
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
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
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
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
五代史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
士李七郎為童僕李初名讓嘗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
之因畜為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晉李繼韜以潞
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為列校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雜傳 三

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為刺史梁亡
璋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
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為劔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五代史梁龍
繼韜送款于梁時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
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
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
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
三年夏命為邠州節度使三年秋授旄鉞九月大舉伐
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時郭崇韜為招討使
凡有軍機皆召璋參決是冬蜀平璋
為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其後二人有異
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而能

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為然頗優寵之
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
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
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
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
欲反狀 五代史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
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
光業為宮苑使在朝結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
恩寵既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
恭於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
賫詔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於璋以徵貢奉約以五
十萬為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
璋于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
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飲于驛亭璋大怒遽傾數百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雜傳 四

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閣
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階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
博都監爾為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為
藩侯爾衙君命宿張筵席比為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
共風塵孰敢豈於王事如此不恭祇如西川解斬客省
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
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
泊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為閬州
團練使尋升為節度使長興元年夏重誨患之乃稍擇將
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
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
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
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 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
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道虞卿而往
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效嗟者何

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

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

尚書五代史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於郡

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為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鄴州

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於

明宗明宗欲使人達機事於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

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

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之路莊宗從之復

遣歸鄆州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

恐城中不備又遣問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為

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

事復為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

城獄吏即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干路明宗時為

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

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

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

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

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

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眾守殷死汴州平五代史

極擢為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

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滎陽聞宋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

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

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

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

趙延壽並為樞密使五代史纂誤按明宗紀長興元年

為樞密使是時安重誨尚為樞密使也十二月安重誨

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誨罷四月甲辰宣徽北院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七

使趙延壽為樞密使五月殺安重誨又安重誨傳云重

誨因求解職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

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為樞

密使之時安重誨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為重誨死後乃

召為樞密也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

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

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

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

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

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

五代史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等正授節旄

加檢校太保長與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為樞密使加

同平章事 五代會要四年十月勅松邊藩鎮或有蕃

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

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直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八

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驛傳之費市估之直

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

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乃降是勅 冊府元龜長

興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常支草

粟者近五萬匹今見西北諸蕃部賣馬者往來如市其

郵傳之費市估之價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

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焉贊奏曰金商

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匹臣給馬價每日約支五千

餘匹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帝曰卿等

商畧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鎮戍蕃部賣馬即擇

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北夢瑣言上問范延光

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

軍校戰自始至終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

使九州混一是一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矣馬將

力虛耗為言上亦然之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

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曩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曩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

吾史卷五十一 雜傳

九

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遠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五代史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遂出鎮常山而用朱宏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弑愍帝唐大亂宏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

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五代史清泰中復召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旣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於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掣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日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遣

吾史卷五十一 雜傳

十

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側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使後溫琪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琪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五代史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倚以心腹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饒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爾後高祖卽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

行部曲甚眾不敵拒命尋棄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
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郭持書構瓊瓊領
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又聞瓊過其境
密使精騎殺瓊於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為
延光所有由是延光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
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
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
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
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
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召暉入
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十一

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
如延光已非吾敵况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
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
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
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
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
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
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
光延光乃降册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五代會要
天福三年
九月進封鄆州節度使 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
范延光為高平郡王

以太子太師致仕五代史後延光擢殺齊州防禦使秘
變而聚兵部下復收部內刺史入城
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
光有鄉曲之舊軍機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
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
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為臨清王因會察
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逼於延光延光亦惑於術者因而
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
陽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擁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
將士頗熱觀之解體尊為王師所敗賊眾退還鄴城高
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
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邀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
中饑窘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日
卿既危蹙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
官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日許
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十一

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
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
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日
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
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
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日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
延光日楊光遠畱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
可以往乎處讓日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
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日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
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

1492 291 冊書六日...

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琪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五代史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不死矣因撤守備素服請降及赴汶上踰月入觀尋表請罷免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為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款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

彙纂卷五十一 雜傳

三

携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為闕吏所紕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走胡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且則以白刃驅之令上馬之浮橋排於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屍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為近臣及領重鎮禮賢接士動皆由禮故甚獲當時之譽泊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塘獲王都名馬入罪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秘瓊獲董溫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害而奪之物議由是滅之及懼罪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當延光反時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邠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

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為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五代史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為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於左右明宗即位以為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為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敬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惡旋出為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既張從賓為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

彙纂卷五十一 雜傳

四

為斂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

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為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

裴龜審辛一 雜傳

十五

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于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于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于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

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日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日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五代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為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祖為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誓以土地及即位授成德軍節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度使累加至使相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

裴龜審辛一 雜傳

十六

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五代史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羣小或亂賣官鬻爵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鈞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已諸司不敢窺覷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其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此境內以為強明大得民情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絀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

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尙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

表記卷五十一 雜傳 七

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太平御覽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俱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

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眾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

表記卷五十一 雜傳 八

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五代史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雅累為本郡諸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嘗為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丹以漢職歷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為燕京留守嘗于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送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置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又播寰宇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負販為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為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問寶奏於梁梁末帝用為左堅銳來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於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甌備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都軍之亂從明宗入洛天威初授棣州刺史會定州王都反朝廷攻之以環為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北環邊都部署後移刺

慶州受代歸闕明宗召對顧侍臣曰此人勇敢少能備者尋除宿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節度使以環中預平范延光授齊州防禦使四年升金州節度使以環中預平范延久之入為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為北而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戎王犯關偽署劉晞為西京雷守環乞罷巡警閑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於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蕃家財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為務一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以聚斂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請環白牙校餉餞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數致之當時號環為潘餞今兩脚能成餞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為潘餞脚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做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于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

五代史卷辛一 雜傳

十九

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即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五代史重榮起于軍伍暴富貴復觀累馬壯者當為之率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為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嘗因暴怒殺部校買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存此身何為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馬會有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

忍未即加罪重榮乃密構吐渾等諸族以為援助上表論之其畧曰臣昨據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安慶九府吐渾并渾莫老兩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累羊馬凌安泊累據告勞具說被契丹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祐殺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兼隨府族各量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眾又準先河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越利諸族來送納例皆領并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越利諸族來送納例皆號位告勞稱契丹所授官告職牒越利諸族來送納例皆使劉山等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更須承奉當候彼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數端貴守初終不愆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務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繫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陷蕃節度使等本自

五代史卷辛一 雜傳

三

勳勞早居富貴役身邊塞遭酷虐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可已如聞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蒙粗知可否不思忌諱罄寫丹衷細具敷陳冀禪萬一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高祖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為書遺諸朝貴及藩鎮諸侯高祖憂其變也遂幸鄴都詔諭之凡有十焉其畧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念不思難棄君與親吾耶且前代和親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致忘爾可忘鎮抗之大小不親只為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侵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眾無不快蕃使因輟所乘馬以榮素與襄州安重進結及聞從進將議起兵其奸謀乃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

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於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草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禪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日恒州常山日恒山云五代史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觀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於宗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已大

五代史記卷五十一 雜傳

三

恐退於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部下衆屬嚴冬寒冽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草旋爲甲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陣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於牙城重威使人襲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誠宣露布詔遣漆其頭函送契丹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正月鎮州行營招討使杜重威奏日二日收復鎮州傳逆人安重榮首級來獻上御乾明樓仗衛如儀宣露布詔大聖寺受俘誠付市狗之百官稱賀命漆其首傳于契丹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府中產朱紫白馬黑鴉生五色雞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掛揮令取宗嶺路以爲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安及於繫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宗嶺是安及於繫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于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欵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

五代史記卷五十一 雜傳

五

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日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宏超爲官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宏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疑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鄭王
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
以空名勅授李建崇五代史李建崇潯州人少從軍善
騎射初事唐武皇為鐵林都將軍
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來援莊宗率
親軍千騎戰于滿城兵少為契丹所圍時建崇為親將
與契丹格鬥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
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泰徐雍都指揮使
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
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愜之連授磁沁二郡
入晉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率眾
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
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
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
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
馬畱後漢初人為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

吾輩鬻辛一雜傳

三

崇始自北伐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
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
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
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郭金海討之
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
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宏
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狗于市
而斬之五代會要其年九月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
等執逆賊安從進男宏受判官王鼎李光圖等
四十四人來獻上御乾明門受俘 降襄陽為防禦贈令
宜露布訖百官稱賀命狗於市 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五代史天福六年高祖幸
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
留守京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
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疑曰臣聞之兵法

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為空名宜勅十道授鄭王有急則
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
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
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啞啞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
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于新州折其
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
橋關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
事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五代史楊光
遠字阿檀及
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直以備傍字犯之
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啞啞後改
名瑊事唐武皇為隊長光遠事莊宗為騎將唐天祐中
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於幽州因令光
遠兼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
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於家莊宗即位思其戰功命

吾輩鬻辛一雜傳

吾

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
久之明宗朝歷媯瀛冀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
有口辯通於吏理在郡 初唐兵破王都于中山得契丹
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
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
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
中國事歸之豈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
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
遣薊刺等五代史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
札拉等數十人送於闕下其後契丹既通和
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蕃一日召光遠
於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札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
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請中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
蕃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

及也明宗遂上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

深嘉其亢直 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

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

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

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邪律德光見

之靳日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

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日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日懼否皆日甚懼日

何懼日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日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

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

長史卷第辛一 雜傳 五

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

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日臣於富貴無

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媿爾由是高

祖以為忠頗親信之 五代史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

祖舉義於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于城下

俄而契丹大至為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盡光遠

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眾歸命從高祖入洛加

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

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

近臣訊之光遠對奏日臣貴為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

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

敬達之小字也高祖問其言以光遠為忠純之最者也

其實光遠故為其言也 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久

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

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

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

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

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

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

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

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

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千里 五代史明年范延光據

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日

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

長史卷第辛一 雜傳 五

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為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揚然無

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

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為高祖懼已稍干預朝政或

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

公主次子承信皆授美官恩渥殊等為當時之冠桑維

翰為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術之及延光降光

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

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

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尋

册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裝妓妾居於

汴洛出舍外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仇因奏延光不

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

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日天子在上安得如此

乃遣使者乞移居洛陽行及河橋撥於流而溺殺之矯

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

觀高祖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獻

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為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而奏請與長子同行

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

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

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

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

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

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

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二十七

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

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

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

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

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俱盡光遠北

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

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

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輕議也承

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邱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

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祚皆詣闕自

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為侍衛將軍賜

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為不可乃勅李守貞便

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

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

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日須得

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

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

此遂見殺以病卒聞五代史少帝嗣位册拜太師封壽

下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

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單州奔歸朝廷

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構契丹述

少帝違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家空虛此時一舉可

五代史卷五十一 雜傳 二十七

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

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

兵眾唯嬰城自守守貞以長連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

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勸光

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

錢駝馬祭天池皆沈没人言合有天子分且宜待時勿

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旦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

邱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梟其首級遣承祚送

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即

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

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

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

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

師責其劫父樹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五代

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歷

光遠州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

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側之奸黨欲

殺之每省父父為匿焉及光遠構繫嬰城以叛承勳赴

之敵退為王師所圍諭使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
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及戎王入汴
遣騎士自圃田召至責其害父背已使嚮漢高祖贈光
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為青州節度使

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
承信使刻石於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五代

高祖即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命立阿瞪啜初非
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

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
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册府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後唐天成中以明宗
改御名為瑋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光

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
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五代史補楊光遠

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
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

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
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

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眾曰楊光遠
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

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邪於然而召夷狄為天下首禍
是人心顛安未幾光遠果降

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五代

誤今按此說不知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為始若以晉
安寨光遠降契丹為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非因

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
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畏威屏迹無

復侵軼可以為中國瘡痍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得
夏之虞也若以光遠在青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為首禍
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耳不知定起
何時為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祚為單州刺史
承祚奔青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澠水燕談錄楊光

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
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
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獨日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
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作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
水竇出入至莊鳴吹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
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問門數十口獨
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至其
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

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于

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徒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五代史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於太原

祖興振武牙將父推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坊州刺史其妻即高祖妹也累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

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

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眾

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

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等加同

平章軍事未幾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

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

偏將王重允五代史王重襄陳州宛邱人父達應安均

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從征汴洛

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

之再合不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軍進擊

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襄為公陷陣當共中軍彼

必狠俱矣重威從之重榮即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

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襄為

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

傳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

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

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

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

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

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

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五代史及鎮州安重榮稱

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

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

悉歸於已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及出帝與契丹絕好

復重歛於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

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

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

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

至陽城為虜所困賴苻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

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

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歛其民戶口彫弊又

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

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

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

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耶五代史少帝嗣

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

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

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
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而
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契丹自
古北口迴軍追蹙王師重威等俱而旋至陽城為契
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
四出敵眾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
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內括借錢帛吏民
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威以境內彫敝十室九空重威遂
無畱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
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
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
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
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疋償其粟三年秋契丹
直重威大怒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三

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
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
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
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為橋募敢死士過
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
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
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
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
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
名乃令軍士陣於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

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
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五代史三年冬晉少帝
師經畧瀛州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
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命迴軍夾滹沱水而營十二月
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沱水而營十二月
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絕人於北岸為敵
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樂城道隔絕人情危蹙重威
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
重威之意諸將深以為信一日伏甲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
敵之意諸將將高勳齋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
有大霧起於降軍之上契丹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
軍彥筠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通鑑注或問杜威
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籍將士之力擊退契
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
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契
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契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四

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
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
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
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
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
石氏詣虜帳中為別五代史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
橋士任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
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
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
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計契丹主笑而免之
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
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
迴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

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于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麩而食民多踰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五代史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於鄴時敏為雷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怨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五

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瀘州大祖以敏謹厚遂命為瀘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綬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婿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僭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罪贊無狀乃黜之敏絲是連坐遂貶其官及其妻子相次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及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五代史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為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宏璉等告急於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且以宏璉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亥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亥至洛州而過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齋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

盡屑麩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眾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宏璉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師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殮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威稱其冤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幽州將出漢境劃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六

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宏璋宏璨宏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五代史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宏璉宏璉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泉音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欺既負深恩須真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口於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狼籍斯須而盡宏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常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于安州以功拜宣徽使五代史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為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

守貞監護其軍賊平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
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
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
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
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
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
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
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
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
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駝茶染木給之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七

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
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
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代
史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
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
契丹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於
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
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
以守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
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
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
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
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
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輩
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
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忽維翰時行營將
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駝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

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
於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
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契丹入
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
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
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
參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
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
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
度使又領歸德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八

貞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
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衛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
無何代高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
缺望會宰相李穀加侍衛中守貞為樞密使直學士殷
日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為樞
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
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穀事分疎遠守貞得少帝開
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署少帝
曲宴於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
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
誇詭於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冊府元龜晉少帝開運三
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儲殺蕃賊繼
聞克捷宜示頒宣使李守貞與順宗諸軍都指
揮使各絹十疋餘自都虞候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隨
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資史官曰昔衛
青霍去病深入虜境以斬首加級用為定規故謂首級
此其義也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
此時言攻虜前張彥澤剿蕃較而回徵師五萬運糧
千里行扈所過卷圍一空將吏醉飽百艸皆除遂使河

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所賜謂之挂甲錢來則
 計三十萬數田力其何以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
 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
 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
 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
 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
 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常謂守貞曰卿常以家
 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
 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
 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九

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
 平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偽降於少帝
 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
 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
 迎守貞悅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
 重威等會兵於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
 漢璋為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
 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
 營於滹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樂城斷我糧路等則
 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
 前鄴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輩之下契丹充斥都
 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語之皆無慙色
 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瀘州浮橋為羣賊所斷漢
 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汝陽漢
 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
 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

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
 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
 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
 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
 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
 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
 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
 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
 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
 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十

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
 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
 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艱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
 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
 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
 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
 三四如此逾年畫曼錄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
 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為逆者固守乃失

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即其地為普救寺

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盛事美談太祖御事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

進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三天子氣太祖太宗而從

城昨而周祖踐阼未知三天子之說乃太祖太宗而從

也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

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嘗會

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

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

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

南市其餘黨皆磔之五代史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

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蓄異計乾祐

元年三月先致書於權臣希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

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

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于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未

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

謂天時人事合符於已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

據潼關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密使

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會隸於麾下自謂

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已及軍士詭謀大失所望俄而

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王

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齋蠟彈於吳蜀契丹

以求應援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為食召總倫詰其休咎

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

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

七月城陷舉家陷火而死王師入城於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誠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誠詢於都城守貞首級於南布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除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於西市餘皆斬之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七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所獲逆賊李守貞首級并俘誠等上御明德門樓受俘羣臣稱賀侯鯖錄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苑今用其法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五代史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為太原人也祖父世為陰山府神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鸞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鎮郡守高祖即位擢為曹州刺史從揚光遠圍范延光於鄆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畱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雜傳

如何耳且壽事晉高祖會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
昔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而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
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稷焉先帝潛龍時亦
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
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
所首舉之者正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
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禮法與
弟幹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與之言往往間作醉與
禮部尚書寶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寶氏出參
濤輒望座下拜幹驚曰大哥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
答禮儀濤應曰拜濤又曰風只將謂是親家母幹且怒
既坐寶氏復拜濤又曰風只將謂是親家母幹且怒
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
哉一吟寤主寧復聽三諫不從歸去來高祖不得已召
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
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五

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
疏論之不報五代史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
行笞謹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關勅旨釋罪
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
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
式自為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矣因以此
讒構互來迫彥澤妻云書記若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
告病等醫橋其妻云書記若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
二十騎追之戒送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
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
以始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
鄭元昭詣關論請命王周代之周斷手足而致不測
高祖詔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斷手足而致不測
父鐸詣關請命王周代之周斷手足而致不測
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既赴關刑法官李
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令削奪一階一爵而
已時以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
為失刑

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
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
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
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
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
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
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
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遞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
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
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
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
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奮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五代史少帝即位桑
安陽既至折節於士大夫境內稱魏相命領軍北屯恒
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
百姓荷擔壘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
部眾代而助之泊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即遣騎士以
馬負糧而去往來既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
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
於關下咸謂其感高祖不十二年丙寅重威守貞叛降
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六

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關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正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于開封府五代史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為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為客將後奏為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於常山棗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為開封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

彥史纂第廿二 雜傳 十七

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為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累積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即位詔贈太保 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

子相見於道路即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實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五代史補李濤常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王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親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日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親知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覽之欣然階迎請殺太尉人李濤諱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怨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怨彥澤自以有功何不將歷驚綱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彥史纂第廿二 雜傳 十八

轍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要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五代史開運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為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於戎王請為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公濬泮西援常山既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邸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時桑維翰為開封府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旅帳之上

題曰赤心為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彦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彦澤立遣人載之而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要領焉 彦澤與

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彦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彦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縋經杖哭隨而詬罵以杖扑之彦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五代史彥澤與偽閣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十九

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於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勳誅寇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彦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彦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彦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而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彦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瘡裂踏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

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與太平治跡

統類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快快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畱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畱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宏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崇邠州畱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五代史記趙暉字重光瀘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陬明宗即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於漢祖漢祖乃命暉為保義軍節度使陝州觀察處置等使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於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於雍與景崇皆遞相為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聖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

於城南一舍之外擯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為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殲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職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 景崇西招蜀人等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為助蜀兵至寶鷄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五代史李彥從

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與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為親信初用為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合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於岐下彥從為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城平授濮州暉攻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

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

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翬等燒城東門

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暉明晝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

崇自焚矣翬乃降暉五代會要乾祐三年正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請供奉官張銖押逆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璨至闕

下獻俘命徇于六街陳于西市

下獻俘命徇于六街陳于西市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畱思綰兵數百人于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五代史齊藏珍少歷

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峻無行殘忍符給無不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池慢致何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

致其談論或謂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疏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為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峯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鱉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地虺之狀假使鶴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

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問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為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懷

梁未下即命為涼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問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泊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

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

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

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眾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五代

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緒等數百人在焉思緒等
此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
令文面以防通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緒厲聲先請自刺
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痛言曰思緒處暴難制不如
殺之景崇不聽但高祖遣使者召思緒等是時侯益來
率之同赴鳳翔

朝思緒以兵從益東歸思緒謂其下常彦卿曰趙公已
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
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於郊亭思
緒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
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緒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
於城門思緒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
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

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緒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
緒為晉昌軍節度使五代史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
途中謂其黨常彦卿曰小太尉已入侘手吾輩至則併
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
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
離亭置酒思緒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綠家屬
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緒等辭
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緒遠
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
衆守捉諸門思緒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
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下壯得四千餘人濟
池隍修樓櫓旬浹之問戰守皆備每遣人送款于河中
李守貞遣使齎偽詔授思緒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五

先圍守貞于河中居數月思緒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
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緒取其膽以酒吞之

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五代史朝廷聞之命
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眾乃以長壘圍之經年糧盡
遂殺人充食思緒膏對眾取八膽以酒吞之告眾曰吞
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王堂開話賊臣趙思緒自
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割而膾之至食欲
盡猶宛轉呼而斃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儻非思緒計
名將仗皇威而勦之則孰能蕩滅黔黎之僕偷

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緒曰公比
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
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
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緒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
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緒鎮國軍留後越
使就鎮思緒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緒思緒將奔蜀

五代史記卷三十三 雜傳

六

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
入城召思緒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緒問曰何以用刑
告者曰立釘也思緒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
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
斬於市五代史三年夏食既盡思緒計無從出時左驍
能同言于思緒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
為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
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
則何貴於智也思緒然之即令讓能為表遣牙將劉
成琦入朝制授思緒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為
虢州刺史遣內臣齎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
郭從義王峻等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
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
遣人召思緒曰太保登途不服出祖對引一杯便申此
別思緒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思緒臨刑市人

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
號州刺史常彦卿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緒家財得二
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緒入城丁口僅十萬餘
及開城惟萬餘人而已其俄斃之數可知矣

慕容彦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昌姓閻氏

彦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五代史慕容彦超為兖州節度使彦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昌姓閻氏體黑

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

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

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

漢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

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

署以討之以彦超為副彦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七

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彦超欲速戰而行周不

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彦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

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

遠親征彦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

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彦超遣人慰勞行周

召彦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

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

隙而彦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

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

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

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彦超行周乃受而彦超徙鎮泰寧

隱帝已殺史宏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

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充彦超方食釋匕

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

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

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彦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彦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

于周彦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彦超

善衛帝彦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

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八

日隱帝復出勞軍彦超戰敗奔兖州隱帝遇弒于北郊

五代史彥超鎮兖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

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

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

喝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兖州隱帝遇弒

周太祖入立彥超

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

彥超為弟而不名

通鑑慕容彦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

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注漢祖慕容

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

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充

州諭旨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

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論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子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念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彦超心益疑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于此彦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彦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人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彦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五代史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謗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無闕處帝彥超又遣人南

五代史卷十三 雜傳 九

結李昇昇出兵攻沐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宏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宏魯家周度謂宏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

少願無隱也宏魯遣家僮與周度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宏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宏魯及周度於獄宏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宏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宏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於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祀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五代史先是填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禳之謂之菩薩日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彥超為人多智

五代史卷十三 雜傳 十

詐五代史補慕容彥超素富鉅資州有盜者詐為大詐官從人跨驢於衢中而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王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驢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爾物主府中復戒度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隨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而好聚歛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勝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

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

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五代史補慕容彥

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

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

城中銀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

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解體未

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錢者

果十有七八彥超嘗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

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

此易致耳汝宜為我剽庫藏凡金銀器用暨繖帛等速皆

藏匿仍亂散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

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而又不

謹遣賊剽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

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

百姓以為然於是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

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畫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

是也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

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

詔贈閻宏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五代史闕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五十三 雜傳

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樂善錄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歎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創厚恤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妖亂志有豫章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能去至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親老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氏則君歸裝濟矣迪從之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觀者莫不歎異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玉堂開話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為徐州連率衆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閱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溫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又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于徐亦縮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侍奉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免者其日與妻偕憩于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者言粗畢有五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遠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畧無所施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

以南門有器甲蓋近六十里至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
適道屠戮之狀總聞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
得逸械送毫城又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還髮為
誓終焉之志又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還髮為
秦帥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明統眾救之至則大捷生
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
朗悅之寢處於幕下西邁掠獲一少婦甚有顏
云我姑嚴夫妬請以死代之我帥怒其家以威終莫
屈帥笑而憫之竟不殺使送其家又充州
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未以業其夫出外
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為婦未以業其夫出外
出不數年方至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色夫一錢濟家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已老且病凍餒切骨非理毆罵之婦亦不嘗形於
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
之暑無愠色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矣北夢瑣言王蜀先

五代史記卷四 雜傳

主部將張勳暴橫人謂之典州有一少尼委容明
馬張乃折其齒與父同死於墓頤津蜀棊王
初在韋昭度幕府其魁建克都瑤多汚辱衣冠士
富人李希妻徐瑤氏有異色瑤慮之俞氏曰吾夫嘗
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此非匹爾
鬼也焉得無禮于我瑤仗劍謂曰而畏此乎無
寧死必不遂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而畏此乎無
必暴至于此遂杖而釋之左右謂曰而畏此乎無
朱延壽將軍以背楊行密請北夢瑣言中婦人無
而事泄將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請北夢瑣言中婦人無
寧所懷一日將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請北夢瑣言中婦人無
授兵器遠闔中不至王氏曰事已矣乃入遂集家僮
私以帑發百燎廬舍屏而焚之既而稽古告曰妾誓
不為過也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告曰妾誓
以暴虎搏去踰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

運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
收母屍不可絕色為亂兵所獲獻於禪將王洪敬妻
鄭志不謂鄭曰汝懼乎曰不獲獻於禪將王洪敬妻
以食之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於
非禮曰王師侯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徽將以薦於
大固無足怪乎願速見殺為節婦宜加旌賞王徽將以薦於
伍人以足怪乎願速見殺為節婦宜加旌賞王徽將以薦於
義不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殺查大將軍宜加旌賞王徽將以薦於
獨生臣競之口無戲言順奉教苑如夙授家民段生五
史臣競之口無戲言順奉教苑如夙授家民段生五
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為繼室生子期段生五
抱孤嬰以奉舅姑區婁溫清皆躬為之教其子為成人
而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五代史記卷四 雜傳

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
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五代史馮道字可道瀛
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耻惡衣負米奉
親之外唯披誦吟詠為事雖大雪擁戶疑塵滿席港
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
於寮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實於獄中尋為人所
承業重其文章道履行甚見待遇時有承業辟為本院
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見待遇時有承業辟為本院
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見杜黃裳程司空寫真圖時
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黃裳程司空寫真圖時
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一日郭崇
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
為効命者設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
人帥孤者設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
其眾道不供職今大王慶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道所掌

未至過當阻拒之則不可以向來之言誼動羣議敵
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
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 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
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
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
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
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
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調鄉里而退耕
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
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五代史莊
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

五 五史記卷第四 雜傳

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
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
有備獲免北夢瑣言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
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則芻藁一束
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
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服除復召
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
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
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
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
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
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明
宗入洛遷
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即中何在重誨曰近除
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

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
書平章事五代史補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
李導投贊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
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
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
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
謂知人矣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
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
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
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于臨河縣得一玉

五 五史記卷第四 雜傳

孟有文曰傳國寶萬歲孟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
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
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五代史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
衣冠履行浮燥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
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鬼園冊道知之
召贊謂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朝士子止
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
大愧焉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會進賀平
中山王都表云復真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
州非真定也琪味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寮上明宗
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
焉道尤長於篇詠乘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
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醜之態
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宏文館大學士

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
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
鄉人同器食則芻蕘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
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
雷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以有年表瑞
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會奉
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街衢及平
地則無復持控果為馬所顛仆幾至干損臣所陳雖小
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
濟否道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
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
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
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遂命侍臣錄
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
也時以諸經外經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
鄭軍所刊石經繆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
元龜周馥道初仕後唐明帝時平章事長與初帝御中
與殿對道奏曰陛下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七

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差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
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
于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慎上
飲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所對垂堂語
因注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幸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蝗
蝗民力尙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嘗
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
亦微災乃知四海九州民之消長繫陛下下聖之運也
雖下寢膳小饘不足煩聖慮所願玉體和平生靈慶賴乞
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
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 北夢瑣言馮道對太子
食有邪蒿師傳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事乎上退問羣
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
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
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水虎尾之
戒欲警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
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

可也初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
事諷悟上意又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土
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
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
者聞之告道道因投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
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
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
帝潞王反于鳳翔愍帝出崩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
人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
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
拜司空 五代史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為山陵使禮
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
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
而起無撓溫之色未幾入為司空 又胡饒大梁人也
少事本鎮連帥為都吏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八

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為
真定少尹饒本儉人既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
至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
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
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
亂陰使結建立為兄弟之國時饒又會薦梁時右庶子
張澄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
鬼谷為己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
成其事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為副使道以重臣稀於接洽
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餽致敬
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
後開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於麾下
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
聞闖者快焉 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
道相出帝加大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威勝五代史及晉祖入洛以道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
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
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
禮因止焉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
唐加司徒兼侍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
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畧為天下所知
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
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嘗上表求退晉
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
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
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
事堂非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
武叔所毀况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
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

五代史卷四 雜傳

九

南陽加中書令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
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
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繞杏壇儒官
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廟我慚惶也大難道覽
之有愧色因出奉酒爵之 古詩話馮瀛王鎮南陽
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脩儒門未及判
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弟子盡
高官却教酒戶重脩廟覺我慚惶也大難瀛王遠罷其
請出已 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
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
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
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
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
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

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
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
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
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
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五代史契丹入
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
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
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
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眾及
北去畱其族嘉哩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
哩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
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
重人所取則乃為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
權為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
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

五代史卷四 雜傳

十

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畱道與李崧和
擬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
偽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滿達勒
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體形於色滿
達勒將以明帳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崧等縱
既而相遇於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
火與契丹交關鼓槩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
稍或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
昭感多此類也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
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
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
立湘陰公贊為漢嗣遣道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將
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
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

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眾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五代會要文懿贈尚書令瀛王馮道

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其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五代史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

劉贊為漢嗣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贊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贊率左右甲士闖門登樓詰崇所自

長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三

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為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唯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為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冠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畱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官未及祔廟一夕薨於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

東軒筆錄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性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易

長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四

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謂大人也

文忠公論道之為人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改齋漫錄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

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為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不復分則元結烏足論之求諸後世非仁傑與

稱謂之蓋歐陽公為史時甫壯歲使晚為之必不爾也前輩謂公出處與韓同嘉祐時道出兩手豈少之異歟

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嘉祐時道出兩手豈少之異歟

為宰相歷數朝漢隱帝時著長樂老矣容齋三筆馮道載于五代通錄歐陽公時著長樂老矣容齋三筆馮道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公嘗謂道之為道無廉

科從周祖征河其踐歷公嘗謂道之為道無廉

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一年登朝時同生尚未釋褐

太子太保每思非陋當此榮遇十五年朝請之暇但安

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安

就築者正在安人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若此類也青箱雜記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諸理若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冬去水須臾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

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會去期須知海岳歸

通津但教分寸無諸惡狠虎叢中也立身又世譏道

依阿詭隨事四朝無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

與其所行參相考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行也

亂世蓋天幸耳晉道之未與虞結繫懼無敢奉使者宰相

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于虎口

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

不干此老子事由衷否道平生不為會妄語莫道為妄語

日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為會妄語莫道為妄語

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

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

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

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亦可議
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極人可議
也考終又唐莊宗時術士周元豹云其後道位極人可議
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屬亂
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屬亂
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則道終身不可屬亂
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
欠瀛王道一死所以立萬世為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
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遠殿雷也道以其情業每
加謫責而古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
戒場極矣吉未能改既而益自若道致謝道自以為
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
耳其後果終於此詩話總龜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
池每得魚放於其中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
于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詩書其門曰高却垣牆鎖
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
主人玉壺清話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

表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五

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為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
及者父酷戒之畧不少俊一日家宴固欲辱之處賤伶
之列眾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縑隨衆伶
給之吉置縑強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
退家人大笑集於筵回謂父曰能為吉進此技於天子
否凡賓僚飲集長為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罷作
詩昂然而去
自謂馮三絕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瑊唐末舉進士及第
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瑊飢臥廬
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西燉煌人五世祖忠懿
公燈有大節見唐史父毅仕懿朝官至右諫議大夫
瑊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
滑臺毅居賓席鐸見瑊大賞歎之二十餘歲進士第
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
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琪當臘雪以一溢恒贏臥喪廬中
人由是兩克遷祔而瑊日不過食一溢恒贏臥喪廬中

不能與大為時賢所歎憂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
關再徵為御史以府不起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
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
瑊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
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
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
敗溺死五代史成汭之鎮荊州辟為掌書記時乃就
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瑊入言曰今巴陵祖患之飛
千人載稍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為所絆則武
陵武安皆我之警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
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汭性
剛決不聽准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
亦自沉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 趙匡凝
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瑊喜曰此真書記

表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六

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瑊度太祖不欲先
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
餘輩皆坐事廢瑊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
士五代史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為掌書記入為左補闕
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瑊為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
將佐指瑊曰此真書記也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
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瑊草檄瑊即就外
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
除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
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
去京數舍吏民豪僧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瑊在任
期歲衆庶以寧入為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 硯箋李
琪謝朱梁祖大覲天狀伏以記室濡毫於盾鼻刃側非
多史臣染翰於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動必
書為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竭行怯思
遲自叨金馬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竭行怯思

周及禁林製作泐淳規模廣滑陶宮若而色古連池沼以光疑敢不致在坐隅酣茲筆陣餘波浸潤便問五老之壺終日揣摩豈但一九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思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雷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五代史未幾以許帥

長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七

馮行襲疾甚出為許州雷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為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于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珽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珽為匡國軍雷後尋徵為左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雷因學紀問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云云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內黃漢地理志陳雷有外黃小黃五代史記改內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五代史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侍立於行廢太祖顧曰此何故

名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有故壙今在雍邱小黃為高齊所廢其故壙今在陳雷太祖稱獎數四及庶人友珽墓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內討之日軍士大擾珽其夕為亂兵所傷卒於洛陽珽性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

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

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五代史李琪字台秀五代都雷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毅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議大夫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毅於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

長史記卷第四 雜傳

十八

也將擅文價昭宗時李琪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入袖賦一軸謁瑛瑛覽賦驚異倒屣出門迎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福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瞻兄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珽為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龍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李琪集序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為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親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不用鐸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

稱獎他日總角謂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
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
騎經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上賊莫待詔書催鐸益
金門執手日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
之因執手日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
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賊夜作書數千卷問為詩
至昭宗朝聯中幸梁洋竊賊夜作書數千卷問為詩
誥之語及梁祖受禪始忽不樂恨未得封誰上書
士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玠藏跡於荆楚
楊即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玠藏跡於荆楚
李長官其堂兄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冥每臨
流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
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儻負氣不拘小節

表史記卷第廿四 雜傳 十九

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
言多沮頃嘗倚撫琪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
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
為太子少保與馮錫嘉張充郄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
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儻負氣不
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倚撫琪其咎會琪除
吏是試攝名街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
荒裔而為趙嚴輩所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
援罷相為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
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
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

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五代會要同光三年閏十二月
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君之所理
有其一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前不可詳自堯
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詳其時戶口
洪禹作司空于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
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公田一畝水旱
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故當成康之世
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
堯舜入以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
皆量入以出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
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與兩晉
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與兩晉
秣馬必侵於牛草于是天下戶口止有二三四萬
洎隋文帝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
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

表史記卷第廿四 雜傳 二十

唯魏徵獨勸文皇帝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
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斗粟值錢自貞觀至開元
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
之近古又增多加是知救民惟足君孰與不足臣
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帝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
一方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以折納為
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結為名止以正稅加納
下幸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五代史莊宗入汴素聞太
甚鄉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詔百
常許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琪因上疏曰臣聞王富
察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琪因上疏曰臣聞王富
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
之災軍食之闕焦勞罪已迫切疾懷避正殿以責躬
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滅止在改而
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日穀者人之司命
地者穀之所生也人君之司理也日穀者人之司命
定其地則人食足前不可詳自堯堯堯堯堯堯堯堯
急務也軒黃已前不詳其時戶口洪禹作司空于九等

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
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
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國提封萬井
義也泊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
出車百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
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
口更增以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爲
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
漢重稅以兼行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
古制猶以兼行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
入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
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
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帝代兩漢比
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
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
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
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
戶五千萬石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
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

長安縣志卷四 雜傳

三十一

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垂鑒如以六軍方闕一切以本
色輸官又不以經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
至流亡况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
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
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
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
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陸
下之經不處有能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
倉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次運者便與放選
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賞酬免令方春農人
散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
唐同光三年閏十一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伏思
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
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
封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
陸下之物有能出力運官物到官者五百石已上白身
授

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次選者便與放選
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爲賞酬免令方春農
人斛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奏聞
施行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即位故事
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
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
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
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
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
先帝便爲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
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

長安縣志卷四 雜傳

三十二

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
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
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
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
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
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
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
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
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

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
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
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
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
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人見中
與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
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五代會要
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齊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
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院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
朝殿皇帝坐定捲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鷄叫官
次閣門勸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
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
簿至位對揖次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三十三

臺奏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閣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
人後百官待制次對入閣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
百官除常朝外依館編錄此大朝經久之道也近奉勅旨
退總有公事亦宜卷行因此廢待制入閣之儀諸司依前
乞對奏論本司公事兼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
轉對奏論本司公事兼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
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山陵却復前制對
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要奏事者便出班對
自後又奏請五日入內起居之際令百官次第轉對
之册又奏請五日入內起居之際令百官次第轉對
曉示文武百官班于文明殿庭謝外五日一度起居
居幸臣百官班于文明殿庭謝外五日一度起居
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乙酉勅每月十五日賜廊下食
本朝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
乾符亂離已後庶事草創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
但遇月旦入閣賜食帝初即位始因諫官疏奏請文
武百官五日起居見帝于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
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皆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三十四

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靴靴入沙
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
閣門使喝拜揖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首一人至近前跪奏又兩拜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事舍人引宰臣至東西階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
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
班簿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
次閣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知又兩拜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
使奏衙內無事次喝班歸官門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
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
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
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
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五代會要後唐天

居之儀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起居
不得停廢遂以為常又七月侍御史奏奏每月一度居
殿入閣及百官五日一度起居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居
百官入閣及百官五日一度起居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居
各舉論本司公事排儀仗金吾勤契入後有侍制次對官
帝錄此本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寶思致治平
送降綸言特申聖旨預百官除常朝外依前五日一度
度入內起居時所貴得預百官除常朝外依前五日一度
亦且限朝儀之拘束班而五日一度起居皆入閣依奏五
此廢待制入閣之儀乞陛下每月一日五日兩度出御
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月一日五日兩度出御
文明殿排入閣之儀乞陛下每月一日五日兩度出御
如陛下切食謂之館食則中外既有一日五日兩度出御
英之際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乞因宰臣五日一度
于旅進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乞因宰臣五日一度
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山陵却復前
法制臣叨司邦憲獲典朝儀倘遇事而不言即奉公而

何取乞宣付中書門下商量會獲經久者中外或為擁隔
比令五日內殿起居處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為擁隔
至干朔望入閣亦章朝望依所奏勅旨五日起居
事備官條奏顏臣陳望依所奏勅旨五日起居
意所貴數見羣臣陳望依所奏勅旨五日起居
既合往例得行允俞其仍付所司度起居之除班行內
要奏事者便出日行奏對仍付所司度起居之除班行內
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者又奏請
自是百官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者又奏請
記明繁寡敷庭而素無起居以所言事體者其文句鄙
陋詞繁理寡敷庭而素無起居以所言事體者其文句鄙
辭避而冗散徒或行賂假手俛然以次第當言無所
議者以爲不便後竟罷之始知李琪所奏深達理體矣
朝延容無儀衛或數年始一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
朝延容無儀衛或數年始一代大亂之餘每朔望起居
校定入閣舊國時江然太宗一朝嘗詔史館脩撰楊徽之
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合元殿也在此殿也今
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

表忠錄卷四 雜傳 三

夷君長試制策起居册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
西閣唐置紫宸上閣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
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
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紫宸上閣之時先於政
代謂之入閣金吾仗候勤契畢喚仗自東西閣於政
殿前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上閣甚非憲度
况國家禮尚自循後天隆朝殿正與文德殿南相
視朝之地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
對殿前地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
隻日爲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所庶乎禮御之式允
也今與論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禮御之式允
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歷爲禮御之式允
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
今時起居其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
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正班入起居
庶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

子知制誥詩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
其他則無所更焉石林燕語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
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人則唐制天子
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
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
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
兩朝入見謂之起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隨
宰相入閣之禮謂之起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隨
望入閣之禮謂之起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隨
望入閣之禮謂之起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隨
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前殿爲入閣見中興便殿爲起居
官以上朔望一日從紫宸殿爲六參官在京朝是時樞
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
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
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園先白重誨而

表忠錄卷五 雜傳 三

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園議
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珣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
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
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
復舉上儀皆不可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二年八月書
准舊例上事日合有恩賜百官酒食具載開元禮文者
尋下太常禮院檢開元禮祇有從太師已下至六部尙
書受册拜廟太子詹事諸衛大將軍京兆河南牧上州
無恩賜酒食之事又檢禮上無中書門下送上之文亦
史中丞竇易直奏七年尙書左丞段平仲奏太和六年
中書奏覆下太常禮院并尙書省詳議終未定大凡
外無異前後皆同李琪尋會羣僚不稱新授已領公事

已請料錢更引上儀即非通制今請李琪任便起省發遣公事今後文武兩班受恩命者不計高卑未領事不得擅落新授字及便請料錢內廷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學士中書舍人不在限從之

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

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克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

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

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

駿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

負既責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五代史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園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

五代史記卷之四 雜傳 三七

循鄭珪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於臺

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會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

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

射自是之後尤為宰相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

天成未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留守官班首奏請

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

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

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

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

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

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

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於福善里第時

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鄭珪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

官珪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珪屬有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珪問計安出珪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珪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珪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五代史鄭珪昭宗宰相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歷宏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為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即充職珪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莊宗入汴珪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

五代史記卷之四 雜傳 三八

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

全義為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

任園為相而安重誨以園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

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珪善因言珪故梁相性謹慎而長

者乃拜珪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

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

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珪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

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珪又

稱贊以為宜罷珪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

罷樞密使珪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畱之珪章

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五代

宗入汴賈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

於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圖

孔循言至安重誨不欲入獨拜宰相共議朝望一人共之

不任中書事即奏與任園並命為相有頃珽以老病耳疾

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

初卒贈司空初珽應進士十九年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

亦異之子選太平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

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

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

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

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

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五代史李愚字子晦

之後家世為儒父瞻業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

無棟以詩書訓子孫愚童戲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

志學柳閱經史慕晏嬰之為人初名晏平為文尚氣格

有韓柳體屬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

初以難貧求為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

隨計之長安屬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華之間光

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

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於華帥韓建其畧曰僕聞

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為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

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

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

詠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

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

一朝策此必然之勢也如馳檄四方論以逆順軍聲

何決則元克破膽澆旬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

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

軍攻蒲華愚避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

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拾負薪以給朝夕未嘗

科人故少師薛廷珽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

之謀柳璨希旨殺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

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於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

延光素相欵奉得待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瞻衡王

有史魚遠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為左拾遺

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

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

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

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五代

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異強禦

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未帝讓之曰衡

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

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

安敢詔事其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

籍民家財其家訟於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

草味之臣不忍念赤子若或迷行典憲謂子不念功臣

與鞫窮謂予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職宜官給代還所

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職宜官給代還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三九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雜傳

三九

補授太原府揀出入崇闈之間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俄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泊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人朝諸貴見之魏王禮接如舊尋為主客郎中數月召為翰林學士

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

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

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五代史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為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為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

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又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表史記卷第辛四 雜傳 三一

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紀天咸元年丙戌五月工部尚書任園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二年丁亥六月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園罷至此已五年矣竊謂與愚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愚即拜命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為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瓊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

供帳物賜之清異錄李愚告人子夙夜在公不曾懈遊居其間菴未下手銘已畢工菴中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注籍供職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未宏昭馮贊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耶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帝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愍帝至廢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為相然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道既出而盧文紀入今愚傳謂廢帝罷道出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

表史記卷第辛四 雜傳 三一

戾昫與馮道姻家愚素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詎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濶不用五代會要後唐清泰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三年勅諸舉人常年薦送先令行鄉飲酒之禮宜令太常草定儀注班下諸州預前肆習

解送舉人之時便行此禮其儀速具奏聞長興初宰臣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奏及觀禮官所定無緒禮官孫知訓以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或言梁朝時青州曾行一度令遂青州訪舊簿書以聞竟不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諸名錄粥飯僧五代

李愚為宰相清泰二年以疾卒五代史師還明宗即位無所事事也清泰二年以疾卒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園為宰相雅相引重屢言於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脩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為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論延之中堂設席惟筮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禱閱帝嗣位志脩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於致理思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徵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親家翁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

五史記卷第四 雜傳

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五代史盧導字熙化其

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鄭縣令入為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居於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

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於外遠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五代史明年春潞王自鳳翔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

五史記卷第四 雜傳

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從導草勸進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通鑑注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為導後事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

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五代史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

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於東京時年七十六

司空頌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

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

雄頌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

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

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頌羅王時書記

乃馳騎召之頌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

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三五

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五代史司空頌

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

威為節度副大使頌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為延譽

羅宏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

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

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頌羅王時書記乃

馳騎召之頌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為判官

冊府元龜司空頌初為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為楊

師厚招討判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

倫判官王正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為亂兵所迫

汗流浹背秉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

辱我叱書吏曰誰能為吾草奏者吏曰司空即中羅令

公幕客有俊才即馳騎召之頌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

揖彥即操筆于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綴連草數奏

軍府事頌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頌屢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五代史及張彥於唐德倫遺頌先奉狀太原莊宗仍以頌為判官後以頌權軍府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遂見殺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初為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頌尋亦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軍校郭夜叉者有罪伏誅死行欽已下惜其驍勇列拜以救之帝厲聲曰殺司空頌時爾等何不救也其意如此

五代史記卷第四 雜傳

三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昉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昉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

州五代史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州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昉弟皞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

中山會其兄昉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為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客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為從事 唐莊宗即位拜

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二月翰林學士劉昫奏臣伏見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

試麻制答蕃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所試并于當日內了便具呈納從前雖有召試之名而無考校之實每遇召試新學士日或有接者皆預出五題潛令宿構無援者旋令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係于梯媒

得失盡歸于偏黨今後凡本院召試新學士欲請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兼定字數付本院召 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

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雜傳

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五代史莊宗即位授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日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本殿士子榮之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政弼廩之數幾何政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

一廢帝大怒罷政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勾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

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文獻通考 昫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

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

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 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悉怨之

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五代史纂誤今案廢帝以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大常

卿盧文紀為相今此傳謂道罷李愚代之則誤也 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

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

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

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五代史清泰初兼判三司

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

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

張延明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於軍用時王

致判三司詔問錢穀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於素

末帝怒用昫代攻昫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

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販負皆虛係張籍條奏其事

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獨除之吏民相與歌詠

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

者蓋憎其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

太察故也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

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

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諂詞有

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

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

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

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五代會要後唐清

彈御史奏今月二日班入遇雨移班廊下昫詰臺吏董

瑾引僕射在中丞三院御史之下僕射詰問董瑾稱董

常例臺司仍刺都省請檢討舊儀都省稱國朝以端揆

之重師長百寮雖在列司皆為統屬且左右僕射常朝

不在中丞之下起宴廊下餐並在中丞之上况中丞有

公參之禮避路之儀詳其道理自有等降臺司又堅稱

李琪盧質任僕射日班亦如此又引通事舍人在一品

班上尋申中書門下奏宰臣判令廊下使重定班位廊

下使言今後遇雨移班廊下使重定班位次第二

品在三品前一品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即次未任牛丞

前其西班准此謹具奏聞勅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三

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

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

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父于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

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

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五代

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父詔為東都留守

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人契丹還遷

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

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

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降偽命授昫守太保契丹

主北去留昫於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

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於北山蘭若賈少瑜者為

僧報衲袍以溫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

察御史聞者義之又劉暉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

之弟也昫晉書有傳暉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

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容於縣舍為鄩軍所俘鄩得

見之知其偽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君得

一宗人即令暉見之去非詢其鄉里乃親族也對泣久

刺史暉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

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荆南暉累為荊州攝官

既而兄昫明宗朝為學士遣人召歸梁暉歸州攝官

為從事入為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撰長興

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為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為起居

郎中轉太府卿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

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於東京夜夢鬼訖之曰公于我

塚上安牀深不奉益暉問鬼姓名曰李丕文暉曰君言

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

乎即以手拈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暉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四

齊王判官

深入其

有部屬

齊王判官

張令公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齊王判官

公為齊王余方為列卿豈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嗚
既寤欲掘而視之既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
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嗚為高麗冊使三月至
節度使高行周以嗚嗜酒留連累日且夕沉醉其月二
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
十一其年八月郭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
得無是乎嗚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
然衷抱無他急於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

至右補闕五代史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

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

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

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

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

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

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

之進奏官奮臂誼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

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

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於朝即相率詣閣門求見

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

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

皆杖而遣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諸道進

奏官等狀臣等今月四日中丞上事禮合

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

取指揮要明審的又業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

云大夫會為宰相進奏官伏事書事體之間實為舊

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又兼傳指揮令通出臣

等出身藩府罕習朝儀拒命即恐有奏陳遵稟則全
儀矩伏恐此後到臺參賀規則不定者勅御史臺是
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侯整齊
但尚展于公參邸更豈宜于抗禮據觀論列可驗輕
運維新皇圖重正宜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
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
承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偽梁將革命本朝微弱諸
強據人主大臣皆且姑息邸更時中丞上事邸更雖
皆于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漸以為常文紀
臺司論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贊拜邸更輩既
怒不自勝相率于閣門求見騰口誼訴上問趙鳳曰
上日乃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敕文紀又請

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

卒不考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吏部侍郎

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臣寮每歲有司明定

考較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流下歲餘遷工部尚書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

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

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

死齊東野語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鄴中于

鄴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

一久難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

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

偉清異錄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

以柳絮一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

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

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

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史長興末為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

相禮待之觀其儀形右趨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閣輔

姚顛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行中所譽當大拜者

帝乃俱書當時清望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

焚香請於天旭且以筋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

顛末帝素已期待歎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與姚顛同升相位冊府元龜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末帝清泰元年上疏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

于直道無功受祿周詩諷于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

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移災作

禍亂天時則水旱蟲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

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寧人神胥悅但

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慮過切閔傷蓋屬當否

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為君之

難實見于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

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新合臣思

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益獻納論思朝夕延

問至于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月請諫紙時政有失

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招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

俾獻諫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效書云又時賜

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繫于君德臣請嚴禋于宗廟

社稷精禱于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無

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與四年已前勅命繁碎者請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七

史璽與三司官 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

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

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

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

時詣閣門請對冊府元龜二年又上疏曰臣近蒙召對

位居輔弼並台盡言臣等仰承詔諭退自省循時過休

明名叨輔弼才器不能經綸庶務智術不能康濟大猷

致陛下宵旰于不圖憂勤于治道有靦面目待罪嚴廊

尚沐宸慈猶寬冊免莫不克心自勵俛首深維願竭恩

鄙之誠少副昭回之鑒臣聞古先哲王樂聞已過塗

立誹謗之木門庭樹告善之旌從諫如流聞議能服所

以卜年長久享祚無窮陛下自續邦家克敦慈儉守先

皇仁政遵列聖彞章人樂和平政皆盡一夫無稜於

象地無變怪之妖日月無爽于虧盈星緯不差于躔次

駸諫紙者無詞可措持息囊者無過可規凡百庶寮奉

職不暇臣伏覽貞觀故事見魏徵馬周之章疏王珪劉

洎之奏論或講貫古今或鋪陳政術皆萬代之常策非

一介之狂言苟異經謀何名獻納臣等伏計宸算圖度

者必以嶺嶠未平島夷猶梗巴梁特險井絡纏妖鮮卑

尚撓于邊陲將帥未施于方畧臣等以為非獨人謀未

至亦恐天意使然聲教苟于廓清何晚臣等以為非獨

之何者即如漢高前代之英主也一劍初奮于彭城五

年方誅于項籍泊南平英布北扞匈奴解白登之圍避

相人之難凡十餘年親當矢石乃混車書如太宗文皇

帝本朝之聖祖也自起義太原佐命高祖乃定江南之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八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五

必也正名言順事行勿容苟且名言之際聖哲攸難况
在凡常豈宜容易思互有區分軍戎不在於職司錢穀
非關于局分荷陳事理見即類侵官况才不濟時識非經
遠因五日起居之例于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敵兼承
顧問此際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於殿庭四面聚
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伸短惟時安敢敷陳韓非昔
懼於說難再復寔瀛頗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
平寇難則元後訪於長安東置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
街自事則元後訪於長安東置殿詢謀則獨對揚於四
輔旨或有特宜皆於前一日上聞及對御之時只奉冕
聖於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
虞於漏洩君臣之際情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
有事關軍國謀而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
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傳宣或臣等有聽聞切關
利害未形文字須面敷敷臣等亦依故事前一傳宣
延英當君臣奏言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
稍霽嚴顏恕臣荒拙雖乏鷹鷂之効庶盡葵藿之心恭
惟陛下睿畧縱橫天機沉遠臣等以愚智而干聖智以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凡情而測聖情如螢爝比耀於烏蟾映滄爭流於江海
然無天覆地載君義臣行持祿取容即見議于物論有
犯無隱慮不愜于聖懷既顯商德音俾令奏對合披愚
款先瀆宸聰詔曰朕聞宮鳴商應則律呂和君唱臣隨
則邦家理興化之本百代同歸朕顧惟眇冲獲奉基構
慮生靈之未泰憂教之不歸朕顧惟眇冲獲奉基構
或締構于與王之輔相之臣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
存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况
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嘉歎恭惟五日
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四輔之獨昇接以温
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具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令仍
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密奏
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屏侍臣端居便殿侍問高議以
問請面敷敷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侍問高議以
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侍宜召但能務致理之實
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
為虞勉罄謀猷以禪寡昧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
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舟
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
明與趙延壽欵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
行末帝坐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
侯其敗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
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五代史晉祖入洛罷相為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
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
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
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又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疎
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任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
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為留臺所奏遂
以本官致仕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較視朝
二年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
多藏者以爲誡焉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五代史馬裔孫字為人

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裔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尹徙鎮鳳翔裔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允等謀議已定召裔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為便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唐末帝即位用為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不通世務故事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十一

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裔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為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裔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裔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於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

息裔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五代史備性多疑滯遂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為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眾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謂之日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為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其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為僕射質性輕脫不道欲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徵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日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日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十二

取笑之深耶眾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諸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為晉兵起太原廢帝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裔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裔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裔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圖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日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裔孫日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答日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為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裔孫卒後

其家婢有為裔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裔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五代史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

官若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眾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為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榜殿詞理富贍繇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於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為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日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為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侯公耶李專美為贊善裔孫以資容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為文章皆忻然待之閉關養素唯事誦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衍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視白虵緣于庭槐駭之失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十三

所在裔孫感賦贈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於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起關宿于遷店其地有上遷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契鴻筆之北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姚顥字伯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恣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為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顥乃拜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姚顥字伯真京兆萬年

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判國子祭酒顥少恣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顥性仁恕多為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為陌黍百之為錙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墮獲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為童僕顥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托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冤氣名氏同而其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為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為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顥因為之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顥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講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顥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顥曰公明日為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十四

顥為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纒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顥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顥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顥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口不能斂官為贈贈乃能

汪憚太宗子故用梁王免園名其書馮道免園冊謂此也免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徒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正月太常卿劉岳奏先奉勅刪定鄭餘慶書儀者臣與太子賓客馬綯太常博士段頤田敏路航李居浣太常丞陳觀等同共詳定其書送納中書門下奉勅宜差左散騎常侍任贊右散騎常侍楊凝式兵部尚書梁文矩工部尚書崔居儉太子賓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十七

容裴高尚書左丞王權吏部侍郎姚顛等七人與劉岳再于鄭餘慶書儀內子細檢詳除文臣起復及士庶冥婚在勅不行外應篇目一一立出元舊條件據有合定者逐件別書出令詳定式樣其不可改易者亦須具言請仍舊施行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五代史明宗即位歷兵部吏部侍郎秘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温叟仕至御史中丞玉壺清話温叟父岳居河陰温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消息與此兒借為温洛之叟耕釣烟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

因名焉岳後唐為學士温叟晉少帝時又為學士人盡榮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問魚始卷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温叟跪泣捧受開影寢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勸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問之嘉嘆益久温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贈之拜賜訖以一摺貯于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緡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紉扇角黍贈之視其封宛然所親諷之日晉邸贈緡恤公之貧蓋為御史長拒之温叟曰晉王身為京兆尹兄為天子吾聞之益加歎重事文類聚青箱雜記對温叟父各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間鈞奏則涕泣移時日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北未編年温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關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上善之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十六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馬綯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於世五代史馬綯少嗜學儒以明經及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於宮殿門廷行揖讓之禮綯以為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為然於事多遺忘言元稹不唐莊宗時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

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
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竊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
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
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頊等請如縞議宰
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濟亭
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諡四代祖
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
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
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
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十九

三王不相沿樂維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
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
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
等請尊祖廟為皇帝會高為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
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
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
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
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
加帝而立廟應州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私親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脩追崇先

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
禮部尚書蕭頊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廟存將達
廟都邑乞依馬縞所奏從之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
伏載于諸史故事孝德皇帝則必易名上諡廣孝稱
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諡以尊名改置園陵
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太常博士王丕等
引漢桓帝入廟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曰孝仁
曰孝崇皇帝曰孝安皇帝曰孝穆皇帝曰孝崇皇帝曰
鄉馬縞復議曰依准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
統亦必追尊父祖脩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
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諡法
追日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
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
禮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諡
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以會奏聞難將兩漢故事
便述尊名請召百官集議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觀歷
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誠有
經據乞下制命馬縞據依典冊以述尊名乃下詔曰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二十

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
相沿隨代創制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廟事係蒸嘗且
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辭大
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
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至若元元皇帝事隔千祀
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况朕居九五
之位為億兆之首不可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于先代
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
中書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廟二室先加帝字宰
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係承統義
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那引漢氏舊儀在漢朝封崇
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疑滯未叶聖謀道合變通方
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都
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
今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
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
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 劉岳脩書儀其所
勅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縞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

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頤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

喪紀卷第五 雜傳 三十一

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五代史又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改功今令文省服制餘為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實於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五代會要清泰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尚書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給假差謬為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頤稱自來給假元依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為親姨服小功令式服大功為親舅舊服小功今並服大功此五條在令式與古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為復且依令式右贊善大

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之制禮無降滅之文五服之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反或服由恩制或喪以禮加太宗皇帝宏被至仁推大其義因覽同舉有總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尊聖賢已為故事傳于令式加於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為錯繆况縞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為博士累歷歲年以今始奏陳未為允當謹案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別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為猶子為猶子之加嫂服大功今猶子之婦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論思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遠之為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稱情制宜之文何止大功九月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稱情制宜之議尚書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一本編在假寧令後又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係又檢七八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違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改若當議事須案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案周公之往制黎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之近

喪紀卷第五 雜傳 三十一

規行編附之新意稱制度且為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請依開元禮為定如要給假即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內五服制度錄出本編附令文從之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五代史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縞時年衰不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少學為文梁開平初盧損於嶺表父穎遊宦於京師損少學為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少學為文梁開平初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時長年婚對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

中史館脩撰轉諫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澗不為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未帝即位用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明放論日出守端之語大為士人唾鄙有頃誤詳放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筠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鱗退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適於城市乃卜居陽翟諫茅種藥山衣野服道適於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警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於大隗山中疏泉鑿壑為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五代會要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居儉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與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禮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崔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

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稅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病者稅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稅居喪哀毀五代史記卷五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授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漢二州刺史父深刑部郎中稅少好學梁正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稅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為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八月六日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五代史記卷五 雜傳

崔稅奏臣伏見開元五年勅每見貢舉人見詔宜令引就園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實疑義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并朝集使並往觀禮承為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初稅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梁溪志五季承唐之後雖兵革相尋然去唐未遠制度典章猶得以持循如蕭希甫論內宴樞密使不當坐李琪為僕射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馬縞趙咸又議嫂叔之服崔稅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經固爭使當時人人能守唐制如此豈維翰頗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滋事維翰乃命稅知貢舉稅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五代史記卷五 桑維翰父琪嘗事張全義而感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

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為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位之二年而維翰為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云素貴况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後尊也何不自持故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

丞遷太常卿五代史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承旨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簡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遂罷學士承旨孔英者龜晉高祖天福三年崔稅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為人深惡之及稅將鑾院禮辭于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誤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

五史記卷五 雜傳

三五

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轅于方寸場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誑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數四蓋悔言也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批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錚一歌簫笳各二人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先奉勅正冬二節朝會舊儀

一詳定今檢討典經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禮為車

以樂為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書云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

應乎耳可以聽知於容藏于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於羽

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相和則大樂備

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按合於何所答曰周禮鼓人

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

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搖鼓金鉦大鼓長鳴

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大幸會則設於懸外此乃

教習交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佾八人左手執籥禮

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產歷代以來文舞所用

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曰舞

干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

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文舞冠進賢冠服黃紗袍白

紗中單早領標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靴履白

布裳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佾八人左手執籥禮

之旁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楛六十有四右手執戚威

禮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

絳色畫升龍二人執鼓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錚二每錚

其三日金錚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錚二每錚

二三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錚二每錚

鼓鑄銅爲之其形圓若確頭上大金之奏其一曰金錚以

六分圓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形旁有耳獸形銜環二

人執鏡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其二曰金鏡以止鼓如

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執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狀

如小鼓云訊疾以表實之以棟附之以漆節掄口二人執

右禮云訊疾以表實之以棟附之以漆節掄口二人執

五尺六寸以疾以表實之以棟附之以漆節掄口二人執

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畫寶辭而出以

袖非絲襪襠甲金飾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豹文口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

布袴烏皮鞋工二十數在舞人之外武弁朱鞬帶烏皮履白練襪襦白布襪殿廷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常設
既案以氈為牀也今請製大牀十二牀容九人眠作歌
樂其牀為熊羆虎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
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鐃一歌二人簫二人各十二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一百
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以下容止端正者充
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請中書條奏差官備撰從之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
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十
二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
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飲訖殿中監虛爵羣臣
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獻皆奏元同樂上舉食文舞奏
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侍中
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司舞賓之鍾皇帝降坐百寮旅
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
雜用九部雅樂教坊法曲從之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
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二十七

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
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
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
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
祖崩五代史纂誤今案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
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案本紀
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
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會朝殿廷設宮
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相悖以風痺改太子賓
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祝以風痺改太子賓
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
五代會要晉開運三年八月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
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管教坊二舞本戶州縣居民若
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况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
見管人數等每有淪亡皆擬填補既不曾教習但虛免

差徭伏乞且議停廢勅樂工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
宜令教習舞即權且停廢
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
聞者為之流涕焉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二十八
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
十八悅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
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凡受託而作者必親
札致之即焚其稿懼泄人之假手也悅笑不至晒怒不
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寡言嘗
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禍之諱指命僕役亦用
禮節盛暑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日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日
二人前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
而驚覺悅常識是夢以為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
年果終焉兄檢有隱德好釋氏聞居滑州嘗欲訪人于
白馬津北及臨岸嘆曰波勢洶湧如此安
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

五代史記卷五十五 雜傳 二十八

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
尉少卿五代史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
昭戶部尚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為校
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
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
緋召入翰林為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
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為衛尉少卿
冊府元龜李懌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
懌及程遜崔拙和疑李松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
等賜食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內外李詳對曰王言
本舍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
士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由內羣臣由外其賞一也
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天成中復為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
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

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
 五代史張礪字夢臣幼嗜學有文藻唐同光初擢進士
 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
 蜀平崇韜為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礪
 奔逃唯礪詣魏王府第勸哭久之時人服其高義天咸
 初明宗知其名授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起復入
 為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文安
 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
 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僚未嘗有以對礪即托故
 歸於滏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議者難之礪
 為戎王翰陽居學士開運末與契丹居南松門之內軒轅
 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
 豈能久處京師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厨
 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寶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為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
 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
 夢徵以鏐無功於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
 帝以觸時忌左授外任有頃復召為學士及莊宗入汴
 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為祭故君文

表記卷第五

雜傳

五

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革
 故以鼎新苦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
 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為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夢徵隨計之秋文稱
 甚高尤長於廢政編為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玉
 堂閒話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于世時兩浙
 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
 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誦於東
 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
 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
 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乃
 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逃避未幾果卒
 命憚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
 異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
 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
 陽卒年七十餘五代史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
 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

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
 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
 張礪輩撰格詩賦各一部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
 等請擇為之憚笑而答曰李憚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
 得及第敢與後生鬚俊為之標格假令却稱進士就
 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
 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
 書以多病雷司於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
 疾卒年七十餘

表記卷第五

雜傳

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四十四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遊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揮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

五代史記卷五十六 雜傳

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自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五代史和凝字成績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為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會祖敬祖滿皆以凝貴累贈太師文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爽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正戰胡柳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曰子相拒於河上戰胡柳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曰子相拒於河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諸子曰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隆位兩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

天成中

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

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今後試舉人日請令皇城

者引赴皇城司勘問如是實虛妄請嚴加科斷兼今年放榜後及第人畢便縱行五鳳樓前列行舞踏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與知貢舉相識期集祇候勅命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後知貢院官及考試官已下便出請今年張榜後知貢院官及考試官至晚未奉勅宜令勅下後於朝堂謝恩即赴國學其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人聽其放榜日知貢院官送出自此永為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不施行又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一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却不後有不及格者

五代史記卷五十六 雜傳

官錯書通不當于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便于帖由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放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通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昭証如考試官去雷不當許將狀陳訴再加考校如合點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官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之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雷一事有違請行朝典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送口受人迴換試處及義題未精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殿將來兩舉一送口受人迴換試處及義題未精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妄扇屈聲擬為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毆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鞠如知貢舉及考試官事涉私徇屈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不得入各殿三舉奉勅宜依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五代史

歷部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疑令撤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晉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

初拜端明殿學士通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絕賓客雖安身爲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玉壺清話李瀚及第於和凝相勝下後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雷一詩於榻携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

表史記卷第六

雜傳

三

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歸田錄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褻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開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清異錄和魯公據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承符能草聖有省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笑承符曰子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亦謂太博手怒耶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

兵以爲神遂敗走五代史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

安從進反狀已彰疑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疑曰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鄭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出帝即位加右僕射疑傳晉開運二年八月御史臺奏宰相和凝新除右僕射入朝就列儀注責得臺史喬得威狀稱新除僕射正衙朝謝後次日中丞率三院御史到僕射廳公參相次文武百官公參趨朝時不序班入在中丞之前兼舊例除拜御史大夫趨朝退出在兩省之前僕射出在大夫之前近年已來入朝祇在中丞之前朝退僕射出在兩省之後銀

表史記卷第六

雜傳

四

臺司遂檢唐朝舊儀伏見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所定僕射趨朝出入儀注甚重今後欲請常朝序班僕射入中丞羣官先入以次東官保傳入次兩省入次僕射入及朝退僕射先出以次兩省官出東官保傳出次御史中丞百官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出從之

太傅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正月書門下奏太常禮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通依近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禘辨尊卑載於前史雖質文互變義取各殊或觀損益之規或繫興隆之治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允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疑好飾車服清異錄和魯公有自方硯面明無纖翳池又和魯公嘗以春社遺節餽用奩惟一新樣大方梳覆以剪鏤蠟春羅梳內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

飯二焉禁庭社日為之名辣騎羊 又和疑在朝 為文

率同列遜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識者多

非之五代史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木官

傳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於其第年五十八入觀朝兩

日詔贈侍中疑性修好釋至登臺輔車服僕從

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

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

為文章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

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長子峻卒於省郎次子峴仕皇

朝為司勳員外郎北夢瑣言晉相和疑少年時好為

國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

公厚重有德終無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相

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諺名錄曲子相公晉和疑也 夢溪筆談和魯公有

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為也疑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

孝悌疑獄香奩集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子有香奩

人知故于遊藝集序述之此疑之意也子在秀州其會

孫和惇家藏諸 魯 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

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

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

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

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

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質為魯國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

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質為與也

二 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

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 輒居第 三人用傳老夫衣

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

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容齋四筆晉相和疑以

五代史記卷五十六 雜傳

五

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之傳衣鉢蓋

疑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云它日當如我後

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疑壽

至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

代史和疑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 梁漢

漫志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

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

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和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

後知舉選范

質為第五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

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

是徙鎮嘗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

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

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

封尹 五代史趙瑩字元暉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

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

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

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

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遣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

位以高祖為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

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關

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

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

侍郎知大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侍駕入洛使持節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

書判戶部初瑩為從事下毋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

二 日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引為務監修國史

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為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

五代史記卷五十六 雜傳

六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為開封尹北夢瑣言石晉
 朝趙令公家庭有穠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
 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
 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
 盛不在身富及子孫爾後中令趙太原是時出帝童昏
 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
 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
 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
 中瑩事兀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
 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
 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屍還中
 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七

太傅葬于華陰五代史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
 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
 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為都督部署瑩私謂
 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極心恒快快安可更
 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
 城契丹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
 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尙書左丞田
 敏報命於契丹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
 田敏曰老身漂零寄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
 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問優恩特
 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梓宮涕泗橫流
 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備賜隨駕大臣故以瑩
 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為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
 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已
 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
 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時
 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
 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憫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
 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

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
 正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贊為河東節
 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
 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五代史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
 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
 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
 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
 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為之玉
 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
 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
 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為樞密使擢為本院學士
 每有庶寮乘鞞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
 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
 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事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八

左校者則易簡是其首焉 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
 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頃之玉出為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
 樞密使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
 有汗宜卸靴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 中書侍郎同
 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速延而謝之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
 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
 以價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
 五代史馮玉少帝嗣位納馮后於中宮后即玉之妹也
 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為潁
 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玉為相四方賄賂
 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積貨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

入王家其貨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詔笑自言願得

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五代史張彥澤

奏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王假蓋而出猶繞指

出帝之北王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

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王懼以憂卒五代史王從少帝

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

父而亡歸王懼譴責奪以憂志卒於蕃中

屬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

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

五代史卷五十六 雜傳 九

五代史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曾祖德唐太原府祁縣

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

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

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為同

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

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

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

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

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為嗣有翊贊之功及

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

書 莊宗將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

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

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

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

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

卿事歷鎮河陽橫海五代史十九年莊宗將即位命

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

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

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尚書知制誥充朝

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

駕崩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

聚斂累移文於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

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

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

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韻四

平四仄質所出韻乃五平三仄由是大為識者所詬天

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

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

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

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四年進封開國

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 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

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 陰王既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

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寵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

質乃建議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册立廟于

曹州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舊少帝

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

按禮經臣不諫君稱天以諡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

率百寮奉諡册告天于圓丘迴讀于靈前並在七日之

內諡册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册于太廟藏册

不附於廟則景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中寃追尊

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

且漢之殤中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

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

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諡于廟便奉太牢祀之

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

左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請依禮院所奏而議者以謂輝

勅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而議者以謂輝

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其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

會要天成四年五月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號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為帝享乃承祧既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既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

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雖尋常勅詔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從之

世宗也昭宣光烈非與故也 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五代史入為右僕射及秦王得罪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十一月新授尚書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一

省上若准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祗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廢帝反兼不敢自臣墮廢舊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

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

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

獄六七日聞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

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五代

史清泰末復為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瓊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五代會要文忠太子太保盧質諡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議諡故下太常議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

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充為謀士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充見殺守光怒充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

就刑充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

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五代史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一

主簿父充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充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為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玉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於充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給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監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因於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踰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琦

為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遊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

官人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

賂反其獄其冤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

獄乃辨蒙活者甚眾五代史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避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於汾晉唐

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行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扶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 歲餘遷禮部郎中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道

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煎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三

所敗禿餒見殺煎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煎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

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耶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仕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四

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五代史義於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於圍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資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於北陲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於近郡琦適遇其使即斬之以聞晉祖降下晉安寨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丰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於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宏文館五代史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

平河南歷郵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為右補闕直去文館

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

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

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

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五代史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

於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會讀三五卷書至於軍旅之事進退

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

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哀納

其言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

年六十五代史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

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為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優詔嘉許俄轉御

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

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

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

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

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

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

之止獵拜倉部郎中册府元龜晉何澤仕後唐為洛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

表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五

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民不堪命今

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延

賦臣請賜死于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

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

闕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册府元龜明

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

因伏闕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

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

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

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五代

會要後唐天成二年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於鳳求

閏八月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於鳳求

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

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

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

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闕上章

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

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

表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六

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

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

隨州司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

部尚書五代史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會祖起

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册贈太尉諡曰

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

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

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遷兼職方

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

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

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隨州司馬會

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

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

資美級罕不由之高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

祖登極轉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

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

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五代

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於

天

契丹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

使於契丹纒回權亦自鳳翔册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

以道路迢遙即驚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

翔之册使纒回既顯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

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

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七

史主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晉寧樂壽縣令

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從韜鎮成德辟為從事

史史主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於塞外因家石邑

高祖會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

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

感壽博陵五邑令為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貨饑民甚

尹擢為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為從事及

明宗代崇韜之明宗時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

以舊職廢之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

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

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

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

事出入閭里乘輜軒車五代史明宗即位入為文昌正

事尋命為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於重誨重誨奏

令圭與同列闕至俱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

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於吏事

重誨本不知書為事剛愎每於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

然終日不能割正其事長與中重誨既誅圭出為貝州

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

故人宦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

晉高祖立召拜刑

部侍郎監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

罷卒于常山

五代史高祖登極徵為刑部侍郎判監鐵

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

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

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為道所

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

圭素厲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為河南少尹日有

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

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

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為賊所劫後

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八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

敏避之滄州遂客于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

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容可

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

五代史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任鄉里為

假條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

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為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屬薦不
調敏巧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
家監軍使張承業即署敏為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即
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
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為與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
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
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贊留守北京辟
敏副留守贊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五代史莊宗
平河洛徵為
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與唐少尹踰年丁母喪
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
為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
服闋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成式
年七十成式之父年九十餘俱養二尊朝夕無懈成式
以敏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十九

者舊晏盡歡馮贊為北京留守奏敏 是時晉高祖起太
為副贊入掌樞機敏為吏部侍郎 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
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
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
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
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
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
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
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汾山冒虜中
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為言之廢

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五代史敏學術不甚
長然外柔而內剛受
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
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
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
趙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足
謂未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
安得然然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若嬰
燕人壯語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若嬰
蒙整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
能矣必名位震主若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
能必行亦於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
與郎萬至二人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
千騎之內得若半濟則若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
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
踏况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 厯晉為
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

五代史記卷第六 雜傳 二十

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于首卒贈右僕
射五代史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
先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吳越
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
駕乃扶病於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
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蕤掌書記崧謂掌事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蕤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度使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蕤掌書記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絲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 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且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蜀繼岌為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為官誣構繼岌遂殺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至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夫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寫詔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園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始終成已事也

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于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論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崧亦素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為排已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為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為人及入京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三

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雷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五代史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留於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鄆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彧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高祖素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雷於鎮州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為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

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宏肇多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為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咎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四

五代史高祖平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為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麻答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義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有部曲葛延遇者通李嶼船傭嶼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宿於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通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宏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於侍衛獄既行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五代史崧與徐台符同符夢崧謂曰子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厚德錄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溥曰使崧有以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樂善錄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蘇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歎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獨體亦無矣東軒筆錄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

李麟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閒為給事中史李麟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聳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五

其諒直 麟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閒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緋衣謁常山李宏規宏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為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麟聘唐莊宗于太原麟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麟為支使莊宗即位拜麟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史麟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麟即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留為從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麟聘於唐莊宗麟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麟為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麟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 冊府元

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維城本支百代禮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屬因緣偽梁亡遁遐遠並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即獻祖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虛並與量材敘錄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麟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牒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為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麟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墾地民訴於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麟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六

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五代史常山有唐啟運陵麟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為陵臺令守恭暴橫為長吏所誅按之以聞麟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為河府副使明宗即位以麟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麟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麟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眾人而久寅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麟言事麟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為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麟兗州行軍司馬麟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為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

用已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為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裸然皮一因為鑄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鑄顛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鑄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鑄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鑄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鑄司徒居數月卒年八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七

十八贈太傅五代史明宗即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慎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會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寅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鑄因淮南朝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偽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為之充州行軍司馬得代歸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鑄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祖至閣授守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又遷為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增毀譽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粟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廷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五代史定獲鹿人也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廷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史緯屬文之外勤於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摭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共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五代會要天福六年四月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帝錄一卷餘皆闕畧臣今搜訪遺文及者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朝補錄以備將來修述冊府元龜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觀國史館唐高祖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八

至代宗已存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者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錄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于唐世成因喪墜是有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啟一昨律修論詰精釋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沉而創法定儀于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別陳短序伏冀特迴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裨於良直蹄涔挾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血幣帛直齋書錄解題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為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缺也雖論次多缺誤而事跡麤存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

中復為修撰五代史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太常博士之任乃陳情於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鼎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警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許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來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州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觐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

五代史纂卷第七 雜傳

九

史館修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判館事 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桑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為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五代史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入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日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千錠 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閣奈何歷詆當朝之士

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五代史史纂誤今按王峻為相正周明年卒于青州五代史太祖時今呼為高祖者誤也 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實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閣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難病留於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樞北歸聞者難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為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為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于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為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為人不可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五代史史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和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為衛州錄事參軍晉高祖作鎮於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於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遠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於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樸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唯希堯止 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

五代史纂卷第七 雜傳

十

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為吏

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

子少保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抵師僕從皆相顧失

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

無涉乎汝等但以吾為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

利涉使過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

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檢校尚書右僕射少嗣位加

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尚書世宗初遷吏部侍郎

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初遷吏部侍郎

書顯德三年夏卒於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子

思恭右諫議大夫又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子少保子

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為從事莊宗即位於魏州

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

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與初奉使浙中

訊海船壞水工以郎小舟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

信風至淮南界偽吳揚溥禮待甚至兼遣錢幣食物

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一

州宣國命還授州卒子吉嗣位邑宰又孔崇初仕

後唐自文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給事中改

左常侍無他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

騎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抗越先是人物場眉抵掌取悅於

人常時議者曰孔常侍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

萬緡無命者日孔常侍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

字即無命者日孔常侍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

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母號泣以送之仲秋夕

執政如晦遜嘗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雁叫空庭無路見

陰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時以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

目之為李羅隱詠出入於內臣之門係是浪得虛譽時人

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

賂諱於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

有甚難之峻日此人如或辱命謹之可也太祖素問知損其

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貸於人

廣備行李及卽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貨又移書於青州

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褻王峻聞而復奏

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

資數月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與復

求為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

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

遂之後當居相位余自謂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

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親友間往還備議

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嘗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

為贈其意猶望欲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

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

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

酒酣輒問日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日下官平彥筠

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對日下官平彥筠

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日這如令公人

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二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

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

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為監察

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

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為六軍判官罷遷

左散騎常侍五代史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徵允幼學為

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於鄴不許與處瑾並繫於

獄鎮冀平宥之需于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

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鎮書記入為監察御史歷右補

闕起居舍人充宏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

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延選擇

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

騎常 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日管子

侍

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赦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三

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五代史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救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珍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曰臣聞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不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願陛下無爲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珍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四

宏肇後京城士庶連營恐悚允每朝退即宿於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

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五代史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

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即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

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

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五代史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為望

族皞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

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為禮部侍

裴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五

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

老拜兵部尚書致仕五代史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為

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晉高祖時起為工部

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

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允孫桑維翰皆皞禮部

所放進士也後允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

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為榮五代史天福初起為工部尚書復告

老以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

皞喜為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容齋五筆

後唐裴尚書皞年老致仕清泰初門生馬裔孫知舉云云事在蘇者間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者之裴在同光

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入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十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已裔

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郡閣雅談裴皞官禮部尚書放三勝四人拜相桑維翰寶貞固張縻馬裔孫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縱放榜知貢舉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

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

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

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五代史維翰嘗私見

皞皞不為迎送人以為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談苑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形小長約

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牀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

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少

裴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六

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

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

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

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恩同鎮興元辟為從事玉

開話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薛

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蹟宅基三畝許陷為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

辛巳歲於斯為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鈿一勝一醉融融賦賦不覺全家住絳霄

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入景雲煙事早朝為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甌

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

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又與
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壑峭巖捫蘿攀
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繩蔓繫腰
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沉黃泉也復登其絕頂
有稍似平處路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
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
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逐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
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襄陽帥王恩同商俊巴人
往返登陟亦雷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
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會懸去住心
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
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王氏見聞
錄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
兒焉憐其小而慧點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
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際繫稍解逢人必嚙之頗亦為
患仁裕叱之則充博壯盛際繫稍解逢人必嚙之頗亦為
高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
巢不知其數繞繞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越於樹
梢之閒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
有鈴架羣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
就繫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僊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已至廚內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逸入主
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屋脊而後登屋擲
瓦振擲主帥大怒使眾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後登屋擲
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
箭竟不能損其毫一毫有守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
人善弄胡蒜乃使人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
蒜躍上起之踰垣慕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
罪主帥亦不甚語怒眾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係紅綃
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
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
躋攀應憚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後方解
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蟠冢廟前漢江
之孺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
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
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
然及縱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
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蟠冢祠

五代史記注 卷五十七

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蟠峭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
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絀夢松餐非復稻梁身數聲腸
斷和雲叫識是 思同畱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兵鳳
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問其名不殺寘之軍中目廢
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久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
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
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
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 玉堂閒話
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帥之春正月郊野
尚寒引諸幕僚餞朝客於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
有宮聲泊將慘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
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譎張之事蓋樂音不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和今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為水宮為土水
土相尅得無憂乎于時筵散朝客西歸范公引賓客繼
鷹犬獵於王婆店北為奔馬所墜不救於荒陂 晉高祖
自辰巳至午後絕而復蘇樂音先知良可至矣
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
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
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為神 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七月
之樂司封郎中王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展其將有
爭者或問之奚知其然對曰夫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
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
十一月而戌謂之角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
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
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
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
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
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歷主律命呂九
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合天地之美四宗同陰陽之序

者于其通人神宣歲功主成軌儀之德統協長短之算
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性情原性應形兆則殊
途而歸者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
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角為木商為金宮為土變徵為
日變宮為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元龜天豕井猴主乎
角平亢河鼓婁聚與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危俎鳥喙主
乎宮辰馬陰虛旋頭大都主乎變徵大火邱封天高鳥
彌主乎變宮龍尾元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東壁參
代數八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
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極商之數四十有
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
陽之數一百一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
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陰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
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於耳而激于心由是而
知也夫何疑哉倣而有軍校鬪殿於升龍門外厲聲稱
之以有司執 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

長史記卷第七 雜傳 十九

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五代史王仁
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
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觀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
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有詩萬餘首
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
為名焉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宣和書畫譜王
仁裕字德韋天水人也官至太子少師幼不羈唯以狗
馬彈射為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
江水以澆之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胃中豁然自
是文性超敏洞曉音律作詩僅千篇目之曰西江集嘗
觀列禦寇言神遇為夢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
天地應於物類非偶然也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加
妙李嶠夢得雙筆而為文益工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
鬼神者也仁裕翰墨雖無間於時觀其送張禹偁 仁裕
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效歟 仁裕
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 五代史
書仁裕乾祐初放一勝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
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

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伴聲曰大
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仁裕
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
裕也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
至門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坐至
拜一物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
膳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坐至於餅餌羹
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
公自取小管色吹弄諸生有善絃竹者亦各盡獻其能
或問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
一詩版懸於客次日二百一十四門生時併明經童子
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榜上名何
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
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於綿州西昌令
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亡矣 宋事實類苑王
公終于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
小駟從二四老蒼頭攜照袋以皮為之四方有蓋其中
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器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
并小樂器之屬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侍行出郊野

長史記卷第七 雜傳 二十

遇園亭有竹樹之處燕賞終日賦詩品小管盡醉而歸
撫遺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於繁臺
賦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與門生飲吹臺好景即隨
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漫誇列鼎鳴鐘貴寧免朝鳥
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 石林燕
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倡催酒然後樂作此
唐人送酒之戲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 仁
裕門生王溥疑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廣卓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
年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場拔趙
旗便攜金鼎贊無為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開喜可
知跋策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幸遙相
見親押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奪旗待詔金
門亦偶為白社遠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
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
及舞雩時 石林詩話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
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
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

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云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為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五代史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蜀為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

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惻然許之

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義羽周太祖時為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五代史

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颺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

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於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

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

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

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

琪琪為之稱譽薦為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代史

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

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為賦

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

堂矣由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

鎮從事長與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

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

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於朝貢舉選士當

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

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

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延及其

子耶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五代史

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

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

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

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

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

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

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益為崔頎也繼與其父不

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獨醒雜志盧文

五代史卷第七 雜傳

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

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泅者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

者反矣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延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

焉五代史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

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

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

既而連月請告為雷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

卒時年七十三子億通中為秘書監以才名著於時延

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為秘書監以才名著於時延

珪中人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累歷臺省乾寧中為中書

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累歷臺省乾寧中為中書

遷洛陽徵為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羅其

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入梁為禮部尚書莊宗平定

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

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

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為時人所稱廷

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為一集故曰克家志又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為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

五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

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珽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有子

五史記卷第十七 雜傳

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又吳承範字表微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

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與中歷尚書左右
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祿祿迫於懸車凡事十一
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時使人節不辱君命
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僣時人咸曰鄭區不
迂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
疾而卒年八十餘中為河右中從事莊宗即位擢為員外郎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天福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性剛直議論不
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
與右僕射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
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往
飲為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日為三盧會常委順性命
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
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葬其葬事贈太子
少保又沈遺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
贈左諫議大夫遺幼孤以苦學為志弱冠登進士第釋
褐除中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
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五

擢為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
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遺為人謙和勤於
接下每文士投贊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
士多歸焉又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福
漢乾祐初為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
祖山陵法物節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
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
兵寇平陽路由於隰賊眾退去太祖降詔論正授隰州
刺史遷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爵割
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關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
觀為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
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語陳觀謂王
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
家行無以官多任情苟知微居兒私與為侶況明公
乎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汝上而卒又張沆
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木州牙將沆少力學工詞賦登進
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少疎率動不由禮每賓
僚大事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
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沆曰

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諸客記成獨
取沆所為勒之干石由是署為河南府巡官秦王敗獨
歸鄉里晉初桑維翰乘政沆以文干進用為著作郎
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為記室從維翰入朝授
為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
召入翰林為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徵沆居禁密
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為學士
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
部尚書及歸朝復為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
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為學士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
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
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賁耳嗣子尚幼親友慮
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賁用時出
以贖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
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為馮玉所重雖有噴疾猶出入金
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
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
師恂懼之次問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
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
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

五代史記卷第七 雜傳 五

之俄間沆卒又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
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畧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於
魏鄴王羅紹威表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
於青州為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彥威兒長
與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
福中自西京畱守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
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
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
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
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
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
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儒多為同列輕俊者所侮而
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又于德辰字進
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
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
官於屬邑後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贈工部尚書
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
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
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

中召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於家時年五十九文炳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

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厯居于太原唐莊宗鎮

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五代史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厯居于

太原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

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

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

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五表記卷第十七 雜傳 二十七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

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五代史任晉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

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

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

重績上言厯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

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

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厯

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厯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

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厯

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

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厯考之皆合無舛乃

下詔班行之號調元厯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

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

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

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

四五代史天福三年重績上言厯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

五表記卷第十七 雜傳 三十一

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

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厯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厯皆

起天正十一月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

差潤愈甚臣輒合二厯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

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

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

績厯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厯行之數

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

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

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

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會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

父温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

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事亂

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

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事蜀為司天監五代史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

省躬以明術數為通判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古黔

中經畧判官父溫珪仕蜀為司天監溫珪長於袁許之

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愛延義問得失事微差跌即

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

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義少以

家法仕蜀由廕為蜀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

十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

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

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

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

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

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

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

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五代史天成中得蜀舊職延

於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

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

過刑政則琦訊之不已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

在刑政則琦訊之不已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

下官實有恤緯之借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

重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

勒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義延義曰契丹將滿達

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義延義曰契丹將滿達

官如故太祖數名對焉延義曰善交遊機變兼有技術

長史記卷第七 雜傳

五

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

行乎曰其十四日過禺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

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日失暑刻太祖之在長蘆也

諸將請攻壁號令軍中人負葉二圍置千積俄而雲集

殷曰何用或曰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矣不日何祥也

自退乎翼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叛太祖令殷討之

度耳殷欲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陝府

日當有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陝府

奏同州劉知俊開關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師也殷上言

所見觸類如是不可備錄然而畏慎特甚居常寢然未

嘗敢顯言從言事跡唯其語音不可盡曉以故屢貽責

罰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洩甚濁僧曉微侍藥有

微賜紫衣師號錫資甚厚頃之疾發曉微服色去師

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侍也我左右粒石

憂勤失調護脈代乳而心益虛臣以爲先治心和平

而洩變清矣當進飲劑而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

傳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解毒

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元京北人

之家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元侍湯武武皇自太

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元侍湯武武皇自太

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

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

積明宗朝為太原少尹入為太府卿長樂中集平生所

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餘事晉陽年入十餘又任

長史記卷第七 雜傳

三

至殿中監侍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幸輔之重延皓視
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
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
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
皓於麟州路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
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 雜傳

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
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
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
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一

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
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
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
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
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
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
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
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蓋自漢而後其
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
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歷家之術雖世

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齊用天保歷... 皇極歷... 明大寶歷... 之故用崇元歷... 脩正統論... 十興而虛... 欲有司之傳... 始更造新歷... 唐天寶十四載... 建中時術者... 齊用天保歷... 皇極歷... 明大寶歷... 之故用崇元歷... 脩正統論... 十興而虛... 欲有司之傳... 始更造新歷... 唐天寶十四載... 建中時術者...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水為歲首號符天歷... 天行宮一卷... 以為法遂施於朝廷... 可用而復用崇元歷... 國者正氣... 而年自差... 符合自古... 部二積歲... 取唐寶曆... 首官正徐... 與宣明崇... 歷仍命翰... 水為歲首... 天行宮一... 以為法遂... 可用而復... 國者正氣... 而年自差... 符合自古... 部二積歲... 取唐寶曆... 首官正徐... 與宣明崇... 歷仍命翰...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福四年晉用馬重績調元小歷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
退朝錄晉天福用調元歷處訥私撰明元歷於家
間又有萬分歷志合元萬分歷一卷唐曹氏撰歷元
顯慶五年庚申蓋民間所而蜀有永昌歷正象歷瑣
行小歷也本天竺歷為法而蜀有永昌歷正象歷瑣
列唐後主王行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
命之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
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
異同彼此紛訴仍于界上取唐國歷日近臣日宜用唐
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歷者云只有一月
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
監在蜀別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妙殆天下一人然移
閏之事亦爽歷議常人不輕知之通鑑目錄梁開
平三年蜀初用胡秀林永昌歷蜀有永昌曆二
歷一正象南唐有齊政歷政歷崇文相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四

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歷法既非古明元又止藏其
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
歷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
內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歲
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
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
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
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
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
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

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歷數故五紀有常度庶
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
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
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隆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
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朧
臆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
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
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
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五

得算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
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
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
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
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
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
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
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
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
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

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
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
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
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朧朧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歷
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
及諸歷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朧朧隨歷校定日躔
朧朧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
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朧朧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
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
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六

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
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
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
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
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
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
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
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
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

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
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歷分段
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尙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
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歷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
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
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歷以推變
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
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
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
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七

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
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
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
者不能詳知因言歷有九曜以爲注歷之常式今並削
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歷經
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
爲欽天歷玉海唐三百年歷凡九變自五代之調元欽天而歷法始弊昔在帝堯欽
若昊天陛下考歷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亶遠
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
月朔旦爲始五代史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明於歷算乃命朴考

籍宗之為大典百王執之為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
 歷數朝亂政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歷數汨陳而已今
 下願考古道寅畏上天咨前庶官振舉隆典以臣薄游
 曲藝不奉詔是以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
 者敢不奉詔是以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
 箭以候氣審臍是以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
 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
 之道日陰與陽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
 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成矣陽之策
 則陰陽之數合七十四者化而成之數也化則謂之
 行之數五之得者化而成之數也化則謂之
 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謂之
 為經法者常用也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
 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
 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
 得七十二萬氣朔用此法統歷之法也百者數之節
 全率得七千二百萬氣朔用此法統歷之法也百者
 日時皆甲子二千二百萬氣朔用此法統歷之法也
 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
 影南距林邑國北距野軍中得浚儀之嶽臺應南北
 晷漏以盈中晷漏正則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月
 日而皆自盈縮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
 中而皆自盈縮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
 而而皆自盈縮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月盈日盈
 疎遠而多失今以月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歷則
 加減所得者入離以月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歷則
 益衰稍有不倫臍臍之法所謂審矣道者日軌也
 其勢內而平紀宿外之法所謂審矣道者日軌也
 赤道內而平紀宿外之法所謂審矣道者日軌也
 其勢內而平紀宿外之法所謂審矣道者日軌也
 則日行宜速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速
 道者月行宜速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速
 出黃道謂之正也其半在黃道後則其勢直當斜則
 宿中交在春分之後則其勢直當斜則宿中交在春
 宿中交在秋分之前則其勢直當斜則宿中交在秋
 至中交在秋分之後則其勢直當斜則宿中交在秋
 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
 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年分為

五代史記卷五八 司天考

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二軌無所
 隱其邪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
 而疾遠日無准今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實隆降無准今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平行仍逐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今較定逐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遲勢盡而留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以推變差而留日行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
 之矣自日月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不知矣日月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月經度之大小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升降度之大小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
 步日一經一月一經一月一經一月一經一月一經
 篇合為一卷臣檢一卷一經一月一經一月一經
 行歷一卷臣檢一卷一經一月一經一月一經
 之文蓋天竺胡僧之妖說也近自古歷書皆無
 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
 交有逆行之數後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
 注歷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
 親降聖謨考歷象日月星辰唐堯欽若昊天

五代史記卷五八 司天考

德欽天為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
 奉天監行用垂謬甘侯罪戾世宗覽之親為製序
 司天監行用垂謬甘侯罪戾世宗覽之親為製序
 目錄周顯德三年初王用王朴欽天歷退並廢通鑑
 德用欽天歷三百四十年初王用王朴欽天歷退並
 五日用欽天歷三百四十年初王用王朴欽天歷退
 欽天歷三百四十年初王用王朴欽天歷退並廢通
 數乃詔朴撰定欽天歷三百四十年初王用王朴
 辰包萬象以法道之動當以數知之聖人受命必
 數包萬象以法道之動當以數知之聖人受命必
 正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較以立元測之聖人受
 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外而
 十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外而
 當斜則日行宜速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
 度二至前後極其度九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
 在黃道外遠極其度九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
 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前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斜若正交在秋分之前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直若正交在秋分之前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

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昂十一度畢十七度觜
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
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十四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
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
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
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氣積為朔積統
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
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歷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
上減去歲中為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
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朧

置加時入歷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
其日朧數為日躔朧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度命赤道虛八算
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十五

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為限初率八每
限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
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
率八股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
所入限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
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為黃道宿及分就其分
為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通法統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為分盈統法為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為午後分不足反減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十六

午中日躔入歷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為午中入盈歷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為午中入縮歷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為每日午中入歷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歷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為分十分為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為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歷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

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為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為辰數餘滿經法為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為晝分用減統法為夜分各滿經法為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為辰數經法除為刻數命辰數子正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十七

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為距中分盈統法為度加午中日躔為昏中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歷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為地用分相從為晷分分中為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晨分減統法為昏分置晨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
	九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六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 十 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 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歷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九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歷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歷也

月離朏朧

置入歷分以日躔朏朧定數朏減朧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朏朧為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朏朧定數朏減朧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加之元日

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期與後朔于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歷以日躔月離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定朔加時入歷以歷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期歷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朧朧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朧減朧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二十

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前所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股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未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為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為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三十一

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為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為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為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為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為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為九道宿次就其分為少太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

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卽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卽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卽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歷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置朔望月離入歷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朏朏定數朏減朏加之卽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數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卽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返減之爲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卽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卽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

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歷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二五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為入定食限即用減陽

道定限為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為日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疆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疆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八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為泛用分

五代史記卷第五 司天考

二五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

一十七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為辰經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

五代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三

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

為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為帶食之大分餘為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為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為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長史記卷第八 司天考

三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歷率二百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七 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五 一十一 一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 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 三十二

退遲	一十四	一	二十二	空	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	三十八	一	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	二十二	空	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	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六十二	一十一	一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	三十七	二	二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	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一	四十八	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一十六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	四十二	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二十

前留	八	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	五十八	空	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二	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二	四十四
退遲	一十	一	五十八	空	四十四
後留	八	六十九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	二十九	一十八	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三	四十八	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	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五十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	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	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	二十八	三	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 _{六十三}	空 _{二十五}
前留	三十七 _三	空 _{四十三}	空 _{一十四}
退遲	一十六	空 _{四十三}	空 _{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 _{三十五}	空 _{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 _{三十五}	空 _{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 _{四十三}	空 _{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 _三	空 _{六十三}	空 _{三十五}
順遲	一十九	空 _{六十三}	空 _{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 _{三十八}	三 _{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一七	一 _{一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三十一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 _{四十}	五十一 _{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_{五十七}	一百二十六 _{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_{三十七}	七十七 _三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_一	三十二 _{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 _{六十一}	一十一 _{二十四}
前留	六 _{六十九}	一 _{二十二}	空 _{三十一}
退遲	四	一 _{二十二}	空 _{三十一}
退疾	六	三 _{六十五}	一 _{二十二}
夕伏	七	四 _{四十一}	一 _{三十七}
晨見	七	四 _{四十一}	一 _{三十七}
退疾	六	三 _{六十五}	一 _{二十二}
退遲	四	一 _{二十二}	空 _{三十一}
後留	六 _{六十九}	一 _{二十二}	空 _{三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三十一			
順遲	二十四	一十六 _{六十一}	一十一 _{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_一	三十二 _{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 _{三十七}	七十七 _二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 _{五十七}	一百二十六 _{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_{四十}	五十一 _{二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	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歷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歷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四十三 一十一 十

前留 二 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 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 四十三 一十一 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三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 二十九 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歷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歷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歷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歷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歷以逐段變歷累加之得逐段入歷也

先後定數

置入歷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名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三

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歷也置歷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一語

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

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

少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欵術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一語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鶯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水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為鳩
春分二月中	元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初	蜩始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初	蟪蛄生 鳴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小暑六月初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初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初	鴻雁來 元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壞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初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初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大雪十一月節	閉塞成冬 鶡鴒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

外卦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

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沒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

為有沒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為日用加

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沒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為減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
統法為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減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歷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

三篇簡畧不完不足為法朴歷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

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為予求得其本經玉海慶歷五年

直學士歐陽脩上澤州進士劉義叟注釋司馬遷天官

書及著洪範災異論召試學士院六月癸亥命為大理

評事又義叟兼通大衍諸歷起漢元以來為歷義叟

以春秋時變異攷以洪範災應斥古人所遺合者著書

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未嘗後補之歷

不應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吳楚後補之歷

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歷江表雜誌已亥

契丹歷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纔昏月餘我使竊謂

已望時脩唐書問劉義叟云見用楚衍歷差一日宣明

歷十一月 嘗謂予曰前世造歷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

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為精密後世善

治歷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為一

家朴之歷法總日躔差為盈縮二歷分月離為遲疾二

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臍胸而朔望正矣校

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

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

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審矣

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

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算

五代史記卷第六 司天考 三

易而徑急是取續通典宋建隆二年五月乙丑天狗墜
陽王處誦等重加研覈欽天歷初成處誦私謂王朴曰
此歷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者以示朴朴深然之
海欽天於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秒說者謂前代諸歷
朔餘未有秒者若可用秒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
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
自為一家朔望正二曜
協交會密暑漏實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
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聖人不能易也
義叟之言蓋
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司天考

罕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
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
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
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
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國學紀聞歐陽子之論篤
議其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
失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司天考

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
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
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
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
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
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
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
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

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入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

五史記卷第五 司天考

其與亡治氣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自也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五代史梁太祖
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又梁開平二年三月
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
于暈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眾皆若俯
伏之狀經刻乃散通鑑目錄梁開平元年本志六月
丁酉熒惑犯積尸又梁開平二年本志四月辛丑熒
惑犯上將甲子犯左執法文獻通攷梁太祖開平二
年夏四月辛丑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熒惑犯上將五代史梁太祖開平

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為後唐莊宗大敗于栢鄉五代會要梁太祖月
食一闕不詳莊宗二月對西日食五代會要梁太祖
十二月庚午望月食文獻通攷目錄梁太祖開平四年本志
二月庚午望月食文獻通攷目錄梁太祖開平四年本志
犯帝座五代史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
祖甚惡之于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
奏雲初陰晦事同不食百寮奉表稱賀五代會要梁
太祖日食一闕莊宗二月對西日食五代會要梁
有聲如雷五代會要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夜
方有流星如數升器自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
惑犯左執法文獻通攷梁太祖開平五年正月丙戌
朔日有食之又梁太祖乾化元年五月客星犯帝座

五史記卷第五 司天考

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二年
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
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張甲戌彗出靈臺五代史
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於靈臺之西五代會要梁
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日心
帝王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五代會要梁乾化二
年四月甲戌夜彗見於靈臺之西五代會要梁乾化二
天志共四月甲戌夜彗見於靈臺之西五代會要梁乾化二
本志正二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通鑑目錄梁乾化二
四度犯心大星文獻通攷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
申彗出張甲戌彗出靈臺又乾化二年正月熒惑
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日心
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日心
年六月五日帝崩五代會要貞明四年十二月癸亥
鎮星犯文昌上將天志貞明四年十二月癸亥
通鑑目錄梁乾化二年本志正月丙申熒惑犯房

第二星貞明四年本志十二月癸亥鎮犯文昌上將
 文獻通考正明四年十二月鎮星犯文昌上將通鑑
 目錄梁龍德元年本志六月乙卯朔食五代史末帝
 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五代史末帝
 食一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五代史末帝
 月辛未朔食文獻通考少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
 日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眾
 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五代史
 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又唐同光二年十一月
 背氣凡十二又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又後
 代會要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又後
 唐同光二年八月甲申歲星熒惑合在翼州十四度
 鑑日錄唐同光二年八月甲申歲星熒惑合在翼州
 庚戌犯上相甲子犯左執法文獻通考後唐莊宗同
 光二年八月熒惑犯星九月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是年大水又八月甲申歲星熒惑合在翼州十四度
 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
 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
 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眾星流自二更盡
 三更而止辛卯眾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
 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
 一月甲寅地震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
 年四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
 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
 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己巳太白晝見又三年九月
 又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又三年九月
 丁未夜通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雞雉皆雊俗謂
 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
 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
 祥數日不見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
 測在室十度又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府徐宿
 地大震五代會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府徐宿

五代史紀事卷五 司天考 四

地大震又後唐莊宗日食一朔九年三月朔日食
 三年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下月食
 光三年六月庚寅夜一鼓西南有流星約七十餘
 尾迹西南流離雉皆雊俗呼曰天狗墮通鑑日錄唐
 北方有聲如雷雉皆雊俗呼曰天狗墮通鑑日錄唐
 同光三年本志四月癸亥朔食三月戊申望食九月
 辰望食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子犯左執法
 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丙辰太白晝見又三年
 考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食三月戊申望食
 歲大旱又同光三年三月癸亥朔食三月戊申望食
 又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子犯左執法
 六月丙寅歲星犯右執法又同光三年六月甲申眾
 星交流丙寅歲星犯右執法又同光三年六月甲申眾
 約七十餘皆有尾迹西南流其年七月皇太后崩辛卯
 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子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
 雊又同光三年六月甲子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
 己巳見又九月丙辰太白晝見天成元年三月
 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棊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
 未眾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
 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
 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
 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
 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
 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
 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氏乙巳月掩庶
 子五代史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犯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
 月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
 熒惑犯上相十二月癸卯熒惑犯氏又天成元年七月
 申太白晝見五代會要明宗日食五天城元年八月

五代史紀事卷五 司天考 五

賀又十二月乙卯月食又後唐明宗天威三年十月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宿五度至三夕不見又三年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七月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亥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癸亥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十一月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癸亥犯房又三年自正月至於六月宗人宗正搖不止又三年春正月王申金火合於奎九月庚辰星合於箕辛巳太白癸亥合於軫十二月壬寅金木相犯於斗五代史纂誤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於奎九月庚辰星合於箕辛巳金火合於軫十二月壬寅金木相犯於斗四年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於斗乾祐三年十月辛酉太白犯木今按司天考書星皆謂之歲鎮癸亥太白辰星然於其間又復如此類書之豈土木火金水與歲鎮癸亥太白辰星各異乎其別有意義或史之駁文乎

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癸丑月有食之既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

五代史四年六月癸丑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又四年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癸丑月食既在星一度十二月庚戌歲望食既二月辛酉癸丑月食既在虛一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癸丑月食既在斗

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癸丑月食既在斗又四年四月六月癸丑月食既十二月庚戌月食既又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月及火木合於斗三月長歲犯牛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癸丑月入哭星

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樽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癸亥犯氏十二月丙辰癸亥犯天

五代史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冥不見至夕大雨又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犯天樽十一月壬戌癸亥犯氏十二月丙辰癸亥犯天

日錄唐長興元年本志六月癸巳朔食乙卯太白犯天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司天考 八

通考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又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犯天樽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十一月癸亥犯氏十二月癸亥犯天

九月辛酉衆小星交流而隕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疑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向西而散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餘流注交橫六月庚午衆星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

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癸亥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

五代史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閏百官守司從之又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癸亥犯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又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見閏五月己巳歲星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歲星書見閏五月己巳歲星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疑天屈曲如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星百餘流注交橫又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

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邪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司天考 九

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 帝鄉理合思於天誠況聖明御宇於今六年歲稔時康... 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一月雄武軍士上言洛陽... 地震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 日未時至二十七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疏... 云云通鑑目錄唐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 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太白犯鍵閉文獻通考... 巳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閉文獻通考... 年十一月甲辰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食二分伏緣所... 食微少太陽光影相鏤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朝... 百官不守司從之二年正月太白犯羽林八月丁巳... 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癸丑犯羽林八月丁巳... 辰犯端門五月己巳歲星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十月... 癸亥見閏五月己巳歲星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十月

五代史記卷第九 司天考

壬辰太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 白晝見... 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史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 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又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 見又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 陰雲蔽天不辨星月又三年八月秦州地震大震通... 鑑目錄唐長興三年本志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 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文獻通... 考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 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六... 犯右執法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眾星... 交流六月乙亥朔眾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乙未雷五代史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 月癸卯太白晝見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八月己未夜... 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

五代史記注 卷五九

星巴太白犯右執法通鑑目錄唐長興四年五月癸卯太白... 見應順元年二月丁酉眾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 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 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眾星交流壬寅雨雹... 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五代... 順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 聲如雷又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閏帝... 遇害於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 遇害於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 於西北五代史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 執法西又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又清泰元... 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尾迹長... 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縮如二鐮相門而散又... 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五代會... 要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西

五代史記卷第九 司天考

南流尾迹長數丈色赤移時盤屈如龍形感縮如二鐮... 相門而散又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 執法通鑑目錄唐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 又五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尾迹... 長數丈色赤移時盤屈如龍形縮如二鐮相門而散... 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五代... 史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 經天壘哭星三年五月丙申夜熒惑歲星相犯於軒... 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三年五月丙申夜熒... 犯大星三年五月丙申夜熒惑歲星相犯於軒轅又... 泰三年九月己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 天壘哭星其年十一月帝遇難晉高祖登位天福元... 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五代史晉高祖登位天福元... 晉天福元年本志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 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

四三五

表史記卷五十九 司天考

夫在角九度 五代史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
 月丙辰熒惑犯進賢 五代史八年十月庚戌
 夜有彗見於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壬辰犯進賢 文獻通考八
 年四月丙辰熒惑犯進賢 又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
 迹長一尺在角九度 又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
 房 又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 開運元年二月辛
 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三月
 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
 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
 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
 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
 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
 史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又開運元
 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太
 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
 南斗十月壬戌熒惑犯天鑰十一月太白犯辰 五代
 會要少帝夜熒惑犯天鑰 元三年三月乙酉熒惑
 十月壬戌熒惑犯天鑰 元三年三月乙酉熒惑
 光緒年 熒惑犯天鑰 元三年三月乙酉熒惑
 白相偶 熒惑犯天鑰 元三年三月乙酉熒惑
 運元年 熒惑犯天鑰 元三年三月乙酉熒惑
 望食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
 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
 斗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
 九月乙酉月食昴 又出帝開運元年三月丙戌子月
 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鑰四月丁巳太白犯昴己巳熒惑
 犯五諸侯七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丙子月入南斗
 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丙子月入南斗

五代史記注 卷五九

表史記卷五十九 司天考

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
 又晉出帝開運元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 又九
 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月乙未大霧中四月庚戌大霧中有
 蒼白二虹未帝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
 偶占者云海淫所與契丹相守 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
 戰時帝在瀘州與契丹相守 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
 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
 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昴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
 午月犯心後星 五代史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戌月食 又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白犯南斗魁 十一月甲子朔太白犯昴星 通鑑目錄
 晉開運二年本志八月甲子朔太白犯昴星 通鑑目錄
 八月甲戌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
 午朔犯昴星 文獻通考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
 年七月月犯角 壬申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入
 月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南斗
 魁十一月太白犯昴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南斗
 後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五代史三年三月壬戌
 錄晉開運三年本志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通鑑目錄
 文獻通考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通鑑目錄
 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
 雨木水辛酉雨木水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水乙亥月
 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五代
 高祖天福十二年乙未月食 又漢天福十二年四月
 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又漢天福十二年四月
 丙子太白晝見 五代會要漢高祖月食一年十一月
 紀 又漢天福十二年六月鎮星太白熒惑歲星聚於
 張宿 又漢天福十二年六月鎮星太白熒惑歲星聚於
 志 又漢天福十二年六月鎮星太白熒惑歲星聚於
 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文獻通考四更四點在星四度

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

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樽九月辛酉熒惑犯

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五代史

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又二年七月熒惑

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樽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

戊熒惑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又周廣順

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五代會要周太祖日食一

朔食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犯天樽九月辛

酉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壬辰犯進賢文獻通考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又二年七月熒

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樽九月辛酉熒惑犯

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又周太祖廣順二年二

月太白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

上天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

申雨木水五代史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

洛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五代會要周

太祖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洛地震累十餘度鄴都宮署

內尤甚屋瓦皆墮通鑑目錄周廣順三年太志四月

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犯上將丙申犯右執法

文獻通考三年四月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犯右執法

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月犯房顯德元年

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為曉

鼓皆伐鼓以應之五代史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

五代史記卷五十九 司天考

六

三年正月戊申月食又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

夜有星孛于參角其芒指于東南又周顯德三年十

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句環又周顯德三年正月壬戌

食二彗孛于參宿其芒指于東南又正月癸亥五鼓

夜有星孛於參宿其芒指于東南又正月癸亥五鼓

後有星孛於參宿其芒指于東南又正月癸亥五鼓

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庚午白虹貫日又顯德三年

正月壬戌夜有星孛於參宿其芒指于東南又三年

正月癸亥五鼓後有大星出南斗東北流丈餘滅五

代史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通鑑目錄周顯德五年

本志五年辛巳朔食六月乙丑望食在斗牛五代史

顯德六年六月辛巳朔食六月乙丑望食在斗牛五代史

是熒惑勾己干房心間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至

是夜順行五代會要周顯德六年六月十八日熒惑

與心大星合度通鑑目錄周顯德六年六月十八日熒惑

大星合度通鑑目錄周顯德六年六月十八日熒惑

月壬辰熒惑犯心大星文獻通考世宗顯德六年六月

月熒惑與心大星合度文獻通考世宗顯德六年六月

勾己干房心間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文獻通考

合度是夜方順行又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

五代史記卷五十九 司天考

九

有一日相掩黑光磨蕩久之時太祖北征知星者苗五

訓指謂親更楚昭輔曰天命也是日周恭帝遜位

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

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

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縷紐負抱戴履背氣十

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

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

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

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

中錦繡萬花谷後集九國志吳楊涓涓落閩天雨豆之數

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

五代史記卷第五九 司天考

平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職方考

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五代國之廢置出於兵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輿地廣記梁有州七十八萊徐宿鄆曹濮宋毫單頓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鄆隨鄂唐復安申蒲孟懷晉絳陝統華商同耀邠寧慶衍鄭坊丹延夏銀綏宥靈鹽魏博具衛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澶相邢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
 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考文獻通
 唐未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
 滅梁復陷契丹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又平州唐
 未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取之復陷契丹契丹
 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平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迄晉
 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其增置之州一增置一襄州合一百二十
 三州以為唐輿地廣記唐有州一百二十三洛雍都汴
 單頴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鄧隨鄆唐復宿安申蒲孟懷
 晉絳陝魏華商同耀寧慶行鄆坊丹延夏銀綏宥靈鹽
 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乾魏博貝衛潼相邢洛磁鎮
 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順營平蔚朔雲
 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
 麟府并汾慈隰澤沁遼石晉十六州攻契丹立石敬瑭為晉
 丹通鑑地理通釋幽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
 十六州以與契丹幽州東漢廣陽郡兼立幽州治薊縣
 前燕都此隋立涿郡唐為幽州范陽郡為盧龍軍九域
 志范陽郡唐開元十六年析幽州置薊州隋徙元州於瀛
 漁陽郡唐開元十六年析幽州置薊州隋徙元州於瀛
 州唐景雲二年魏孝文置州治河間縣領縣五莫州文安
 郡唐景雲二年魏孝文置州治河間縣領縣五莫州文安
 之歸義置鄭州開元十三年鄭文安清苑唐與幽州
 縣本鄭縣領鄭州開元十三年鄭文安清苑唐與幽州
 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治范陽本涿縣領縣
 五檀州後魏立安州後周改元州隋立檀州安樂郡唐
 更名密雲郡在范陽郡城幽州唐天寶初置檀州通典順
 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城幽州唐天寶初置檀州通典順
 域志化外順州領密雲一縣唐志突厥州順州貞觀四
 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於幽州之北後唐同光四年永興
 以懷安州唐河北道新州唐志同光四年永興塞軍節
 門懷安州唐河北道新州唐志同光四年永興塞軍節
 度通鑑威塞軍防禦使李存矩在同光四年永興塞軍節
 州媯州郡北齊立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治懷戎本潘縣河
 幽州懷戎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更名治懷戎本潘縣河
 北道儒州與地廣記唐末置九域志領晉德一縣廣記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職方考

晉山縣朝野雜記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武州與地
 廣記唐末置唐志領文德一縣後唐長興元年改武州
 開雲州中縣本貞觀十四年置定襄縣開元十八年更
 北恒州貞觀十四年置定襄縣開元十八年更名為天
 元年日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會昌三年置大同軍
 練使治雲州乾符五年升大同軍節度會昌三年置大
 州源通典故屬大軍節度與地廣記唐末置節度使領
 混源二縣後唐明宗有金城縣人天成年置節度使領
 宗置唐志代州北有金城縣人天成年置節度使領
 記契丹與地廣記唐末置節度使領金城縣人天成年
 州魏門懷朔鎮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郡晉改晉
 後魏置懷朔鎮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郡晉改晉
 屬州後魏懷朔鎮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郡晉改
 年置州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地天寶日安邊郡至德
 日與唐郡領靈邱飛狐與唐三縣以上並河東道通
 鑑注儒州領靈邱飛狐與唐三縣以上並河東道通
 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
 與唐軍置寰州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
 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
 諸州奔之猶有關係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陞北之地不
 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
 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
 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承取
 其失險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增置一威州合
 也久矣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增置一威州合
 一百九州以為晉輿地廣記晉有州一百九州洛都雍
 宋毫單穎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金鄧隨鄆唐復安申
 蒲孟懷晉穎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金鄧隨鄆唐復安申
 銀後宥靈鹽岐隴華商同耀寧慶行鄆坊丹延夏
 相邢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忻代嵐石憲蔚
 并汾慈隰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
 澤潞沁通鑑地理通釋合一百六州以為漢與地廣記
 之州一增置一解州合一百六州以為漢與地廣記
 百六汴洛都雍兗沂密青滑齊棣登萊徐宿鄆曹濮宋
 毫單穎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金鄧隨鄆唐復安申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職方考

六十五萬五千六百有十五使陳洪進表獻所管漳泉二
 年四月己卯閏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表獻所管漳泉二
 州得縣十四戶八千七百二十七自劍以南及山南西
 道四十六州為蜀通鑑唐紀莊宗克蜀得節度十州六
 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
 度西川為蜀都郭崇韜時蜀兵三千步兵二萬四千
 宗天祥增置六千人營羅城內萬人分兵分步管內州
 孟知祥分置六千人營羅城內萬人分兵分步管內州
 三年知祥分置六千人營羅城內萬人分兵分步管內州
 兵垂十萬矣孟昶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三萬孟蜀之
 代已前蜀兵之數可考有玉海太祖取蜀凡得州四十
 十二萬四千二百戶自湖南北十州為楚乾德元年三
 月盡復湖南舊地比得州十四監一自浙東西十三州
 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自浙東西十三州
 為吳越七兵補遺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
 所管十三州一軍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自嶺南北四
 五萬六千八百一十兵一萬五千三十六南漢主降凡得
 十七州為南漢通鑑長編開寶四年南漢主降凡得
 三十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通鑑長編太平興國四
 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東都事
 五千二百二十戶三萬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東都事
 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合中國所有
 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
 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
 時有廢省唐會要都護府有六五代會要後唐長興
 除單于北庭等府久不置外今具內節度使中見有
 兩員外守安北大都護安東都護今請祇以四大都護為
 定額仍以安東大都護為首奉勅宜依其安又或陷于
 南大都護安西大都護安北大都護次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職方考 六

夷狄五代會要洮州後唐長興四年十一月升為保順
 節度密恭縣黨項部唐末陷於吐蕃號臨洮城順
 平寰宇記夏州五代陷蕃亦無鄉里自唐末蕃寇擾所
 五縣並廢或陷在邊界亦無鄉里自唐末蕃寇擾所
 將徵科原州三縣蕃平高百泉吐蕃微與地廣記自
 潮以瓜沙州一州來歸蕃大中後吐蕃微與地廣記自
 司而瓜沙州一州來歸蕃大中後吐蕃微與地廣記自
 時曰胡盧積為仲雲之族牙帳通考唐雲小月氏之遺種也
 五代時胡盧積為仲雲之族牙帳通考唐雲小月氏之遺種也
 右沒於吐蕃為大牙帳通考唐雲小月氏之遺種也
 於宋而河隴為西夏所據河隴通考唐雲小月氏之遺種也
 行逢死敘州刺史鍾存志奔武陽而楊正岩周時節度
 徽誠二州境後周時節度鍾存志奔武陽而楊正岩周時節度
 三州之境後周時節度鍾存志奔武陽而楊正岩周時節度
 奔武陽而楊正岩周時節度鍾存志奔武陽而楊正岩周時節度
 周攀洞縣崖入飛山洞製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飛山
 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為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
 環山有壕塹其遺址尚存輿地廣記巫州唐衰沒於
 溪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唐衰沒於
 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
 通考珍州唐開山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唐衰沒於溪洞珍州
 宗時置懷化軍於慎州瑞州領遠來一不可考究其詳
 縣慎州領遠來一不可考究其詳
 其可見者具之如譜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一三年閏八月
 地圖今復權罷長興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吏部
 郎王權奏伏見諸道州府每遇閏年准例送尚書省
 方或遷館遷會因多事增城鎮城池竊恐尚書省
 邑或遷館遷會因多事增城鎮城池竊恐尚書省
 錄方為正本未詳按目必有差殊伏請頒下諸州
 職方為正本未詳按目必有差殊伏請頒下諸州
 新舊移易者並須載之於圖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
 各得便於登涉者亦須載之於圖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
 管州縣先各進圖經一須備載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
 有裝寫工價並進圖經一須備載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
 載不得漏畧限至年終進納其畫圖候俗所尚皆須備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上 職方考 七

孟	黔	為	五	十	湖	道	焉	閩	東	越	與	好	路	平	越	江	南	唐	北
知	中	山	代	五	三	黔	黔	賤	遷	遐	失	記	浙	興	興	南	南	唐	道
祥	道	南	並	部	年	中	又	品	衣	阻	未	每	東	國	為	道	唐	末	安
復	唐	西	都	此	平	道	古	處	冠	僻	必	王	西	三	江	南	唐	海	東
據	末	道	于	為	蜀	兼	荆	力	避	在	輕	綱	路	年	南	南	泗	二	府
之	蜀	山	汴	都	始	分	州	役	難	一	重	解	江	吳	西	州	州	州	州
至	地	南	宋	幾	盡	入	唐	之	多	隅	故	紐	東	越	後	又	古	徐	州
宋	乾	東	因	河	得	淮	分	際	所	憑	不	宇	西	納	南	古	揚	行	密
乾	德	道	劍	南	古	南	置	吟	萃	止	暇	內	福	始	取	淮	州	唐	所
三	年	建	南	道	兼	荆	五	咏	不	藝	海	分	建	盡	開	東	西	置	其
年	平	所	道	兼	分	州	部	不	輟	蓋	亦	道	宋	為	寶	五	部	後	為
平	孟	據	古	梁	入	山	道	為	亦	術	斯	因	乾	南	唐	部	此	為	河
孟	蜀	後	梁	州	唐	南	道	宋	乾	德	元	江	南	西	荆	道	置	荆	道
始	盡	王	幾	隴	右	道	及	此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盡	得	梁	州	之	地	及	此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梁	州	之	地	及	此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州	之	地	及	此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之	地	及	此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置	荆	道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職方考 八

非	修	定	臺	箭	文	城	門	門	為	國	萬	殿	賓	門	西	月	仁	元	門
之	葺	河	秦	庫	院	西	為	門	崇	門	歲	殿	天	門	面	和	化	西	門
葺	一	南	南	殿	為	門	崇	禮	明	殿	殿	景	門	東	東	門	面	西	門
一	時	復	復	為	文	神	禮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門
時	車	城	州	宣	思	獸	門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車	駕	門	在	武	院	行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駕	省	遂	梁	宣	殿	從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省	方	掛	武	室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方	暫	梁	軍	稱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暫	居	室	至	之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居	梁	宮	年	宮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梁	苑	殿	有	宮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苑	臣	門	京	晉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臣	觀	牌	都	天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觀	衙	額	之	福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衙	城	當	時	二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城	內	時	掌	年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內	齋	識	事	五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齋	閣	者	者	月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閣	牌	咸	因	御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牌	額	竊	緣	史	殿	殿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職方考 九

宇公府民家穢氣薰蒸甚非獨潔請議條制俾令四方
則之內尚南州北州縱市井不可移改城池即宜見京
廢復見都城舊牆多已摧塌不可使浩穰神京旁通綠
野全義爲河南尹爲蔡賊所攻乃于南市一方之地築
張全義爲河南尹爲蔡賊所攻乃于南市一方之地築
壘自固後更于市南又築嘉善坊又同光三年九月都
際元未毀撤途所奏頌適事宜又同光三年九月都
書奏右補闕楊途所奏頌適事宜又同光三年九月都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河南尹張全義奏臣自僖宗朝叨
蒙委寄節制雒京臨洫之初須置城壘臣乃取南市朝
界分兼展一兩坊地修築兩城以立府衙署今區宇
一平理合毀廢其城濠如一時平治即計功不少百姓
進時難爲差使今欲且平女牆及甕門餘候農隙別取
元止者奉敕云云庚申新作與教門樓又明宗長興
橋來往又二年六月戊辰應京城六街及諸間坊先
許人修建屋室如聞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車駕今後蓋
造外須通車馬或有越衆牽蓋並須畫時毀拆并果園
池亭外餘種蒔菜園空閒田地如本自辦即限三月內

五代史記卷六十一 職方考

蓋造須畢如自不辦並許人收買敕旨伊維之都皇王
所宅乃夷夏歸心之地非農桑取利之田當亂離而會
是荒涼及開泰而競爲修葺從來間寂多已駢闐永安
天邑之居宜廣神州之制宜令御史臺兩街使河南府
專切依次第擊畫曉示衆多勿容侵越或有街使河南
臨時詳度奏聞其月河南府衆多勿容侵越或有街使
園許人收買切慮本主占佃年多以驚蔬爲業固多貧
窶豈辦蓋造恐資有力轉傷貧民救旨都邑之問般繁
是貴欲歸九重之轉盛在百堵以齊興作事斷自于不
出令必歸于畫一此據巡司申奏爲亂射土田遂設規
程令還價直以邦本興隆之計務使駢闐貴使華夏共
壯麗朝廷以邦本興隆之計務使駢闐貴使華夏共
是例之恐傷貧下備詳職掌曹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別
及連宅置得菜園令園子主把或典賃與人者並准前
敕價例出賣不得輒有違越如實是貧窮不濟人戶置
得園例年多手自灌園有違越如實是貧窮不濟人戶置
第特添價直仍買者不得廣置地位各量事力須與修
營並要酌中庶無踰越又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丙寅
樓畢名乾通之門又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丙寅改

雍 有永 都 有昌 有 有永
漢乾祐中置陵縣周顯德中廢陽城縣
花峭粉以上並入貢 文獻通考河南府
土產桑白皮桔梗元參丹參旋覆花大戟白蠟半夏
里西至許州西至鄭州東至鄭州西至鄭州
里東至許州西至鄭州東至鄭州西至鄭州
一百八十里西至鄭州東至鄭州西至鄭州
至長安八百里西至鄭州東至鄭州西至鄭州
徵丁夫數千而加板築焉 太平寰宇記德令其部
萬以數表城隍類缺有日矣因面諭行德令其部
希丁夫數千而加板築焉 太平寰宇記德令其部
雍 有永 都 有昌 有 有永
五代會要京兆府梁開平元年四月改長安縣爲大安
縣萬安縣爲大年縣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復大安縣
京爲晉昌軍留守爲節度觀察使仍依舊爲京兆府在

五代史記卷六十一 職方考

七府之上周廣順元年六月降京兆府同五府長安萬
年縣爲次赤縣 又京兆府醴泉縣舊爲次赤縣 又
月四年五月廢醴泉縣舊爲次赤縣 又京兆府醴泉
思同進擬開駱谷路圖上指山險謂侍臣曰如此之險
何以開道左右奏曰據輿圖上指山險謂侍臣曰如此
散修開斜谷路迂迴校五百里如從駱谷自雍京直抵
興元糧成稍便然此路險阻尤甚以此場力開通將來
霖雨亦煩修葺上僉勉從其奏竟無成而止 冊府
元龜同光二年二月壬午西都奏重修華清宮溫湯
宇龜同光二年二月壬午西都奏重修華清宮溫湯
里東至華州一千二百七十里東南至西州八百五十
取庫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東南至西州八百五十
里正西至北至鳳翔府三百一十里西至西州六百十
里北至坊州三百五十五里正東至西州六百四十
里土產縹紗地骨皮檉柳棗酸棗仁已上貢萬年
梁開平元年改爲大年縣後唐同光三年復舊名武安
縣後唐同光中割屬鳳翔長興元年却復京兆好時縣

三里東南至潁州三百里西南至蔡州二百一十里西

北至開封府三百一十里東北至宋州二百二十五里

蔡州有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蔡州漢初升為防禦州州境東西二百九

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北至東京四百七十里西北至

西京六百二十里西至申州二百六十八里西至唐州二

潁州四百里南至海州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光州淮水中流

七十里北至海州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光州淮水中流

為界二百六里西南至唐州桐柏縣一百八十里西北

至汝州襄城縣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陳州二百六十四

里又土產舊貢龜甲雙距綾四窠雲花鴻鷺綾 文

獻通考蔡州漢為防禦

許州有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五十五里南北二百五里

東北至東京二百一十五里西北至西京三百三十里

西至長安一千二百六十里東至陳州二百八十里正

南微東至蔡州三百二十里北至鄭州一百八十里西

南至汝州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陳州三百里西北至河

南府三百三十里 輿地廣記許昌後唐避諱改曰許

田繁昌後唐避諱改為繁城 文獻通考許

州梁以扶溝鄆陵二縣屬開封許田後唐縣

汝州有 有 有 有 有

祖嵩陵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八十五里南北一百

九十五里東至東京一百四十里西至西京二百八十

里西至長安一千一百四十里南至許州二百八十里

北至懷州獲嘉縣八十里即以黃河中流為界共九十

里東南至開封府尉氏縣一百三十里西南至河南府

密縣一百七十里西北至懷州一百五十五里東北至滑

州二百八十四里西至鳳州一百五十五里東北至滑

宗慶陵在邑界新鄭縣周太祖嵩陵在邑界自然山下

陽文獻通考梁為防禦州

滑州有 有 有 有 有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六月吏部奏其四輔州鄭汝州仍

舊為輔州同華州准敕既廢雍京不合為輔州鄭汝州仍

望州滑州曹州比類近京欲升為輔州從之 太平寰

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九里南北一百五十七里西南至東

京二百四十里西南至西京一百五十八里西南至長

安一千四百四十里東至濮州二百五十八里西南至衛

州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衛州一百六十五里西南至衛

州二百一十五里西南至鄭州二百八十五里西南至衛

州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鄭州二百八十五里西南至衛

州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鄭州二百八十五里西南至衛

州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鄭州二百八十五里西南至衛

州一百一十五里西南至鄭州二百八十五里西南至衛

十里官路三百里東南至蜀江水流為界七百四十里
西南至赤岸港為界三百五十七里西北至乞火山東
與郢州為界三百五十四里東北至安州三百四十里
壽州廣記復州景陵隋開皇初州自建興移治此仁
壽二年州仍治建興貞觀七年移治沔陽
五代時又徙治此 文獻通考晉為防禦

安 有宣 有安 有罷 有復 有罷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二百七十里東北
至東京一千一百里西至漢陽軍三百一十五里西至黃
州三百一十里南至信陽軍二百五十七里西至復州三
百二十里西北至隨州一百五十七里東北至光州四
百四十里應城縣開平元年為國諱改為應陽縣後
唐同光元年復舊名 輿地廣記安州應城天祐二年
改曰應陽後唐復故孝昌後唐改為孝感 文
獻通考安州周以郢州漢川來屬孝感後唐縣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五代史記卷第... 職方考 三六

太平寰宇記皇朝開寶九年以戶少降為信陽軍軍境
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一百三十五里東北至東京七
百五十里西至光州二百二十里南至安州二百五十
里北至蔡州二百四十里西至光州三百五十里西南
至隨州二百四十里西北至唐州三百五十里土產
葛舊

蒲 有護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五十里東北一百七十里
東至東京九百三十三里西至西京五百八十五里西
南至長安三百八十二里西至同州八十一里北至
絳州一百七十里東至絳州一百七十里西至同州八
十一里東至絳州一百七十里西至同州八十一里
華州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陝州二百四十五里西北
至同州韓城縣一百四十七里東南至陝州二百四
十五里西至同州韓城縣一百四十七里

孟 有河陽 有 有 有 有

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七月敕改武牢關為軍仍置虎牢
軍使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九十四里南北五
十里東南至東京三百五十五里西至西京七十里西
南至長安九百一十里東至滑州四百四十里西至
州五百六十里南至汝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懷州七十
里東至鄭州二百里南至汝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懷州
澤州二百里土
產黃魚鮮古貢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一十七里南北一百一
五里東南至東京三百三十九里西南至西京一百一
里西至長安八百七十九里東至滑州四百四十里
南渡河至鄭州一百九十里西至河南府濟源縣七十
三里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鄭州一百五十六
里西南至河南府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河南府界一百
七十里東至河南府界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河南府界
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遣中使脩懷州城池

晉 有初晉 有建 有 有 有

五代史記卷第... 職方考 三七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二十四里南北三百五十
里東南至東京九百里東南至西京六百二十四里西
南至長安七百三十三里東至潞州三百九十里南
州一百四十里西至西京至西京六百二十四里西
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澤州四百六十里西南至慈州二
一十里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東北至沁州二百九
十里土產
蠟燭貢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六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
里東南至東京一千九百五十五里南取垣縣王屋路四
百八十四里西至西京至長安五百九十里東至澤州四
百五十里南至陝州二百二十里西至同州四百一十
北至慈州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河南府五百里西南至
蒲州三百七十里西北至慈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晉
州一百四十里

陝 有鎮 有保 有 有 有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七月敕建國稱都內仍以其月改關	山陝州復置河潼軍命魏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改關	隸關州軍仍置虎牢關軍使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	東至西京三百五十五里西至長安四百六十九里東至	河南府永寧縣一百一十里西至華州華陰縣界二	二百二十五里南至魏州玉城縣一百四十里北至絳州	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魏州九十六里東至華州華陰縣	北至絳州仁貢瓜瓞根貢	產栢子仁貢瓜瓞根貢	號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南一百六十里西北一百四十里	東至東京七百六十里南至鄭州七百里西至華州二	至長安四百三十里南至鄭州七百里西至華州二	三十五里北至絳州三百四十里東至華州一百三十	里東南至汝州五百一十里西南至華州三百七十里	西北至潼關一百三十里自潼關至華州一百二十里	又至河中府一百八十里	三里土產方紋綾貢	華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四十三里南北一百三十	五里東至東京約九百八十里東至西京約六百一十	里西至長安一百一十五里東至陝州二百六十里南	商州二百八十里北至同州六十里東至華州一百	六十里西南至金州一千八百里東至華州一百	五里西北至耀州一千八百里東至華州一百	董侯里石踏墟出將相鄉獼猴谷此二物原貢今停唐	時貢五粒松一名乳毛松十二月採出蒲谷今不貢	商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五十里	東至東京一千二百里東至華州七百里西至均州七	至長安二百六十里東至華州七百里西至均州七	里西至金州七百里西至華州七百里	利縣六百八十里東北至魏州全上	二百七十里東北至魏州全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六上 職方考 三

五代會要雲陽縣屬富平縣並是次赤縣又長春宮梁開	教富平縣屬富平縣並是次赤縣又長春宮梁開	屬元降縣宜依舊為次赤縣又長春宮梁開	唐同光元年五月書門下奏請廢同州長春宮使領晉天	月太平寰宇記州長春宮使領晉天	西至長安二百八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北至	州七長安二百八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北至	二百七十里西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北至	二百七十里西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北至	門縣一百六十六里西至華州一百八十里北至	割隸河府後唐初復舊天城元復舊澄城縣屬同州	府隸河府後唐初復舊天城元復舊澄城縣屬同州	元後唐初復舊天城元復舊澄城縣屬同州	以年復舊天城元復舊澄城縣屬同州	還隸京兆府及廢裕州以美原屬郃陽澄城韓城	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九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	正東偏南至東京一千二百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里正南至長安一百六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至汾州三縣界一百六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里北至坊州一百六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至永興軍涇陽縣界八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八十三里西至邠州一百七十里東至華州一百八	復為華原縣後唐初置耀州縣屬焉富平縣	州雲陽縣屬耀州縣屬焉富平縣	州雲陽縣屬耀州縣屬焉富平縣	原隸屬京兆郡唐初置耀州縣屬焉富平縣	因之屬京兆郡唐初置耀州縣屬焉富平縣	褒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黎園漢武築之大一頃樹	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鎮因名之	唐李克用以并師討邠岐駐軍梨園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六上 職方考 三

百三十里南至魏州二百一十二里西至邢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冀州一百三十三里東南至博州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冀州一百九十里正東微北至德州二百六十五里西至冀州九十里元豐九域志晉永清軍節度周隆防禦文獻通考貝州後唐以臨清屬興唐府晉為永清軍節度周為防禦	衛 有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三十六里南北一百四十四里東南至東京一百三十五里西至冀州三百九十里北至長安缺東至缺西至懷州三百五十五里南至滑州一百三十二里西至北渡河至鄭州二百三十里	澶 有唐 有 有 有 有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六月置梁橋於德勝渡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六十里東南	至東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西京六百七十里南至長安一千五百里東至滑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曹州一百八十里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東至滑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曹州一百八十里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東至滑州一百一十里西至曹州一百八十里	晉天福三年隨州移于今理所產角弓貢胡粉貢頰邱縣	州漢陽縣晉天福四年詔移于澶州之南郭為理所	輿地廣記濮陽縣晉天福中移縣於澶州南郭下為治	所臨河五代來屬衛南五代時移縣於澶州南郭下為治	治頓邱縣自築德勝南五代時移縣於澶州南郭下為治	及頓邱縣自築德勝南五代時移縣於澶州南郭下為治	考澶州晉以廣晉府之臨河濮州之濮陽來屬澶州其	寰宇記德清軍潛德院後唐明宗潛龍宅在舊澶州其	僧院隨軍移至此軍境東至西缺南至舊澶州其	十五里東至金隄四里西至沙河十里東至水北鎮五十里	十五里東至金隄四里西至沙河十里東至水北鎮五十里	西北至庫固	十五里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六

相 有昭唐 有 有彰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一十五里南北九十里東南至東京三百五十五里西南至西京五百八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四百四十里西至潞州三百五十五里北至衛州一百一十二里東至魏州一百八十里南至衛州一百一十二里西至潞州三百五十五里東至魏州一百八十里北至衛州一百一十二里	邢 有保唐 有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八十二里南北一百三十六里正南微東至東京西路六百八十二里東路六百五十五里西南至西京八百四十里西至長安一千七百五里東至貝州二百三十里南至滑州臨洛縣六十六里西至山至遼州二百二十六里北至趙州一百七十九里西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五百里東北至冀州二百六十里	洛 有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九十七里南北一百一十二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至西京七百六十一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至西京七百六十一里	界九十五里西至磁州武安縣界七十五里南至相州	天雄軍一百二十里西至磁州武安縣界七十五里南至相州	貝州一百三十里直北	微西至邢州九十里	磁 有改日唐 有復日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一十五里南至東京四百里西南至西京七百七十里西南至長安	一千五百里東至魏府一百八十里西至潞州三百八	十里南至相州六十里北至相州一百一十里東至	相州鄴縣七十五里西南至相州鄴縣界七十五里東	北至洛州一百一十里西北至遼州四百三十三里	鎮 有武唐 有成 有順 有成 有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七

五里東至霸州二百一十七里南至幽州潞縣界五十里北至長城四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幽州一百九十里西至薊州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長安障塞軍一百一十里北至土產安東府人參貢文獻通考檀州後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九十里西南至長安二千七百五十里東至平州三百里東至會海口一百八十二里西至幽州二百十里北至廢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平州石城縣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幽州雍奴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檀州二百一十七里東北至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成二百里戊據開皇長城置文獻通考後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兩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同文獻通考順州石晉初沒于契丹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西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州境缺東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四千里西至長安五千里東至遼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西至平州七十里北至秦長城二百七十里契丹界濕水四百里東南至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一百七十里西南至平州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至契丹界九十里自界至契丹牙帳四百里

平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南北缺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五里西南至長安三千五百五里東北至滄州三百里自關東北至營州五百里南至海二百里西至薊州三百里北至營州五百里西南至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石城縣一百四十里西北至盧龍塞二百八十里東至營州七百里通鑑注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

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樂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樂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州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缺南北缺南至東京缺南至西京一千六百三十里南至長安二千九百九十里南至三百二十里南至鎮州取秦嶺路四百九十里南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東南至定州取轆轤路四百九十里西至代州四百里西南至朔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媯州界孔嶺關一百里從關至媯州又一百五十里與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為隆化縣後唐同光初復舊晉初改靈仙縣漢初復舊文獻通考蔚州石晉時陷契丹

朔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八十里南北九十七里南至東京缺南至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七百二十里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南至代州界一百四十六里西至嵐州三百七十四里北至單于大都護府三百五十七里東南至代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單于府一百二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土產豹尾貢文獻通考後唐為振武軍石晉初沒于契丹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五

五代會要雲州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復為大同軍節度以應州隸之太平寰宇記雲州後唐同光二年復為大同軍節度州境東西一百七十七里南北四百九十里東至東京缺南至西京一千五百九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九百六十里東至天城軍六十里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納與幽州分界東至清塞城一百二里東至桑乾都督帳一百五十五里東至武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南至代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都來谷五十里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蕃界北至土河四百里東南至勝州四百里西南至神雄鎮柵九十里西南至太原七百里西北至蕃柵一百六十里正西微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東北至陽河曲三百四

雲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五代會要雲州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復為大同軍節度以應州隸之太平寰宇記雲州後唐同光二年復為大同軍節度州境東西一百七十七里南北四百九十里東至東京缺南至西京一千五百九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九百六十里東至天城軍六十里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納與幽州分界東至清塞城一百二里東至桑乾都督帳一百五十五里東至武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南至代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都來谷五十里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北至長城三百里即蕃界北至土河四百里東南至勝州四百里西南至神雄鎮柵九十里西南至太原七百里西北至蕃柵一百六十里正西微北至單于都護府三百里東北至陽河曲三百四

十里即蕃界土產犛牛尾貢 文獻通考雲州石晉時沒契丹契丹號為西京	應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五代會要應州金城縣鴈門縣混源縣清縣後唐天成四年九月勅升應州為望州金城縣鴈門縣為望縣混源為上縣寰清為次縣以明宗潛龍鄉里故也 文獻通考應州石晉時沒于契丹	新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元豐九域志新州威塞軍節度領永興一縣 輿地廣記新州唐末置 文獻通考新州唐末置石晉時沒于契丹改為奉聖州其地在雲中府之東	媯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缺南北缺南至東京缺西南至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西南至長安二千七百四十五里東至澶州二百五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西至蔚州二百九十里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又云至廣遼城舊名白雲城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幽州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長安城為界九十八里 文獻通考媯州石晉沒于契丹契丹改為可汗州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輿地廣記儒州唐末置領縣一縉山縣 文獻通考儒州唐末置石晉時沒於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輿地廣記毅州本武州唐末置後唐長興元年改曰毅州領縣一文德縣 文獻通考武州唐末置屬河東道後唐改為毅州石晉時沒於契丹契丹改為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寰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輿地廣記寰州唐末置 文獻通考寰州唐末置領縣一寰清縣	忻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東漢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六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八十六里東南至東京約一千五百里東至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南至長安一千四百四十里東至代州界一百九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西至嵐州二百四十里西北至代州二百里五里東南至太原府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嵐州界一百一十里東至代州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嵐州界一百一十里土產麝香貢豹尾貢	代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五代會要代州周顯德元年升為靜塞軍節度以初歸降故也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二十里南北三百三十八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七百七十里東至西京一千三百三十八里西南至太原府五百里西至嵐州一百六十里北至朔州界一百四十六里東南至朔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朔州界一百四十六里西至嵐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朔州界一百四十六里東至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西至太原府五百里西至嵐州一百六十里北至朔州界一百四十六里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二十里南北二百七十八里東南至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東南至東京一千一百四十四里西南至麟州三百里北至朔州三百里西至勝州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麟州三百里北至朔州三百里西至勝州界一百八十里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輿地廣記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文獻通考嵐州唐末置領縣一嵐州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七

地劉崇置雄勇鎮宋太平興國七年建為軍徙治鎮西三十里通鑑注尚嵐軍後唐復置又隆州蓋晉漢問所置其地在尚嵐嵐谷之間

石唐有有有東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九十里南北三百里東南至東京一千三百五十里東南至西京一千九百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二百五十里東至汾州一百六十里正南微東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南渡河至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嵐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隰州二百九十里西南至隰州石樓縣一百五十里西北至嵐州二百三十里五里東北至太原府三百九十五里

憲唐有有有東漢

太平寰宇記憲州龍紀元年太原李克用為晉王時奏置憲州于樓煩監州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至并州陽曲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石州方山縣界六十里南至交城縣界一百里北至嵐州靜樂縣界二十里輿地廣記龍紀元年節度使李克用表置憲州及樓煩縣樓煩縣唐龍紀元年於樓煩監西一里置為憲州治

麟唐有有有東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缺南北缺東南至東京一千九百一十里東南至西京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四百六十里東至嵐州界黃河一百二十里河上有合水關東至嵐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銀州三百里東北至勝州四百里

府唐有有有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缺南北缺東南至東京二千一百二十里東南至西京一千七百二十里東過河至火山軍四十里南過河至西京一千七百二十里東過河至火山軍四十里北至二十六府勒浪尾馬直蕩毀娘等蕃族四百八十里東南過河至火山軍界結棹塞四十里西南至麟州杓枝谷三十里西北至沒兒雀悉命女文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六

越都等蕃族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唐龍鎮一百五十里通鑑注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

井唐有有有東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缺南北缺東至東京一千二百里西至西京八百九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六百里東至趙州五百八十九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西至石州三百九十五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遼州三百八十三里西南至汾州二百八十里西至太原府五百里西北至取乾燭燭谷路至嵐州二百二十里東至太原府五百里西北至取乾燭燭谷路鞍貢葡萄貢元豐九域志太原府周初劉崇竊據輿地廣記自劉氏竊據以前府治太原晉陽二縣文獻通考周太祖即位劉旻據河東稱帝都其地

汾唐有有有東漢

五代會要汾州周顯德元年五月升為寧化軍節度以初歸順故也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六十四里南北二百八十五里南至東京九百里東南至西京九百三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九百里東南至潞州四百四十里南至晉州三百九十里西北至石州一百六十里北至交城縣界七十四里東南至管下孝義縣四十里西南至隰州二百七十里西北至嵐州界

慈唐有有有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五十一里南北二百一十二里東至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一里東南至西京七百二十五里西南至長安六百八十五里東南至晉州二百四十五里南至絳州二百七十三里西至黃河六十五里正西微北至丹州一百七十里北至隰州二百里東南至絳州太平縣一百九十里西南至同州韓城縣界一百七十五里西至延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汾州五百里土產蠟燭貢吉鄉縣唐為吉昌縣後唐改吉鄉以避國諱鄉寧縣舊昌寧縣後唐改鄉寧輿地廣記慈州後唐改吉昌為吉鄉昌寧後唐改曰寧鄉文獻通考慈州昌寧後魏鄉寧縣後唐改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九

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九十四里南北二百九十八里東至東京一千一百四十里南至西京七百五十

里西南至長安九百九十里東至汾州靈石界一百六十

十里西南至延水縣界一百三十四里南至交城縣界

州在晉州臨汾縣界一百八十五里西南至慈州文

城縣界一百三十里東至石州平夷縣界一百七十里

里西北至綏州延福縣界黃河一百八十五里土產蜜

蠟胡女布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三十里南北一百五十

里東南至東京四百六十二里西南至西京二百二十五

里西南至長安一千九百九十里東至絳州四百一十

至懷州一百四十里西至絳州四百五十里北至潞州

一百九十里東南至懷州武德縣二百六十五里西南

至孟州濟源縣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晉州四百一十六

里東北至相州六百

里土產白石英貢

潞 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九十三里南北三百三十

六里東南至東京七百二十里南至西京四百七十里

西南至長安一千三百三十里東取亢陘嶺路至相州

二百六十里南至澤州一百九十里西至晉州三百九

十里北至遼州二百八十三里東南至相州林慮縣界

一百四十六里西南至晉州沁源縣界一百九十六里

西北至沁州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太原府四百

五代史記卷第廿中 職方考

三

沁 唐 有 有 有 有

遼 唐 有 有 有 有

太平寰宇記遼州唐儀州梁開平三年以兖州管內有

沂州改儀州復為遼州州境東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一

百九十五里東南至東京七百七十里西南至西京七百

十里西南至長安一千六百四十里東至慈州三百四

里西至并州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潞州三百三十一

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東至潞州黎城縣一

百九十五里東至邠州三百四十二里

揚 吳 南唐 南唐 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二十五里南北一百六十

七里西北至東京一千四百二十里西北至西京一千

九百四十里西至長安二千七百七十里東至海五百

里至泰州九十五里南至大江三百里東至海州七

十里西至泰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楚州三百里東南

北至泗州二百八十里東至泰縣界一百八十里西

又揚州白沙鎮地偽吳順義二年改為迎鑾鎮是揚子

江入京口之岸又永貞縣李昇偽命日改為永貞縣

楊太祖墳在邑界側楊行密據江准稱爲吳都元豐

九域志揚州下古跡法華院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於

此後建爲院又真州下古跡迎鑾鎮卽今州地偽唐

所取南唐以永正縣地置迎鑾鎮五國故事徐氏將

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揚州爲東都聲言

將遷揚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入蜀記真州本唐

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揚州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觀

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

於此迎謁非也方輿勝覽五代並屬揚州爲東都

鑾鎮又回軍渡在六合縣縣祖皇帝以舟師伐李璟

於瓜步振旅凱旋因名云通鑑注唐以揚州爲東都

五代史記卷第廿中 職方考

三

楚 吳 南唐 南唐 有

五代會要楚州後唐天成三年十月升爲中正軍節度

太平寰宇記楚州後唐天成三年十月升爲順化軍節度

德五年平淮南降爲防禦州州境東西四百七十六里

南北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東京二千二百五十五里西

之白沙鎮南唐改迎鑾鎮永正唐揚子縣偽唐改

置節度廣陵唐改迎鑾鎮永正唐揚子縣偽唐改

<p>里南至江州水陸相兼共五百七十里西至蘄州一百里北至廬州四百里東至光州三百里南至舒州三百里又沿流東北一百里至壽州界四百一十一里西至廬州三百八十里西北至壽州界四百一十一里</p>	<p>得之亦以因中國故孫權克皖而曹操不寧世宗平淮而李氏窮蹙</p>	<p>斷</p>	<p>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五百里東至西京取蔡州路一千八百二十四里西至長安取洛陽南潼關路二千五百六里又取藍田關路二千一百六十一里水陸取新水下揚州東北沂流至洛京一百六十里界穴狼山過屈曲五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舒州三百里南至鄂州永興縣界二百四十五里西至黃州三百三十里北至壽州霍山縣四百五十里東南至鄂州貢</p>	<p>廬</p>	<p>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八十三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西北至長安二千二百五里東至西京一千五百里南至舒州四百里西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北至濠州三千三百里東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南對岸即舊南陵縣地今為繁昌縣相對西南至舒州四百七十六里西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東至濠州全椒縣一百四十五里土產交梭絲布貢</p>	<p>壽</p>	<p>冊府元龜楊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內丁夫廣壽州新城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五百六十五里西北至東京八百五十里西北至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西北取陳穎路至長安</p>
<p>吳</p>	<p>吳</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中 職方考

<p>二千八十里東至濠州二百二十里南踰大山至舒州八百里南至廬州二百六十里西至光州四百三十里東南至廬州三百里東至光州三百里北至壽州四百三十里西至舒州三百里</p>	<p>北至宿州三十里東至光州三百里南至舒州三百里</p>	<p>貢</p>	<p>元二初復舊晉天福中改為舊名也梁改為壽州開同光初復舊晉天福中改為舊名也梁改為壽州開寶四年改為壽州</p>	<p>雲山連珠砦按之遂下壽州通鑑地理通釋劉氏季裴謝元以古守淮莫難於謝元又莫難於楊行密泚水之役謝元以萬人當朱全忠入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入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p>	<p>楊行密以淮守淮晉人以淮守淮也孫仲謀以江守江</p>	<p>泗水可以灌廬南唐何敬洙嘗復諸塘不克通鑑注</p>	<p>周時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案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詳孰是</p>	<p>海</p>	<p>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九十八里南北二百九十八里西北至東京一千四百六十里西至西京一千八百八十五里西至長安二千二百五里東至西京一千五百里西至泗州五百四十里南至揚州七百八十里西至泗州五百四十里南至揚州七百八十里</p>	<p>廬</p>	<p>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八十三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西北至長安二千二百五里東至西京一千五百里南至舒州四百里西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北至濠州三千三百里東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南對岸即舊南陵縣地今為繁昌縣相對西南至舒州四百七十六里西至壽州界二百一十五里東至濠州全椒縣一百四十五里土產交梭絲布貢</p>	<p>壽</p>	<p>冊府元龜楊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內丁夫廣壽州新城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五百六十五里西北至東京八百五十里西北至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西北取陳穎路至長安</p>
<p>吳</p>	<p>吳</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南唐</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p>有</p>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中 職方考

十里西至常州晉陵縣界七十
里北至江陵二里至江陰縣界
七十元豐九域志偽唐以常州
江陰縣置軍鎮方輿勝覽江陰
軍鎮廣記常州江陰南唐置江
陰軍鎮方輿勝覽江陰縣界四十
里西至常州晉陵縣界七十
里北至江陵二里至江陰縣界
七十元豐九域志偽唐以常州
江陰縣置軍鎮方輿勝覽江陰
軍鎮廣記常州江陰南唐置江
陰軍鎮方輿勝覽江陰縣界四十

宣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六十里南北五百二十里
西北至東京二千里西至西京二千里南至西京五百里西
北至長安取潞州路三千一百一十里東至廬州六百八十八
里南至欽州三百八十三里西至廬州六百八十八里南
至西至池州四百五十五里東至廬州六百八十八里西
至西至池州四百五十五里東至廬州六百八十八里西
至西至池州四百五十五里東至廬州六百八十八里西
至西至池州四百五十五里東至廬州六百八十八里西

唐保大八年改為廣德制置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建為
軍管廣德一縣軍境東西一百五里南北一百六十里
新置軍未有至二京里數東至湖州長興縣一百四十
里西至宣州宣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溧陽縣一百五
里東至宣州宣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溧陽縣一百五
里東至宣州宣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溧陽縣一百五
里東至宣州宣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溧陽縣一百五
里東至宣州宣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溧陽縣一百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 職方考

鎮縣廢地屬當塗其城當塗二邑之要自唐武德已來為
破隸宣州繁昌縣唐宣州南唐置繁昌縣
輿地廣記當塗唐屬宣州南唐置繁昌縣
代時析當塗縣置蕪湖縣屬宣州五代立新和州又為雄
復置屬宣州方輿勝覽宣州五代立新和州又為雄

遠軍采石山曹彬大敗江南軍二萬於采石磯揭山在
當塗西南揚州行密攻趙鏗戰於此又太平州本宣州南
唐分入江寧而此州領縣六又太平州本宣州南唐縣
繁昌南唐縣有九江

歙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一十九里南北二百八十
二里西北至東京二千里西至西京一千九百九十里
安陸州大路四千八百五里取潤州路三千四百五十
里東至杭州四百七十九里南至睦州遂安縣二百四
十六里東至池州四百九十里北至宣州涇縣二百
九十三里東至睦州三百七十里西至宣州涇縣二百
九十五里西至宣州涇縣二百七十里北至宣州涇縣二百
九十五里西至宣州涇縣二百七十里北至宣州涇縣二百
九十五里西至宣州涇縣二百七十里北至宣州涇縣二百
九十五里西至宣州涇縣二百七十里北至宣州涇縣二百

蓋其始因方外得名而祥符經云唐光化中有聶道士
隱居於此刺史陶雅深所推重嘗訪以為政之要故名
問政山恐於義未盡漢洞院在仁愛鄉富資里大中三
年建此地初入險隘其中夷曠傍連箕山山上昔
人屯聚遺跡壞垣廢瓦可數百家其東披山亦相傳
黃巢亂時民相與保於此其稱為漢洞者當是漢末已
嘗保聚如鳥聊林歷山之類源唐中和二年弦高鎮
將汪武率百姓於要灘立營決遣鎮事天復元年就立
源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發
源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發
源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發
源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發
源源都鎮天祐三年武死以朱環為新縣制置巡轄發

五代史記卷第十 職方考

鄂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九百二十九里南北三百八十
八里北至東京一千四百一十里北至西京一千五百
三十里西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八十五里東至岳州七百七十里西至潯陽渡二里北至黃州六百

至新州五百里嘉魚縣舊鎮偽唐昇為嘉魚縣崇
陽縣偽吳順義七年改為崇陽偽唐昇為嘉魚縣崇
崇陽其地唐末已屬淮南楊行密割據改為崇陽縣
於郡國志尚存其空名改為臨夏縣後唐同光初復
晉天福初改德江縣永安縣偽吳乾貞三年改為永
場偽唐保大十二年復升為縣與地廣記唐年朱梁
改為臨夏後唐復故名石晉天福初改為臨江五代
置永安縣屬鄂州蒲圻五代時置嘉魚縣屬鄂州通
縣五代時置屬鄂州蒲圻五代時置嘉魚縣屬鄂州
出武昌退谷中朱梁時朱友恭鑿山開道射以強弩
拔武昌即此文獻通考鄂州唐末屬湖南馬氏後
入南唐置嘉魚永安通山三縣又大治南唐縣

昇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太平寰宇記昇州天祐十四年偽吳遣部將徐溫城之
為金陵府偽唐改為江寧府因之建都西北至東京一
千二百五十里北至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西北至長安二
千五百里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西至江北和州烏江縣五
十五里北至江北揚州六合縣九十九里東南至常州
安宜與兩縣為界三百五十里南至宣州三百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中 職方考

里西南至太平州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潤州一百九
五里西北至江州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潤州一百九
寧縣天祐十四年五月以上元縣為理所東自太平橋
北二鄉徙置江寧縣即上元縣為理所東自太平橋
北水淮水與上元分界今元縣為理所東自太平橋
輿地廣記昇州五代時南唐李氏竊據升為江寧府
上元南唐置江寧府五代時南唐李氏竊據升為江寧府
郭下銅官五代時置銅官縣屬江寧府又置江寧府
屬昇州方輿勝覽昇州偽吳改為江寧府又置江寧府
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又樂官山南唐初下時諸將
置酒樂人勳殺之聚瘞此山故名景定建康志隋
唐之問揚州嘗治建康而徙江都者亦暫爾至于五代
偽吳楊行密雖以江都為揚州而金陵實為別都至
唐又自廣陵而遷治金陵矣又天祐二年偽吳楊行
密大城昇州建都大治金陵矣又天祐二年偽吳楊行
天福二年昇州建都大治金陵矣又天祐二年偽吳楊行
舊名復置隸金陵府圖經云古縣南十九鄉當塗北二鄉
南七十里實隸金陵府圖經云古縣南十九鄉當塗北二鄉
今天慶觀東即其地今石城故基乃楊行密稍遷近南

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連接赭山地極
峻險臨平湖山之巔頗坦夷惟隻路可通舊傳五季之
亂居民避難於上往往獲免後周山者常於其地獲銅
錠劍器之屬芝山在溧水縣東南七十里高三十九丈
周迴四十里上有李子洞燕洞相去三百步昔宣州田
頊舉兵邑人攜老幼於此避難可容數千人李洞有泉
沸湧燕洞有石燕遇雨則飛晴則還落為石中江景福
三年楊行密將石燕臺作五堰拖輕舸饋糧五堰遺跡在
今溧水縣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青溪吳大帝赤烏四
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整湖溝濶五丈深八尺以洩
秦淮及楊溥城金陵而南流經京出今青溪關口接于
合于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青溪遺迹固在但
城內者悉皆埋塞惟上元縣治南迤邐而西循府治東
南出至府學墻下皆青溪之舊曲水通秦淮而鍾山源
久絕矣白鷺洲在城之西與城相望周迴一十五里開
寶七年王師問罪江南曹彬等破南唐兵五千於白鷺
洲即此地建康府城周二十五里四十四步上濶二丈
五尺下濶三丈五尺高二丈五尺內臥羊城濶四丈一
尺皆偽吳順義中所築也六朝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

五代史記卷第六中 職方考

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為備吳沿淮立柵前史
所謂柵塘是也至楊溥時徐溫改築稍遷近南夾淮帶
江以盡地利城在西隅石頭岡阜之脊其南接長干山
勢又有伏龜樓在城上東南隅秦淮柵即柵塘也按實
錄注吳時夾淮立柵又梁天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
至南唐時置柵如舊南唐宮即皇朝舊府治中興修為
行宮百尺樓南唐宮中有百尺樓綺霞閣涵虛閣南唐
後湖東宮園內見徐鉉集清涼廣惠禪寺南唐為避暑
宮有亭名不受暑南唐時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
官演秦淮開園子監今鎮淮橋北御街東舊比較務學
其地又呂祖謙論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
李昇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使其有淮南諸郡則
及淮南為周世宗所取則自南唐取閩越南方莫強焉
不能守江南之明也又南唐郊壇在梁故處在長
樂鄉去城十二里今為藏冰之所蔣帝壇在蔣山之西
北去城一十二里南唐諡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
勅撰碑陳文毅公集上孝宗皇帝書臣嘗聞之鍾阜
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鐘阜之側大司馬門當在今馬軍
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

也顯德七年昇為縣 輿地廣記吉州龍泉縣五代時
置屬吉州 文獻通考吉州南唐置龍泉縣有龍泉江

五代會要度州後唐長興二年八月升為昭信軍節度
太平寰宇記度州後唐長興二年升為昭信軍節度

州境東西八百七十里南北一千五百里東北至東京
三千三百里西北至西京三千五百里東北至東京

安四州一千二百五里取隨州路三千一百四十五里
東至汀州一千二百五里東至建州隔越黃土嶺總一

八百二十里南至循州隔越參溪石嶺總一千五百里
西至郴州一千一百七十里北至吉州四百二十里

潮州一千五百六十七里西南至韶州隔大庾嶺陸路
五百五十五里水路七百六十八里西北至吉州三百

六十四里東至撫州一千一百里瑞金城瑞金城場
淘金之地偽唐升為縣石城縣本石城場偽唐為石城

縣上游縣本南康縣地偽吳天祐年中析南康縣之一
鄉半為場偽唐壬子歲改為縣龍南縣本信豐地偽吳

武義中析信豐順仁鄉之新興一里為場壬子歲偽唐
改為縣 輿地廣記度州後唐長興二年升為昭信軍

節度瑞金城縣本零都縣地唐天祐元年置瑞金城監後升
為縣屬度州有銅鉢山綿江石城縣五代時置屬度州

龍南縣本漢南野縣地五代時置屬度州有聶都山
海經曰顛水出聶都山即此上猶縣五代時置屬度州

有猶水 文獻通考度州後唐為昭信軍
節度南唐置瑞金城南石城上猶四縣

筠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百七十
里新置州未有至二京及長安里數東至洪州一百七十

十里水路二百四十里西至潭州四百三十里南至吉
州三百三十里北至洪州奉新縣一百五里東至洪州

豐城縣一百三十里東至洪州南昌縣一百五十五
里西北至洪州武寧縣五百九十里西南至袁州新喻

縣三百二十里土產南燭子貢 輿地廣記筠
州自唐以前地理與洪州同南唐李景置筠州

建 太平寰宇記建州州境東西
西北至東京二千九百三十里西北至西京三千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八百里三十五里西北至長安四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至
處州九百七十六里元略云七百七十里北至西京九百
北至信州五百四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至西京
云七百七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
四百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
里東至信州五百四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至西
閩越之界取舊鎮為名其界松溪源自處州龍泉縣中
因入自縣取舊鎮為名其界松溪源自處州龍泉縣中
割為場邵武縣唐隸建安縣晉天福初改為邵武縣
復舊歸化縣本將樂縣地古之金城場唐末於此立歸
化鎮後以去郡遠民難輸納戶口稍滋偽唐保大三年
年立為場去郡遠民難輸納戶口稍滋偽唐保大三年
縣三百里去建州六百五里建寧縣唐永寧鎮偽唐升
場至建隆二年偽唐改為永安軍又改忠義軍後降軍
建武軍節度偽唐改為永安軍又改忠義軍後降軍
里東至信州五百四十里北至西京九百七十里北至西
至處州六百二十里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
至南劍州一百二十里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
劍州六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
百八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
八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百
三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百
六十里西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百
七十里西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信州一百
軍節度石晉時入南唐改為永安軍又改忠義軍後降軍
事松溪縣五代時置有松溪歸化縣南唐置屬建州
方輿勝覽唐末為閩王所有改鎮安軍又改鎮武軍南
唐改永安軍又改忠義軍又改鎮安軍又改鎮武軍南
撫州唐屬建州石晉復為昭武縣劉漢又改為邵武縣
皇朝唐時有處士姓石名菴山在嘉禾縣東南十五里
志後唐時有處士姓石名菴山在嘉禾縣東南十五里
嘉禾縣東三神姓李第三偽閩時王從珂舉兵侵州
境李崇率義兵拒守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領嘉
禾縣崇樂鎮公事以戰歿葬於水南之後坂 淳熙三
山志王延政僭號於建州國號殷以將樂為鏞州延平
鎮為鏞州通鑑注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
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
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 文獻通考建

汀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里南北四百里東北至東京五千七百九十五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里西至潮州一千三百九十五里東至龍溪縣二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州一千三百九十五里若至潮中管下程鄉縣界一千三百九十五里西至潮州界九百九十五里北至潮州界九百九十五里南至潮州界九百九十五里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天

太平寰宇記南劍州州境東西六百二十里南北七百八十五里東至長安四百七十五里西至西京三千九百八十五里南至長安四百七十五里北至西京三千九百八十五里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里南北五百里西北至西京六千九百八十五里西至西京六千九百八十五里南至長安四百七十五里北至西京六千九百八十五里

史王緒有石晉時入南唐 方輿勝覽漳州唐末光州刺史文進有漳泉之地梁封王審知為閩王至後晉齊王時亦殺程贊迎王繼成為漳州刺史既而泉州雷從劾聞之

泉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七十里南北三百八十里西至東京五千四百二十里西北至西京五千四百二十里南至長安六百六十六里西至西京五千四百二十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中 職方考

天

貞元十九年析南安縣南界四鄉置大同場福州偽命已亥歲升為同安縣永春縣唐長慶二年析南安縣西界兩鄉置桃溪場福州偽命壬寅歲改為永春縣清溪縣唐咸通五年析南安縣西界兩鄉置小溪場江南偽命乙卯歲升為清溪縣德化縣屬泉州唐乾符三年析庚戌年歸當州又長泰縣本屬泉州唐乾符三年析大同城西界六里置武德場江南偽命乙卯歲升為長泰縣興地廣記泉州唐末為閩王氏所有石晉時附於南唐升清源軍節度同安縣屬晉安郡後省五代復置永春縣五代置有石鼓山清溪縣五代置有廬山溪水德化縣五代置有靈馨山長泰縣五代置有廬山方輿勝覽泉州唐末為王潮王審知所有既而雷從劾據漳泉二州南唐升泉州為王潮王審知所有既而雷從劾據漳泉二州南唐升泉州為王潮王審知所有既而雷從劾據漳泉二州

五代會要溫州晉天福四年八月升為靜海軍節度使從
兩浙錢元瓘奏也 太平寰宇記溫州天福四年為靜
海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奏請州境東至大海西入十
七里南北三百里西至東京陸路三千四百八十里水
路四千九百三十里西至長安陸路四千七百三十里水
路四千九百三十里西至長安陸路四千七百三十里水
球國南至福州水路相承一千八百里西至處州三百
六十七里北至台州五百里東南至橫陽縣界將軍嶺
去縣二百一十五里西至處州三百五里東至橫陽縣
行五百里土產蠶紙貢元豐九域志溫州晉靜海軍
節度 輿地廣記溫州石晉升靜海軍節度橫陽朱梁
改日平陽安國五代時改日瑞安樂城五代時改日樂
清方輿勝覽唐後建靜海軍使南為名也錢越王與
自穹嶺南施嶺西五十里間皆雁蕩為名也錢越王與
僧願齊同參詔國師於天台願齊游永嘉禮智覺真身
聞平陽明王峯頂有雁蕩山天晴則鐘梵相聞杖錫尋
訪喜曰此山水盡處龍鴈所居豈非西域書所謂諾矩
羅震旦雁蕩龍湫者耶結茅其間黃冕仲曰觀此則平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陽鴈蕩五代時已著 文獻通考溫州晉為靜海軍
節度樂清唐樂城縣梁時改平陽唐橫陽縣梁改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九十里
西北至東京一千九百二十五里西至西京三千二
百四十五里南至海州五百里西至處州四百五十
里南至海州五百里西至處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海
越州五百里極大山西至海州二百九十三里西南
足七十里極大山西至海州二百九十三里西南
明州象山縣東嶺門山四百六十里極大西至海
唐興縣梁改為天台縣後唐同光初復舊晉天福初
為台興縣今為天台縣 吳越備史開平二年秋八月
勅改台州唐興縣為天台縣 輿地廣記台州唐興
梁改為天台後唐復故石晉改為台興樂安五代時改
為永安 赤城志梁開平三年改唐興為新興錢氏
正五年改樂安為永安後唐同光初改新興復為始豐
晉天福中改台興建隆初復為天台按天台縣經曰梁
時已改曰天台五代史無之 文獻
通考台州天台唐興縣梁改今名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千九百五十里內一千八百
入大海與新羅接界南北三百六十里內二百三十五
里接大海西北至東京二千六百八十里西北至西京
三千二百五十五里西至長安三千八百八十里南至
台州寧海縣水行一百八十里從縣西南至台州二百
五十里越州餘姚縣界水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海
北至越州餘姚縣界水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海
中城門山四百里與台州象山縣分界西南至穆昭嶺
一百七十里與越州剡縣接界西北至越州界一百七
十里至越州剡縣接界西北至越州界一百七
從海際淡口往海行七百里至海檢山口七十里
蝦米舊貢元豐九域志明州梁置望海軍 輿地廣
記明州朱梁升為望海軍節度鄞五代時改日鄞縣
王臨川集上杜學士言開河書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
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
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管田吏卒歲復治之
人無旱憂 寶慶四明志明州望海軍國朝會要唐浙
東觀察使錢鏐置望海軍鄞輿地廣記云五代時改鄞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為鄞通鑑天禧元年詔放慈溪鄞縣陂湖課額此縣為
鄞之證也寰宇記成於太宗皇帝時尚稱鄞縣則鄞之
改鄞當在太宗之後矣會要紀州縣升降獨不及此豈
寰宇記誤乎考吳越備史錢氏時改稱鄞縣今姑以此
為據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四十里南北六百一十里
西北至東京三千五百五里西至西京三千九百二
百五里西至衢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婺州二百五十里東
北至婺州二百七十里東南至溫州二百七十里西北
至建州浦城縣七百四十五里西北至衢州四百五十
里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二十二里南北二百五里
東北至東京二千七百一十五里西北至西京三千一

花紅紫小蘇許公有賦茶蘼花香甚可以為酒九壁錦	按遊蜀記云成都其色如玉單羅高杆衫段交校	縵容八行雪山朴硝其色如龍葵以上舊貢與地廣	記成都府唐末王建據之而滅於後唐孟知祥又據之	龍池在成勝覽五代孟蜀繼有其地而後唐孟知祥又據之	龍池為宣華苑即此丹霞樓杜光庭續記云王建作即	檣城上所載孟知祥乞巧之所芙蓉城孟昶在蜀僭擬宮	縣屬益州前種芙蓉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又唐置金堂	都府五代時王建孟知祥據蜀皆都其地	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二十二里南北二百三十一	四里東至東京三千五百三十六里東至西京三千一	百一十六里東至長安一千二百里東至梓州二百三	十里南至益州一百里西至彭州一百里西南至	益州一百里西北至彭州九隴縣界六十五里東北至	綿州一百八十五里又懷安軍金	堂縣晉天福初改為漢城縣後復舊	彭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九十三里南北八十五里東至	東京三千五百八十九里西至西京三千一百六十九	里東至長安一千三百三十九里東至漢州七十五里	西至永康軍導江縣六十里南至益州郫縣四十二里	北至漢州什邡縣七十里東南至益州一百五里西北	取灌口路至茂州三百七十里西南至蜀州青城縣七	唐昌縣梁開平三年改為歸化縣後唐同光初復舊唐	天福初為彭山縣後復舊今為永昌縣	濟王楊晟守彭州王建來攻晟曰此斗城也壯勝覽忠	記載偽蜀王氏宣華苑所植多自梁儀間移本秦州董	城村僧院紅牡丹至掘土方丈盛以木匣歷三千里而	致之及孟氏以宣華苑時彭門為輔郡典州者多其	戚里得之上苑而彭門花之所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	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至德山在郡西三十里上有廣	明院蜀王衍專事遊幸嘗登是山患其高險令於福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寺東別開一徑凡數里廣可二丈栽松砌石以達於寺從官悉騎以從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六十一里東	至東京三千六百六十二里東至西京三千九百九十	五里東至長安二千一百一十五里東至益州一百五	里西南至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青山八十里吐番界	無路通北至彭州導江縣界四十五里東南至眉州二	百里廣政十二年割郭信等八鄉就橫渠鎮置十六年	偽蜀廣政十二年割郭信等八鄉就橫渠鎮置十六年	升為永康縣以民置永康縣屬蜀州有青城縣	之橫渠鎮孟蜀廣政中置永康縣屬蜀州有青城縣	方與勝覽唐未及五代蜀王氏建孟昶有地國山	唐後為威勝軍青城山杜光庭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	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此山前號青城後曰大面山	其實一耳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入大洞應八	節乃神仙都會之府也清都觀杜光庭尸解於此文	獻通考蜀州前蜀	折青城置永康軍	綿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三十七里南北一百七十五	里東至東京三千三百七十四里東至西京二千	九百五十四里東至長安一千七百二十四里東至	梓州一百三十三里東至劍州二百五十五里西至茂州取松嶺	關路三百七十里北至龍州二百五十五里東南至梓州	二百五十五里西南至漢州一百三十三里西至龍州	昌明後唐改曰彰明文獻通考綿州彰明唐昌明縣	史唐通鑑注方輿勝覽綿州長寧軍偽蜀王建置清井刺	井漢魏為郡之漢	陽縣唐置長寧州	眉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二十四里南北一百七十	八里東至東京三千四百二十里東至西京三千七	里東至長安二千二百一十里東至陵州七十里西	至邛州二百里南至嘉州二百四十里北至成都府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里 輿地廣記閬州後唐升保寧軍節度 方輿勝覽
閬州 後唐為保寧軍節度 文獻通考閬州後唐保寧
軍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一十九里南北四百四十
里東北至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東北至西京三千二
十里東北至長安二千一百六十里東北至昌州大足
縣一百五十里南至資州三百七十八里西至簡州一
百八十里北至梓州飛鳥縣界一百八十里東南至合
州銅梁縣界二百九十里西南至資州盤石縣界一百
八十五里東北至遂州一百四十里西至簡州界一百
里西北至簡州陽安縣三百里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二十七里南北三百一十
八里東北至東京三千四百九十里東北至西京三千
七十里東北至長安二千二百一十里東北至資州二
百三十五里南至長安二千二百一十里西至眉州八
十里北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七

至成都二百里東南至榮州二百一十里南至嘉州九
十里西北至眉州一百一十里東南至簡州一百八十里
產麩金續斷子貢 又陵井監偽蜀井塞研井在州南
一百三十三里偽蜀棧塞不開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
偽蜀棧塞棧井在州南一百里偽蜀已前廢律井在州
南九十里偽蜀已前廢田井在州南一百五十一里偽
蜀已前廢貴平縣一井上平井
在州東北九十三里偽蜀廢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四十八里南北一百二十
四里東北至東京三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西京三千
二百九里東北至長安二千四百一十一里東至合州
六百五十六里南至長安二千四百一十一里東至合州
六百五十六里北至普州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榮州一
百三十五里西至普州三百七十里西北至簡州二百
五十里東北至普州三百七十里西北至簡州二百二
十
三百三十八里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七十五里南北一百四十五
里東北至東京三千七百七十里東北至西京三千三
百五十五里東北取資普二路至長安二千四百九十
里東至合州五百里南至戎州三百一十里西至嘉州二
百一十里北至陵州二百六十里東南至瀘州水陸相
兼五百四十里西南至嘉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陵州
三百三十九里土產班布舊貢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八十二里南北一百三十三
里東北至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東北至西京三千二
十里東北至長安二千一百七十里東至普州一百八
里南至資州二百二十里西至成都府七十里北至梓
州一百五十里東南至資州一百五十五里西南至陵
州一百八十里西北至成都府一百五十五里東北至梓
州三百一十里東至普州二百四十里 方輿勝覽
唐分益州復置簡州又改陽安郡復為簡州號清化軍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八

至東京三千六百五十五里東北至西京三千二百一十
里東北至長安二千一百一十里東至蜀州一百一十里南
至眉州二百里西南至羌戎界一百三十里以山為界
以西無郡縣相接絕無道路北至蜀州六十里東南至
眉州一百六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羌
夷界一百二十里道險阻更無
郡縣東北至蜀州一百一十里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一百五十六
里東北至東京五千五百八十里東南至西京四千四百
至長安三千五百八十里東南至西京四千四百
南至戎州無路以山川遠近則之可七百五十五里東
至廓清縣一百八十里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
蠻界北至廬山郡二百四十里東南至粟蠻部落二百
城今廢入漢源 輿地廣記飛越縣五代之際省入漢
源 文獻通考唐 黎州後廢飛越

十里自界首至萬州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本州界五百
一十五里自界首至高州二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二百
里自界首至夔州一百二十五里東至本州界二百
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澧州三百八十里西至本州界
一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黔州二百九十里東至
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夔州二百一十一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夔州一百七
十七里與地廣記施州唐貞觀八年廢業州併焉天
寶元年日清化郡後復故二蜀因之方輿勝覽施州
唐嵯峨神廟在州治南百步按嵯峨山屬黔州界山極高
深洛浦巒依為巢穴頗為邊患孟蜀王擊破之及祥符
中歸順故老云洛浦巒犯邊神每以陰兵助官軍擊賊
靈跡顯著
所在祠之

夔 五代會要夔州後唐天成二年七月升為寧江軍節度
又天成三年五月夔州奏開新路至房州 太平寰
宇記州境東取江陵府至長安二千四百一十五里東
至歸州三百三十里南至施州山路五百里西至萬州

有後蜀 蜀 蜀 蜀
表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十一

水路三百里北至金州水路九百五十一里東南至歸
州四百四十二里西南至施州六百六十二里東北至
達州五百四十二里西至夔州六百六十二里東北至
蠟貢又大寧監本夔州大昌縣前蜀煎鹽之所在縣
西六十九里溪南山嶺峭壁之中有鹽井湧出土人以
竹引泉置鑊煎鹽皇朝開寶六年置監以收課利與
地廣記夔州蜀王氏升鎮江軍節度後改曰寧江
與勝覽蜀主以施夔忠萬置鎮江軍治夔州後唐改寧
江軍節度又大寧監五代屬夔州
文獻通考夔州後唐寧江軍節度

忠 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三百八里東
至東京三千一百二十五里東取江陵府路至西京二
千七百一十五里長安若取開州路至西京一千九百
取江陵府路至長安二千九百七十五里東至萬州水
路二百六十里南至黔州六百五十五里西至涪州三
五里北至渠州五百一十四里東南至萬州界四百
五十六里西至涪州水陸三百五十五里南渡江山路
黔州四百西里西取桂溪隣山二縣路至渠州五百里

與地廣記唐貞觀八年改
日忠州前蜀後蜀因之

萬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二十八里南北四百五十
八里東至東京三千二百九十里東取江陵府路至西
京二千四百五十五里東取江陵府路至長安一千七
百一十里若取開州至長安一千六百八十里
路三百里西至渠州四百五十五里南有施州六百八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東南至施州清江縣三百四十里又有小施州一百八
六里西北至通州四百四十里東至瀘溪開州兩郡界
八里日萬州前蜀後蜀因之方輿勝覽萬州梁山軍
五代偽蜀在今軍治
置務田石氏屯田務

興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表史記卷第六十 職方考 十二

三十里東北至西京一千八百一十里東北至長安九
百五十里東北至西京一千八百一十里東北至長安九
府三泉縣一百五十里南至利州五百五十里西至成
州三百四十七里北至鳳州三百五十六里東南至興
元府二百八十七里北至鳳州三百五十六里東南至興
州北至鳳州河池縣界一百六十里與地廣記唐興
氏孟氏因之

利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利州偽蜀升為昭武節度唐平蜀因而不
改州境東西四百一十里南北四百八十五里東北至
東京二千五百三十八里東至集州二千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長安一千三百八十里東至集州二千一百一
龍州四百六里南至興元府四百三十八里東南至閬
州一百九十里北至興元府四百三十八里西至劍州
九十里與地廣記利州蜀王昭武軍節度後唐改
郡曰益州與地廣記利州蜀王昭武軍節度後唐改
平蜀改曰益州後蜀因之唐周庠說王建日葭萌四戰

之地難以久安蜀構杌日利州四會五達為奴山在錦
谷山北六十里以李烏奴得名峭壁如削有洞高不可
上五代時王真人舉家上昇於此漫天嶺長編乾德
二年王師伐蜀蜀主燒絕棧道退保葭萌遂擊金山寨
又破漫天寨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拔之退至利州通
鑑注泥溪後唐伐蜀還魏王繼岌與李紹琛軍行次舍
泥溪當在劍州北利州界文獻通考
唐利州後廢景谷孟蜀昭武軍節度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八十八里南北一百二十
二里東至夔州雲安縣龍目驛一百九十里從驛路至
夔州二百二十里北至東陵二千七百一十里北至西
京二千七百九十里若從江陵水路陸路相兼至洛陽
二千六百八十里北取通洋兩州路至長安一千四百
三十里南至萬州小路一百六十里大路二百五十三里
達州四百九十里東至萬州梁山縣一百五十三里
西北至達州石鼓縣一百二十八里東北至姚州界二
百八里土產車前子貢 輿地廣記
唐武德元年曰開州前蜀後蜀因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職方考 三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千四百三十三里南北六百二
十里東北至東京三千里至襄陽九百里東至西京取開
州下水經三峽出江陵至襄陽等州陸路共二千八百
百九十里東至北至洋州取駱谷路至長安一千五百七
十里取利州驛路二千五百里東至夔房等州界計一
千二百八十里西至渠州界四百一十里東南至開州
二百七十里西至渠州界四百一十里東南至開州
北至金州一千一百里西至巴蓬等州界二百五十里東
產挺子白膠香貢 輿地廣記唐武德元年曰通州蜀
王氏孟氏因之通明院本唐宣漢縣地偽蜀置通明院
以催科 賦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六百九十里南北九百一十里
東至東京歸峽路三千四百五十七里東取江陵府路
至西京三千六百五里東至萬州水路六百一十里自
萬取開州通州官化縣及洋州路至長安二千二百四

十里東取江陵府路至長安水路相兼三千三百二十
五里東至忠州三百五十五里南至黔州三百四十
里西至渝州四百六十里水路三百四十里北至忠州
三百九十六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西北至渠州
隣山縣二千七百七十里東至忠州三百九十里東至渠州
水路一千七百七十里 輿地廣記唐涪州涪陵郡前
蜀後蜀 因之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四百二十里
東北至東京四千九十里東至西京三千六百七十里
里東北至流取合州路至長安二千八百一十里東至
涪州四百六十里水路三百四十里西至合州二百里
南至南平軍二百六十里北至渠州四百四十里東南
至涪州樂溫縣一百一十七里西北至渠州鄰水縣二
百里土產茶貢 輿地廣記唐武
德元年曰渝州蜀王氏孟氏因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職方考 十四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七十八里南北五百六十
三里東北至東京三千里西至流至資州六百九十里東
千八百二十里西至流至資州六百九十里東至西京二
路至長安三千里西至流至資州六百九十里東至西京二
渝州七百六十里南至土納州都寧縣界三百二十里
西至戎州三百二十里北至合州五百四十一里東南
至土納州四百五十里東南至戎州南溪縣界一百七十
十七里西北至榮州四百六十里東至渝州萬壽縣
二百九
十里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
東北至東京三千九百五十五里東至西京三千五百
一十里東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五里東至渝州二百
里水路一百六十里西至瀘州六百六十里東至遂
州水路三百八十里陸路二百六十里西至廣安軍一
百二十里東至南平軍二百六十里西至瀘州五百
九十里東至南平軍二百六十里西至瀘州五百
西北至普州六百六十里

北四百八十里東北至東京取斜谷路二千五百三十
三里取洋州駱谷路一千九百六十三里東北至西京
取駱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路一千七百八十
九里驛路二千七百八十里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
百五十二里東至洋州二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
一十三里西至集州五百里北取太白山路至鳳翔府六
百七十里西至東南至洋州三百九十里西南至利州三
百八十里西至北至興州二百八十里東至鳳州三百
界八十里西至北至興州二百八十里東至鳳州三百
土產胭脂蠟紙貢與地廣記興元府朱梁時王建
得其地後唐克之為孟知祥所有周顯德中節度使張
虔到以地歸附方與勝覽梁州唐末岐蜀交兵始成
三泉後唐伐蜀戰於三泉 文獻通考興元府唐褒州
王蜀改天 義軍後復

洋 蜀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五代會要天咸三年四月洋州奏重開入蜀舊路比今
官路近二千五百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四十

里南北五百九十里東北至東京一千九百一十里東
北至西京一千四百九十里東北至長安六百四十里
東至金州五百里西至興元府二百二十里南至壁州
山路五百四十里北至興元府界五百里東至真符縣界
一十九里西至真符縣界三十五里東南至西鄉縣
縣界四十八里西北至真符縣界三十五里東南至西鄉縣
勝覽蜀孟知祥諱改爲源州通鑑注徧考新舊唐
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
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
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
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
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無傳同光之克蜀
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
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
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
業駐軍平利爲源之援則
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潭 楚武 楚 楚 周行逢

元豐九域志地里東京二千七百五里東至本州界二百
五十里自界首至袁州二百五里西至本州界二百
十里自界首至鼎州二百里南至本州界三百七十里
自界首至衡州四十里北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
至岳州八十五里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
首至郴州二百三十三里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八
里自界首至邵州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
八十五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二十五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
沙縣唐末馬氏父子竊據其地後爲南唐所取攸五代
時來屬 文獻通考潭
州梁以衡州攸縣來屬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正月四日勅頃者淮海陸梁舉
干戈而入寇湖湘覆沒致黎庶之倒懸惟彼武陵素稱

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永州一百三十五里東北至本州
界一百八十五里自界首至潭州三百五十四里西北
至本州界九十二里自界首至潭州三百五十四里西北
十四里 文獻通考衡州梁以攸縣屬潭州
元豐九域志地里東京一千八百八里東至本州界一百
三十七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六十八里西至本州界
一千三百六十六里自界首至黔州四百三十七里南
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鼎州九十里北至本州界
七十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三十里東南至本州界
一百三十九里自界首至辰州一百二十里西南至本
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辰州三百一十里東北至本
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四十里西北
至本州界一百八十五里自
界首至峽州三百一十五里

朗 楚武 楚 楚 周行逢

後人南漢 楚馬氏所有 文獻通考宜州五代時為

桂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六百七十里南北五百五十三里

東京陸路三千六百七十九里水路四千六百三十里

北至西京陸路三千七百五十五里水路四千三百三十三里

里南至象州陸路四百八十里西至昭州陸路四百三十三里

北至道州陸路四百八十里東至賀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里西至融州陸路四百八十里南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百三十三里西至融州陸路四百八十里南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化縣武寧開平西演嶺接敘州郎溪界一梧州水陸六

義寧縣武寧開平西演嶺接敘州郎溪界一梧州水陸六

南唐豐水縣梁改 職方考 重

賀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三百三十一里南北五百七十里

東北至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西北至西京三千五百

七十二里西至長安四千一百九十二里東至連州

三百六十六里南至封州三百六十一里西至韶州

川縣三百六十六里北至長安四千一百九十二里東至連州

入百七十五里西至梧州三百六十一里南至韶州

貢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三百五十六

里西至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南至西京五千四百

取桂州路至長安六千三百七十五里東至封州五百

藤州一百五里南至義州二百七十五里北至賀州二

百六十里西至流至舊富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

至藤州一百五里東至流至舊富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

五代為楚馬氏所有後入南漢

蒙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西北至東京五千六百七十五里

西至西京五千九百七十里南至長安五千五百

五十一里西至梧州九百九十里南至賀州陸路三百

至藤州三百五十五里東至梧州九百九十里南至賀州

里南至象州陸路四百八十里西至昭州陸路四百三十三里

北至道州陸路四百八十里東至賀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里西至融州陸路四百八十里南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百三十三里西至融州陸路四百八十里南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化縣武寧開平西演嶺接敘州郎溪界一梧州水陸六

義寧縣武寧開平西演嶺接敘州郎溪界一梧州水陸六

南唐豐水縣梁改 職方考 重

柳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缺東北至東京四千一百六十里東

北至西京五千六百七十里南至長安五千四百

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西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州三百五十五里南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里北至融州陸路三百三十一里西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象 楚 楚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四百二十七里南北二百五十六

七里東至東京四千一百九十二里西至連州

二百八十五里北至長安五千九百九十二里東至連州

至貴州三百五十五里西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州西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北至西京五千九百九十二里東至連州

廣記象州五代為楚馬氏所有後入南漢

容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缺東北至東京五千六百七十五里

西至梧州陸路五百四十里

陸路二百一十里水路三百二十里西南至牟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南儀州九十里西北至黨州一百五十里

邑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邕州晉天福七年改為誠州以避廟諱漢初復舊州境東西八百八十里南北三百七十里北至東京五千里北至西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東水陸至舊邕州三百四十二里西水陸至舊田州六百四十二里南至舊賓州二百八十里北至舊澄州二百七十六里東南陸路至欽州三百二十五里西南至田州六百四十二里西陸路至賓州二百五十七里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一百五十七里南北一百四十三里東北至東京五千三百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四十里西取詔柳路至長安六千一百一十里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西至康州水路一百九十六里南至廣州信安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三五

縣一百七十五里北至北山其山重疊中無百姓山北即是廣州四會縣界東南水路至廣州新會縣三百八十里西南至新州一百八十一里西北至康州四百三十里東北至廣州四會縣一百八十里 輿地廣為南漢所有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三百三十五里南北五百九十三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一百五十五里西北至梧州一百三十里東南至高州五百八十里北至廣州化蒙縣一百九十里東北至新州新興縣一百八十里東南至賓州三百二十里東北至廣州懷集縣二百八十里東北至封州一百里 輿地廣記 康州五代為南漢所有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一百一十七里南北二百九十四里北至東京水陸相兼五百里西北至梧州六十九里南至康州里東至廣州五百餘里西至梧州六十九里南至康州

一百三十里北至賓州三百六十六里東南至康州一百二十四里西南至康州一百一十三里東北至廣州一百二十四里 輿地廣記 封州五代為南漢所有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恩州後唐清泰元年升為防禦州州境東西四百里南北六十里北至東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西至西京五千七百五十五里北至長安取廣韶郴等州路五千九百六十五里東至康州海路五百里南至海州二百五十里陸路七百五十五里西至高州二百一十里南至大海無崖東北至信安縣二百五十里西至春州春陽縣九十里土產金銀已上貢 輿地廣記 恩州五代為南漢所有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二百三十里南北二百八十里北至東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西至西京五千四百五十五里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三五

北取端州路至長安五千七百七十里東至新州二百六十里西至賓州界三百二十里南至恩州二百六十里北至康州四百七十里東南至恩州一百七十六里東北至新州三百一十里西南至高州二百一十里西北至康州三百二十里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二百七十四里南北二百九十三里東北至東京水陸五千四百一十一里西北至西京五千四百一十一里西至長安取端州路五千二百七十里東南至恩州悅城山為界一百三十里東至廣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恩州三都八十里北至端州一百三十五里東南至廣州義寧縣五十四里東北至端州一百一十里西北至舊勤州一百五十五里西南至春州六百六十里土產金舊貢 輿地廣記 新州五代為南漢所有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 州境東西二百四十里南北一百六十里北至東京二百六十里北至西京五千五百二十里西

北至長安六千二百六十二里東至廣州一千二百里
西至賓州九十里南至化州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化州一
百七十里西北至賓州一百里西南至廢潘州八十五
里土產蠶地贍貢與地廣
記高州五代為南漢所有

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一百六十里
西北至東京五千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長安取瀧康東路六千二百一十一里東至高
州一百里西至舊潘州一百六十里西至舊禺州二百
五十里北至南儀州二百二十里東至舊瀧州二百
四十里西北至容州一百二十里正東微西至南儀州
二百二十里西至容州一百二十里東至舊潘州二百
南至本州長樂里連接高州良德縣界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六十五
里北至東京五千一百里北至西京五千九百三十一

五史記卷第六下 職方考

里西至長安五千八百三十五里北至羅州二百四十
里東至海岸二千八百三十五里北至羅州二百四十
通恩等州併淮浙福建等路南至海一百三十里
場瓊州對岸又云渡小海至崖州四百二十里西至海
六十里入州通連安南諸蕃路東北二十五里至化州
一百四十里入江上水至化州五程至廣州二千五百
交趾路嶺表錄云交趾迴人多捨舟取雷州緣岸而歸
不憚辛苦蓋避海縮之患也海康縣朱梁開平三年會
移州於驚雷江源至劉氏僞命日却歸
海康與地廣記雷州為南漢所有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八十五里南北二百九十
五里東北至東京二千九百四十里西北至西京取柳
州路四千一百四十二里西南至長安取柳州路四千
九百三十二里東至須陽嶺與南雄州始興縣分界南

至廣州水陸相兼五百三十里西至連州山路險峻五
百里北至當州崑崙嶺與義州分界西南至當州黃土嶺與英州
湖鎮與英州滇陽縣分界西南至當州黃土嶺與英州
含光縣分界西北至郴州四百一十里東至虔州五
百五十里與勝覽韶州九朝通略潘美長驅所據後入南
漢方越之北門也文獻通考唐韶州後
改須昌為保昌南漢以保昌隸南雄州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三十里
西北至東京六千二百一十一里西至西京六千三百
北至長安六千八百一十里東至梧州二千五百里
興州一百四十里南至義州二百一十里北至舊州改為隆
興州一百四十里南至義州二百一十里北至舊州改為隆
至容州陸路一百一十里沿流至梧州三百二十里東至梧
州盧陵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與地廣記藤州五代時為
南漢所有

五史記卷第六下 職方考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東西二百七十里南北一百一十五
里北至東京五千四百一十里東至西京五千九百一十五
東北至長安六千一百一十五里東至西京五千九百一十五
至羅州二百二十里西至太平軍石康縣界一百二十
里北至鬱州南流縣界三十里東至順州七十五里
東南至化州廉江縣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廉州二百
三十里西北至鬱州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太平軍廉州太平興國八年廢廉州建
太平軍其廉州併入石康一縣與地廣記廉州五代
為南漢所有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太平寰宇記州境缺北至東京五千四百一十里北至西京
五千八百二十里北至長安取橫貴象州路六千六百

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文獻通考鄧州梁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

罷五代會要安州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遠軍節度至

以李金全叛命故也至漢天福十二年六月復為安遠

軍節度至周顯德元年十月又降為防禦州太平寰

宇記安州梁為節鎮唐同光元年改為安遠軍節度晉

天福五年以安州自為藩鎮繼有兵戍宜降為防禦州

以李金全叛入偽唐初平定故也天福十二年復為安

遠軍周顯德元年又降為防禦州與地廣記安州後

唐升安遠軍節度 文獻通考安州後唐安遠軍節度

改安遠軍節度 文獻通考安州後唐安遠軍節度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

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五代會要晉州梁開平四年

沁二州隸之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建雄軍 太平寰

宇記晉州梁開平四年升為定昌府節度後唐同光元

年為建雄軍 輿地廣記晉州梁開平四年升定昌軍

後唐同光元年改曰建雄軍 文獻通考晉州梁為定

昌軍節度後 唐改建雄軍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

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五代會要金州

月升為懷德軍節度至漢天福十二年復降為防禦州

太平寰宇記金州晉天福四年升為懷德軍節度九

年降為防禦州 輿地廣記金州石晉升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五代會

梁開平二年改為鎮國軍節度至後唐同光三年復為

保義軍 文獻通考陝州唐保義軍節度梁改鎮國軍

後唐 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故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五代會

要華州

初為感化軍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為鎮國軍至顯德元

年八月降為刺史直屬京 太平寰宇記華州梁為感

化軍後唐同光元年改為鎮國軍周顯德元年降為刺

史 輿地廣記華州梁為感化軍後唐改為鎮國軍

文獻通考華州唐鎮國軍節度使

梁改感化軍後唐復為鎮國軍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太平寰

州梁改為忠武軍後唐同光初復舊周顯德六年降為

刺史 元豐九域志同州唐匡國軍節度周降軍事

輿地廣記同州梁曰忠武軍

文獻通考同州梁改忠武軍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

末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義

勝曰靜勝後唐復為耀州改曰順義 五代會要耀州梁

改為崇州升為靜勝軍節度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為順

義軍至二年三月降為團練州至周顯德二年降為刺

史直屬京 太平寰宇記耀州唐末李茂貞據鳳翔

行墨制建置耀州仍為義勝軍節度使割同州美原為

鼎州以屬耀州溫韜為節度使梁貞明元年韜降於梁

乃改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又改鼎州為谷州

依舊以溫韜為節度使後唐同光元年改為耀州順

軍并割雍州之富平三原雲陽同官美原以屬焉三年

降為團練州周顯德中降為刺史 輿地廣記耀州天

祐三年茂貞王李茂貞墨制置耀州仍升義勝軍節度

未帝時茂貞養子溫韜以州降梁梁改為崇州靜勝軍

後唐同光元年為耀州以屬耀州梁改為崇州靜勝軍

貞據馮翊借行墨制建為耀州以屬耀州梁改為崇州

志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借行墨制以屬耀州梁

州建義勝軍節度領華原一縣析同州美原縣為耀州

以為屬郡梁貞明元年改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靜勝

軍鼎州之富平三原雲陽同州之同官美原五縣屬焉

雍州之富平三原雲陽同州之同官美原五縣屬焉

年降為團練州周顯德中降為刺史 輿地廣記耀州

溫韜為盜據華原李茂貞以華原為州 輿地廣記耀州

改耀州 文獻通考耀州唐末李茂貞以京兆華原縣

文獻通考耀州唐末李茂貞以京兆華原縣

文獻通考耀州唐末李茂貞以京兆華原縣

置耀州義勝軍節度領縣一梁改崇州靜勝軍後唐復
官美原五順義軍以京兆府之富平三原雲陽同州之同
縣來屬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延州梁號忠義軍後唐改曰彰武文獻通考唐
延州為衛國軍節度梁改忠義軍後唐改彰武軍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

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

周復曰大名五代會要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

興唐縣貴鄉縣為廣晉縣至三年三月改為鄴郡與唐

為大府天成四年五月勅先升魏州為鄴郡有留守皇

城使及宮殿諸門園亭名額並廢晉天福二年九月改

興唐府為廣晉府與唐縣為廣晉縣三年十一月勅魏

州廣晉府復升為鄴郡置留守廣晉元城兩縣為赤縣

其餘屬縣為畿縣開運二年四月勅鄴郡都依舊為天雄

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鄴郡留守廣晉尹周廣順

元年六月以大名府元城縣為赤縣顯德元年正月廢

鄴郡留守依舊大名府元城縣為赤縣顯德元年正月廢

地望官吏品秩並同京兆府太平寰宇記魏州後唐

同光元年升為東京與唐府三年改為鄴郡晉天福年

改為廣晉府漢乾祐元年改為大名府周顯德元年依

舊為天雄軍節度其大名府額仍列在京兆府之下

與唐曰興唐魏州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

後唐曰興唐魏州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

州梁為天雄軍節度後唐改為東京與唐府俄改魏都

五代史記注 卷六〇下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置周世宗又移于今理與地廣記晉天福中移濮陽
縣於澶州南郭為治所九年升鎮寧軍節度文獻通
考澶州晉為

鎮寧軍節度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

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五

會要相州梁正明元年三月魏博節度使楊師厚魏

割相州建節尋軍亂以地歸後唐莊宗却為屬郡魏

州至天福三年十月復升為彰德軍節度以瀋魏二州

隸之太平寰宇記相州魏博節度魏州魏州魏州

師厚卒乃以相州置昭德軍尋魏州魏州魏州

宗入魏遂却為屬郡魏州魏州魏州魏州

彰德軍節度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

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

德軍節度後唐降為軍事晉為彰德軍節度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

末孟方立為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

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

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

為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五代會要邢州梁開平

節度割洛惠二州隸之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為保義軍

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與地廣記邢州梁為保義軍

節度後唐改為安國軍與地廣記邢州梁為保義軍

改安國軍

五代史記卷六下 職方考

五代史記注 卷六〇下

十二年八月却並復為成德軍。太平寰宇記鎮州梁
 因唐制為成德軍。節度使唐同光初改為北都其年復
 為成德軍。晉天福七年改為恒州。順德軍以安重榮叛
 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成德軍。與地廣記
 鎮州唐成德軍。節度五代時曰真定府。梁以諱改曰武
 順後唐復曰成德。晉曰順德。漢復曰成德。周及皇朝因
 之。成德軍。晉改為常州。順德軍。漢復為成德軍。真定府
 為成德軍。晉改為常州。順德軍。漢復為成德軍。真定府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
 置彰國軍。五代會要應州唐後唐天成年七月升為彰
 廣記應州唐末置唐天成年七月升為彰國軍。節度
 唐天成元年七月已卯置彰國軍。於應州注新舊唐書
 地理志未載其建置。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
 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竊意金城即
 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
 帝鄉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
 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耶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
 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伯業故以其地置應州也。
 又彰國以興唐之寶州。隸之。文獻通考應州金城也。
 後唐明宗其縣人也。故升
 彰國軍。而以金城為望縣。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五代會要新州後唐同光
 度以威塞軍。節度。隸之。輿地廣記新州後唐同光二
 年升威塞軍。節度。通鑑注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
 為節鎮。文獻通考新州後唐同
 光二年升威勝軍。節度。屬河東道。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五代會要府州漢天福
 度至乾祐三年四月降為團練州。至顯德元年五月
 復舊軍額。太平寰宇記府州今理府谷縣。本河西蕃
 界。府谷鎮。土人折大山。折嗣倫。代為鎮將。後唐莊宗天
 祐七年。有河朔之地。將與王業。代北郡屬。為邊患。於
 是升鎮。為府。谷縣。至八年。麟州刺史。折嗣倫。男從。阮
 回。統歸。國。詔以府谷縣。建府州。以折蕃界。仍授從。阮
 府州。刺史。尋以契丹。與小蕃。侵擾。移州於留得。人堡。即
 今州理。是也。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路。以雲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職方考

中河西之地。盡去焉。契丹欲盡徙河南之民。以資遼東
 人心。大擾。從。阮。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連。拔。十。餘。堡。
 遣使。詔。從。阮。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連。拔。十。餘。堡。
 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兵。深。入。連。拔。十。餘。堡。
 永安。軍。折。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乾。祐。元。年。
 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顯
 德。元。年。升。府。州。為。節。度。鎮。復。以。永安。軍。為。府。州。團。練。使。周。顯
 展。其。節。度。使。顯。德。二。年。夏。州。李。彝。興。與。上。壤。相。接。府。州。
 惡。其。與。已。並。為。蕃。鎮。乃。扼。塞。道。路。阻。絕。使。臣。世。宗。因。問
 宰。臣。如。何。宰。臣。曰。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恤
 府。州。甚。為。逼。小。近。建。節。旌。得。之。何。利。失。之。何。害。且。宜。撫
 諭。莫。與。上。日。折。德。辰。之。數。年。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
 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博。易。資。貨。悉。在。中。原
 倘。與。阻。絕。何。能。為。者。乃。命。使。資。詔。書。責。其。恃。慢。論。以。安
 危。與。阻。絕。何。能。為。者。乃。命。使。資。詔。書。責。其。恃。慢。論。以。安
 宗。以。雲。中。人。折。從。阮。為。刺。史。晉。出。帝。時。從。阮。以。兵。攻。梁
 丹。取。其。城。堡。十。餘。漢。高。祖。天。福。二。年。置。永安。軍。以。兵。攻。梁
 阮。為。節。度。使。明。年。入。朝。拜。從。阮。子。德。辰。為。本。州。團。練。使。從
 自。此。折。氏。世。守。府。州。文。獻。通。考。府。州。唐。未。為。河。西。蕃
 界。之。地。於。此。置。府。州。文。獻。通。考。府。州。唐。未。為。河。西。蕃
 鎮。將。後。唐。莊。宗。以。代。北。諸。部。屢。為。邊。患。乃。升。府。谷。為。縣
 入。年。麟。州。刺。史。折。嗣。倫。男。從。阮。招。回。紇。歸。國。詔。以。府。谷
 縣。建。府。州。仍。授。從。阮。刺。史。尋。為。契。丹。侵。擾。晉。高。祖。賂。契
 丹。以。雲。中。河。西。之。地。契。丹。欲。遷。河。西。之。民。實。遼。東。人。心
 大。擾。從。阮。因。保。險。扼。之。少。帝。絕。契。丹。之。民。實。遼。東。人。心
 乃。深。入。拔。十。餘。堡。漢。時。從。阮。命。升。府。州。為。永安。軍。周
 顯。德。元。年。復。升。府。州。為。節。度。使。仍。以
 永安。軍。為。節。度。使。仍。以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太平寰宇記并州後
 唐。基。并。以。與。世。為。偽。漢。所。據。歐。陽。脩。明。因。大。師。塔。記。至
 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道。時。之。故。相。次
 出。三。天。子。劉。崇。
 父子。又。自。為。國。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
 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五代會要潞州梁龍德三年
 改為匡義軍。節度。以李繼韜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職方考

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為安義軍至長興元年二月復舊名昭義軍太平寰宇記潞州梁龍德三年改為匡義軍以李繼韜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義軍長興元年依舊名昭義軍文獻通考潞州梁改正義軍後唐改安義軍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太平寰宇記廬州後唐五年改為保信軍真地廣記廬州唐長興二年升為昭順軍節度周顯德五年改為保信軍方輿勝覽廬州後唐文獻通考廬州吳昭順軍節度周改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五代會要壽州後唐天成三年十月升為忠正軍節度周顯德三年平淮南降為防禦州舊理壽州縣仍移州於穎州之下蔡縣周世宗伐南唐克壽州乃自壽州唐天成三年升為忠正軍節度周顯德中自壽春徙治穎州之下蔡縣周世宗伐南唐克壽州乃自壽春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徙州治此壽春縣周世宗伐南唐劉仁贍固守不降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州治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方輿勝覽壽州後唐升為順化軍節度南唐改為清淮軍周平淮南徙壽州治下蔡以清淮軍為忠正軍自此州始在淮而舊州廢為壽春縣仍隸焉文獻通考壽州吳忠正軍節度周以穎州治焉在淮北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太平寰宇記唐永泰置池州宣州自後為寧國節度皇朝因之輿地廣記宣州吳升為寧國軍節度文獻通考宣州吳寧國軍節度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方輿勝覽洪州唐後唐加鎮南福州曰武威元豐九域志福州唐咸武軍節度復舊方輿勝覽唐末王湖之弟審知入福州升為威武軍周改為威武軍淳熙三山志周廣杭州曰鎮海越州順元改為彰武軍避周太祖諱

日鎮東方輿勝覽越州唐末升義勝軍節度尋改為鎮東軍施宿會稽志節度使自唐末五代以來漸及東南為姑息割據之術於是節鎮不勝其繁然尤各支郡其後四方僭竊則又擅置名號不錄於職方獨錢氏擅有兩浙猶尊事朝凡大事皆請命而中朝亦曲從之故境內節鎮尤多用以命其子弟若抗之為寧海越之為鎮東最其大鎮也久之自尊但為國王而相或外戚無歸親王將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文獻通考遂州前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文獻通考洋州蜀黔州曰黔南太平寰宇記黔州天復三年之後偽蜀割據黔南就涪州為行府潭州曰武安文獻通考潭州唐末陸武泰軍移黔南就涪潭州曰武安文獻通考潭州唐末陸武泰軍

桂州曰靜江輿地廣記桂州唐末升靜海軍容州曰寧遠輿地廣記容州五代為南邕州曰建武輿地廣記邕州漢所有升為寧遠軍節度元豐九域志廣州清漢武軍節度廣州曰清海海軍節度後入偽漢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案歐注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舊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况欲著之於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啟三年陸台州黃巖縣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泗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地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通鑑唐明宗紀東川兵陷徵九域志皆無州注編攷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

單州之金鄉為屬縣而治鉅野太平寰宇記濟州唐末

順二年平兗州迴至鉅野因詔于此復置濟州仍割充

州之任城中都鄆州之金鄉等縣隸之其年十二月又

割鄆州鄆城縣隸之中都却入鄆州與地廣記周別

置濟州於鄆州之鉅野任城周廣順二年與地廣記周別

廣順二年來屬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金鄉四縣

州周復置以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金鄉四縣

之隸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

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其屬縣置徙傳

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太平寰宇記單

單父縣置鄆州後唐同光二年改鄆為單州碭山縣梁

升為輝州仍以為赤縣又併入單父縣移此後唐同光

二年復舊與地廣記單州單父後唐改為單州碭山

朱全忠先縣人也光化二年表置輝州三年徙治單父

後唐屬單州成武後唐屬單州通鑑光化三年注是

年朱全忠表以宋州之碭山成武單父曹州之成武置

輝州即單州之封域也文獻通考單州唐光化二年

朱全忠奏以宋州之碭山成武單父曹州之成武置

梁以楚邱還屬宋州後唐改為

為單州以兗州魚臺來屬

同漢乾祐元年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置解州

縣漢乾祐元年置解州聞喜縣漢乾祐元年屬安邑

以河中府解州屬文獻通考解州五縣屬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烏嶺

三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

廢為通遠軍原注五代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

皇朝軍監始自置屬縣與州府並列矣五代會要顯

德二年七月廢環州為通遠軍冊府元龜廣順元年

三月靈武屬郡宜改為環州避御名太平寰宇記通

遠軍本西蕃界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建為威州仍

割寧州木波烏嶺二鎮隸之至周廣順二年避御名改

為環州顯德四年以地里不廣人戶至簡降為通遠軍

管通遠一縣并木波石昌馬嶺等三鎮徵科人戶元

豐九域志環州唐靈州方渠鎮晉置威州周改環州後

降通遠軍與地廣記晉天福四年復置威州割靈州

之方渠寧州之馬嶺木波三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

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為通遠軍改方渠為通遠

縣改為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

諱改為環州顯德四年廢為通遠軍改方渠為通遠

石晉以靈州方渠鎮置威州以寧州木波馬嶺二

鎮隸焉周改為環州後廢為通遠軍置通遠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太平寰宇記乾州今理奉天

貞建為乾州乾寧中以覃王出鎮建為威勝軍割奉天

好時武功益屋醴泉等五縣以隸焉至莊宗同光年

改為刺史屬鳳翔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

鳳翔只領奉天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還京兆府只領奉天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制以奉天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二年析奉天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武一縣其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天以京兆府好時武功醴泉二縣至明宗天

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州領縣一梁為威勝軍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太平寰宇記磁州天祐

名改為惠州唐更名惠州後唐復名磁州文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為定遠軍割其屬安

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五代

顯德二年六月廢景州為定遠軍所管東光弓高兩縣

隸於州安陵縣隸德州太平寰宇記定遠軍景州

年復於弓高縣置景州管東光安陵二縣天祐五年移州

治於東光縣周顯德二年廢景州為定遠軍屬滄州

六年併弓高縣入東光縣元豐九域志唐景州周降

為定遠軍隸滄州與地廣記景州周降為定遠軍屬

滄州東光周顯德二年為定遠軍治所周顯德二年州

廢省弓高入東光安陵周復屬後省入將陵文獻通

考景州周降為定遠軍屬滄州

州以安陵隸德州廢弓高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權

鹽務于海傍後為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

臺為屬縣而治渤海太平寰宇記濱州今理渤海縣本

仍割棣州之渤海蒲臺兩縣屬焉與地廣記濱州自

唐虞以下地理與溧州同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

傍後置贍國軍周世宗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割

棣州之渤海蒲臺為屬縣而治渤海太平寰宇記濱州

州為二縣後唐以其地斥鹵置權鹽務漢改贍國軍周建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

為屬尋廢太平寰宇記雄州今理歸義縣本涿州歸義

末舊置瓦橋關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以其地控扼幽

薊建為雄州仍移易州之容城并歸義二縣於城中歸

屬而治靜海太平寰宇記通州自唐以前地理與秦州

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

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來屬

人于契丹周克復之置雄州歸義晉時入于契丹周顯

德六年屬雄州宗克瓦橋關置雄州治歸義縣容城周顯

六年屬雄州宗克瓦橋關置雄州治歸義縣容城周顯

莫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扼幽薊建為雄州

文獻通考雄州本唐復涿州瓦橋在易水之東當九河之

未其地控扼幽薊晉隋契丹周克復建為州置歸義縣

以易州容城來屬自周世宗以來西河之地置三關霸

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

府定州相倚角歸信唐歸義縣隸涿州周置於瓦橋關

太平興國初改有拒

馬河容城唐縣周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

瀛州之大城為屬太平寰宇記霸州今理永清本上谷

晉天福初陷虜廷周顯德六年收復因置霸州并永清

縣仍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二縣隸焉永清關本

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為永清關建霸州仍置永清縣文

德六年收復三關遂于益津關建霸州

安縣周時改屬霸州大城縣周顯德六年割隸霸州今

改名大城縣又破鹵軍古瀛口關周顯德六年收復

關南于此置寨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隸霸州永清文

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元豐九年志信安軍本古

於口關也周世宗克復之置霸州文安周顯德六年屬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

瀛州之大城為屬太平寰宇記霸州今理永清本上谷

晉天福初陷虜廷周顯德六年收復因置霸州并永清

縣仍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二縣隸焉永清關本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太平寰宇記秀州本蘇州嘉興縣地仍割嘉興縣為屬

三縣并置崇德縣以屬焉與地廣記石晉時吳越錢

氏奏置秀州嘉興縣五代屬杭州吳越王錢元瓘奏置

秀州吳郡經山吳郡志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為州

秀州文獻通考晉時以嘉興縣置秀州又置崇德縣

蘇州嘉興海鹽華亭置秀州又置崇德縣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韶州偽漢乾

和四年割韶州始與二縣置雄州又南雄州本始與

郡廣昌縣地屬南雄州此置雄州此置南雄州仍割

昌縣始與縣以屬焉皇朝以前有雄州此置南雄州

縣立雄州保昌縣本漢屬韶州南漢立雄州

與勝覽五代劉氏割據韶州之保昌始與二縣置雄州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五

文獻通考南漢以韶州保昌縣置雄州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滇陽置治滇陽英州本廣州

滇陽縣地有滇陽之水注於滇陽峽漢舊縣梁改為東

衡州隋開皇十五年廢州為滇陽縣屬南廣南偽漢

乾和五年於此置英州與地廣記五代時南漢立英

州置英州通鑑注漢主劉龔分滇陽縣置英州

州文獻通考南漢以廣州真陽縣置英州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

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

州之扶溝陽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

陽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為東京復割五縣隸

焉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十月勅應舊制開封府屬

貞觀元年州廢縣入宋州自朱梁與晉改屬開封府

武梁朱梁與晉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垣縣朱梁與晉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扶溝縣朱梁與晉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來屬後唐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平二年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天福二年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年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還之晉天福二年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

唐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來屬光復開封府中牟縣朱梁與晉開封府

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陽陵陳州之太康九縣屬

後唐以戴邑許州之扶溝陽陵陳州之太康九縣屬

府號東京以五縣還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太平寰宇

晉避諱改為杞漢初復故與

地廣記長垣後唐又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晉以黎陽來屬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以輝州楚邱來屬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

西後唐改為輔唐縣晉天福七年改為膠西縣避國諱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職方考 五

今復改為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太平寰宇記渭南縣周顯

南與地廣記華州渭南周顯德三年自京兆割隸華州

南縣大定元年廢鴻州併鴻門入渭南縣隸雍州周顯

德三年析隸華州文獻通考

考京兆府周以渭南屬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太平寰宇記同官縣屬雍州唐貞觀初又屬宜州十七年州廢還京兆府後唐割隸耀州與地廣記同官梁開平三年屬同州後先二縣屬同州後唐又以同官美原屬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為裕州屬

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寰宇記美原縣咸亨二年復置仍改為美原縣即今理後唐中割屬耀州與地廣記美原縣天祐三年李茂貞置鼎州梁改為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屬耀州文獻通考耀州美原唐縣梁改裕州後唐復為縣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于平涼置渭州而

縣廢輿地廣記唐寶應元年渭州設吐蕃元後唐清泰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

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輿地廣記唐

州沒吐蕃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正元十九年徙

治平涼元和二年又徙治臨涇元屬涇州後唐清泰三

年割屬原州文獻通考原州唐廣明後復沒吐蕃乃

以涇州臨涇縣僑置原州五代因之又涇州後唐以

臨涇置原州

州周廢併城

呂香二縣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改廣晉府為大名府廣晉縣為

大名縣太平寰宇記大名縣後唐改名廣晉漢乾祐

初為大名與地廣記貴鄉後唐更名廣晉漢乾祐

改為大名文獻通考大名後魏貴鄉縣後唐改廣晉

漢改今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輿地廣記長蘆周省入清池乾符周省入清池文獻通考周廢入清池

獻通考周廢長蘆無棣周置保順軍太平寰宇記保順軍本滄州無棣縣之保順鎮周顯德六年建為軍以舊鎮為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邱晉置德清軍五代會要天福六年改澶州頓邱鎮為德清軍鎮使為軍使其

年九月以新修胡梁渡為大通軍初置浮橋故也

平寰宇記德清軍理陸家店本舊澶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

移澶州于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

四年晉幸天雄軍改鎮為德清軍開運二年十一月又

移德清軍于陸家店置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與地

廣記晉天福四年以頓邱為德清軍通鑑注晉時置

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

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

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軍開運

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文獻通考博州周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太平寰宇記博野縣周顯

廣記博野周屬定州文獻通考博野來屬

考定州後周以深州博野來屬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輿地廣記湖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太平寰宇

記唐貞觀

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于梅溪場置

元年割侯官縣一十里為梅溪場至乾化元年割侯官縣改為梅溪場置有竹山鍾湖淳熙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太平寰宇記蘇州吳江

析吳縣於松江置吳越備史開平三年秋閏八月

置蘇州吳越錢鏐於松江置吳越備史開平三年秋閏八月

平三年吳越錢鏐於松江置吳越備史開平三年秋閏八月

笠澤吳地記後集吳松江開平三年承太湖更運

松江置吳文獻通考蘇州梁縣吳越王錢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太平寰宇記明州望海

年吳越王錢鏐以地濱海口有魚鹽之利因置望海縣

後改定海縣鏐吳越備史開平三年秋閏八月勅置

明州望海縣鏐吳越備史開平三年秋閏八月勅置

海縣朱梁開平三年吳越錢鏐奏置屬明州後改曰定

靜海鎮梁開平三年寶慶四明志定海吳越王錢鏐復置

考明州梁時吳越

王奏置望海縣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太平寰宇記本松陽

松縣又改為白龍縣吳越備史天福四年八月戊申

白龍見處州長松縣改為龍泉縣與地廣記松陽楊

氏據江准於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海寇未

平耻聞逆姓請改為長松後又改白龍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五代史漢乾祐二年

析長沙縣東界

為龍喜縣從之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為軍六合為雄州周

復故太平寰宇記天長軍本古之千秋縣唐元宗開元

中江國朝既克江南降軍周顯德四年平定江淮改為

九域志淮南唐書昇元六年閏正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職方考

使為建武軍文獻通考揚州天長唐

縣偽唐置建武軍改雄州周改天長軍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五代會要顯德五年六月

時初平淮南之地以江為界太平寰宇記漢陽軍

顯德五年平淮南與江南畫江為界以漢陽軍

州以漢陽軍置漢陽軍仍析漢陽縣地置漢陽軍

焉以元豐九域志周以鄂州漢陽縣地置漢陽軍

復以元豐九域志周以鄂州漢陽縣地置漢陽軍

方與勝覽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地建為軍又周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軍唐周世宗以漢陽縣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職方考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太平寰宇記襄州宜城縣廢樂

通考襄陽府唐襄陽郡廢入宜城縣文獻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太平寰宇記南陽縣廢臨瀨

改為臨瀨縣唐天寶元年廢入懷州

州故臨瀨縣唐天寶元年廢入懷州

向城周廢太平寰宇記南陽縣廢向城縣

年割內鄉之北界以置因南陽縣廢向城縣

併入臨瀨縣唐天寶元年廢入懷州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太平寰宇記景陵縣漢竟陵縣

廣初改竟陵郡石晉天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太平寰宇記監利縣晉太

康五年立監利縣屬南郡

梁開平三年以荊州割據遂屬荊州章華縣在縣

郭內文獻通考江陵府梁以復州監利來屬

唐州慈邱周廢文獻通考唐州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太平寰宇記乾祐二年又屬京

兆便文獻通考京兆府乾祐漢以商州乾祐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文獻通考華州周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太平寰宇記隨州唐城縣後梁改爲漢東縣後唐同光元年

城古唐城自梁乾元三年改爲漢東縣後唐同光元年

復改爲唐城晉朝天福元年又改爲漢東縣乾祐元年

唐復故晉又改爲漢東漢又復故文

唐通考唐城唐縣梁改漢東後唐復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十一月

在青泥嶺東北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太平寰宇記秦州隴

興三年於歸化鎮復置天水縣唐末廢後唐長興三年

於南治縣鎮置縣界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鎮爲治所方輿勝覽唐平薛舉改置秦州初治上邽

州又置天水縣屬秦州徙治成紀而上邽廢唐末復置

石晉時徙治赤沙川文

成州栗亭後唐置太平寰宇記成州後唐於栗亭鎮置

秦三年六月秦州置栗亭縣文獻通考成州後唐又置栗亭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下 職方考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下 職方考

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原注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通鑑地理通釋五代置軍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袞冕戮巍吳暨

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

亡閩陋荆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浙江表志兩

霸一方苛慘急徵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

使越云三更已聞聲鹿號達曙問於驛吏曰乃縣司徵

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牢牲視人嶺

腰間執事者非利不行貧者亦累千家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

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

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通鑑攷異十國紀年揚

列傳行密壽州壽春人歐陽脩菱籍石記楊行密有

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青箱雜記楊行密

據江准至今民間猶謂密為蜂除人猶謂苻漢為菱

夫為大卿野語楊行密父名怱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

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夫及銀青光祿大夫皆直去夫字

尤為可怪容齋三筆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

與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

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二人一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陳知新一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楊琮大字之皆當有夫字而悉

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說惟劉道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吳世家

墨客揮犀揚行密之據揚州民呼密為蜂糖夫密蜜二

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由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

方之好避諱者如此猶覺察雜記揚行密據揚州淮

人以密為蜂糖實賓錄揚行密有一子病瘡鄉里號

為不語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五國故事偽吳先

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榮奇

其狀貌釋縛縱之北夢瑣言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

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儒儒清慎宏

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

鄭公之德由是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

還江准異人錄吳太祖為廬州八營將巡警至樛潭憇

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顧指曰此皆公而軍吏惡之復

之山川吳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使出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行

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

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即幼復弃城

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五代

史揚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

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戰擒賊者計

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行密

乃自募百餘人皆號勇無不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刺史

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

南節度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

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

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擊行

密行密陽敗弃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吳世家

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太平廣
志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輩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
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及遣畢師鐸之難與諸甥
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龜包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
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室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
尺許身披口貫駢每為用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
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
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不止松竹之屬一
浮濠緣城入于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
如剪雨方畫像皆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咬食九月
中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進光
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
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坊近巷為之一空是時浙
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齊而遠坊近巷為之一空是時浙
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遣使致書於周曰
伏承走馬已及奔牛駢聞之大喜遣使致書於周曰
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
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為秦彥幽辱計口行密聞駢
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

表罷齋亭上 吳世家

三

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
密遂入揚州五代史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
之所秦彥且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為州師之先乃乞師于
宣州秦彥且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為州師之先乃乞師于
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
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
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于廬州
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
寺秦畢出外以是委質于行密短兵接行密偽遁秦畢
之兵爭入其柵以攻取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
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
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
城中食盡米斛四千人居人相啗以食飢民即日米價
走東塘行密入廣陵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價
減至三千太平廣記妖亂志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

表罷齋亭上 吳世家

四

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
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
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九
志袁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
駢言於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
襲言於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
公耶用之為名觀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
驅至廣陵秦畢害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
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
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
避之先來海陵將高霸擁眾未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
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眾未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
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
通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
通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

平宣州獲趙鏗雷與其弟同館鏗與梁祖有素果道使來求鏗時鏗寢疾行密使人問鏗鏗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不永深可哀也

密哭之曰吾每卹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日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

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

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

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

行密欲使霸守天長龔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

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

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

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

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充實可爲

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龔曰吾欲卷甲

倍道西取洪州可乎龔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

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鏗委以宣州今彥且

死鏗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

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鏗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

鏗奔城走追及殺之九國志劉金文德初從攻趙鏗於

之因僞與鏗通好約爲外應鏗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

金入臥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不能制乃遣

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婿也鏗聞之沮喪

果宵遁歐陽脩菱谿石記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

起趙鏗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旣爲淮南攻

表忠齋上 吳世家

五

奪其郡縣鏗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

去貨與人爲佛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

觀察使五代史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

復爲儒所敗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于天長紿用之曰

有白金五千鎰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

倡樓此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

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遠命歸附于三橋之下夷其族

密既乃遣牙將張延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

軍南馬李璠權知淮南雷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

密初則厚禮延及聞李璠之行悖然有拒命之意廷

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

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親

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衆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

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言

性剛直有權畧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

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冠戰于浚郊每以少擊衆

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兵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

時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千言遂步軍都將

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遷步軍都將

是隨太祖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宗權以安郵傳自

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宗權以安郵傳自

汴祖兵于潼關兼揚州節度使其所光啟中唐天子以

兵赴而還梁制置兼揚州節度使其所光啟中唐天子以

敵言出而還梁制置兼揚州節度使其所光啟中唐天子以

以排陣斬所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銳太錄其績

于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控扼喜逢大敵自引景福初

擊溥殺傷甚衆宿州言勇于野戰喜逢大敵自引景福初

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行密遣田頌揚府之敵也

爲宣州節度使延壽爲壽州刺史頌以行密專恣跋扈

嘗移書如百川不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踰越者譬如百川不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踰

五史記卷之二十一 吳世家

鄉及成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圖有涘上類首為輔翼光啟二年壽春張翊遣將魏

得數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日馮公每一年必遠求梗楠此年四月果與宏鐸戰于易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

五史記卷之二十一 吳世家

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樓破建於吉陽磯顧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

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苦不繼何
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敝行密然之
備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
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
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度吉撫
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上庶大駭
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進及周本
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
密疾病問周隱以在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
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
所出有幕客黃納謂威曰公受諸雖深反本無狀能挺
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納為先容渭果復令
之鎮天祐十一年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
卒于鎮年五十八行密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
可久以做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
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

長史記卷五十一 吳世家

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
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耶行密收儒餘兵數千
以阜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 五國故事微時居
人侍其側後既有眾遂令部兵 是歲復入揚州 稽神祿
悉以黑繪幕其首號曰黑雲都 備貸為業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還其妻
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
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歸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
忽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人行因持之
歸妻亦告以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
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子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
富贖而金人畱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長遂為富人
有李潯者為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 唐拜行密淮南
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為李言如此 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

史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
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眾歸于廬江十一
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穎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
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
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兵復攻行密大順元
年行密危處率眾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
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
為部將孫儒之眾自光啟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
陵盡得孫儒之眾自光啟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
師鐸秦彥孫儒通相窺圖六七年中兵戈競起入州之
內鞠為蕪榛孫儒幅數百里人烟斷絕行密既併孫儒
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
圖霸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
養千府之命之日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
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宏農郡王
食邑三千戶食 行密以田頴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
實封一百戶

長史記卷五十二 吳世家

州刺史馮宏鐸來附 九國志馮宏鐸連水人少與張雄
亡入海為盜宏鐸隨之聚眾千人自號天威軍遂據上
元大順元年詔復其位治軍于金陵樓艦之盛聞于天
下大其城為戰守之備行密定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
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
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孩奔走論之不可止宏鐸心
不自安遂悉眾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
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頴頴自帥舟師與
戰於易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
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出東塘邀之先
何憂一郡而欲自屏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眾
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拾此而去無謂
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
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
給甚厚將吏皆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
墜天祐分遣頴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

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渾
 河又大敗之五代史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
 梁班師至渾河為淮人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
 所乘諸軍僅得北歸
 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漢九國志周本舒州宿松人
 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
 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
 登深人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
 啗言笑自如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
 祐五年笑自揚州始得鎮西撫州刺史高安為之援江
 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
 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
 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嚴可求即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
 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
 用願無任偏禪可求為言揚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
 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不敗
 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畱或
 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遠也本曰
 賊有十倍之眾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
 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
 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
 城走於歸欵越人圍之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
 據衡州歸欵越人圍之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
 圍陣於城下璋以輕我必奔釋將呂師璋既至越人解
 尺而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
 有以待君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
 然乃還越人躡之急至中道宿半夜夾擊盡殲其眾走
 伏于道左越人躡之急至中道宿半夜夾擊盡殲其眾走
 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道司農卿盧瑊使於武
 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人為雄武
 統軍本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大尉中書令封西
 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
 愛之性純樸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
 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
 之以為禪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
 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授終乃殺

表忠齋卷十一 吳世家 十五

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
 怒曰我家即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
 殺吳室遂移本隨至廬州節度使陸游南唐書周本
 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陸游南唐書周本
 好飲酒樂事吳武帝位至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
 日吾繁芒事吳武帝位至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
 官言前朝嘗為汾陽王郭子儀廢朝命有司講求優
 烈葬給朝簿葬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
 信州刺史畧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其父征討
 軍出為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
 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
 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唐近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友人家醉不能
 有聞上者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
 其馳救則釋不顧就于仁望仁望既往亟使召業家語
 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望之泊火息復命
 至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望之泊火息復命
 敵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遠排劉越次見上曰火
 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
 誤我事臣未敢自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天復元年遣
 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
 馮宏鐸叛襲宣州及田頴戰于曷山宏鐸敗將入于海
 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宏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
 一戰之訶何苦自弃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宏鐸
 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宏鐸歸為節度副使
 以李神福代宏鐸為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
 淮宣諭使李儼通鑑攷異十國紀年注李吳蜀書張格
 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濟
 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濟為朱全忠所害

表忠齋卷十一 吳世家 十六

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
密與朱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敵藩授秩
執金賜編屬籍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潘傳皆云天復三
年十二月全忠殺潘于長水然則儀來使時潘猶未死
述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潘平實錄是月始以儀為江
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
書則儀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拜行
年春全忠即克鳳翔儀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
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文苑英華武昌軍
國夫人進封秦國夫人制勅經夫婦之本者莫近於詩
故宜爾室家言稱也如鼓瑟琴和也具官杜洪妻晉
國夫人王氏贊洪守土宣力爰致顯爵爾以嘉耦之道
遂能居而有之助彼藩條賴茲閨室宜室家而何媿鼓
瑟琴以有聞仍命增封用旌柔順荆南成納救洪神福
因晉肆赦是謂典常可依前件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一上 吳世家 十七

敗之于君山北夢瑣言荆州成令公納唐天復中准詔
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
行期不聽諫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
二聖亦甚有靈中令熾舟而謁之姓香虔誠冥禱勝負
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
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公數年造
進旌旗已破陣之敗身死家敗非偶然也向使揚子察人
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鑑考異十國紀年成納救杜洪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
志念其家皆無鬪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
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
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
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通鑑考異十國紀年
朱全忠聞田頵等叛
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行密召神福以討
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于境上行密召神福以討
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

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
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
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
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九國志濛字頂雲廬州合
九國志濛字頂雲廬州合

據言為孫儒敗于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
敬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
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眾屯集谿中夜皆遁去及儒
陵陽濛于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飢色
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
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
糧盡濛拔眾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荆山以濛為海
州刺史在任貪殘為郡民所訴又為田頵所譖降為無
敵濛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頵不守富貴自取滅
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逆往必擒頵願王無慮行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一上 吳世家 十八

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即翻陣以軍士俱笑其怯濛曰
穎先將多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于廣德濛欲奪其
眾擊之穎兵大敗乘勝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
戰太保宣州觀祭使天祐元年卒于治所年五十
敗死稽神錄宣州節度使田頵將作亂一日向暮有鳥
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
盡唯甲兵存焉頵資以起事明年遂敗初頵及安仁義
朱延壽等九國志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
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扞城之任時軍中多
盜行密所盜物遺而賈之仍誠之日慎勿使延壽知既而
必報延壽所盜物復而賈之仍誠之日慎勿使延壽知既而
壽請以狗地斬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
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斬光二州以功遷
團練使四年從征壽州周于潁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

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
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問道齋詔授延壽蔡州
節度使田頌安仁義結構延壽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
而止田頌詐為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
於色即柱而朱疾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
軍府事大兒輩俱不疑遂來覲行密代治吾無憂矣
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代治吾無憂矣
刺殺之密年三十四出夫人嫁斬州刺史石騰既而朱
入賀延壽善日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
事矣延壽善日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
無不盡戮之嘗與兵有餘署好以寡擊衆此小賊今得之無
皆此類也性疎財每賞賜皆分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
壽子類也性疎財每賞賜皆分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
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復其官爵陸游南唐書朱匡業廬
征討推堅陷陣功冠諸將好吳武夫人故自少得幸從
盡戮之嘗與兵有餘署好以寡擊衆此小賊今得之無
每得賞賜悉分資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

表忠齋亭上 吳世家

十九

其名遣使問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
殺之出夫使人更嫁然猶以舊功貨其妻子時匡業尚
幼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
候雷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
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
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對曰運數之興
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
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
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存中如之何存中從旁贊
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無
騎擊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真壽陽既敗
勳畧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真壽陽既敗
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食問其守禦之方匡
業對曰時來天地皆贊美匡業之言不自由遂作皆從
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自由遂作皆從
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
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

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頌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
賂命頌解兵頌恨之五代史補揚州密常命宣州刺史
子元璋備好于行密元璋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
以其女妻之厚待之將行復與之飲時羅隱皮日休在
鏐起居頌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為令取
坐意以頌之厚待之將行復與之飲時羅隱皮日休在
一字四而被圍而左加玉為其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為
茶下加石為礱礱子左加玉為其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為
取于邑上加雨為霖霖子左加玉為其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為
右加邑為邠邠地使者取亡字譏鏐必亡然亡上加草
為芒下加心為忘之使者取亡字譏鏐必亡然亡上加草
通合坐皆嘻笑之使者取亡字譏鏐必亡然亡上加草
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忿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
嘗命以鏐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行
斧二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璋通 頌嘗計事廣陵行
婚諸將多就頌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頌怒曰吏欲我

表忠齋亭上 吳世家

二十

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
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九國志李遇合泖人始事行密帳
按梁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步都尉使從平秦畢趙
韓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都尉使從平秦畢趙
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
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以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
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
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
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
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蕘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
蕘以狗本無反心可隨納欵遇聞王宣命遂開門委命
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
為縣 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
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
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江淮異

州處士失姓名高向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也於
也郡人稍安塔處士有親擊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
是人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復免難女乃取家中一
適人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
日處士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
簡然何城中出外隨之十以出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
無有見之者至城復往則不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
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則不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
以告兄復令取水持之則不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
之所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馬令南唐書李德誠廣
之吳攻宣州鎔敗德誠及韓球猶隨以左宣城推立
使周進思為鎔使德誠往論進思以宣城推立
將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以宣城推立
德誠是夕即愈鎔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
步軍使擒安仁愈鎔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
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後歷撫
進乃其子建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觀
以德誠前代功臣也

表忠節卷之十一 吳世家

內夫人迎於道執轡百僚侯於門朝堂設帳為
具每有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
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
不祖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
以相建封而為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二十人
皆任右職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諸將每見
積功臨城督戰必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將失
仁且坐城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執
禮王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汝功即擲我獨執
武王即日拜德誠潤州刺史南唐近事趙王李德誠
江其妻日國者同稱世史賤一見軀分王使女妓數
與而進日國者同稱世史賤一見軀分王使女妓數
躬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黃雲詩話總龜李德誠加
此臨川文圭草而德誠濤毫之略久而未至以詩
守日紫殿西頭月草而德誠濤毫之略久而未至以詩
之謝更飛章句時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此君福不用
建勳之父也少時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此君福不用

功日享千鍾德誠少事吳主獨無一能寵遇特深為
步軍使但豐白充美服裘乘馬而巳從諸將圍安仁
于潤州諸將見仁義皆慢罵詬辱惟德誠執禮未嘗
一語辱之德誠使前日雀鼠小命於兩城上無敢近
久禮且呼奇相他日雀鼠小命於兩城上無敢近
有禮且呼奇相他日雀鼠小命於兩城上無敢近
拜日進中書令封趙美王子盡贈之德誠扶掖下城
子建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謙善而巳卒年八十四
王諸將惟德誠無寸功止用謙善而巳卒年八十四
米志誠等圍之九國志米志誠四年沙陀部人少嫺
口葛從周寨河州志誠為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
軍指揮使田頰叛於宣州志誠與頰戰於廣德天
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從徐溫敗錢瑛
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討劉
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奔城遁去遂入
先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
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

表忠節卷之十一 吳世家

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
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瑾曰死乃歸徐溫
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偽自袁州
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
門之下諸 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為第一
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
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
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
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
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文苑英華揚行密妻朱氏進
密妻朱氏作嬪潘翰宜爾室六姻以寧四德具美俾
我行密為吾蓋臣統戎有方述職無怠緊爾輔佐致之
輯柔慶澤所加序進惟允全燕列壤大國疏 頴及仁義
封式示寵榮以旌賢淑可進封燕國夫人

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及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

吳世家

三

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呼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升堂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日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淝縣行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乃遂升廳則令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知覺客知其非常郡以自奮行密連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死秦彥孫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出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於江會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嗣李神福攻杜洪神福下池磯逆戰為流矢中目存戰自若招討使與神福多四年復攻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引十數騎巡城憇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愕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為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 焚其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

吳世家

三

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五代史四年梁祖平兗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為將理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即奔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寨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堰縱水流潦大至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帥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眾景仁遁還至輔州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遁去二年正月梁祖率軍抵霍邱署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鄂州擒節度使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

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頌俱為行密所併三年行
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涓潛號偽追尊為太祖武皇
帝稽神錄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卯歲往信州內
口場無木可市一日遇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
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復出大杉版
四枚曰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
納杉版為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廣
珍玩復往內口以酬少年更三返獲其厚利間一歲以
往但見邨落如故了無所見
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
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
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
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
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

表忠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五

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
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符猶在
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
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
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
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九國志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瑰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鏗選武
幹之士因任為帳下親信龍紀初鏗為行密所圍糧盡
將逸簡給守門者得密符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
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
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拔行密以
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
以手奉重甲口銜大刀先渡濠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
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

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為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
名所盜之物盡歸於簡於簡破龐田頌於清口敗梁軍於
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田頌於清口敗梁軍於
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行密破龐田頌於清口敗梁軍於
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
命簡率眾攻之茂章聞簡至率眾奔越改州團練使
抗人屢寇無錫以簡為常州刺史改州團練使
州破之俘知州鮑軍節度使武義初加征西大將軍復
入觀敵于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
關洞啟敵人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簡出諸子以侍董
紹顏者能知人善諷鄂州節度使李簡出諸子以侍董
紹顏者能知人善諷鄂州節度使李簡出諸子以侍董
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為時名將焉義祖
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衛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
者謂紹顏曰爾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
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衛中亦為

表忠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五

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
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
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
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于市
赦匡時通鑑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以秦
裴為江西制置使九國志秦裴慎縣人少驍勇頗好獵
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
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
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裴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獨
能制也行密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
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
鏐遣顧全武引萬眾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
面納欵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多病傷死未幾
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

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
 鏐讓之日軍孤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
 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熱視裴曰君
 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
 耗忽一日裴遣人告密道李福福攻越全武及宇
 全武方宇救之為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
 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福福攻鄂州南成內乘大艦
 來援裴率兵復三年從李福福攻鄂州南成內乘大艦
 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鄂州南成內乘大艦
 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劉存鄂州南成內乘大艦
 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欲納款因授裴西南
 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立以裴守相限水為柵裴不聽
 匡時果遣將劉楚若令總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告裴裴固
 中驍銳惟楚若若令總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告裴裴固
 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出城何由卒破裴裴固
 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裴裴固
 嚴肅兵士無敢殺掠洪州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為
 出府帛贖還之洪州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
 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存與潭軍戰沒復授
 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存與潭軍戰沒復授

師鐸師此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
 頭舫願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
 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聘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
 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
 為齒九年在治七年積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湓中卒年五
 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湓中卒年五
 足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

陳知新九國志陳知新盧江人從行密起兵攻北諸部多立奇
 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巴陵破其水柵
 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
 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為楚
 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
 慰勉之冀為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以舟師
 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以舟師
 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
 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

表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十一

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
 殷知不可屈乃殺之湖通鑑考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
 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于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
 偽鄂州節度使劉存出稽神錄劉存為舒州刺史生擒
 生霍某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因構其
 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
 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
 素服自於獄既而存遷鄂州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
 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殷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
 門者告舒州霍表兄馬殷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
 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岳州
 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畱帳下兵三千于宣州以
 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温典牙兵召璠等
 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
 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其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
 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顯擁衛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
 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
 月温顯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温等者
 皆為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
 十三通鑑於寢室殺之不言徐温蓋徐鉉為温諱耳薛因
 之而於寢室殺之不言徐温蓋徐鉉為温諱耳薛因
 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成者善占筮武肅王左右
 日非常旋風雨來遠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
 是淮南楊屋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去此
 未知端端豈可便弔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而然去
 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
 知之貴令知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
 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

表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十一

先見先是楊渥欲與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

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為烈宗景皇帝陵曰

紹陵五代史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偽

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為顯所殺顯將納款于梁遂自

稱謂後委別將徐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顯立行密

僭號追尊為景帝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顯之

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于梁及渥死顯欲背約自立

通考異十國紀年張顯欲稱淮南而後送款于梁以淮南

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約三千里軍府

踰月無主必亂必若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顯

有所立然後圖之

雖剛愎而闇于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召

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

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

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

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

九國志陶雅字國

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

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澠上軍偕

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

州衙山指揮使行密據合澠遣雅平鄉盜秦定過脩已

等遷入營主將光啟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於柳子山

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為舒州刺史為秦盜許勅潛兵

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

師助臺濠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頔以宣州叛雅以州

兵助臺濠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頔以宣州叛雅以州

聚盜據源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

未嘗謁雅及源州武引弟姪十餘人劫至是雅移檄言討

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

歛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

去將吏白雅欠仲不應乃下令曰明日破婺州虜越州

者俱斬果以功遷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

史沈夏以功遷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

會領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

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使十年八

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

陣敵常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以錐刀傷手及為

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

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熙川二

上餘年民感其化生

男女或以陶為字焉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

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

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

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

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

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隆

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

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之于外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

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貴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雷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顯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顯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顯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顯因以弒渥之罪歸之

裴翥龔平上 吳世家

三

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復謂其然日向坐中客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日疾卒道士邵脩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九國志鍾章字憲明廬州合淝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淝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顯弒行密將出徐温守潤州以圖自立温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顯章知之温謂曰吾有老母不軍舍推牛享之刺血而飲以誓温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顯于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蘇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顯功大賞薄會與骨言爭握槊因諱語較軍功以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温逆謂之曰前事為理已告授公光州刺史因遣王稔以巡霍壽州團練使會歸吏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温由是專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于治所年六十二 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玕九國志彭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鄉里保聚徒眾得數千人自為首領捕逐羣盜有功本州補玕承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為詩什玕嘗貽書於鬱以多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為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韓德師叛傳命其弟城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傳以城為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傳為輔車之勢會傳死揚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於殷且覘瞻等歸以語玕曰馬公龍髯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玕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

裴翥龔平上 吳世家

三

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將周本擊破之玕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歙於我殷發兵境上援其輜重至即秦授玕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聘玕女天彭玕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羣胥有大志常快不樂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曹皆鄙之一旦吏會李氏因私命合屬燕飲而玕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笑玕知其忌已遂去偽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玕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至狎此鼠輩而聚飲乎玕聞之曰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餼以致報何歎玕不慧不能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謂眾客曰玕不慧不能從之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率牛練積為甲冑與兄弟倡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州縣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玕時南帥衆盜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

刺史玠為吉州刺史玠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禁人
賭博時有數卒為竊玠乃斬之於市以令眾庶玠欲報
李使口其偏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今
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無分祿酒地因
竊聞之因雪寒伏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醉因
強項不從及揚行密據有江通潭州楚移王昌已歸順
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周本征之玠等逆戰于象
攻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弟劉守真能驅鬼神每吳
牙拒之則寨中得玉箭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吳
兵掠年劉一劉死水調羽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
道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州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
戶口凡千餘家入玠郡馬氏以玠為刺史兄弟皆
內縣邑有欲返年而玠死因鄉會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
人以歸其副使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地存
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地存

表忠節卷三上 吳世家

馬及馬氏歸順江南余氏皆至唯玠之子孫取而不返
初玠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惟見大蛇長二
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玠亦死獨醜志劉承相祖名
景宏南唐時為吉州刺史玠以吉州叛攻陷郡
之往來吏民皆避玠之威不從玠死玠以吉州叛攻陷郡
南唐又里中遺兵征之玠死玠以吉州叛攻陷郡
僭號稱王南唐遺兵征之玠死玠以吉州叛攻陷郡
守子嘗登嶺上可窺數萬人倉廩皆遺於此以死
一守子嘗登嶺上可窺數萬人倉廩皆遺於此以死
日張欽以公平足見玠之德也旁有山嶺為甲小
日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
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玠之先壘在焉後守真死欽復
遣人發其先壘棺上赤蛇兩旁有蟻運土為弓
劍形已而玠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垓其旁有劉信
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
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疆起之本

日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
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鈞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揚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
士賓禮僚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
吳遣盧瑊致賀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忠勇
嘗記危全諷以十萬眾據象牙潭楚人為圍高安以為
之聲援朝廷以食嚴求薦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
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
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
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乃具
兵七千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寡情見則不可用也
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
本日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始欲牽綴我師使全諷得
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當自解遂直擣象牙潭突其
壘疾攻之全諷少其眾且笑本率易殊不顧答本先遣
勁卒穿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
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
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執全諷彥章而玠奔于楚仔倡

表忠節卷三上 吳世家

大權楚人果宵遁矣 執全諷彥章而玠奔于楚仔倡
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鏗全諷
屢饒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
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
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
三等如公此眾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
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
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
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于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
以兵送王壇代遇 九國志柴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
七歲遇龐勳亂舉族避地祖訓鼓不

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是以鄉里所異
 及長沈毅有斷而射應選軍令亡賊於林中環樹而
 藉一發而人樹俱名賞與至軍中校結為友則其
 攻廣陵反用儒始對某與彼相問何故反則其
 小校謀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既誅之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改名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延壽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一曰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出焉梁兵冠光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以遷州刺史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曰苟以城降王若先下壽州郡賞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壽州不拔而返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太保屋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使越人寇東洲稍用率兵禦之賜人稍五十戰敗
 破水滿再用為長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千僧為
 禱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引潭州許真為援令
 力之近城有萬勝岡大陣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
 與戰袁人頗忘一日列陣斬首數十袁人望氣因
 戰再用義元破武越軍於無錫鎮西軍領天卒年
 而遁武義元破武越軍於無錫鎮西軍領天卒年
 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左氏春秋
 七十二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左氏春秋
 嘗省視平廢寮屬白事有儒者之意功假氏春秋
 聘必擇之效出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
 日鷹犬之效出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
 統軍柴再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一風至庭下
 向軍柴再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一風至庭下
 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折所坐床几盡
 糜碎再用後為廬鄂宜三鎮節度使辛所坐床几
 用按家樂於後園習日隙風恐傷爾眸子柴知乃
 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日隙風恐傷爾眸子柴知乃

飛龍卷十一 吳世家 三五

書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
 為務不職富偏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
 遷亦宏不意淮甸兵起未嘗言兵時皆以宏為
 州史宏皆在江北宏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師宏
 副使徵古素輕其為人因慢遣之眾皆憤怒而
 何然徵古及京口徵古為人因慢遣之眾皆憤怒而
 常州徵古及京口徵古為人因慢遣之眾皆憤怒而
 親來軍容在使告之宏曰吾與陰以命州宏曰
 仁祠果仁見夢於宏宏曰吾與陰以命州宏曰
 二頭衝突越兵克於宏宏曰吾與陰以命州宏曰
 封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去命未下而發善遇之
 拜書柴克宏父再復何問歸焉密授先鋒軍指揮使乾寧中
 唐父什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墜皆
 以父什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墜皆
 治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守備者
 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
 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
 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
 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舉臣多為大言以迎合
 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以故
 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隙先克
 乃請効死行陣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壽春行至興
 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興
 傷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有初克宏母
 其子可為將古抑之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
 分甘孛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
 厚言云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
 為言云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
 堯諭遇使自歸堯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堯以示眾若
 本無心何不隨堯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堯出温
 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稽神錄李遇為宣州節
 家厥中蓄猴圍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
 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牛明年
 遇

飛龍卷十一 吳世家 三六

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
出則滿城皆臭田頔將敗出于街中巡夜者見之不
敢逼旬九年温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温
為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
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攻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敗
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于霍邱十二年
封徐温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
江表志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暴歛下百姓苦之因入
觀侍晏伶人戲作綠衣大而胡人若鬼神狀傍一人問
曰何緣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令公入觀和土皮掠來
因至於此張崇帥廬江好為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
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
之計口微渠伊錢每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
指實皆道路相目將鬚相慶輒歸又徵將鬚錢嘗為伶
人所戲使一伶使假為人死有謔當作水族者陰府判

五卷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七

日焦湖百里一任 為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遙決之
作懶崇亦不慙 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
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
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為也
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
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
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九國志劉信字興遠充
射始陷蔡盜許勳軍中勳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
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
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
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
副指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
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濠率

兵破之信先登破敵首重創及青人橋師先求白甲軍
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
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
苑攻於上高遠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
聚殘黨為盜南州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
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
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
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
曰奉命討險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
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
全播懼因納欵信受其質而還徐温方執政聞之大怒
杖其使者信子彦英時為親軍校温令將三千人往援
之温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眾取一小郡
不克而還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
懼即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温有譖於温言其逗撓
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温大喜復遣還鎮十
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
議大夫薛昭文册閩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
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
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厄

五卷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三八

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
稱快信用親吏吉况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
其中莊宗伐蜀温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温
卒又傾心事知温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
以舊故贈太師於洪州許之陸游南唐書信烈祖受禪
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
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皆如新開棺即有
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氣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
微作硫磺氣素問棺中硫磺為藥即以此衣襟取懷
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其掩塞之而去既至營中營中人
皆驚云今日那得有香氣知硫磺之異且輒汲水服
之至盡城中人舍僧寺偶與道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
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磺云
數盡當死死後復視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蟬蛻之狀
金自是無病今為清海軍小將年夏四月副都統朱瑾
七十餘矣形體枯瘦健如故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
殺徐知訓瑾自殺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

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期貴潤州徐
 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
 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誥尤凌侮之嘗
 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誥為參軍隆演鵝衣
 髻髻為蒼鶻知誥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
 泣而知誥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誥殺吏一人乃
 止吳人皆仄目知誥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誥攜其
 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
 吾敢知遠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
 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五代史補朱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加

表忠節卷之十一 吳世家

三九

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
 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
 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寤報退視馬生一駒
 見臥未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肉皆
 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
 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
 政及行密死子溥嗣立溫復與張鎰爭權鎰殺鎰自是事
 無大小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
 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
 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
 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
 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遠以
 瑾屍暴之市中時盛夏肌肉累日不壞青蠅無敢觸
 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米
 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左
 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
 不克使人偽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

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
 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册寶綬
 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
 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
 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
 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殷文圭唐詩紀事
 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駭駭獨安詳如不聞沈顏
 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為內翰沈顏
 為翰林學士沈顏宣州重建小廳記界江南宣州寶為
 暨鉅盜起芒碭環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墜僅
 免而外無子遺矣兵部裴公餘慶去任實常侍聿自池

表忠節卷之十一 吳世家

四

牧來臨蒞事未幾遠為秦彥所據姦連隣愍一旦擁兵
 渡江引黨趙鏗以代已任是歲南游劉顥作亂揚州繼
 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
 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
 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子侯其來蘇宏農王允憫
 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何獨後子侯其來蘇宏農王允憫
 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鏗知人和在彼
 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
 子月孫儒大掠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
 為我公擒之其眾盡潰宏農王去率揚土我公嗣總藩
 條天子嘉公之勳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
 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薦屬戎事便應久缺司著
 者進言曰蓋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
 德以來之既而安之期成車者闕舟者聯聯比
 屋滯貨盈市溢鄼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
 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而省其徭給
 其乏而賑其飢不期歲荷擾乘犁穡蠶於泥如雲之稼
 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
 許然後度相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
 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

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緝州副使兼沂密交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觀者日城中匿旗鼓寂若無人館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館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且至師既退為沂兵持其後棺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為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豁洞民多為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吳世家第一

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于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畱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五代史謂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為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十餘年溫乃册溥為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溥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溥僭號凡三年而卒諡為惠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吳世家第一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通鑑攻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獨先主願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詒知詒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顛之亂嗣主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位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陽公溥監國 七月改昇州大都已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下

吳世家

督府為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御天興樓大赦通鑑吳徐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南唐近事嚴求徵時為赦拜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期年嚴亟登公輔宰殺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調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資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問謝之曰僕馬畢為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

次第以對皆如所授江表志嚴球為相是年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
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
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辭依
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印時罷兵慎辭還朝夜宿金
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蠟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猜忌
辭以竹籠盛之沈於江口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
溫來見以白沙為迎鑿鎮九國志翟虔彭城人也乾寧
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衛以虔為軍佐屬張顥之亂
溫與嚴可求除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導及誅顥虔有
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
瑾殺徐知訓擊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
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為名虔
乘間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白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
喜共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為賞及吳國建復旌

五代史記卷第卅下 吳世家

共勳授開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
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
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
溫欲斬之為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
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
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
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
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
旗鏡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
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
代祖考立廟于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
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輟

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
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
卽皇帝位夢溪筆談子嘉祐中客宜州寧國縣人有方
國以備兩浙後為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寧國故子
孫至今為寧國人與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
紙紙劄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丙一
紙報方虔云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
已僭即偽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押
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
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改元曰乾貞大赦
二年溥手教子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五代史記卷第卅下 吳世家

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
定江玉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
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
人來獻稱神錄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
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周而滅占者曰
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
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于此堂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
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
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為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
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
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
尹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

邱皆平章事 馬令南唐書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為
道煥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邱益窮隨象東
下餽口於優魏氏烈祖時為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
齊邱依焉因以鳳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以國士待
之歛人汪台符投書於烈祖書曰其名頗挑斥之齊
邱本字超亞聖以符為字齊邱慙即改字子嵩隨烈
為名超亞聖以符為字齊邱慙即改字子嵩隨烈祖
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
烈祖輔政勵精為理舉禮法以遇強衆親附卿士寬
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始
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十年義祖卒
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欲求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
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
遷左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
邱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
不協欲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吳世家

子景選吳王之婿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
齊邱使陳覺爲景選教授以賈其聲價齊邱參夾時政
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選之美幾有奪嫡
之計所以然者以吳王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
國授於景選景選易制已爲元宗威權無上矣此其日
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爲已副通兼
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
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
挽决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邱爲左丞相遷司徒徐玠
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誅張延翰
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而已
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臣
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不可不爲改官
拂衣而去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
邱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
望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問者莫不大笑
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
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
務皆在尙書省乃求知尙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

五代史記卷第廿下 吳世家

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
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邱往問之許其出
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不許其出
坐斬齊邱臥疾不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
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
坊中人皆使修飾坊改爲錦衣坊大啟第宅窮極壯居
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
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行之徒在門
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
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
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
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
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政言者常錫蕭蕭儼
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錫蕭而流
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蕭尤甚錫蕭而流
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
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
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遇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及

五

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鑲穴牆以給
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諡醜齊邱初館于娼妓魏
氏藉其貲給遂以爲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
詰爲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
皆宥齊邱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
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
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作爲
師授以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能精意往
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能精意往
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陸游南唐書宋齊
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高駢表傳
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邱好學工
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燕遊賦詩以昇州刺史齊邱
將姚克瞻得見暇日陪燕遊賦詩以昇州刺史齊邱好學
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蒹葭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
以國士從僕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秘書因說烈祖
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
亭池中以橋度之至則徹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
又爲高堂不設屏帳中置灰爐而設火兩宋高祖然
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

齊邱獨惡其為人每欲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
 祖末出鎮齊邱多請徐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
 自請出鎮齊邱多請徐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
 右司員外郎齊邱自以資望尚大夫兵部侍郎自居
 以爲相齊邱因入吳主命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洪州改葬烈祖以吳主命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大將已而烈祖遂拜中書侍郎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不將已而烈祖遂拜中書侍郎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舉國皆以元宗入輔吳主命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協國皆以元宗入輔吳主命元宗躬往迎之於元宗已
 急至都則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已而都無失德烈
 若遠行則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已而都無失德烈
 手書切諫則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已而都無失德烈
 謝國乃與李祖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
 使珍齊邱由是頗見疎忌留爲諸道統判官加司空
 舊職齊邱由是頗見疎忌留爲諸道統判官加司空
 無所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統判官加司空
 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

陵持吳帝詔來行傳齊邱謂德誠子勳曰尊公受
 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勳進烈祖
 禪徐珍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
 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
 忽抗聲曰臣爲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
 不用老順人矣惟宋齊優容之嘗夜燕齊邱頓首
 下應天順人矣惟宋齊優容之嘗夜燕齊邱頓首
 祖却之曰子惟宋齊優容之嘗夜燕齊邱頓首
 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所
 表言齊位不歸丞相不當待罪而烈祖怒已解
 大言齊位不歸丞相不當待罪而烈祖怒已解
 公召見遂以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哉命吳王
 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復委任兼知尚書
 來齊邱陰謀還至淮北使人與晉人相殺之契丹
 厚其原幣還至淮北使人與晉人相殺之契丹
 成其原幣還至淮北使人與晉人相殺之契丹
 烈祖命齊昌親夏昌圖盜庫全數百萬特判輕典
 齊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疾求罷省始召與宴
 齊邱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吳世家

六

烈祖怒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亦偏禪耳今不足矣齊邱
 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亦偏禪耳今不足矣齊邱
 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詔曰朕之性第窮極少相
 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少相
 坊中居人皆使備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少相
 鎮烈祖曰衣錦事元宗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
 服錦袍視事元宗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
 齊邱之客最相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
 魯魏與造飛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攻於是出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華舊隱從之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稅元宗欲從之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徽得論事不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帝助舊論事不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再持舊論事不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朝請然不得預起久會言者澤遣馮延巳召所不
 覺使福州論事不齊邱語傾周宗泣訴於元宗而宗已延
 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

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
 洪州周侯淮北起齊邱固讓仍爲人傳建議發諸州兵
 封楚國公與謀難齊邱固讓仍爲人傳建議發諸州兵
 屯淮西擇偏禪可任者將之周人未嘗測虛實勢不
 輕進及春水無轉饒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
 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又力陳割
 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
 歸議者謂如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
 怨益深不難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
 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周兵皆聚於正
 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專肆無則可以無患
 乘間言宋公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
 公所言率見聽而談木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
 重國危殆竊聽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
 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
 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牆給食俄又絕之放歸九
 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邱爲厲叱
 不還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吳世家

七

邱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江南野史宋齊邱字子嵩
世為廬陵陰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
傳同起於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
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於任所齊邱
因是以為故里焉齊邱少孤好學為文其體頗質樸而
無師授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于商
君長短機變權術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
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姚洞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
之與語終日其親友姚洞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
天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疾且死因遺書
薦之於先主至既後逆旅而天疾且死因遺書
隣倡優女魏氏聞之乃藉路遺數緡由是獲備管幅
克投贊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賄遺尋娶魏氏
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士大獲賄遺尋娶魏氏
公廉脩舉廢墜制御奸雄凡數年問府廩盈積城隍完
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
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邱乃勉先主帥
兵渡江以平其亂翼衛社稷立大勳代秉大政若握
重兵制取羣臣綱紀弛而不振乃脩復政理動據禮法
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脩復政理動據禮法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
無虛祿輯睦公業撫存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
中度斥捕擻寇上下咸安皆齊邱之謀焉又說以虛懷
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後
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家
國或至夜艾池亭今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為溫
所忌遂署為府中從事溫因拜擢右司員外郎復授諫
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自議庶政乃使人于淮上迎
接比歸義士大夫孫思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兼
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邱自揆以草野
之人遣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為
仕吳王累召乃素表堅讓畧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
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
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齋吳王詔親往
慰諭優辭敦勉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
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遣僕射平章事
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代乃請先主移鎮
金陵以基王業交結奸隙以待時情於是從之然吳王恭
近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情於是從之然吳王恭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官禁之內嬪御貴戚警效噫厥之
無以過之莫不知之以陰間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主
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所歸
卒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始諷吳王禪位先
主既膺禪位齊邱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威四方遂
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家國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
足以前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
叙情舊飲宴彌厚常饋遺乃改其故里為愛親里坊
先主疾篤坊更詔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前
官相之嗣主襟量仁儒言多玩狎恭已無法大失統御
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邱每犯顏諫正陳以昧且之
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是上疏論及
先主創業之艱憂勤之重犯諫不從未幾以爲浙西節
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官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
載之徒多事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嗣主
顧盼頗見慢色齊邱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
既衰暮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眾為鍾謨常

九

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願首尤生謗瀆乃歎曰鳥盡兔
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
以為詐徵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
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
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
始齊邱賜歸九華外之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宏然虛
淮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為迂典咨詢謀慮
而不可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
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邱聞之曰斯乃蹶脚射帖之
徒焉能為都統外以禦勅散辱國喪師之曰斯乃蹶脚
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表
叛乞詔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專謀復告老謝
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專謀復告老謝
安常日孤欲展脫國務放心雲鶴每思寄托恨未得入
時陳覺李徵古等嘗見親密因順旨而言齊邱先朝風
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且陛下暫
輟萬幾高晏深宮依席德隆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
使還諭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邱不死

殆難保其久允合朝順非遂成毀障因是貶殺覺等時
齊邱不知其肯乃具艦艦并詔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
七日而卒昔嘗著啟云至千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
人見其死謂之自議齊邱所薦進者唯能先萌未兆智
策宏遠才地致化理能易俗與已合志同方者乃授拔
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延豈以尋章摘句賦賦
經史殘剩古人之為文士者哉故齊邱之學天才縱
達穎出羣彙混然而得非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
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碑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
十餘篇頗幾于道家凡建碑碣皆齊邱之文命韓熙載
而與時見誦誦多此以紙實其真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
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圖復中原而虜主
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
沿海齋琛以為報聘虜主不知謂北朝殺已天使因漸
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於是德光大怒寇邊境及衝
晉主與之抗禮遂入梁園遣使江南與之會醜嗣主謙
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
我為仇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或曰虜
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當嗣主孺躒輕肆失言陳覽之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十

徒詔諛率爾詭計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
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謨遂除譏惡交亂庸君九華之
墳末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賢無文楚而復評江文蔚
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韓簡之內孫雜不脩韓
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機立功定業當
齊邱乘政在任皆斥腐儒軀生身汚淫穢故不大用位
已崇峻由是哆于頽頽背憎面譖羣苟不附已莫之容
加之齊邱性度不能宏綽襟器斗筲苟不附已莫之容
忍注台符譏其名字沈潛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
言致之大辟乃勝其子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
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華
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譏者所匿今傳于人口將死
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秦州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
今一死固無所憾遂自縊而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
世而亡容齋續筆宋齊邱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
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
不正而斂錢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者
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
吳順義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版田上上者每一頃稅
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稅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一下

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錢算
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
時價而折綱綿綿本邑日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
非民耕鑿可息也無與販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
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細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
齊邱請絹每匹課為一貫七百文細六百文綿每兩
十文皆足錢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誨曰明公總
損官錢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推等救火
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推等救火
也即行之自是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
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誨
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志齊邱傳中徐知誨
豈不有覲於偏閭之臣乎齊邱生平在所不論也益
亦始於五代時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
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
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十一

猶有定制王棲霞茅山靈寶院記靈寶院者梁天監
歲貞白陶先生宏景所創也始木昭真其號焉紫陽
良常比衛焉其餘聖概羣阜若眾星之環拱不可殫
先是迴臺層漢悠閑區雲秘三洞瑤文集丹邱羽客
人周仙君子良勤脩於是崇習元風鍊金石身騰烟霞
轍時移代夏五木之功寔及孫智清復討前址再
公每瞻遺蹟履構還緣日靈寶爾後既偶兵燹致煨燼
建是院尋諸舊號須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燹致煨燼
荆棘相森凡材園長孤兔往焉芻蕘往焉芻蕘往焉
五十載矣栖霞胃叨素業幼專不怠雖童弗獲名而屢
厄兵難跡不遑處遺所空斷梗查泊自北徂南幸託
元化遐筮茲境幸諸願言終乃廟奉鍾志暨勞砌壇植松
結苑庇拙初藹藹木願言終乃廟奉鍾志暨勞砌壇植松
籥是堦始結初藹藹木願言終乃廟奉鍾志暨勞砌壇植松
隱公遂括俸錢一百萬俾於舊基別崇利有稟命之際
智察周防且虎視匪懈思竭克勤莫荷恩教噫事難謀始
可同而雲或掩時非雀之園而雀終噪盈非片雲
由是度揆經營月期日就博遊執新量材取制積茲必

襄國夏必獲平天礫以等阜屏豺狼而斷羣力工約萬
綿成慶期刻削督奇丹麓臻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
天尊景從碩壇三級三門三閣統廊廡一十六間北
葺壞整頽降真堂續連於內重新沼池再築垣牆東北
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
兩厦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
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天登鴛
翠鸞差鳳翹醉容禮而若巧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
雲鶴軒軒蔚蔚作嶺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象
斯威即荒菌之域安歛諸壯麗乎是使真風永布靈致
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聖烈可久可
大接霞智漸絕妙才非述作蓋受恩于始受命于此
誠竭慮迨茲成功聊實記於質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
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闕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
記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吳世家 十一

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為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
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邱司空知誥召景通還
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
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
應天宏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
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馬令南唐書楚王
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
度和雅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
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為司
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
乃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
為不法輒歸於元宗而獨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
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景遷為太保平章
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

遷幼穉他日得國授之已為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
遂罷齊邱以為已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
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事景
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
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為碑以表其
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
謂元宗景遂景敏景遜也景遜不與焉陸游南唐書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參政事留東都輔
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書一覽輒不忘烈祖參政事留東都輔
國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
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
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
十九諡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以次子
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
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
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于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吳世家 十二

陽江表志讓皇遷於泰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
生枝葉延及五歲即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即日而終
又讓皇居秦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滿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回首細思量五國故事及將遇絃方誦佛書于
樓上使者前趨溥以年三十八諡曰睿昇元六年李昇
遷其子孫于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
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江表
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贊謁于宋宋知其忤物
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吊客造
謁賓司復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祚挫強
吳盡是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雖猶自哭讓王宮春合何
如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

獻楊氏遂絕五代史徐溫乃推博為主復僭號景來朝稱大
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張景來朝稱大
吳國主致書上大皇帝其辭旨早遜有同箋表明年
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彥方物及獻貞簡太后珍玩
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明等以名馬報
之郭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格
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格
有變淮人問之比屋相慶明宗策崇韜復遣使佈好
重海奏曰楊溥既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
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
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乘政數年
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偽加九錫晉天
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于閬州築丹陽宮
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昇又
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為永寧宮周顯德中李景
聞周師渡淮慮楊氏為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
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
壺清話吳武讓皇既殂於丹陽其族屬尚居泰州麻舍
先主自受禪已還未暇措置追殂方囑付嗣君曰那君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皆楊氏所有天地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
常吾所憫孤兒女倚寄殊鄉令往秦州津致揚族安
於京口躬瞻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稟
遺戒造苑使尹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
載道路已亂延範大怒以延範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
慰其冤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嫁之秦州至是命
失常度 江南野史先是讓皇一族徙居秦州至是命
尹延範迎至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其二弟
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
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
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唐人
遷讓皇之族于秦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
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盜行密起合
泐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

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
使始預謀議五代史徐溫字敦美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
南唐書徐溫字敦美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
寡言罕與人交與中藥然可畏目為徐顯會唐末大亂
馭豎為盜從吳武王揚行密起合肥勁兵數萬號其軍
為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
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
衙指揮使始預謀議 九國志徐溫字敦美海州人
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取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
肥遂隸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入畏
之及平秦彥虜趙鏗敗孫儒溫皆有功授隨身都知兵
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
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
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
州重載不能進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
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頗戰不勝
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吳世家

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
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為之備既
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刺史隨授右衙都
指揮 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
遂預立渥之功九國志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宜
外必姦臣為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
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于判
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
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
衙都指揮使張 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
顥同受顧托 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
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
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

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于顯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九國志渥既嗣位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顯頗忌之故顯將圖弑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顯既弑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款於梁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顯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顯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衛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嚴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不咸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漫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七

溫因爲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令南唐書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宜州九國志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誅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九國志李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因高駘清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佛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

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顯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顯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王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顯獨默然投袂而去濤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大和四年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卒年七十二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江淮異人錄錢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吳世家

七

處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接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處士常宿于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語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錢曰正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之於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又每爲譏語說東方事言李氏祚髮一倍楊氏初吳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號至禪代二十五年故仿佛倍之耳以其子知訓輔隆演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五代史唐末青州王

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
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鄱師範已敗淮兵大掠
而還昇時幼穉為溫所擄溫愛其慧黠遂育為己子名
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
顯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顯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
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得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
圖其事顯然之乃立渥弟渥為帥溫尋殺顯謂渥曰
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渥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
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大尉溫州刺史充
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宜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
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
揮使鎮海軍節度使浙江西道觀察使十二年八月溫
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
馬步軍都軍使兼宰國軍節度使宜欽池等州觀察使時
昇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屬溫表移其府于金
陵偽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使副大使知
節度事以昇為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
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軍都
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溫
以昇代知政事 九國志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下 吳世家

十九

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
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
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
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為朱瑾所殺
以長子知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
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
十倍之眾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
答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
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
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
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
子皆赤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遣信使
者而杖之詈曰語到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

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
浦橋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
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擲六骰于手曰公疑信
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勝不負公當一擲偏赤誠
如前旨則泉彩而已信當自矜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
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成復待以
忠貞 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 南唐近事烈祖輔
焉 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擗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
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
侍中九 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左統軍
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
可求善籌畫 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
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敵中之
計問於嚴求求曰無須繩之易絕耳請教泰與海鹽諸
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 知祥長于財利溫
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下 吳世家

十九

常以軍旅問可求國事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
喜為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
取金帛溫獨據餘困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
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
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
立其弟溥順義十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
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武李昇僭號溫為
義祖五代史明年溫冊楊渥為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
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十八年溥死溫問之自金
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溫言及蜀
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
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于潤州
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偽位改元為順義自是溫父子

愈盛中外共專其剛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揚忠定
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使諸道都統鎮海
寧國等軍節度使欽池等州管內營田觀察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戶
實封五百戶僑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即後唐天成二
年其年十月三日溫卒偽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諡
曰忠武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
府雖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
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眾拒之戰于無錫大
敗越軍越人亦多舟師是歲早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
天亡越之時也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
紛紜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為諸
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戰亦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解
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為樂豈不快哉多殺
何為乃遣使盡以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願義三年後
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賜車轂
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忠武
馬令南唐書知溫權勢多為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
士角觚之戲怡溫權勢多為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吳世家

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李德誠有
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主且復年長不足
以接貴人侯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
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
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
使瑾詣知訓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謂瑾曰
拜知訓答拜瑾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
吾不敢去賊拜瑾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
家初瑾嘗有德於徐溫子也及其因終吳人皆謂曲在
知訓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
焉則朱蒜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
子也烈祖乘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
居也烈祖乘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
知詢入觀謀代烈祖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
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構外為徐玠知詢所賣而不知

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
甚易溫未終履請烈祖至金陵烈祖曰先王之
朝因疏其罪狀授左統軍知詢曰烈祖曰先王之
喪爾為不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爾乘與
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臣而乘與
非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曰將入朝廷望於烈祖
既行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曰將入朝廷望於烈祖
知詢復起為望之望之言責烈祖曰烈祖曰將入朝廷望於烈祖
知詢復起為望之望之言責烈祖曰烈祖曰將入朝廷望於烈祖
於任又知詢常會察佐譚宴終日絕願望移鎮江西卒
法烈祖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烈祖曰知詢之敗知詢為
多烈祖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烈祖曰知詢之敗知詢為
造烈祖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烈祖曰知詢之敗知詢為
知詢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亦見呂氏曰吾不解
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不復見知詢喜甚有
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絲舟有婦人漸適視之乃呂氏
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吳世家

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
以履示知詢知詢刻知詢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于
中塗知詢頃刻知詢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于
見先王封地與李氏同而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
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
出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唐書徐遊之特優子景遠景政
者以二人為首陸游南唐書徐遊之特優子景遠景政
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詢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
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
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者以兩人為首後
主嗣位好為文章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
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
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詩後亦引經義或古事稱美有
問對或遊之風間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
君臣相於遊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設器之制久不傳
人無知者得之暇以試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
簡為學士得之暇以試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
歎賞不方全陵之將亡也徐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

錄符取已及兄鉉并遊同納從中從之錯與遊皆墜地
而鉉獨否俄借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
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爲雅循初知訓
輔政無所醜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
是以知訓大沉酣欲害烈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
獲免又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吳歷刺史節度
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溫第五子也吳歷刺史節度
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
捧觴爲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
十三又梁王徐知詢溫第六子也起家爲太子中舍
累遷刺史節度使知詢敗以知諫爲金陵尹烈祖受禪
封饒王進王梁知諫博采奇貨充其家五十萬易之
持鳳冠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諫以錢五十萬易之
其頭正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爲枕朱冠緹
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
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徧虎帳皮爲大
帷率僚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
蝶知諫驚遠棄歸數日病卒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吳世家 三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獨醒雜志江南呼密爲蜂糖蓋避
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子里中有僧寺曰南
華藏楊李二人稅帖今尚無恙子觀行密時所徵產錢
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
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
人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性能得士心其將蔡
儔叛于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
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
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
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
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
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

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
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
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
在人者歟原注據吳錄運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
所篡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
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運歷圖與穎
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
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穎所記爲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吳世家 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
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
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
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李昇本海州人僞吳大丞
相徐温之養子也江南野史先
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于任
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使為事屬
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
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眾數十

吾輩輩至至 南唐世家

之地入之聞海賊夏詔眾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說
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
橫流為人所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社稷稷必
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與者吾雖不調夙稟壯志聞公
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
賢魚水未足為遇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眾自海入
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問眾至數千人行密因自帥
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
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為徒弟
後行密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額頤隆上短
下乃橋歸為已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額頤隆上短
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問號李
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問號李
道密彭奴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流寓濠泗吳武王楊
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
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姓徐名知誥温嘗夢水中黃龍
十數温獲一龍而寤翌日姓徐名知誥温嘗夢水中黃龍
温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温驚曰爾在此也
知誥泣曰為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
温由是愛之陸游南唐書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吾輩輩至至 南唐世家

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
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超生志志生居居生多彭彭舍
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
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
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
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行
密長子温惡帝不以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温曰
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温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
氏名知誥疏屬之表志南唐高祖祖李諱知誥生於徐
有唐鄭王疏屬之表志南唐高祖祖李諱知誥生於徐
出家為尼出入徐温家温妻李氏同姓帝少孤有姊
温妻以其同宗憐其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
知誥專據湖南大將徐温出師濠上見先主統制天下楊
行密遂用已姓吳主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復姓李氏蜀
子為讓皇義父温為武王改元昇元僕射復姓李氏蜀
主實錄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
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温養子後村詩話李烈祖為徐
温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
不盡心徐不復以常兒待之玉壺清話先主昇字正

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超生志志生居居生多彭彭舍
遂飄遊他郡為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其父志去宗室懸遠
寺號為李道者主以光啟四年生於彭城會天下喪亂
因轉徙濠梁家貧二姊為尼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
為亂兵所掠時尚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為己子長子楊
渥驕狠恣橫多或凌之行密慮為渥所害謂大將徐温
曰此兒異常常深愛之慮失保傅汝無子可及壯身長
賜汝養之温得主致保傅命師傳汝無子可及壯身長
七尺廣額隆準為人温厚有謀馬令南唐書建壯身長
人語聲清暢常緩步行從者謂温厚有謀馬令南唐書建壯身長
行虎步也陸游南唐書帝事温盡子道温妻李氏此龍
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額隆準能及温下語
聲如鐘精彩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額隆準能及温下語
與其婦晨夜侍旁不逮也温益愛之行密亦謂温曰知誥
嵩傑諸將子皆不逮也温益愛之行密亦謂温曰知誥
瞬如雷語言厚重望之攝人玉壺清話及長身七尺
尺坦額隆準神彩雖緩行從者謂温厚有謀馬令南唐書建壯身長
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明燦其音如鐘響泛舟
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主舉聲指畫響出

數百步外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
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馬令南唐書從
卒陸游南唐書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使遷昇
州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行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
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行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
王壺清話天祐中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
素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任僧走金陵城中獵狂
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為昇州刺
子目徐姓名知不復尋為昇州刺史童謠曰東海鯉魚
天後竟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昇
獨好學接禮儒者馬令南唐書魯崇範廬陵人也憲
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九經子史世藏于
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已縉償其直
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
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御之皓謝曰俗吏免

表鑑卷之三 南唐蒙

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會皓赴闕與崇範俱
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
月俸之餘四時錫資非次優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能自
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任能自
勵為勤儉清異錄江州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
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與小黃門
撥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作對令
以寬仁為政民稍譽之皆武夫專事軍旅帝初定守令
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專事軍旅帝初定守令
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主
論議曾禹張洽孫傷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棕為
親吏王壺清話天祐中童謠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
督為急務主獨好文招儒素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
州為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
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鈞磯立談自揚
氏奄有江淮其

牧守多武夫悍人頗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
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提
筆者及烈祖以軍功收昇州初由是遠遁宅心以為已
其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遁宅心以為已
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
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昇初不欲
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
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
定亂馬令南唐書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
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
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為右職烈祖移鎮潤州宗
監蒜山渡首問朱瑾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
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
女妻之是為遂得政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詰至京口
興國公主

表鑑卷之三 南唐蒙

不樂既而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詰居
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為淮南
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詰猶愈於他
人因雷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陸游南
唐書十一月加檢校司徒始昇州十四年五月陸游南
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
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齊邱知訓以內外兵
馬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眾宋齊邱知訓以內外兵
且莫山渡馳告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以仁裕
自蒜山渡馳告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以仁裕
為淮南節度使行軍副使內外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
畫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五代史補李昇本為徐溫
所養溫殺張顛權出於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
出居金陵以嫡子知快知為丞相昇為潤州節度使始為
宣州忽得潤州甚快知為丞相昇為潤州節度使始為
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始必損足焚巢與昇善
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
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
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

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徒信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
 州又徙建州雷後撫州節度使王壺清話徐知誦為淮南
 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節度使徐知誦為淮南
 所殺一方甚擾主丞往代之悉反其治謙寬悖初知
 訓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嘗問安主預免之後又於
 刁彥能行酒以爪指主主吐茵而起偶免之後又於
 於廣陵城東山光寺會主適自京入觀亦預焉知訓
 醉決欲害之其弟知諫白於主遂鞭馬急奔知訓不
 授劍與彥能俾急追之彥能及於中途但舉劍揚袂遙
 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騎難追為白道知訓及昇秉政欲
 遇害也其父温方知其惡將吏盡黜責及昇秉政欲
 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
 宋齊邱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五代史補宋齊邱豫
 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
 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
 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
 日鄰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

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
 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為詩吟以投洞天其畧曰
 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踰跽身事蹉跎胸中之萬
 切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
 步陵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不即接飛蒼走黃之
 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飛蒼走黃之
 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致其畧曰有生不無生為齊邱窮
 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有寒兩字洞天始憫
 之漸加以拯救徐温問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
 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
 報宿惠許之西溪叢話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
 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臺山亭有碑在亭上云
 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
 進士宋齊邱上嗟峨壓洪泉峯岩皆落宜哉秦始皇
 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
 黑蟻窟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擗畫棟泥金碧石
 盤曉壘倒挂哭猿危立思天鶴盤池養蛟龍裁桐棧
 鷲鷲梁間燕教雛石辨蛇懸殼養花如養蛟龍去
 惡日晚殿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
 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

齊邱策主之 南唐蒙

七

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諠當軒
 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敲枵枯不
 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語與亡事
 桐樹頭鳴噪我未到此禍劣同尺蠖龍鶴羨鳥毛猛
 舉首思鵝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籬往來獨自語
 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籬往來獨自語
 鼎鑊我欲取大賜不來寰宇第一畧我欲烹長鯨
 廓後題云前朝天子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長羽翰
 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石崇英殿副使長羽翰唐昇元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
 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鑄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
 重募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頽石斷裂據湘山野
 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愛
 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
 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繒繳之句皆欲諷其跋
 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
 載籍願為知不足之人九朵峰巒承作乞骸之客主知詐
 也試考之先主昇舊名知諫為徐温養子以天祐九年
 遷昇州刺史姚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於逆旅

鄰娼魏氏女竊略遺歡緡獲備管幅遂克投贊一見先
 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
 貢進士時豈當所投贊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
 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主多附之陳覺李微古之
 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微古之
 徒持其勢猶驕慢激古嘗勸嗣主因天變遜位齊邱
 陳喬以爲不可嗣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
 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于唐主
 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
 悉如故後命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
 族于秦州宜其終不聽乃縊而死諡曰繆醜野士有羈旅
 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乃縊而死諡曰繆醜野士有羈旅
 于吳者皆齒用之與韓熙載友善唐晉白山東人儒學
 遂因熙載渡淮間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
 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讀已獻
 出詩百餘俾齊邱欲窮其技因宴寮屬而致虛白讀已獻
 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
 羨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先業世亂久矣人
 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

齊邱策主之 南唐蒙

八

時中禱平宜妻慧思士未揭有祠溺白位老不熙先
 之書祠原久之善文第幾卻所主于日韓之平載主
 凶舍燕淺不晉屬文第幾卻所主于日韓之平載主
 亂人餞草見高文第幾卻所主于日韓之平載主
 取保之飛知魁時稱北土唐書高越進士清警有
 之文遂越以位女學士越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
 甚中越至金陵詩請之曰晴空不礙齊國立制未
 易諸為陵烈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觀將撰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諸取之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將潭烈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之衡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才舉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善朝受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守稱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為慶累遷禮部員外
 難越禮部員外
 既謂禮部員外
 而禮部員外
 進禮部員外
 兵禮部員外
 地君說齊邱之志乃亂有江淮舊德君荷復之易若屈指
 主說齊邱之志乃亂有江淮舊德君荷復之易若屈指
 之說齊邱之志乃亂有江淮舊德君荷復之易若屈指
 應接曾未覓弄多方授之虛乃延語政引湯武伊呂
 木奴欲窮其伎乃命察屬白燕之笑以樂賦已賜和翰使
 總相府事遂相與渡會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人
 原多事遂相與渡會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人
 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歸魯南野史虛者山東人
 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魯南野史虛者山東人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南野史虛者山東人
 久得漁父一星子復召至問屋全士居少著書南唐書
 臣南遷至限公汀島以俱開魚鼈無虛白為割江賦以誚云
 舟車有有限公汀島以俱開魚鼈無虛白為割江賦以誚云
 也賜田五頃遺還及畫江為界虛白為割江賦以誚云
 已邦國大計不問預知因醉溺於殿元宗曰真處士
 載薦之召見問不預知因醉溺於殿元宗曰真處士
 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詩曰臣野元宗曰真處士
 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署郡自娛元宗曰真處士
 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輟陸鄰境未暇北顧乃署郡自娛元宗曰真處士
 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侯更南遊廬山詩曰臣野元宗曰真處士
 不之徒賦其初言失因棄博衣帶縱橫南遊廬山詩曰臣野元宗曰真處士
 老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殿燕飲與之計事虛
 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殿燕飲與之計事虛
 白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殿燕飲與之計事虛
 溺于階側嗣主之漁釣而己遂賜田五百石還居
 祠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復使召至問虛白隱居
 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
 揭卻屋全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
 未幾而卒有子不次舉進士咸平中擢進
 士第而卒有子不次舉進士咸平中擢進
 思文價馬今南唐書高越進士咸平中擢進
 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
 妻之晉高魁即位女學士越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
 宜久不見知魁即位女學士越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
 平原草飛越至金陵烈祖愛其詞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禱祠燕餞之文遂越以位女學士越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
 中書舍人保之甚易觀諸將之衡朝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衡朝禪學時齊國立制未

裴龜策三卷 南唐書

九

為遠奇攸諡殿以人判士之入祠亦進初州論遺于
 太以節遠曰學為准吏陳謂部與仲以人策衡
 常為杜父穆士稱南部曙為之浙俱女客精是遂
 博秘門操穆左職交歷為斷江西行有從詞物時殺
 士書力袁不諫徒書御外士高營吳才及賦以越王
 淮省學州別葬後主兼戶後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召見賜書郎紫使
 南正字保人少孤為費世敦其清而遇事遠有
 兵與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初遷校書郎紫使
 遷校書郎紫使
 校書郎紫使
 書郎紫使
 郎紫使
 紫使
 使
 為遠奇攸諡殿以人判士之入祠亦進初州論遺于
 太以節遠曰學為准吏陳謂部與仲以人策衡
 常為杜父穆士稱南部曙為之浙俱女客精是遂
 博秘門操穆左職交歷為斷江西行有從詞物時殺
 士書力袁不諫徒書御外士高營吳才及賦以越王
 淮省學州別葬後主兼戶後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召見賜書郎紫使
 南正字保人少孤為費世敦其清而遇事遠有
 兵與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初遷校書郎紫使
 遷校書郎紫使
 校書郎紫使
 書郎紫使
 郎紫使
 紫使
 使
 為遠奇攸諡殿以人判士之入祠亦進初州論遺于
 太以節遠曰學為准吏陳謂部與仲以人策衡
 常為杜父穆士稱南部曙為之浙俱女客精是遂
 博秘門操穆左職交歷為斷江西行有從詞物時殺
 士書力袁不諫徒書御外士高營吳才及賦以越王
 淮省學州別葬後主兼戶後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召見賜書郎紫使
 南正字保人少孤為費世敦其清而遇事遠有
 兵與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元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宗初遷校書郎紫使
 初遷校書郎紫使
 遷校書郎紫使
 校書郎紫使
 書郎紫使
 郎紫使
 紫使
 使

裴龜策三卷 南唐書

十

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為詆訾台符由
是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胎大書改之曰元中限使
信誘台符乘舟欲推沉石城以定制又使民入米
田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勝皆用符之使民
請唐書汪台符人痛飲至石頭蛟磯下沉殺之
宋齊邱願柳之台符痛飲至石頭蛟磯下沉殺之
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蛟磯下沉殺之
疑萬符不飲生王廟記天不欲蓋地不載兩曜不
聖人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起而
生進退存亡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羣雄起而
翹一鳴聲著千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反側
歸我唐虞之際一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反側
保據州郡靜鎮一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反側
從軍感天人以方牧可待節欵宣杭睦發遠送款誠
軍事感天人以方牧可待節欵宣杭睦發遠送款誠
觀二三年人知已瞻樹之詩無哀龍劍一陸死而六
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鳥聊東

香齋集卷之五 南唐蒙 十一

元和三年刺史范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
四年景慕英座始靈宮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
公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
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
不濕易顯聖人之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
間有罪我惟王醉人破義化泊皇歲庚子盜起曹南
塵犯我馬筆分大君憂苛無將之命宣池濠壽餘九
郡統我陽公獨危仁義禮樂舒莊嚴於公企望
政第一慰本城之入策久常大木豈矜莊嚴於公企
六部直吏乎開物成務遺民金不直作神符越公之
命召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
十陽月十有一日謹記馬令南唐書江夢孫字律脩
溥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無所裨益且平生讀
為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
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
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曰縣

容示以官誥指庭下地日無恤其受此明日即趨走於
矣如何甚長吏不居正廳孫從容整衣冠視夕夢孫
曰正廳甚長吏不居正廳孫從容整衣冠視夕夢孫
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孫從容整衣冠視夕夢孫
合居此廳爾為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爭此命復
陳設如初自悅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
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疾求歸田里躬勤未嘗懈
累召不起保大具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諸生陸南
唐書江夢孫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猶
食既徹為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早暮潔衣冠視膳猶
多異同夢孫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江野
史江夢孫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江野
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政未之區遂繫于官且二年
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識道王官之馬知
其故第遂命二馬至於郊外而視之入一主之家其
久廢棧卓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
遂息先主聞之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
果賤宰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而老幼遮道泣
迨十數里至都一且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

香齋集卷之五 南唐蒙 十二

門生弟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且則冠帶入門
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未釋耘暮而歸易衣
膳畢然後就席序集門生弟說經義如故時有徒
請言曰吾聞詩者聖人使所人致遠而泥然其問何
兄弟曰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問字似非
耶夢孫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問字似非
又拱而立曰夢孫謙學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閔字似
長焉其為一人敦讓謙學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閔字似
門敦睦如子孫謙學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閔字似
為最卒年八十有五葬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右
續徒踈者百許嗣主聞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
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弟之仕顯達者大故初孫
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貨鎗遂掠其家夢孫聞其
帶迎候使烹大豕為設飲食於盆中疑其不食乃
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爵然後與之食畢蓋尚寒
煥衣襦爛袍器血之類盡置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寒
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遺之盜皆驚歎曰

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玉壺清話廬山布衣
江夢孫清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已過
李生讀書至門下為國子司業一且面陳曰迂儒無所
平生讀書自意其節與君固無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
胡誥示之曰授其告君與君無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
官誥示之曰授其告君與君無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
即君他乃授之授其告君與君無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
憚其怪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
居正廳更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
踞正廳更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
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冥酒語鬼曰僕為令合居
此廳君輩此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已不欺閣
無懼君輩此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已不欺閣
寢高枕而臥此處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為理
士不絕者三日滿任解秩歸田不事已手批委曲以美
凡不絕者三日滿任解秩歸田不事已手批委曲以美
之悼勤再任堅然不問之嘉歎不已事暇則以經術誘
生及子直木後為員外郎南唐近事江都縣大廳所
或傳中夜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為瓦礫所
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廉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
夢孫儒行正廳受眾所推服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
車之日一過明如常理事夜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
周易異後之為政者皆飲其惠焉陸游南唐書喬匡
觀字亞元弱冠能屬文以典膳稱烈祖吳用為秘書
省正字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評事屯
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已而匡舉真率故雖賞其文藝
未嘗薦拔烈祖奏上竟不與及烈祖嘗謂常可親錫曰
且舉匡拔烈祖奏上竟不與及烈祖嘗謂常可親錫曰
其捨匡元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
掌書記保大元中召為駕部郎中制誥進中書舍人周
諫帝怒坐以沮無功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書舍人切
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卿歷殿中監亦卒不能親行也
兼獻納使人知貢舉及第樂史輩五人多滯名場者
時稱得人而少年輕放子嘲之謂之陳橋皮名場者
侍郎老疾乞骸骨歸後主壺清話王彥儔終上蔡人五
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長壽錄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日士眾尚多暴露我
何用此以故温雖遙乘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馬令南
人寇毗陵温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
賊乘之甚急温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
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
越人為梗因封齊王出鎮金陵帝在都執楊氏累典郡符
温為丞相莫知齊王出鎮金陵帝在都執楊氏累典郡符
沈機遠器莫知齊王出鎮金陵帝在都執楊氏累典郡符
乘大權揚都外義父延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就武
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馬令南唐書武義元年拜
紀綱脩典禮舉法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漸復射
玉壺清話明年建吳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漸復射
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為梗山澤不欲
武專務安輯遂許和好戰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不欲
公私同之敢擾吏罷橫斂中外之情翁然附雖剛鷲
恨復者率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為太平之世者二

長壽錄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奮發而一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者語彥儔曰天下
紛紛能者富貴乎彦儔曰吾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可持
起事以圖富貴乎彦儔曰吾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可持
是為我啟迹也遂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
短兵入吾奉為內應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死氣可持
夜皆至彦儔伏於內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
口籍其六家郡中震恐無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
能守其家親拜其母以彦儔為和州刺史嘗陰使人察
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文獻通考吳徐知
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
也詩謂口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畝之棄本逐末
三十知口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畝之棄本逐末
諾用欵人汪台符之由是曠土盡闕國以富強又吳徐知
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盛暑

一書 廿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6 版反內

十年置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于者亦雍容造之漂泛羈游輩隨才而用之縉紳之後窮不...

吾史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五

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扶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

其勢主知之連上疏求罷政事表將上會温卒知詢果以避蕭牆之禍朝廷以爲左統軍悉罷兵柄鈞磯立...

吾史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十六

翰彦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條卷畱其子景通爲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信張崇柴再用周木劉
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
由是朝廷無意年終以跋扈為慮上雖至仁長厚猶
以爲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髮髮一夕成霜泊
諸藩人觀竟無異國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邱謀
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
刺史馬令南唐書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
洽義祖卒于金陵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
宗堅請詢于手札示信遠得故若帖書曰不必奔赴既
而徐氏詢諸子來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曰卿所書紙
示之知詢諸子來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曰卿所書紙
位竊窺其意常履疑因理白髮嘆曰禪代之事齊邱手
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齊邱行
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贊
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
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

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

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
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
下官欲量基局令公素知之座愕然而宗不之罪其
寬厚類如此連守東都相法循理然貴產巨億儉嗇愈
甚論者鄙之而宗卒齊邱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
周兵初起而宗卒齊邱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
時去亦得時宗卒齊邱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
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
君太廣陵人少遇之亂孤窮事烈祖爲使閉於擯相辭
令方金陵爲都押衙時用輒稱職敏可仗恩顧日洽烈
祖鎮金陵爲都押衙時用輒稱職敏可仗恩顧日洽烈
統府于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且迎讓皇矣
二府于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且迎讓皇矣
宗請問曰若主上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居且迎讓皇矣
日開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讓皇矣
齊邱始忌之一日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讓皇矣
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
禪代事亦請論齊邱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
畱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

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

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
祖將從之徐玠因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又
與李建勳等言天人望已集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
職烈祖受禪宗職進至內樞密使同平章事遷侍中
邱馬仁裕爲內樞密使宗職進至內樞密使同平章事
待宗尤親厚賜不職務然宗亦能澹然將相莫預然
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雖口讒之不能
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正者早遊烈祖幕府
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正亡宗
宗猶爲其州巡官方族見輒越次問曰馬相公退他
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正見輒越次問曰馬相公退他
設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厚如此宣州節度使入觀
賜宴元宗爲摺頭不動其厚如此宣州節度使入觀
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于周人束縛桎梏僅得
死時人以益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而宗病卒年七十
齊邱時以宗傳朝請撫其棺哭而宗病卒年七十餘
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二女皆爲後主后玉壺清
話主時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且臨鏡理白髮喟然嘆
曰丈夫此物懸於領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哉有周宗
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爲左右給事敏時可喜聞主之
歎請入廣陵告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險刻忌其謀
非已出手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之齊邱險刻忌其
主怒其專輒將斬之徐玠力援獲免後數年徐玠請禪
于廣陵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
宜抑情損禮無勞西度也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
信于烈祖康王以勿遽爲辭宗度王非本意堅請報簡示
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又烈祖輔吳將
有禪讓之事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周宗請之
遽下塔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吳臨江王濛
者怨徐氏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
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
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日

禪代齊邱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

此吾故主家耶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

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

帝號收元乾貞知誥累遷侍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

諸軍事封博陽公收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

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輔政以王

合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

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

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秉國

政僚屬進封齊王用吳命帝開大元帥府已而闕越諸國

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

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視聽不妄指焉中節

倦是時方鎮窺伺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焉中節

平居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

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翟齊邱徐珍為左右丞相

於其所居第旁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

關微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

宋隨卽升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

敬而罷了無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庶務

無不通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輩獻山水畫障

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惟東海漸漸到亭此夜一

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東海漸漸到亭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雲徐東海漸漸到亭此夜一

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異姓之威蓋盛德之所

移故也皆驚連野史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

鐘滿城皆驚連野史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

宋史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十九

宋齊邱為左丞相以爲謀主馬令南唐書天祚元年

王進位太師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

闕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

置宗廟以宋齊邱為左丞相徐珍為右丞相玉壺清

話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為兵部尚書參政

事如溫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十月溥遣攝太尉楊

元帥置左右丞相以宋齊邱佐之

璘傳位于昇國號齊高麗上唐烈祖廢今年六月丙當

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

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思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

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鳳惟庸陋獲託生成所

恨沃日波遙浮天浪濶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

鼓舞激切之至

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五代史偽吳

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吹元為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

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楊溥為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

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追尊徐溫

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禪奉吳主為讓皇改年昇

元追尊考溫武帝子璟為吳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

為東都即金陵使府為宮但加鴟瓦欄楯而已終不改

作接見親族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拜

之五國故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

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為之唯加鳴瓦欄楯而已其餘女

宋史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二十

工中漸高乘詠諧并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
記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敏
率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屬近旬亢旱日久祈
禱無應上他日舉觴苑中宣示幸臣曰近京三十五里
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獄市之問冤枉未伸
乎諸臣未及對申新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宿之問膏
京土因是悟之謂曰新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宿之問膏
澤告足故知優游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江南野
戴李至家明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盛鍾山雨日其
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致入城嗣主怪而問
之推務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致入城嗣主怪而問
國初推務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致入城嗣主怪而問
不問初推務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致入城嗣主怪而問
地充無何也烈祖曰四郊之稅皆言雨足唯都城百里之
令得金帛除南唐近事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
而多取之終尚書郎是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

表範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三十一

王輿為浙西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輿少與兄縮俱事
全諷將戰本親臨賊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
輿曰若以與為可賊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為本大喜
公亦知此柵為要害耶乃命輿乘輿全輿乘舟進破其前
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輿全輿乘舟進破其前鋒因排柵
持重有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極為海州副使
叛之以北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極為海州副使
軍除浙西節度使罷郡後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與
堅與不協或告從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
下大與先庭堅從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堅
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大弩射中右耳不自覺其長者
輿中猶死與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覺其長者
州夜夢道士告與曰病且愈耳亦不覺其長者
輿仗劍倚柵木驅士曰城有流星下墜能避富貴及旦
自負終為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縮為虔州節度使先卒

玉壺清話王輿為江南楊氏軍中小校少從軍圍潤
州中巨弩射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一人中矢死之
輿臥病百餘日乃愈至老不墜而無痕迹又嘗攻穎夜
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富貴不可名
不爾則斃矣及旦輿拔劍倚柵木驅兵城則飛大石正
中其柵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壞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
貴重終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昇元二年春
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
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寮三品以上進賀賀即位
五月讓皇履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高祖
有請戊午改潤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
迎奉讓皇使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
甲寅徙讓皇使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
作東垣上相甲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
犯東垣上相甲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
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朱齊
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祿盧古來聘徐氏諸子

表範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三十一

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
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
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
收其國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為孝靜
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
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五代史昇
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元
宗幸蜀詔以璘為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使
所敗死於大庾嶺北故昇指之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
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為義祖通鑑考異周世
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元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
錢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李吳蜀後主實錄云唐
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

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木潘氏湖州安吉人父
為安吉將吳將李神福其厚求為假子以識云東海
僕隸徐溫嘗過神廟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劉
想以飛上天昇始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仇敵亦非實錄
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
曾祖祖同名知庶皆附會也一且釣磯立談吳王稱號淮
海時祖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道人狀如病
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
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
箇箇死如紫磨金為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
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曉餘忽不知所
之其後武義年中江蘇南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
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又武
義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氏玉團枝李花
結子可憐在不在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
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數計其尤著者江西
楊化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還宗之議初立
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園丘誌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立

表忠節第三十五 南唐家 五

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畫燎畢乃沒太史奏言
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東都事畧李昇為吳將
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咸二年溫卒昇將出
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
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
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江表志幼主
即帝位而丞相溫總其兵嘗以議詞有東海鯉魚飛上
天之語由是懷逼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
申年執政者欲以楊氏一朝廷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
國稱唐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為義祖
為讓皇帝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
縣主 嘗僱南唐書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嫺睦動循禮法
安因使其子建勳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
此非惡人也以建勳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
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
臣下請是以善歸已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
報而建勳命書舍人章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
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人謂烈祖曰吾父在

日兄不嘗求兒與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
吾與李即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諭久之建勳致政賜
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以門
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以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
之子初德誠守潤州秉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
有變徙鎮江州德誠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
之歎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即命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
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
徵察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爲副使
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
稍稍侵權罷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
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
公先是宋齊邱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
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
無大疾苦遠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
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
數年間適爾因爲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惜不學
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

表忠節第三十五 南唐家 五

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不能行其為詩
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
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
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瑩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
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陸游南唐書建勳字致堯少
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建勳家世將相又娶于徐氏為其
國貴游然杜陵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裘馬取具而
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加左僕射監脩國史領滑州之策拜中書侍郎同
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不可自引退意會建勳中常夢錫
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引退意會建勳中常夢錫
雖從之未有大體重不可自引退意會建勳中常夢錫
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
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朝烈祖曰吾父
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剛果有智入朝烈祖曰吾父
國事吾宗嗣立以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
復相元宗嗣立以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焉未幾
邸瑋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
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望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

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
 不然恐不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初建州
 見之及諸將無復紀律國人相賀建州節度使還其家
 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
 公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家
 墓所推遜然者惟建動不知葬所宋齊邱當國深忌同
 少論曰李建動非稱建動不知葬所宋齊邱當國深忌同
 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知湖南之師必敗其國且
 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一切無所富貴死猶能
 已視覆君亡國君父憂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
 帛以贖俘虜真婦人之仁哉玉壺清話鍾山相李建
 動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橐之外復賜田
 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屏斥世務喜從方
 外之游偏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
 振其為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
 石佳勝再罷相遺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
 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為九華先生耶公輕
 卽宋齊邱常乞骸骨鍾山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

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靈竟求
 數年閑適兩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
 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
 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勝曰四友軒琴為嶧陽
 友以磬為酒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簟為夢友果遂
 閒曠五年而卒江蘇之佳士也南唐近事建勳鎮臨
 川方與寮屬會飲郡齋有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
 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發臨川建勳無復報簡乘醉為
 批其書云偶罷阿衡求發臨川建勳無復報簡乘醉為
 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固無開物可應官憑君
 督軍糧道於星火州刺史看固無開物可應官憑君
 老須防有伏兵既而果建勳奇詩云粟多未必出師
 乞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取學士湯悅致狀賀
 之建勳以詩答曰江表志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帥臨川
 號如何不見呼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
 謂所親曰今主覲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
 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親遠矣但性習未定
 及馮延魯陳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親遠矣但性習未定
 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為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
 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

表忠齋三主 南唐景

三七

鍾山公詔授司徒不受那敢作司徒湯悅致狀賀之建勳
 詩呼先是一微而起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重
 未周歲以宋公比之因夕告門人曰桃花流水須相
 或耶有以宋公比之因夕告門人曰桃花流水須相
 劉幸已甚吾死不許封樹立碑塚土任民耕鑿無延
 日毀葬所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塚土任民耕鑿無延
 建勳及禍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馬令德華宋州
 訖人少游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為監城令有治績遷
 山州行軍判官馬烈祖輔政以濬陽為封邑乃延翰為
 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為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為
 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
 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
 論美之兼知選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
 貴勢元宗輔政大臣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
 議論必盡公正咸有條理至於禱領無不白君得傾
 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相人以為禱代拜中書侍郎平
 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禱代拜中書侍郎平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
 卒年五十七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班列也
 義方不疏曰古之任御史者止平獄訟非以糾彈至於
 職即游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非糾彈至於
 威侮游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非糾彈至於
 主好游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非糾彈至於
 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而貪墨陵犯御史為不職
 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之而得盜權則御史為不職
 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
 賞後每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
 奏臣位尊痛國家之敗非獨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
 不不忍位尊痛國家之敗非獨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
 親禮曰孤君親受之義有所不諫上苟不且蓋官卑者畏罪而
 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義方始名
 元達烈祖倚焉肅正邪惡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
 故義方得盡忠焉肅正邪惡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
 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義方遣疾將卒
 恨不成九轉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
 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

表忠齋三主 南唐景

五六

瘥而終當時識者以為陰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于

銅橋楊溥卒于丹陽宮馬令南唐書二年夏四月遷讓

使雷後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

請復姓帝諫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吹名昇國號大唐讓皇祖帝率百官素服哀

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諡曰睿吳世子璉先娶帝女

是為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剛定禮樂癸未

新羅使來朝貢王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

橋十二月辛丑讓皇祖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

素服舉哀是歲徙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

吳王璟為齊王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

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

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

疾卒馬令南唐書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乘

疾卒政以女為吳世子璉妃人每稱為公主則流涕憤

惋或問其故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

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

乃以吳世子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

人哀之選師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兒令知人倫孝讓

事日不絕祀享俾吾先人血食泉下吾志足矣主為選

他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歲

封江都王立為太子性惇謹好學骨清神淺唇縮齒露

風鑑者所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

遇寒食飲冷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

四女璉納之為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

公璉人呼公主則鳴咽流涕辭不茹葷血惟誦佛書

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世世

莫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夕

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文獻通考南唐三年

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三年

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

曰尊號非古也不許馬令南唐書三年二月池州楊璉

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孔子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

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書

無忌請祀高祖於國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

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考德而

神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考德而

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偽飾願

罷去奏可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

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

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

者多晒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

大承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

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通事國有常典夏四月辛始

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

際皎然如晝眾咸異之遍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

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祗懼常恐弗類

別通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

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譏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

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哉皆

抑而勿揚言陸游南唐書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

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

齊邱平章事居詠建勳密使同平章事表請復姓甲

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邱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

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

帝不許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藝桑殞而弗

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

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已卯帝御

興祥殿復姓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廬如始喪

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止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

詔國事委宋齊邱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線聽

政帝初欲更名齊邱以犯文宗諱乃名昇或云朱全忠名

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

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

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

庚辰朔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

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祖神堯皇帝

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

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玉壺清話受禪之三載夏

南唐書

南唐書

四月始郊祀非圓丘時當上旬月沒早達一若常夕人
潔如畫非臣請上尊號來奏再上時全吳符
咸制不請不允下詔曰宜讓馬合南唐書周
古制不請不允下詔曰宜讓馬合南唐書周
瑞不制不請不允下詔曰宜讓馬合南唐書周
也杜門讀而書不治而產其妻讓曰君家兄弟
以致豐美而獨不調業故紙以自困寧有金耶
耕田如耕道非烈女所當也烈祖創無取士
生科會事習南郊善著之禮也後烈祖創無取士
失上下諸事南郊善著之禮也後烈祖創無取士
門下之優劣歸官宗與壽王景遂言廣陳前古
所頌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此男子親友非
笑曰昔魯人鄒子謂之東家某有嫂言乎授
直以母憂歸葬桑梓何怒自誓曰吾不歸於
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何怒自誓曰吾不歸於
有為政廉平鄉閭建康以前官出幸不歸於
去詣郡乞雷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人詣郡乞雷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卷六二上之上

史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
苦修進俾弟書作夜其婦嘗營已囊箱豐益汝之不
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黨與吾市鎮金陵是亦力
無思悔已但何力得及與先主鎮金陵是亦力
營已而巳但何力得及與先主鎮金陵是亦力
未幾會禪代歸晚必得及與先主鎮金陵是亦力
丘諸衛英秀各為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將有文
署頗厚得官嗣主與太弟景遠書交辟置之門下
資頗厚得官嗣主與太弟景遠書交辟置之門下
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日一成矣此諸伯叔何庭
耶尚能讓于吾乎妻曰此男成矣此諸伯叔何庭
所不能知時邑人吾有慢之曰此男成矣此諸伯叔何庭
謂之東家某者果有慢之曰此男成矣此諸伯叔何庭
母憂歸葬桑梓何怒自誓曰吾不歸於
直奈其如桑梓何怒自誓曰吾不歸於
有去鄉里相復諸建康數月如前政廉平恩仇不
邑相者老縑黃輩數百人請郡上疏舉遂任錫以
有相者老縑黃輩數百人請郡上疏舉遂任錫以
章茵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

遷尚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嵩詩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
空者徐知誥也改姓名曰李昇是為南唐烈祖而齊邱
為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
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
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州縣言民孝悌五
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
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
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馬令南唐
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建
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奉化
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謂復征役旌表門閭陸游
南唐書陳長幼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
十世同居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堂上男女
席未冠笄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堂上男女
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馬令南唐

卷六二上之上

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
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昇元初州以閩復徭役表門
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湘山野錄
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為之旌門免徭役
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長幼
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櫛梳架及男女授受通問
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羣坐廣器未成人者別一席犬
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食別一席犬
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
馬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
李金全叛送款于昇感慕德誼率眾來降封金全為宣
威統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
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
死都監杜光鄴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
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
敬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

拘思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驚馬未竭耳而又早衰

多病從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

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

乃止馬令南唐書四年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

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又昇元五年春二月乙未

殺仁規刺史褚仁規玉壺清話冬十月誅秦州刺史

刑民吏戰懼所部皆富於魚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

調事常不能給者仁規行視民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

指刻無度率入私門驅掠婦女刑法甚濫會陳覺與之

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遂釋不問將東巡召為

巡江軍使督舟師為從及還遂留之以罷其郡使再下

書責其殘暴仁規豪麗無術乘志上書頗肆抵忤幾無

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秦州按鞠仁規聞六年吳

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

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

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

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六年南唐書

子孫於海陵號永安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

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

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親如臣兄弟景通承聖

教實為敦睦願寢北禮上表許之乃以元帥弟景通承

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

表罷羣宰之 南唐蒙

三

表罷羣宰之 南唐蒙

三

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

大敵在北北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

者兵之北北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

厚幣以賙其關陸游南唐昔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

月犯填星退行在畢間月甲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為

武軍庚寅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朔改天長制置使

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大保宋齊邱知尚書事初齊邱累求預政帝

許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

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

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欽三州大雨漲宋齊邱

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

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秋八月

甲申漢使法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頒秋元

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朕舉用

者罷去苛政與不宣朕甚悼馬三事大夫其為朕舉

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又吳

越國大火焚其宮室不聽遣使厚持金幣詰之仁厚恭

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詰之仁厚恭

宮室府庫有古賢主之風焉王壺清話是年吳越災

之諸將自奮者甚眾主固拒不許曰生人何堪此酷也

表罷羣宰之 南唐蒙

三

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

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

復經營之畧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陸游南唐書帝生

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服蒲履

用鐵盆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裁數人服飾

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鴉尾設闌檻而已

終不改作元宗為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

曰杉木固存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

年豐樂兵食盈溢臣多請恢拓境上帝數息曰吾少

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禁止以時常日江南野史先主未年慈敦慈恕山林數澤

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

蓋不得已七年昇卒年五十一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

而為之

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

馬令南唐書七年春二月詔曰

公迺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

命爾保元子璟祗肅天璽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諱祚于

有德厥位艱步翌日祖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諡光

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春二月庚午帝崩于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

永陵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帛七月萬

見處風兼兩士龍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

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兒乃向所謂鯉魚也

甲果以語皆驗焉諡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

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先

已得之謂之反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祖廟號烈祖

主中興之謂之君也宜當稱祖與論是之謂之廟號烈祖

昌官兒積兵器緒帛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

以安宗積兵器緒帛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

亡覆也于時中外兵耕織歲滋文物往彬煥漸有以中

自風采也于時中外兵耕織歲滋文物往彬煥漸有以中

人俱入元宗烈祖側不以為是且召宋齊邱馬延巳等

河山俱入元宗烈祖側不以為是且召宋齊邱馬延巳等

撫有放毛遂云勢未便猶如後天足有勢低昂如權衡

所縱矣我之志未得處如後天足有勢低昂如權衡

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先者非有所

願也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可不備不

中舉旌麾豈可謂之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可不備不

志必從境之內拱已靜默所以固守者足矣如將人

地連楚之君臣小臣愚以為論之當先聲於三國上

尚庶幾從一德中否日失其序倘一天之望或於三

嘗觀劉德興乘累捷之威羣胡敏之及聞李密勸元

原乃入關意壯其言至密歸朕甚陋之不能因人心

徐敬業起游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者知不能成事

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營割據者若連之以奉事國

為醉卒然犯之其不祥也況若連之以奉事國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平之能下然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若連之以奉事

歲方卒然犯之其不祥也況若連之以奉事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指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

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不願也孰若悉與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顯之外俾人自為守是之存三盟誼外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乘未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以般足兵旅訓練積日而後將拱揖以起為國下如天啟其意而中何非舊都然後孫及宋齊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兵為哉於是孫及宋齊諸國意藥疽對口崩呼元宗登御榻其指至血也上嘗服金邱同出戒之日他方當有事勿忘吾言子景立五代

裴龜策全至 南唐蒙

三

孫晟李正明龔蕭儼成幼文賈潭 王壺清話以長子璟嗣皇宋氏為元恭皇太子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達保寧王景遇 南唐近事鄧匡圖為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基禮遇館於外廢忽二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廡中覘展棲泊之所弊榻莞席從禽歸而己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而己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銖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國人異之乃屏退於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召潘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觀之潘曰素習之鄧曰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其近郊平廣之地可乎潘曰不可也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微袖中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虹之狀微雷之頸左須臾旋干餘匝其勢奔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加也鄧據案危坐其勢奔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從乃稽首謝曰先生精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錫彈九矣鄧目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

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展獲靈術宮臨終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謂之陳百年少而靜賦好道家世獵允升饒州人鮮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遠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初昇元中刺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餘里而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泊牢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其食之危嘗有烟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之悟果敗於象牙潭王壺清話壽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賤善事馬郡刺史劉金收為奴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飼秣瓜剪塔塔不數月盡良馬刺史南卓養廢中值景熟寢二赤蛇長不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

裴龜策全至 南唐蒙

三

腰驚之達入其鼻金固奇待引為親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積勞為禪將李先主昇重其為使人使鎮壽州景無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主屬郡苦於供億刺史廳任內置一巨匱俾吏投銀於中滿則易之謂之鎮廳任內樂後至使相八十三卒於位何必讀書乎南唐近事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極還語兒輩云當思為學自致煙霄吾為百里之長聲鼓喚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文獻通考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陳氏日南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合館脩撰高遠撰第八卷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卷而徐鉉鄭文寶皆云開寶中遠始緝昇元以來事書未成而疾焚其草故事多遺落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南唐世家第二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五代史景本名璟及將臣于周

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王壺清話嗣王璟幼

命同席南向以坐之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

於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

束手於駭浪中溫四望無計遂袒褐負璟於背回語嬪

御曰吾善游不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若

神護璟天姿高邁始出閣即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為

他日閒適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先精舍九國

志徐溫嘗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

溫乃袒褐以帛繫璟首願謂妾御曰吾善游儻溺不暇

相救幸保此子徐溫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

言訖風浪漸息徐溫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

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為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邱王

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為副都統

老學菴筆記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

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復皆可堅守至紹興

間已二百餘年所昇立封齊王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

損不及十之一昇立封齊王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計也延已失昇卒嗣立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王諱

色不對而起昇卒嗣立改元保大馬令南唐書嗣王諱

吟新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

奇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

拜璟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元帥錄尚書事

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

及烈祖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

以遵先旨大行付殿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徐士韓熙

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非可以訓時

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陸游南唐書元宗明

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起家駕部郎中累遷

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文太子固讓昇元初烈

諸衛大將軍吳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

祖受禪封吳王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

友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

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烈祖病疽死以下臣民奉廢齊王

如太子禮七年二月復何憂烈祖病疽死以下臣民奉廢齊王

夕烈祖崩秘不發喪而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

丙子始宣遺詔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已旬

日帝猶未大行付陛下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

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

進位二等將士皆賜不待踰年遽改元賜賜賜賜賜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五六三

風流一旬如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固不厚賜金帛以
旌也翌日罷諸權宴留心尊母宋氏為皇太后陸游南
庶事圖閣弔楚幾致治平尊母宋氏為皇太后陸游南
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遠
也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命
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鄰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命
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
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遠為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
對曰百察裂之必矣於卿見之陸游南唐書李貽業故唐
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陸游南唐書李貽業故唐
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唐
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
簡初戴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招親友
言是非國有人簡必首斷之又好飲酒常折簡親友
曰本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
鍾氏為皇后復東都事畧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錄
尚書事

表記卷之三 南唐集

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
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鍾氏齊州刺史大章之女太章
南唐書嗣王光穆皇孫鍾氏齊州刺史大章之女太章
初為禪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託平今欲繩之
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欲繩之
太章力也背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欲繩之
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義祖初
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至義祖
位冊為皇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
既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
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
多難後亦常號聖尊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
以父為太章故號聖尊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
謚光穆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三年聖尊后鍾氏伏死
吳為義祖游南唐書元宗光穆三年聖尊后鍾氏伏死
士二為義祖游南唐書元宗光穆三年聖尊后鍾氏伏死
之曰僕老懼事不成就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
已出口豈有可懼事不成就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
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赤族之禍不待功頽然曰言
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

表記卷之三 南唐集

將校有嘉旨而明于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
往怪之嘉旨而明于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
變上好文雅悅異奇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富
盛之好待之雅悅異奇莫知其從何得也保大中江富
魚多持簡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為霞帔見
上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詞句
題於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默然其旨也先之術不
常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而復成之苟不
也煩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而復成之苟不
其能就乎因暇試之皆驗而復成之苟不
紙重復之因暇試之皆驗而復成之苟不
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
信耶持戲之曰先生能視雪為炭乎先生曰可復不
大雪之戲之曰先生能視雪為炭乎先生曰可復不
以炭之削之為銀錠狀先生曰可復不
為銀錠而刀過食項曰先生能視雪為炭乎先生曰可復不
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

第一冊 丹黃參日 頁六

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膏貢奇
物有蓄薇水龍腦漿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
子亦嘗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
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見之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
豈能為之曰試為之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
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
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
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已
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
曰妾為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
上悉為設之夜不復宮人宿於室中夜半風震室中
人皆震懼是夜不復宮人宿於室中夜半風震室中
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
生嗜酒至多男女大慾亦畧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
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
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余在京
師嘗詣徐率更遊即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
因就其事備為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
道士玉貌鳥爪嘗著碧霞帔自稱比邱先生始因宋齊
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

養記卷之三 南唐家

五

取置鑪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
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
猶在又燃麥粒成圓珠光彩奪目大食園進龍
腦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以夾練囊貯白龍腦
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
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
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
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
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土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土皆
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
金陵好事家至今猶封弟壽王景遂為燕王書晉王景
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
祥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為門下侍郎參政
事烈祖受禪封壽王讓皇孫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
極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
固讓不許遂立為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夫以示不處
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問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
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為寶贊善張易醉擲之曰
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歛容謝之

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海使契丹景遂手疏
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
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
當危疑破求大臣以自副命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
徵古傲很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
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諡文成陸游
南唐書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
極哀慟觀者聳歎烈祖元宗以位讓景遂謂不可乃收
所下詔久之又命景遂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
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
遂身退之意自為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
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于坐景遂
亟推謝無逆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
國士也宜風夜納諫今使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
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

養記卷之三 南唐家

六

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授天策
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
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
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
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為太子宏冀
嘗被譴于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
多忿躁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
乃使親吏持醢從殺從範使毒景遂遂擊而渴索漿
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
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
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醢之
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諡文成鈞磯立談晉
王景遂性好廢朝七日贈太弟諡文成鈞磯立談晉
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地曰貴賤士大夫每慰薦易及
是坐上客皆愕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
易當使海東王驚趨入白上以為朝臣如張易不可多
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為
人海神豈敢侮之耶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之為
子天資雍睦美姿容性厚讓皇祖於丹陽遣送葬望
極哀慟雨淚觀者為之出涕兄環繼位立為儲副固讓

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每以玉器行歡心喜與賓僚宴詠
張易乘醉收容厚謝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
景遜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人海
不測之淵投足焉朝服莫準嗣主答曰張易左右人海
龍王亦懼之陽遂一虜歸朝服莫準嗣主答曰張易左右人海
上無詔許旌之陽遂一虜歸朝服莫準嗣主答曰張易左右人海
生母無疾坐亡宣城王景達為鄂王景達字通齊齊王
贈太傅諡文成母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羣兒異祀
雨景達以宗之日生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羣兒異祀
祖器之初封信王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羣兒異祀
燕王及景達為信王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羣兒異祀
賦以嚴人絕多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獻述
惶至也宗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
之徒喧笑無度宗與宗近臣曲宴如延會飲延魏岑
以詭佞賣恩伴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

長安錄卷之七 南唐世家

入白元宗請致之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
不先斬以問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
其禍不細大王力未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
宴每被召輒辭以疾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歷軍容及為
帥大敗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
軍師復為務及至鎮委任察屬急於視事後即位就
以師飲尚書令奉以鎮委任察屬急於視事後即位就
加太師尚書令奉以鎮委任察屬急於視事後即位就
十師追贈太師尚書令奉以鎮委任察屬急於視事後即位就
烈祖諸子中最好壽廬山蓋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
廬山諸子中最好壽廬山蓋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
諡行景遠前未王為保寧王宣遠南唐書江王景遠字
於世壽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遠第五子也烈祖
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遠第五子也烈祖
字仁壽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遠第五子也烈祖
過烈祖諸子及母氏得罪而幼恭皇是日遇之如已
出烈祖諸子及母氏得罪而幼恭皇是日遇之如已
至元宗即位始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遠之嫌也
簡易節儉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遠

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事願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邵繼景張樂飲酒景遠及岷中厚給其家時人以能
其過失景遠為之加禮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一
贈中書令諡昭順王陸游南唐書景遠元宗後主皆
好浮屠少擄化之政事日弛景遠獨尊六經名教排
浮屠不擄化之政事日弛景遠獨尊六經名教排
江若神女初入宮通書計常先主種去飾不知其品秩也
宛既承恩寵服御甚切責數日先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
引景遠借大怒切責數日先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
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先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
先王作色曰子庭之過父戒之日種氏乘間言景遠才過齊
預遂叱內臣捽庭下去替珥幽于宮數月命削髮為
尼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歸景
湯志祖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
表烈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
退夫人左手擊飯右手捧越國太妃
進之雷電為少霽後封越國太妃

長安錄卷之八 南唐世家

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于
昇樞前約兄弟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史昇卒乃襲偽位改元為保大以仲弟遂為皇弟
弟達為齊王仍于父樞前設盟約為皇弟遂為皇弟
唐書冊母宋氏為鄂王弟景遠改封保寧王弟遂為皇弟
燕王景武進封齊王弟景遠改封保寧王弟遂為皇弟
昌王景武進封齊王弟景遠改封保寧王弟遂為皇弟
鄂王景武進封齊王弟景遠改封保寧王弟遂為皇弟
之意以元子南昌王景武進封齊王弟景遠改封保寧王弟遂為皇弟
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之後父東都留守以兄弟相讓
惟仰循古道以裕其畧曰夏商之後父東都留守以兄弟相讓
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陸游南唐書使宋齊
邱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陸游南唐書使宋齊
壽王景遠為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使宋齊
濠州王景遠為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使宋齊
元帥仍詔中外以景遠為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使宋齊

為保率王馬令南唐書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
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八年
三年立景遂為太弟以冀為燕王依前都留守八年
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向少不
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為元
帥之重眾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壘之
秋義無就逸乞常州克宏未至果敗越師密使李微古遣使
將兵為援以救常州宏不可用果敗越師密使李微古遣使
追而代之冀將士皆宏不可用果敗越師密使李微古遣使
有法未幾卒有司以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武容尉事苑
不當所薦進士也功垂論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
切元宗善之御其議有司改諡文獻洎由是知其名改也
元尉遊南唐書元宗十子宏慶從信其官封茂二
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其官封茂二
人皆不知其名鍾皇生宏慶從信其官封茂二

表靈鑑卷之三 南唐世家

九

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
有識曰乃名之曰宏慶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欲其
子應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遂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
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宏慶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
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慶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
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宏慶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
召還都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眾心
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宏慶服其
言聞於元宗使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代
州至潤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
克宏歸宏察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
表臣請以身保其功宏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
忌吳越兵斬首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慶
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成壯人志於然元宗以
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
為元帥奔潰南歸獨宏慶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
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慶以剛斷濟之紀綱頗

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
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慶大懼故景遂遇醜語在其傳
元宗既請盟于周以在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書辭
溫潤畧似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宏慶
信以爲常顯德六年七月宏慶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
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宏慶功垂後世非上書謂子
德在侍膳問安今標顯武功垂後世非上書謂子
漸也洎知元宗猶宏慶專殺事其後世非上書謂子
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此進用于揣摩元
沙門寶誌銅碑記多識未來事云有真人在冀州閉口
張弓左右邊子孫孫萬萬年江中主名其子曰宏
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宏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
之也冀州人時李景據江表名其子曰冀地得石記云
欲以當之及太祖開統方悟冀州趙地也冬十月破虔
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
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

表靈鑑卷之三 南唐世家

十

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玠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
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王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
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
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
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
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
馬令南唐書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
人保大初年張遇賢以爲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
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剋建泉汀
漳等州鎬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
州刺史八年馬希範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
界上規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
龍回關希範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
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

民所不效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
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尚由是能用事者以剋楚為
無斷人皆費於國乃重欽於楚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
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
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
游南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績皆被擒南
刻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
州日張遇賢起各擁眾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事之
言曰張遇賢起各擁眾數百無所統相與禱于神事之
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取遇賢置百官度嶺
十餘萬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取遇賢置百官度嶺
開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諸賊眾遂
潰其裨將李雲台執之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
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營屯諸軍都虞
招計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營屯諸軍都虞
纒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

南唐書

援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
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
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範屯營
而尤無道元宗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範屯營
兵復湖南安撫使駐紮州師入潭州有警許便宜從事楚
果復全立鎬自使使州師入潭州有警許便宜從事楚
將吏于全鎬之敗績遂失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未已請除
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繼權知全州
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藉藉空
竭土地既歸我馬延已為相矜平楚之功不取費於
國專地既歸我馬延已為相矜平楚之功不取費於
沙門節軍紀綱人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糧奉節軍紀綱人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糧奉節軍紀綱人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
紹顏紹顏困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軍校孫郎欲殺
聽府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火
燒府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火
關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為將旦亟斬關奔期

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道
其將王進達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
傾意楚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者皆斬湘中謠
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後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
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鎬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
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為
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于金陵南 率兵攻之遇賢問神
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馬令南唐書冬十
東方妖賊張遇賢聚眾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虔州守
遇賢據白雲洞命洪州營屯虔州賊黃伯雄謀通事舍人
邊鎬討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通事舍人
斬於建康市以嚴勝軍節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
諸軍都虞候賈浩為監門衛將軍
州安唐書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
游南唐書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
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虔州嚴勝軍節度使賈浩為
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僧景
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保中書令宋齊邱為鎮海

南唐書

軍節度使 王壺清話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
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
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眾曰張遇賢是第
十人尊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
謹既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為主者曰
張遇賢當為汝主眾因推為中乃禱於神求當為主者曰
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州賊眾遇賢襲南康
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眾遇賢襲南康
十萬遇賢自擇高岸據白雲洞造宮室羣賊四出攻掠
無度李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環論鎬曰
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眾遇
賢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謝福庇汝不及善自為處遂
執之斬於建康市曰吾力謝福庇汝不及善自為處遂
吏之縣於刻杉鎮有神馬令南唐書張遇賢循州羅縣小
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眾相與
禱於神求為王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為汝
主於是共推遇賢為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為汝
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
州縣告其進退而巳屢為州兵所窘復告于神神曰可
度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

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眾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劫
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走數十里又敗
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
數千出援虔州賊眾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
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眾不復語遂棄營遁賊帥李台
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王僧景全皆斬
于建寧以馮延巳馬令南唐書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
康市景以馮延巳也父令南唐書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
歙州鹽鐵院判官禪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類
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恟恟延巳年十四時刺史高言病甚
傳言教出謝存否人心恟恟延巳年十四時刺史高言病甚
以爲秘書郎使與吏人游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
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已
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
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展展知
矣不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
不可不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
爲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季年亦惡之復

表忠記卷之三 南唐景 十三

已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
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
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
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
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論不平出鎮撫州亦
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智畧
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
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顧望陸
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戰戰以爲難疑顧望陸
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大事如也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英雄主也故盡國殃民實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
幼元宗復使親政亦至疏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
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
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
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滿湘
客蘆花千里霜月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
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

鐵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鐵
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鐵
元宗悅初蕭徹深惡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鐵
不當死入舉朝皆欲誅嚴獨延巳力爭以爲嚴前失
不陸游南唐書馮延巳字正中一名裴冕損怨無以
類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爲一州鹽鐵院判官
疾出以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十四
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亦頗詢延巳年十四
之於陳覺善因覺以附元宗亦頗詢延巳年十四
延巳負其材狃狎朝士嘗謂孫思曰君有何不能
君詠歌酒然答曰僕朝士嘗謂孫思曰君有何不能
所以與君於王所不欲君以道義規非君爲然上
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道義規非君爲然上
使廷巳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道義規非君爲然上
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

表忠記卷之三 南唐景 十四

記自有常職餘各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
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又進中書侍郎拜平章事論不平出鎮撫州亦
子少傳項太弟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
將軍召居柄任下餘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
延巳數經營天有餘委以政事庶務宰相備位
之才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事庶務宰相備位
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事庶務宰相備位
以文苑進實無他愈欲以綱弛胥吏而惑人主至
委邊帥無所可爲愈欲以綱弛胥吏而惑人主至
烈祖戰戰以爲難疑顧望陸
輟食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南平而外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
已與孫思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兵也
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兵也
國其庶幾乎言旄節使和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兵也
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二傷
毀重非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
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使于長沙調兵賦苛

暴歛重失民籍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何... 而動入論籍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何... 大入論籍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何... 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 宗嘗因曲風識者謂有元詞人傲傲嘗廷斥而君... 臣支國幾如亡得如殿從容小樓吹微玉笙寒之句時... 罪及為大理卿此首稱臣自厲為平蕭以荷歲月而... 為當死延已獨揚言日儼為正卿誤殺一婦人即當... 死君等今議殺正卿宜加宏貨儼遂免人議儼有直... 南唐近事馮延巳救有宜加宏貨儼遂免人議儼有直... 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刺也相公... 未替平旬日之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刺也相公... 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侯鯖錄余在都見... 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詞云馮延巳三... 初畫高閣雞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櫳階

南唐世家 五

前御柳春風侍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鷺常夢錫... 為翰林學士記事岐王李茂貞為秦隴判官茂貞卒... 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 陵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夢錫重... 烈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夢錫重... 氣方直多為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密院隸門... 多委焉夢錫知故事除給事中書省參掌密院隸門... 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為後法... 宮元宗即位許以齊邱罷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 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 林學士時置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 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 病縱酒希復朝會鍾談李德明分掌兵二部以遂... 錫人望求為長吏以錫無子除戶部尚書知省事... 不獲署紙尾而錫已為相劫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言繼沂亂內錫已為相劫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虔州時馮延巳為相劫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南唐世家 六

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牽復尋改吏部侍郎... 轉禮部尚書宗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大朝... 笑曰羣公常欲往君之嗚呼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大朝... 皆失其色每公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 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 使見之贈左僕射元宗歎曰夢錫也顯德五年卒... 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為人言於元宗求為長吏... 部尚書無所事夢錫耻為小典雅有承平之辭不... 署廣尾絕不喜傳於人剛博曲為解釋錫窮乃嘗... 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博曲為解釋錫窮乃嘗... 元宗苦論齊邱事元宗辯博曲為解釋錫窮乃嘗... 不答而心善似忠及割地終不覺悟公卿在坐有言... 首曰大朝者善之及割地終不覺悟公卿在坐有言... 以自為大朝者善之及割地終不覺悟公卿在坐有言... 日驚其坐人許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馮延巳為中書... 咤驚其坐人許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馮延巳為中書... 舍人馬令南唐書外郎中書舍人延巳為中書... 舍人馬令南唐書外郎中書舍人延巳為中書

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巳諂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 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為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 此弟不能惜待資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 尸其事而延巳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 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而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 民不獲安以鳩集其下其地郡縣者因解體劉從効李... 徒得安以鳩集其下其地郡縣者因解體劉從効李... 討亦請行言朝夕可專據元宗不得已發諸路越人遣... 魯守既而延巳魏岑監軍使李仁達求兵於越人遣... 圍城數百聲動天魏岑監軍使李仁達求兵於越人遣... 魯等復盛而為已功地角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 兵勢雖盛而為已功地角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 越人復盛而為已功地角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 集射之舟人戰則如蜩蟬延巳何城所不如下者軍... 也今不與之戰則如蜩蟬延巳何城所不如下者軍... 岸盡殺之必降矣聽禱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 之功在漏刻延巳聽禱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 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 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巳陳

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安身被
于舒州未幾復用為東都留守延齊初至自晉安身於
五木鎮是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
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會棄揚州削髮為沙門
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請之曰後世宗始作大
軍部帥披緇削髮潛為行脚僧割地之後隆初李
重進部帥乞師歸報命延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
兵也宗初崩夫不得志而反固有大矣但不得其時
周世宗初崩夫不得志而反固有大矣但不得其時
時反宗初崩夫不得志而反固有大矣但不得其時
死爾吾安能救死乃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
太祖曰爾國能救死乃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
知朕平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徐曰陛下親征
拒南平足延以重太祖領之因曰朕徐曰陛下親征
江下常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
波不常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
陸游南唐書馮延魯字叔文一字諡少負才名烈祖時

長壽卷第三十一 南唐家 七

與兄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之歎曰
封疆多難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遠置高
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
為職陳平均分之出寶器猶餘數斤賜羣臣延魯曰
請魯拜舞均分之出寶器猶餘數斤賜羣臣延魯曰
以延魯為功乃請街使諸宗為懼笑而罷保大中師
欲自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既見
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
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
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渡延魯曰宏義不行方竹簣登
軍曹射之使吳越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
我軍稍退使吳越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
堅爭不聽項兵已陷越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
擊我延魯走之吳越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
者萬計委軍實走之吳越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
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上之下

命矣會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
還金陵屬吏皆止流寬延魯州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
宗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按諸州延魯在焉還中書
上以工部侍郎自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
都延魯事問江自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宗釋之
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
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乘節度使
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將乘節度
叛也重進之使館于臣下徒知通謀未大知其事之
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下徒知通謀未大知其事之
意而上世亦有之但征君不以此時宋受禪之初人
定以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宋受禪之初人
初意延魯必恐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
將力請渡江卿以爲何如延魯曰小國其能抗天威乎
敵者神武一臨不旋踵萬萬皆先王親兵誓同死固無
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
降理大國亦捐數萬人乃可况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

長壽卷第三十一 南唐家 八

攻城未下饒道不繼事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
卿戲耳豈聽卿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
魯因奏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衆人謂衆人則
魯感應天順人鳥有以此理獨一重進乎衆人謂衆人則
祖亦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
是親酌酒後主嗣位皆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
王猶自若後主嗣位皆不誅厚賜遣延魯歸南渡之師
旄節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入謝疾視不能朝太
待于家鏡湖表志馮謐朝使挾入謝疾視不能朝太
卒于里鏡湖表志馮謐朝使挾入謝疾視不能朝太
三當矣徐鉉曰國不攻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
足唐近事金陵城不攻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
南唐近事金陵城不攻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
環其西鍾阜陵城有湖周迴數十里幕府雜章二山
朝舊跡多其間每歲菱藕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千
康實錄所出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元宗賜後湖亦暢予平也
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
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

後湖所乏者知章陳覺為樞密使馬令南唐書陳覺宋
耳馮大有慙色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
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
無難色奉事三婢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
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見之若面令公敢
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
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畧可使唯唯聽從而已李
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諭使既
說仁達入覲不行乃安撫未定請俟宅年人觀覺還
建安軍皆潰之士行乃矯制發汀撫信之兵在討之
而諸軍皆潰之士行乃矯制發汀撫信之兵在討之
流覺于新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邱又與朱元有
隙而寤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邱
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微古俱為樞密副使徵古每於
議無復從臣禮覺請元宗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
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

飛龍卷空李 南唐世家 十九

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請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
其與續有宿嫌也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
責已言非續之罪為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
事也何罪之有朕前為天下王肯教人殺忠臣乎謨
元宗乃下令數覺揚州後罪惡烈州安置使臣于路
禮賢館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東海王輔
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事亦預焉烈居四方賢
次子景遷留東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
為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
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朝疾為宣
徽副使烈祖詔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
居累月以烈祖詔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
從遷光政院副使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宗
為秦州覺兄犯法史仲琦亦劾之覺私怨密諳仁
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琦亦劾之覺私怨密諳仁
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琦亦劾之覺私怨密諳仁
覺還條其罪狀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
覺與李微古皆宋齊邱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
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宮官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

飛龍卷空李 南唐世家 二十

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
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周諸軍悉
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事自
方相與挾齊邱為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嘗言
何為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
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禱元
曰此回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微古宜避位祈禱
歸政未晚元宗亟召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侯國事
喬固陳不可元宗亟召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侯國事
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師益進世宗駐蹕鎮
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以告畫界表宗
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界表宗
正朔之議遂决賜金器百兩遣覺還錫賚豐將發獻
為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
徵古先出為洪州節度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致
自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

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
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且言非續之罪至周覆省表大驚
宗遣續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至周覆省表大驚
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
乎護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邱既自盡于洪州博
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于洪州博
魏岑拙於屬南唐書魏岑方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議而
惡無所不知避亂南唐岑方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議而
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
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視南郊元宗曰俟
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及遊南闕好意以為諸國可指
麾而定岑因待宴自謝曰臣少遊元城趨其下拜謝人皆
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其下拜謝人皆
以為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巡撫使使聞
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使聞
游南唐書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
儒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
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
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

元宗卷三十一 南唐世家

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巡檢使無功而還
岑自復進奏詔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
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
王封於死岑自謂得王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
以厚賂給岑為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
以柄將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士上章詆欺天未幾而卒
查文徽為副使馬令南唐書查文徽上章詆欺天未幾而卒
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秘書郎
其君曠遺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朱文徽殺
寢其議不從文徽獨以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朱文徽殺
者多不從文徽獨以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朱文徽殺
門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
政行皆伐木開道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
而王廷政先遣軍使吳承祐下遊兵且傳檄諭福州
唐為我討賊承祐至矣福州承祐下遊兵且傳檄諭福州
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眾以

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
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
陽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使建陽將孟堅潛師出其後將
隔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將孟堅潛師出其後將
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潛師出建陽將
守城福州復亂李仁達殺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為
王儼明老僧也徒眾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
之既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下俄克建州
不振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節度使及
以文徽矯命為撫州刺史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節度
陳覺矯命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建州刺史陳誨帥舟
應兵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寡信未可速進文徽曰
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西門伏兵
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
宗送先進等還越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
欽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
任氣好使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

元宗卷三十一 南唐世家

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
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移文徽與語論宋齊
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論宋齊
邱亦稱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論宋齊
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御史
元宗立進相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延義為
其兄延政大將朱文徽進元宗欲討文徽而延義為
所殺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
嘗為賈入閩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
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南安撫使令至境上
觀可兵以邊鋒銳于成功乃以為江西南安撫使令至境上
州屯兵以邊鋒銳于成功乃以為江西南安撫使令至境上
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人厭王氏之亂
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州時賊循亦為別將屯邵武
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
等來援敬洙與循擊之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州將孟
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州將孟
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無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

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由是
文徽益自用時李宏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偽遣謀來告
福州亂文徽其喜率州刺史陳誨等三將人文徽以步
騎繼至宏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
徽傳令徑入其城遣使歸伏中先大敗馬越而執送錢
塘將士
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馬越而執送錢塘將士
王遣還將發為置酒使歸馬越而執送錢塘將士
視之醫以珠置口中項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
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
坐規黨安置十年云謚曰宣
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
命而延已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
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南唐近事夢錫為翰林學士剛
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帷痛飲而壁而已謂曰公罷
談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為之早白其所以
側席傾聽天下之士蓋可謂無不至者矣然僅得宋
齊邱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

南唐世家 卷之三 南唐世家

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
錄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臺
以故江南一變羣倫人乘資以聘二馮查陳遂有五鬼
子高用意而變羣倫人乘資以聘二馮查陳遂有五鬼
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計彼正人端士雖
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
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
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
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馬令南唐書
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
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
明清平恕號稱職自安請告數月烈祖下急羣臣多貽
覺居近職不自稱職烈祖告數月烈祖下急羣臣多貽
參儼劾曰陳覺自安請告數月烈祖下急羣臣多貽
宗儼位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已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
外儼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
奴儼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

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駭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為之
兩行問臣曰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聽魯為之
歸心大寶自出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儼與韓熙載
道也由是延魯已出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儼與韓熙
議者以遺詔已出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儼與韓熙
入文蔚同定禮儀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
罪不當死遂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給事中因斷獄
設拜敬守桑梓昌昌令御不歸鄉俗會譙故老姻舊
笑舉穆投復舊官後談服御不歸鄉俗會譙故老姻舊
事若非魏徵于地後主亦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
臣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飲祗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
方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不亡何待卒年七十無
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無
乃以景陸游南唐書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
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
不易之典也景遂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

南唐世家 卷之三 南唐世家

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
建言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謂之反正
之中與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元宗終
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元宗終
欲傳位景遂下詔命儼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元宗終
以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
臣入觀皆款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宗
怒謂儼曰州副使孫思為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儼謂儼曰州副使孫思為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姚氏殘語江不重於僕罪耳顧察使遣州兵給儼實
獨曰恨樓下無非此景陽樓高衆皆歎即儼去
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問有豪民暑昇
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一貧人隣垣而直
數十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色邑白郡命吏按歸
蹤狀必為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命吏按歸
罪于貧人為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命吏按歸
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
未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

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葦茹齋戒理棹杳
禱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傲將
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北起至失物之家
震死一牛盡割其腹中得所失衣物乃起為侍衛軍
牛所噉猶未消漕遂救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都虞候賈崇詣閣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
所以成功業者皆用眾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

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
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

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馬令南唐書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
參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
召見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况
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

長記卷之三 南唐蒙

五

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閣求
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羣
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
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入于
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帝深為感動
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諭儼等曰旻天不弔
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爽于厥躬故
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
實生厲階由是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
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蕭儼祖尤愛景遂
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
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朝三十
年與臣下疎絕如此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
收所下詔江南北野史齊邱疏云帝感先朝命坐賜食
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臣赤口之人壅
蔽不得達其意懼今始即位而與羣臣朝見是陛下
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
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

通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
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
苦猶惡陰而入于堦道也然臣老矣墓初宋齊邱為昇
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初宋齊邱為昇
謀篡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
出昇僭號未幾齊邱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

復召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邱所引用而岑與覺有
隙譖覺于景左遷少府監齊邱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

齊邱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食青陽一縣馬令南唐書時宋齊邱周宗為左右丞相
邱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邱為浙西

節度使齊邱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
帝知之弗問宋齊邱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
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鈞礪立談宋子嵩初

長記卷之三 南唐蒙

五

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
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感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疎薄平時
素所相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談往往炙手可
孫丞相等嘗所歎一曰晟間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
之心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
皆繩愆糾繆之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
宮所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質有守
而不可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號能且同異者方今大
耶齊邱曰無思素以大量稱號能且同異者方今大業
草創實藉衆目而廢其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
若以不節一而廢其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
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
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
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
夏桀染于辛辛岐踵之戎紂染于崇侯惡來厲王染於
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之染于虢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
染不當故為天下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
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

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庶人無不
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鑑情偽灼知事物之數小夫
人固無窮察最實恐九重霧集政當有敷受之或可
若左右前後至君侯方將挈其契領無所及矣最本
之斷當爾之日君侯誠感至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
羈之私故貪竭其髦髦之思唯君侯幸又數日韓熙
載入見齊邱曰小人今旦出却見羣兒為飛鷲之戲
有夫感激也初為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
曰或下蓋唯羣兒所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尾端
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尾端直
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如此然獨念其決起則斷
快一時之觀而又力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
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性如虛危之或投於滄
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
洲杳渺之外或得於積莽窮蒼之間羣兒躍斷緒窮
徑盡日力而不可得於積莽窮蒼之間羣兒躍斷緒
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念齊邱曰日者
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

飛龍齋空素 南唐景 三

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
蓋又有甚于此者須別日謁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
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遜於九華之谷一日晨起覽
鏡曰吾貌有慙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二年
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義文進自立是
時延義弟延政亦自立于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
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
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
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
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
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欵于文徽
馬令南唐書二年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
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

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為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
馮延魯為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
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因者
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
是請伐閩乃命邊翰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入建
陽王延政遣大軍至矣福州承祐以遊重遇殺朱文
助我討賊重遇函其首歸承祐之連重遇殺朱文徽
州親率眾以拒我師五郡承祐之連重遇殺朱文徽
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
恩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文徽與延政陣隔水全恩
陽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
其君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
主儼明無統御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
降即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
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秋七月庚辰星見
授羽林大將軍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秋七月庚辰星
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績皆請降因而

飛龍齋空素 南唐景 三

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眾閩人失望
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
節度使先登文徽第一為信州刺史敬洙未拜而卒
王建封先登文徽第一為信州刺史敬洙未拜而卒
之王崇文鎮建州泉州刺史王繼成許文績皆至建
州入朝從劾自領州事於王繼成許文績皆至建
以繼勳為池州團練使繼成許文績皆至建州
刺史劉從德為泉州刺史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
州史以龍浦汀州之虞侯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
刺史以龍浦汀州之虞侯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
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
書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重遇殺朱文徽
帝因遣使還冬十月有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
閩使遣使還冬十月有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
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
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
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
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
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刺史八月克建
錄唐保大二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刺史八月克建

美士為馨烈
侯擁培之具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三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上之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
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為饒
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從効為清源軍節度
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
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
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

表記卷第六十二上

南唐世家

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
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

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馬令南唐書王崇文字

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為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

德公主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

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

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

藩鎮人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

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天命雖為大將

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

制及師潰元宗歸罪于陳覺馮延巳而崇文及諸將皆

勿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

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諫加

中書令未拜而卒陸游南唐書王崇文在武昌方閱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中之上

五七七

以實對李極怒命檢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
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李獨坐小
廳有一鳥申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心惡遂拂衣往
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
逐略無去意李性既福急怪怒甚顧左右何故洙善
彈急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注九挾彈
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泊成下
為小校以軍功累建旌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
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勳崇極時莫
比靈禽之應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書陸游南
豈徒然哉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書陸游南
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
節度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
已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
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
冬十月庚辰圖福州改漳州為南州仁達送欵于吳越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中之上 南唐蒙 四

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
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馬令南唐書孟堅
禪將延政與驍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
其眾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
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
公海濟師旁岸阻滄藉策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
簣不得施久之延魯日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
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
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
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自困擊
可圖也延魯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岸未定堅日
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岸未定堅日可擊
見錄國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為
宰相宋齊邱復自九華召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覺斬

州延魯舒州鈞磯立談未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
舊可為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鉅
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于九峯之底所謂幾傾
于死地而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
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
動上心于是南生楚隙西結越覺晚舉全國之力而
兵于騷然鍾山李公建勳為賦詩有粟多未必為全策
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于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
競而子嵩之名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
亦因以隕悲夫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邱惡之
貶熙載和州司馬馬令南唐書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
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
傅奉朝請而巳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
達對從効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宋齊邱薦陳覺
為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
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
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起兵應覺帝大怒馮延

五代史記注 卷六二中之上 南唐蒙 五

已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
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為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
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仁達送欵于吳越吳越
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
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
馮延巳為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
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巳內為陳請所
以得全且擅與者不罪則疆場生事齊邱延巳有自咎之
陣無請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巳有自咎之
表無請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巳有自咎之
死何殊乃流覺斬州流延魯舒州齊邱延巳有自咎之
州司馬又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
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為雷後明宗即位平
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
人趙氏女有殊色熙載娶為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
事亦晏然不介意熙載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
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
史館修撰于是不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
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之黨大
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

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蓋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既
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為馮延巳劾奏罷其
職陳敦論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為法元
宗手札敦論而宋齊邱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為法元
州司馬其書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為虞部員外史
館修撰兵部尚書既而錢漸斂頗有元和之徵為虞部員外史
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
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
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曉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
南路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出江門爭向頭擁
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出江門爭向頭擁
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憶或問江南何處秋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不及中原使至
熙載接伴給日老夫竊觀吾子音容貌一若先德况
忝世舊故不可晚使夫為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
碑表者皆載金帛求之為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
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資門下以符雍之徒為門
川借官錢三十萬所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
家無盈日之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
云無盈日之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
厨無盈日之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
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
使資于昏且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
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其出入與賓客叢
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
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
思仰慕于聖賢生為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魂疑
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
于四紀杼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
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
命已寬于時宥明感深仁而再遷欲赴於遐征轉資陰
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
牀而號于勁風振節豈得長寧逝水朝宗而不可阻
上未報于盡出羣婢使之散後主乃喜遂以永訣表
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日皇極要覽拜
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拜

長壽齋帝至 唐蒙

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為
不得熙載為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
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
文靖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
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
人初嚴績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荀稱譽遺珍
貨巨萬仍較未勝衣歌妓姿色織妙者歸焉熙載受之
文既成但叙其諸裔品秩而已績嫌之封還熙載受之
亦卻其贈上寫一語奇品秩而已績嫌之封還熙載受之
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
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即繕
寫仍為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
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僊中人陸游南唐書韓熙
載早奮名場疎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論之日
宜善自修勸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
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
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
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又契

長壽齋帝至 唐蒙

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
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
周太祖有天下用事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
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
已固我兵之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聞于齊王
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
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信于元帥安用監軍使
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于親王莫信于元帥安用監軍使
之冠尤長于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
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與客雜居物議
聞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人相爾老矣
不能為千古笑端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
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祝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
人服其識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
為中書舍人乃始親制詩詞雅有元和之風鈞發及
談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倚角及
戎律大撓與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鎖二臣至國都奪官
云擅與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

拾棄其母作為成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
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
傷風敗俗靈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
岑道合延已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通逃歸國鼠奸狐媚
視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已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
求寵視國用為利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
目征討之柄任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宮
勤過于內殿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
入觀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
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將士懷憾怒之志受賞無感
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勳京邑奸謀詭詐誰敢國朝致漳
州屠害使者福州遠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
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
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遲遲畏懦者斬律云
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
掩覆者皆斬昨昨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
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
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

表史記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比諸隣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
資儲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賦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
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寒羣情盡去四凶方祛
衆怒今民多饑僅政未和乎東有伺隙之隣北有霸強
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鋏虺
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或請
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
左降元宗果怒延已雖斃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斃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
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材
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
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
相半臣一以至公取士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
應順中及第大衛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
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諡曰簡錦
繡萬花谷後集江文蔚墓誌嘗為御史中丞危言激論
權右震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為之紙貴能改齋漫
錄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

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為左遷之計竟以對
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
事未報有見之者曰問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
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
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為法如
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
歟詩史南唐元宗優待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
書記至中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
延魯福州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
宴進詩曰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之句
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
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

表史記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少傅岑為太子洗馬
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
延巳為相岑亦居近密于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
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
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
洗馬稽神錄丙午歲江南之師圍晉安軍政不肅軍
士發掘冢墓以取財物諸將莫禁監軍使張匡紹所將
卒二人發城南一冢得一椰實杯以獻匡紹因日某發
此冢開棺見綠衣人面如生懼不敢犯墓中無他珍唯
得此杯耳既還營而綠衣人已坐其房矣一五年以景
遂為太弟陸游南唐書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
舉少讀書于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博學自勵食無
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
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元宗二年南歸
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
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
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
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然啗
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
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
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易忽
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于柱礎碎之坐

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
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日國安被山帶河守
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
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
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也陳覺李徵
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
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數萬一切罷遣
招諭使判宣州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
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為吳越間之懾服不
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
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等乞解大
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
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
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南唐近事張易為太弟賓客
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慶宮儲
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憚之色易張
目排座抗音而讓曰陛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
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坐失色儲后
避席而謝之江表志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

南唐世家

十一

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逌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
捨軍國之政同為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
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第賜李建勳
勳方會中書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
詠徐鉉為前後序太弟合為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
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
文矩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
而巳御製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歲華春
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
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樽有酒可憐清味屬儂家建
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狂玉屐
初散絮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干尋峭冷壓南山
萬似料率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先賜老僧家鉉詩云一
宿東林正氣加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惟分影輕
縱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
徐更待金門詔愿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月
紛紛落花密飄粉署光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

添與詠狂歌景達為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為副元帥
醉舞一家家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馬令南
年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
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
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
行人受賜多矣其不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
報聘帝嘆曰聞役德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
為太弟封燕王景達為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為
副元帥正月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陸游南唐書保大五
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從燕王景達為齊王
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為燕王副元帥密
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
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
易聘之請命使者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三月
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
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
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斬州
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

南唐世家

十三

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間漢
入沐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
六月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
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沐陽聞守
貞已敗乃還馬令南唐書六年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
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
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
問河中平遂班師陸游南唐書保大六年九月漢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
月退保海州李守貞表臣之先世乃唐遠裔錫侯命
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于簡冊昔日巢寇犯闕借昭
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執臣雖生於梁末幼失怙恃零
丁孤苦遭世多難迫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
戰功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復守蒲

津洎少主厄運遂致戎 晉鼎覆鍊天下橫流疆宇無
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劫愚忠誅鉏地豕恢復先
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而黨俄臨眾寡不敵遂罹危迫
臣雖弱當矢石以帥羣小悉力固守冀殄 頌首不
間君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
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
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支救患恤隣過強附順
爰遣偏師出為東援則五伯之風不讓桓文之主苟獲
全濟實君之惠 馬令南唐書朱元滿津人也事本郡
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漢高祖崩守貞為漢室新造人
心未一奉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
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
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
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
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
克舒州斬秦揚光源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
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
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
節制元宗遣揚州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眾降

吾輩繁華至 南唐蒙

南

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
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
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
于市文徽別作一營覆尸哭之天擲市人為之泣下世宗
以隆虜別作一營覆尸哭之天擲市人為之泣下世宗
唐書朱元賴川沈邱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與
楊訥全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
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
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
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
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
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
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
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全甘若每臨戰誓眾詞
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
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綺許文績
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特功時或進景
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
守忠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

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塞萬餘人降
周由是諸軍皆潰邊竊許文績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
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豐氏文徽女至是伏誅
文徽累乞貸死不從以珠珣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
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
練使其母猶在沈邱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
使太平興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
國初卒 于景景造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 馬令南唐書七
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將張繼蕭處恭帥
帥出師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張義方為監軍使納賊
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張繼蕭處恭帥
騎常侍張義方歸陸游南唐書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
將咸師朗等以歸冬十月我師渡淮攻正陽敗績十二
月泉州刺史劉從弟南州刺史從愿殺刺史董思安
據南州自稱刺史我問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
効為節度使 清異錄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
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香囊共

吾輩繁華至 南唐蒙

南

九十二種江 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
南素所無也 遜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與劔州刺史陳誨
馬令南唐書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
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王氏
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為
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出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
為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
之授劔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
方之軍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數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
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運捷惟德誠力戰未
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此恩寵日加改其
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
乃以其弟劔州刺史謙為留後詔誨還都疾甚後主親
往視之未幾卒 陸游南唐書陳誨建州人年數月趨
健能馳走其父異之陸游南唐書陳誨建州人年數月趨
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延封克外
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
人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為戰棹指揮

使領故部曲從以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海為建州刺史謀者告吳越兵入閩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于金陵用鄭彥華為將唐兵兩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皆有功號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俱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誨引年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叙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謙忠烈閩之亂土民幾殲焉推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亦繼領建州旌節諸子悉至

表忠錄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顯官南唐近事陳誨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無所遺不矣又常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下舟閩江趨為鷹鷂所擊故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 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為其弟希萼所弒五代史纂誤今按馬希廣希萼自立馬令南唐書八年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回越越亦歸文徽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澶州殺希廣仗

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縶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緝統領州屯兵以規楚陸游南唐書保大年春正月李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福州遣謀者詣建州誨言吳越兵執其將馬先進而別將建州刺史陳海以戰棹敗福州兵求執其將馬先進而別將建州刺史陳海以先進于吳越而求執其將馬先進而別將建州刺史陳海以漢九以鄂州今年租稅命使馬希萼表請師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冬十月越州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馬希萼乞師表請師加同平章事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不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奔社稷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頤頓首時奔走哀庭冀處成屬汨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頌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軫大國之武威許出兵援以附九年正月周帝即位劉晏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

表忠錄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稱帝于秋楚人囚希萼于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陸游南唐書保大年春二月物三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討淮南機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朗州節度使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陷郴州周亮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其鈞磯立談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士卒分甘絕若其所過之地秋毫不可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善陸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欣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網紀紊

亂玩侮餐漬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
其旄蠹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者無寧其免
我來也 王壺清話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
刺若烟霧日欲托君為父子頃奇浙西飛來峯巖譯金
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
他祝夢訖以董羶嗽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
前童聰敏攻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輩
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 及冠秀髮姻者眾親
強而娶焉後嗣主愛其博雅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
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
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從掠獨鎬不
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
干潭政入蜀記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
和尚 入蜀記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
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于右街清涼寺悟空禪
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保大當晉出帝天福
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 十年分洪
元年則悟空者元宗建康志以為後主非是

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陸游南唐書援充
州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
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穎州郭夔遣我
壽州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常事
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 五代史纂誤
今案職方攷中已具言之 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
矣今此又書顯為重複也 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
同平章事 陸游南唐書三月以太子太保馮延巳為左
右僕射孫忌 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
並同平章事 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
巒出兵爭之不克 馬令南唐書保大十年秋劉晟取桂
書兼以州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
巒兼以州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
州周與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 楚地新定其府
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于國乃重

能守遯歸 送馬令南唐書朗州神將劉言攻邊鎬鎬不
劉言而楚地新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成期屯益陽將討
不欲取費于國乃重欽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
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即授民厭
亂求息肩于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民厭
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為後悔
孫晟即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
三分喪二何以為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達破
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戍相繼
走散獨張密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于道岳州刺史
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奔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
州戮宋德權任鎬於太社斬神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
外以張密為信州刺史延巳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
已乃罷為右僕射 陸游南唐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
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達周行逢攻潭州王辰拔益陽
寨成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

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

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
遜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
權任鎬于太社斬神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平章事
馮延巳孫忌皆罷為左右僕射十二月等令趙遵奔
周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不遣是歲大旱
又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
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
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
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明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
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黎
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
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暮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
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取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
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
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
亦辭不受而卒 約磯立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
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爲守文之良主會
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蓋定天
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榮惑移于多口由是構怨連禍
感國之勢遂如削肌其後宋齊邱復起于遷謫之中謀

為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
 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傾計司撫按大
 懶日國事去矣夫鴻鵠養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
 里今拔取之以傳斥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
 數千十二年大飢民多疫死自十二年六月至于今年
 三月大飢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玉壺清話顯德中
 周世宗即位主遣韓熙載往朝及歸主因問新帝容表
 言動及朝廷體貌熙載言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檢
 龍骨虎威凜然有異舉日顧視電日隨轉公卿滿庭為
 氣焰所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威武具厚重之態負山
 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即位主方悟熙載之語
 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馬合南唐書木平和尚保大
 言輒驗傾都瞻禮闕塞街巷金帛之道日積萬數元宗
 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
 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火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南唐近
 事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
 禮闕明里巷金帛之施日積萬數常出入宮禁中他日
 從上登百尺樓上日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
 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
 置烽火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
 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
 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詔曰蠢爾淮甸敢
 疾終年十七蓋反語而以對之也
 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
 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
 起師徒來為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于應接慕容
 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
 連并壘實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其憤乃拜李穀為行
 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五代史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
 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

卷六二中之上

紀其地東暨衡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
 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近代僭竊之地最為
 疆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倫安之
 計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為前軍
 都部署是冬是時宋齊邱為洪州節度使景召齊邱還
 周師圍壽春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
 以拒周師馬合南唐書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部署
 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于
 淮泗以神將有才略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
 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
 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
 拒周師六月周皇甫暉帥師為援陸游南唐書保大十
 三年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開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
 乃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
 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
 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
 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李穀曰吾無
 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
 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
 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
 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
 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
 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
 之兵施利刃于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
 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南唐書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為奇兵以要彥
 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以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
 於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眾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
 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懼帝

卷六二中之上

對口臣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日正是耳近有
 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王不省其
 謀亟使人開行歸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畧私于仁肇
 卒右竊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
 圖何如對曰此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斯
 而周師取徐州世宗新征淮南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
 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徐州則平州而西潤又在滁城之
 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州而西潤又在滁城之
 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間世宗親至淮
 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據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
 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滁州城下合翌日再出
 太祖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
 州趙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
 見加禮太祖再三扣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
 已尉以爲與已如何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日彼
 方勝我日敗其兵出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
 使彼來日復當奈何學究曰我軍絕歸路不復有唯類
 矣太祖曰復當奈何學究曰我軍絕歸路不復有唯類
 轉禍爲福者今關下無敢抵城下者阻西潤水大漲之時
 之乃山背也敗之可以直抵城下者阻西潤水大漲之時
 彼必謂我既敗之可以直抵城下者阻西潤水大漲之時
 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
 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
 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
 三軍跨之旋率親兵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而入既入
 主帥被擒城中成謂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
 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
 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
 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滁州既破中斷壽州
 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簀中金
 瘡被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率伍起兵佐李
 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
 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乃

吾輩讀書至 唐蒙

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
 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午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
 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有一水隔耳既失滁不唯中斷壽州
 南屏蔽去金陵纔一水隔耳既失滁不唯中斷壽州
 則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
 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
 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命者太祖試于周
 宗時所以建原廟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試于周
 功業自以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命者太祖試于周
 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趙普也實與太祖交于
 滁州引爲上介辟爲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
 天命卒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國老談
 苑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於世宗
 時宣祖不豫是役當准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憚之密
 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街戡奪志以圖
 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
 王業肇於是矣向若苟私情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
 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趙時
 進滁州午鐘記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
 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
 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覆
 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爲定制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
 答陸游南唐書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
 道襲清流關皇甫暉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
 以歸王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
 願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
 愿以兄事歲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
 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
 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
 南唐近事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
 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獲送至行在時鍾謨
 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
 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吾輩讀書至 唐蒙

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

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

明奉表稱臣李景稱臣表檢短從長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姿

膺下武之運協一干而命世繼八百以下年大駕天臨

六師雷動假以遐馭之俗親為跋履之行循省伏深兢

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蒸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億兆

度將下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維堞以迴

兵萬乘于官免馳驅于原隰地征土貢獻犒軍牛五百

常奔走于歲時質在神明誓諸天地貢獻犒軍牛五百

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

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

走契丹求救陸游南唐書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

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不通南

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葉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

而雷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為邊將

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馬令南唐書天子至淮南

之命園苑使尹延範自泰州徙讓王一族于京口延範

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

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十

小人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十

四年二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

益卑服世宗猶不答李景再奉周表聖人有作曾無先

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惴遂馳下使徑

諷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

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叙前遣鍾謨等并晟崇

質皆畱行在而謨等皆請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

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

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

馮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

于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邱陳覺

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馬

南唐書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

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南下滁州元宗懼先

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揚光舒泰斬相

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

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

雷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愿効貢

賦世宗猶不答于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

日愿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

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

晨皆見雷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

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

斬德明於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

侍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為鍾李及遣元帥齊

謨還因覆案齊邱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績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

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五

故事王子癸丑間有狂人遍罵市人曰狐鳴鬼哭妖怪

日作至于亡國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

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

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

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兼兼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

而二公散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眾悉如狂人之言

卷之五十五 唐景 庚

卷之五十五 唐景 庚

江南野史孟貫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省大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詩為一集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接隱洞譚先生詩至不伐有巢樹多移何無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人卿應不免矣遂釋得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如南野錄周世宗幸廣陵孟貫以詩獻之云不伐有巢樹多移野無主花謂貫曰弔民伐罪何有巢樹孟貫于駕前獻所業其首篇曰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樹多無主之有然獻朕則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于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五代史三年春世宗親征淮南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

飛龍齋詩全 南唐蒙 天

尋又今上敗何延錫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于世宗乞為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賦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愿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竟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臣聞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衆皇帝量包終古德化上元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王趾久駐王師以是憂慚不遑啟處今既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各申解甲之儀粗表充庭之實 墨莊漫錄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眾獵焉歎曰彼有人也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焉未可圖也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

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馬令書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鎮為大將許文鎮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三月江州柴克宏率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裝紙為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若之景達遂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新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于壽州世宗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秋毫不可犯而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揚光祿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五代史補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諸肉中尤嗜鵝鵝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隨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袖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

飛龍齋詩全 南唐蒙 天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中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

筆錄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為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
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太宗及節
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惟一卒司燎燼
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迴舟矢石
能及 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為鎮淮軍
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為元帥而
兵事皆決于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

五代史記卷六十二 南唐蒙

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

周 江南野史元將叛其裨將時廷厚死不從諸軍皆潰

許文縝邊鎬皆被執 江南野史元將叛其裨將時廷厚死不從諸軍皆潰

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

卿為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

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

當琴戮惟陛下以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

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

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 五代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

金山尋下壽 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廷

謂告于周日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

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

乃降 陸游南唐書保大十五年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

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

州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又郭廷

謂善書札彭城人父全義往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

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承旨出為濠州觀察使廷謂

約為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

隨所歎其忠因大發戰糧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

之徒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

兵斷若周人規知設伏待之廷謂將出揣得其情駐軍

不進營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

挺身逃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

馬數百進武功殿使遷州刺史猶以為賞薄又遷團

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于

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為守備世宗復

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

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

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

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

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

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

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恸哭再

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小

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

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衣金帶良馬及器血萬

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史因命濠州

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

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

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

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都陽李延鄒草降

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鄒必欲

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又

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廷鄒子命以官

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

五代史記卷六十二 南唐蒙

聞數十里五國故事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以為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十二月屯于楚
州之北門五代史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交泰元年正
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
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
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
泰揚州陸游南唐書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
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為天策上將軍
晉王立燕王宏冀為皇太子參治朝政馬令南唐書張彥卿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
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卿與其副鄭

表鑑纂言帝系 南唐蒙

三

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卿昭
業戰死餘眾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
元宗嘉彥卿能忠贈侍中陸游南唐書張彥卿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楚州防禦使周
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
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
外皆已下發州民濟老鶴河遺齊雲艦數百自淮入
江勢如震霆烈焔皆推圮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
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
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
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眾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
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
中天長縣時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贊亦固守
書以為彥卿能亦莫知孰是也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
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
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

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
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
所得冊府元龜世宗顯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砦行至
文武從臣過橋者皆齎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
兵破賊砦一所殺淮賊數百人砦在濠州東北十八里
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
先是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濟帝又續領騎
喻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橐駝以濟帝又續領騎
軍相繼而渡一鼓而盡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
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
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
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

表鑑纂言帝系 南唐蒙

四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
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
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斬黃晝江
以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
五年也五代史明年春正月景聞之遂移幸揚州駐大軍
謀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
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御帳是時江北諸州
唯廬舒斬黃四郡未下世宗謂曰朕亦不至窮兵黷武
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命
折然為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
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
不失外臣之禮焉陸游南唐書丁亥周帝次揚州辛
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
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宏冀以國為附庸周

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承
問江南國主帝遣問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蓋
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乞海陵監南屬不許復歲給
贖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
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高麗及
罷宴夏五月下台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從貶損改名景
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陵大霧通夕不
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
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傅已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
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
帛十萬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縵邊鎬周廷構
國主皆不復用 青箱雜記李璟時朝中大臣多蔬食
月為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
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泗揚楚泰五州璟又割獻除和
盧舒蕲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戶知今伏念天祐之後率土分摧或跨據江山或革遷

五紀卷之三 唐書

朝代皆為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嗣先基獲安江表
誠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之候明懸白水之
符或首于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戰
之勝自古獨高 李景買宴表伏以柏梁高會宸極居
尊朝臣咸侍于冕旒天樂甚張于金石莫不競輪寶瑞
齊獻壽盃而臣僻處偏隅迥承乃瞻雖心存于魏闕奈
日遠于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
戚屬躬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甚 初孫晟使于周雷不
微誠慙野老之芹願獻華封之祝 世宗怒殺晟 鈞磯立談
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 鈞磯立談
忌之不能忘其與齊邱馮延巳輩幾如不同天之仇
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
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是時鍾謨亦拔
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為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
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為唐鎬所擠卒以竄死周
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

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
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
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 五代會要顯
改赤倉驛為通吳驛 初世宗始議圖南命于赤倉驛
至是以其名識之 又五年以城東新驛為懷信驛待
使也 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 書十有六
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
為顯德五年鍾謨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
表拜成且請傳位太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
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
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成為奉化軍節度使劉
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
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 又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穎脫
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
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

五紀卷之三 唐書

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南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雷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
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為耀州司
馬謨在耀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云翻歸盡塞垣鴻
殷殷驚開蟄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
其畧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轡萬國春南北通歡
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
兩意將以問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為禮部侍郎
判尚書省國政悉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乘
權矯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
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承問時太子冀參總庶政謨薦
其所知閻式為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啟多由之初李德
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鎬與宋齊邱同議至是
鎬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鎬大懼及謨復
使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
伏誅鎬益懼會信州刺史張鬱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
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鎬時掌樞要因構謨與鬱謀為
不軌元宗疑之太子冀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日從嘉

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向以世宗之故未即
加誅乃罷其職為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謫著作佐
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監督上道其
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謫時病風眩絕旬十餘章中
辭使道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之謫尤好古碑奉使中
原每道旁碑必駐馬就觀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
就證之無差其來邁如此初使至他日水涸以所錄本
國使者日詔問孫晟獨死狀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
縊辭亦賜死于宣州 陸游南唐書鍾謨有女感家禍
不嫁為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
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為道職云 南唐近事鍾謨性聰
敏多記問奏疏理諭頗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仲旨
左授羅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祖秦每見道旁古碑必
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
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
數千餘字臥諸荒塗之中半為水潦所淹無由披讀欣
然解衣游泳塗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
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
錄本就湮校之無一字差誤 續通鑑長編唐主景造

焉龍龔言下 廣蒙 七

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日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景
卿還何也謨頓首服罪繼殺之亦誅張鬱于宣州 景
為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
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
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夢
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
竊立談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
悠嘗試之說韓暨朝聽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門旬外
補又數年復還朝列會已日朝貴出秦淮游談坐中
有詆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
如堯舜今返自為小朝耶眾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
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率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
以其語大忤私官流徙夢錫因忽怒不得志以卒逮後
主時方追加甄贈 玉壺清話常夢錫鳳翔人岐王李
茂貞臨鎮惟喜狗馬博塞馳逐聲伎夢錫抱學有才雖
為鄉里所重以茂貞不理儒術故束書渡淮至廣陵謁

先主辟置門下洎受禪遷侍御史詞氣方毅深識典故
擢為給事中悉委機事歷言宋陳馮魏輩姦險詐不
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垂舉而主殂遂為羣黨排擊
池州判官後起為禮部尚書不復言事自割地之後公
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輩嘗言致君如
堯舜何忽一旦自以大國為小朝得無媿乎眾皆默然
夢錫文章詩筆精瞻合體然懶於編收故無文集方與
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謂所知己齊邱陳覺李徵古於朝
夕但恨不能延數日之命俾吾目見然先在泉下俟數
子之誅果卒不久齊邱雉經于青陽陳覺李徵古殺于
鄱陽 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邱等見
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邱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
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
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
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

焉龍龔言下 廣蒙 八

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為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
臣乎 馬令南唐書嚴續字與宗父可求善籌畫為吳相
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尚
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
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
夢錫曰吾親大臣中惟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
可助之夢錫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
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刺史頃之復為中書侍郎
郎兼三司使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罷為少傅
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居守後主即位改司空
元宗南遷後拜左僕射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
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
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旌別
善惡壽春人劉奩有學識性方直動多忤物續薦之
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
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
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
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抗

慨翌日卒 陸游南唐書嚴續字與宗馮翊人祖實仕
故唐為江准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
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廢
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
郎出牧池州復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又出為江州節
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又出為江州節
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邱多附之惟續持正
日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
之夢錫退論指於續因與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
附也卒為黨人所排與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
附盡忠不為黨人所排與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
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
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
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
年五十七諡曰懿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
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 南唐近事嚴公歌姬唐錦給

五紀卷之三 南唐蒙

九

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
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
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散數巡唐彩去
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借去
相君悵 謨還言覺姦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邱坐覺
然遣之 黨與放還青陽賜死 東都事略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
國主世宗答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
是頗躁憤遂殺齊邱等 陸游南唐書十一月己亥暴
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等皆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
微古削官爵覺微古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正月亦幽
死 馬令南唐書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
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
與陳覺同掌機密至淮甸兵起劉彥貞敢死人心恟懼元
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
力拒敵泣有何益盃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
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
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
宗以戒事未敢隱忍不發及畫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

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
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
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嚴古
洪州殺之 江表志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嚴古
宋齊邱授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
屢上變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
令陳喬草勅喬勅勅上言元宗曰有罪大臣理不復見
改世宗曰自宗使鍾謨言於周世宗曰有罪大臣理不復見
忠莫大於事君罪莫重於賣國宋齊邱本一布衣遭遇
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邱是造國
之手理當攝云云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邱是造國
盡齊邱至青陽絕食數日徒齊邱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自
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數日徒齊邱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自
道舟中起至貫九華 玉壺清話宋齊邱豫章人天下
喪亂經籍道息齊邱忿然力學根古明道宗經著書鍾
氏既囚洪州兵亂隨眾東下先主為昇州刺史往依焉
大禮之齊邱本字超回歛人江台符貽書侮之日聞足
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邱慙改字子嵩先
主深欲進用為義父徐溫所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為平

五紀卷之三 南唐蒙

十

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險貪懷古今無之不知命
無遠識事三朝惟延卜筮占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
齊邱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尚
欲因其夢以窺觀時年已七十三矣事敗囚於家斃土
頓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平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為偶
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 墨客揮犀江南宋齊
邱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
大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
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之謀徐氏無男女少
長皆殺之其後齊邱一雙替作一詩書紙為上主置燕召
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替作一詩書紙為上主置燕召
邱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一先生計畫誤今
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齊邱東至今有
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齊邱東至今有
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尚欲以窺觀時年七
十三矣事敗囚於家斃土 墨客揮犀江南宋齊邱
工部南唐近事云齊邱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司馬
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書不復同如此未
知孰是也 江表志宋齊邱為儒日修啟後姚洞天其

一第 丹黃參日軍入海 8 反三

大略云城上之鳴鳴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
結成離恨又曰其為千懇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云
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老當推江蘇錄議者謂之不
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元
宗當深居後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
舉國皆開為臣之道餘可知矣古今詩話宋齊邱江
南二世為宰相璟尤愛其才然知其不正一日於華林
園試小妓羯鼓召齊邱同宴齊邱獻詩曰切斷牙牀鏤
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
雅音掌底輕鸞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會
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南唐近事徵古少時賤游常
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仗從鞍馬擁劍
鏘鏘銜隊約二百年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泊見乃
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言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
饑酒一鍾贈之金扼腕言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明
年至京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
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以太弟景遂

卷之二十一 唐書

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遂固請歸
藩於是長子冀為太子以景遂為洪州大都督封晉
王又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王笥人祖岳仕大唐為
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
卷行於世父潘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
十卷喬幼敏悟航玩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
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
恥其降號欲授機務於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
計輒謂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
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
遠處以養喬松之壽適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
由是欲傳位而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闥而入諫曰臣
聞社稷之重焉可委之他人今請授之則百官朝請皆
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
乎臣見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
所親見一旦垂淚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
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
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憾矣
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
之死亦因喬問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
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
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雷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
死實覩見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
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曰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
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
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難迫蹙二
臣之節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
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遠歸府以款投于承雷後主促之
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臣請
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逆
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政事堂召二親
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微
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
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
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人孝悌淳睦宗族之貧者分祿
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
喬曰臣家素貧寡不能成禮後主貨之俾就婚焉惜乎

卷之二十二 唐書

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
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
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陸游南唐書陳喬
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潘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潘死撫
恤族黨均財給乏親疎無間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歷
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所為
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
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門入
頓首曰陛下既著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
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履萬乘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
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
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
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斥喬與齊邱尤親厚獨得不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雷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
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
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畧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
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
往必見雷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

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錫
 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
 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
 日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
 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
 自為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
 徒取雷中後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
 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
 乃擊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
 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
 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
 所見 景困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

長壽錢志卷之三 唐虞蒙

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陸游南唐書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寶
 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泉之
 一 野客叢談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
 不知求之三十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
 國通寶大錢通寶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
 元宗即景也 錢譜保大元寶江南主璟鑄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南唐元宗鑄五代史不載又有錢子 泉志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景因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余按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
 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徑
 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質昏暗又有面為篆
 文背為龍鳳形者計皆李氏所鑄 又陶岳貨志錄曰
 元宗時兵屢挫帑藏虛竭韓熙載上疏請以鐵為錢其
 錢之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於
 舊錢稍大而輪郭深潤既而錢大行公私以為便
 又十國紀年唐史元宗以周師南伐及割地歲貢方物
 府藏空竭錢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
 余按此五銖制度大小各殊有徑九分重三銖者有徑
 七分重二銖者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徑五分重一銖
 八銖與徑九分重二銖者形製相肖文皆篆字又徑八
 分重二銖者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徑五分重一銖
 錢中最少又有小唐國鐵錢重一銖八參形製肖銅錢
 之小者 又馬合南唐書曰元宗鑄大錢通寶錢與唐
 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余按此錢徑

八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 九月太子冀卒
 徑七分者字文相類登當時盜鑄耶 江表志文憲太子冀既正儲闈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
 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
 冀有慙色他日密使人將賦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
 從太弟在金陵未幾從範子承乾為景遂嬖臣宋何九
 說構遂置之法從範懼而且怒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
 進漿遇醜即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又太子冀既病
 數見昭慶宮中 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
 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
 為太子 馬合南唐書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
 通泉貨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
 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
 爾 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
 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

長壽錢志卷之三 唐虞蒙

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
 贊之乃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 馬合南唐書天子使人
 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
 孫計國主因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
 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
 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從豫章據上流而
 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之秋
 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
 死 隆元年臣屬于朝 陸游南唐書九月丙午太子宏
 建隆元年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又建隆元年
 春正月遣何益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大宋太
 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
 鐵錢三月遣使朝賀于京師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
 儀朝于京師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十一月
 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
 從益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玉壺清話主將近暮年

厄運所會日漸衰謝自世宗平淮甸已抱辱公之憂無
 何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日習水戰問者歸報
 主誤猜疑愈抱隱憂實將平揚州也小人因是觀費者
 紛紛奔叛竟以平吳之策獻于朝初彭澤令薛良者以
 賊貶池州文學因不逞之臣杜著者為吳商絕建德
 渡奔獻策請決秦汧波歲無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
 焉使陰謀以枯歲穀廢實無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
 天產五稼以養生民決波穀廢實無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
 著於蜀市下詔撫慰主方少安而狂矣輩因以遂戢
 江表志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
 邱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
 通鑑長編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鑿唐主懼甚其小
 杜著頗有辭辯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
 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
 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州牙校唐主乃
 少安終以國境感弱遂決遷都之計又唐主景道左
 僕射江都嚴續來請師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
 部尚書新安馮延魯來置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
 何故與我叛臣交通延魯曰重進使館其交通不知其
 頭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館其交通不知其

令入語之日男子不得志固有反但時有不可陛下
 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方
 韓白復生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敵卒抗萬乘之師借使
 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勸我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
 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
 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
 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荷進未克退乏糧道亦
 戲卿耳豈聽游說耶 聊建隆二年畱太子從嘉監國景
 遷于南都為太子監國畱唐主始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
 悅佐之悅即殷崇義池州人也姓犯宣祖諱改焉江
 表志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
 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都
 不絕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
 藏多引屏風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樁思浩渺老鶴憶崆
 峒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為媿言曰先帝聖德無大略每
 日戢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齋咨動色竟日

五龍集卷之六 南蒙

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為不足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
 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
 也元宗頗頷其語不加闕財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
 既定而復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力頓置洋不可為計
 大亂邊地疏請乘歸命而南唐力頓置洋不可為計
 韓熙載上疏請乘歸命而南唐力頓置洋不可為計
 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乘代時有隱
 御子作醉割江賦以譏其南都而伶人李詩云風雨
 御龍舟醉不入壽杯風雅稱南都而伶人李詩云風雨
 翠影斜不壽杯風雅稱南都而伶人李詩云風雨
 訓而致然也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嘗從初景遂景達景
 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戲
 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
 自家官進秩有多拜耶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將不於
 是百官進秩有多拜耶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將不於
 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一物
 家明諛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

五龍集卷之六 南蒙

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日大段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
 取為優服延政默然怒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嘗見牛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枯草近來問喘
 為無人相輔皆慙宋齊邱無子晚能止之矣乃作大
 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
 為署其上云欲與唐不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
 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廷範族吳氏齊邱為
 謀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
 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
 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峰不知
 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謂家明日好青峭數峰不知
 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楊文公談苑以
 首而過茗溪漁隱叢話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
 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詩為感化建州人野錄以家
 二詩為李詩明作談苑以感化建州人野錄以家
 為廬州人談苑為中野錄為感化建州人野錄以家
 唐書考之知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處
 明廬州西昌人前二詩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處
 人江南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諡號元宗細

素雜記不會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是正之馬令南唐書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

卷之三十一 唐書

七

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疾卒續通鑑長編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宮府營解十不...

泰山以歷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

卷之三十一 唐書

六

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癆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

樂善錄

後主胤於青龍山一牧徂墜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恠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續通繼長編六月唐主景昶於南都秋七月以喪歸金陵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入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即善屬文省丞即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位改名煜善屬文省丞即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分適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感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遠吾道無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無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

堯範第卷之三 南唐蒙

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馬令南唐書徐鉉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有鉉於江左錯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賁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於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陸游南唐書徐鉉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符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詞即召見命延休草詔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取用梁元暉辟為其佐延休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家廣陵錯四歲而母死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入浮薄錫用直義法取士錯恥之杜門不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為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竊議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

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代號二徐初錯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錯頓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為數閱歌換中書舍人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之序士以爲榮錯酷嗜讀書寒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錯一得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藏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

堯範第卷之三 南唐蒙

免為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諡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文獻通考南唐二主詞一卷中主李煜製詞子嘗見之於麥光紙上作撥鐙書有景景題字今不知何在矣餘詞皆重光作清異錄李煜在國時自作新雨文曰尚乘龍潤之祥翰府名談張文懿家有一春江釣魚圖尚乘龍潤之祥翰府名談張文懿一日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鱗一輕鈎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東坡題跋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工書畫宣和書非遭難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工書畫宣和書南僞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復喜作顛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享

鶴衣而高肩畧無高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無應運之初
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奄奄無氣不復
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木朝我藝祖嘗曰煜
雖有文只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尚方之
雄才大畧之君亦幾何哉又御府所藏有春草賦浩
歌行中主璟草堂等詩丹詩古風詩三秋高詩招
賢詩帖樂章羅帖樂府三雜文稿又江南偽主李煜
政事之暇寓意於丹青頗到妙處自稱鍾峯隱居又略
其言曰鍾隱後人遂與鍾隱混稱之然李氏能文
善書畫書作顛筆樛曲之狀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
錯刀畫亦清爽不凡別為一格然書畫同體故唐希雅
祚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如書法有顛掣之狀而
李氏又復能為墨竹此互相取備也其畫雖傳於世者
不多然推類可以想見至於畫風虎雲龍圖者便見有
霸者之畧異於常畫蓋不期而至是而志之所之有不能
遇者自非吾宋以德服海內而率土歸心者其孰能制
之哉 楓憲小續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
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
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
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荆州壞焚書二

香齋第卷之三 南唐集

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裏紅綃王粲書
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而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
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
後書竟如識入金也 默記李後主手書心經一卷賜
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問後主書自內廷出
其經捨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書于後曰故李氏國
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
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
見佛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
中寺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
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
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此徐鍇
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告豈斯人也 耆舊續
聞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
書其尾不全以子攷之殆不然子家藏李後主七佛戒
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
不全其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
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公孫世功君懋子陳氏婿
也其詩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玉鈎羅幕凋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

烟草低迷爐香間鼻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憾依依後
有蘇子由題云凄涼廣慧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
入蜀記清涼山氣甚雄然壞于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
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于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
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撤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
偏矣 東觀餘論頃見江南後主金錯書題真書干
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方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
真自序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蓄
書乎 西溪叢話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寫詩一首
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奴似宮人小
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後細字云賜慶奴慶奴似宮人小
字詩似柳詩 墨莊漫錄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
遊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
扇至今傳在貴人家 畫史錦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
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
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
用內合同集賢院墨印有此印者是與文房物也 夢
溪筆談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

香齋第卷之三 南唐集

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
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皆有李後主題跋然未
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
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
畫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題筆者皆非也 太平清
話後主善墨竹 洞天清錄江南李後主所藏名畫有
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 王直方詩話澄心堂紙乃
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題詩云當時
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
得之當不識歐陽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
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
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鼓冰舉簾勻割脂焙乾
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會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
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
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硯譜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
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 雲
林石譜江南後主嘗置一研山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
六峯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
南國破研山流土人家 澠水燕談錄南唐後主留心

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
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
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其
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遠導之如昔石
乃絕仙芝移還故道石乃復出遠與諸溪並行昔陽
蔡君謨常許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
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西南賜姓
李氏珪或為珪弟廷珪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西南賜姓
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
名當時其制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
作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於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
今人問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殿嘗以墨賜
珪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學士諸君承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 遜齋閣覽唐末墨工李起與
氏庭珪始名庭珪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
庭珪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而豐額
駢齒一目重瞳子 馬令南唐書李煜字重光初名從嘉
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

南唐書

五

書畫 陸游南唐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
名從嘉母曰穆皇后鍾氏從嘉廣穎豐頰駢齒一目
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 自太子莫已上五子皆早
卒 馬令南唐書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
貌秀澈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
有木平和尚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日
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為書九十一字後
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
以表之 陸游南唐書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
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軍都虞候封樂
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
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宏茂剛毅人多憚之故
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宏茂幼有
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書九十一字
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南唐近事慶王茂未冠而薨上
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為異也或對曰臣聞
仁而不壽所謂煉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
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 煜以次封吳王 馬令南唐書
望少寢矜念上泣然焉 煜以次封吳王 馬令南唐書

南唐書

六

書鳴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
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于明年夏六月
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于不可測非常
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
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
而巳矣且諸侯葬於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
之變起于不測也嗣君釋冕反服而元宗殂于豫章後
六月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于定昭之
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為天下之大防也情
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之禮御無窮之情
義則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御無窮
禮者在審其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職
子之詳矣而國君薨於外世子立於內者曾子問有所
其孰能與於此哉 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
后立妃周氏為國后 馬令南唐書後主昭惠后周氏小
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

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
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即蔡邕焦桐之
義或謂煇材而斲之或謂因焚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
詔旨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冊為國后后雖在妙齡
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
亂替師曠職其音送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
琵琶按譜初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
哇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
作遊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於時中書舍人徐鉉聞竟
哀羽衣日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也曹生曰其本實
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
後主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後于繼死
應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
忽遇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至大漸後主朝
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
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
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
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當約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
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帷自內舍玉殯于瑤光

香奩集卷第三下 南唐蒙

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
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若骨立杖而後起
自為誄曰天長地久嗟蒸民嗜欲既勝怨歎糾紛緣
情攸宅觸事來津資盈世逸樂艱愁既沉烏道外物交
離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
感猶傷昔人詭夢有地蒼蒼何辜穢予伉儷窈窕難追不
況我世推與哀有地蒼蒼何辜穢予伉儷窈窕難追不
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或無傷盤神矣誠慎肅維
挺秀婉變開揚豔不至治慧或無傷盤神矣誠慎肅維
常環佩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鑿
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香瓊姿稟異金台昭祥婉
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
情好無媒無勞解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交協光俛仰同
嗚呼哀哉志道執于之孝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
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覓此哀編絕艷易離連城
易脆寶日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
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
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紫柔調茲艷爰質奇器傳華翠
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紫

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
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
往度窮遇繁態蕩成新矩覓裳舊曲韻音淪世失味齊
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非子而誰謫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
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
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難
慶風和緒額燕交音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難
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寶畏日流空林雕晚籜食
舞疎紅烟輕麗服雲瑩脩容纖眉眉眉怨四氣窮哀萃此秋
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離清商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
式歌且宴寒生蕙帳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
爾渥丹婉爾清揚猷猷夜飲于何爾忘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悵如何倏然已為疇曩嗚呼哀
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妹于永念猶初愛而不見
我心燬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
烟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平何所悄悄
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推無際
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推無際

香奩集卷第三下 南唐蒙

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情綺羅香杳想渙乎切但
恍越乎悵悵嗚呼哀哉歲云暮矣無相見期情昏亂兮
誰將因依維昔之呼哀哉歲云暮矣無相見期情昏亂兮
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歛怨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
鏡重輪今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
雲曉空曉曉今紫烟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怨氛
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簫笳嗚咽
兮旂常自舉龍輻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
嗚呼哀哉木交拘兮痛無極嗚呼哀哉夜寤皆感兮何
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夜寤皆感兮何
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
兮常乖嗚呼哀哉可窮莫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于花
何所苟雲路之可窮莫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于花
朝月夕無不傷懷如不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
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
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榭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
時而後已殯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
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灑寒泉誰
料花前後蛾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思且以興內助

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烟花主東君不自
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
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
云浮生若憔悴壯歲失輝娟汗手遺香蹟痕眉黛烟
書琵琶背云一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
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為刺史時后父宗
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
故聘其女為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
可謂賢也陵日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
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
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陸游南唐書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
工以燒槽琵琶專房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髮采之狀
位立為后寵嬖專夜酣飲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
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絳綰喉無滯音筆無停思
俄頃譜成所謂遊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
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
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

琵琶錄卷之三 南唐蒙

九

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
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
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亦不為
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
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妝澤自內含玉卒
於瑤光殿時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諫刻之
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
稱鰥夫煜其詞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
已入宮中后偶舉幙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
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
主過哀以揜述云 江南野錄霓裳羽衣曲自兵興之
後絕無傳者江南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清異錄
李煜偽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
日把千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名字金封弟從善
鳳口嬰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封弟從善
韓王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沉遠尤喜
武畧開寶中江南迫感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
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秦寧軍節度使錫

資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
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
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為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
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
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于豫章獨
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
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
妻位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
卒國人哀之 陸游南唐書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
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即位厚禮遣翰林學
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輒請以從善為嗣
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
諸軍元宗殂未幸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
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畧不以介意愈加
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
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
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
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
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
憑高北望泣下雷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

香齋卷之三 南唐蒙

十

罷不講嘗製却登高文曰玉華澄醪金盤繡糕菜房氣
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維芳時之令節可謂野以
登高矧上林之侯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子告之曰昔子
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恣聚樂歡賞忘勞涓心志於
金石泥花月如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
珠聘伎初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
不負登臨節歲何曾捨逸遊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
羅被翠為袍豈知荏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
累大德于滔滔今知荏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
之如燬榮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歧子足望復關兮睇
子目原有鴛鴦今相從飛嗟子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
凄凄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歡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
於戲噫嘻爾之告我非所宜從善妃屢請後主號泣
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
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千從益鄭王馬令南
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益鄭王馬令南
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
寶初出鎮宣州後主幸近臣饒綺霞閣自為詩序以送
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空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遠覽其
詩有咫尺烟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凄凄之句君臣廣

291 冊續修四庫全書 9 反京卜

賦可為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烟池影共
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數城滿座清風天
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
須公後事亡陸游南唐書從鑑元宗第八子封舒
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鑑朝行在進
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與近臣俱賦詩而
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大祖以不朝來討後
主遣從鑑留京師館懷信驛奏至百寮稱賀閣門輒隨
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脩以為國被討瀕
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
為易供帳加賜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
論指令後主至城陷從從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
卒不行以主至城陷從從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
夢瑣言江南主煜使弟從鑑來貢上留之不遣及江南
捷書至羣臣入賀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穆送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待從謙宜春王馬令南唐書吉王從謙且令諸將緩攻以
之

吾史記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十一

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奕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
觀恭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
各有心恃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海
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王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
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後事亡陸游南唐書從謙
歸朝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
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江南野史宜春王從謙
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文詞年未
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相奕而從謙侍
側嗣主命其賦觀恭詩從謙乃命筆立賦云嗣主覽
之驚歎令頒示百寮以為規戒士流爭寫紙價湧于建
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煜未行
乃遣從謙奉貢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煜未行
為充王賜第宅錫資既至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
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入朝朕當大駕抵宋毫兩迎
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
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人朝實
千載一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緡帛而罷及從謙
為書使至建康論以主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
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大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臣命

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
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既換妃嬪不存其妻每哭請後
主無以為計每問使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
已而成疾卒胡文恭集宋故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
銘公諱從謙字可大原本名從謙南唐烈祖之孫元宗之
子後主之貴介弟江左之佳公子也後主友愛異於他
弟開寶中受言奉幣入貢誕節太祖皇帝嘉其占對厚
膺蕃錫迎勞甚渥休舍未遣後主嘗因置酒惻然有勤
望之勞賦青河畔草舍未遣後主嘗因置酒惻然有勤
和春老之句當時士人莫不傳誦末有王孫歸不歸翠色
王陸游南唐書查元方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水郡
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
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願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檢從
日江館多遜奕棋次願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檢從
樞愧謝曰勿謂江無極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
傳檄至建元方謂江無極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
悅擢殿中侍御史知州卒官元方子道龍閣侍制
始從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于時道從兄陶及事
後主國亡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

吾史記卷之三十一 南唐蒙 十一

愛自金陵破士族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
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思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為
先後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嫁由是嘗
若貧而查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續
通鑑長編六月己巳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上命
見於昨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箋奏上命
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願元方曰江
南竟何如元方謂江無極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
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
微子也李從謙夏清侯傳曰姓于氏諱秀字元方文
川人也曾大父仲森碧虛郎大父挺凌雲處士父太清
方隱于幽閑輒以卓立卿自名衣綠綬佩玉玦秦聞之
就拜銀錄大夫秀始在胚胞已有祖父相生而操持而
目凌然愈日鳳雛而文虎鞞而班秀之謂也時秦王病
霄聲整姿態倚倚遠勝其父久之材堅可用時秦王病
暑席溫為下常侍不稱旨有言秀甚忠能碎身為王得
之必如意王急召使者駕追鋒車旁午于道既至引對
折其材刮削其粗編度令喻秀以革故鼎新之義然後剖
采德能一變有司奏上殿王宣旨云恨識卿之晚賜姓

名為平瑩封夏清侯實食嶺谷三百戶瑩以賜姓名改
字少璋自此棍毀虛做玉窗遂深瑩專奉起居往屏
諫妃嬪以病瘵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
登廣寒宮王病良愈謂左右瑩每近吾則四體生風神
志增爽雖古清卿清郎何以尚茲寵遇益隆偃曹侍
羽果支頭使沉水香足功臣添憑皆出其下瑩暇日
浴萬珠水醺酣百蕙香辟穀安居咏律今之詩以自
感子猷此君之稱嫌牧之大夫之謗回眎作甲者勞
魏武為冠者小於漢高白虎殿之虛名童子寺之寡
未嘗不傷其類而長太息也不懈于位前後五年秋
田園夏直軒閣功日大無何泰王有疾不可將軍席
溫再幸兼拜羅大周為斗圍監蒙厚中為邊幅將軍
司臥起瑩絕不占踪跡卷而不舒潦倒塵埃中每火
得請以侯就第終則憶昔悲不子嗣數行下乃上表
人以疑秋叟呼之既不契風雲但以時見于土庶家
得人之歡心後世尚循瑩業流落遍于四方惟西北
寒故轍迹所不至云 南唐拾遺記宜春王從謙學
號為翹軒寶帚 清異錄偽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

南唐世家

三

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
時號為翹軒寶帚士人往往為呼寶帚 又江南後主
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圍妃侍觀
桃花欄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王
乘駿馬擊球乃引鞍至花底痛採芳 從度昭平郡公從
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從度昭平郡公從
信文陽郡公善為韓王立弟從鑑為鄧王從謙為宜春
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景遷子也 大赦境內唐書建
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
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
名太章故收號聖尊后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
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
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
境內文武進位有差 續通鑑長編罷諸道屯田務歸
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土
為屯田以廣兵食水部員外郎賈彬嗣成之所使典掌
者皆非其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為時患及用兵淮
南罷其尤劇者尚處處有之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

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為祿廩民少
休息焉 江表志後主即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
七月二十日將任守江寧府旬容縣尉張某言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謹上書陛下無補雖欲強其不能
廣斗符之器因虛受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
其量也茲當陛下傾聽望德音而疎耳是陛下虛心
猷而注目四方傾聽望德音而疎耳是陛下虛心側
克已納諫將敬天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顯顯之日非
有樸直之士不能貢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
積德累世重華承聖雖疆宇褊小而基構宏也我國家
前後左右比肩繼踵以導揚休命致康哉之化猶反掌
耳又何以規規然如晉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
重人論伯宗之善老馬過管仲之智齊侯之用老馬豈
所長此之謂也臣是以待旦不寐齋戒佇思以問庶禱
陛下維新之政萬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
烈祖紹復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不
永焦勞靡瘠奄奔萬民戶既歸仁天亦輔德襲唐祚者
非陛下而誰陛下居吳邸庶康而宗乘睦德襲唐祚者
百揆而黎民變當大行齊巡符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

南唐世家

十四

貌兢兢業業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憂深室
而民無異望臣聞漢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
十年德教被於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
朱虛東牟之力陳平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
長子而立可謂宜矣及即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
節約思治舉賢良賑鰥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
妖言之令不貴難得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已愛人
也如此然而晁錯賈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
切至痛容不拂聖德充塞幾致刑措皇業巍巍千載之
文帝優容不泯皆勤勉強而臻于此也今陛下當數載
下風聲不泯皆勤勉強而臻于此也今陛下當數載大
兵之後隣封襲利之日國困民匱力竭疲勞而內無劉
章與居之親朝無絳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
明睿智視險若夷豈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
舊則可矣若欲駭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未厭德民方
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於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
者非率漢文帝之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
家今日之急務畧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

以彭勸善懲惡四日慎名器以杜作威權五日納諫諍以容
行以擇忠貞六日均賦役以緩黎庶七日納諫諍以容
正直八日究廢舉以遠讒佞九日節用以行克儉十日
屈已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
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審取與之機清寬猛之政
進經學之士退培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
開蔽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
臣又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
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
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慮危也臣旋觀今日
陛下期強行下之治雖百穀之仰膏雨不足喻焉願
逢昭代書賢能於鄉老第甲乙於宗伯由文章而進位
待詔命于金門比八年於茲矣沐大行育材之化聖鑒
不遺當陛下御極之辰王猷未洽若謂優游義府然
無詞則報然羞而有視面矣塵積積伏切兢憂臣
某誠惶誠恐死罪謹言御批云讀書不祇謂詞賦口舌
也委質事人忠言無隱斯可謂不辱君子之風矣况
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毀之中志慮荒散深慮布政
設教有不足仰嗣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謹

奏記卷之三 南唐蒙 五

謀觀詞氣激揚快于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
始而思終卿無今日直而後倭其中事件亦有已於赦書
處分者二十八日批 續通鑑長編唐句容尉廣陵張
似上書陳十事其一舉簡要一畧繁小三明賞罰四重
名器五擇賢良六均賦役七納諫諍八究毀譽九節用
十屈已唐主嘉納擢為監察御史因劾奏德昌宮使
傅宏妄毀都城所創樓堞率多墮壞禮賓使孟駢建議
於皇子不聽大衛以禦敵累年不能成壽國害民皆請置
法唐主不聽進手詔開論之 陸游南唐書陸昭符金陵
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為常州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
兵城邑荒殘昭符為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
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
符亦不攝撫案叱之雷電遂散及舉案惟鐵索重百觔昭
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既稱藩
于周秋八月命昭符為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
昭符乃更名後主昭符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
禮太祖為笑因置昭符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
奉祭藏空竭昭符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
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人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

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
師致討昭符不得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
降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脩貢
于朝廷陸游南唐書遣中書侍郎馮延魯脩貢
祖遣鞍轡禮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
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
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遣使如初服十二月
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東都事畧遣使入貢奉表陳紹
襲太祖詔不名答焉自景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
得已而詔襲事大國不取有武隣于吳越恐為所讒上
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
鵲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心疎利祿被父兄之表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
遺塵遠慕夷齊之伯仲既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
人多知者徒以伯仲既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

奏記卷之三 南唐蒙 六

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遠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
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
謂奄丁艱罰遂玷積承因顧肯堂不敢減性然念先世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
文獻太子宏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
臨照則臣向于脫屣亦匪希冀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
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
於祖廟實當受譴於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靈遐賴九天
之覆幬况陛下懷柔義廣煦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
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
吳越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
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
願迴鑿燭顯論是非 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
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員待制于內殿以下至九品日二
員待制于內殿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于內殿以下至九品
通鑑長編冬十月辛酉唐主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
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鑑為司空南都

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
 於內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時有才高位下者私喜其
 言得達多所開陳而三年泉州留從効卒馬令南唐書
 迄莫施衆失所望
 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鏐為留後紹鏐未還統軍使陳洪
 進執紹鏐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
 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為清源節
 度使以紹鏐為殿直軍都虞候紹鏐為監門衛中郎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三年春三月泉州節度使中書令
 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鏐自稱留後四月泉州將陳洪
 副使張漢思為留後景之稱臣于周也從効亦奉表貢
 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為
 襲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
 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馬令南唐書劉從効
 統軍使闕亡從効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
 元宗即以從効為泉州刺史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

及得郡以勤儉為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
 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
 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
 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効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陸泉州
 為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
 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
 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
 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
 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鏐未幾統軍陳洪進執
 紹鏐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張漢思
 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意事無巨細皆決于洪
 進漢思諸子為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
 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為泉州節度使洪進至建
 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

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
 進為節度使陸游南唐書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
 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
 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太祖

表記卷第三下 南唐蒙 七

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
 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
 之禮不從從効殺紹鏐遷為指揮使從効將送紹鏐首於
 州兵留從効政為閩王羣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
 建安迎請往時尤溪賊數千眾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
 若語賊曰朱福州已為義師所破我倍道兼送之爾輩
 人戍守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兼送之爾輩
 君反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兼送之爾輩
 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及江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
 源軍使及江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
 軍使從効卒其子紹基使江州未復小子紹鏐領留後
 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鏐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
 疑之乃誣紹鏐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於建康
 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
 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專因大安伏甲
 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
 及發而洪進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置大
 為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

于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閣內洪進自
 外鏢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為荒
 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漢思不可退望以郡印相授漢
 思錯遷不知所為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
 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
 思于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後主以洪進
 為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於揚州江浙
 皆納欵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
 老歸第以洪進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
 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
 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加檢校太師至建州聞太祖崩
 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至建州聞太祖崩
 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順乾德二年始用
 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曰順乾德二年始用

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
 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馬令南唐
 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
 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

表記卷第三下 南唐蒙 六

萬緒以給軍用吾死善脩隣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
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
唐通寶又鑄小唐通寶與唐錢通鑄數年漸弊百
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窮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
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書
背面勻好皆有周郭泉寶誅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
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
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
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
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
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陸游南唐書乾德二年
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其後
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未年銅錢一當鐵錢十比國
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江南野史初嗣主鑄
唐而幣百姓盜鑄僅止一筋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數
年而幣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
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
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
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及官場圓淨
志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南唐世家 十九

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泉文當開
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鐵錢其後一練約賣三
十索銀一兩二錢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幣整矣
燕翼貽謀錄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
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鐵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
江南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墨莊漫錄乾德二年
始興錢十之一當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陸游
銅錢十之二命吏部侍郎徐鉉知貢舉放進
書乾德二年命吏部侍郎徐鉉知貢舉放進
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
九人雅等不就南唐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
五人皆見黜南唐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
冀所薦首調韓熙載載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
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閣之任
又馮僕印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
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闕僕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
極高處有聲價主下第徐來春俱成名於侍郎韓熙載
日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
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江南野錄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
夕自賦五首且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
時輩罕及誘掖後進韓夫子性奸諛浪有投贊荒惡
者使妓媵艾燠之俟來喚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封長子仲遇清源公陸游南唐書後主二子仲寓仲宣
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
喪哀毀逾制太宗臨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
區久之自言口大家貧求治郡拜穎州刺史在郡以寬
簡爲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主凶問
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積珍絕民猶爲之興悼云
次子仲儀宣城公馬令南唐書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
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
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
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間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致於
殂故後主輓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消心裏
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已染塵前哀將後感
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寶

五代史記卷三十五 南唐世家 二十

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
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
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
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
思昏矇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咏數四左
右爲之泣下陸游南唐書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前
有壺清話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纔四歲一日戲
慧特異眉目神彩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
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
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
者異僧也能知往來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
見見之自能合爪於額棲霞道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
下并后風有深究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切恩愛
賊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
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
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躡幾絕者數日將赴井救之獲
免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爲猫所觸因驚得疾薨詔銘爲王
墓志兩日矣銘曰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銘日文意雖不

引猶兒此故實兄頗記否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
事錯日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
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陸游南唐書秋
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
寓為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又乾德四年秋八月
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制制諸藩儀
至番禹被執南漢主通鑑長編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
書數千言論南漢主以歸欵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
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書答唐主甚不遜
唐主以其書上始決意伐之東都事畧遺張書曰
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江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
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
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
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
與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
以上秋為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
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
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廟之
誓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
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

五史記卷第三十五 南唐蒙

三

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
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廟
之誓也非同鳥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
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
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
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遇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
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
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脩怨自
可也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脩怨自
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
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
善隣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
得事足下也 能改齋漫錄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
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
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
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
先及而符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
政殿學士分夕于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續通鑑長

月丁卯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
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
夜分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冬唐主較獵
於青龍山還憇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貨甚眾韓熙載奏
獄訟有司之事圖國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
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謬其熙載之謂
乎 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四月戊辰唐主以勤政殿
學士承旨兵部尚書徐國史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
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災
異之變乃獻所撰格言唐 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
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 五代史補韓熙載仕江
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
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
調戲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
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偽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
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
之安然 清異錄韓熙載家故縱姬侍第側建橫窗絡

五史記卷第三十五 南唐蒙

三

以絲繩為觀規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
意時人目為自在牕 南唐近事韓熙載北人仕江南
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
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
載亦不 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
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
無如之何矣 江表志柳宣為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
都意者疑柳宣上言宜為自明乃上章雪熙載事後主
叱曰爾不是魏徵頗好直言宜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
太宗 癸辛雜識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
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
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
給遂斃衣破履作替者持弦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
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捧鉢乞食
日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
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

心法即為諸姬分去乃著納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
 俸錢所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許彥周詩話韓熙載仕
 板于所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
 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舊衲欲
 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
 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
 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
 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
 平章事馬令南唐書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
 侍郎韓熙載卒初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
 而熙載任情棄禮後房姬妾數十人出外舍私侍賓
 客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奏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
 載盡斥諸妓單車即路且上表求哀唐主喜留之尋復
 其位已而諸妓稍復還唐主曰我無如之何矣及卒
 唐主歎曰我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贈以平章事問前

世有此比否近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
 手書贈熙載平章事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
 賜之書號釣磯立談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
 著書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爲朝所
 禮元宗不爲權勢所喜至以復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
 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以復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
 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
 和風采江表碑碣大乎筆咸其手初熙載自典雅有元
 材於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
 加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亦占一技一能之士無不
 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久病疲亦占一技一能之士無不
 其紙生毛猶不忍遠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
 吹竹清歌艷舞之觀所以娛賓客者皆天下妙絕彈絲
 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
 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錫馮延巳馮延魯徐
 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
 論列聞聽翁然以爲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
 有疑北客之意惟待熙載不哀又熙載會將命大朝還
 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

卷六二下之上

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
 去來猶疑不憶然熙載內亦不自安因瀟事荒宴殆于
 廢日俸祿之數不得稱其用及身沒之後後主荒宴殆于
 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愛立顧左右曰劉穆之贈熙載
 以平章事前代當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熙載
 同三司即其例也後主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
 諡曰文靖其例也後主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
 其此碑表如李邕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
 文章碑表如李邕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
 餘人閱檢無制往時出外齋與賓客門生雜處後主
 屢欲相之但患其疎簡既卒益痛之謂近臣曰吾迄不
 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此例與否或對曰吾迄不
 穆之贈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此例與否或對曰吾迄不
 龍日惟須山峯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相近使
 爲泉臺雅遊果選梅嶺仙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
 錯集遺文藏之書殿江表志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金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宰
 相之故事後主日當自賜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
 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上都右街龍光禪院

故元寂禪師塔碑并序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充光政
 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韓熙載撰朝議郎守中書舍人充集賢殿學士
 知院事武騎尉賜紫金魚袋徐鉉撰額將仕郎試右千
 牛衛倉曹參軍直尚書禮部張藻書
 以清淨妙心付迦葉波迦葉而下以心
 珠聯印度一花五葉香散支那降及曹溪得法者衆然
 則以一念攝於多法非一塵統於沙界此念此塵普濟
 彼法二俱不攝於多法非一塵統於沙界此念此塵普濟
 舟開無相善演不空亦非斷明是法者於大悲海運普濟
 是之謂大善演不空亦非斷明是法者於大悲海運普濟
 新滄人也夫其珠識者元寂禪師其人指獲當果於上
 姓厥有楊氏之託焉異人之生蘊良山留潤入纏必歸族
 表厥靈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軒冕爲累身之資鼎鐘
 乃爽口之具孔翠形蔚罔智歸不二門夫爲在家則有
 故有棄俗之誓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爲在家則有
 師州七歲詣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爲在家則有
 洪州元寺智稱律師受具戒既還而歎曰沙門者遠
 本識心之謂也且戒惠之學未足明心滅之宗方爲
 了義青山有路白雲無心我之行豈復他日遂徧尋

卷六二下之上

名嶽思抵禪林順義中卷衣南行遐趨五嶺羅山法寶
大在巖頭真子德嶺桂孫智鏡當臺共仰不疲之鑿鴻
鐘而光華尚隱虎扣之音師既解囊雲堂端襟下榻玉處
節高是羅山有師子在窟出窟之句海內風傳一日法
明偉師嶠抗聲詰語默全真放曠四儀盤桓數稔稔然
登羅山以師大緣將至苦諷還鄉大和中杖策離羣擔
加疑注邑有迴江介涂次龍泉邑李孟俊一親道姿深
輻湊淨供山用福蒸民若經費時多願言其與強師錫
橋有險過者如何云喪參乎祖道一貫之問如何是十善
答寶遠懷道深得妙斯因保大九年始自龍泉詔歸鳳
闕命住龍光禪院用萬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省方利
改賜奉光禪院用萬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省方利
建邦於洪井干乘萬騎咸從於和鷺奇士高人必先於
行在師首預清列簡自宸衷既抵新都復往大寧禪院

卷之三十五 南唐世家 五

誨人無數學者有歸途于鼎成之期難預因山之會言
念三世諸佛皆入涅槃吾獨何人自甘遲莫其歲十月
見病者相臥方丈中是月二十七日剃髮浴身升堂別
衆勤宣祖意勉勵後流禪語訖安然寂滅在壬戌二月
六日歸葬於吉州元寂禪師塔名常寂歲在壬戌二月
也今師元帥鄭王備嘗道味年道峻德充名符實備兒孤
廟推師夙宏妙願應生像年道峻德充名符實備兒孤
慈音而演法幽情高而月冷道峻德充名符實備兒孤
俄昏慧炬永絕微言瞻道以化人故得今契王臣心歸
泉廣福十善禪院嗣法弟子契以常乖覽清微而徒在龍
自明自滿七十三人懼歲時之契以常乖覽清微而徒在龍
紀金碑以旌元壤其辭曰三界茫然今四生蠢爾背覺
合塵兮死此生彼有鑠開士兮乘悲應世端坐寶牀兮
片言析理道價既高以迴心兮乘悲應世端坐寶牀兮
士遠近瞻謁兮慕羶以迴心兮乘悲應世端坐寶牀兮
告徒兮魔雲忽起覺日云沉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
訓徒兮里韜雲忽起覺日云沉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
已寶塔鎮地兮來者斯企開寶二年歲次己巳仲夏月

建勾當小師自通自寶院主僧宏成典座熙載北海將
僧曇玉在家弟子張從誨鑄字姚如憲熙載北海將
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江表志韓
止狀熙載朝假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
則慕義來朝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
經邦治亂之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
積思幼雅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回固親于好弄杏壇槐
妄思幼雅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回固親于好弄杏壇槐
里寧不倦於脩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
經於泗水寧於脩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
骨編虎鬚松檟期陸印之文上媿擔登之路於是擢龍
領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壘中勅敵不攻
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
步出羣姓名遠列于烟霄行止遂離于塵俗且口有舌
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鎚時方亂離迹猶飄泛而雷
術精驅鬼殿天蓋地車門劈歷於雲中未爲騰捷而雷
動神驅鬼殿天蓋地車門劈歷於雲中未爲騰捷而雷

卷之三十五 南唐世家 三

蒲於筵上不是口豪蘊機權而自有英雄仗節而豈
甘貧賤但懷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
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肆修文教聯顯懿于
廊有禹稷皋陶外方萬邦咸貞四海如砥燧和天地
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
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及鄰邦
接吟敵境連封一條雞犬相聞兩岸馬牛相望則更無
騷動由是見盛衰之勢傾亡此則禮之賢一坐而更無
量人事且向陽背陰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
遠須環於帝座是攜長策來詣大朝伏惟司空楚劍倚
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
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一怒而豺狼震懾再呼
而勝負生憤起激而臂鬬起一怒而豺狼震懾再呼而
神鬼愁驚起命將拉龍使兵合虎無不克策馬常持於
拳擊鰲山破堅命將拉龍使兵合虎無不克策馬常持於
殿功乃非矜國家賴如股肱邊地用爲保障動藏盟府

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宮苑造
寺僧尼常數百人先代嬪嬙悉度為尼朝退則僧服誦
經拜跪盡瘁不厭或僧犯姦盜有司請令如律唐主曰刑
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赦其罪有為塔象服飾
侈靡者唐主尤之僧曰陛下不讀華嚴經豈知佛富貴
乎中國人化之佛事愈熾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
佛中書舍人徐鉉獨不然絕好鬼神亦多蔬食持戒以奉
李後主酷信浮屠與后頂僧迦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
頓顙者再為瘡資親為桑門削髮而試之腮頰稍有
司具牘還俗後治之其手不抄學佛印而僧犯姦有
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笑談錄李煜重佛法即
削髮投法取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
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淨寺號曰小長老凡國中虛
實先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於禁中臥聽內道場童
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姦猶對
日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單諸郎于是普
度焉又次於廬山從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

南唐蒙

三

談宴旬日而行 江表志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
常買禽魚為放生 獨醒雜志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
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眾養之
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
城陷其眾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
國矣 容齋續筆古今事一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於策者萬
世不朽 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於策者萬
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
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歛人汪煥為第三諫
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
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
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 入蜀記頭陀寺藏殿有
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珪溫玉
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鉉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
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
縣主簿秘書省正字葦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葦正其舊
本而刊寫之以是知葦為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
一碑又作溫字不全葦南唐徐溫為義祖而避其名
則此碑葦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
夷如東沙旨悉已漏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

碑不言而與按此碑立于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
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為
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惟又窮
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為誇誕妄謬真可為後世發
笑然熙載死李煜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或如此雖欲
久存得乎 悅生隨抄江南初平李氏時所度僧十
歸將聚而為盜悉無田廬可高談不恤政事書廖居素
將樂人仕烈祖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項
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項
保富貴國益制居素獨據後主嗣位稍遷至項
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
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鉉稱之曰李煜
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曰李煜
為之傳云 江表志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署學士事
後謂之澄心堂以皇姪元祐元機元祐元機元祐元機
及秘書郎皆在其內出入內庭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
書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

南唐蒙

三

知皇甫繼勳伏誅之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宇
不知何往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旨政
出多門皆倣此也 又後主天性純孝孜孜不倦勤於政
事至于書畫皆絕精妙然頗耽於酒飲之教果於自信所
以奸邪得計排斥忠精妙然頗耽於酒飲之教果於自信所
遂為敵國又求援於北虜行人日設謀兵遂不充越人肆謀
壺清話徐常侍鉉任於江南日當直澄心堂每被入直
至飛虹橋馬留不進裂鞍斷響釜之流血掣韉却之鉉
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
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鏤之去土丈餘果得
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
薪焚之三日不動以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
腐糟纒漚之遂爛焉 馬令南唐書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
收下獄佑自縊死 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
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事又薦平知
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為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
不止有家人陰陰如日將暮之辭國主惡之乃收平下
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自到母及妻子徙處

州多遜陸游南唐書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
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
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
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自殺平殺死獄中皆徙其
家外郡平屬吏通鑑長編開寶六年四月遣盧多遜爲
南化因使人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
宣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史館獨
江徐鉉等通夕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
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卽言
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始有意大用又江南內
平頗知脩煉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親善佑好神仙
仙官也各于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而及
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象中多寶劍及多寶鏡得
而佩之可以辟鬼卽入仙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
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其買雞籠山前古塚地數十頃以
爲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

表裏第... 南唐蒙

豕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日未如此生發得幾
塚其怪誕類如此佑嘗言于國主曰富貴之本厚農桑
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
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疆土以種桑薦平判
司農事以督之符命行下急于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遠
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相不可救江
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照澄可
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
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遂不復朝
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手書教誡之遂不復朝
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家之良策也兵十
始恨之不復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遊難國主以爲狂悉
置不問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奸邪畫一
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而白辭窮理當忠邪洞
分皆陛下使國家情憤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愁不憂
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爲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
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

表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不能與奸臣雜處而事亡國
臣必退之一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願賜誅戮以
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諷訕始由李平乃先收平
下大理獄後使收佑卽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
益死獄中後明主尋復謂左右曰我誅佑思之逾旬不決
蓋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原給之佑初與張洎爲志
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兩不立相初與張洎爲志
書云堂平輝毀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苑
泊時爲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苑
中書密院乃同散地馬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
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祐等出入宣行之
常論議時譽孤峻閑門讀書不營資產潘佑散騎常侍
於論議時譽孤峻閑門讀書不營資產潘佑散騎常侍
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後主於東宮後
主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公革隨事輔正
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

表裏第... 南唐蒙

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
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諭佑七表不止
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
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國家陰險如日將暮之辭
後主惡之及其所薦勳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
佑自到母及妻于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
人告曰我龍延之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
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陸游南
唐書潘佑幽州人祖貴仕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
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得潔閉門苦
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輩薦于元宗起
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
博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
主以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子有言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
言久矣夫得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
之者亦如一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

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
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何物何物亦無奈何
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
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舍
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是為利彙首而芸
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信物相聚是為怨為恩其名雖
共是為心事往而記于無物終復何有而于我亦自謂
我彼謂我不知孰為彼亦謂彼為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
為我終不知孰為彼亦謂彼為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
心于物局促若駒下駒安得如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
之棘釋天下之若駒下駒安得如我耶而世方狗欲嗜利
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
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首所趨既異情好頗衰每
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
者充位無所為也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
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脩國史悉罷他職而佑故
復上疏辭既過切張洎從而摘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
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

卷六十二下之上 南唐蒙 完

民籍為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
誦為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
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東都事畧內史舍人潘
佑嘗上燈書燈大怒後二歲國亡宣和書畫譜潘佑
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戶
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瞻尤長於議論時譽謫然韓熙
載陳喬共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累遷中書舍人當
時禮制損益參決于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采可觀
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詩帖
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南唐近事
進士黃可字不孤寒林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
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潘傳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
賓之類又嘗謂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
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若猿狙之
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恠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
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啜之潘大噱而去
磯立談徐鉉與共弟錯久被眷顧家素富貴多收奇書
弟兄皆力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

五代史記注 卷六十二下之上

惟張洎潘佑每每誦譏蓋二人負其才藻不肯少自低
下故也及錯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因詭與之合遂出力
共擠佑以故多不調世指徐少容而恨潘以不讓
交詩誅以哀之所為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
論者少與漢隱帝元奉表來武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
貞從平與朱元奉表來武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
越人寇毘陵師自江進逼州周師先遁入保其城
少卿使領州刺史會江進逼州周師先遁入保其城
即以為斬州刺史會江進逼州周師先遁入保其城
使徵為衛尉卿平本好神仙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
言仙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官也家置淨室人
父處常今已為仙官而己與佑亦仙官也家置淨室人
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
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
桑薦平判司農事以督之命行於下急如星火州縣吏
胥因以為為姦百姓大擾聚而為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即
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為壞法殃

卷六十二下之上 南唐蒙 早

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縊于
獄妻子徙虔州明年有其家廩給之陸游南唐書李
平本姓名曰楊納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
學數年學成同游藉中事文類聚後集見聞錄江南
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
青江南謂之廖黠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下之下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南唐世家第二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

東都事畧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病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上荆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其計下以長江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爾對曰其計下及計既行遂領池州後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州推官渡江也煜以兵柄徐元瑜徐元瑜行邊書告急元瑜等匪而

卷之六十二下 南唐世家

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勳江野史北朝俾僧於采石磯下卓菴乃陰鑿穴壘石爲塔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及王師克池州將遂繫於塔穴且後南北不差毫釐及王師夜話宋太祖將問罪於南李作傷風之曰擁毳對芳叢山來趣禪師觀髮從今日花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朝使閻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賁曰朕以仲冬有事於九丘王師與卿同職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克池州進軍富塗將趨池州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問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十里時雖下池州

及姑孰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師餘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節度使留後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茂忠破潭州于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許太陸游南唐書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國主辭以疾且日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日臣事大國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宜撥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率師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冬十月國主遣居舍人潘慎修貢帛二十萬疋金五百萬筋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帛二十萬疋金五百萬

卷之六十二下 南唐世家

築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成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以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于朝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浦繼熱機事委陳喬張洎又徐元瑜刁衍爲內殿侍詔而遺書警事奏日夜狎至元瑜等輒屏刁衍爲內殿侍城而遺書警事奏日夜狎至元瑜等輒屏刁衍爲內殿侍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初烈祖有國凡民新置產又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初烈祖有國凡民拔山軍元宗時許都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出卒一軍之勝者給綵帛銀碗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命號自及贅壻號義勇軍募民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排門軍民問又有自相率拒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有自相率拒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暴畧示兵威令其歸順不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

徐鉉周惟簡至京師煜上奏曰臣猥以幽屏曲承臨照
 僻在幽遠忠義自持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為之北望
 取門心懸魏闕嗟無一朝便忘覆育號咷萬方奈捨乎臣
 天門心懸魏闕嗟無一朝便忘覆育號咷萬方奈捨乎臣
 君外臣也忍使一異稟受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捨乎臣
 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皇朝獎與首冠萬方奈捨乎臣
 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為囚虜亦聖君不忍
 取辱祖先臣所以不名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
 令臣之為也況乎名辱身毀古人之所不為亦聖君不忍
 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
 生之願也豈惟存國之幸也豈惟存國之幸也豈惟存國
 之受賜也豈惟存國之幸也豈惟存國之幸也豈惟存國
 後土實鑿斯言續通鑑長編開寶七年七月盧多遜
 既還江國主知梁上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許
 於是復遣禮門使梁上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許
 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知梁上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許
 始決意伐之初江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
 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

而維南岸而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
 士試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若水告即國主護屬
 皆在江及第授舒州團練使官若水告即國主護屬
 國主聽命戊辰召煜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湖
 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
 也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屈強不朝
 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屈強不朝
 發師討之命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屈強不朝
 傳也特命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屈強不朝
 麗儲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門外連巨數坊棟宇宏
 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
 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羊馬諭旨於城南建離宮今賜
 示文贊送遺文贊賜煜及汝羊馬諭旨於城南建離宮今賜
 以師期承佑人貢賜煜及汝羊馬諭旨於城南建離宮今賜
 謂之孫承佑人貢賜煜及汝羊馬諭旨於城南建離宮今賜
 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團練
 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館事田欽祚同領
 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出師之名故先遣使召

卷六一下之下

南唐景

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多遜知制誥開封李
 穆文辭之外無所多遜同門生是左拾遺多遜知制誥開封李
 善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我當試之丁卯遂
 死穆使江而南穆至諭旨元宗命從之先政使門下侍郎
 遣穆使江而南穆至諭旨元宗命從之先政使門下侍郎
 陳喬曰臣無以見元宗命從之先政使門下侍郎
 舍人張洎死亦勤固辭且無入朝事喬與俱蓋望全濟之恩
 委信之遂有疾固辭且無入朝事喬與俱蓋望全濟之恩
 今若此有死稱而己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
 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
 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
 不欺已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領兵赴荆南冬
 虞侯清池劉遇東上其弟江國公從潘美領兵赴荆南冬
 十月江國主復遣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威
 修重幣入貢且買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怒生民務廣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急擊也且以卿切授彬曰副將而
 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卿切授彬曰副將而
 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西以吳越
 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丁酉吳越

王倣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使仍賜馬二百
 匹遣客省使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使馬步軍戰
 其軍甲辰爲都監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使馬步軍戰
 部署潘美爲都監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使馬步軍戰
 池州綠江屯成皆謂尋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
 葉守濬率丁將自荆南入池州先是遣入州使
 郝守濬率丁將自荆南入池州先是遣入州使
 造黃黑龍船於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下明州古
 未嘗有浮橋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下明州古
 禦使靈印陸濟者乃先試於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下明州古
 銅陵敗之獲萬餘艘丁於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下明州古
 月當塗也至當塗置軍於縣官蔡源八萬餘人南兵戰於
 即當塗也至當塗置軍於縣官蔡源八萬餘人南兵戰於
 遂屯采石磯又曹彬等敗江師先收餘衆於采石磯
 生擒一干餘人及曹彬等敗江師先收餘衆於采石磯
 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師無戰馬每歲賜孫震
 百匹至是驅爲前鋒以拒江師既獲戰馬每歲賜孫震
 廷所賜者不十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
 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

卷六一下之下

南唐景

主事聞之必不語清輝殿學士張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
此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誠之曰兩軍水陸
真領無不捷矣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
相濟無不捷矣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誠之曰兩軍水陸
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遣書其畧曰今日無我明日
豈有君明天子且南國主所遣書其畧曰今日無我明日
又初李從鎰至江南論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自爾
陳符命乃止李穆既還國主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
國主乃止李穆既還國主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
又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于紫極宮常以謁冠侍
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宮常以謁冠侍
器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
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贊舉湖口兵來援
謂鉉曰汝既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
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臣
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
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

長安第三卷 南唐世家 五

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寫奏目令惟簡乘間求哀欲
謝政養病冬十月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一不曉
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一不曉
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
等辭歸江南陸游南唐書周惟簡都陽人隱居明易
後主問其名召至金陵受圍道布衣為集賢殿侍講以虞
郎中致仕還山使徐鉉至京師後泊薦簡入後院講否卦
主思得奇士能徐鉉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
乃授道事召見臣徐鉉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
存心道事召見臣徐鉉不預公途蓋為之聲價冀動朝聽
比至野人未嘗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巳惟簡惶恐反言曰
臣本山人未嘗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巳惟簡惶恐反言曰
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接隱隱祖許之金陵平間使指伏聞
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山許之金陵平間使指伏聞
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
子繕京兆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
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亦授
尚書郎能改齋漫錄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
不為禮後北遊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於歲除日賣
為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於歲除日賣

酒眾多之次按其所入以為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
送破焉人蜀記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荆州
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若水及建石磯即南唐樊若水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
至江南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浮橋於采石山鑿石
此策渡遠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
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何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
以濟然隋終不能西岸而更命何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
若水何力之有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
之策或請誅其母妻在江朝遂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
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水所鑿石窾及石浮圖皆不敢
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煜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
矣雖微若水有不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舉而誅之以
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舉而誅之以

長安第三卷 南唐世家 六

示天下實天下不偉哉文潛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
此說實天下不偉哉文潛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
二緒八年春閔民為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
新擬生軍民有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
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又於
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社競渡每歲端
午官給綵段俾兩較其運速勝者加以銀梳謂之打
標舟子皆籍其兩較其運速勝者加以銀梳謂之打
間備奴贄謂之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
招集無賴匹命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帛兵器
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屯田諸軍都虞候皇南繼勳
皆使州節度使朱令贊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南繼勳
秋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與
諸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都留守柴克貞代鎮湖
口克貞以病留令贊亦未進國主累使柴克貞代鎮湖
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贊
死餘眾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
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贊已敗國主猶意其

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
乙未破城國主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
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
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
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
陷文籍盡揚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
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
崇禎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為瓦棺
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
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
天拜一且而盡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預積薪
跪拜納降而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燬誓
社稷用日廣當携血屬赴火既見彬諭以歸朝俸祿有
限費治裝禪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將
誰執形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
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
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固敢踐跌煜以藏中黃金
分遺近臣辦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
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

卷之七 南唐世家

屬僅千艘燈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
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
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
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擊拳讚念
久之散施緡帛甚眾陸游南唐書乙亥歲春二月壬
戌王師拔金陵關城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
萬誠以城降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色
白長五尺夏六月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等出五車
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
洪州節度使朱令賢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會王師圍金
盛編木為筏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贊所乘艦尤大
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
傾火油焚北船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危蹙王師及
擢都城虞侯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危蹙王師及
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
籍國主雨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視者不報
及弟承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城陷將軍高彦承信
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殿學士鍾承
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率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初太祖詔諸將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
事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
是陳喬張洎事煜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
社稷及城陷煜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
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
臣八年何面目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寶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
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
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
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
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九人
師又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同僧及道士誦經
講易高談不恤國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等皆不能
師圍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戰死神衛統軍
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
柄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

卷之八 南唐世家

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勅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
顏色曰我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
為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
從偏釋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
背拘囚之由是眾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
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
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
責以流言惑眾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鬻
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登心堂宣
出賣泊等專之也於業是遣使召神威軍都虞候朱令
請乘江兵入援令贊業之子也擁前敵十萬人據我後
而捷可也下捷糧道且絕其為害深矣乃以書召南
都留守柴克胤使代鎮湖口克胤先已病遷延不行令
又初江不南捷書累至耶史督李從益賀潘慎修以為
罪且嘉其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優奉表請
李穆送從其歸遣中使慰撫帳牢餼悉從優給復命
以待之九月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

拒而死 反風俱 焚烟燄 不絕者 淡日自 是金陵 絕無外 援
火死於 俱焚烟 燄不絕 者淡日 自是金 陵絕無 外援
以至風 益大乃 泊夾中 皖口至 趙屯未 朝食已 行百五 十
里而風 益大乃 泊夾中 皖口至 趙屯未 朝食已 行百五 十
水軍處 又戒擅 顧曰崇 勝即王 師破江 南大將 朱令其 贊
閣因岡 阜其高 十丈李 太白所 謂鍾山 對北戶 淮水入 其
南榮者 又橫江 詞一風 三吹所 謂鍾山 對北戶 淮水入 其
是也南 唐後主 閣因求 賦詩不 攬筆成 篇末句 云莫其 不
雷文即 冥於是 閣因求 賦詩不 攬筆成 篇末句 云莫其 不
所焚損 基扇後 是閣因 求賦詩 不攬筆 成篇末 句云莫 其不
太祖既 下嶺南 志李君 臣皆失 色及南 唐之末 吳越兵 易
馬百餘 匹耳朝 廷未悉 其有無 也王師 南伐燧 燧遣兵 出
戰騎兵 才三百 至瓜州 盡為曹 彬之禪 將所獲 燧遣兵 出
有印文 然後知 其為朝 廷所賜 也卒墨 莊漫錄 初先主 尚
之世均 量民田 以莫科 賦家出 一卒號 為義波 師又於 客
戶三丁 抽一民 謂之團 軍至嗣 主許諸 郡民競 波為軍 號
較其毀 最勝者 加以銀 盃謂之 打標至 是盡蒐 為軍號
被籍製 兵器招 集無賴 輩謂之 自在軍 王師圍 急乃招

卷之三 南唐世家

百姓老 弱外能 被執者 謂之排 門軍若 溪漁隱 叢話
西清詩 話云南 唐後主 圍城中 排門軍 若溪漁 隱叢話
櫻桃落 盡春歸 去蝶蹴 金粉雙 飛子規 啼月小 樓西曲
關金箔 惆悵春 歸去蝶 蹴金粉 雙飛子 規啼月 小樓西 曲
余嘗見 殘稿點 染晦味 心方危 窮不在 後書耳 藝祖云 李
燧若以 作詩工 夫治國 事豈為 吾虜也 若溪漁 隱叢話
美等祖 實錄及 三朝正 史云開 寶七年 十月詔 曹彬
春景非 十城破 其言非 也然王 師圍金 陵凡一 年後主 短於
未就而 城破其 言非也 然王師 圍金陵 凡一年 後主短 於
圍城中 春間作 此詞則 不可知 是時其 心豈不 危窘於
此言最 是倉皇 辭廟日 教坊猶 奏別離 歌揮淚 對官娥
以宮娥 聽樂失 國當勤 廟日教 坊猶奏 別離歌 揮淚對 官娥
對宮娥 聽樂失 國當勤 廟日教 坊猶奏 別離歌 揮淚對 官娥
不知罪 已亦甚 矣寶嬰 救灌夫 自失之 亦復何 恨其
自錄得 之亦甚 矣寶嬰 救灌夫 自失之 亦復何 恨其
通錄項 羽夜聞 漢軍四 面皆楚 歌泣數 行下歌 日力
山今氣 蓋世時 不利今 雖不逝 離不逝 今可奈 何虞今

虞今奈 若何又 東坡志 林載李 後主去 國之詞 云二十
沈腰潘 鬢銷磨 最里地 山河幾 會慣干 戈一旦 歸為臣 虜
淚封宮 娥東坡 謂是倉 皇辭廟 日教坊 猶奏別 離歌揮
後行項 王悲歌 慷慨猶 有暗嗚 嗚離曲 於九廟 之下謝 其民而
成兒女 子悲歌 慷慨猶 有暗嗚 嗚離曲 於九廟 之下謝 其民而
應有兒 女子悲 歌慷慨 猶有暗 嗚嗚離 曲於九 廟之下 謝其民 而
香隨蜂 蝶盡紅 已無多 老筆亦 不宋子 京亦有 落花詩 云鶯
國鐵圍 山叢談 昔江南 李重光 亦宋子 京亦有 落花詩 云鶯
兆未幾 也當是 時藝祖 方受命 言天水 碧者世 謂碧天 水
將破或 夢非角 女子行 空此當 死於難 者徐見 一貴人 盛冠
地皆墮 於地云 錢處士 天祐未 遊于淮 嘗止企 陵中云
服江推 墮於地 云錢處 士天祐 未遊于 淮嘗止 企陵中 云
某家淮 中忽起 錢日義 祖自京 口至金 陵時人 無不預 知
眠人莫 之測明 日義祖 自京口 至金陵 時人無 不預知
者錢又 每為識 詩說方 來事言 李氏之 祚曰仿 佛之謂 楊
倍初吳 氏有江 東四十 六年而 李氏三 十九年 或謂楊

卷之三 南唐世家

氏自稱 尊至禪 代二十 年故仿 佛御倍 之耳江 表志後
主嗣位 尊至禪 代二十 年故仿 佛御倍 之耳江 表志後
乙亥冬 太祖弔 伐之初 首命曹 彬部郎 中楊克 讓知府 事
故以陰 謀定也 伐之初 首命曹 彬部郎 中楊克 讓知府 事
敗江陰 軍於溧 水斬其 首領軍 拒周有 功歷袁 汀二州 刺史
史至是 為雄統 軍使戒 諸子日 吾必死 於國難 爾曹其 勉
之是役 也雄統 軍使戒 諸子日 吾必死 於國難 爾曹其 勉
遂進淮 南金陵 自相結 為部伍 以拒周 師謂之 義軍而 雄
來將最 有元自 相結為 部伍以 拒周師 謂之義 軍而雄
所將州 刺史後 主命為 義軍大 中舊將 及割地 徙之義 軍而雄
袁州刺 史後主 命為義 軍大中 舊將及 割地徙 之義軍 而雄
軍使諸 子泣受 命與田 欽詐死 於難爾 輩不從 吾死非 忠孝
也諸子 泣受命 與田欽 詐死於 難爾輩 不從吾 死非忠 孝
卒陳父 子萬餘 人無生 存者時 金陵已 危蹙不 復議贈 恤於
他陳父 子萬餘 人無生 存者時 金陵已 危蹙不 復議贈 恤於
偏不遇 其敵容 齋筆淮 人李雄 當王師 伐出守 西
陣死於 漂陽凡 八人李 師訖不 俱沒諸 子不從 遂行者 亦死他
所死於 漂陽凡 八人李 師訖不 俱沒諸 子不從 遂行者 亦死他

拾遺錄頌膏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它日史官為列
志于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
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日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為
煜守煜已降其將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日
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
某為可惜也馬令南唐書胡則謂所部日吾等受
下後主歸於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日吾等受
主恩恐負之遂謀殺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
太祖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城下日拒命之
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
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陸游南唐書胡
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喻
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
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日吾屬
世受李氏之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
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眾皆曰
善乃率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簷雷
中執而殺之眾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

五代史記卷之六 南唐世家 五

為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畧乃日夜
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
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眾詔書切責督戰
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眾猶巷戰雪涕奮擊不少退
翰軍猶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日犬
吠非其主亦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
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際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
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
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
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盜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
薄霽罪徒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
州城垂破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
風斷渡比至已無礁類矣墨客揮犀李景使大將浦大
則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
一日則怒一囊人膾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日士
卒守城有年矣屍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捨
之比夜卒縋城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
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
一門燹類不遺江表志胡則守江州曹翰攻之危急

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
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幾早回顧免教流血滿
長江翰攻陷江州伏屍山坳得石函長二丈闊八寸
南保大中秋八月伏屍山坳得石函長二丈闊八寸
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銘
背有引日寶公嘗為此傷大書于木版之上以白巾幕
之或欲讀之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
自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
在五百餘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同葬之以志其
事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
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
微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氏國凶好事者稍尋見其意
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生又以辛酉年即偽位是乘
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
曹侯翰按甲於城南是子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
兵於城北是安仁秉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
戊寅年淮海是錢氏舉國入覲方驗其東鄰之句俗諺
云家道關者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
海王小字虎子方輿勝覽南唐將歸我宋昇元寺殿

五代史記卷之六 南唐世家 十六

基掘得古記乃詩識其詞曰若問江南事不憑
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丁酉生也走犬出金陵謂王師甲
戊渡江也子建居南極曹彬列柵城南乃子建也安仁
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隣嬌小女騎虎
渡河水錢儀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地騎虎之謂也
又開寶中將與兵革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方三寸
睨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 九年煜俘至京
人觀之眾所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九年煜俘至京
師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
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
人附語日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其知禮二公先
登二舟名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國主儀
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
既一吸曹謂李即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師來曉如
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日船邊獨木板尚
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眾方服
其識量 新安志許逃初在江南數上書言事得校書
郎遂遷侍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患之以謂非逃不能名雄遊走
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逃不能名雄遊走

上江以語動之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漂
水逃曰此非刪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求勿動待吾入白
與公俱入城逃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至
收其縛就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
備歸朝無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
其言衆皆服其識量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
布曰曹彬等於十一月一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
萬家之生聚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無不
偏方固于虎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助順海獄知歸當
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獄知歸當
聖朝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
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
睿畧幸承九伐之微勞其將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僚
已下若干人既就擒合將獻捷退朝錄開寶八年
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甚寒河流淺
涸詔所在爲壩開水以次被罰州縣官吏擊凍而杖之者
皆荷校甚者劾擧以次被罰州縣官吏擊凍而杖之者

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七

十餘人 江南野史初後主既拒朝命不行常謂人曰
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環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
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
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
能如是孫皓叔寶不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
衛將軍 東都事畧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太祖以其膏奉
衛上將軍封達命侯 宋封李煜違命侯詔上為千牛
本于好生爲君之心貴乎舍垢孤城而問罪洎間危迫
墨包蓄日彰勞銳旅以徂征覆區之自撥昔者唐堯克
累示招撫何迷復之不梭果覆區之自撥昔者唐堯克
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
包荒恩推惡殺在昔驟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閭位之
降君不預中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爲外
臣侯我恩德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
列侯之號式優待遇盡拾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
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達命侯 馬令南唐書徐鉉曰
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
好生富民爲務嘗欲羣臣和於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

守制稍許者皆寢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公仲尼吾道不可
行也刑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
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
人謀所及也陸游南唐書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
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賦保大興之
國削勢弱格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爲安賦保大興之
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爲安賦保大興之
司章疏有繩糾過許皆寢不許論決死刑者十有五年
司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
大有司之固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
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臨幸請內庫錢三百萬
者又置澄心堂於苑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棻元
樞之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院乃同散地兵
興之際降御札移營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動誅死
之後澄心堂承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何往
蓋皆澄心堂承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何往
人惶怖無死所後主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
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

卷之三十一 南唐世家 六

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紫羣臣皆
知國臣在旦暮而張洎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
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喬於園城中放
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外郎爲大抵類此故雖
仁愛足以感降太祖嘗因曲燕問卿在國中好作詩
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沈吟久之誦其咏扇云日復
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日滿懷沈吟久之誦其咏扇云日
燭顧近臣曰好爲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宏
福閣人祖父世爲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宏
帳下常射殺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
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宏義宏義不勝憤罵不已彥
彥華請行夜與挾以登城外伏壕旁與義罵不已彥
長鈞釣得與挾以登城外伏壕旁與義罵不已彥
焉崇文不能下城遂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
攻彥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誨語奇之署
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
將杜貞率步兵萬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

兩軍相表裏則吾可濟矣此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守
 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問之喪氣遂閉壘自守
 右千牛衛將軍至左宗征太原及幽州華從後主入朝
 猶願諸衛將軍以文選為清源公仲萬掌書記遷校書
 寶初仕後主以文選為清源公仲萬掌書記遷校書
 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選乃破葭荷笠作漁者以見
 史有傳後主歎其忠後中進士第至兵部員外郎國
 異之現大不可用玩為取石彈先自後主後朝陶穀見
 取後主請以寶玩為取石彈先自後主後朝陶穀見
 他視皆不請以寶玩為取石彈先自後主後朝陶穀見
 不能復日要當碎之石破中後主後朝陶穀見
 歸無復日要當碎之石破中後主後朝陶穀見
 中皆思故國者垂又云小園昨夜又東風不問山月
 向東流介甫曰不佳如細雨夢迴幾多愁似一江春水
 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翰府名談李後主作詩多悲
 感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之類又李煜暮歲乘醉
 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之類又李煜暮歲乘醉
 書於闕不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
 見於詞不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
 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夕命故妓作樂歸朝後主錄云
 國主入輒數日隨後主歸朝命故妓作樂歸朝後主錄云
 轉避之入輒數日隨後主歸朝命故妓作樂歸朝後主錄云
 書云此中又韓日汝家有大泣國主後朝後主錄云
 主歸朝後主錄云
 長短句後每夕只以眼淚洗面西清詩話南唐李煜
 裏不知身是客一雨江國且春意懶羅衾不更寒夢
 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幾下世問會見李煜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
 宗一但言朕命卿往見可矣遂徑詣其居望門下
 第請之但言朕命卿往見可矣遂徑詣其居望門下
 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
 人接鉉云奉旨來見老卒進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

五代史記注卷六二下之下

遂取舊椅子相對鉉見止之日但正衙一椅足矣
 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見止之日但正衙一椅足矣
 鉉辭賓主之禮大笑及坐默不言忽長吁曰常時
 敢坐後主相持鉉既去有旨召對後主何言不
 隱遂有潘佑李平鉉機藥之事牽機對後主何言
 同頭足相就太宗牽機藥之事牽機對後主何言
 樂聲問於外太宗牽機藥之事牽機對後主何言
 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之句並坐之遂被小樓昨夜
 孫儀武都監妻女也皆為逐後在京師初嫁供奉
 公主一人趙忠貞妻女也皆為逐後在京師初嫁供
 士倫國史著北庭雜記載其事是時補之為北宮
 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
 霏微江南花發鶯鶯飛錦流國主家千五吹簫粉
 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流國主家千五吹簫粉
 風流國主詩酒皆詞客奪錦流國主家千五吹簫粉
 未央秦淮築第優降王魏俘會不輸悲故國公卿
 武彊秦淮築第優降王魏俘會不輸悲故國公卿
 相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
 還時寧知白馬今誰見國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
 何願芳儀加我名字新教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
 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嗚琴酒
 開泣無言數徧天獨星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鸝寄
 江來干指不知身獨星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鸝寄
 當同生男有四方志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
 推髻泣窮邊丈夫刑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
 有國日施財脩之刑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
 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其後事
 國史馬令南唐書九年春帝登極封遼命侯授左
 國史馬令南唐書九年春帝登極封遼命侯授左
 薨在位十年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翼
 京之以北山有五年間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
 人為之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
 南唐書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遼命侯授左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丁卯年四
 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

五代史記注卷六二下之下

葬洛陽北邙山 東都事畧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
年而失國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
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干
牛衛大將軍鄂州刺史卒年三十七 江表志二十六
印位十四年已亥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
夫人周氏附起建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又建康受圍
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藉皆無叛心後主尹京日忽有
左間之皆巷哭為齋 詩話總龜魏公尹京日忽有
人來展謁刺曰前江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雍道士
耳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日某幼時探釋氏未達
誤有所見合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
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閒驚濤千萬里無乃見
鍾山公讀之隨手灰滅 徐鉉宋追封吳王隴西公墓
誌銘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
不能回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壽
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
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
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
三百龜王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
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煇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

表忠第廿三下 南唐世家 五

克廣其業皇宋將啟元既宜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
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
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
懷不世魯用天吏王之禮自越常民欽若彛倫率循先志
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事若老必以禮居處服
奉蒸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者必以禮居處服
御必勤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
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
間天眷彌渥然親而果於自信無里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
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於周防西鄰起釁南箕
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為辭始勞因壘之
前效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初釋
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初釋
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
侍從親禮勉論優容方將度越等登崇名數嗚呼閣
川無舍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
於京師里第享年四十四有二月皇太后八月葬於乾陵
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
吳王命使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
川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

周氏動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
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
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畧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
考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不可暫離經國精
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逾酷好文章辭
民游一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渝好文章辭多所化
一雅鄭窮先王誦宣尼載笑載言不薄薄之原爲文論
以雅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審風俗淳薄之味其文論
矣至若孤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
剛隱之性仍好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
善常若不掩人之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
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畧不
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匹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
嗚呼哀哉二室南時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
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野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綿綿瓜
芒芒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觀開國承家疆吳綿綿瓜
亂孔棘我恤維輔承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於
不違維藩維輔承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於

表忠第廿三下 南唐世家 五

棘虎遊于市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
亦觀亦見乃侯乃公沐浴元澤迴翔景風如松之茂如
山之崇奈何其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啟室人
畢儼青蓋今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逸爾今徒返望
門今永解庶九原之可作與緜嶺今相期垂斯文兮億
載將樂石於所無虧樂善錄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
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
鉉潘慎脩輩皆承眷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
假之故雖陳遠冠誓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
李煜中傷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
而欲遂中傷之者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
未悟遂中傷之者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
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
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
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會又有偃王仁義
比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
加歎賞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德
忽于歎賞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德

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土德承
除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
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
江南錄乃佐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鄰
謂錢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江表志
源郡公仲禹岐王仲宣少凶宰相嚴續徐游簡言湯
悅樞密使嚴續朱鞏陳喬文臣徐鉉徐鉉徐鉉徐鉉
貞張伯龔張密張密張密張密張密張密張密張密
慶孫舉伍喬孟拱臣高遠高越馮謐李平張紹湯郭昭
霖顧葵趙宣輔使相林仁肇王崇文何洙湯悅朱業景
誨黃廷謙嚴續柴克貞皇甫繼貞鄭彥華將帥陳謙陳
德誠孫彥祥李彥沙萬金劉存忠胡則宋克明高彥
林益張彥張遇馬信仁蔡振穆堅譚宗張進劬張仁照
李雄吳翰龔慎儀羅延原馬承俊謝彥質謝文節
善錄江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
女特異於人不可不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
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弱冠丰
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武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
召至一見大悅尋向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綉玉豪華富

表紀卷之三 南唐世家

貴冠于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
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
如故目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
京師儒林公議江南徐鉉歸朝備筆履素為中朝士大
之李穆尚書有清識嘗語人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
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
或問其故鉉曰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儉食無重肉人
李後主欲命使於交兵之間左有威有難色鉉乃徒行
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臣節汝有之矣後太宗詔鉉
撰江南錄末乃云天命歸於有宋非人謀之所及太宗
頗不悅又其國潘佑以直諫被誅鉉深
毀短之知者謂其隱惡太過非直筆也鉉居江南以名
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
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
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

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
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
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
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馬令南唐書徐鉉字鼎
後主命朱令贊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
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
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朝與湯悅同奉救撰江南錄
至於李氏取焉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
之君子有取焉東都事鉉等至京師見太祖言曰
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父子事父其說累
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
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陛下如父子事父其說累
朝謂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太祖怒按劍謂
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鉉皇恐而退又徐鉉字鼎揚州廣
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

表紀卷之三 南唐世家

吳為秘書郎又事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邱不協坐洩
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
南征李景從徒饒州召為禮部侍郎通復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煜為禮部侍郎通復知制誥遷中書
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
圍金陵煜遣朝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
之使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不
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對曰臣仕江南國不
平與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
常侍二年以盧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不養母姑
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姦鉉坐貶靜難行軍司馬
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
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
鉉恬淡無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
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
篆尤能其也鉉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
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道二年復
左散騎常侍無子步里容談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
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言擇館伴鉉

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往來鉉反復問之
其人聲語言不識丁而已鉉無如之何也程史國初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學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
者以會脩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朝臣
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藉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
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瑤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
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
皆驚中書不取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由人弗獲
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無與之
答徒唯唯唯且默矣余按當時陶實諸名儒數日既無
若復角亦倦且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名儒之體不
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王師微包茅
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
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即榻之側豈容他人
軒唯耶大哉聖意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之側豈容他
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疑為昆弟余嘉定辛未
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攷
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
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後山詩話

魏魯第卷之三 南唐世家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
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
曰秋月不道也鉉內不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
語爾吾相不道也鉉內不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
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
覺而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華下醉臥田
鉉大驚駭上稱壽王壺清話徐常侍得罪竄邠邠平日
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于邠邠有
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于邠邠
即故厚費親信也未幾果遣計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
齋海大祠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鉉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服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織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之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動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亭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果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拜嚴先謁之稱江帳嚴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

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敵執政不敢違然事不在法
以職名星身恐旅觀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
版皆隸於君君為吾禱之帝必無難廟感其誠告為之
驚沐過已事齋心真禱訖令解綽過廟括然無纖闕之
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刺為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
坡索君資者含喜再拜歎然而去泊再開其刺旋為灰
飛湘願懷東坡之疑後果為左諫議大夫談淵江命
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奉王命
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
無罪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天乃能蓋地父乃能
庇子藝祖無不應答曰既如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
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事文類聚後集聖宋無以
遺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
鉉召之曰得非舊直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
不獲亟命左右輩以付之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
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
伐之僭偽假竊期于掃蕩一平而後已子讀周世宗征

魏魯第卷之三 南唐世家

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為其辭者之過歟原注據
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
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
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
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
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界當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
類是保大四年江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于景滅
國是保大四年江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于景滅
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國當為三年周取
淮南當為十五年不差不改元則滅國當為三年周取
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閱六
殺王延義當晉開運元年周師始伐南唐當顯德二年
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
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今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
周師始伐于十三年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德二年
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一年爾昇自晉天福二年建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

五代史王建陳州項城人蜀構机王建字光圖其

先穎州郟城人後徙居項

城五國故事世為餅師為人隆眉廣頰狀兒偉然少

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頰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僧

處常謂建曰子骨相甚奇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乃區

區為盜撥賊之號北夢瑣言僧處宏習禪於武當山

王建微時販鹽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宏

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

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宏

擁門徒入蜀為構精舍以安之即宏覺禪院也江西鍾

傳微時亦以販鹽為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剋洪

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蜀構

机隆眉廣頰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

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宏謂曰子後為忠

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建感其言

武軍卒稍遷隊將五代史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

得補軍候册府元龜蜀王建機畧拳勇出于流輩

蜀構机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校從

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

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為巢將領眾攻襄鄧宗

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

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

軍八千人立為入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

宏率八都頭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

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為留

後建等為屬郡已而晏宏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

刺史不令之任

九國志晉暉許州人父和為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

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為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

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鑿駕將回晏

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

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為勤王之舉不爾為晏宏所累

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為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

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

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

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

阻朝廷慮其疆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

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固梓州遂往會焉

廣明中

五代史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廣明中

軍及再幸褒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道阻不能去會
 建起兵閩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道阻不能去會
 變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
 悅建陳田引軍攻梓潼為陳敬瑄所敗於陣年四
 五建以其死事間詔贈司徒子彥昭為感德都知兵馬
 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
 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
 於後忠勇之節 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
 之大喜號隨駕五都 五代史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
 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
 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
 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
 其兵為五都仍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
 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攻皆錄為假子 北夢瑣
 言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
 儕于僧院賭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公至六人共駭之

他日霸蜀土於上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屬十
 以舊事此僧具以散子事具對建大悅厚賜之

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
 北夢瑣言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
 狎一日張乃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四郎駕前待爾
 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行後有喚張三四郎駕前待爾
 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
 兩粒丹曰服此可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
 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王氏
 見問錄金統水在州巢寇犯關之說何其驗哉 王氏
 守大駕言事曰幸岷岷惟金州巢寇犯關之說何其驗哉 王氏
 茂草使君豈無心珍寇乎崔曰泰山既隕一木堵之可
 乎容曰不然所云珍寇乎崔曰泰山既隕一木堵之可
 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野之
 曰不知請詢其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去州數
 百里深山丁役齋香鍾同往掘之必有源而斷之仍使

五代史記卷六三上 蜀蒙

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
 逼之遂舉身自撲吻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
 吾為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使建與晉暉等
 將神策軍宿衛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
 以建為清道使 五代史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
 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
 攻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號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
 道斬斫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蜀檮杌廣明中僖宗幸蜀
 秦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
 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假子駕還分典

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
 重榮遂舉兵向關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
 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州李昌符朱玖等遣
 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而寢賜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
 以金券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已致
 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 北夢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常致書于許昌為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待中安潛不允爾後
 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
 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敬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窺此
 聲勢乃偽作陳僕射命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
 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
 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
 常乃羈縻之未供承問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
 人等悉擒縛而侯命穎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
 由閣官之力無涓塵之效 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
 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又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

五代史記卷六三上 蜀蒙

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
獲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即自有平
生酒徒五人狎昵進菜一盤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
飲乃其誤傾潑於太師汗頭面遠起更衣左右驚憂立
王兒為其糞粉更衣出却坐又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
怒之其寬裕令孜因求為西川監軍通鑑曰大駕廣明
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旨多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
王石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既一足便隊
與箇馬騎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啟軍容行不得
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
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
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睜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
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變兩都自
壽星登極皇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崩國朝果冊楊復

五代史記卷之三 前蜀蒙 五

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
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
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為西川監軍
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孜所厚復恭懼不
附己乃出五將為郡守以建為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
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建已屢召之建不其郡
因招集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所至殺掠復恭
史王琪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至殺掠復恭不其郡
西蜀王琪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至殺掠復恭不其郡
出為利州防禦使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孜
疑其圖利州防禦使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建等素為令
城自稱刺史遂招豪猾八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復
名以犯者不詳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語代器械之
命龍刀尚書弩日百步王箭日飛日鐵日聖日千日
弓日潘日尚書弩日百步王箭日飛日鐵日聖日千日
響八旗日刺史王建襲據閬州山節度使楊守亮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
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開州地
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
一戰而下襲閬州遂茂實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琪棄城
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琪棄城
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
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敬瑄拔於成都慮建與東川
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
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
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
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 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
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朗知院宅市
買荆有知人之鑿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
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
論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
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泊黃寇犯關顧彥朗領
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

五代史記卷之三 前蜀蒙 六

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 與建有
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舊建有
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
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
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
人止之 五代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
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
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它腸作賊山南寔進退無
歸故也吾謂彥朗尺之書可以無它腸作賊山南寔進退無
大喜遣使謂彥朗曰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僕欲請成
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僕欲請成
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
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
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將校
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遠修城
守蜀構机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

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
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
建大怒擊破鹿頭關

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

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

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

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

蜀鑑王建攻成都克退保漢州西川陳敬瑄懼王建

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己田令收日建吾子也令折簡

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

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瑄于綿

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勾惟立於鷲北又

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輝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

又學射山在成都屬北屬新繁縣 昭宗遣左諫議大

夫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

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五代史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為者而犯我

疆理建軍吏報曰聞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

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借改轍而東而北省太

師反為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問謂我何心故也使我

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居淡旬建

盡取東川之眾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復保漢

州月餘大剽蜀土進兵彭城道三日不克而退復保漢

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歸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

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已昭宗即位

表史記卷第三十五 前蜀蒙 七

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諷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

於僧徹處喫茶後武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

太尉相國項因和尙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

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通鑑考異張彭者舊傳

曰光啟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

月文道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旨三軍百

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

耳時有微雨便發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

必索馬既開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

黃頭都親密者管之諸軍頗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

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己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

召閬州王司徒計共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

攻諸州所在出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

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我軍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

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

人排於城外北向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

下於城北街去來關數合己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隄

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

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

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

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昭

宗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昭

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

公以數萬之眾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

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

表史記卷第三十五 前蜀蒙 八

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眾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始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變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或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盡歸朝親與主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眾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始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變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或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盡歸朝親與主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眾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始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變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或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盡歸朝親與主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擒昭度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
 至建是耳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蓋軍士乏食以
 杞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與建都顧彥朗亦懼
 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
 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於邛州
 以建為節度使發兵迎昭度於劍門敬瑄不受於邛州
 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昭
 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入昭度日相與數
 萬之衆未敢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相然公與
 藩鎮相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
 臣共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
 士擒昭度以帳下吏駱保茶頭保昭度食之昭度大懼
 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蜀鑑文德元年王建攻大懼乃
 陳敬瑄救之乃去以章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
 撫使王建表請瑄討陳敬瑄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
 請赦建罪移敬瑄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亦
 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今改所侍者敬瑄田令孜義
 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昭

安仁費斯勳等擁眾兵自保皆附於建以王建為永平
 軍節度使治邛州割印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永
 使削奪陳敬瑄官爵昭宗大元順二年王建詔顧彥朗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大元順二年王建詔顧
 建罷兵王都克而有之建從之其親吏昭度大懼乃
 朝節授建都克而有之建從之其親吏昭度大懼乃
 拒命幸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伐昭度大懼乃
 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請西川兵數萬就臨蜀節
 指授使資其瓜牙也因事請西川兵數萬就臨蜀節
 以能駕御所及軍旅多智事非甚謹武量其勢終
 不慮有石所及軍旅多智事非甚謹武量其勢終
 陣頭有唐人所及軍旅多智事非甚謹武量其勢終
 縉都頭有唐人所及軍旅多智事非甚謹武量其勢終
 一但門外誼他皆傲此重圍之日人肉如羊賜一
 駕名門外誼他皆傲此重圍之日人肉如羊賜一
 印名門外誼他皆傲此重圍之日人肉如羊賜一
 昭度為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亦其禍自免也西川
 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為如也先主侍從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九

髮行慘黥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輩以先主藐肅顧公
 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為言亦自大
 笑他日克蜀城輕 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
 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
 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我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
 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
 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
 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
 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勅為都虞候戒
 其軍士曰吾以張勅為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勅執
 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

城軍士剽略勅殺百人而後止五代史綱目出劍門建即
 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
 恨如是因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
 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
 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父子之
 義何嫌初是夜致致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聖日敬瑄初是夜致致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
 其成事蜀建送之出劍門以兵守之乃自稱東軍急
 攻後門王環城為西川節度使田令孜克成都復內東
 瑄開門納建建遂自稱成都節度使田令孜克成都復內東
 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建登城與
 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相拒如此建曰懼與
 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
 之苟太師改之便可釋憾令孜與敬瑄議勢不可敵
 其夕令孜持符印北夢瑄言偽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十

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
 丁為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殺仍舊多機畧意
 月或告令收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以建雄猜多機畧意
 嘗難測既有蜀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副
 未果行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
 東川旌節絳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
 王宗滌等討厚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少以驍勇
 建起間中簡為義勇都副兵馬使順二年陳田遣將
 屯屏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
 舉兵援陳田建令簡擊之相與於鍾陽簡謂諸將曰
 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
 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
 資甲馬不可勝計建攻毛州以簡為前鋒晉軍
 守任從諄領步騎二萬銜枚掩至解州以簡為前鋒晉軍
 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為兩翼潛
 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諄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
 軍使任可斬湘以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邛州
 部將李進率兵焚繁維以援常厚建令簡擊之臨陣
 斬進遂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
 為邛州刺史卒於治所又王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
 洪建將入蜀募勇於治所又王宗滌潁川人本姓華名
 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為小校建入
 都指宗滌領前鋒兵卒星宿寨攻七里亭以功授威
 信都鳳州節度使邛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
 山南鳳州節度使邛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貞攻楊守亮於
 退保山南茂貞逼之因奔閬中茂貞等所敗存與守亮
 破存等眾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邛州
 刺史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
 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編諸山谷昭
 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營振山谷昭
 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
 澤以眾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
 擊敗之七萬餘眾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
 降其兵七萬餘眾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世家 十三

東川別遣王宗侃九國志王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
 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
 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
 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
 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
 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
 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絳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
 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繼殺之成都為之罷市
 連營涕泣如喪親戚注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
 營涕泣謂其有勇親戚注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
 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
 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
 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絳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
 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
 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
 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
 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
 東川別遣王宗侃九國志王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師
 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世家 十四

奏署宗佩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致逼僖宗西幸
道出陳倉建宗佩同扈蹕又從建起開中賜姓名討
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張頊領餘人來逆戰宗佩
常厚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佩破之於浣縣州刺史
厚奔谷留東川顧彥暉旌節建令宗佩討之破其七寨
武信軍節度使建宗佩開國以宗佩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
琛寇漢川宗佩保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
彦琛行襲位封佩為魏王卒年六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
十六子承肇入洛為行軍司馬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五 前蜀蒙 十五

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
莊浣花集過樊川舊居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
吟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階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
莊乃諱之時號為秦婦吟秀才又有帝子夢魂烟水瀾
謝公詩思碧雲低最為警策至若閒臥云云誰知閒臥
意非病亦非眠又手從離扇落頭任灑巾偏識者知其
不祥後誦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 宣諭兩
月色新吟諷不輟俄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
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郟王為
鳳翔節度使徒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
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東川顧彥
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時之恩雖為戎倖而嘗加敬
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
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章太尉昭度收復蜀城
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彥暉武而
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先是
位爾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衛等斃焉先是
蔡叔向職居元察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遊饋
廼不相侔矣小顧既尊崇謙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
職閉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嘗謂人
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

大顧相薨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彥
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
指其所佩寶鐵劔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劔及城將
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
滌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為節度使沈尚書失其名
常為秦帥親吏其妻狠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
牢之中後因閑退挈其妻孥寄於鳳州自往東川遊索
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呼
為兄既至郊迎執手敘其契闊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
第僕馬金帛器玩無不備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
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
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遂自於主人及遣人却之
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
不日而至於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
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擊碎破損華洪聞之召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五 前蜀蒙 十六

沈謂之曰欲為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
刃于階下衛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劍牽出帷房
至失神其尸往急流中不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
不逾旬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絕之沈亦
于是并有兩川之地 五代史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為
問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問與蜀人得
失大順未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貞出
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秦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
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
景福中元之衆泊軍旋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
大敗與元之衆泊軍旋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
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 蜀鑑景德元年王
建圖彭州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圖彭州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
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
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
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

遂以其地降于建于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納

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

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詔建私門立化三年

中書令封瑯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又天復三年昭

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

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

多亦不馬耳建集諸州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

馬亦不馬耳建集諸州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

四部隊甚整服建本驍將故得蜀之建爵蜀王

黎取夔州胡馬十年之建遂及茲數進王建爵蜀王

建取夔州胡馬十年之建遂及茲數進王建爵蜀王

侯矩以城降宗木遂定夔忠萬施州建復以矩為夔

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建蜀之險要

乃奔歸峽屯軍夔州王宗矩自光啟二年丁未據閬州反

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羣居解頤偽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

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

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

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

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

于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

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

閉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

與平遇汴兵不得進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五月趙康疑

攻夔州康疑鎮荆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

取之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

州從之後數年桑宏志又克之是歲正月巨人見青

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

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位

五代史天復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

攻圍歷年且言堅壁勿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

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

置守將及茂貞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

策與朱公力爭不侯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

為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為吾盾耳及梁祖將謀

于鳳翔建與諸蕃同謀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

襄也弟匡明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

天祐四年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蜀鑑

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

九月人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

韋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

知元潘峭為宣徽南院使王宗裕為內侍監授唐宗侃為

太保兼侍中唐觀軍容嚴遵美為內侍監授唐宗侃為

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宏壯須分名號以

正觀瞻况我肇啟不圖數有嘉瑞允協上元之明式光

萬世之基至於廚殿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

示維新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承

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亭子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南門為華門東門為月華

北門為大安門中隔為元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宮堂為金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設廳為韶光殿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內藏庫衙庫為常盈庫賞設庫為齊天庫衙內雜倉為天富倉庫舊三使院為皇信門當尚書省殿前庫南倉為天武倉庫舊三使院為皇信門當尚書省於舊使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府衙街使御使後槽為飛龍殿容司為容省使樂營為糧料司六軍為御食厨成門府移在子城外逐便處置立府所新西宅為天祐四年丁卯歲曆居帝位乃以金德王坐此牀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坐此牀遂以執者皆唯之乎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佶為中書令九志王宗佶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利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點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為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閩中隨諸將討有功補養子每給事使遷嘉州刺史乾寧中建克蘇州以宗佶為兵馬留後

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佶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佶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審判官李綱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進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佶憤怨陰養死士出入將圖不軌鄭審等又教宗佶不遜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論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論出終不肯去因叱衛士章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撲殺之奪劍並賜死

下事唐龔為樞密使道稽神錄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足所蓄貓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而長俄而前亦及簷倏雨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北夢瑣言唐峰行經其先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即家墳隴也士曰若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遺蜀先主開國峰亦與郡

五史記卷之三 葛蒙

其二子道龔官皆至節將三人鄭審為御史中丞張格典郡史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格之子也潘為梁祖所忌五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潘入蜀王建僭號為尼潘遣相格所生母當格之遇潘匿于民問紫髮為尼流浪于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髮為尼罪出師及州刺史偽制詞云送往辭命有難色未幾得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偽制詞云送往辭命有難色未幾得蜀平格至洛陽授太子賓客任圖愛其才奏為三司副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王錯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九國志周博雅穎州人唐光啟中為龍州司倉參軍策滿將歸闕以川路梗並乃寓止縣谷建至博雅袖策席博雅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彊者接待甚厚置以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眾有術臨事能斷然昨至龍州已為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之明公親乘龍舟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窮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遷之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此行一鼓而擒也其地以廣形勝得其中地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乎今邛南城壁完固粟支數重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善乃令博雅請朝廷命將出征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若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請朝廷命將出征若詔褒獎乃授博雅西川節度使與建同討敬瑄之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節度使與建同討敬瑄之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歸關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振疆臣此也於命建乃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計成都之也於命建乃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攻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承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

待窮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遷之陳田之肘掖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此行一鼓而擒也其地以廣形勝得其中地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乎今邛南城壁完固粟支數重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善乃令博雅請朝廷命將出征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若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請朝廷命將出征若詔褒獎乃授博雅西川節度使與建同討敬瑄之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節度使與建同討敬瑄之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歸關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振疆臣此也於命建乃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計成都之也於命建乃請草公班師因謂博雅曰王師戮力攻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承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

五史記卷之三 葛蒙

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二三三百錢即與其徒飲嗽而已成
 嗟歎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耻其官卑請執政
 無他自述門閥其未通班籍在天津馮長官小吏部先
 陳啟前執政也今日通班籍在天津馮長官小吏部先
 德之常執政也今日通班籍在天津馮長官小吏部先
 三川而多物每數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
 城來蓋以掌武所禁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不還我
 氏所見錄亡極品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為
 節鉞官至極品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也幼年為
 入不任其小過必告之如積年鄉里夫數將及數百後
 老對日許田人復有告夫乞放歸鄉里夫數將及數百後
 人近親皆不知去處又問其骨肉小字及妻姓氏行第房
 眷近親皆不知去處又問其骨肉小字及妻姓氏行第房
 因問得男所失有女親屬姓名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
 問之其男身有記號驗曰我兒心上一黑子餘不
 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送入宅外奏先主曰臣父近
 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違從者避暑錄話唐御膳以
 紅綾餅餠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
 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餠
 賜之盧延讓在間後入蜀為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
 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會
 喫紅綾餅餠來王行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會
 以紅羅裏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餠而武成元年正月祀
 紅羅裏之外公厨大蜀人為餅餠而武成元年正月祀
 天南郊大赦改元資武成元年郊赦文圓蓋方輿萬彙共
 遷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故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告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叶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刑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雨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須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繼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以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分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經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石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入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冬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見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揮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官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諸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獨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共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行資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登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使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位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武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帥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平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任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諸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者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降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持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常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下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八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既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炭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屬黎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五代史卷之三十五 前蜀蒙 三十五

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益軫臨深之懼每念生民塗
 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昊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
 既奠鴻名布澤行春式均和氣十日未爽已前大辟罪
 八年為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未爽已前大辟罪
 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
 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意
 人捏竄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麴
 持仗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逾濫身名冒授官爵因圖
 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無賊不在赦限在
 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量移其有情復授官州縣典吏及
 者委中書門下酌量與復授官州縣典吏及
 人百姓先因公事遠已量移與復授官州縣典吏及
 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勒問避諸州縣實自援誓眾者亦
 平戎廓定封疆安保生聚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
 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
 武泰等道并兩路前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昨即
 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知兵馬
 使以下至節級官健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
 登黎元未泰每于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
 行資其放念方屯師旅難賦征緣同切於安且
 共資其放念方屯師旅難賦征緣同切於安且
 獨資其放念方屯師旅難賦征緣同切於安且
 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
 正月九日已前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
 官中錢物或係前府應徵今年夏稅每貫量放二百文今年
 揮及有無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原額輸納本主及妻兒
 見在無營生者並宜給還却據原額輸納本主及妻兒
 冬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入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分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經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石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入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冬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見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揮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官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諸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獨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共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行資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登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使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位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武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帥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平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任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諸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者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降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持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人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常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下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八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既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炭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屬黎州之令猷成鼎新之至理朕上膺睿命俯仰樂推宗廟

五代史卷之三十五 前蜀蒙 三十六

史允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
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治或辭華出格或
宏遠翰光待用或器侯時或智辨過人或在州府或
隱山林之迹或室梁園之稱或上國俄成於茂草中
材敘用自唐室傾瀾之文物一東沉聽頌聲之西靈
莫有既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文武忠賢皆陳天
星辰既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文武忠賢皆陳天
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文武忠賢皆陳天
或與一子出身兼勸進官資以旌助業並當功臣名
朕頃事唐臣常親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鐘
之勤至其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
國之忱其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
憤良深應自宗躬凡在功文武大庭之內言念及此
委中書門下追贈仍將勳勳命功量材錄用又在閩
義之日枉皆是有隨駕大將勳勳命功量材錄用又在
鋒而天枉皆是有隨駕大將勳勳命功量材錄用又在
遺烈千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歿又自朕
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霑存歿又自朕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二十七

剖符之始分閭以來副子委用之心匡贊勳庸之士同
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惟思於盡瘁
則有故武信節度使張璋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州刺
眉州刺史張造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州刺史李簡故
奉禮蓋獲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並宜追贈自
臨蜀國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
方憑幽贊以永天休上答元功宜尊舊號先主昭烈皇
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敬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
別加美謚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凶
所係水旱是司並宜追贈公侯用大元靈賜朕自統臨
入國同心諸蕃部宜禮院入朝蕃客等賜朕自統臨
物宣諭其見在鴻臚令身皆受職寵在分憂各賜物
敕旨處分刺史縣令將受職寵在分憂各賜物
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受職寵在分憂各賜物
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將受職寵在分憂各賜物
明黜陟勸懲之命以彰舊例校勘之名太倉及諸州
用並勸懲之命以彰舊例校勘之名太倉及諸州
斛斗並勸懲之命以彰舊例校勘之名太倉及諸州
耗刺外不得加一升一合致百姓積累通懸如有固違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三上

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並許百姓
誦囚徒推劾案成皆招本罪木官詳斷分在京司見
禁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遺代書既不坐其
深實慮遺其枉法自今後推司人吏抑遺代書既不坐
情便具奏聞必當在外推司人吏抑遺代書既不坐其
養便具奏聞必當在外推司人吏抑遺代書既不坐其
節衰老老宜加本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
年八十以上者宜加本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
賜米五十石兼賜酒肉有差並仰所長三石百歲以上
其有不兼者宜加本在恤孤或矜黃髮之年或念白華
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義夫節婦
民之威儀禮樂為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
監各仰崇飾以時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
廟之仰崇飾以時故事速具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
制則諫臣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罰不中倫序
乘則諫臣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罰不中倫序
今臣後或事所收先覽非允當或懼觸鱗而逆事應南
更必當留折檻以旌賢無或懼觸鱗而逆事應南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二十八

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侯績救處分
應飛龍閣殿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
掌扇黃鐘典鼓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
賞駙馬都尉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
有未該恩例及合條事件各仰所司啟請施行開國之
初既勤行於德惠改元之後尤企所望於樂請施行開國
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安富庶不得不用於樂請施行
得不除私平必致於民安富庶不得不用於樂請施行
法且無私救宥者各仰自新釐革者皆宜共守俾從
蕩承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皆宜共守俾從
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前該恩事相告者皆宜共守俾從
准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推賜救故牒以王宗佶
為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
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
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
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

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于建宗信尤易
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信愈謹
建聞之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耶宗信求大
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功臣其威
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信入奏事
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
懿為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蜀構机武成二年
肆赦以韋莊為吏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志
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
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疏言五危二亂七
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赴關陳

五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九

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
官又上建詩敘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州
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王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
臣終不能奉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張道古
死之日果不為時所容復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
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
為皇制命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上尊號表臣某
奉恩制命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上尊號表臣某
自天有命允宰臣等所上尊號者丹上尊號表臣某
符與漢救焚拯溺神資命世之才日角月亢天啟
之瑞懋宏勳而崇睿德功蓋前朝總歷數而廓洪基
膺寶運由是靈改卜萬國攸歸鄙成湯而康濟九
凝旋而光臨大寶承耀之圭侮寡凌孤振衣西白之
推故鏡而照端門而嘉氣橫軒登壇而觀海島億兆
廟而元雲四卷月瑩中宵騰鴻而神氣輕飛烟龍
砌麟呈沼龍躍江瑤草樹含文雲霞綉綉符躡象
玉璽流光雖讓德於上元已盈神駒於太史寶香
表右塞南荒列奇貨於明廷貢神駒於太史寶香來

絕域美玉薦於殊封漢幸武之四隅請於正朔唐高宗
之諸國願混車馬將復禹封更開堯土百揆時敘六
牢和信及豚魚思加動植因繫成誠潔豐鉞之威黨
臨誅特有緡錢之錫牲牲於地於地於地於地於地
不致動仁賢子緡錢之錫牲牲於地於地於地於地
懣之惑不向馳騁靡不御華嚴無沉於郊禮豐財
和眾禁暴安人馳騁靡不御華嚴無沉於郊禮豐財
萬皆蒙輪拔距之豪駭正武威大蒐子龍孫之駿
忠孝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微功必錄專經雅子激
高科博採器能片善無遺微功必錄專經雅子激
峴之勞百姓有歌謠之樂星芒武將功高而烈洗
洗嶽秀儒臣業瞻而儒風穆穆雖則關河克靜元
誼鄰封之維較美業瞻而儒風穆穆雖則關河克靜
雍熙文武降詔願增徽近境之外文載則華夷同
有期仰高穹而增抃臣與道眾等不任踴躍歡呼激

五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九

至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歷廣都嘉禾合穗
通考蜀王建武二年廣都嘉禾合穗
軍進嘉禾表臣某伏觀天聖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
姓王友田上嘉禾合穗觀天聖軍留後崔善進射洪縣
瞻觀中外歡呼臣某謹按瑞圖云嘉禾者美符也稔
精成王問周公曰九土二禾一苗同秀昔者唐叔得
穎嘉禾篇由是九土二禾一苗同秀昔者唐叔得
來三禾篇由是九土二禾一苗同秀昔者唐叔得
今在聖明復彰斯瑞伏惟陛下紹軒皇之聖緒承周
之洪源應歷數以配天總華夷而類軒皇之聖緒承
首醜酒之娛乃妖播文風而無旋撫戎羌之美宏武
黎獻不軌電耕農歲致豐稔田無災涖德通乎地
於三苗應達乎天果異而穎聖德通乎地見共秀
吾君拓土之徵昔則和天而穎聖德通乎地見共秀
統於近境師薄伐誓眾弔民雄稜已懾於彼方顯
呈於四海生靈之望同此唐虞臣竊仰瑞圖廣歌擊
周卜合境師薄伐誓眾弔民雄稜已懾於彼方顯

感願異採詩之錄思陪唐叔之篇謹
三年八月有龍五

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

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

也宗信晚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

日陛下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信感之論庖人置藥而

毒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箋檄皆屬

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為王建十一子馬姬生宗仁

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幹陳姬生宗智宗特喬姬生宗

傑信宗信本姓甘氏建宗徐姬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

中書令特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

論今出而不肯去言辭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三年六

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

十年而後舉兵震攝關內朕以猥眇托於人上爰念蒸

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服力於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

民於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擾使赤子

樂於南畝而有幽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

表卷第六十三 前蜀蒙

事章莊卒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
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興元節
度使王宗縮馳驛白建謀與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
倉卒而行乃為建答宗縮教其畧曰吾家受主上恩有
年矣衣衾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
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
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呼何及聞上至
穀水臣僚及官妃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
弒逆自問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
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
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
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
卒有浣花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蜀構机十
集二十卷 錢譜永平元寶前偽蜀王建岐王李茂貞
鑄又通政元寶又天漢元寶又光天元寶 岐王李茂貞
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錄馮
涓日臣聞與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畜損弓甲衰農
桑輕德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莫先於用兵也方今梁

王朱全忠霸盛強據兩京料其先取河東河東梁之敵
國也勢不兩立倘一處為雄率天下之眾一舉西來縱
諸葛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鏢劍門今秦庭
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焉莫若與秦王和親
稍稍以麻布茗草結之不傷於大義濟之以小利蜀但
訓兵秣馬因敵料強足可以保天祿於三川固子孫於
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
室家俟更攻之一舉而獲可也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九國志

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

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州遷青友刺史建伐梓潼

為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昌矢石以掖

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

皆歸總成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

召歸總成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

隱懲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

識之士也宗裕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

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使班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

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宗裕饋輓貢

表卷第六十三 前蜀蒙

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為武德軍以
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乘旌鉞遂貪財貨以白金百
兩作鋌鑄記年月每五鎰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
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罷
歸行慰諭舍有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中
頗侵損民舍有醜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
寘其舍中復投以糞穢醜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
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築池沼樹花木攜
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檻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
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凌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
亦笑遽仆於地廢疾不數日卒 名畫錄偽通王宗裕
性多猜忌或於地廢疾不數日卒 名畫錄偽通王宗裕
頗不熟視審觀可平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類
須而退翌日相親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
也玉局化寫王蜀先主為使相日真容後移在龍興觀
天寶院壽昌殿上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
張居士真寶歷寺請塔天王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
蜀寺都官土地並重允筆見存 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
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

圖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蜀鑑蜀永
 攻興元唐道襲擊却之梁己借號唐已亡矣今係蜀岐
 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
 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先是王宗
 崇西縣號安遠軍宗侃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
 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與元則無安遠軍
 州遂為敵境矣吾必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
 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
 明日又戰於鳥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彦琛青泥嶺在
 齊州長舉縣西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
 日卿宅何在曰在廉讓問明珠曲未詳鳥口鳥泉讓水
 也在今興元府廉讓縣也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
 國志王宗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使天復中僖宗反
 兵馬使宗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使天復中僖宗反
 正建令宗從親征山南以宗從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
 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十三

固鎮糧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
 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鏡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
 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
 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巴中宗鏡與宗播襲之
 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
 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行襲偽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又王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
 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為裨校宗權為梁
 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荆州聞郭禹在歸州頗
 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
 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通荆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眾屯
 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
 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發
 輕行能擊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逐之宗播俄而
 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禹大喜俄而
 荆帥張瓌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瓌
 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百人由均
 房來攻瓌州刺史毛湘棄城遁走保白帝厚圍之禹與
 宗播以十擢子兵寨於南山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
 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

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
 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己為其妻所
 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為常司空郭
 尚書今寨柵危急解之若旦夕矣不為早為之所
 楚言不聽且看事勢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
 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為他人所魚肉也遂自
 到死禹聞之大驚駭為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
 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沂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
 為計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為萬州刺史宗播不
 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鞠
 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奔
 夜遁運明其眾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
 得之甚喜令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縣州刺史建
 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
 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
 國西縣宗播為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
 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磴擊之岐軍大敗遷珠
 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為三招討
 攻隴州降李繼崇封臨穎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十四

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加尊號曰英武睿聖
 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光孝皇帝 蜀樛杓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
 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謙文李祜西王逢吉昌
 士德兌與丹莫當李祜者唐亡也西王祜者王氏與於西
 方也逢吉昌者逢宇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
 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
 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
 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
 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書
 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蜀樛杓二年
 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
 坐賜茶藥綵緞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
 休欲諷之因誦公行日錦衣鮮華手擎鶻間行氣貌
 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

伴皆怨之貫休本蘭溪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嶽集
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
璞於田令收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祥
永昌言魏巍帝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堦堦
尼有言魏巍帝承天眷命罔厥矜驕四德炎堦堦
不凋永孚于休垂衣飄飄吾皇則之小心翼翼乘陽
毒不違暇食土階苦絲茅茨雪滴君既天賦相亦天錫
德翰金鏡以聖繼聖高將太宗兵柄柄吾王則之日
新德盛朽索六馬罔陸厥命熙熙蓼蕭塊潤風調舞
干羽固如堯不疑不疑舜頌曰高枝葉葉枝枝百王允
釐享國如堯不疑不疑舜頌曰高枝葉葉枝枝百王允
皇大舜合堯元德五典克從四門伊穆大道將行天下
爲公臨下有赫選賢用能吾皇則之無數無逸綏厥品
柔光得一千幅臨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爲光爲龍
吾王則之聖謀隆頂十在隨蹕大哉大同爲光爲龍
瑞斯列排麟鳳披香立雪四方納費九圍有截昔救
世師降生竺乾壽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珙來聘王氏見
春亦然萬年萬壽岐陽隹賦關路不通遂沂漢江而上路
祖使聘於蜀時岐陽隹賦關路不通遂沂漢江而上路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世家

三五

出金州人全朝爲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
素輕其山川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竿索
令曰麥秀兩岐頭伶人相顧愕然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
同人耻而復惡杖其樂將停蓋移時遂巡蓋在手又曰
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
大朝音律乎金人大以爲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金州
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岐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
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日略乞侍郎唱一曲詎席不易之其
己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
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
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泊封至蜀置設弄三
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麥之具引數十輩貧
兒繼縷衣裳攜男抱女孳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
一詞慙恨而返及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
岐字蜀推建爲兄梁太祖致蜀主書夫唐虞致治遵禪
人嗤之蜀推建爲兄梁太祖致蜀主書夫唐虞致治遵禪
必有神器是膺皇圖况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與隆之數
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啟王霸之宏基爲子孫之大

計成導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
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雁往來久約於間
之契權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手足併厭粗平多難而
謀以至於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併厭粗平多難而
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拯四方之積患受
都河洛用答乾坤尋開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
分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
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
所冀同清華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
聞風旨遐慰宿思憤岐嶺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微欲資
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
道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梟雄鼓六
師之威勢尋聞退迨至滅亡允諾特角之謀尤得輔
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洋書題具悉事機
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
填篋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別
幅云馬一十匹計紅耳白馬一匹裝鞍轡一匹垂
金銀一副紫靴轡一匹烏靴轡一匹烏靴轡一匹白
鞍轡一副烏靴轡一匹烏靴轡一匹烏靴轡一匹白
垂銀鞍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
馬一匹金鞍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
駱一匹金鞍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青靴轡一副
等計黃排方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
犀排方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
五排方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
碗十隻銀犀一十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珠頭帶一條
渾銀裏龍鳳儀秘色鈔鑲二面金花銀裏龍鳳儀注槍四十
條金銅甲二副并副膊兜鍪全又藥物十三味計茯苓
一十觔茯苓一十觔酸棗仁五十觔玉鹽五觔新羅人
參一十觔鹿茸一十觔對蝦棗一千枚羚羊角五對牛黃一
百餘斤鹿茸一十觔對蝦棗一千枚羚羊角五對牛黃一
助於熏爐或華妙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
申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緝禮粗達深衷特希
檢留幸甚謹白蜀主回書大蜀皇帝致書於大梁皇帝
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於前朝俱榮倚
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莫橫流
泛濫於八方衰爨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世家

三五

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建泰同
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
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
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
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關百
度維貞竟無意於與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內量分限
不任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
民叶議八國來朝受徵史冊之文亦有交通之說且東
特強通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指讓之前輕重於英
避亂之會安於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雄雖處於一
永言梁蜀之歡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
降佳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水共
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于子孫暢遂成敷於朝
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已勤儉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
以繼用天之德又蒙厚加賜別降珍奇十載聯鑣六
龍並駕稱德會參于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
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
琛奇鋒利逾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慚於未

表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七

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
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
勞於繫雁忻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
陳所志幸望開覽又謝信物等曰右件鞍馬及腰帶甲
胄槍劍麝脐琥珀瑁玕金鞍鞍玉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
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賜脫雕鞍鞍玉越瓷器併物色藥物等
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幹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梳
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易都所紀名香從外國
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惠好顧酬謝而增其印文曰大梁
愧仰涯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慚祇受其印文曰大梁
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
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
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
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
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一

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見璧
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
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
什邡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為符識因取以名諸子故又
更曰元膺蜀構柅二年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記有膺
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印山章宏道所留瑞文
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為漢州馬步使趙宏約締
構觀字洎元膺為人猥喙齟齬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
自抱畫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為皇太子
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
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為則可以保國建

表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三八

誠太子文吾提三尺劍化為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
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
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視勿矜勿盈勿忌惟
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
惟誠惟謙惟和內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
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狗愛憎奸邪國之賊也無信
讓搆絕敗游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
民臣吾蚤暮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我
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為之師蜀構柅杜光庭字賓
千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
台為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
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為
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為之旨清異錄左宮枕青
王為之體方平長可寢二人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
遊仙云是左官王夫人左宮以授杜光庭光庭進之蜀
主與皇明帳為帳宮二寶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
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
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
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眾道聽塗說一時
中議九經杜光庭其人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
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
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
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
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
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唐襲

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諫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
密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
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
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
來峭與文錫教之耳九國志王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宸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蒙 三十九

招討制置使宗翰好畜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
虐齊刺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
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辨通政初授通義軍節度
使同平章事守興元以杜夷嗣為之佐令規正焉宗
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
建略地秦隴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
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為招
討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
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
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藩溷明日元膺自建
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急數日卒
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
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
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

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于其家召大將
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
死通鑑考異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率天
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自昌軍使王承燧等
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
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棟帥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
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
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
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蜀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蒙 四十

而祠之時人謂為張惡子甚神其靈偽蜀王建世子名
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露多以袖掩口左右
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凶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
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巫為惡子所責言我久在川
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建乃立其幼子鄭
王宗行為太子析黎雅事蜀偽蜀先主建初以唐朝之命
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長子元膺謀作
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行是為後主又建立行為
嗣鑄銅鐘於佛寺其聲洪遠是必東京將來之慶才及
為立太子故也令其洪遠是必東京將來之慶才及八
日其鐘墮地龍首摧落建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荆南高
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蜀鑑蜀王建
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
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
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鉅拒之船
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

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通荆南兵大
敗俘斬五千級九國志王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
伐警悟有機辨好琴棋篇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
署懷州節度使以所部鎮過江原縣嘗于汝間得一
鐵鏡晦不可鑑屢命工人鑿之了無所覩著巾奩中
日矣至是忽覺之光彩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兒青衣
非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
宗壽以言怛之宗壽因曰我以鐵鏡來耳公不見我與
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
乾寧初建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
得郡初建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
以宗壽為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鑲斷夷陵
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兼行營招討使以鐵鑲斷夷陵
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
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為金
吾上將軍持法平許寂楊珍為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為金
其實卻以重貨求救於大閣周邵受職壽壽未聽竟奔
壽請開久之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行襲位宗
壽請開久之以宗壽為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行襲位宗

五卷卷第三十五 前蜀蒙 四十一

壽在坐諫行請以社稷為念少近王酒悲無性也乃大
臣潘在迎顧後起為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
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
受同僚之遺况爾賊乎遠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
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問行降乃治裝赴關時行先次
岐陽宗壽請於李嚴求入熊耳山依之泣下曰早從王
豈至今日及行遇害奔入熊耳山依之泣下曰早從王
請葬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
人並葬葬於三趙村至是宗壽盡易棺及子弟遇害者
護借葬於三趙村至是宗壽盡易棺及子弟遇害者十八
下編事又前蜀嘉王頃者義之明年授瀘州刺史卒
臺上里之內並見復照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
遂喚問此人之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
照爾賣藥者遂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
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
如左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
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

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正以舊火爐送學
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中得一雙金火爐
遠求謁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求命告庭預
曰見為製衣庭預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
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遠出金火爐陳其本
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
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
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八月殺黔
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略界上建遣襲王宗範擊
敗之于大渡河九國志王宗範木姓章氏幼喪父隨母
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為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
名士親從軍晉暉以女妻之封襲王加太子少師承平
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為第一招討使宗範宗壽副
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叩城關至潘倉大破蠻眾
斬其首領趙嗟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
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城中書令後隨行入
洛至長安張籤為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略請復姓
為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行師範來

五卷卷第三十五 前蜀蒙 四十二

甲贈宗壽不與齒後為雍州行軍司馬卒北夢瑣言
西川自唐劉闢後為雍州行軍司馬卒北夢瑣言
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纒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
抵府城居人有扇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
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叫噪而逐之
懦弱如顧卻走如堵崩焉自書及暉終不能擒致其
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
之賜三千分俾其世襲王號曰劉雲南亦資其規成都
虛號曰參元戎上問元戎元戎曰靜雲南亦資其規成都
庭號曰參元戎上問元戎元戎曰靜雲南亦資其規成都
都紛紜且參元戎上問元戎元戎曰靜雲南亦資其規成都
其姑息蠶蠶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
絕其舊賜斯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叩疎之南不立
埃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
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
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
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2 五上內

天梵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於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
途而遠為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
次策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麟見昌州蜀橋杌四
外國來廷者安知其非奸細乎麟見昌州年二月以
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為崇賢府凡文皆從
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日出遊寶歷寺妃后皆從
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龜化橋十月內極密
使潘炕卒與僧二二人同斬於龜化橋十月內極密
其喜怒然髮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
母夢吞海棠花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
善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弟欲取之炕曰此
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
服其有守人皆五年起壽昌殿于龍興宮畫建像于壁又
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
儔等攻岐王氏見開錄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四十三

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
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
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告救之頃
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
織使王宗儔宗儔驚悸不寐徐入一被胡僧提而入中
皆同宗儔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
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
此僧乃一胡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之何妖取玉堂
間話王蜀將王宗儔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取玉堂
山刊木畧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師日與工役
釋氏軍中皆右執因器左乘佛誦習之聲混於木斗
力竭形枯不任其繼年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
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柏之上如是報如
甚類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誦誦至誠是有如此
感應今乞蠲兵事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証無上之果宗
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問達理於
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貌貅何

大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唯狀付本軍除修名氏仍
差虞侯監截一足託送真元寺收管洒掃焚修比欲矯
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
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鋒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取
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
是以其族來蜀檣杌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階成之
祠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沈通正元年遣王宗
江而死化為神即今江黃廟是也通正元年遣王宗
縮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蜀檣杌通正
圍鳳翔王宗縮舉軍出大散關至隴州李繼岌奔隴州
取寶雞王宗縮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奔隴州
隴安縣軍進攻隴州會大蜀主召軍還故關在隴州
州節度使桑簡以手下兵士及城池歸降收復隴州者
睿算遐宣元勳劾節申薄伐己復雄城伏惟陛下聖
適黃軒威超周武運神機于掌內動有成功料勁敵於
穀中舉無遺策自岐郊負義關外策盟深孤敦好之儀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前蜀蒙 四十四

遠絕睦隣之分擁豺狼之一旅恃疆土於三州巢折葦
以偷安坐積薪而稱固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所以爭先
八校暗鳴而扼腕皆期殄掃遂舉戈于六軍奮躍以
桑簡以智合變通心復向背倒戈岳飲馬將竭於渭流
里之山河不施寸刃復一方之戶口無損秋毫投誠獻
社之鋒自收商受之眾想回中之路絕退且無歸顧毫
三山之警深窺將奚適料其元醜即見梟擒看通於八水
禹封臣獲奉昌期累觀大捷無任云云八月起文思殿
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
錫為文思殿大學士王錯請與文敘奏記伏以義王演
有虞濬哲乃正璇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
遠垂裕無窮迨乎六國諸侯力攻秦滅墳典以恩黔首
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
關惟收圖籍文籍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
景帝躬履節儉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內晏然興崇禮義
於未央玉版金繩充切于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

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從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
典禮樂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於世或
紆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
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
兵革既息衰海又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
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
分乃寐不以爲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經義
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于白虎殿
會集羣儒推衍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
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觀白日設華鏡而入閣
室詔元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
羣書特好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
尤好篇詠動爲典則文帝入歲能屬文淹通古今貫穿
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
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達大度涉獵
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帝廣覽經史雅善隸書每與
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
文會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

五史記卷第三 前蜀蒙

四五

周孔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問有文
武之略在位冬月乘火執筆手爲皴裂諸子悉有文藝
聚書計閱畫夜忘疲元帝好易華編三絕東閣聚書十
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武備端雅後魏道人窮究
兵書與儒學五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人窮究
臺省與儒學五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人窮究
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後所得裁至
遺千卷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平陳後牛宏分
殿東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區宇刻革暴隋六合宅
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高祖統一區宇刻革暴隋六合宅
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
英武當在藩邸今博學之士房元齡杜如晦等一十八
人爲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集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
用於是宏文館皆置學士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
修書使宏文館皆置學士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
以充內庫麗正殿名集賢其修書使爲集賢殿學士自
是圖書不獨祕書省宏文館皆置學士宗開元五年于乾
御書也分爲四部一曰甲爲經二曰乙爲史三曰丙爲
子四曰丁爲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

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
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
牙籤沿革或有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
幸冀垂 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
年元曰天漢國號漢 蜀樛机通正二年正月梁造使來
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啟運錄二十卷青
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
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
聞人呼墓中鬼曰穎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
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
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舊暉曰
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
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稱大漢以廣
爲戶部侍郎光庭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 鑑戒錄遂迎駙馬
俊并戰將郭守遷郭守存聶璜孫禮陳彥詞毛昌業邵
雲等五十餘員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戶六萬悉歸於

五史記卷第三 前蜀蒙

四六

蜀 册府元龜劉知俊自岐奔蜀建厚禮之任爲上將
令擊茂貞復收興鳳二州茂貞登陴自守知俊修兵攻
其屬郡茂貞之秦隴階涇皆陷于蜀 王氏見聞錄竹
籬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
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
甚艱岐梁隄毗及所在民家或穿墻壞城或自門闕而
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墻壞城或自門闕而入
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飲焉有童謡
曰籬籬不能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
智者不識水能破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梁在蜀江頭
於天不水能破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梁在蜀江頭
繫糾繩者一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宗字
字搜繩者一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宗字
爲名搜繩者一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宗字
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孫承嗣於
在日前蜀人懼之迷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
議者方知劉之迷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
於蜀江之應 杜光庭賀劉知俊表臣某伏願冊制
劉知俊以兄橫暴常已誅戮訛詐者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允符聖斷克正嚴誅臣某誅訛詐者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知俊性惟兄校器本凡庸有狼貪苟且之心無報德懷
恩之志頃因危迫歸我天朝顯敷雨露之恩特付專征之
任而咆哮之非次殘忍為懷屠害黎元罔遵刑憲墮伏惟
撫柔之恩隆天聖朝冠帶湯之既道以好生布春和而煦
物夷蠻戎狄皆知慈育之深日月星辰未通阻四方之
而化今則獨違聖造肆用淫刑致遐徵之未通阻四方之
向除兇之德克昌祥歷永福生靈臣某獲覩宸威無任
歡躍快之至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
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飛為靈應王鄧艾為彰順王
張儀為昌化王五月祀黃帝於南郊翌日祀地祇於丘
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九月十一日祀吳大帝於圜丘大
風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
四月有狐鳴於寢室鴿鳴於帳中鴉集于摩訶池
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
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靈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葛蒙

四七

兢業樂懼不負荷幸託天地之靈廟社之賜方隅底定
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幾之大不免勤
勞於夙夜感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不能遠立為
不當立卿等固請於外后妃亦甚篤愛朕不能違立為
儲貳勉力輔戴無墜我邦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克
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
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
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
高祖葬永陵五國故事建在偽位十有二年急於督
責雖倉庫充積而聚斂不已未年苦於病疾痛楚尤劇
但坐錦囊重賦厚歛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
矣建曰我重賦厚歛以致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
夢瑣言扶風馬不處謙外間如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
於安陸鸞筮自給有一人謂馬生曰子之求衣食嘗
其妙我觀星算法能從一我學之乎馬生曰子之求衣食嘗
陶仙而授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
道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
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

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舳八兩果七十二而
崩四舳八兩又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眉山蓮花
開白而王未薨前數年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
異記黃祐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
十年一黃祐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迎
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祕而不言曰吾非仙亦非
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己問其齒則
日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氏都郫之甲子矣
出耳後鳥兔交馳花開木落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
南望嘉州日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泣留不其言
使至嘉州市肆已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泣留不其言
其後事皆不言之既去於壁間見題處曰莫教牽動青
猪足動即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鳳諸州天
下哭智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為煨燼矣乃知大
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並為煨燼矣乃知大
歲乙亥是為青猪焚燬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
建殂方知寅為青猪焚燬之期也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
驚獸兩頭黃此言不差毫髮音俱是土黃色是以言
晏駕前來大禿鷲鳥遊於摩訶池上願負時為上臣直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葛蒙

四八

于內禁遂潛吟二十八字詩曰昔日曾聞瑞應圖萬般
微意不如摩訶池上分明見細看來是那胡僧
畫錄高道與者成都人也工雜畫觸類皆長尤善佛像
高僧光化年昭宗敕許王蜀先主畫置祠命道真趙德
齊同畫西平王昭宗敕許王蜀先主畫置祠命道真趙德
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殿上皇
及先主殂逝再命道真與德齊畫六天聖慈寺中兩廊下
公主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齊畫六天聖慈寺中兩廊下
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丈六天聖慈寺中兩廊下
又德齊未廣遂於西門外畫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
禪室齊於正門外畫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
請德齊於正門外畫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
盧榜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
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真
同手畫西平王儀仗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殿上
皇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殿上
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真
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紫殿上
聖慈寺竹溪院釋伽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文殊普賢皆
帝釋及羅漢崇真禪院帝釋伽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文殊普賢皆



德齊筆見存議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
 業榮耀何多蜀鑑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
 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
 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
 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盡見其所長而華
 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論之俾先正公之敘華陽
 國志也其言曰自漢至晉初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
 四百人可謂眾矣復自晉初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
 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
 多矣胡氏拳拳子而進之也如王蜀之人才遺逸之
 堂公之言真可惜也又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
 敬瑄田令孜之亂而竊位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
 顧彥暉獨攬其鋒以死拒之然區區之蜀連兵蹀血
 亦欲為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其區區之蜀連兵蹀
 年乃己其禍也亦慘矣二州之人尸而視之不亦異
 命之徒攘袂誓衆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
 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
 固不足以為警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
 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為之
 遂乃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
 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閣猜忌自壁
 利遂舉兵據問於王止謀自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
 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醜
 非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
 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
 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
 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俛首而為
 臣耶因借竊位號亦時使然也觀其委任擢用
 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
 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子當始為鼎足之
 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尙克享國必不忍為鼎足之
 此子所以不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
 深罪之也

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
 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

四九

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
 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
 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
 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
 宗名衍五代史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
蜀主建殂子衍嗣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前蜀世家 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